

译注

王运熙 周锋 撰

文心雕龙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译注

王运熙 周锋 撰

文心雕龙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雕龙译注/王运熙,周锋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
(国学经典译注丛书)
ISBN 978-7-5325-6392-0

I. ①文… II. ①王…②周…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朝代②文心雕龙—译文③文心雕龙—注释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7177 号

国学经典译注丛书

文心雕龙译注

王运熙 周锋 撰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2.25 插页 2 字数 310,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300

ISBN 978-7-5325-6392-0

K·1554 定价:3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 言

《文心雕龙》是中国中古时期一部伟大的理论批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文章学、修辞学的发展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著者刘勰(约465—约521)，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其祖先避难南奔，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接近南朝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系当时一个重要城市，文化也比较发达。刘勰祖、父两代仕宦均不通显。祖父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履历不详。父刘尚，做过越骑校尉小官。刘勰早年失父，家贫不娶妻，但奋发好学。从《文心雕龙》全书涉及的内容看，他对于经、史、子、集四部的许多典籍，都相当熟悉。刘勰约二十岁时，到定林寺(在今南京紫金山)依附著名僧人僧祐，相处十余年，博通佛教典籍，并帮助僧祐整理大量佛经，予以校定叙录。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文史典籍继续研习，并在三十多岁时写成《文心雕龙》。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步入仕途。初为奉朝请，其后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太末(今浙江衢县)令、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官位都不高。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为昭明太子萧统所爱重。萧统编纂的《文选》一书，内容多与《文心雕龙》相通，当是受到刘勰文学观的影响。后来梁武帝命刘勰与僧人慧震于定林寺编定佛经。完成后，刘勰对仕途不再抱有希望，遂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其后不久便去世了。刘勰的生卒年，史无明文记载。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考证推论，约生于公元四六五年，卒于公元五二〇、五二一年间，比较可信。关于其卒年，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文心雕龙》一书，据清代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一文考证，当在南齐和帝时(501)写成，也较可信。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今尚存《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文，都是宣扬佛教的。刘勰一生兼长儒学和佛学，他的思想也是兼综儒佛，只是由于著作的性质与内容不同，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

《文心雕龙》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写作的。《序志》篇说他写作此书,是企图“树德建言”,“名逾金石之坚”,这是儒家“三不朽”传统思想的表现。他自称是孔子信徒,原拟注释儒经,但因过去马融、郑玄等大儒这方面的工作已做得很深入,后起者难以成家,故转而评论文章。他认为文章渊源于儒家经典,对政治发生重大作用,文章应积极为政治、军事服务,这些都是儒家文艺思想的重要方面。《文心雕龙》前三篇,充分论述了作文必须宗法“五经”,以儒家圣人之道为准绳的道理。其宗经思想,还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文学应当积极入世,服务于政治,因此不可能用佛家思想来指导。综观《文心雕龙》全书的思想实质,绝少佛家的影响,仅在个别场合,使用了佛书中的术语(如《论说》篇中偶用“般若”一词)。至于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则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

魏晋南朝,道家老庄之学流行,且与儒学结合,形成玄学。《周易》、《老子》、《庄子》是玄学的三部经典,号称“三玄”。这时经学也受玄学影响,士人诵习《周易》,即采用玄学大师王弼的注本。刘勰思想也接受不少老庄和玄学的成分,在《文心雕龙》中多有表现。《文心》全书称引《周易》、《老子》、《庄子》三书的言论颇多。他论文强调“自然”与“自然之道”,强调语言应简约精要,都显出老庄与玄学的影响。他虽然不满玄言诗,但赞美夏侯玄、王弼、何晏的某些论文“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论说》),赞美王弼的《周易注》“要约明畅”,说明他对玄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还是肯定颇多的。当然,《文心》全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儒家思想,老庄与玄学处于从属地位。

东晋南北朝时代,儒、道、佛三家之学同时流行。当时上起帝王,下至一般士人,往往同时接受两家以至三家之学。在政治活动领域,儒家仍占统治地位;而在其他领域,则释道两家的影响颇广泛,情况比较复杂。在一般情况下,三家之学可以互相容忍,并行不悖。刘勰一方面是企图积极用世的孔子信徒,同时又是卓有建树的佛典整理大家;一方面撰写以儒学为指导的《文心雕龙》,同时又写作了《灭惑论》等文章弘扬佛理。这种表面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就容易获得理解。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一书,分为内外二篇,内篇阐述道家、道教之学,外篇阐述儒学,全书判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著作可以兼容两家之说,何况一个人的不同著作呢?

下面简述《文心雕龙》的性质、主要内容和价值。

刘勰写作此书,原意是谈作文之原则和方法。《序志》篇指出,“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也就是讲如何用心写文章。《序志》又解释“雕龙”两字的

含义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原来在战国时代，邹衍善于谈天说地，后来骏爽又发挥其学说，当时有“谈天衍、雕龙爽”之称。雕龙是指言辞修饰得很细致，有如“雕镂龙文”（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注）。“岂取骏爽”句与《文心·杂文》“岂慕朱仲四寸之瑁乎”句一样，都是用反语语气表示肯定，句末“也”字作疑问助词用。刘勰这里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的文章注意写得美丽细致，他这部书细致地讨论作文之道，故采取过去“雕龙爽”的说法，名叫《文心雕龙》。如用现代汉语，大致可以译成《文章作法精义》。

《文心》全书共五十篇，除末篇《序志》为自序外，大致说来可分四个部分，以下分别略作说明。

自《原道》至《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序志》称为“文之枢纽”，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这五篇中，《原道》、《征圣》、《宗经》是一组，《正纬》、《辨骚》是另一组。《原道》等三篇关系密切，道、圣、经三位一体。刘勰旨在说明圣人作文（指《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是文章的典范，所以作文必须取法“五经”。刘勰认为“五经”文风最为雅正，作文宗法“五经”，就有可能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等六项标准，思想艺术都完美。《正纬》、《辨骚》两篇，指出纬书、楚辞两类作品，某些奇诡内容背离了“五经”的轨道，但辞采富丽（特别是楚辞），写作时也应当吸取。《辨骚》最后指出，作文应当“倚雅颂，馭楚篇”，即以《诗经》为根本，吸取楚辞的奇辞异采，“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即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可以说是对《原道》以下五篇的小结，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汉魏以来，人们习惯上把诗赋认作文学作品中的主要样式，所以刘勰用倚靠《诗经》、驾馭楚辞来提出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扩大一点说，这个总原则应是：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

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别论述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每篇有四项内容，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是叙述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代表作家作品，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常在篇末，分量不大，但从指导写作角度指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是各篇结穴所在，地位最重要。刘勰把这部分称为“纲领之要”、“大要”、“大体”等等，认为写作文章时应该首先抓住。《明诗》篇说：“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指出篇中详细介绍历代诗歌发展与作家作品，

就是为了阐明这个“纲领之要”，也就是说，“原始表末”、“选文定篇”两项内容，最终是为“敷理举统”服务的。由于时代的变化，刘勰所论述的各体文章，我们今天大多数不再写了，少数（如诗歌、论说文）即使写，规格要求也很不相同，所以“敷理举统”这部分内容今天看来意义不大，但在当时则是很重要的。

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为第三部分，泛论写作方法。第二部分分论各体文章，指明写作时应注意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第三部分打通各体文章，泛论写作方法，两个部分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目的都是阐明写作之道。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者常把第二部分称为文体论，第三部分称为创作论，这种提法不大确切，因为全书中心是指导创作，单把第三部分叫做创作论是不妥贴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很丰富，论述面颇广，但着重论述的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论通篇的体制风格，《体性》、《风骨》、《通变》、《定势》等篇属之；二是论用字造句和修辞方法，自《声律》至《指瑕》九篇属之。此外，还论述了构思、结构安排等问题。

自《时序》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在全书属于杂论性质。其中《时序》、《物色》两篇论文学同时代、自然景物的关系，《才略》、《程器》两篇评论历代作家的才能与品德，《知音》论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这五篇除《物色》直接谈到写作方法外，其余四篇均未谈到。在前面三部分分别研讨了写作总原则、写作各体文章的规格要求、写作方法泛论外，刘勰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虽然不是直接谈写作，但从创作修养看也颇重要，因而写下了这些篇章。

上面曾说，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楚辞等的奇辞异采，是刘勰提出的指导创作的总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要求文章写得美丽，但不要艳丽过度，用刘勰的话说，是要写得雅丽，不要淫丽。魏晋以来，骈体文学日益发达，产生了骈赋、骈文，诗歌也多用骈偶句，崇尚辞藻、对偶、声调等语言之美。刘勰认为这种文风继承了楚辞、汉赋的艳丽文风，走向极端，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刘勰是拥护骈体文学的，从《文心雕龙》书中《声律》、《丽辞》、《事类》等篇看，他对骈文所讲究的声律、对偶、用典等语言美都加以肯定。《文心雕龙》全书也用精致的骈文写成。但是，他认为魏晋以来的骈体文学（诗歌、辞赋、骈文等）存在着很大缺点，文辞过于浮靡华艳，同时内容不真实，缺乏美刺讽谏的良好作用。这是发展了楚辞、汉赋（特别是汉赋）的弊病而形成的。为了扭转这种文风，他大力提倡宗经，企图通过学习“五经”比较朴实的风格，使当时过于浮靡的文风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达到“倚雅颂，馥楚篇”，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一思想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通变》篇指

出,楚汉文风“侈而艳”,魏晋文风“浅而绮”,刘宋初年文风“讹而新”,总的趋势是片面追求绮艳新奇,务华少实。他接着认为要矫正这种弊病必须取法“五经”：“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櫟括乎雅俗之际。”他所谓质、雅，指学习经书朴实雅正的文风；所谓文、俗，指当时为大多数文人所追求、时俗所爱好的片面重视文采的文风。他要求两者互相调剂，做到质文并重，也就是奇正相参，华实并重。

说到这里，读者或许会奇怪，《文心雕龙》中心既是谈写作，它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一类的书，怎会又是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呢？原来，刘勰写此书时，视野开阔，不是就写作谈写作，而是系统广泛地评述了历代的作家作品，分析其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同时，书中谈写作，涉及到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往往展开论述，在总结过去文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内容不但见解精辟，并且比重也相当大，这就使此书成为古代文论中的巨著。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和价值，现代一般论著介绍较详，这里无须多作论证。下面略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例如《辨骚》篇，其主旨如上文所述，在指明作文应当“倚雅颂，驭楚篇”，但篇中对楚辞的思想艺术成就，《离骚》、《九歌》等篇的不同风格特色，楚辞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作了具体深入的评述，比汉代的楚辞评论有所发展，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就很有价值。又如《明诗》篇，主旨虽在末段“敷理以举统”部分，但前面评述历代诗歌，特别对汉、魏、晋、宋几个阶段的不同诗风，作出了中肯精辟的分析，无异是一篇出色的诗歌小史。又如《体性》篇讨论作者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主旨在强调作者应当注意学习雅正的作品以培养自己良好的文风，但篇中把文章风格分为八体，介绍其不同特色，并指出它们为作者先天气和后天学习两种因素所决定，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比曹丕《典论·论文》有较大发展，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又如《情采》篇，他总结了长期来的两种创作倾向：一是为情造文，以《诗经》为代表；一是为文造情，以后代辞赋为代表。它在讨论作家情思与作品的关系、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也提出了可贵的见解。此外，在作品的思想艺术标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等重要理论问题上，他都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文心雕龙》研究者已多有论列，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

总之，《文心雕龙》原来宗旨是指导写作，是一部文章作法，但由于它广泛评论了作家作品，系统研讨了不少文学理论问题，总结其经验以指导写作，因此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空前巨著。

我们这次注译《文心雕龙》全书,原文以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为底本,并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等各家校语,对错讹、夺衍的字和部分有异文的字作了校改,为节省篇幅,不出校记。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文心雕龙》各篇的内容和意义,在每篇之前都有一段题解,题解力求简明扼要,不作深入阐释和发挥。原文分段注释和翻译,以免读者来回翻检之劳。注释力求简洁,引用古籍一般直接用原文,并注明出处,如所引原文过长,又难以删节,或文字较难懂,适当采用串讲的方式,或稍加解释,有时则在难懂的字词后面加括号注解,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繁琐,使读者更快更方便地理解《文心雕龙》原著本身。对于某些难字、僻字,注释中也都作了注音。注释之后是译文,译文以直译为主,个别地方采用意译。全书用简体字,仅个别地方保留繁体字。

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专著、译注和论文数量不少,成果颇丰,我们的注译工作是在许多学者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参考和采用了不少专著、译注和论文的有关内容,由于篇幅的关系,未能一一注明,特此说明,并深表谢意。

书中题解部分由王运熙执笔,注译部分由周锋执笔。不当和谬误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

王运熙

目 录

前言	1
原道第一	1
征圣第二	6
宗经第三	11
正纬第四	17
辨骚第五	22
明诗第六	29
乐府第七	36
诠赋第八	43
颂赞第九	49
祝盟第十	55
铭箴第十一	62
诔碑第十二	68
哀吊第十三	74
杂文第十四	80
谐隐第十五	87
史传第十六	95
诸子第十七	109
论说第十八	117
诏策第十九	126
檄移第二十	134
封禅第二十一	140
章表第二十二	146

奏启第二十三	153
议对第二十四	161
书记第二十五	170
神思第二十六	182
体性第二十七	188
风骨第二十八	193
通变第二十九	199
定势第三十	205
情采第三十一	211
镕裁第三十二	217
声律第三十三	222
章句第三十四	228
丽辞第三十五	234
比兴第三十六	240
夸饰第三十七	246
事类第三十八	251
练字第三十九	258
隐秀第四十	266
指瑕第四十一	270
养气第四十二	277
附会第四十三	282
总术第四十四	287
时序第四十五	293
物色第四十六	308
才略第四十七	314
知音第四十八	326
程器第四十九	333
序志第五十	340

原道第一

【题解】

本篇探讨文的本原,指出文本于道,文是至高无上的道的体现。刘勰认为,文普遍存在于天地间和人类社会。天色玄,地色黄,天上日月垂光,地上山川焕采,都是文。人为万物之灵,发为语言文章,也有文采。以至龙凤虎豹草木等动植物均有文。文表现为形态色泽之美,也表现为音响声韵之美。它们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道的体现。古代帝王和圣人制作的“六经”是人文的典范。古代帝王、圣人,秉承道心,取法天文地文,逐步制成“六经”。“六经”不但具有形态和声韵的语言文字之美,而且在政治教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这也是道的体现。刘勰指出,道通过圣人表现为“六经”之文,圣人依据“六经”之文来阐明道。在这里,刘勰把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儒家的一套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混合起来了。刘勰论文章创作,强调应以圣人的经书为依归;本篇阐述圣人之道即由自然之道演绎而成,这就把他的文学理论提到哲学的本体论高度。

本篇中天地间的各种文都本于道的看法,接受了《老子》的影响。《老子》有道为“万物之母”(第一章)等话。本篇认为,古代帝王取法天地之象制作经书,则本于《易传·系辞》。《老子》所讲的道,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系辞》所讲的天,则是有意志的,故本书《正纬》篇有“原夫图策之见,乃昊天休命”的话。这里刘勰把道家自然之道和儒家上天意志混合在一起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糅合儒、道两家之说的玄学流行,它宗奉《老子》、《庄子》、《周易》三书为经典。玄学中有一个重要论题,名教与自然合一,即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一套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规范和道家所鼓吹的自然之道相一致。生活在齐梁时代的刘勰,接受玄学影响;本篇中圣人之道源出自然之道的言论,就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

本篇所谓文,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指天地间万物所表现的形态色泽和声韵之美;狭义的指人们用文字写作的文章(包括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和实用文章)。据古籍记载,我国上古时代的一些杰出帝王,往往是具有非凡智慧、能力的领袖和发

明家，被称为圣王。

文之为德也大矣^①，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②，方圆体分^③，日月叠璧^④，以垂丽天之象^⑤；山川焕绮^⑥，以辅理地之形^⑦；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⑧，俯察含章^⑨，高卑定位^⑩，故两仪既生矣^⑪；惟人参之^⑫，性灵所钟^⑬，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⑮，虎豹以炳蔚凝姿^⑯；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⑰，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⑱，调如箏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铙^⑲。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⑳；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注释】

- ①文：《文心雕龙》全书单独用“文”字时含义有多种：有时指文学、文章或词藻、文采；有时指文化、文明、学术；有时指一切事物的形状、颜色、花纹、声韵、节奏等。此句中的“文”包括上述所有含义，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德：性质、意义。
- ②玄黄：语出《易·坤·文言》：“天玄而地黄。”玄、黄分别指天地的颜色。
- ③方圆：语出《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圆分别指地和天的形状。古人认为天圆地方。
- ④日月叠璧：据《尚书·顾命》注引马融云：“太极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叠璧，五星如连珠。”璧，平圆形正中有孔的玉器。
- ⑤垂丽天之象：语出《易·离·彖辞》：“日月丽乎天。”垂，悬。丽，附着。
- ⑥焕：光采。绮（qǐ）：华美。
- ⑦理：有条理。
- ⑧吐：放出。曜（yào）：光芒。
- ⑨含章：蕴含着美。
- ⑩高卑定位：《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低。
- ⑪两仪：《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分指天和地。
- ⑫参：三。
- ⑬钟：聚。
- ⑭“为五行之秀”二句：《礼记·礼运》：“故人者，……五行之秀气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秀，特异。
- ⑮藻：文采。绘：彩画。
- ⑯炳：光亮。蔚：繁盛。
- ⑰贲（bì）：装饰。华：花。
- ⑱籁（lài）：从孔窍发出的声音。
- ⑲球：玉磬。铙（huáng）：钟声。
- ⑳郁然：草木繁盛，形容文采丰富。

【译文】

文的性质、意义真是大啊，它与天地一起形成。为什么这么说呢？天玄地黄，色彩不同；天圆地方，形状各异。日月如双璧，悬附于天空，显示出光明的景象；山川似锦绣，铺陈于大地，展示着地形的条理；这些便是大自然的文采了。仰观日月

星辰的光芒,俯视山川原野的风光,高和低的位置确定,天和地已经产生了。唯有人与之并列为三,因为人是钟聚着性情智慧的,所以和天地并称为“三才”。人是万物之灵,实为天地之心。有了心灵思维,就有了语言;有了语言,就有了文章辞采,这是自然的道理。推广及万物,动物、植物都有文采。龙凤以美丽的鳞羽来呈现祥瑞,虎豹以斑斓的皮毛来构成雄姿;云霞敷以彩色,有胜过丹青高手的巧妙;草木缀上鲜花,不需要织锦匠人的神奇。这些难道是外加的修饰吗?不过是天然的罢了。至于林中万籁发声,如竽瑟齐奏般协调;泉水激石成韵,像击磬鸣钟般和谐。所以形体确立,文采自成,声音发出,韵律便生。那些无意识的事物,尚且有丰富的文采,有心智的人类,怎能没有文呢!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①,幽赞神明^②,《易》象惟先^③。庖牺画其始^④,仲尼翼其终^⑤。而《乾》《坤》两位^⑥,独制《文言》^⑦。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⑧,《洛书》韞乎九畴^⑨,玉版金镂之实^⑩,丹文绿牒之华^⑪,谁其尸之^⑫?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⑬,纪在《三坟》^⑭,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⑮。唐、虞文章^⑯,则焕乎为盛^⑰。元首载歌^⑱,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⑲,亦垂敷奏之风^⑳。夏后氏兴^㉑,业峻鸿绩^㉒,九序惟歌^㉓,勋德弥綍^㉔。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㉕,繇辞炳曜^㉖,符采复隐^㉗,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㉘,振其徽烈^㉙,制《诗》缉《颂》^㉚,斧藻群言^㉛。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镞钩“六经”^㉜,必金声而玉振^㉝;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㉞,席珍流而万世响^㉟。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注释】

- ①肇:开始。太极:《易传·系辞上》指原始混沌之气。②幽:深。赞:明。
③《易》象:《易经》的卦象。④庖牺:即伏羲,传说中的三皇之一。⑤仲尼:孔子字仲尼。翼:辅佐。相传孔子写了《象(tuàn)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十篇文字来阐释《易经》,称为《十翼》。
⑥《乾》《坤》两位:指《乾》、《坤》两卦。⑦《文言》:《十翼》中专门阐释《乾》卦和《坤》卦的。
⑧《河图》:相传黄河有龙献出图,伏羲据以画成八卦。⑨《洛书》:相传洛水有龟献出书,禹据以制定九畴。韞(yùn):藏。九畴(chóu):九类治国的大法。⑩玉版:玉做的板片。王嘉《拾遗记》中说帝尧在“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大约此前的纬书中已有类似说法。金:

铜器。镂(lòu):雕刻。 ⑪丹文绿牒:《尚书·中候·握河纪》载:“河龙出图,洛龟书感,赤文绿字,以授轩辕。”《淮南子·俶真训》则说:“洛出丹书,河出绿图。”各种古籍的有关说法文字上不尽相同。牒:书写用的简。 ⑫尸:主宰。 ⑬炎:炎帝神农氏。皞(hào):太皞伏羲氏。 ⑭《三坟》:传说中三皇时的书。 ⑮靡:无法。 ⑯唐:唐尧。虞:虞舜。 ⑰焕:鲜明。孔子曾赞美尧“焕乎其有文章”。见《论语·泰伯》。 ⑱元首:指舜。载:成。歌:即《尚书·益稷》所载传为虞舜所作的歌。 ⑲益、稷(jì):益和后稷,均为舜时人。谟(mó):谋议。 ⑳垂:流传。敷:陈。奏:进。 ㉑夏后氏:夏禹。 ㉒业、绩:功业勋绩。峻、鸿:大。 ㉓九序:此指各项政事。 ㉔弥:更加。辍:繁盛。 ㉕文王患忧:指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 ㉖繇(zhòu)辞:《易经》的解释卦爻(yáo)的辞,据说是文王被囚时作。 ㉗符采:玉的横纹。复隐:丰富含蓄。 ㉘公旦:周公名旦。 ㉙徽:美。烈:功业。 ㉚制《诗》辑《颂》:据《尚书》、《国语》、《毛诗序》等记载,《诗经》的《风》、《雅》、《颂》中均有周公的作品。辑,辑。 ㉛斧藻:删削、修饰。 ㉜铎钧:陶铸。此指修订。 ㉝金声:钟声。玉振:磬声。 ㉞木铎(duó):施教教时所用的木舌铃。此喻孔子的教化。 ㉟席珍:坐席上的珍宝。此喻孔子讲述的道德学问。流:传播。响:响应。

【译文】

人类之文的根源,起始于混沌之气。深刻地阐明神明之道的,要数《易经》中的卦象最早。《易》创始于伏羲画八卦,完成于孔子写《十翼》。其中《乾》、《坤》两卦,孔子特地写了《文言》来阐释。语言的文采,正是天地本心的体现啊!至于说《河图》包孕了八卦,《洛书》蕴含着九畴,玉版、铜器上雕刻的图文,绿简上书写的红字,这些有内容有文采的东西是谁主宰的呢?不过是神明的自然之道而已。自从仿照鸟兽足迹创造文字以代替结绳记事,文字的作用开始显著起来。炎帝神农氏、太皞伏羲氏的事迹,记录在《三坟》里。但因为年代久远,那些文字已无从查考了。唐尧、虞舜时代的文章,文采焕然,兴盛一时。虞舜所作的歌,已经以吟咏抒发了情志;益和后稷的谋议,也下开进言陈述的风气。夏禹兴起,功业伟大,政事有序,受到歌颂,因而功德更显辉煌。到了商朝、周朝,文采更有了发展,胜过前代的质朴。在《雅》、《颂》的影响下,作品的文采日趋华美新颖。周文王患难中创作的《易经》卦爻辞,光彩照耀,如玉石横纹般美丽蕴藉而又意义精深坚实。再加上周公多才多艺,发扬文王的美好业绩,制作诗篇,辑录《周颂》,修饰删正各种典籍。到了孔子,更是继承前代圣哲,且又超过了他们。他修订了“六经”,做到如音乐上的“金声玉振”般的集大成;他陶冶性情,组织文辞。孔子的教化如木铎振响,千里相应;孔子的思想如珍宝流布,万世相传。他写出了天地的光辉,启发了世人的聪明才智。

爰自风姓^①，暨于孔氏^②，玄圣创典^③，素王述训^④，莫不原道心以敷章^⑤，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⑥，问数乎蓍龟^⑦，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⑧；然后能经纬区宇^⑨，弥纶彝宪^⑩，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⑪。《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⑫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注释】

①爰(yuán)：发语词。风姓：伏羲姓风。 ②暨(jì)：及。 ③玄圣：远古圣人，此指伏羲。 ④素王：有王者之德而无王位的人，此处指孔子。素，空。 ⑤敷：布，施。 ⑥《河》：即《河图》。《洛》：即《洛书》。 ⑦蓍(shī)龟：蓍草和龟甲，均为占吉凶时所用。 ⑧人文：主要指《诗》、《书》、《礼》、《乐》等。 ⑨经纬：织布时经线、纬线交织。此处引申为治理。区宇：天下。 ⑩弥纶：包罗，统括。彝(yí)：常。宪：法 ⑪匮：乏。 ⑫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语出《易传·系辞上》，其中“辞”原指爻辞，此处引申为所有的文辞。

【译文】

从伏羲到孔子，远古圣王创立典则，后世素王阐述发挥，无不推原自然之道的本心来从事著述，研究神明的自然之理来建立教化。取法式于《河图》、《洛书》，问运数于蓍草龟甲，观测天文以穷尽变化，考察人文以完成教化；然后才能治理天下，制定恒久的宪章，发展经国大业，使文辞义理光采鲜明。由此可知，自然之道通过圣人体现为文章，圣人通过文章阐明自然之道。圣人的文章普遍适用没有穷尽，天天应用不会匮乏。《易传·系辞上》说：“能够鼓动天下的在于辞。”辞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是因为它是自然之道的文采。

赞曰^①：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②，炳耀仁孝。龙图献体^③，龟书呈貌^④。天文斯观^⑤，民胥以效^⑥。

【注释】

①赞：助，明。《文心雕龙》全书各篇后面均有“赞”，用以概括全篇大意。 ②玄圣：此指孔子。 ③图：指《河图》。 ④书：指《洛书》。 ⑤天文：此指《河图》、《洛书》。 ⑥胥：都。

【译文】

总之，自然之道的本心是精微的，圣人根据这种精微的神明之道来施行教化。光辉的圣人孔子，使仁孝之类的伦理道德发扬光大。黄河里的龙献出了图，洛水中的龟呈现了书。圣人观察这些上天所赐的文章创造了人类文化，人民便都效法、学习。

征 圣 第 二

【题解】

征圣,意为验证于圣人。本篇主旨在说明写作文章,必须以圣人的作品及其指导性言论为依据,故名《征圣》。本篇指出,古代帝王圣人,在进行政治教化、外交、个人修养等方面,都重视运用文辞和文化措施。经书中言及的“志足言文”、“情信辞巧”,更是对文章的内容、形式的基本要求。经书文辞,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风貌,或简或繁,或明或隐,但都运用恰当,足为师范。本篇后半,引用《易传》、《尚书》的话,强调“正言”、“体要”,要求文章写得雅正和切实扼要。结尾指出圣人文章的特点是既雅且丽,华实兼备,堪为准则。

提倡雅正、精要,反对诡异、浮靡,是刘勰针对当时(南朝)他不满意的文风而发。本书《序志》篇于此有明确的阐述。《序志》除引《尚书》外,还引了《论语·为政》“攻乎异端”的话。刘勰前后援引《易传》、《尚书》、《论语》等圣人的言论,为他反对时弊、提倡优良文风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本篇和下面《宗经》篇都认为作文必须依据圣人的经书,但本篇着重从圣人作品的总体特色和圣人关于立言的指导性意见立论,《宗经》则着重从“五经”各自特色和影响立论。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①。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②,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声教,布在方册^③;夫子风采,溢于格言^④。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⑤;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⑥: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⑦;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⑧;此事绩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⑨,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⑩;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⑪: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⑫,秉文之金科矣^⑬。

【注释】

①“夫作者曰圣”二句：语出《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者：指知礼乐之情者。述者：指识礼乐之文者。②“夫子文章”二句：语出《论语·公冶长》，原话为孔子弟子子贡所说。③布：分布。方册：指书籍。方，木板。册，编起来的竹筒。④格言：可以作为法则的话。⑤焕乎：《论语·泰伯》载孔子赞美唐尧“焕乎其有文章”。焕，鲜明。⑥郁哉可从：《论语·八佾》载孔子称颂西周时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郁，富有文采。⑦“郑伯入陈”二句：《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郑简公起兵攻入陈国后，派子产向当时的盟主晋国献捷，晋国质问子产为何侵陈，子产应对顺理成章，获得晋国认可。孔子因此称赞子产“非文辞不为功”。⑧“宋置折俎”二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宋平公设宴款待晋国赵文子，席间宾主言辞富有文采，得到孔子的赞赏，孔子特地让弟子记下这次礼仪。置，办，举行。折俎(zǔ)：把熟的牲体骨节切开放在俎上。这是招待贵宾的隆重礼节。这里代指宴会。俎，盛放牲体的器具。举：记录。⑨褒美子产：孔子称赞子产。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⑩“言以足志”二句：孔子称赞子产语。参见上注。⑪“情欲信”二句：孔子语，出自《礼记·表记》。⑫含章：指写作。玉牒：重要文件。⑬秉文：此处与“含章”义同，也指写作。金科：贵重的条例。“含章”与“秉文”，“玉牒”与“金科”互文同义。

【译文】

能制礼作乐的叫做“圣”，能阐发礼乐之文的称为“明”。用礼乐教化来陶冶人们的性情，其功绩在于古代的圣人。孔子的文章是可以见到的，那么圣人的思想感情便体现在有关的文辞之中了。先王的声威教化，记载在典籍里面；孔子的思想光辉和文采，充溢于他那些格言之中。孔子称颂遥远的唐尧之世，说那时文化灿烂兴盛；赞美近世的西周时代，说文化繁荣可以遵从：这些是政治教化重视文化的例证。郑国攻入陈国的军事行动，因郑大夫子产善于辞令而显得正当合理；宋国招待贵宾举行的隆重宴会，由于宾主发言富于文采，受到孔子赞赏而被孔子弟子记录下来：这些是国事方面注重文辞的例证。孔子赞美子产，说他“不仅用语言充分表达他的情志，而且用文采充分修饰他的语言”；孔子一般地论及君子，则说“情感要真实，文辞要巧妙”：这是个人修养看重文采的例证。这样说来，思想充实而语言有文采，情感真实而文辞又巧妙，这便是写作的金科玉律了。

夫鉴周日月^①，妙极机神^②；文成规矩^③，思合符契^④。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⑤，或明理以立体^⑥，或隐义以藏用^⑦。故《春秋》

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⑧：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⑨，《儒行》筹说以繁辞^⑩：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夬》^⑪，文章昭晰以效《离》^⑫：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⑬，五例微辞以婉晦^⑭：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⑮。征之周孔^⑯，则文有师矣。

【注释】

①鉴：识鉴。周：遍。②妙：精妙。机：同“幾”，事物细微的迹兆。③规矩：指文章法则。④符契：即符节，古代朝廷用作凭证的信物，上写文字，剖分为二，以两部分相合为验。此喻思想与客观事物犹如符契相合。⑤该：备。⑥体：文章的体制。⑦用：作用。⑧“丧服”句：《礼记·曾子问》中提到穿轻丧服的不参加祭祀，那么不消说，穿重丧服的更不可参加祭祀了。⑨《邠(bīn)诗》：指《诗经·豳风·七月》，这首诗共八章，每章十一句，是《诗经》中较长的一首诗。邠，同豳。⑩《儒行》：《礼记》中的一篇，论述十六种儒者。筹(rù)：繁富。⑪“书契”句：《易传·系辞下》中说，圣人用文字代替结绳记事以决断万事，是取象于《夬》卦。书契：文字。断决：决断。《夬(guài)》：《易经》六十四卦之一，表决断。⑫昭晰(zhē)：光明。效：象。《离》：《易经》六十四卦之一，表示像火一样明亮。⑬四象：据《周易正义》，《周易》中的卦象，有实象、假象、义象、用象四种，称“四象”。⑭五例：据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春秋》记事有五种条例：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而劝善。⑮“抑引”二句：说对上述繁略隐显四种不同形式方法的抉择取舍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抑：压制，引申为不采用。引：引用，采用。变通：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动。适会：适应当时的情况。⑯征：验证。

【译文】

圣人的识鉴如日月遍照，无所不明，其精妙至极，入微通神；他们的文章成为典范，思想合乎实际。有的用简练的语言来表达意旨，有的用繁赡的文辞来畅述情志，有的用明显的事理来建立体制，有的用含蓄的意义来隐含作用。如《春秋》用一个字来表示赞美或贬责，《礼记》用轻丧服来包括重丧服：这些是用简练的语言来表达意旨的例子。《诗经·豳风·七月》章句繁多，《礼记·儒行》叙说繁缛，文辞丰富：这些是用繁赡的文辞来畅述情志的例子。有的文字写得斩钉截铁如同《易经》中的《夬》卦那样决断，有的文章写得清楚分明好像《易经》中的《离》卦那样明朗：这些是用明显的事理来建立体制的例子。《周易》的四种卦象，义理精微而曲折隐晦，《春秋》的五种条例，文辞微妙而婉转含蓄：这些是用含蓄的意义来隐含文章作用的例子。由此可知，繁赡和简练是不同的形式，隐晦和显明是不同

的方法；对于这四种不同形式方法的抉择取舍、变通运用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用周公、孔子的文章来验证，那么为文写作也就有所师从了。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①。《易》称：“辨物正言^②，断辞则备^③。”《书》云：“辞尚体要^④，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⑤，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⑥虽欲訾圣^⑦，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⑧。天道难闻，犹或钻仰^⑨；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⑩。

【注释】

- ①窥：此处指探索、了解。宗：主，以……为主。 ②辨：辨明。正：雅正。
③断辞：用言辞明断事物。备：完备。 ④体要：切实扼要。 ⑤偕：共同。
⑥“颜阖(hé)”三句：《庄子·列御寇》中说，颜阖认为孔子就像在原本就美丽的鸟羽上画彩饰一样，追求着华丽的辞藻。颜阖：战国时鲁国隐士。他的原话为：“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 ⑦訾(zǐ)：毁谤非议。 ⑧衔：含在口中。佩：佩带在身上。衔、佩在此均引申为“具有”。 ⑨钻：钻研。仰：仰慕。
⑩庶：庶几，近乎。

【译文】

所以论及为文，一定要以圣人的思想为检验的标准，探求圣人的思想则必须以经书为根据。《易传·系辞下》说：“辨明事物，并运用雅正的言辞说明，这样明断事物便显得完备了。”《尚书·毕命》说：“文辞贵在切实扼要，不应只是追求奇异。”由此可知雅正的说明是辨明事物的标志，切实扼要才能组织好文辞。这样组织文辞，便没有一味追求奇异的弊病，这样辨明事物，便有措辞明断的优点。即使精妙的意义曲折隐晦，也不妨碍雅正的说明；即使隐微的辞句婉转含蓄，也不影响它的切实扼要。切实扼要与隐微的辞句可以相通，雅正的说明与精妙的意义可以并存，圣人的文章中，也可以见到这方面的例证。颜阖认为孔子就像在本来美丽的鸟羽上画彩饰一样，只是追求华丽的辞藻。他虽然想诋毁圣人，但无法得逞。这样说来，圣人的文章雅正而又华丽，本来就既有文采，又内容切实。圣人谈论天道是难以听到的，可仍有人去仰慕钻研它；圣人的文章却可见到，为何不去细细思考呢？如果以圣人的思想为标准从事写作，那么所写的文章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赞曰：妙极生知^①，睿哲惟宰^②。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③，千载心在。

【注释】

①妙：对事物的妙悟。极：极境。生知：生而知之的圣人。②睿(ruì)：智慧。宰：主宰。③百龄：百岁，指圣人的生命。影徂(cú)：形体消亡，指逝世。徂，往。

【译文】

总之，妙悟至极境的是圣人，因为他们拥有睿智圣明。圣人以精深的道理写成文章，灵秀的才气发为文采。他们的识鉴明彻如日月高悬，他们的文辞丰富似山高海深。圣人的生命虽已消逝，他们的思想千年永存。



宗经第三

【题解】

本篇通过对经书价值、思想艺术特色、影响的阐述,说明文章必须宗法经书的主旨。本篇先是指出,经书表现了恒久不变之道,它们起源于邃古,绵延久远,传下来的经孔子编订,而成《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六经”中的《乐经》是乐谱,经秦火失传,故此处不论),它们内容深奥,文辞典范。接着,指出“五经”各自的性质和内容特色,在文辞表现上,则着重就隐显两方面立论,意见和《征圣》篇相通。再次,指出经书对后代文章产生巨大影响,举例说明后代论、说、辞、序等二十种主要文体,分别渊源于“五经”,经书是后代各体文章取之不竭的源泉。最后,指出作文如能宗法“五经”,则文章可以取得“六义”之美,这是刘勰在宗经前提下为文章树立的六条标准。其中情深、事信、义直三者指思想内容,风清指风貌,体约、文丽指形式和语言风格,它们是《文心雕龙》全书评价作家、作品的主要标准。本篇中对“五经”价值和作用的过份推崇,表现了刘勰作为儒学信徒的偏见,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儒学长期成为统治思想的巨大威力。

刘勰在《序志》篇中自述,《文心雕龙》前五篇(自《原道》至《辨骚》)谈“文之枢纽”,即是提出了写文章的总纲或总原则。其中《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关系特别密切,刘勰认为,道、圣、经三位一体,作文必须以圣人制作并用以明道的“五经”为楷模。圣人的文章雅正、体要,“五经”文章具有情深、风清等六义之美,他在圣人的“五经”中找到了写作、评价文章的标准,并以此来反对当时他不满的文风。这就是《原道》等三篇所揭橥的核心思想。

三极彝训^①,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②。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③,帝代《五典》^④,重以《八索》^⑤,申以《九丘》^⑥;岁历绵暖^⑦,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⑧。于是

《易》张《十翼》^⑨，《书》标“七观”^⑩，《诗》列“四始”^⑪，《礼》正“五经”^⑫，《春秋》“五例”^⑬。义既挺乎性情^⑭，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⑮。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⑯，墙宇重峻^⑰，而吐纳自深^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⑲。

【注释】

①三极：三才，指天、地、人。彝(yí)：常。②刊：削去。鸿：大。③皇：三皇。具体所指有多种说法，有说是指伏羲、女娲、神农，有说是指伏羲、神农、黄帝，等等。《三坟》：相传为三皇之书。坟，大道。④帝：五帝。具体所指也有多种说法，有说是指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有说是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等等。《五典》：相传为五帝之书。典，常道。⑤重：加上。《八索》：相传是关于八卦的书。索，探索。⑥申：与前句“重”同义。《九丘》：相传为关于九州的书。丘，聚集。⑦绵：久远。暧：不明。⑧咸：都。⑨《十翼》：相传孔子写了《象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十篇文字来阐释《易经》，称为《十翼》。⑩七观：《尚书大传》记孔子说过，从《尚书》的部分篇章中可以观义、仁、诚、度、事、治、美。⑪四始：《毛诗序》称《诗经》中的《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为“四始”。始，王政兴衰的开始。⑫五经：据《礼记·祭统》郑玄注说，礼有五种常行的礼仪：吉礼（祭祀）、凶礼（丧吊等）、宾礼、军礼和嘉礼（婚冠等），称为“五经”。⑬五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春秋》有五种记事条例，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⑭挺(shān)：通“埏(shān)”，以水和土来制陶器，此处意同陶冶。⑮昭：光。融：长。⑯圣谟(mó)：典谟，指经书。⑰重：深。峻：高。⑱吐纳：喻内涵。⑲铮铮：金属的声音。

【译文】

讲述天、地、人三者常理的，这类书叫做“经”。所谓“经”，是恒久不变的根本道理，不可改变的伟大教导。所以经书是取象于天地，征验于鬼神，参究万物秩序，制定人伦纲纪，洞察人类心灵奥秘，极尽文章精髓的著作。三皇时的《三坟》，五帝时的《五典》，加上《八索》，再加上《九丘》，这些传说中的古书由于年代久远而无从查考，其枝条流派纷纭杂糅。自从经过孔子的删定阐述之后，宝贵的经书便都焕发了光彩。于是《易经》辅以《十翼》，《尚书》被标举出“七观”，《诗经》分列为“四始”，《礼记》确定了“五经”，《春秋》被归纳出“五例”。经书的内容能陶冶人的性情，文辞也合乎文理；所以能启发学习，培养正道，成为文章的典范，光明而又长久。然而自然之道的本心精微，圣人的经书卓越高深，就如高墙深宅，里面自然深广。所以经书好比千万斤重的巨钟，决不会发出细微的声音。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①，固哲人之骊渊也^②。《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③，通乎《尔雅》^④，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⑤，言昭灼也^⑥。《诗》主言志，诂训同《书》^⑦，摛《风》裁“兴”^⑧，藻辞谲喻^⑨，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⑩。《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鷁”^⑪，以详略成文^⑫，“雉门”、“两观”^⑬，以先后显旨^⑭。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⑮。《尚书》则览文如诡^⑯，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⑰。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至于根柢槃深^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注释】

- ①韦编三绝：用来编竹简的熟皮绳断了三次。《史记·儒林传序》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可见翻阅之勤。韦，熟皮。绝，断裂。
- ②骊渊：黑龙潜藏的深渊。《庄子·列御寇》中说，深渊中的黑龙，其下巴下有珍贵的珠。这里用骊渊比喻深藏着精妙道理的宝库。骊，黑龙。
- ③训诂：解释古文字，此处指古文字。茫昧：不明。
- ④《尔雅》：古书名，专门解释语辞和名物术语，相传为周公所撰，一说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之作。
- ⑤“故子夏”三句：《尚书大传》载，子夏叹美《尚书》说：“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子夏：孔子弟子。昭昭：明亮。离离：历历分明。
- ⑥昭灼：显明。
- ⑦诂训：即训诂。
- ⑧摛(chī)：传布。裁：制。兴：指比兴，为《诗经》重要的表现手法。
- ⑨谲(jué)：变化。
- ⑩附：切合。
- ⑪五石：《春秋·僖公十六年》载：“陨石于宋五。”意即陨石落在宋国有五块。六鷁(yì)：《春秋·僖公十六年》载：“六鷁退飞过宋都。”意为六只鷁鸟倒飞着经过宋国都城。鷁，一种能高飞的水鸟。
- ⑫详略：《春秋》记“陨石于宋五”时详细记录了事情发生时的月份和日期。记“六鷁退飞过宋都”时仅记录了事情发生时的月份而不记日期。《穀梁传》于此指出石是无知之物，所以详记月日，鷁是微有知之物，故仅记月。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解释，无知的陨石坠落必是天意，故详记月、日。微有知的鷁退飞或者出于偶然，所以略记月而不记日。刘勰所谓详略当指此。
- ⑬“雉(zhì)门”、“两观”：《春秋·定公二年》载：“雉门及两观灾。”雉门：鲁宫的南门。两观，官门外左右二台上的楼。
- ⑭先后：首先起火的是两观，但《春秋》记载时先说雉门，因为两观附属于雉门，雉

门重要,两观次要。 ⑮谅:确实。邃:深远。 ⑯诡:奇异。 ⑰访:探求。 ⑱柢(dǐ):根。槃(pán):通“蟠”,弯曲。

【译文】

《易经》专门论述天道,精妙入神通于人事而致实用。因此《系辞下》说它意旨深远,文辞精美,语言中肯,事理隐奥。孔子读《易经》,编竹简的皮绳断过三次,可见《易经》本是圣人探索深奥道理的宝库。《尚书》实是以记言为主的著作,但其文字难以解释清楚,如果通晓《尔雅》,那么文意也就明白了。所以子夏赞叹《尚书》,说它像日月那样光明,如星辰那样清晰,这是说《尚书》记载得明白。《诗经》主要抒发情志,它的文字解释和《尚书》一样要靠《尔雅》,《诗经》传布《风》、《雅》,创制比、兴,文辞藻饰,设喻多变,诵读起来能够体会到温柔敦厚的风格,所以最切合内心的情感。《礼经》用来建立礼仪体制,它根据具体事务制定各种规范,章程条款细致缜密,执行起来功效才显著。从中任意采摘片言只语,没有不宝贵的。《春秋》辨明事理,往往一个字便体现作者的深意。“陨石落在宋国有五块”,“六只水鸟倒着飞过宋国都城”,记录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有详与略的不同,以示性质不同,“雉门及两观失火”,先说雉门,后说两观,以示分别主次的用意。《春秋》文字的婉曲,用意的含蓄,确实是很深邃的。《尚书》的文字读来费解,而一寻究其道理,便立即明白晓畅;《春秋》则一看文字马上明白,而探索它的意义才觉得隐奥艰深。这是由于圣人文章不同的表达方式,造成了文字形式和内容含义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可见经书犹如大树,根深柢固,枝高叶茂,文辞简约而意旨丰富,叙事浅近而喻意深远。因此,经书虽然古旧,但回味起来可以天天有新的感受,后辈求索得益并不嫌晚,前人长久运用未必先得。经书真像泰山之云,使广阔地区都降雨水,又如黄河之水,让千里土地得到润泽。

故论、说、辞、序^①,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②,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③,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④,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⑤,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⑥,极远以启疆^⑦,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⑧。若禀经以制式^⑨,酌《雅》以富言^⑩,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⑪: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⑫,四则义贞而不回^⑬,五则体约而不芜^⑭,六则文丽而不淫^⑮。扬子比雕玉以作器^⑯,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⑰,符采相济^⑱。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

末归本，不其懿欤^⑩！

【注释】

①论、说、辞、序：四种文体。论、说主要用来说理，参见本书《论说》篇。辞、序主要用于解释，《文心雕龙》无专篇论述这两种文体。②诏、策、章、奏：四种文体。诏、策是天子向臣民发布的文件，参见本书《诏策》篇。章、奏是臣下向君主奏事进言的文书，参见本书《章表》篇、《奏启》篇。③赋、颂、歌、赞：四种文体。赋是汉魏六朝最主要的文学体裁之一。颂主要是颂扬功业的韵文。歌即诗歌。赞由颂演变而来，但内容不限于歌颂，有时有褒有贬，有时则总结、补充、说明。有关这四种文体，参见本书《明诗》、《论赋》、《颂赞》各篇。④铭、诔、箴、祝：四种文体。铭是刻在器物上的，一般为韵文，或用作鉴戒，或用于记功德。诔是陈述死者德行并致哀悼的文体。箴是用于警戒过失的，主要为四言韵文。祝是向神祷告的祝文。参见本书《铭箴》、《诔碑》、《祝盟》各篇。⑤纪、传、盟、檄：四种文体。纪、传是历史散文。参见本书《史传》篇。盟是会盟的誓辞，参见本书《祝盟》篇。檄是征召或声讨的文书，参见本书《檄移》篇。⑥穷：极。表：表率。⑦极：最。启疆：开拓疆域，指拓展文体的范围。⑧环：范围。⑨稟：接受。⑩酌：斟酌择取。⑪体：此指文章的形式和内容。六义：六美。⑫诞：虚妄、荒诞。⑬贞：正。回：邪曲。⑭体：此处指体制规模。⑮淫：浮靡。⑯“扬子”句：据《法言·寡见》，扬雄认为良玉不雕不成器。扬子：扬雄，西汉末作家。⑰四教：《论语·述而》记载孔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⑱符采：玉的横纹。济：助。⑲懿：美。

【译文】

所以论、说、辞、序之类的文体，是从《周易》开始的；诏、策、章、奏之类的文体，是从《尚书》发源的；赋、颂、歌、赞之类的文体，是以《诗经》为根本的；铭、诔、箴、祝之类的文体，是由《礼经》发端的；纪、传、盟、檄之类的文体，《春秋》是它们的根源；这些经书都给后世文章树立了极好的表率，为各种文体的发展开拓了最广阔的领域，所以诸子百家无论怎样腾跳飞跃，终究无法超出经书的范围。如果能依据经书来制定文章的体式，酌取《尔雅》的语言来丰富语汇，这就好比靠近矿山来炼铜，煎煮海水来制盐。所以作文如能以经书为楷模，则所作之文便可具备六种优点：一是情感真挚而不虚诡；二是风貌清明而不繁乱；三是记事信实而不荒诞；四是思想正直而不邪曲；五是体制要约而不芜杂；六是文辞华丽而不浮靡。扬雄曾经以玉不雕不成器，来说明“五经”必然有文采。文采辞章靠德行来树立，德行靠文采辞章来传布。所以孔子从“文”、“行”、“忠”、“信”四个方面实施教育，而以“文”为先，正如美玉有精美的花纹，四教中的“行”、“忠”、“信”也须有“文”

配合才能相得益彰。人们在勉励德行、建立功名方面,没有不以圣人为师的,可是立言为文,却很少能效法经书。因此楚辞艳丽,汉赋侈靡,后人顺着这一趋势发展,弊病更多,难以克服。纠正弊端,回归到经书的正道上来,不是很好吗?

赞曰:三极彝训,道深稽古^①。致化惟一^②,分教斯五^③。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④,群言之祖。

【注释】

①稽:查究。 ②致:达到。 ③斯:则。 ④渊:深。铄:美。

【译文】

总之,天、地、人三者的常理至为深奥,必须从古代的经书中去探求钻研。达到教化的目的只有一个,而从不同角度分别教育则分为五种经书。“五经”是熔铸灵魂的工匠,又是文章的深奥宝库。真是深远美好啊,它们是一切文章言论的始祖。

正纬第四

【题解】

纬书相传为解经之书，取经纬交错之义。它们产生于西汉，与预告吉凶的谶相结合，内容包含大量封建迷信，但也含有若干古史传说、天文地理等有价值的材料。纬书盛行于汉魏六朝，南朝文人以学习纬书为博学的标志，所作辞赋骈文喜欢用典，往往从纬书采摭资料。针对当时纬书对文学影响颇大的现象，刘勰写作了《正纬》篇。刘勰对纬书的荒诞内容，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批评。他把它们和经书比较对照，指出其伪证有四。接着又从历史发展方面，说明纬书多出自汉代喜谈技数者之手，内容侈陈阴阳灾异，荒诞不经，为东汉一些博学有识之士所抨击。但刘勰又认为，纬书中所包含的某些古代传说和自然界现象的记载，“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写文章可从中吸取养料，因而不能一概否定。

本篇题名《正纬》，取纠正纬书纰缪之意，是从否定角度说的。《序志》篇说“酌乎纬”，意为酌取纬书的某些题材、文辞，是从肯定角度说的。本篇赞语有云：“芟夷谲诡，采其雕蔚。”则是从否定、肯定两方面而言。纬书在隋代受到严禁，从此亡佚，对文学也就不再产生影响了。

夫神道阐幽^①，天命微显^②，马龙出而大《易》兴^③，神龟见而《洪范》耀^④。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复文隐^⑤，好生矫诞^⑥，真虽存矣，伪亦凭焉^⑦。

【注释】

- ①神道：即《原道》篇中的神理。阐：阐明。幽：深。 ②微：精妙幽深。
③马龙出：像马的龙负着图（即河图）从黄河里出来。 ④见：同“现”。《洪范》：《尚书》篇名。据说洛水中有龟负书（即洛书）而出，禹据此制成《洪范》九畴。
⑤复（xiòng）：久远。 ⑥矫诞：假托。矫，诈。诞，荒诞、虚妄。 ⑦凭：依托。

【译文】

神明之道幽深须阐明，上天意旨精微要显示，于是龙马献图而出黄河，《易经》因此兴起，神龟负书现于洛水，《洪范》由此产生。所以《易传·系辞上》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它们”，指的就是这些事。只是年代久远，文献记载不清，容易生出虚妄荒诞的假托，真的虽然保存了，假的也依托于此。

夫“六经”彪炳^①，而纬候稠叠^②；《孝》、《论》昭晰^③，而钩讖葳蕤^④。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⑤，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⑥，其伪一矣。经显，世训也；纬隐，神教也。世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讖^⑦，而八十一篇^⑧，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⑨，昌制丹书^⑩，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箴频见^⑪，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⑫，其伪四矣。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⑬，纬何豫焉^⑭？

【注释】

①“六经”：儒家六部经书，指《周易》、《尚书》、《诗经》、《礼经》、《乐经》（久已不存）、《春秋》。彪炳：光彩鲜明。 ②纬候：汉朝人用假托经义宣扬符瑞的著作配合经书，称为纬书，因配合《尚书》的纬书有《尚书中候》，故此处称纬书为纬候。稠叠：重复繁杂。 ③《孝》：《孝经》，宣扬孝道与孝治思想的儒家经典。《论》：《论语》，儒家经典之一，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昭晰（zhé）：光明。 ④钩讖（chèn）：指配合《孝经》、《论语》的纬书。钩，配合《孝经》的纬书有《钩命诀》。讖，配合《论语》的纬书有《比考讖》等。讖原指预言吉凶的文字、图记。葳蕤（wēi ruí）：草木茂盛。 ⑤综：织布时，经线与纬线交织。 ⑥倍摘：违背。倍，通“背”。摘，通“適”，抵牾之意。 ⑦符讖：符命图讖，即天降祥瑞和托为天命的预言。 ⑧八十一篇：据《隋书·经籍志》，讖纬之书有八十一篇，包括《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又别有三十篇，为孔子所增演，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为孔子所作，共八十一篇。据此，则八十一篇并非皆为孔子所作，但汉代以来，纬书为孔子所作的说法极流行，故刘勰说“皆托于孔子”。 ⑨尧造绿图：据《尚书中候·握河纪》，尧得到了黄河龙马所负的“赤文绿地”的甲图，那么“绿图”非尧所造。 ⑩昌制丹书：据《尚书中候·我也》，周文王姬昌得到了赤雀衔来的“丹书”，那么“丹书”也非姬昌所制。 ⑪图箴：即符讖，如《河图》、《洛书》之类。 ⑫乖：违背。 ⑬训：教导。 ⑭豫：参预。

【译文】

“六经”光彩鲜明，与之相配的纬书却杂乱重复；《孝经》、《论语》讲得很明了，而有关的讖纬则芜杂繁琐。依照经书来验证纬书，有四点可证明纬书是伪托的：大致说来，纬书的配合经书，犹如纺织时的纬线配合经线，并且用丝用麻不能混杂，这样才能织成麻布或丝帛；如今经书规正，纬书奇异，两者相去千里，这是纬书为伪托的第一个证据。经书内容明显，因为是对世俗的训示；纬书内容隐奥，因为是对神灵的教导。对世俗的训示应该详细，而神灵的教导应该简约，如今纬书多于经书，神灵显示的精妙之理更显繁杂，这是纬书为伪托的第二个证据。天命降自上天，才可称为符讖，可是八十一篇讖纬都托名于孔子，这就好比说唐尧造了绿图，姬昌制作丹书一样荒谬，这是纬书为伪托的第三个证据。商朝、周朝以前，符命图讖已经频繁出现，而到春秋末年轻书才齐备，先有纬书，后有经书，体例上也有悖于经纬交织时先经后纬的一般规律，这是纬书为伪托的第四个证据。伪托的纬书既然与经书相违背，那么它们意义上的不同便不言自明了。经书已足以训导世人，纬书又何必参预其事呢？

原夫图箒之见^①，乃昊天休命^②，事以瑞圣^③，义非配经。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④，如或可造，无劳喟然。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⑤，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仲尼所撰，序录而已。于是伎数之士^⑥，附以诡术，或说阴阳^⑦，或序灾异，若鸟鸣似语^⑧，虫叶成字^⑨。篇条滋蔓^⑩，必假孔氏。通儒讨核^⑪，谓伪起哀平^⑫。东序秘宝，朱紫乱矣^⑬。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⑭，风化所靡^⑮，学者比肩^⑯，沛献集纬以通经^⑰，曹褒撰讖以定礼^⑱：乖道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谭疾其虚伪^⑲，尹敏戏其浮假^⑳，张衡发其僻谬^㉑，荀悦明其诡托^㉒，四贤博练，论之精矣。

【注释】

- ①原：推究。 ②昊天：上天。休：美好。 ③瑞：祥瑞。 ④“故河不出图”二句：《论语·子罕》载，孔子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⑤“昔康王”二句：周康王把《河图》等陈放在东厢房，事见《尚书·顾命》。东序：东厢房。 ⑥伎数之士：方伎、术数之士，即占卜星相一类的人。伎，同“技”。数，术。 ⑦阴阳：原是古代思想家用对立的两种基本物质属性（阴、阳）解释自然万物的学说，后来发展成为以四时、节气、方位、星象来讲人事吉凶的迷信。
⑧鸟鸣似语：《左传·襄公三十年》载，有鸟鸣声像“嘻嘻”，宋国发生大火，宋伯姬

去世。汉代董仲舒以阴阳说解释,认为宋伯姬幽居守节三十余年,积阴生阳,故发生大火(见《汉书·五行志》)。

⑨虫叶成字:《汉书·五行志》载,汉昭帝时有虫食树叶,形成“公孙病已立”字样。昭帝崩后,继位的昌邑王被废,宣帝立,宣帝是卫太子之孙,名病已,正应了虫食树叶而成的文字。

⑩篇条:指名目繁多的纬书。

⑪通儒:博学通达之儒。

⑫哀、平:西汉末哀帝、平帝。

⑬朱紫乱矣:语出《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朱,正色;紫,间色。此处以朱喻真正的符讖,以紫喻伪讖纬。

⑭笃:深。

⑮风化:风气。靡:披靡,指影响。

⑯比肩:并肩,形容人多。

⑰“沛献”句:《后汉书·沛献王辅传》载,汉光武帝子沛献王刘辅以讖纬来释经。

⑱“曹褒”句:《后汉书·曹褒传》载,曹褒选取讖书的内容来制定礼制。曹褒,东汉章帝时人,奉敕定礼制。撰:通“选”。

⑲桓谭:东汉学者,积极反对讖纬迷信,曾上书光武帝要求罢斥讖纬。事见《后汉书·桓谭传》。疾:憎恶。

⑳尹敏:东汉学者,也反对讖纬迷信。光武帝曾强迫他校正图讖,他便乘机 and 光武帝开玩笑,在讖书缺漏处补上“君无口,为汉辅(暗示姓尹的是汉朝辅佐者)”六字,以此表明讖书多经人妄意增损,非圣人所作。事见《后汉书·儒林传》。

㉑张衡:东汉学者、作家。曾上书论证讖纬的虚妄,见《后汉书·张衡传》。发:揭露。僻:邪。谬:错误。

㉒荀悦:东汉学者,曾在其著作《申鉴·俗嫌》中辨明纬书之伪。

【译文】

推究符命图讖的出现,是美好天命的体现,这事作为圣人的祥瑞,本来并不配合经书。所以黄河不再出现河图,孔子曾为之叹息,如果这类祥瑞可以编造,孔子就无须叹息了。从前周康王将《河图》陈列在东厢房,可见前代的符命后人当作珍宝历代相传,孔子的撰述,不过是对此加以叙录而已。而那些方技术数之士,则用诡异的方法加以附会,有的用阴阳之术解释,有的用灾祸变异叙说,如解释鸟鸣像人语,虫蛀树叶成文字之类。讖纬之书名目繁多,滋长蔓延,且一概托名于孔子。博学通达的学者对此探讨核实,证明这种造伪之风始于汉哀帝、平帝时代。至此,《河图》之类历代相传的珍宝和那些伪造的讖纬混杂在一起真伪难辨了。到了光武帝时,光武帝深信讖纬之术,影响所及,学习讖纬的人多得摩肩接踵,沛献王汇集讖纬之说来解释经书,曹褒选取讖书内容制定礼制:违反正道,背离经典,也太过份了。因此桓谭痛恨它的弄虚作假,尹敏嘲笑它的浮浅不实,张衡揭露它的邪僻荒谬,荀悦证明它的诡诈伪托。这四位贤儒,学识精博,他们的论述已非常精辟了。

若乃羲、农、轩、皞之源^①,山渚、钟律之要^②,白鱼、赤乌之符^③,黄银、紫玉之瑞^④,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

后来辞人,采摭英华^⑤。平子恐其迷学,奏令禁绝^⑥;仲豫惜其杂真,未许煨燔^⑦;前代配经,故详论焉。

【注释】

①羲:伏羲。农:神农。轩:轩辕黄帝。皞(hào):少皞,黄帝子。②山:山岳。渎(dú):河流。钟律:钟的音律。要:重要。山渎、钟律均为纬书的重要内容,有《古岳渎经》、《钟律灾异》、《钟律消息》等书。③白鱼、赤乌:《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渡黄河时,有白鱼跃入舟中,武王取以祭。渡河之后,又有火从上而下,在武王屋上变为赤色乌鸟。符:祥瑞的征兆。④黄银、紫玉:据《礼纬·斗威仪》的说法,君主乘金德而为王,就会有黄银、紫玉出现。黄银,银的一种。紫玉,玉的一种。⑤采摭(zhí):采集拾取。⑥“平子”二句:张衡曾奏请皇帝下令禁止图讖,事见《后汉书·张衡传》。平子:张衡字。⑦“仲豫”二句:荀悦惋惜于伪造的纬书中混杂着一些为孔子所叙录的真的东西,所以不主张焚毁,说见荀悦《申鉴》。仲豫:荀悦字。煨燔(fán):焚烧。

【译文】

至于伏羲、神农、轩辕、少皞的传说来源,山河、钟律的重要记载,白鱼、赤乌之类的征兆,黄银、紫玉之类的祥瑞,纬书的这些内容丰富奇特,语言又富于文采,虽然无益于经书,却有助于文章的写作。所以后来的作者,从中采用华美的辞藻典故。张衡担心它会使求学者迷失正道,奏请皇帝下令禁绝;荀悦则惋惜其中夹杂着有价值的真实内容,因而不主张焚毁。前代用纬书来配合经书,所以这里对纬书加以详细论述。

赞曰:荣河温洛^①,是孕图纬^②。神宝藏用^③,理隐文贵。世历二汉,朱紫腾沸。芟夷谲诡^④,采其雕蔚^⑤。

【注释】

①荣河:《尚书中候·握河纪》:“帝尧即政,荣光出河。”温洛:《周易乾凿度》:“帝盛德之应,洛水先温。”②图纬:此指《河图》、《洛书》。③藏:蕴藏。④芟(shān)夷:除去。谲诡:诡诈,虚假。⑤雕蔚:文采。

【译文】

总之,放射光芒的黄河,变得温暖的洛水,它们孕育了《河图》、《洛书》。这些神奇的珍宝蕴藏着巨大的作用,道理深奥而文采宝贵。时代经过两汉,真正的符讖被大量伪托的讖纬所混淆。应该除去那些虚假诡诈的内容,采择其中华美的典故辞藻。

辨骚第五

【题解】

骚,原指《离骚》,后泛指《楚辞》中以《离骚》为首的屈原、宋玉作品,本篇所论,也泛指屈、宋之作。本篇开头赞叹《离骚》等作为《诗经》以后的“奇文郁起”,与下文所称“自铸伟辞”,都充分肯定了楚辞重大的文学成就和艺术创新。接着列举汉代刘安等五家之说,认为都失之片面。刘勰指出,楚辞内容艺术,有的雅正同于风雅,有的则夸诞失实,背离经书文风。其评论虽仍不脱汉代人依经立论的风气,但分析比较具体细致。之后,指陈了《离骚》、《九章》等篇章各自的艺术风貌和特色,又称道楚辞抒情真挚深刻,写景生动真切,对后代辞赋作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刘勰对楚辞的思想内容有褒有贬,对其艺术描写则更多地加以肯定,誉为“气轶往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给予了极高评价,表现了刘勰进步的艺术观点。本篇最后表明,作文应当倚靠雅颂,驾馭楚辞,即应以《诗经》雅正文风为根本,酌取楚辞的奇辞异采,做到奇正结合,华实相扶。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

汉代以来,楚辞一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南朝文人大抵认为《诗经》、楚辞是文学的两大源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认为历代诗赋等“莫不同祖风骚”;钟嵘《诗品》论诗人渊源所自,不出国风、小雅、楚辞三者,意思相近。刘勰也持这种看法。他认为汉魏以至南朝的诗赋,有的沿着楚辞的路子,追求艳丽,形成“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的不良文风,所以他强调应以《诗经》的雅正文风为根本,酌取楚辞的奇辞异采。在当时,诗、赋是文章中两种最重要的体裁,本篇提出“倚雅颂、馭楚篇”,也是从诗、赋角度立论。扩大起来说,这一原则就是倚“五经”,馭楚辞、纬书,简括地说,就是执正馭奇。纬书的文学成就,不能与楚辞相比,但就其文辞奇伟、可以酌取这方面说,它们还是相似的。

本篇题名《辨骚》,辨,着重辨析楚辞与经书的异同。《序志》篇说“变乎骚”,变,着重指明楚辞在《诗经》后的变化和创新。本书前五篇论文之枢纽,其中《原

道》、《征圣》、《宗经》为一组，阐述执正之理；《正纬》、《辨骚》为一组，阐述取奇之理，合起来构成了执正取奇的基本观点。骚其实也是一种文体，后世有骚体、楚辞体等称呼，萧统《文选》有骚一类，刘勰因为把楚辞当作文学之祖或典范看待，所以在文之枢纽中加以论述，而不与《明诗》以下二十篇归入一类。

自《风》、《雅》寢声^①，莫或抽绪^②，奇文郁起^③，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④，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⑤，而淮南作《传》^⑥，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⑦，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缁^⑧，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⑨：露才扬己，忿怼沉江^⑩；羿、浇、二姚^⑪，与左氏不合^⑫；昆仑、悬圃^⑬，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⑭，可谓妙才。王逸以为^⑮：诗人提耳^⑯，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鹭^⑰，则时乘六龙^⑱；昆仑流沙^⑲，则《禹贡》敷土^⑳。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㉑，所谓“金相玉质^㉒，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㉓，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咏^㉔，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㉕。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㉖。

【注释】

- ①寢：平息。 ②抽绪：抽引余绪，此处意为继续写下去。 ③郁：繁盛。
④轩翥(zhù)：高飞。 ⑤汉武：汉武帝。 ⑥淮南：淮南王刘安，西汉宗室。《传》：指刘安《离骚传》，已失传。有的书中称《离骚赋》。刘勰此处称“《传》”，《神思》篇称“赋”。以下自“国风好色而不淫”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据班固《离骚序》说，是刘安《离骚传序》中的话。 ⑦蜕：蜕壳。秽浊：指污泥。
⑧皜(jiào)：洁白。涅：染黑。缁(zī)：黑。 ⑨班固：东汉作家。著有《汉书》。以下“露才扬己”至“可谓妙才”数句，为刘勰转述班固《离骚序》原意。 ⑩忿怼(duì)：怨恨。 ⑪羿：后羿，夏部落有穷国的国君。浇：过浇，寒泥（羿所亲信的国相）与羿妻所生之子，他杀了夏后相，自己又为相子少康所杀。二姚：夏少康妃，姓姚。有关羿、浇、二姚的记载见于《左传》。 ⑫左氏：指《左传》。不合：不同。班固《离骚序》其实只是指责刘安《离骚传》解释《离骚》中的羿、浇、二姚时与《左传》不合，并非指责《离骚》与《左传》不合，刘勰这里误会了班固的原话。
⑬昆仑：山名。悬圃：昆仑之巔。 ⑭明哲：明智的人。《诗经·大雅·烝民》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诗句，屈原因投江而死，所以被认为“非明哲”。

⑮王逸:东汉作家。著有《楚辞章句》。以下“诗人提耳”至“百世无匹者也”,为刘勰转述王逸《楚辞章句序》语意。 ⑯诗人提耳:指《诗经·大雅·抑》中的“言提其耳”,意谓提着对方的耳朵训诫。 ⑰驷(sì)虬(qiú)乘鸷(yī):《离骚》原文为“驷玉虬以乘鸷兮”,意谓驾玉龙、乘凤凰。驷,四马驾的车,此作动词。虬,龙的一种。鸷,风的一种。 ⑱时乘六龙:语出《易传·乾·彖辞》“时乘六龙以御天”,意谓时常驾着六龙巡行于天。 ⑲流沙:地名。 ⑳《禹贡》:《尚书》篇名。敷:分别治理。 ㉑仪表:形式。 ㉒金相玉质:金玉为质。相,质。匹:匹敌。 ㉓汉宣:汉宣帝。嗟叹:指汉宣帝叹赏过《楚辞》,称“辞赋大者与古诗(《诗经》)同义”,事见《汉书·王褒传》。 ㉔扬雄:西汉末年作家。讽:诵读。味:玩味。扬雄评论《楚辞》的原话无考。 ㉕孟坚:班固字。《传》:《左传》。 ㉖玩:玩味。核:核实。

【译文】

自从《风》、《雅》之声随王道衰落而停息以后,没有人再继续写那样的诗了,此后奇妙的作品蔚然兴起,要数《离骚》了。它确实高翔在《诗经》作者之后,奋飞于辞赋作家之前。难道不是因为离圣人时代不远,而楚人又多才华吗?从前汉武帝喜爱《离骚》,命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但不过分,《小雅》怨刺而不出格,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谓兼有两者的长处。屈原如蝉蜕壳于污泥之中,浮游在尘土之外,洁白得染也染不黑,即使与日月比光明也完全可以。而班固则以为:屈原显露才干,炫耀自己,结果怀怨投江;《离骚》写到最后羿、过浇、二姚,与《左传》的有关记载不符;写到昆仑、悬圃,也是经书中没有记载的;然而《离骚》的文辞华丽典雅,为后来辞赋所宗法,屈原虽然不是明智的人,也可称是奇妙之才。王逸则认为:《诗经》有提着对方耳朵训诫的诗句,相比之下屈原委婉和顺得多,《离骚》的文字,常常是依据经书写的:如说驾龙乘风,就是依据《周易》中乘六龙巡天的说法;提到昆仑、流沙,又是依据《尚书·禹贡》中禹分治九州的记载。后世名家的辞赋,无不模拟屈原作品的形式,真可谓具有金玉般的美质,是百代无双的作品。到汉宣帝叹赏《楚辞》,认为它都合于经书;扬雄诵读回味,也说其体制和《诗经》的《雅》诗相同。以上有四人推崇《楚辞》,将它和经书相比,而班固则说它与《左传》不符。这些赞扬或贬责都信口而言,无论贬低还是抬高,都超过了实际,可以说鉴别得都不够精当,只是玩赏而未能核实。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①。故其陈尧、舜之耿介^②,称禹、汤之祗敬^③;典诰之体也^④。讥桀、纣之猖披^⑤,伤羿、浇之颠陨^⑥;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⑦,云蜺以譬谗邪^⑧;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

涕^⑨，叹君门之九重^⑩：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⑪，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⑫，说迂怪^⑬，丰隆求宓妃^⑭，鸩鸟媒娥女^⑮：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⑯，夷羿毙日^⑰，木夫九首^⑱，土伯三目^⑲：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⑳，从子胥以自适^㉑：狷狭之志也^㉒。士女杂坐，乱而不分^㉓，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沈湎日夜^㉔，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㉕，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㉖，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㉗，肌肤所附^㉘，虽取镕经旨，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㉙；《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㉚；《卜居》标放言之致^㉛，《渔父》寄独往之才^㉜。故能气往辄古^㉝，辞来切今^㉞，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注释】

- ①征：验证。 ②尧、舜之耿介：《离骚》中有“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的句子，意谓唐尧、虞舜光明正大，已经得到了正确的道路。耿：光明。介：大。 ③禹、汤之祗（zhī）敬：《离骚》有“汤禹俨而祗敬兮”之句，意谓商汤、夏禹谨严而敬戒。祗：敬。 ④典：指《尚书·尧典》。诰：指《尚书·汤诰》。 ⑤桀、纣之猖披：《离骚》：“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猖披：任意妄为。 ⑥羿、浇之颠陨：《离骚》中说：“羿淫游以佚畋（tián）兮”，又说浇“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颠陨：坠落，指羿、浇被杀。 ⑦虬龙：《九章·涉江》有“驾青虬”的说法。虬：有角的龙。 ⑧“云蜺”（ní）句：《离骚》有“帅云蜺而来御”之句。云蜺：恶气。蜺，同“霓”，即虹。 ⑨一顾而掩涕：《九章·哀郢》：“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霏；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⑩叹君门之九重：宋玉《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 ⑪兹：此。 ⑫托云龙：《离骚》有“驾八龙”、“载云旗”之语。 ⑬迂怪：迂阔怪诞，指下文所说诸事。 ⑭丰隆求宓（fú）妃：《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丰隆：云神。一说雷神。宓妃：神女。一说洛水之神。 ⑮鸩（zhèn）鸟媒娥（sōng）女：《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有娥：古国名。 ⑯康回倾地：《天问》：“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康回：共工的名字，传说他怒触不周山，折断了地柱，大地因而东南倾。 ⑰夷羿毙日：《天问》：“羿焉毙日？”夷：羿的姓。 ⑱木夫九首：《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⑲土伯三目：《招魂》：“土伯……三目虎首。”土伯：土地神。 ⑳依彭

咸之遗则：语出《离骚》，意谓愿效殷代贤大夫彭咸的榜样。彭咸：殷代贤大夫，谏君不听，投水自杀。遗则：留下的榜样，指投水。 ⑲从子胥以自适：语出《九章·悲回风》，意谓追随伍子胥而顺适自己的心愿。子胥：伍子胥，战国吴大夫，谏吴王夫差不听，被逼自杀，投尸于江。 ⑳狷：狷介，不肯同流合污。狭：胸襟狭隘。 ㉑“士女”二句：语出《招魂》。 ㉒“娱酒”二句：《招魂》中有“娱酒不废，沈日夜些”之句。不废：不停。沈：同“沉”，沉湎。 ㉓宪：效法。三代：指夏、商、周三代。这里代指经书。 ㉔博徒：此处指低贱之人。 ㉕骨鲠：同“骨骸”，骨干，喻内容。 ㉖肌肤：喻辞采。 ㉗瑰：奇伟。惠：通“慧”。 ㉘深：意为蕴含。 ㉙标：显出。放：放纵不受拘束。 ㉚独往：遗世独立。 ㉛辄(ì)：车轮辗轧，指超过。 ㉜切今：切合今人，意为适合今人学习。

【译文】

要核实他们的评论，必定要以《楚辞》中的话来验证。《离骚》陈述唐尧和虞舜的光明正大，称赞夏禹、商汤的谨严做戒：这些都合乎《尚书》中《尧典》、《汤诰》等篇的内容。《离骚》讥讽夏桀、殷纣的放纵恣肆，痛惜后羿、过浇的覆灭：这些是规劝讽刺的旨趣。《涉江》里用虬龙喻君子，《离骚》中以云霓比坏人：这些是《诗经》中比兴的手法。《哀郢》中述说回望故土，便叹息流泪，《九辩》里慨叹宫禁森严，思君而不见：这些是忠而怀怨之辞。看这四个方面，是和《风》、《雅》相一致的。而像《离骚》假托驾八龙、载云旗之类的话，叙述荒诞的事情，如派丰隆去找宓妃，让鸩鸟为媒去向城女求婚之类：全是怪异之辞。《天问》里说共工撞断地柱使大地倾斜，后羿射落九个太阳，《招魂》里说九头人拔起千棵树，土地神长有三只眼：全是奇谈怪论。《离骚》中说要效法彭咸的榜样，《悲回风》说要追随伍子胥以顺适自己的心愿：这是狷介狭隘的情志。《招魂》把男女杂坐、混而不分当作快乐；日夜饮酒、沉湎其中视为欢娱：这是荒淫的意思。所举这四个方面，是和经典不合的。所以论及《楚辞》合于经典则可举前述四个方面，谈到《楚辞》夸张荒诞又可指出这四个方面。可以肯定，《楚辞》内容上效法三代的经书，但也夹杂着战国的风气，比起《雅》、《颂》来，它不过是低贱的博徒，而在辞赋之中，它可算是英雄豪杰了。看构成它骨干的内容情感，以及附在骨干上作为肌肤的辞藻，虽然有些地方熔铸了经书的旨趣，却也独创了奇伟的文辞。所以《离骚》、《九章》，明朗艳丽以表达哀怨的情志；《九歌》、《九辩》，绮丽细腻以抒发伤感的情怀；《远游》、《天问》，瑰丽奇异而又构思巧慧；《招魂》、《大招》，光彩照耀而又内蕴华美；《卜居》显出纵言不拘的情致，《渔父》寄托遗世独立的才情。因此，《楚辞》气势超越了古人，辞采切合于今世，惊人的文采，卓绝的艳丽，很难有作品能和它比美。

自《九怀》以下^①，遽蹶其迹^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③；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④；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⑤，马、扬沿波而得奇^⑥；其衣被词人^⑦，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⑧，中巧者猎其艳辞^⑨，吟讽者衔其山川^⑩，童蒙者拾其香草^⑪。若能凭轼以倚《雅》《颂》^⑫，悬轡以馭楚篇^⑬，酌奇而不失其贞^⑭，玩华而不坠其实^⑮；则顾盼可以驱辞力^⑯，欬唾可以穷文致^⑰，亦不复乞灵于长卿^⑱，假宠于子渊矣^⑲。

【注释】

①《九怀》：《楚辞》篇名，汉代王褒所作。以下：指《楚辞》中《九怀》以下的汉代作品。②遽(jù)：急。蹶(niè)：追踪。迹：足迹。③郁伊：形容抑郁。④怆快(chuàng yàng)：形容悲愁失意。⑤枚：枚乘，西汉初作家。贾：贾谊，西汉初作家。⑥马：司马相如。西汉作家。扬：扬雄，西汉末作家。⑦衣被：喻加惠于人，使人受益。⑧苑(wǎn)：通“挽”(wǎn)，取。⑨中巧者：心巧的人。⑩吟讽者：吟咏诵读的人。衔：口含，喻不断诵读体味。⑪童蒙者：学童，指初学者。⑫轼：车前横木。⑬悬：提着。轡：马缰。馭：驾馭。⑭贞：正。⑮玩：习。⑯顾盼：指极短的时间。⑰欬(kài)唾：也指极短的时间。⑱长卿：司马相如字。⑲子渊：王褒字。

【译文】

《楚辞》中《九怀》以下的汉代作品，都追随屈原、宋玉的足迹；但屈原、宋玉超绝的步伐，没有人能追得上。屈原、宋玉抒写怨情，使人抑郁而易受感动；叙述离情，令人悲愁而难以为怀；谈及山水，能循着声情而想见山川形貌；说到节候，则观览文辞便可见时令变迁。所以枚乘、贾谊追随屈、宋的风格而趋向华丽，司马相如、扬雄沿着屈、宋的余波而得其奇伟；《楚辞》之加惠于后世作家，远不止一代啊！因此，才能高的人从中学得宏大的体制，心思巧的人猎取其中华艳的辞句，诵读的人玩味于写景之辞，初学的人采摘有关香草的字句。如果写作能像乘车靠着车前横木那样倚靠《雅》《颂》，能像驱车拉着马缰那样驾馭《楚辞》，酌取奇伟而不丧失雅正，玩味华艳而不失去朴实；那么马上便能驱遣辞情才力，很快就可穷尽文章情致，也不必向司马相如讨教、向王褒求助了。

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采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①，艳溢镗毫^②。

【注释】

①相:质。式:形式。 ②锱(zī)毫:极细微处,指作品的细节。锱,重量单位,四分之一两。毫,重量单位,千分之一钱。

【译文】

总之,没有屈原,怎见《离骚》?惊人的才情像长风飘逸,壮伟的文采如云烟高远。描写山川悠远无穷,抒写情理确实劳瘁。以金为质,以玉为饰,片言只语,艳采四溢。

明诗第六

【题解】

自本篇以下至《书记》二十篇是本书的第二部分，每篇大致论述一种或两种文体。当时文人往往把许多文体归为文、笔两大类，句尾押韵者叫文，句尾不押韵者叫笔。本书自《明诗》至《谐谑》十篇论文，自《史传》至《书记》十篇论笔。这二十篇内容，如《序志》篇所述，大概有四项内容，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是叙述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

本篇专门阐明诗歌的名义、源流等。自开头至“有符焉尔”为“释名以章义”，指出诗歌的性质是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认为诗歌应“持人情性”，“义归无邪”，表现出较浓厚的儒家正统观点。自“人禀七情”至“此近世之所竞也”一长段为“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这两项在《明诗》以下各篇中常常合并介绍），结合作家作品叙述诗歌的历史发展。先是概述上古的诗歌和《诗经》、《离骚》，由于《诗经》、楚辞已有专篇详述，故此处从简。以下循序论述汉、魏、两晋以至刘宋初年之诗，较为具体。其中对汉代无名氏古诗、建安诗歌、西晋与东晋诗歌、宋初山水诗，它们各自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特色，都有十分精当的评语，常常为后人所称引，它们显示出刘勰卓越的鉴赏、分析能力。在这长段中，刘勰肯定夏朝《五子之歌》“顺美匡恶”，肯定“《离骚》为刺”，肯定汉初韦孟的《讽谏诗》，肯定魏代应璩《百一诗》“辞谏义贞”，都表现出他很重视诗歌的政治讽谕作用。在论述汉魏至南朝诗时，他也提到少数四言诗（如韦孟《讽谏诗》）、七言诗（《柏梁诗》），但重点放在五言诗方面，这也符合这段时期五言诗繁荣昌盛的真实面貌。自“铺观列代”至“故不繁云”为“敷理以举统”，指出诗中主要两体四言诗、五言诗风格各有偏重，各个诗人也各有所长，只有像曹植、王粲那样少数作者兼长四言、五言。写作诗歌时，人们应根据自己的才性所长，选择合适的体裁和风格来加以表现，这就为写作者指明了作诗的纲领。

“敷理以举统”一项，常居各篇之末，着墨不多，但从指导写作角度阐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是各篇内容结穴所在，地位很重要。刘勰把这部分称为“纲领之要”、“大要”、“大体”等等，认为写文章应首先抓住。本篇有云：“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指出篇中论述诗歌沿革和作家作品异同，是为了“敷理以举统”。这几句话大致适用于《明诗》以下十九篇。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①圣谟所析^②，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③，舒文载实^④，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⑤，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注释】

①“诗言志”二句：语出《尚书·舜典》。永：长，延长。 ②谟：典谟，此指《舜典》。 ③“在心”二句：语出《诗大序》。 ④舒：发布。 ⑤“三百”二句：《论语·为政》记孔子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译文】

伟大的舜说：“诗是用语言表达情志的，歌是将诗的语言音节延长。”经过经书中圣人的分析，诗的意义已很清楚了。所以说“在心里的是情志，发而为语言便是诗”，发布文辞，用以表达情志，诗的意义就在此吧？诗，是扶正的意思，扶正人的性情；《诗经》三百多篇，用一句话概括，便是“没有邪僻的意念”，扶正的解释，正合乎这个意义。

人禀七情^①，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②；黄帝《云门》^③，理不空弦^④。至尧有《大唐》之歌^⑤，舜造《南风》之诗^⑥，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⑦；太康败德，五子咸怨^⑧：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⑨，六义环深^⑩。子夏监绚素之章^⑪，子贡悟琢磨之句^⑫，故商、赐二子^⑬，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⑭，风人辍采^⑮；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⑯，吐纳而成身文^⑰。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⑲，严、马之徒^⑳，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㉑，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

婕妤见疑于后代也²²。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²³，孺子《沧浪》，亦有全曲²⁴；《暇豫》优歌，远见春秋²⁵；《邪径》童谣，近在成世²⁶：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²⁷，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²⁸，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²⁹，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³⁰，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³¹，清典可味；仙诗缓歌³²，雅有新声。暨建安之初³³，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³⁴；王、徐、应、刘³⁵，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³⁶；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³⁷，诗杂仙心，何晏之徒³⁸，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³⁹，阮旨遥深⁴⁰，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⁴¹，独立不惧，辞譎义贞⁴²，亦魏之遗直也。晋世群才，稍人轻绮。张、潘、左、陆⁴³，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⁴⁴，或流靡以自妍⁴⁵，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⁴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⁴⁷，崇盛忘机之谈⁴⁸。袁、孙已下⁴⁹，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⁵⁰，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⁵¹，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⁵²，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注释】

- ①稟：受。 ②“昔葛天”二句：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葛天氏：传说中的氏族首领。阙：曲。 ③《云门》：黄帝时的乐舞。 ④空弦：有曲无辞。
- ⑤《大唐》：尧时乐名。据《尚书大传》郑玄注说是“美尧之禅”的。 ⑥《南风》：舜时诗歌。 ⑦九序：九项重大的政事有条不紊。序，通“叙”。 ⑧“太康”二句：据《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夏君太康无德，其弟五人怨而作歌。
- ⑨四始：《诗大序》说《诗经》的《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为“四始”。始，王政兴衰之始。 ⑩六义：指《诗大序》所谓风、赋、比、兴、雅、颂六义。
- ⑪“子夏”句：《论语·八佾》载子夏问孔子《诗》中“素以为绚兮”何意，孔子答以“绘事后素”（绘画之事先以粉底为质，再施以彩色），子夏便说“礼后乎？”意为人须先以忠信为质，然后学礼，孔子因而赞赏他，认为他启发了自己，可以和他谈诗。监：通“鉴”，借鉴，参考。绚素之章：指“素以为绚兮”的诗句，这是逸诗，现存《诗经》中无此句。 ⑫“子贡”句：《论语·学而》记载，子贡从“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如骨角切开后还要磋平,玉器雕琢后还须磨光)的诗句中领悟到要精益求精,孔子因而赞扬他,认为可以和他谈论诗。琢磨之句: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语出《诗经·卫风·淇奥》。

⑬商:子夏名。赐:子贡名。

⑭殄(tiǎn):断绝。

⑮辍:停止。

⑯酬酢:饮宴时主客互相敬酒,主敬客叫酬,客敬主叫酢。此指宴会上宾主礼节性的应对。

⑰吐纳:此指诵诗。身文:自身的文采,指文化修养。

⑱韦孟:西汉初人,曾作四言《讽谏诗》讽谏楚王茂。

⑲柏梁列韵:《古文苑》载,汉武帝与群臣在柏梁台上联句成《柏梁台》诗,诗每句七字,句句押韵,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后人的拟作。

⑳严:严忌。一说严助,严忌子,均为西汉作家。马:司马相如,西汉作家。

㉑遗:留下。翰:笔,此处代指诗歌作品。

㉒李陵:西汉将领,率部击匈奴,兵败降匈奴,相传五言《与苏武诗》三首为其所作,后人多不信。班婕妤:西汉女子,汉成帝时入宫,后畏赵飞燕之谗,求退供养太后。婕妤为妃嫔称号。相传五言《怨歌行》为班婕妤所作,后人亦疑之。

㉓“《召南》”二句:《诗经·召南·行露》已开始有半章的五言诗句,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肇:始。

㉔“孺子”二句:《孟子·离娄上》载:“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除了“兮”字,也已是全篇五言。孺子:孩子。

㉕“《暇豫》”二句:《国语·晋语》载:春秋时晋献公宠姬骊姬要陷害太子申生,优施(叫施的优伶)对大臣里克唱了一首歌,劝里克站在骊姬一边。歌的首句有“暇豫”二字,故称《暇豫歌》。歌四句,三句为五言。

㉖“《邪径》”二句:《汉书·五行志》载汉成帝时有童谣,首句为“邪径败良田”,故称《邪径谣》,全篇六句,每句五言,是完整的五言歌谣。

㉗《古诗》:汉代无名氏五言诗。枚叔:西汉作家枚乘,字叔。

㉘《孤竹》:即《古诗》中《冉冉孤生竹》。傅毅:东汉初作家。

㉙散文:敷文,铺陈文辞。

㉚招怅:惆怅。切:切合。

㉛张衡:东汉作家。《怨》篇:指四言《怨诗》。

㉜仙诗缓歌:无考。缓歌疑指乐府古辞中的《前缓声歌》。

㉝建安:汉献帝年号。

㉞文帝:魏文帝曹丕。陈思:曹丕弟曹植,封陈王,谥思。辮:缰绳。节:节制。

㉟王:王粲。徐:徐幹。应:应玚。刘:刘桢。四人都是建安时期作家。

㊱磊落:错落分明,引申为直率洒脱。

㊲正始:魏废帝齐王芳年号。

㊳何晏:正始时期谈玄的领袖人物。

㊴嵇:嵇康,魏末作家。

㊵阮:阮籍,魏末作家。

㊶应璩(qú):魏末作家。他的《百一诗》讥切时事,有讽谏之意。

㊷辞孺:言辞委婉。贞:正。

㊸张:张华、张载,张亢、张协。潘:潘岳、潘尼。左:左思。陆:陆机、陆云。几人都是西晋作家。

㊹析文:指运用对偶。

㊺流靡:音韵调和。妍:美。

㊻江左:江东,指东晋。

㊼徇务:致力于政务。徇,通“殉”。

㊽忘机:忘却人事的机巧。

④9袁:袁宏,东晋作家。孙:孙绰,东晋作家。⑤0揆:道。⑤1景纯:郭璞字景纯,东晋作家。仙篇:指郭璞《游仙诗》。⑤2丽:对偶。百字:五言诗二十句一百字,这里指长篇。

【译文】

人生而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这七种感情受外物的刺激而感发,为外物所感而吟唱出内心的情志,这无非是自然的流露。从前葛天氏的乐辞,《玄鸟》等八曲是配上乐曲的;黄帝时的《云门》之乐,按理也不会有曲无辞。到尧时有《大唐》之歌,舜时制《南风》之诗,看这两篇诗歌的文字,不过是文辞达意而已。到了大禹功业完成,九项政事有条不紊,加以歌颂;而大康则败坏道德,五个弟弟都怨而作歌:用诗歌颂扬美德,纠正恶行,由来已久了。从商朝到周朝,《雅》、《颂》的体制已经完备,《诗经》的四始光采照耀,六义周密深厚。子夏从“素以为绚兮”的诗句中得到启发,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有所领悟,所以孔子说可以和他们两人论《诗》。自从周王的教化衰竭,采诗的人便停止了从民间采诗;春秋时的赋诗言志,所诵读的都是旧有之诗。应酬时诵诗是对宾客的敬意,能够得体地诵诗也是自身修养的显示。到了战国楚人怀怨讽谏,使用《离骚》来进行讽刺。秦始皇焚灭典籍,也还曾命博士作《仙真人诗》。汉初的四言诗,韦孟是最早创作的,他的《讽谏诗》匡正劝谏的意义,继承了周朝人讽谏的传统。汉武帝爱好文学,柏梁台上君臣联句成诗,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作诗没有一定规格。到汉成帝时品评叙录,共列三百多篇诗歌,朝臣的篇章和各地的民歌,也可称完备了;但诗人留下来的作品中,不见五言诗歌,所以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为后人所怀疑。考证《诗经·召南·行露》,已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孟子》中记孩子唱的《沧浪歌》,也已是全篇五言;优施唱的《暇豫歌》,早见于春秋时代;儿童唱的《邪径谣》,近在汉成帝时代:检视各代诗歌并从中取证,则五言诗的产生已经很久了。又《古诗》的佳篇丽制,有人说有枚乘的作品,而其中《冉冉孤生竹》一篇,则是傅毅的手笔。比较这些诗的文采来推断,想来是两汉时代的作品吧?从其诗体结构和敷陈辞采的特点看,风格质直而不粗鄙,比附事物婉转贴切,抒发情感惆怅动人,确实可称是五言诗的第一流的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清丽典雅,可以回味;仙诗缓歌,颇有新调。到了建安初期,五言诗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驰骋诗坛,王粲、徐幹、应玚、刘楨,奋力争先;他们都爱怜风月,游玩池苑,记述恩宠荣耀,叙写酣饮宴集;激昂慷慨地纵任意气,洒脱直率地驱使才情;抒怀叙事,不求细密之巧,遣辞写物,只取清晰之效: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到了正始时期老庄之道流行,诗歌中也夹杂了道家思想,何晏之流,诗作大多肤浅。只有嵇康的诗志意清远峻烈,阮籍的诗旨趣渊远幽深,所以能高出众人之上。至于像应

璩的《百一诗》，卓尔独立，不畏权势，辞婉义正，意含讽谏，也可称是魏代正直的遗风了。西晋的作家们，稍稍流于轻浅绮靡，张华、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人，齐名于诗坛，文采比正始诗歌繁缛，骨力比建安诗歌柔弱，有的以讲求对偶为妙，有的因音韵调和见美，这是西晋诗坛的大致情况。东晋诗歌创作，沉溺于玄言的风气之中，讥笑致力于政务的志趣，崇尚泯除机心的清谈。袁宏、孙绰以下，虽然各有雕饰文采，但文辞旨趣同趋玄言一路，没有人能和他们抗争，所以郭璞的《游仙诗》便显得卓然挺立，拔出流俗而为杰作了。宋初创作，体制上有继承有变革，表现老庄思想的玄言诗退出了诗坛，而山水诗正在崛起；用长篇的骈偶汇集辞藻，以一句的奇特攀比争胜，酝酿情思必定刻画外物以穷尽形貌，驱遣文辞必定竭尽全力来追求新异，这是近代以来诗人们所竞相追求的。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①；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②，叔夜含其润^③，茂先凝其清^④，景阳振其丽^⑤。兼善则子建、仲宣^⑥，偏美则太冲、公幹^⑦。然诗有恒裁^⑧，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⑨；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讖^⑩；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⑪；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⑫；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⑬，故不繁云。

【注释】

①情变：情势演变。监：通“鉴”，审察。②平子：张衡字。③叔夜：嵇康字。④茂先：张华字。⑤景阳：张协字。⑥子建：曹植字。仲宣：王粲字。⑦太冲：左思字。公幹：刘楨字。⑧裁：体裁。⑨篇什：指《诗经》。⑩“离合”二句：离合诗萌芽于图讖。离合：离合诗，即拆字诗，始见于图讖中，如《孝经右契》中以“卯金刀”代指“劉”，以“字禾子”代指“季”。季，汉高祖刘邦字。⑪“回文”二句：回文诗起始于道原。回文：回文诗，一种倒过来也可读通的诗。道原：不详。⑫《柏梁》：《柏梁台诗》。⑬囿：苑囿，古代帝王畜养禽兽的园林，引申为事物萃集之处。

【译文】

所以纵观历代作品，诗歌发展演变的规律便可以察知；总结出相同相异之处，那么诗歌创作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就可以清楚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以雅正润泽为本；五言诗的流行格调，以清新华丽为主；华丽的五言诗和朴实的四言

诗,体用各不相同,长于何种体裁要由作者的才情决定。所以张衡的四言诗获得雅正的一面,嵇康的四言诗有润泽的一面。张华的五言诗呈现着清新的特点,张协的五言诗发挥了华丽的特点。各体兼擅的是曹植、王粲,偏长一体的是左思、刘楨。然而诗歌有恒定的体制,情思则无一定的方位,由着各自的情性才能来创作,很少能各体兼长的。如果深切体悟到创作的困难,那么容易就将来;如果轻忽地以为创作很容易,那么困难将随之而至。至于像三言、六言、杂言诗,源出于《诗经》;离合诗的产生,萌芽于图讖;回文诗的出现,创始于道原;用一个韵数人合作的联句诗,则是《柏梁台诗》留下的体制;这些作品大小虽不同,情理却是一致的,都归入诗的范围,所以不再一一详论。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①。兴发皇世^②,风流二《南》^③。神理共契^④,政序相参。英华弥缡^⑤,万代永耽^⑥。

【注释】

①含:内含,指情志。 ②皇世:上皇之世,指远古时代。 ③二《南》:《诗经》中《周南》、《召南》,此代指《诗经》。 ④契:合。 ⑤弥:更。 ⑥耽:喜爱。

【译文】

总之,人生而具有情志,便以诗歌咏唱内心所蕴含的情志。诗歌产生于上皇之世,风教通过《诗经》流播。它和神明之理契合,又和政教秩序配合。作品的文采日益丰富,千秋万代永远爱好。

乐府第七

【题解】

汉代，朝廷设立乐府机关，或采各地歌谣，或令文人制歌辞，配乐演唱，叫乐府诗，简称乐府。后来有许多模仿乐府体制而不配乐之作，也叫乐府。乐府其实只是诗歌中的一类，因为体制有其特点，作品也多，故刘勰另立一篇论述。

本篇前面部分说明，配乐的诗歌，肇端于上古；夏殷之世，因国土辽阔，陆续产生四方之音；《诗经》亦均配乐，从中可见风俗盛衰。可惜先秦时代中和雅正的乐曲，在汉代的乐府中未能得到继承。西汉乐府机关采集的各地歌诗，固然是通俗的俚曲；即连用于祭祀天地、祖宗的《郊祀歌》、《房中歌》乐章，也是丽靡不经。俗而不雅的乐曲在汉魏以来的乐府诗中一直盛行。中间虽有少数作品较为雅正，但作用不大。刘勰论乐曲，推崇先秦雅乐，贬责汉魏以来的通俗性乐曲，本篇赞语有云，“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其主旨十分明显。汉魏两晋流行的俗曲，是乐府中的相和歌辞，篇中所指斥的汉乐府《艳歌行》、《白头吟》等篇章，曹操、曹丕所作的清商三调曲《苦寒行》、《燕歌行》，都属相和歌辞。西晋大臣荀勖召集一批音乐师，制新律笛，并整理了曹魏传下来的清商三调歌诗（见《宋书·律历志》、《宋书·乐志》）。以清商三调为主的相和歌辞，长时期来受到人们欢迎，刘勰则竭力贬低，认为它们声节急促，情思哀怨，“诗声俱郑”，背离了中正和平的雅乐轨道。东晋、南朝宋、齐时代，南方又有新的俗曲（吴声歌曲、西曲歌）产生，盛行于世。对这类着重表现男女情爱的乐府诗，刘勰更是鄙薄，不加齿及。刘勰贬低通俗乐曲、民间诗歌的主张，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保守观点。

本篇后面部分指出，乐府的特点是要用乐曲配合歌辞演唱，“辞繁难节”，因此歌辞贵在写得简约一些。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①。钧天九奏^②，既其上帝；葛天八闋^③，爰乃皇时。自《咸》、《英》以降^④，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

于“候人”，始为南音^⑤；有娥谣于“飞燕”，始为北声^⑥；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⑦；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⑧：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⑨，志感丝簧^⑩，气变金石^⑪。是以师旷觐风于盛衰^⑫，季札鉴微于兴废^⑬，精之至也。夫乐本心术，故响浹肌髓^⑭，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⑮，必歌九德^⑯。故能情感七始^⑰，化动八风^⑱。

【注释】

①声依永，律和声：语出《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五音，即宫、商、角、徵、羽。永：通“咏”。律：乐律，即十二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②钧天九奏：《史记·赵世家》载赵简子病中梦见自己在上帝处听到动人的音乐。钧天：中央之天。九奏：九曲。③葛天八阙：指《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所载的葛天氏时代唱的八支歌曲。葛天氏：传说中的氏族首领。阙：曲。④《咸》：《咸池》，黄帝时乐。《英》：《五英》，帝尝时乐。以降：以来。⑤“至于”二句：《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载，禹巡视南方，涂山氏女等候禹时唱了“候人兮猗”的歌，为南音之始。⑥“有娥”二句：《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载，有娥(sōng)氏二女曾唱“燕燕往飞”的歌，为北音之始。⑦“夏甲”二句：《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载，夏后氏孔甲在东阳(地名)收养的一孩子，不幸被斧所伤而成残疾，孔甲叹惜而作《破斧》之歌，为东音之始。⑧“殷整”二句：《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载，殷王整甲迁居西河，因思念故处而作歌，为西音之始。⑨乐胥：乐官。被律：配乐。⑩丝：弦乐器。簧：管乐器。⑪金：钟。石：磬。⑫“是以”句：《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楚国伐郑，晋国师旷说：“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觐(chān)：此处有察知、辨别意。风：各地的曲调。南风不竞：意谓南方歌曲的音调低微不振。⑬“季札”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观周乐，从各国的乐曲中听出了各国的兴亡。⑭浹：通彻。⑮敷：施。胄(zhòu)子：卿大夫子弟。⑯九德：九功之德。九功即九序，九项政事。⑰七始：据王应麟《玉海》附《小学紺珠·律历》，黄钟、林钟、太簇为天、地、人之始，姑洗、蕤宾、南吕、应钟为四时之始。⑱八风：八方风俗。

【译文】

乐府，就是“以五音配合歌咏的声调，用乐律配合五音”。赵简子在天上听到的乐曲，是上帝的音乐；葛天氏时所唱的八支曲子，是上古时代的乐歌。自黄帝《咸池》乐、帝尝《五英》乐以来的乐曲，也无从推论了。至于涂山女唱的“候人兮

猗”歌,开始了南方的音乐;有城女唱的“燕燕往飞”歌,开始了北方的音乐;夏后孔甲在东阳叹惜而作的《破斧》歌,是东方音乐的开始;殷王整甲迁于西河思念故土的歌,是西方音乐的开始:音乐曲调的发展演变,并不是一致的。普通男子妇女,歌唱各地的民歌,采诗官采集歌词,乐官再配上音乐,人们的情志气质便通过弦乐器、管乐器、钟、磬等乐器的演奏而体现出来。所以师旷能从南北歌曲的声调强弱中辨别盛衰,季札通过各国乐曲的细微差别洞知兴亡,真是精妙极了。音乐以人的情感为本,所以乐声能深入人的内心深处,先王对于音乐是很谨慎的,务必要杜绝邪僻无节制的音乐。对贵族子弟施行教育,必定要歌唱有关政治功德的歌曲。所以音乐的情志可以感动天地人和四时,音乐的教化能够影响八方风俗。

自雅声浸微^①,溺音腾沸^②,秦燔《乐经》^③,汉初绍复^④,制氏纪其铿锵^⑤,叔孙定其容典^⑥,于是《武德》兴乎高祖^⑦,《四时》广于孝文^⑧,虽摹《韶》、《夏》^⑨,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闾其不还^⑩。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⑪,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⑫,朱、马以骚体制歌^⑬。“桂华”杂曲,丽而不经^⑭;“赤雁”群篇,靡而非典^⑮。河间荐雅而罕御^⑯,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⑰。至宣帝雅诗,颇效《鹿鸣》^⑱。迨及元、成^⑲,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暨后汉郊庙^⑳,惟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㉑。至于魏之三祖^㉒,气爽才丽,宰割辞调^㉓,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㉔,“秋风”列篇^㉕,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㉖,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㉗,实《韶》、《夏》之郑曲也^㉘。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㉙,创定雅歌,以咏祖宗;张华新篇^㉚,亦充庭《万》^㉛。然杜夔调律^㉜,音奏舒雅,苟勖改悬^㉝,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声^㉞,后人验其铜尺^㉟。和乐之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㊱;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㊲。“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㊳;“伊其相谗”,郑国所以云亡^㊴。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若夫艳歌婉变^㊵,怨诗诀绝^㊶,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㊷,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㊸;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㊹。诗声俱郑,自此阶矣^㊺。

【注释】

①浸:渐渐。

②溺音:淫靡之音。溺,沉溺,使人沉迷。

③燔(fán):

烧。《乐经》：“六经”之一，据说是秦始皇时焚毁。④绍：继承。⑤“制氏”句：汉初乐师制氏记下雅乐的音响节奏。⑥“叔孙”句：汉初叔孙通制定宗庙乐的礼容法则。容：礼容。典：法则。⑦《武德》：乐舞名，汉高祖时作。⑧《四时》：乐舞名，汉文帝时作。⑨《韶》：虞舜时的乐。《夏》：夏禹时的乐。⑩阒(qù)：静寂。⑪乐府：汉武帝时设立的管理音乐的官署。⑫延年：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曼声：拉长声音。⑬朱：朱买臣，汉武帝时大臣。马：司马相如，西汉作家，据说武帝时《郊祀歌》中有部分是他的作品。⑭“桂华”二句：“桂华”为《安世房中歌》中的一章。《安世房中歌》为汉高祖唐山夫人作。不经：不合雅乐。⑮“赤雁”二句：指《郊祀歌》中的《象载瑜》，为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而作。典：典正。⑯“河间”句：《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河间献王曾进献雅乐给朝廷，但汉武帝很少用。御：用。⑰“故汲黯”句：《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得到千里马便作《天马歌》，大臣汲黯因此进谏，认为这些歌没有承祖宗化万民的作用。⑱《鹿鸣》：《诗经·小雅·鹿鸣》。⑲元：汉元帝。成：汉成帝。⑳郊庙：祭天祭祖。㉑律：音律。夔：舜时乐官。旷：晋国乐官师旷。㉒魏之三祖：魏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叡。㉓宰割辞调：分割古调，制作新曲。㉔北上：指曹操《苦寒行》，其首句为“北上太行山”。引：曲。㉕秋风：指曹丕《燕歌行》（其一），其首句为“秋风萧瑟天气凉”。㉖滔荡：放荡。㉗三调：《平调》、《清调》、《瑟调》，周代遗留下来的古调，汉代称为三调。㉘《韶》、《夏》：见本段注⑨。郑曲：春秋时郑国的乐曲，一向被视为淫靡，故后人常以郑声和雅乐相对而言。㉙傅玄：西晋作家，通晓音乐，曾为晋武帝作祭天地祖宗神灵的雅歌。㉚张华：西晋作家，曾作过宫廷乐歌。㉛庭《万》：宫廷乐舞。语出《诗经·邶风·简兮》“公庭《万舞》”。庭：宫廷。《万》：《万舞》，一种大型乐舞。㉜杜夔：魏代音乐家，为曹操所赏识，受命创制雅乐。㉝荀勖(xù)：西晋音乐家。据《晋书·律历志》记载，荀勖认为魏尺长于周尺，便制新尺，以此改制乐器，使其尺寸减小。悬：挂钟磬的架子，此处指乐器。㉞阮咸讥其离声：阮咸批评荀勖改制乐器之后音声偏高，为亡国之音。阮咸，西晋作家。离声，偏离正声。㉟后人验其铜尺：据《晋书·乐志》说，荀勖改尺后，有人发现周代古尺，比荀勖新尺略长。㊱瞽师：乐师。瞽(gǔ)，瞎。古代常以盲人为乐师。㊲文：指乐曲的歌辞。㊳“好乐”二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在鲁国观乐，听了演奏《唐风》后称赞晋国乐曲有深思远见。好乐无荒：语出《诗经·唐风·蟋蟀》，意谓爱好音乐，但不要过度。晋风：即唐风，古唐国后改为晋国。㊴“伊其”二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听了《郑风》后说，郑国要先灭亡。“伊其相谗”：语出《诗

经·郑风·溱(zhēn)洧(wěi)》,谓青年男女互相调笑。④婉娈(luán):亲爱的样子。④①诀绝:决裂。诀,分别。④②职:执掌,主管,此处引申为专门从事。④③欠伸:打呵欠,伸懒腰。鱼睨(nì):像鱼眼那样瞪着,形容目光发呆。④④拊髀(bì):拍大腿。雀跃:像雀那样跳跃,形容兴奋。④⑤阶:指通向淫靡的阶梯。这里作动词,意为沿着淫靡的阶梯走下去。

【译文】

自从雅乐逐渐衰微,淫靡的音乐便纷然而起,秦时烧了《乐经》,汉初要继续恢复雅乐,乐师制氏能记下古乐的音响节奏,叔孙通又制定了宗庙乐的礼容法则,于是《武德舞》在汉高祖时兴起,《四时舞》在汉文帝时推行,虽然摹仿舜的《韶》乐、禹的《夏》乐,却也沿袭了秦代的旧乐,中正和平的音乐,沉寂下去,从此难以恢复了。到了汉武帝尊崇礼乐,开始设立乐府机关,总括赵、代等地的音乐,汇聚齐、楚等地的歌曲。李延年以延长声腔的新变声来配合乐律,朱买臣、司马相如用楚辞体创作歌辞。《安世房中歌》里的“桂华”等乐章,华丽而不合雅正之音;《郊祀歌》中的“赤雁”等篇章,浮靡而不是典正之乐。河间献王进献雅乐但汉武帝很少使用,所以汲黯要讥刺武帝作《天马歌》。到汉宣帝时制作的歌功颂德的雅诗,便依《诗经·小雅·鹿鸣》的乐声来歌唱。不久,到汉元帝、汉成帝时代,稍稍推广淫靡之乐,雅乐不合世俗的爱好,推行起来竟如此困难。到东汉祭天祭祖之乐,还杂用雅乐,歌辞虽然典正文雅,而音律已不是夔和师旷时的样子了。到了魏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叡,气质爽朗,文才富丽,他们分割古调,制作新曲,音调柔靡,节奏平和。看《苦寒行》等曲,《燕歌行》诸篇,有的叙述酣饮宴乐,有的伤叹羁旅征戍,情志不出放荡的范围,辞句不离哀怨的情调,虽然乐调是典正的三调,但文辞不雅,比起真正的雅乐《韶》、《夏》来,实在只能算是淫邪的郑声了。到了晋朝,傅玄通晓音乐,创作了雅正的歌曲,来歌咏晋朝的祖宗;张华新作乐歌,也被用于宫廷乐舞。然而魏时杜夔调整乐律,音调节奏舒缓典雅,晋朝荀勖改制乐器,声调高而哀,节奏急促,所以阮咸讥讽他偏离正声,后来又有人用古尺来检验荀勖改的新尺,发现他改得不对。和谐的音乐之所以精妙,本是乐器和乐章相配合的结果。所以知道诗是乐歌的心灵,音声为乐歌的形体;乐歌的形体在于音声,因此乐师务必调谐好乐器;乐歌的心灵在于诗歌,因此作者应该写出雅正的歌辞。“爱好音乐,但不要过度”,晋国的乐歌因此被赞为有深思远见;“男男女女相互调笑”,郑国由此被认为要先灭亡。可见季札观乐,不只是听听声调而已。至于艳情歌曲缠绵的恩爱,怨恨诗篇决裂的言辞,淫邪的歌辞配上了乐曲,雅正的音乐怎能产生!然而世俗之乐风靡一时,人们纷纷追求新异,雅正的乐歌温和严肃,听了必定打呵欠发呆;奇异的歌辞入耳亲切,听了便兴奋得拍着大腿跳跃起来。歌辞和

声调都淫靡,从此更为严重了。

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声来被辞^①,辞繁难节;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②,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观高祖之咏“大风”^③,孝武之叹“来迟”^④,歌童被声,莫敢不协。子建、士衡^⑤,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⑥,故事谢丝管^⑦,俗称乖调^⑧,盖未思也。至于轩、岐鼓吹^⑨,汉世饶挽^⑩,虽戎丧殊事^⑪,而并总入乐府,缪、韦所改^⑫,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⑬,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注释】

①被:覆,引申为配上。 ②陈思:陈思王曹植,魏代作家。左延年:魏代乐师。闲:通“娴”,熟习。 ③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大风:《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曾还故乡作歌,首句为“大风起兮云飞扬”。 ④孝武:汉武帝。来迟: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武帝的李夫人早死,武帝悲而作诗,诗中有“偏何姗姗其来迟”句。 ⑤子建:曹植字。士衡:陆机字士衡,西晋作家。 ⑥无诏伶人:没有下令让乐工为这些佳篇制谱配乐。伶人,乐工。 ⑦事谢丝管:意谓不能用乐器伴奏。谢,不用。丝,弦乐器。管,管乐器。 ⑧乖:不和谐。 ⑨轩:轩辕,黄帝的名号。岐(qí):岐伯,传说是黄帝时主管医药的臣,据说鼓吹曲为其所作。鼓吹:鼓吹曲,由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合奏的军乐。 ⑩饶(náo):指《短箫饶歌》,是由短箫和饶合奏的军乐。饶是一种似铃但无舌的打击乐器。挽:挽歌。 ⑪戎:军事。丧:丧事。 ⑫缪:缪袭,三国时魏作家。韦:韦昭,三国时吴作家。相传缪袭改编汉代《短箫饶歌》以歌颂魏的功德;韦昭改编来歌颂吴的功德。 ⑬“昔子政”二句:说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刘歆据以写成分类目录学著作《七略》,其中诗在《六艺略》,歌入《诗赋略》。子政:刘向字,西汉学者。

【译文】

凡是乐歌的歌辞叫做诗,诗唱出声便叫做歌,音律用来配合歌辞,歌辞繁多便难以配适;所以曹植称赞左延年擅长增减古代歌辞以合乐,歌辞繁多的就应删减,表明歌辞写作贵在简约。看汉高祖歌咏“大风”,汉武帝悲叹“来迟”,教歌童唱,没有不合乐的。曹植、陆机,都有好的乐府诗篇,都没有让乐工配乐,所以不能用乐器伴奏,世俗称这些诗篇不合乐调,恐怕没有考虑到这些诗未曾配乐。至于轩辕岐伯的鼓吹乐,汉代的饶歌、挽歌,虽有用于军事和丧事的不同,但都归入乐府诗,缪袭、韦昭所改编的汉代乐府,也有值得注意的。从前刘向分类图书,诗和歌被分开,所以约略地列出《乐府》篇,以标示两者的区别。

赞曰：八音摛文^①，树辞为体。讴吟垆野^②，金石云陛^③。《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④。

【注释】

①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乐器。摛(chī)：铺陈。文：指声文。

②垆(jiōng)：远郊。③金石：钟磬类乐器，此指演奏。云陛：刻有云纹的阶石，此处指宫廷。④焉：此。

【译文】

总之，用各种乐器演奏音乐，以创作歌辞为主体。有的在乡野歌唱，有的在宫廷演奏。雅正的古乐难以继承，淫靡的俗乐却易发展。音乐岂只是听赏而已？从中还可看出礼制教化的盛衰。

论赋第八

【题解】

本篇专门诠释论述赋体。首段说明赋的名义和性质。指出赋的特点是通过“铺采摘文”来“体物写志”，是着重从文辞表现特色而言。赋又有不歌而朗诵之义，则是从口头表达时的特色而言。接着，本篇详细论述了赋的源流演变和重要作家作品。指出屈原《离骚》等作（古时也称“屈原赋”），开始详细描写事物的声音面貌，呈现出赋体特色（屈赋因已有《辨骚》篇详论，故此处仅简单提及）。接着谈宋玉、荀况的若干作品，题名为赋，赋体从此确立名称，逐步发展壮大了。对汉魏以来的赋，谈得更为具体。先是从题材上把赋区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京殿苑猎，述行序志”，规模较大；另一类描写“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体制较小，各自指陈其内容艺术特色（这种分类与《文选》所选赋的分类很接近，可以参看）。接着列举战国、两汉、曹魏、两晋时期自荀况、宋玉以至郭璞、袁宏等十八位杰出作家，各自标举其代表作品和艺术特色。最后论“立赋之大体”，也就是敷理以举统。认为赋的思想应明雅，文辞应巧丽，雅义与丽词相结合。

刘勰认识到，各种文体常有其各自特色。就赋来讲，更宜重视文采之富美。本篇前后有曰“铺采摘文”、“词必巧丽”、“蔚似雕画”，都是此意。这是根据赋的艺术特色总结出来的。但刘勰又认为，赋必须写得丽而有则，是雅丽；不应丢掉风轨劝戒，片面追求华艳，陷于淫丽。他认为淫丽之风，始于宋玉，后来又有发展，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以至促成当时的浮诡文风。《情采》篇说“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也是着重批评辞赋的流弊。他在肯定辞赋特色和重要作家作品成就的同时，常常指摘其失误，寄寓着补偏救弊的深意。

《诗》有六义^①，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②，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③：公卿献诗，师箴瞽赋^④。传云^⑤：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⑥，传说则异体^⑦，总其归涂^⑧，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

歌而颂^⑨，班固称古诗之流也^⑩。

【注释】

①六义：《诗大序》说，《诗》有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②摛(chī)：铺陈。③邵公：即召公，周初贵族，姓姬名奭(shì)，因封于召(地名)，故称召公。④“公卿”二句：《国语·周语》载召公谏周厉王语：“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箴，瞽赋……”公：公爵。卿：大夫以上的官。师：少师，乐官。箴(zhēn)：一种用于警戒过失的韵文。瞽：指乐官。古代乐官多以盲人为之，因以瞽或瞽人称乐官。瞽(sǒu)：无眼珠的盲人。赋：诵诗。⑤传：解释经文叫做传，此处指解释《诗经·邶风·定之方中》的《毛传》。⑥《诗序》：即《诗大序》。同义：指赋为诗的六义之一。⑦异体：指赋与诗为不同的文体。⑧涂：通“途”。⑨刘向：西汉学者，曾整理过图书。不歌而颂：语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原文为“不歌而诵”。《艺文志》是删节刘歆(刘向子)《七略》而成，《七略》则以刘向整理古籍的成果为基础，所以此处称刘向明不歌而诵。颂同诵。⑩班固：东汉史学家，作家。古诗之流：语出班固《两都赋序》。

【译文】

《诗经》有六义，其中第二项便是赋。赋就是铺陈，铺陈文藻辞采，刻画物象，抒写情志。从前召公曾说，公卿献诗，少师进箴，瞽人赋诗。《毛传》里说，登高能够作赋，可以做大夫。《诗大序》说赋为诗的六义之一，《毛传》的说法则视赋为另一种文体，但寻根究源，赋和诗是枝条和主干的关系。所以刘向说不歌唱而朗诵的是赋，班固称赋是《诗》的一个分流。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①，士蒞之赋“狐裘”^②，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③。及灵均唱《骚》^④，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⑤，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⑥，宋玉《风》、《钓》^⑦；爰锡名号^⑧，与诗画境。六义附庸^⑨，蔚成大国^⑩。述客主以首引^⑪，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循流而作：陆贾扣其端^⑫，贾谊振其绪^⑬，枚、马播其风^⑭，王、扬骋其势^⑮，皋、朔已下^⑯，品物毕图^⑰。繁积于宣时^⑱，校阅于成世^⑲，进御之赋千有余首^⑳。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㉑，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唱序^㉒，亦归余于总乱^㉓。序以建言，首引情本^㉔；乱以理篇，写送文势^㉕。按《那》之卒章^㉖，闵马称“乱”^㉗，故知殷人缉《颂》^㉘，楚人理

赋，斯并鸿裁之寰域²⁹，雅文之枢辖也³⁰。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³¹，奇巧之机要也。

【注释】

①郑庄之赋“大隧”：《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因其母支持弟弟作乱，曾发誓说不到黄泉（即死后）不再见其母，后反悔，又不便违背誓言，于是挖隧道与母亲见面，并赋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②士蒍(wěi)之赋“狐裘”：《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献公宠信骊姬，骊姬与献公诸子不和，大夫士蒍于是赋诗道：“狐裘龙茸(méng róng, 散乱蓬松的样子)，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③融：大明。 ④灵均：屈原字。《骚》：《离骚》。 ⑤诗人：指《诗经》的作者。 ⑥荀况：战国末思想家。《礼》、《智》：荀况《赋篇》中的两段。 ⑦宋玉：战国楚作家。《风》：宋玉作有《风赋》。《钓》：《钓赋》，据说是宋玉所作。 ⑧爰：于是。锡：赐予。 ⑨附庸：附属于诸侯的小国。 ⑩蔚：繁盛。 ⑪客主：从荀况的赋到汉大赋，都虚构两人（君臣、主客）对话以展开全篇。 ⑫陆贾：秦汉间作家，他的赋失传。扣：通“叩”，发。端：开端。 ⑬贾谊：西汉初作家。振：发扬。绪：端绪。 ⑭枚：枚乘，西汉初作家。马：司马相如，西汉作家。 ⑮王：王褒，西汉作家。扬：扬雄，西汉末作家。 ⑯皋：枚皋，枚乘之子，西汉作家。朔：东方朔，西汉作家。他们的赋已失传。 ⑰品物：各种物类。 ⑱宣时：汉宣帝时。 ⑲成世：汉成帝时。 ⑳“进御”句：据班固《两都赋序》，汉成帝时进献给皇帝的赋有一千多篇。 ㉑体国经野：语出《周礼·天官》，体国是说营建国中的宫门城阙，经野是说管理郊野的丘甸沟洫。此处体国承上文“京殿”而言，经野承上文“苑猎述行”而言。 ㉒履端：推算历法的开端，此即指开端。 ㉓归余：推算历法每年积余的时日，此即指结束。总乱：总结。乱，乐曲的尾声。 ㉔情本：情由。 ㉕写送文势：作品结尾收笔时有不尽之势。 ㉖《那》：《诗经·商颂》篇名。 ㉗闵马：闵马父，春秋时鲁国大夫。称“乱”：《国语·鲁语下》载闵马父提到《商颂·那》的最后一章时称它为“乱”。 ㉘辑：通“辑”。 ㉙寰域：范围。 ㉚枢辖：关键。 ㉛区畛(zhěn)：范围。畛，分界。

【译文】

至于像郑庄公的赋“大隧”，士蒍的赋“狐裘”，用简短的韵语构成篇幅，语句都是自己创作的，虽然合于赋的体制，但仍朦胧不明。到了屈原创作《离骚》，才开始扩大对声音形貌的描写。那么，赋产生于《诗经》的作者，而在《楚辞》中得到了发展。到了荀况的《礼》、《智》等赋，宋玉的《风赋》、《钓赋》，这才给了它“赋”

的名称,从此赋与诗划分了界线。赋由六义的附庸,崛起而成了大国。这时赋常由客主之间的对话开头,引出全篇文字,并极力描写声音形貌以充分显示文采,这是与诗分开的起始,称赋的开端。秦代不崇尚文学,略微有些杂赋。汉初的作家,沿着赋的演变势头纷纷兴起:陆贾开端,贾谊发展,枚乘、司马相如发扬光大,王褒、扬雄顺势驰骋,枚皋、东方朔以下的作者,所有的事物都在赋中加以描写。赋的创作在汉宣帝时兴盛一时,在汉成帝时加以整理,当时进献的赋有一千多篇。探求它的起源和发展,确实是在楚国兴起而在汉代达到鼎盛。像汉赋描写京都、宫殿、苑囿、田猎,记述行旅,抒写情志,都事涉国都体制,原野区划,取义在崇尚体制的宏伟盛大。这些赋开首既有序言发端,结尾又有“乱辞”总结。序用来开端,首先引出写赋的情由;乱用来归结全篇,使作品结束时有不尽之势。按《诗经·商颂·那》的最后一章,闵马父称之为“乱”,由此可知殷人编辑《商颂》,楚人创作辞赋,都有“乱”这一名称,序和乱都属于大赋的范围,是典雅之文的关键。至于各种草木禽兽,众多事物品类,触物起兴,引起情感,因事物的变化而求取情与物的会合。摹拟外物的形貌,语言务必细致缜密;表现事物的性质,事理贵在侧面比附;这属于小赋的范围,是显示奇巧的关键。

观夫荀结隐语^①,事数自环^②;宋发夸谈^③,实始淫丽。枚乘《菟园》^④,举要以会新^⑤;相如《上林》^⑥,繁类以成艳;贾谊《鵬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⑦,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⑧,明绚以雅贍;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⑨;子云《甘泉》^⑩,构深玮之风^⑪;延寿《灵光》^⑫,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⑬,发端必遒;伟长博通^⑭,时逢壮采;太冲、安仁^⑮,策勋于鸿规^⑯;士衡、子安^⑰,底绩于流制^⑱;景纯绮巧^⑲,禀理有余;彦伯梗概^⑳,情韵不匮^㉑:亦魏晋之赋首也。

【注释】

- ①荀:荀况。结:结构。隐语:谜语。指荀况《赋篇》,类似谜语。 ②数:多次。自环:自我回环。 ③宋:宋玉。夸谈:夸饰之谈。 ④《菟园》:《菟园赋》。菟园,苑名。 ⑤会新:富有新意。 ⑥《上林》:《上林赋》,司马相如代表作。上林,上林苑。 ⑦子渊:王褒字。 ⑧孟坚:班固字。 ⑨迅拔:快利挺拔。 ⑩子云:扬雄字。 ⑪玮:深奇。 ⑫延寿:王延寿,东汉作家。《灵光》:《鲁灵光殿赋》。 ⑬仲宣:王粲字,三国魏作家。 ⑭伟长:徐幹字,三国魏作家。 ⑮太冲:左思字,西晋作家。安仁:潘岳字,西晋作家。

①⑥策勋:记功。此处指建功。鸿规:宏大的规模,指大赋。①⑦士衡:陆机字,西晋作家。子安:成公绥(suí)字,西晋作家。①⑧底绩:获得成绩。流制:流行体制。①⑨景纯:郭璞字,东晋作家。②⑩彦伯:袁宏字,东晋作家。梗概:慷慨。②⑪匱:缺乏。

【译文】

看荀况的《赋篇》,文字构成如同谜语,事意在多次回环中显现;宋玉的赋作发出夸饰的言谈,实在是过分艳丽的开端。枚乘的《菟园赋》,描写扼要又富于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多列物类以形成艳丽;贾谊的《鹏鸟赋》,致力于情感与哲理的思辨;王褒的《洞箫赋》,详尽于声音和形貌的变化;班固的《两都赋》,明畅绚丽而又典雅富赡;张衡的《二京赋》,快利挺拔而又宏大丰富;扬雄的《甘泉赋》,构成深奇的风格;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含有飞动的气势:所有这十家,都是辞赋中的英雄豪杰。到了王粲,他的赋华丽细密,开端必定道劲有力;徐幹博学通达,他的赋时常见壮伟的文采;左思、潘岳,在宏大的规模上建立功绩;陆机、成公绥在流行的体制上获得成功;郭璞绮丽巧妙,文采富丽而又富于理趣;袁宏意气慷慨,情思悠长而又韵味无穷:这些都是魏晋赋作的第一流作家。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①,如组织之品朱紫^②,画绘之著玄黄^③,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④,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⑤,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⑥,贻诮于雾縠者也^⑦。

【注释】

①符采:玉的横纹。②组织:布帛之类的织物。品:区分。③著:附着,附上。④俦(chóu):辈。⑤华:花。⑥扬子:扬雄。追悔于雕虫:扬雄早年爱好作赋,后来后悔,他在《法言·吾子》中称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雕虫与篆刻为西汉学童必学的两种书体,即虫书和刻符,此喻小技、小道。⑦“贻诮”句:指扬雄在《法言·吾子》中称作赋犹如织薄纱,徒然耗费女工的精力。贻:留下。诮(qiào):讥讽。雾縠(hú):一种薄如云雾的轻纱。

【译文】

推求登高能赋的原因,是因为看到景物兴起情思。情思由于外物而兴起,所以内涵必须明白雅正;外物通过情思来体现,所以文辞必须巧妙绮丽。绮丽的文辞,雅正的内涵,就像美玉及其纹理,相得益彰,好比织物染有朱紫等色彩,绘画施

以玄黄等颜色,文采错杂但不失质素,色调丰富而仍具本色,这是作赋的基本要求。然而只追求文采的人,抛弃了赋的根本,即使读了千篇赋,反而更迷惑而不能领悟赋的特点和基本要求,于是就像太多的花朵损伤了枝条,过于肥胖有害于骨力一样,这样的赋不涉及风教法度,无益于勉励鉴戒,这便是扬雄后悔地说作赋是雕虫小技,又讥讽作赋犹如织薄纱之徒然耗费精力的原因了。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①。写物图貌,蔚似雕画^②。抑滞必扬^③,言旷无隘^④。风归丽则^⑤,辞剪萋稊^⑥。

【注释】

①歧:叉开。派:水的分流。 ②蔚:繁盛。 ③抑:压制。滞:停滞。
④旷:空阔。隘:窘迫。 ⑤丽则:既绮丽又合法则。语出扬雄《法言·吾子》: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⑥萋(tí):通“稊”,一种似稗子的草。

【译文】

总之,赋源出于《诗经》,后来与诗分流自成一体。描写外物刻画形貌,文辞繁富好比精雕细画。把板滞之物写得铺张扬厉,使言辞放旷而不局促窘迫。文风要求其绮丽而有法则,应删除芜杂而有害的言辞。

颂赞第九

【题解】

本篇以下十多篇，一篇中大抵兼述两种比较接近的文体。本篇分别论述颂、赞两体。前面部分论述颂体，指出颂的名义性质，原是歌颂人的功德，告于神明。颂体在历史发展中，应用扩大，用于讽刺、歌颂物品，但主要还是颂扬人的功业。又接着和赋、铭两体相比，指出其异同，说明了颂体的特点和写作要求。后面部分论述赞。指出赞的意义是说明、赞助。在《史记》、《汉书》两书的自叙传中，对全书各篇均作赞语，帮助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后来郭璞注《尔雅》，对动植物亦加赞语。最后指出赞文体制短小，应叙述简练，文辞明晰。刘勰认为，各种文体，都有一定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不宜违背。他批评班固、傅毅的《北征颂》、《西征颂》，前面的序太长，是谬体；批评马融的《广成颂》、《上林颂》，华丽似赋，弄文失质。他认为赞是颂体的分支，以赞扬为主。郭璞的赞“义兼美恶”，亦属变体。他对文体的发展变化态度相当保守。

颂着重歌颂功德，在封建社会中用途很广。赞除赞扬外，在篇末以简约之辞总结文意，后世亦常应用（本书五十篇后亦各有赞语）。颂、赞的文学性不及赋体鲜明，它们往往沿用《诗经》的四言句式，比较庄重，不及五言句流美。但它们运用简练的词句扼要叙述对象，也具有一定的文采，表现出作者锤炼词句、刻划描写的功力，即本篇赞语所谓“镂影摘声，文理有烂”。陆机《文赋》提及十种重要文体，其中即有颂，云：“颂优游以彬蔚。”彬蔚，也是指其文辞之美。《文选》卷四七选颂五篇，赞三篇，又卷五十选史述赞三篇。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有曰：“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这些都见出古时文人对颂、赞的重视。本书中的某些赞语（如《辨骚》、《物色》），写得也很好，不妨参读。本篇以下论述的祝、盟、铭、箴、诔、碑各体，大致均运用简括的韵文写作，体式和颂、赞接近，其文学特色也较为接近。

四始之至^①，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②。昔帝啻之世^③，咸黑为颂^④，以歌《九招》^⑤。自商已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⑥，风正四方谓之雅，雅容告神谓之颂。风雅序人^⑦，故事兼变正^⑧；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鲁以公旦次编^⑨，商以前王追录^⑩，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⑪。《时迈》一篇，周公所制^⑫，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⑬。晋舆之称原田^⑭，鲁民之刺裘鞞^⑮，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高，并谓为颂^⑯，斯则野颂之变体^⑰，浸被乎人事矣^⑱。及三闾《橘颂》^⑲，情采芬芳，比类喻意，又覃及细物矣^⑳。至于秦政刻文^㉑，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㉒，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㉓，孟坚之序戴侯^㉔，武仲之美显宗^㉕，史岑之述熹后^㉖，或拟《清庙》^㉗，或范《驹》、《那》^㉘，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㉙，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㉚，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㉛，蔡邕《樊渠》^㉜，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㉝，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㉞，而不辨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㉟。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轍^㊱。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㊲；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㊳，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㊴。

【注释】

①四始：《诗大序》称《诗经》中《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参见《宗经》篇第一段注⑪。
 ②“颂者”三句：语出《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容：仪容，指舞蹈时的形貌。形容：即仪容。
 ③帝啻(kù)：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据《史记·五帝本纪》，为五帝之一。
 ④咸黑：或作咸墨，帝啻之臣，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他曾奉帝啻之命作歌。
 ⑤《九招》：咸黑所作歌之一，用以歌颂帝啻。
 ⑥化偃：教化所及，如风吹草伏。化，教化。偃，倒伏。
 ⑦序人：叙写人事。
 ⑧事兼变正：据《诗大序》说，《诗经》中《风》、《雅》有正、变之分，凡治世的《风》、《雅》为“正”，衰世的《风》、《雅》为“变”。
 ⑨鲁以公旦次编：意谓周公旦有功于周王朝，周成王便赐鲁国（周公旦封于鲁）以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于是产生了《鲁颂》。旦：周公名。
 ⑩商以前王追录：指宋国大夫正考父到周太师那里校正《商颂》十二篇，用以祭祀其先王。商：指《商颂》，宋国祭祀先王的颂歌。周朝封商朝后代于宋国，故其祭祀先王的颂称

《商颂》。

⑪宴飨(xiǎng):宴会。

⑫“《时迈》”二句: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周武王克商后作《时迈》,又《国语·周语上》载周公作《时迈》,则《时迈》为周公于武王克商后所作。《时迈》:《诗经·周颂》篇名。

⑬壅:堵塞。

⑭“晋舆”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文公将与楚军交战,战前,听到众人诵“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据杜预注,这两句是喻晋军美盛,可谋立新功。舆:舆人,众人。每每:草盛的样子。

⑮“鲁民”句:《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载,孔子相鲁时,鲁人作诵毁谤他,说:“麋裘而辀,投之无戾;辀而麋裘,投之无邨。”意思是说孔子穿着鹿皮朝服,对鲁国没有功劳,抛弃他没有错。鞞(bì):同“辀”,朝服的蔽膝。

⑯丘明:左丘明,《左传》作者。子高:据《孔丛子·陈士义》,应为子顺,孔子后裔。颂:《左传》、《孔丛子》分别提到上述两事时作“诵”,唐写本《文心雕龙》作“颂”,可能刘勰所见《左传》、《孔丛子》作“颂”,故云。

⑰野:民间。

⑱浸:逐渐。被:加,指用于。

⑲三闾:指屈原,因他做过三闾大夫。《橘颂》:屈原作品,《九章》篇名。

⑳覃(tán):延及。

㉑秦政刻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曾在泰山等地刻石颂秦德,颂词为李斯所作。秦政:秦始皇嬴政。

㉒“汉之惠、景”二句:据《汉书·礼乐志》载,汉惠帝时将《房中祠乐》更名为《安世乐》,汉景帝采《武德舞》为《昭德舞》。述容:指舞蹈,《安世乐》、《昭德舞》均为乐舞。

㉓子云之表充国:指扬雄作《赵充国颂》。子云:西汉作家扬雄字。充国:赵充国,西汉人,有武功。汉成帝命扬雄作《赵充国颂》,见《汉书·赵充国传》。

㉔孟坚之序戴侯:据《文章流别论》,班固曾作《安丰戴侯颂》。孟坚:东汉作家班固字。戴侯:窦融,东汉人,以武功封安丰侯,谥戴,故称戴侯。班固此颂文不存。

㉕武仲之美显宗:《后汉书·傅毅传》载,傅毅作《显宗颂》十篇。武仲:东汉作家傅毅字。显宗:汉明帝庙号。傅毅此颂仅存残句。

㉖史岑之述熹后:《文章流别论》说史岑有《和熹邓后颂》,今不存。史岑:东汉作家。熹后:汉和帝邓皇后,谥熹。

㉗《清庙》:《诗经·周颂》篇名。《后汉书·傅毅传》说傅毅“依《清庙》作《显宗颂》”。

㉘《駉(jiōng)》:《诗经·鲁颂》篇名。《那》:《诗经·商颂》篇名。据《文章流别论》说,史岑《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

㉙班、傅之《北征》、《西征》:指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西征颂》,两篇颂的序都较长,而颂文较短。

㉚马融之《广成》、《上林》:《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上《广成颂》讽谏邓太后不宜废武功。马融,东汉作家。《上林颂》:今不存。

㉛崔瑗(yuàn):东汉作家。《文学》:指崔瑗的《南阳文学颂》。

㉜蔡邕:东汉末作家。《樊渠》:指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

㉝摯虞品藻:指摯虞《文章流别论》中的有关评论。摯虞:西晋文学批评家。

㉞杂以风雅:语见《文章流别论》:“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

而杂以风雅之意。” ⑳黄白之伪说:《吕氏春秋·似顺论·别类》中说相剑的人认为坚硬的白锡与有韧性的黄铜合铸而成的剑既坚且韧,而驳者认为白锡不韧,黄铜不坚,合铸不成良剑。㉑辙:车轮碾过的痕迹,此喻颂的体制规格要求。㉒“陈思”二句:三国魏曹植被封为陈王,谥思。缀:连缀,指创作。《皇子》:指《皇太子生颂》。标:标举,突出。㉓“陆机”二句:陆机:西晋作家。《功臣》:指陆机所作《汉高祖功臣颂》。㉔末代:指魏晋时代。讹:变化。

【译文】

四始是诗的极至,颂是四始的极至。所谓颂,就是舞蹈的仪容,是用舞蹈仪容来赞美伟大的功德。从前帝尝时代,咸黑作颂,就是《九招》的歌辞。商代以后,文章义理实已完备。教化风行一国的诗叫做风,风化能端正四方风俗的诗叫做雅,以雍雅的仪容禀告神灵的叫做颂。风和雅叙述人事,所以因人事有正常和变乱而兼有正和变;颂主要用于禀告神灵,所以意义一定要纯正美好。《鲁颂》是因周公的功勋而依次编成,《商颂》是因追念先王而辑录成篇,这些都是宗庙祭祀时的正式乐歌,不是普通宴会上的寻常歌曲。《周颂》中的《时迈》这一篇,是周公创作的,圣哲作的颂,保存着颂的写作规范。民众各有他们的想法,不应堵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表达。晋国的人们称颂“原田每每”,鲁国的民众讽刺“麇裘而鞞”,这些都是直接说出,并不歌咏,简短的言辞,用以讽喻,左丘明和子顺,都称之为颂,这是民间的颂,为颂的变体,渐渐地用于人事了。到屈原作《橘颂》,情感和文采都极美好,用类似的物作比,以寄托自己的情意,于是颂的描写对象又延及细小之物了。到秦始皇时的石刻文,那是歌颂秦的功德。汉代的惠帝、景帝时期,也有乐舞颂歌,相沿而作,代代不绝。如扬雄歌颂赵充国而作《赵充国颂》,班固称述窦融而作《安丰戴侯颂》,傅毅赞美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颂扬邓皇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依照《周颂·清庙》,有的模仿《鲁颂·駉》和《商颂·那》,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赞美功德、显扬仪容、合乎颂体的典则是一致的。至于班固的《北征颂》、傅毅的《西征颂》,变成序、引一类的文字了,岂不是赞扬过头而违背了正确的颂的体制!马融的《广成颂》、《上林颂》,虽然典雅却像赋体,何以玩弄文采而失去了颂的本质呢?又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致力于把序文写得华美,而颂文却写得简约。挚虞《文章流别论》对颂的品评,很是精当正确,至于说有的颂“杂以风雅之意”,则不能辨别颂的旨趣,而徒发空论,有点像黄铜白锡铸剑的谬论了。到了魏晋时代的各种颂作,很少有违反颂的体制的。曹植所作的颂,以《皇太子生颂》最为突出;陆机多篇颂作,唯有《汉高祖功臣颂》最为著称,其中有褒有贬,实在是魏晋颂体的讹变了。

原夫颂惟典懿^①，辞必清铄^②，敷写似赋^③，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④，汪洋以树义^⑤，虽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⑥，如斯而已。

【注释】

①懿：美好。 ②铄(shuò)：光采。 ③敷：铺展。 ④揄扬：宣扬，赞扬。 ⑤汪洋：深广。 ⑥底(zhǐ)：致。

【译文】

推求颂的写作，唯有典雅美好，文辞必须清明光采，铺写时有点像赋，但不入华艳侈靡的范围；恭敬谨慎如铭，却没有规劝戒惧的用意。通过颂扬来发挥辞藻，用深广的内容来树立意义，虽然颂的写作，细微巧妙之处常常随情致变化而不同，但颂的大体写作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①，盖唱发之辞也^②。及益赞于禹^③，伊陟赞于巫咸^④，并扬言以明事^⑤，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臚，以唱拜为赞^⑥，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⑦。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⑧，约文以总录^⑨，颂体而论辞；又纪传后评^⑩，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⑪，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⑫，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⑬，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⑭，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⑮，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注释】

①乐正：乐官。 ②唱发之辞：《尚书大传》说舜禅位给禹时，先由“乐正进赞”，然后“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刘勰认为乐正所进的赞是歌唱前的说明，所以说是“唱发之辞”。 ③益赞于禹：《尚书·大禹谟》：“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益，舜时人，曾助禹治水有功。赞，佐，助。 ④伊陟赞于巫咸：《尚书序》：“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义(yì)》四篇。”伊陟(zhì)，殷帝太戊之相。赞，告。巫咸，殷帝太戊之臣。 ⑤扬言：高声说话。 ⑥“故汉置”二句：周、秦及汉初均有掌朝贺庆吊之赞导相礼的官，汉武帝时更名为大鸿臚，职掌传声赞导。鸿：声。臚：传。唱拜：即赞拜，臣子朝见君王，司仪宣读行礼的仪式。 ⑦“至相如”二句：司马相如的《荆轲赞》无考，《汉书·艺文志》有《荆轲论》五篇，原注曰司马相如作。 ⑧“迁《史》”二句：司马

迁的《史记》在本纪、世家、列传之后有“太史公曰”引出的评论文字；班固的《汉书》各篇之后也有“赞曰”起首的评语。《史记》、《汉书》的这部分文字常常有褒有贬。

⑨总录：总结记录。⑩纪传后评：《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对《史记》每篇都有一段四言韵语加以评论，《汉书》最后一篇《叙传》对《汉书》各篇也分别有四言韵语评论。

⑪“仲治”二句：挚虞《文章流别论》称班固《叙传》中对每篇的说明评论文字为《汉书述》，因为班固自谦而说“述某纪”、“述某某传”，刘勰认为这些文字属于“赞”，不应称为“述”。仲治：挚虞字。《流别》：《文章流别论》。

⑫景纯：郭璞字。郭璞，东晋作家。他曾注过《尔雅》。《雅》：《尔雅》，专门解释语辞和名物术语的古书，《十三经》之一。

⑬促：短。广：长。

⑭盘桓：徘徊逗留，引申为不超过。韵：韵文一般两句一韵。

⑮昭灼：明显。送文：结束文辞。

【译文】

赞，就是说明，就是辅助。从前虞舜的祭祀，乐官郑重地进赞，大约是歌唱前的说明文辞。到益辅佐禹时说的话，伊陟告诉巫咸的话，都高声述说以说明事理，加上感叹以帮助言辞的表达。所以汉代设置鸿胪官职，以大声传话、引导行礼为赞，这就是古代留传下来的说法。到司马相如创作，开始赞美荆轲。到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借助赞辞进行褒扬贬责，用简约的文字来总结记录，有颂的体式、论的文辞；又《史记》、《汉书》后面序目中的总评，也等同于“赞”；而挚虞《文章流别论》却误称为“述”，差得远了。到郭璞注《尔雅》，动物、植物必有赞语，内容兼有褒美和斥恶，也就如颂的变体了。但推原赞的本义，产生于对人和事的赞叹，所以自古以来赞的篇幅都短而不长，必定用四言的句式，不超过短短数韵，简约地述说以叙尽情由，明白地总结以结束文字，这就是赞的体制要求了。赞体产生虽早，但实用场合不多，从大致趋向看，是颂的一个细小分支吧？

赞曰：容德底颂^①，勋业垂赞^②。镂影摛声，文理有烂^③。年积愈远，音徽如旦^④。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注释】

①容德：意即“美盛德而述形容”。底(zhǐ)：致。②垂：流传。③烂：光彩。④音徽：徽音，美好的德音，指好的颂、赞。徽，美好。旦：初升的太阳。

【译文】

总之，舞蹈仪容赞美盛德，从而产生了颂，功勋业绩流传下来，因而有了赞。雕琢形影，铺写声韵，文采义理，光辉灿烂。年代积累越久，美好的作品仍如初升的太阳。到了降格为物品作颂赞，那是炫耀文辞，当作游戏了。

祝盟第十

【题解】

本篇论述祝、盟两种文体，因其和颂辞原本均为祭告神祇之作，性质接近，故接连着论述。本篇前面部分介绍祝辞，说明祝辞用于向神祇祷祝，以求福佑。在上古时代，用于祈求农业的丰收。春秋以降，其用途扩大，遍及群神，目的也不是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而是为个人幸福。又指出祝文在后代，流为祭告死者的哀策、祭文，内容就和诔文相近了。刘勰认为祷神的祝辞，必须诚恳朴实，不要华侈。后面部分介绍盟辞。说明它是人们在结盟时向神祇发誓、表明心迹之作。古时结会，虽有口头约誓，但不立盟置辞。汉代以降始有盟辞。但像臧洪、刘琨的盟辞，固然意气雄迈，但实际效果并不佳，那是因为彼此并不真心信任。最后指出写作盟辞的要领是：叙述当前危机，要求戮力同心，存亡与共，须“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本篇赞美虞舜有“利民之志”，认为结盟须依靠忠信，强调修辞立诚，都表现出刘勰继承了儒家思想的进步一面。

祝辞、盟辞一般都颇简质，仅有少数较有文采，如刘琨的与段匹碑盟辞。由祝辞衍化出来的哀策文、祭文就更具有文学性。《文选》卷五八选录哀策文两篇，和哀辞同归哀类；又选祭文三篇，另列一类。

天地定位^①，祀遍群神。六宗既禋^②，三望咸秩^③，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④，美报兴焉。牺盛惟馨^⑤，本于明德^⑥，祝史陈信^⑦，资乎文辞。昔伊耆始蜡^⑧，以祭八神^⑨，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⑩，耕彼南亩^⑪，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⑫，圣敬日跻^⑬，玄牡告天^⑭，以万方罪己，即郊禋之词也^⑮；素车祷旱^⑯，以六事责躬^⑰，则雩禱之文也^⑱。及周之太祝，掌六祝之辞^⑲，

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⑳；“旁作穆穆”^㉑，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㉒；“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㉓；宜社类禘^㉔，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祇^㉕，严恭于宗庙也。

【注释】

①天地定位：天高地卑之位已定，此处指天地已产生。 ②六宗：六种尊祀的神，其具体说法不一：一说是水、火、雷、风、山、泽，一说是天地四方，一说是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禋(yīn)：升烟以祭天，泛指祭祀。 ③三望：祭泰山、黄河、海。望，遥望而祭。秩：按次序祭祀。 ④兆：古代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 ⑤牺盛(chéng)：祭品。牺，祭祀用的牛、羊、豕。盛，放在祭器中的谷类。馨：香气。 ⑥明德：美德。古人认为具有明德的人献祭的祭品神灵才会接受并赐福保佑于人。 ⑦祝史：祭祀时掌祝告的人。 ⑧伊耆(qí)：上古帝王，一说是神农，一说是尧。蜡(zhà)：年终合祭众神。 ⑨八神：《礼记·郊特牲》注说是先啬(神农)、司啬(后稷)、农(田官之神)、邮表畷(始创田间庐舍、开道路、划疆界的人)、猫虎、坊(堤防)、水庸(水沟)、昆虫。 ⑩耜(sì)：一种翻土用的农具。 ⑪南亩：泛指农田。 ⑫商履：商汤名。 ⑬圣敬：圣明恭敬之德。跻(jī)：上升。 ⑭玄牡：黑色公牛。 ⑮郊禋：祭天。 ⑯素车：无漆饰的车。禱早：求雨。 ⑰六事：《荀子·大略》载商汤的禱辞，其中用六件错事责备自己：政不节、使民疾、官室荣、妇谒盛(内宠多)、苞苴行(贿赂行)、谗夫兴。躬：自己。 ⑱雩(yú)：求雨祭。禴(yǒng)：求晴祭。 ⑲六祝：据《周礼·春官》，六祝为六种祝辞：顺祝(求丰年)、年祝(求福久)、吉祝(求福祥)、化祝(消灾)、瑞祝(求风调雨顺)、筴祝(远罪疾)。 ⑳天地之郊：指祭天。 ㉑旁：广大。穆穆：美好。 ㉒祔(fù)：新死者与祖先合享之祭。 ㉓少牢之馈：诸侯的卿大夫用少牢到祖庙去祭祀。少牢，用羊、豕作祭品。馈(kuì)，上祭品。 ㉔宜社：祭土地神。类：祭上帝。禘(mà)：祭军队驻扎地之神。 ㉕寅虔：敬畏虔诚。神祇(qí)：天地诸神。

【译文】

天地形成之后，众多神灵普遍地受到祭祀。六种尊祀的神已经祭祀，泰山、黄河、海之神也按次序遥祭了，于是风调雨顺，谷物生长，这是万民所仰赖的，美好的报答因此而兴起。祭祀时祭品要馨香，而根本则在于祭者是否有美德，祝史陈述诚心，就要依靠他的祝辞。从前伊耆开始岁末合祭众神，祭祀八位神灵，他的祝辞说：“泥土回到它的位置上，水流到山沟里去，害虫不要出现，草木生长到山泽里。”那么上古帝王的祝辞，便在这里了。虞舜的祭田辞说：“扛着长耜，在农田里耕作，天下的人都丰衣足食。”为民谋利的心意，在言辞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到了

商汤, 圣明恭敬之德一天比一天高, 他用黑牛祭天, 把四面八方人的罪过都归到自己身上, 这就是他祭天的祝辞; 他坐着不加修饰的车子去求雨免旱, 用六种错失责备自己, 这又是他求雨的祝辞。到了周朝的太祝, 职掌六种祝祷之辞, 因此, “万物都生长”之类的祝辞, 陈述于祭天之礼; “广大而又美好”之类的祝辞, 歌唱于迎拜日神之祭; “早起晚睡”之类的祝辞, 用于新死者与祖先合享之祭; “多福无疆”之类的祝辞, 用于卿大夫以少牢祭祀祖先之时; 出征时祭土地神、祭上帝、祭军队所到之处的神灵, 无不有祝辞: 这些都是要对神灵表示敬畏虔诚, 对祖先表示庄重恭敬。

自春秋已下, 黷祀谄祭^①, 祝币史辞^②, 靡神不至。至于张老贺室, 致美于歌哭之祷^③; 蒯聩临战, 获祐于筋骨之请^④; 虽造次颠沛^⑤, 必于祝矣。若夫《楚辞·招魂》, 可谓祝辞之组丽也^⑥。汉之群祀, 肃其百礼^⑦, 既总硕儒之议, 亦参方士之术。所以秘祝移过^⑧, 异于成汤之心; 侷子驱疫^⑨, 同乎越巫之祝^⑩: 礼失之渐也。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⑪, 东方朔有骂鬼之书^⑫, 于是后之谴咒^⑬, 务于善骂。唯陈思《诘咎》, 裁以正义矣^⑭。若乃《礼》之祭祝, 事止告飨^⑮; 而中代祭文^⑯, 兼赞言行, 祭而兼赞, 盖引申而作也。又汉代山陵^⑰, 哀策流文^⑱。周丧盛姬^⑲, 内史执策^⑳, 然则策本书赠^㉑, 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诔^㉒, 而文实告神, 诔首而哀末, 颂体而祝仪, 太史所读, 固祝之文者也^㉓。

【注释】

①黷(dú): 轻慢不敬, 引申为滥用。谄(chǎn): 谄媚。 ②祝币: 祭祀用的币帛, 指祭品。史辞: 祝祷之辞。 ③“张老”二句: 《礼记·檀弓下》记载, 晋国赵武作室成, 大夫张老前往祝贺说: “美哉轮焉, 美哉奂焉, 歌于斯, 哭于斯, 聚国族于斯。” ④“蒯聩”二句: 《左传·哀公二年》载, 晋郑交战, 卫太子蒯聩随晋军作战, 临战, 向祖先祷告, 请求“无绝筋, 无折骨, 无面伤, 以集大事”。 ⑤造次: 仓促。颠沛: 困顿。 ⑥组丽: 华丽有文彩。 ⑦百礼: 众多的礼仪, 指各种祭祀。 ⑧秘祝移过: 祝官秘密祷告, 将灾祸移到臣民身上。 ⑨侷(zhèn)子驱疫: 汉代官禁中驱除疫鬼的迷信活动, 选童子一百二十人举行驱鬼仪式, 详见《后汉书·礼仪志》。侷子, 善童。 ⑩越巫之祝: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 越人勇之说敬鬼可长寿, 汉武帝便令越巫立越祝祠。 ⑪“黄帝”句: 据《云笈七签·轩辕本纪》说, 黄帝于东海滨得神兽, 能言天下鬼神之事, 黄帝便做

祝邪之文。⑫“东方朔”句：东汉王延寿《梦赋》序称夜梦与鬼物战，得东方朔给他的骂鬼书。⑬咒：驱鬼降妖的口诀。⑭“唯陈思”二句：只有曹植的《诘咎文》，用正当的内容来撰写。陈思：三国魏曹植，封为陈王，谥思。《诘咎文》：曹植在文中诘问风雨之神，最后说天帝制止了灾害，造成丰年，人们不再挨饿。⑮“若乃”二句：《仪礼·少牢馈食礼》记有祭祖先时的祝辞，最后祝告神灵享用祭品。告飨(xiǎng)：祈告神灵歆享祭品。⑯中代：指汉魏时代。⑰山陵：帝王陵墓。⑱哀策：祭帝王陵墓时颂扬帝王后妃功德的文章。流：流传下来。⑲周：指周穆王。盛姬：周穆王妃子。⑳内史：官名，主管爵禄废置等。策：这里指用来书写随葬物品的简册。㉑策：此处指哀策文。书：书写。赠(fèng)：送葬之物。㉒誄(lěi)：列举死者德行的哀祭文。参见《誄碑》篇。㉓“太史”二句：《后汉书·礼仪志》载，皇帝下葬时，“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唐写本作“太祝所读”，按《礼仪志》记“太祝令跪读谥策”，非哀策，故此应是“太史所读”。

【译文】

自春秋以来，过多地祭祀，或祭不当祭的鬼神，祭祀的币帛，祝祷的言辞，以至无神不用。至于张老祝贺宫室落成，称赞它的美好，祝祷主人全族长久安居于此；蒯聩身临战场参战，请求祖先保佑，希望不要伤了自己的筋骨；即使仓促之中、困顿之时，也必定要祝祷了。像《楚辞·招魂》，可称得上是祝辞中文采华丽的了。汉代的各种祭祀，恭敬地采用多种礼仪，既汇总了大儒的建议，又参考了方士的法术。所以秘密祝祷，把灾祸转嫁给臣民，这就和商汤承担所有罪责的用心不同；用童子在中驱除疫鬼，那又和越巫荒谬无稽的祝祷完全一样了：祝祷之礼开始丧失了。至于像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从此以后的谴责咒文，都尽力追求善于咒骂。唯有曹植的《诘咎文》，能以正当的内容写成。像《仪礼》所记的祭祀祝辞，内容不过是祝告神灵享用祭品；而汉魏的祭祀文，还赞美死者生前的言行，祭文而兼有赞语，是从祭祀引申出来的。又汉代祭皇帝陵墓，有哀策文流传下来。周穆王的盛姬死后，有内史拿着策文，那么策本是书写随葬物品的，因为哀悼而成为哀策文体了。所以哀策的内容和誄相同，只是用于禀告神灵，以誄的形式开头，用表示哀悼来结尾，像颂的体裁，有祝的仪式，汉代太史所读的哀策，原本就是祝祷的文辞。

凡群言务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①，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②。班固之祀涿山^③，祈祷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④，祭奠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

【注释】

①楷：法式，典范。 ②大较：大致要求。 ③班固之祀涿山：班固有《涿邪山祝文》，现仅存数句。 ④潘岳之祭庾妇：潘岳有《为诸妇祭庾新妇文》，今文残不全。

【译文】

凡各类文章务必有文采，但降神的祝文务求朴实，文辞写作要内心真诚，在于毫无惭愧。祈祷文的体式，必须诚恳而恭敬；祭奠文的法式，应该恭敬而哀伤：这是大致的要求。班固《涿邪山祝文》，是祈祷文中合乎诚恳恭敬的例子；潘岳《为诸妇祭庾新妇文》，是祭奠文中合于恭敬哀伤的例子；列举汇集这些文章来推求，祝文的写作要求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了。

盟者，明也。骅旄白马^①，珠盘玉敦^②，陈辞乎方明之下^③，祝告于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诅盟不及^④，时有要誓^⑤，结言而退。周衰屡盟，弊及要劫^⑥，始之以曹沫^⑦，终之以毛遂^⑧。及秦昭盟夷^⑨，设黄龙之诅^⑩；汉祖建侯^⑪，定山河之誓^⑫。然义存则克终^⑬，道废则渝始^⑭，崇替在人^⑮，咒何预焉。若夫臧洪敌辞^⑯，气截云蜺^⑰；刘琨铁誓^⑱，精贯霏霜^⑲；而无补于汉晋，反为仇讎^⑳。故知信不由衷，盟无益也。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㉑，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㉒；感激以立诚^㉓，切至以敷辞^㉔，此其所同也。然非辞之难，处辞为难。后之君子，宜存殷鉴^㉕，忠信可矣，无恃神焉。

【注释】

①骅(xīng)旄(máo)：赤色的牛，结盟时杀以祭神。《左传·襄公十年》载，周平王东迁时，曾赐追随他的臣下“骅旄之盟。”白马：《汉书·王陵传》载，汉高祖曾杀白马与人盟誓。 ②珠盘：用珠装饰的盘，结盟时用来盛血。玉敦(duì)：用玉装饰的敦(一种食器)，结盟时用来盛食。 ③方明：四尺见方的立方木，六面六色，象征上下四方之神。 ④诅盟：誓约。 ⑤要(yāo)：结约。 ⑥要劫：要挟，胁迫。 ⑦曹沫：《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春秋时，齐桓公侵鲁，与鲁在柯地会盟，鲁将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迫使他归还所占鲁地。 ⑧毛遂：《史记·平原君列传》载，战国时，秦兵围困赵都邯郸，平原君往楚国求救，楚国不肯发兵，平原君门客毛遂按剑而上，要挟楚王，迫使他出兵救赵。 ⑨秦昭盟夷：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战国时秦昭襄王曾和夷人订立盟约。夷：古代对少数民族的统称。 ⑩黄龙之诅：秦昭襄王与夷人的盟约有“秦犯夷，输黄

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的话。黄龙，据郝懿行《文心雕龙辑注》说，疑为“璜琬”或“黄琬”。当为玉器。 ⑪汉祖：汉高祖刘邦。建侯：封侯。 ⑫山河之誓：《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刘邦封爵之誓：“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厉：同“砺”，磨刀石。 ⑬克：能。 ⑭渝：违背。 ⑮崇替：尊崇和废除。 ⑯臧洪歃(shà)辞：《后汉书·臧洪传》载，汉末董卓乱起，各路讨伐董卓的人马结盟于酸枣(地名)，要兴复汉室。臧洪率先登坛立盟誓。歃：歃血，结盟时口含牲血。 ⑰蚺(ní)：同“霓”，虹霓。 ⑱刘琨铁誓：《晋书·刘琨传》载，刘琨曾与段匹磾(dī)结盟讨石勒，拯救晋朝。 ⑲霏霜：雪霜。 ⑳反为仇讎：反为仇人，指臧洪被一起讨伐董卓的袁绍杀害；刘琨则为段匹磾所害。讎(chóu)：义同“仇”。 ㉑戮(lù)：同“戮”，合力。 ㉒九天：泛指天。正：同“证”。 ㉓感激：有所感动而激发。 ㉔敷辞：遣辞作文，指写盟辞。 ㉕殷鉴：殷人以夏亡为鉴，此即指借鉴。

【译文】

盟，是明的意思。用赤牛白马之类的牺牲祭神灵，以珠盘玉敦之类的食器盛血食，在神像下宣读盟辞，用于向神明祝告，这就是盟。古代夏、商、周三代的帝王，没有盟誓，时常有约誓，约定之后便各自退去。周朝衰微之后，屡屡需要盟誓，其流弊竟致于出现要挟、胁迫现象，开始是鲁将曹沫要挟齐国退还侵地，后来有赵国毛遂胁迫楚王发兵。到秦昭襄王和夷人订立盟约，立有“犯夷则输黄龙”之类的盟辞；汉高祖分封诸侯，和他们立下誓言，有“使河如带，泰山若厉”之类的誓辞。然而道义保存就能信守到底，道义废弃便违背先前的盟誓，盟约的遵守和废除在于人，盟辞中的诅咒之语能有什么作用。像臧洪的歃血盟辞，气势可断长虹；刘琨的如铁誓言，精诚能感化霜雪；但他们的誓辞，终究无补于汉室、晋室，而结盟的双方，后来反倒成了仇人。可见信誓旦旦，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即使有盟辞也是无用的。盟的大致规格，必定要叙述危机，奖励忠孝之心，约定生死与共，同心协力，请神灵督察，指上天为证；感奋激发以建立诚意，恳切至极以形诸盟辞，这是盟的共同之处。然而文辞并不难写，而照着盟辞做就难了。后来的订盟者，应该引以为戒，忠诚守信便可以了，无须借助神灵。

赞曰：愍祀钦明^①，祝史惟谈^②。立诚在肃，修辞必甘。季代弥饰^③，绚言朱蓝^④。神之来格^⑤，所贵无惭。

【注释】

①愍(bì)：谨慎。钦：恭敬。明：明智。 ②谈：指祝、盟的文辞。 ③季：末。弥：更。 ④绚(xuàn)：华丽。 ⑤格：至。

【译文】

总之,慎重的祭祀需要恭敬和明智,祝史的职责只是写祝辞。建立诚意在于严敬,祝盟之辞必须美好。晋代以来更重文饰,祝盟文辞写得华丽,面对神灵的降临,贵在内心无愧。

铭箴第十一

【题解】

本篇论述铭、箴两种文体。全篇可分三段(本书题解凡提及分段,皆不包括“赞”)。第一段讲铭的名义性质、文体源流和作者作品。指出铭是刻在器物上的韵语,用以鉴戒,也用以记述德泽功绩;铭起源于上古,在春秋和两汉颇为发展。同时列举了不少作者和作品,对班固、张昶、蔡邕、张载诸人的铭文,尤为赞美。第二段讲箴的名义性质、源流和作者作品。指出箴用以箴戒过失,犹如针石之攻疾防患。它盛行于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中衰,至汉代复兴,魏晋作者不绝,其中以扬雄写得最好。第三段指出铭、箴两体相近,但因铭兼有褒赞内容,因而风格又应有所不同:箴须确切,铭贵弘润。至于题材须核以辨,文辞须简而深,这是二者都应遵守的。

铭、箴二体在汉魏晋时期比较流行,陆机《文赋》所列十种重要文体有铭、箴,文云:“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文选》卷五六选箴一篇、铭五篇,其中包括本篇所赞扬的班固《封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①,大禹勒筍虡而招谏^②,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③,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④,周公慎言于金人^⑤,仲尼革容于欹器^⑥,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铭者,名也,观器必名焉,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⑦,曰:天子令德^⑧,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鼎^⑨,周勒肃慎之楛矢^⑩,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⑪,仲山倮绩于庸器^⑫,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⑬,孔惺表勤于卫鼎^⑭,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⑮,灵公有夺里之谥^⑯,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⑰,秦昭刻博于华山^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至于始皇勒岳^⑲,政暴而文泽,

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²¹，张昶华阴之碣²¹，序亦盛矣。蔡邕铭思²²，独冠古今，桥公之钺²³，吐纳典谟²⁴；朱穆之鼎²⁵，全成碑文，溺所长也²⁶。至如敬通杂器²⁷，准夔武铭²⁸，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駰品物²⁹，赞多戒少。李尤积篇³⁰，义俭辞碎，著龟神物³¹，而居博弈之下³²；衡斛嘉量³³，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³⁴！魏文九宝³⁵，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³⁶，其才清采，迅足駸駸³⁷，后发前至，勒铭岷汉³⁸，得其宜矣。

【注释】

- ①帝轩：黄帝轩辕氏。舆：车厢。几：几案，矮或小的桌子。弼违：纠正过失。
- ②荀虞(jù)：悬挂钟、磬的架子，横木为荀，竖木为簠。③“成汤”二句：《礼记·大学》载，成汤在沐浴的盘上刻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字。成汤：即商汤，商朝第一个帝王。盘：此处指沐浴之盘。盂：一种食器，此处用以陪衬“盘”，无义。④“武王”二句：《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载，周武王曾作《户铭》、《席四端铭》等，用以表示谨戒。⑤“周公”句：据《孔子家语·观周》、《说苑·敬慎》说，孔子曾在周太庙中见到铜铸人像三缄其口，背上有铭文，告诫不要多言。但未说是周公作，刘勰可能因它在周太庙中，故认为是周公所作。金人：铜像。⑥“仲尼”句：《荀子·宥坐》中说，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见到欹(qī)器，此器空时倾斜，盛水适中则正，过多则倾覆。古人将欹器置于座右作为警戒之物，以戒自满，其用途与铭相同。革容：改变脸色。《淮南子·道应》记孔子见欹器而“革容”。⑦“臧武仲”句：《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鲁大夫臧武仲论铭说：“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⑧令：美。⑨“夏铸”句：《左传·宣公三年》载，九州牧向夏禹贡献金属，夏禹铸成九鼎，上有百物图形，但未说有铭文。九牧：九州之长。金：指铸青铜器的铜、锡等金属。⑩“周勒”句：《国语·鲁语下》记载，周武王时，肃慎氏进贡楛木做的箭，周朝为昭示武王的令德致远，在箭上刻了铭文“肃慎氏之贡矢”。肃慎氏：古族名，在今黑龙江。⑪“吕望”句：据蔡邕《铭论》说，吕尚为周太师而封于齐，在昆吾冶的铜版上刻了他的功勋。吕望：即太公望吕尚，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昆吾：人名，善冶。⑫“仲山”句：《后汉书·窦宪传》载窦宪北征匈奴大获全胜，南单于赠给窦宪一只古鼎，上有仲山甫的鼎铭。仲山：仲山甫，周宣王的大臣，辅佐周宣王中兴有功。庸器：记功的铜器，此指窦宪所得之鼎。⑬“魏颖”句：《国语·晋语七》载，晋国魏颖击退来犯的秦军，他的功勋被刻在晋景公的钟上。⑭“孔悝”句：《礼记·祭统》记有孔悝的《鼎铭》，大意为叙述孔悝祖、父和自己勤于国事。孔悝

(kuī):卫国大夫。 ⑮“飞廉”句:《史记·秦本纪》载,纣王派飞廉出使北方,飞廉回来时殷已亡,他便筑坛祭纣王,回报使命,掘地得一石棺,上有铭文,称为是帝所赐。飞廉:也作“蜚廉”,秦的祖先。椁(guǒ):外棺。锡:赐。 ⑯“灵公”句:《庄子·则阳》载卫灵公死后,掘地下葬时得一石椁,上有铭文:“灵公夺而里”。而:尔,你的。里:居处。谥(shì):帝王贵族等死后据生前事迹所得的称号,如卫灵公的“灵”。 ⑰“赵灵”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赵武灵王曾让人架钩梯上番吾山刻了一个巨大的足迹,并刻上“主父(赵武灵王的号)常游于此”的文字。 ⑱“秦昭”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秦昭王曾让人上华山用松柏之心做了一个大型博具,并刻字说昭王曾与天神博于此。博:古代一种棋局游戏。 ⑲始皇勒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时曾在泰山等山岳刻石颂德。就内容文体而言是颂,就刻石而言和铭有关。 ⑳班固燕然之勒:《后汉书·窦宪传》载,窦宪北征,大破匈奴北单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铭,即《封燕然山铭》。 ㉑张昶华阴之碣:汉末作家张昶(chǎng)有《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华阴:指华山,因其在华阴之南。碣(jié):圆顶碑石。 ㉒蔡邕:汉末学者、作家,长于碑铭文。 ㉓桥公之钺:指蔡邕《桥玄黄钺铭》。桥公;桥玄,汉末官僚。钺(yuè),一种似斧的兵器。汉朝廷赐给桥玄黄钺,表彰其功劳,蔡邕为此作铭。 ㉔吐纳:出入,此指模仿。典谟:指《尚书》,因《尚书》中有《尧典》、《大禹谟》等。 ㉕朱穆之鼎:指蔡邕歌颂朱穆的《鼎铭》。朱穆;东汉人。 ㉖溺:陷。 ㉗敬通:冯衍字敬通,东汉作家。杂器:指冯衍的《刀阳铭》、《刀阴铭》、《杖铭》等作。 ㉘准矱(huò):以之为尺度。武铭:指周武王的《席四端铭》等。 ㉙崔駰(yīn):东汉作家。品物:指崔駰的《刀剑铭》、《扇铭》等作。 ㉚李尤:东汉作家。积篇:指李尤所作众铭文。 ㉛著(shī):占卦用的蓍草。龟:龟甲。 ㉜博弈:围棋,指李尤《围棋铭》。 ㉝衡:秤。斛(hú):量器名,一斛十斗。嘉:美好,引申为重要。 ㉞闲:即“娴”,熟悉。 ㉟魏文:魏文帝曹丕。九宝:曹丕《典论·剑铭》中提到九种宝器,皆为刀、剑之类的利器。此指《剑铭》。 ㊱张载:西晋作家。《剑阁》:指张载的《剑阁铭》,剑阁是山名,在今四川。 ㊲駸駸(qīn):马跑得快的样子。 ㊳岷汉:岷山和汉水,此指剑阁山,因其属于岷山山脉的分支,在汉水之南。

【译文】

从前轩辕皇帝在车上、几案上刻有文字,以提醒自己纠正过失,大禹在乐器架上刻有文字,表示愿意接受别人的谏言,商汤王的《盘铭》,写着要“日日新,又日新”的规戒,周武王的《户铭》、《席四端铭》,题有必须自戒的教训,周公在铜像上的铭文中告诫说话要谨慎,孔子见到有警戒作用的软器便肃然变容,可见先圣们重视鉴戒,由

来已久。铭,就是称述,观看器物必定要有所称述,如实称述申明作用,贵在谨慎德行。臧武仲曾论铭说,对天子要称颂美德,对诸侯要记述功绩,对大夫要称道征伐之劳。夏禹用九州牧进贡的金属铸成九鼎,周朝在肃慎氏献上的楛木箭上刻字,这便是称颂美德;吕尚在昆吾冶炼的铜版上镌刻功劳,仲山甫在记功的器物上刻下功绩,这便是记述功绩;魏颗的功勋被刻在晋景公的钟上,孔悝的勤劳被铸在卫国的鼎上,这便是称说征伐之劳。至于飞廉掘地获得天赐的石制外棺,卫灵公从地下石制外棺上得到谥号,铭文见于地下石头,唉,真是可怪。赵武灵王在番吾山上刻了一个巨大的足迹,秦昭王在华山上做了一个巨大的博具,用夸张荒诞来昭示后人,唉,实在可笑。仔细观察这些例子,铭文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到秦始皇刻石山岳,秦政暴虐而文字却有光泽,也有通达之美。像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序也写得美盛。蔡邕的铭文创作,可称古今第一,赞美桥玄的《黄钺铭》,文辞效法《尚书》;歌颂朱穆的《鼎铭》,却完全写成了散体碑文,这是他擅长碑文而不觉陷入其中的缘故。至于像冯衍写各类杂器铭,以周武王的铭文为准则,但铭文内容同所写器物有时不相称,详略也不得当。崔骃品评器物的铭,赞美多而警戒少。李尤的许多铭文,意义贫乏而文辞琐碎,著草龟甲是卜筮用的神灵之物,却列于博具围棋之下;秤和斛是重要的衡量器具,却放在杵臼的后面:连器物的名称品第都未及考虑,怎么谈得上熟知事物之理呢。曹丕《剑铭》写九种宝物,所写之器锋利而文辞显得钝拙。只有张载的《剑阁铭》,显得文才清丽,犹如快马驰骋,后来居上,把这篇铭文刻在岷山汉水之间,那是很合适的。

箴者^①,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②。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阙^③,唯《虞箴》一篇^④,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⑤,楚子训民于在勤^⑥。战代已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萎绝。至扬雄稽古^⑦,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⑧。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⑨,指事配位^⑩,鞶鉴可征^⑪,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⑫,要而失浅;温峤《侍臣》^⑬,博而患繁;王济《国子》^⑭,引多而事寡;潘尼《乘輿》^⑮,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⑯。至于王朗《杂箴》^⑰,乃置巾履^⑱,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⑲,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注释】

①箴(zhēn):劝告,规戒。这里指文体。 ②“夏、商”二句:《逸周书·文

传解》引有夏箴的文句，《吕氏春秋·应同》引有商箴数句，都不是完整的箴文。

③“及周”二句：《左传·襄公四年》载，周文王的太史辛甲命百官作箴以纠正王的过失。阙：过失。

④《虞箴》：《虞人之箴》，即辛甲命百官所作之一，见《左传·襄公四年》。虞，管理山泽苑囿的官。

⑤“故魏绛”句：《左传·襄公四年》载，晋国大夫魏绛用《虞人之箴》以后羿爱射而荒废国事来讽谏晋悼公。

⑥“楚子”句：《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曾为箴文告诫国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⑦扬雄：西汉末作家。稽古：考古，此指摹拟古人。

⑧“作卿尹”句：据《后汉书·胡广传》，扬雄曾仿《虞箴》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卿尹、州牧：都是官名。

⑨“及崔、胡”二句：扬雄所作箴有亡阙，东汉崔駰、崔瑗父子和胡广等人曾补作，与扬雄所作合称《百官箴》。

⑩事：规戒的内容。位：官位。

⑪鞶(pán)：皮做的束衣带。鉴：指衣带上装饰的铜镜。

⑫潘勖(xù)：东汉末作家。《符节箴》：今不存。

⑬温峤：东晋文人，作有《侍臣箴》。

⑭王济：西晋文人，作有《国子箴》。

⑮潘尼：西晋作家，作有《乘舆箴》。

⑯克：能。衷：恰当。

⑰王朗：三国魏时人。

⑱巾、履：王朗《杂箴》有《巾箴》、《履箴》等。

⑲宪章：效法。武铭：周武王的铭，见第一段注④。

【译文】

箴，就是针刺，用来治病防患，这是用针石的治病来作比喻。这种文体兴盛于夏、商、周三代。夏、商二代的箴文，只保存了一些残句。到周代的辛甲，命令百官作箴以纠正王的过失，其中只有《虞人之箴》这篇，体制和本义都还完备。到了春秋时代，箴文衰落但未断绝，所以魏绛用《虞人之箴》中的后羿事来讽谏晋君，楚王用“民生在勤”的箴言训示国人。战国以来，鄙弃道德务求功利，铭文代替箴文兴盛起来，而箴文萎缩几乎绝迹。到扬雄摹拟古人作品，开始效法《虞人之箴》，写了卿尹、州牧等《官箴》二十五篇。到崔駰、胡广等人又分别补写，总称《百官箴》，根据不同的官位配上相应的规戒内容，就如衣带上的镜子那样可以用作借鉴，真可说是追随古人的清明之风，处于后代而效法辛甲了。至于潘勖的《符节箴》，扼要而失于浮浅；温峤的《侍臣箴》，广博但嫌繁杂；王济的《国子箴》，引用多而内容少；潘尼的《乘舆箴》，意义正确但体式芜杂；所有这些继起之作，很少有能够恰到好处的。至于王朗的《杂箴》，竟有《巾箴》、《履箴》，规戒谨慎之意虽然有了，但施用的对象却不妥，看这些作品文辞简要，是学习周武王的铭文的，但讲水火井灶之类，啰嗦不已，是志趣有所偏了。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用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①，其摛文也必

简而深^②，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③，庸器之制久沦^④，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⑤，宜酌其远大焉。

【注释】

- ①核：核实。辨：辨明。 ②摛(chī)：发布。 ③矢言：直言。阙：缺。
④庸器：记功的铜器。庸，功。 ⑤秉文：写作。秉，持。

【译文】

箴是官员对君王讽诵的，铭是题于器物上的，名称和用法虽然不同，但警戒作用实际上是相同的。箴完全用于防止过失，所以文辞依赖准确切实；铭兼有褒扬赞美，所以体制贵在弘大润泽。这两种文章所讲的事情必须核实辨明，所用的文辞必须简练深远，这是它们的大致要求。然而说直话的风气不再流行，用器物记功的制度也久已不存，所以箴和铭变得作用有限，很少为后代所使用了。只是写文章的君子，应该酌取箴、铭所具有的远大作用。

赞曰：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①，无鉴于水^②。秉兹贞厉^③，警乎立履^④。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注释】

- ①佩：铭佩，感念不忘。 ②无鉴于水：语出《书经·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国语·吴语》则有“王其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之语。监：同“鉴”。
意谓不要以水为镜，以水为镜只能照见自己形貌。 ③贞：正。厉：勉励。
④立履：指行为。立，站立。履，踩踏。

【译文】

总之，铭是器物的表记，箴是德行的轨范。牢记铭箴中的警戒之言，要以警戒之言为镜，而不要以水为镜只照见形貌。秉持这种正直的勉励，警惕自己的举止行为。铭箴取义典正，作用就大，文辞则以简练扼要为美。

诔碑第十二

【题解】

本篇论述诔、碑两种文体。全篇可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讲诔。先是指出诔为陈述死者德行之文，接着论列先秦至魏晋时代不少作家作品，对长于诔文的潘岳，评述较为具体。后面指明诔文的体制特色和写作要求，认为它叙述死者德行，体制像传记；其辞运用韵语，又似颂。它既表现死者的德行，又抒发了致诔者的哀伤。第二部分讲碑。先是指出碑为刻在石碑上的文辞。接着叙述碑文源流，指出后代碑文用于叙述、称颂死者。于众多作家作品中，特别赞美长于碑文的蔡邕。刘勰称道蔡邕的碑文“叙事该而要，缀采雅而泽”，表现出他提倡雅正精约文风的一贯主张。后面提出碑文的体制特色和写作要求，指出碑文前边的序（散文）性质是传记，后边的韵语则是铭文。它应当充分写出死者美好崇高的德行和功业。

陆机《文赋》提到的十种重要文体中有碑、诔，文云：“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文选》卷五六、五七选录诔八篇，其中潘岳所作的有四篇；又卷五八、五九选碑五篇，其中蔡邕所作的两篇。

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①。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②。夏、商已前，其词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③。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④，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⑤，其节文大矣^⑥。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⑦。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诔^⑧，观其懋遗之辞^⑨，呜呼之叹，虽非睿作^⑩，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诔惠子^⑪，则辞哀而韵长矣。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⑫，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而拏疑成篇^⑬，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杜笃之诔^⑭，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顾盼千金哉^⑮！傅毅所制^⑯，文体伦序^⑰，孝山、崔瑗^⑱，辨洁相参，

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⑱，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⑲。至如崔駰诔赵^⑳，刘陶诔黄^㉑，并得宪章^㉒，工在简要。陈思叨名^㉓，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㉔，百言自陈，其乖甚矣。若夫殷臣咏汤，追褒玄鸟之祚^㉕；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㉖：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至于序述哀情，则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海^㉗，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㉘”，始序致感^㉙，遂为后式，影而效者^㉚，弥取于工矣^㉛。

【注释】

- ①诔(lěi)：一种哀祭文体，主要表彰死者德行并致哀悼。 ②旌：表彰。
 ③被：加，及。士：先秦时最低级的贵族阶层，位于卿、大夫之下，庶人之上。
 ④万乘(shèng)：一万辆兵车。此指帝王。乘，四马一车为一乘。 ⑤谥(shì)：帝王贵族和官僚死后表示褒贬的称号。 ⑥节文：礼节仪式。 ⑦“自鲁庄”二句：《礼记·檀弓上》记载，鲁庄公在乘丘(鲁地名)与宋军交战，马惊车翻，庄公从车上坠下，便责备保护他的卜国无勇，结果卜国和驾车的悬贲父奋力赴敌而死，事后才发现马因中箭而惊，庄公错怪了人，便作诔表彰他们。 ⑧“逮尼父”二句：《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孔子去世后，鲁哀公曾作诔哀悼。 ⑨愆(yìn)遗之辞：鲁哀公的诔中有“不愆遗一老”句。愆，宁愿。遗，留下。 ⑩睿(ruì)：明智。 ⑪“至柳妻”句：据刘向《列女传》，柳下惠死后，其妻曾作诔。惠子：即柳下惠，春秋鲁国人，即展禽，因居柳下，谥号为惠，故名。 ⑫扬雄：西汉末作家。元后：西汉元帝皇后。 ⑬“沙麓”二句：《汉书·元后传》引扬雄《元后诔》共四句，中有“沙麓之灵”句。西晋文学批评家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疑其即《元后诔》全文，刘勰于此指出其误。沙麓：地名，元后生长的地方。挚：指挚虞。 ⑭杜笃：东汉作家。曾作《大司马吴汉诔》，为光武帝所称赏。 ⑮顾盼千金：意谓因光武称美而价值千金。 ⑯傅毅：东汉作家，作有《明帝诔》。 ⑰伦序：伦次，有次序。 ⑱孝山：东汉作家苏顺的字。崔瑗：东汉作家。两人都作有《和帝诔》。 ⑲潘岳：西晋作家，作有《皇女诔》。 ⑳徽：美。厥：其。声：名。 ㉑崔駰：东汉作家。赵：不详。 ㉒刘陶：东汉作家。黄：不详。 ㉓宪章：法度。 ㉔陈思：陈思王曹植，三国魏作家。叨(tāo)名：不该得而得的名声。 ㉕《文皇诔》：即曹植的《文帝诔》。 ㉖“若夫”二句：指《诗经·商颂》中的《玄鸟》篇。《史记·殷本纪》载，有娥氏之女简狄吞下玄鸟之卵而生契，即商王的祖先，商汤是契的后裔，商朝第一位君主。《玄鸟》是歌颂商朝祖先的诗篇，篇首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的诗句。

祚(zuò):赐福。 ⑳“周史”二句:指《诗经·大雅》中的《生民》篇,《毛诗序》说“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所以刘勰将歌颂文王与阐扬后稷功绩相联系。《生民》是叙述周朝祖先后稷诞生及功绩的诗篇。史:掌典礼的史官。烈:功绩。 ㉑北海:北海静王刘兴。傅毅作有《北海静王兴谀》。 ㉒淮雨:暴雨。 ㉓致:表达。 ㉔影:如影子般地追随。 ㉕弥:更加。

【译文】

周朝德泽盛大,便有了铭诔之文。大夫的才干,要求遇有丧事能写出诔文。诔,就是累计,累计死者的德行,加以表彰而使他不朽。夏朝、商朝以前,诔词尚未听说。周朝虽有诔文,但还没有用在士人身上。另外地位低的不能给高的作诔,小辈也不能给长辈作诔,如果天子死了,只能以上天的名义作诔。宣读诔文、确定谥号,这在礼节仪式上是很重要的。自从鲁庄公在乘丘战败后给卜国等作诔,这才用于士人。到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看其中“上天不愿留下这位老人”的话,以及“呜呼哀哉”的悲叹,虽说算不上杰作,但古代诔文的格式还保存着。到柳下惠的妻子为他作诔,就文辞悲哀而情韵悠长了。到了汉代,继续沿着前代诔文的发展趋势进行创作。扬雄作的《元后诔》,文辞实际上繁杂芜秽,“沙麓”四句不过是撮举大要而已,但挚虞却误以为是全文,哪有累计德行记述尊荣,却疏阔简略到只有四句的呢!杜笃的诔文,在前代很有声誉;他的《吴汉诔》虽然工致,但其他诔文颇为粗疏,怎能因光武帝曾称赞他的《吴汉诔》而使所有作品都身价百倍呢!傅毅所作的诔,文辞体式整齐有序,苏顺、崔瑗的诔,明辨简洁相结合,看他们的诔文叙事如传记,文辞细腻、音律协调,确实是写诔的高手。潘岳作诔的构思,专学苏顺,巧于叙述悲情,容易显得新颖恳切,所以和苏顺隔代相望,能够获得美好的名声。至于像崔骃为赵氏作诔,刘陶为黄氏作诔,都能得诔文的法度,好在简明扼要。曹植的诔空有虚名,体制实在繁冗松缓,《文帝诔》的最后,竟用百余字述说自己,背离诔文的写作要求太远了。像那般朝臣子歌咏成汤,在《玄鸟》诗中追颂上天的赐福;周朝史官歌颂文王,在《生民》诗中追念后稷的功业,可见列举陈述祖先的功德,是《诗经》作者的写法。至于叙写哀情,那就要受相关事物的刺激产生联想来加强抒情。傅毅的《北海静王兴诔》,说“日光变得暗淡,暴雨一片昏暗”,开始叙述便表达哀情,于是便成了后世仿效的模式,那些追随效法的,就越来越工巧了。

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僣乎若可覩^①;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②。

【注释】

①僣(ài):仿佛。覩(dí):看见。

②旨:要旨。

【译文】

细究诔的体制,大致是选录死者的言论、记述死者的德行,体裁像史传,文辞又像颂,以称颂死者开端,用表达作者哀悼结尾。诔文在论及死者的为人时,要令人仿佛能看见他;在表示作者的哀惋时,要情辞凄怆令人伤感。这便是诔文的写作要领了。

碑者,埤也^①。上古帝王,纪号封禪^②,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③,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④,事止丽牲^⑤,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⑥,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⑦,犹封墓也^⑧。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⑨,才锋所断^⑩,莫高蔡邕^⑪。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⑫,《陈》、《郭》二文,词无择言^⑬,《周》、《胡》众碑,莫非精允^⑭。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⑮;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孔融所创^⑯,有摹伯喈^⑰,《张》、《陈》两文,辨给足采^⑱,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⑲,志在于碑,《温》、《王》、《郗》、《庾》^⑳,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㉑。

【注释】

- ①埤(pí):增加。 ②纪:记功绩。号:告。封:筑坛祭天。禪:辟基祭地。
③“周穆”句:《穆天子传》说周穆王在弇山上刻石记下他的行迹。弇(yǎn)山:即崦嵫(yān zī)山,古代神话中的日没之处。 ④楹:厅堂前部的柱子。 ⑤丽:附着,此指拴系。 ⑥庸器:古代用以记功的铜器。后文的“金”字亦指铜器。
⑦徂(cú):往。 ⑧封墓:在墓地上堆土加高。 ⑨碣(jié):圆顶的石碑。
⑩断:绝,承“锋”而言,此引申为达到。 ⑪蔡邕:汉末作家,擅长碑文。
⑫“《杨赐》”二句:蔡邕作有《杨赐碑》。杨赐,东汉司空。骨鲠:即“骨梗”,骨干之意,犹言刚劲。训典:指《尚书》,因《尚书》中有《尧典》、《伊训》等篇。 ⑬“《陈》、《郭》”二句:指蔡邕所作《陈寔碑》和《郭泰碑》。陈寔、郭泰,皆汉末高士。择:失当。
⑭《周》《胡》众碑:指《周赧碑》、《胡广碑》、《胡硕碑》等作。精允:精要得体。 ⑮缀采:构成辞采。缀,连结。 ⑯孔融:汉末作家。 ⑰伯喈:蔡邕字。
⑱《张》:《卫尉张俭碑铭》。张俭,汉末名士。《陈》:无考。辨给:便捷巧慧,善于言辞。 ⑲孙绰:东晋作家。 ⑳《温》:《温峤碑》。温峤,晋代作家。《王》:《王导碑》。王导,东晋丞相。《郗》:《郗鉴碑》。郗鉴,东晋太宰。《庾》:《庾亮碑》。庾亮,东晋太尉。 ㉑《桓彝》:《桓彝碑》。桓彝,晋明帝时

官散骑常侍。辨:明辨简洁。

【译文】

碑,就是增加。上古帝王记其功绩告于天地,进行祭天地的封禅仪式,竖立石刻加于山岳之上,所以叫做碑。周穆王在奔山之石上记下他的行迹,也是古代碑的意思了。另外宗庙也有碑,树立在东西两柱之间,只是用于祭祀前系牲口,不在上面刻功绩,因为记功的铜器渐渐不用,所以后代就用石碑记功,以石碑代替铜器,同样可以不朽,从用于宗庙到用于坟墓,好像堆土加高了墓地。自从东汉以来,方顶和圆顶的石碑大量涌现,然众多作者的才华所及,却没有超过蔡邕的。看蔡邕的《杨赐碑》,学习《尚书》训典中的刚健词句作为碑文的骨干,《陈寔》、《郭泰》二篇碑文,用词没有不当之处,《汝南周勰》、《太傅胡广》等碑文,无不精要允当。蔡邕的碑文叙事全面而扼要,措辞典雅而润泽;清丽的词句流转不尽,巧妙的文意突出特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来的。孔融所作的碑文,有摹拟蔡邕的,《卫尉张俭碑铭》、陈某碑两篇,巧于言辞,文采丰富,也可称是仅次于蔡邕的碑文了。到孙绰作文,有志于碑文的写作,《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太尉庾亮碑》,文辞大多枝蔓芜杂,只有《桓彝碑》一篇,最为明辨简洁而裁剪得当。

夫属碑之体^①,资乎史才^②,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③,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④,必见峻伟之烈^⑤: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诂,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诂之区焉。

【注释】

①属:连缀,此指创作。 ②资:依靠。 ③标:突出。 ④昭:明。 鸿:大。懿:美。 ⑤峻:高。烈:功业。

【译文】

碑文的写作,要具有史家的才能,它前面叙述像史传,而后面韵文像铭文。突出地叙述死者盛大的德行,必定要显示出他清明风范的精华;明白地记述死者宏大的美质,一定要体现出他崇高宏伟的功勋:这是碑文的基本写作要求。碑其实是刻铭之器,铭其实是碑的文辞,碑这一文体之名,是因石碑这个器物而确立的,碑的产生先于诂,所以刻石赞颂功勋的,就归入铭文的范围;立碑叙述死者的,就属于诂文的区域。

赞曰：写实追虚^①，诛碑以立。铭德纂行^②，文采允集^③。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④，颓影岂戢^⑤。

【注释】

①实：指死者的生平事迹。虚：指死者的精神风貌。②纂：编写。③允：信，确实。④镌：刻。⑤颓影：指死者。戢(jí)：消失。

【译文】

总之，叙述死者的事迹，追怀死者的风貌，诛文碑文由此而生。刻下功德，编写言行，文采确实集中。观看文章的风采就像亲睹容貌，阅读作品的文辞仿佛耳闻哀泣。墨写石刻美好的文辞，死者的形象怎会消失。

哀吊第十三

【题解】

本篇论述哀、吊两种文体。全篇可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讲哀辞。先是指出哀辞为对夭折者的悼伤之文。中间论述哀辞的源流，对汉、魏、晋的作家作品进行评价。其中对长于哀辞的潘岳之作，备致推崇。后边指明哀辞既是表现对夭折者的哀伤，故其内容、措辞应注意分寸。“隐心而结文”二句，强调应根据思想情感而撰文，而不应首先追求文辞之藻丽，形成华侈之风。其论与《情采》篇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数句相通。第二部分讲吊。先是说明吊为因对方有灾难不幸，用言辞吊悼。可以对人，也可对事。中间评述两汉魏晋的作家作品，对贾谊的《吊屈原文》评价特高，誉为事核、辞清，这符合刘勰所提倡的艺术标准。后边论写作要求，对于过分华靡、形同赋体的作品，表示不满。

《文选》卷五七、五八“哀”类选录哀辞三篇，其中潘岳一篇，另外两篇为哀策文，本书在《祝盟》篇中曾提及。

赋宪之谥^①，短折曰哀^②。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③，故不在黄发^④，必施夭昏^⑤。昔三良殉秦^⑥，百夫莫赎^⑦，事均夭枉^⑧，《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⑨？暨汉武封禅，而霍嬭暴亡^⑩，帝伤而作诗^⑪，亦哀辞之类矣。降及后汉，汝阳主亡^⑫，崔瑗哀辞^⑬，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⑭，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⑮。至于苏顺、张升^⑯，并述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其心实。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⑰，《行女》一篇，时有恻怛^⑱。及潘岳继作^⑲，实钟其美^⑳。观其虑贍辞变^㉑，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㉒，莫之或继也。

【注释】

①赋宪之谥:据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说,刘勰此语本《逸周书·谥法》,此即指谥法。赋:布。宪:法。谥(shì):帝王贵族死后表示褒贬的称号。②短折:短命而死。③下流:年幼的人。④黄发:老人。⑤夭昏:夭折。昏,生下不满三月死去。⑥“昔三良”句:据《左传·文公六年》,秦穆公死后,将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qián)虎殉葬。秦:秦穆公。⑦“百夫”句:意谓一百个男人也无法赎回他们。《诗经·秦风·黄鸟》哀伤子车氏三子时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诗句。⑧夭枉:因冤屈而夭折。枉,冤屈。⑨“《黄鸟》”二句:指《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文公六年》、《毛诗序》等的说法,此诗为哀悼子车氏三子而作。抑:句首语助词。诗人:指《诗经》作者。⑩“暨汉武”二句:《汉书·霍去病传》载,霍嬭随汉武帝往泰山封禅,归途中暴病而死。封禅:帝王在泰山上祭天,在泰山下小山上祭地的典礼。霍嬭(shàn):西汉武帝时人,霍去病之子,死时尚年轻。⑪帝伤而作诗:据类书引《汉武帝集》,汉武帝曾“自作歌诗”哀悼霍嬭,诗已佚。⑫汝阳主:汝阳公主。⑬崔瑗(yuàn):东汉作家。⑭履突鬼门:与下“驾龙乘云”,均为崔瑗《汝阳主哀辞》中语。⑮仿佛:好像,相似。汉武:汉武帝。⑯苏顺、张升:均为东汉作家。⑰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19)。伟长:汉末作家徐幹的字。差:尚,略。⑱《行女》:指徐幹的《行女哀辞》,已佚。惻怛(dá):悲痛,忧伤。⑲潘岳:西晋作家。⑳钟:聚。㉑瞻:周密。㉒《金鹿》、《泽兰》:指潘岳的《金鹿哀辞》、《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

【译文】

《周书·谥法》中把短命夭折的叫做哀。哀,就是依,悲情依附于心灵,所以叫做哀。用文辞抒发哀情,因为悼念的是年幼的人,所以不用于老人,必定用于夭折的人。从前,子车氏的三位好人为秦穆公殉葬,即使用一百个人也换不回他们,他们的死和夭折枉死相同,《黄鸟》诗抒发了对他们的哀悼之情,这也算是《诗经》作者的哀辞了吧?到汉武帝时封禅,随从的霍嬭暴病而死,武帝哀伤而作歌诗,也属于哀辞一类的作品。到了东汉,汝阳公主死了,崔瑗作了哀辞,这才改变以前的格式,但其中说“脚步突入鬼门”,怪诞不通,“驾着龙乘着云”,像是入了仙境而不觉有哀;此外最后一段用了五言句式,很像歌谣,也有点像汉武帝悼霍嬭的歌诗。至于苏顺、张升,都写过哀文,虽然显示了哀情和才华,但未能表现出内心的真情实感。汉末建安时期的哀辞,只有徐幹的作品略好,他的《行女哀辞》一篇,常常显出哀痛之情。到潘岳的继起之作,确实集中了哀辞写作的优点。看他的哀辞构思周密,文辞多变,情感深沉悲苦,叙事如同传记,遣辞摹拟《诗经》,音节短促的

四言句式,很少有和缓的句子,所以能够意义正直、文辞婉转,体式虽旧但情趣新颖,他的《金鹿哀辞》、《泽兰哀辞》,后代无人能及。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①,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愜^②,观文而属心则体奢^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注释】

①务:事务。 ②隐:痛。愜(qiè):愜当; ③奢:浮夸。

【译文】

推求哀辞写作的大致要求,所抒之情主要是悲痛哀伤,而措辞要尽量表达爱怜痛惜。死者尚幼,还未成就德行,所以对他的称誉仅止于聪慧;死者弱小,不曾胜任工作,所以对他的悼念只限于容貌。作者出于悲痛之心而作哀辞,那么文章便会写得恰当,为了追求文辞的观赏性而虚拟悲情,那么文风便会变得浮夸。以浮夸文风写出来的哀辞,虽然华美却不悲哀;必须使情感融入悲哀,文辞写出能令人落泪,才是可贵的。

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①,言神至也。君子令终定谥^②,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压、溺乖道^③,所以不吊矣。又宋水郑火,行人奉辞^④,国灾民亡,故同吊也。及晋筑鹿台^⑤,齐袭燕城^⑥,史赵、苏秦,翻贺为吊^⑦,虐民构敌,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设也。或骄贵以殒身,或狷忿以乖道^⑧,或有志而无时,或行美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⑨,体周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⑩。及相如之吊二世^⑪,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⑫,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⑬,断而能悲也。扬雄吊屈^⑭,思积功寡,意深反《骚》^⑮,故辞韵沉髓^⑯。班彪、蔡邕^⑰,并敏于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胡、阮之吊夷齐^⑱,褒而无间^⑲;仲宣所制^⑳,讥呵实工^㉑。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㉒,各其志也。祢衡之吊平子^㉓,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㉔,序巧而文繁。降斯已下,未有可称者矣。

【注释】

①神之吊矣:语出《诗经·小雅·天保》,意为神灵来到。吊(dì),至,到。

②令终:寿终。③压、溺:被压死、淹死,指非正常死亡,不是寿终。乖:违背。

④“又宋水”二句:《左传·庄公十一年》载,宋国发生大水灾,鲁国派使臣去吊慰。《左传·昭公十八年》载,郑国发生火灾,便派人告诉诸侯各国,各国派人吊慰,只有许国未去。行人:官名,掌朝觐聘问,后为外交使臣的通称。奉辞:指以言辞吊慰。

⑤晋筑廐(sī)台:《左传·昭公八年》载,晋平公筑廐祁(地名)之宫,鲁国、郑国都去祝贺。

⑥齐袭燕城:《战国策·燕策一》载,齐宣王趁燕国办燕文公的丧事时攻取燕国十城。

⑦“史赵”二句:晋平公筑廐祁之宫,鲁国、郑国去祝贺,晋国史官史赵对前来祝贺的郑大夫子太叔说,此事可吊,而你们却来祝贺。齐宣王趁燕丧袭取燕国十城,苏秦便去见齐王,先祝贺,而后吊,认为齐取燕城,会得罪强大的秦国,所以要吊齐国之得燕城。

⑧狷(juàn)忿:躁急易怒。乖:违背。

⑨“自贾谊”二句:《文选》卷六十载贾谊《吊屈原文序》中说,贾谊谪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赋吊屈原,哀伤屈原的遭遇并自喻。贾谊:西汉初作家。浮:渡。吊屈:指贾谊作《吊屈原文》。

⑩首出之作:最早出现的吊文,在此以前尚未有形诸文字的吊文出现。

⑪相如:司马相如,西汉作家。吊二世: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曾“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二世,秦二世胡亥。

⑫桓谭:东汉初学者。恻怆:悲伤。

⑬卒章:指司马相如《哀二世赋》最后“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以下一段。要:扼要。切:切合实际。

⑭扬雄吊屈:扬雄曾作《反离骚》吊屈原。扬雄,西汉末作家。

⑮意深反《骚》:指扬雄作《反离骚》有意和屈原《离骚》相反。据《汉书·扬雄传》载,扬雄对屈原投江而死的做法不满,他的《反离骚》除了吊屈原之外,还表达了遇不遇是命,何必自杀的意思,所以以《反离骚》命篇。

⑯沉腿(zhuì):指板滞不流畅。沉,沉溺,湿病。腿,脚肿。

⑰班彪:东汉作家。蔡邕:东汉末作家。

⑱“胡、阮”句:指胡广作《吊夷齐文》,阮瑀作《吊伯夷文》。胡:胡广,东汉人。阮:阮瑀,汉末作家。夷齐:伯夷、叔齐,殷商贵族,殷亡,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

⑲问:批评,非难。

⑳仲宣所制:指王粲作《吊夷齐文》。仲宣:王粲字。汉末作家。

㉑讥呵(hē):讥刺。

㉒王子:指王粲。隘(ài):狭隘。

㉓祢(mí)衡:汉末作家。平子:东汉作家张衡字。

㉔陆机:西晋作家。有《吊魏武帝文》。魏武:魏武帝曹操。

【译文】

吊,就是到。《诗经》中说“神之吊矣”,是说神来到了。君子寿终之后确定谥号,这种人生中至为重要的大事理应悲哀,所以宾客的慰问丧主,便用来到为名。被压死、淹死等非正常的死亡,由于不合正常规律,所以不去哀吊。又宋国发大水、郑国遭火灾,各国的使节前往致辞慰问,因为国家遭灾,人民死亡,所以使节的

致辞慰问和哀吊性质相同。到晋国筑起鹿祁之宫，齐国袭取燕国城邑，史赵、苏秦变祝贺为哀吊，因为筑宫害民，袭燕树敌，也属亡国之道。凡是这些事例，都要进行吊慰。有人因骄傲高贵而丧失性命，有人因躁急忿恨而违背正道，有人拥有远大志向但没有实现的机遇，有人行事显得有才却兼有某种缺点，追念他们并加以慰问，这些都称之为吊。自从贾谊渡湘水时，有所感而激愤地作的《吊屈原文》，体式周备、事情核实，文辞清新而情理悲哀，是最早写作的吊文了。到了司马相如吊秦二世，用的全是赋体，桓谭认为它的语言写得悲伤，读来令人叹惜；最后部分写得扼要切实，能作出评断而能使人哀伤。扬雄吊屈原而作《反离骚》，思索多而效果少，用意深刻有意与《离骚》观点相反，所以显得文辞音韵板滞凝重。班彪的《悼离骚》、蔡邕的《吊屈原文》，都长于提出责问，但都跟在贾谊后面，难以和他并驾齐驱。胡广的《吊夷齐文》、阮瑀的《吊伯夷文》，对伯夷、叔齐只有称赞没有批评；王粲所作的《吊夷齐文》，讥刺部分写得很好。那么胡广、阮瑀赞许伯夷、叔齐的清高，王粲则伤悼他们的狭隘，也是各有各的志趣。祢衡的《吊张衡文》，文采富丽笔调清新；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序写得工巧但吊词繁复。自此以下，就没有可以称道的吊文了。

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末造^①；华过韵缓^②，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③，昭德而塞违^④，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⑤。

【注释】

①末：末世，指后代。造：制。 ②过：过分。 ③绳：按一定的标准衡量。 ④昭：显扬。塞：防止。违：过失。 ⑤夺：违反。伦：理，此指吊文的写作要求。

【译文】

吊的意义虽然古老，但华丽的吊辞却是后代出现的；华丽过分、情韵和缓，就演化成赋了。所以本应端正意义，以事理为准绳，显扬德行、防止过失，有所分析并加以褒贬，情感悲哀而有正确的意义，这样就不会违反吊文写作的要求了。

赞曰：辞之所哀，在彼弱弄^①。苗而不秀^②，自古斯恻^③。虽有通才，迷方失控^④。千载可伤，寓言以送^⑤。

【注释】

①弱弄：年少的人，此指夭折的人。弱，年少。弄，戏，游戏。 ②秀：开花结实。 ③恻(tòng)：极度哀痛。 ④迷方失控：指上文“骄贵而殒身，猖獗

以乖道，有志而无时，行美而兼累”。方，方向。控，控制。⑤寓：寄寓。送：追吊。

【译文】

总之，哀辞所哀伤的，在于夭折的孩子。夭折的人如幼苗不能开花结实，自古以来都为此而悲痛。有些人虽然有全才，但迷失方向失去控制。这是千古可悲伤的事，所以用吊文来表示哀悼。

杂文第十四

【题解】

本篇论述对问、七、连珠三种文体，总称杂文。本篇可分五段。第一段说明这三种文体，分别由宋玉、枚乘、扬雄三人创始，兼及此三文特色，指出它们都是作者闲乐时所为（因此带有诙谐性质）。第二段论述对问一体，列举两汉魏晋各家的作品，有所褒贬，结尾指出该体是作者发愤表志之作，写作上须表现出高深的情志和光艳的文采。第三段论述七体，评价了两汉魏晋的作品。其中赞美枚乘《七发》“独拔而伟丽”，又批评这类作品往往“先骋郑卫之声”，实际是不满它们流于淫丽。刘勰认为这类作品应当写得艳丽而不淫滥。第四段论述连珠，对汉魏时杜笃等四家拟作都致不满，而独肯定陆机的制作。后面指出该体应写得义明词净，事圆音泽。第五段是附论，说明自汉代以来，杂文的名目繁多，对它们可以考察其名义，分别归入有关文体，该篇不再详述。

本篇的对问，《文选》卷四五又分为对问、设论两类，对问类录宋玉《对楚王问》一篇，设论类录东方朔、扬雄、班固之作各一篇。《文选》卷三四、三五有“七”类，录枚乘、曹植、张协之作。又卷五五连珠类，则仅录陆机所作的《演连珠》。对问、七两体，着重铺叙。体式接近辞赋，后世有些文人把它们归入辞赋类。

智术之子^①，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②。苑囿文情^③，故日新殊致^④。宋玉含才^⑤，颇亦负俗^⑥，始造对问^⑦，以申其志，放怀寥廓^⑧，气实使文^⑨。及枚乘摘艳，首制《七发》^⑩，腴辞云构^⑪，夸丽风骇^⑫。盖七窍所发^⑬，发乎嗜欲，始邪末正^⑭，所以戒膏粱之子也^⑮。扬雄覃思文阁^⑯，业深综述^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⑱，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⑲，暇豫之末造也^⑳。

【注释】

①术：学术，学问。 ②盈：充满。气：才气，气势。 ③苑囿(yòu)：聚养禽兽、种植花木的地方。这里作动词，有集中之意。 ④殊致：不同的情致。 ⑤宋玉：战国末楚国作家。含：怀有。 ⑥负俗：为世俗所讥评。 ⑦始造对问：据《文选》卷四五，宋玉的《对楚王问》最早以“对问”为文章标题。 ⑧放怀：畅抒胸怀。寥阔：旷远广阔。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自比凤凰和鲲，以示自己有着世俗之人无法理解的远大志向。 ⑨使：驱使，驾驭。 ⑩枚乘：西汉初作家。摛(chī)：铺陈。艳：指华美的文辞。《七发》：写吴客用音乐、美味、驰射、游观、打猎、观涛和要言妙道来启发有病的楚太子。 ⑪腴：肥美，此喻文采之盛。云构：云集。 ⑫夸丽：夸饰宏丽。风骇：如风之四起。骇，起。 ⑬七窍：指人的眼、耳、口、鼻七孔。 ⑭始邪末正：枚乘《七发》虚构吴客问楚太子疾，先用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等六事来启发太子，夸耀声色享乐，极尽铺陈之能事，所以称“始邪”；最后以“要言妙道”讽谏太子，所以说“末正”。 ⑮戒：警戒。膏粱之子：贵族子弟。膏粱，精美的食物。膏，肥肉。粱，精美的饭食。 ⑯扬雄：西汉末作家。覃(tán)：深。文阁：指汉代藏典籍的天禄阁，据《汉书·扬雄传》，扬雄曾在天禄阁校书。 ⑰综述：综合前人著作进行著述。 ⑱肇：始。 ⑲枝派：细小的分支。枝，树的枝条。派，水的分流。 ⑳暇豫：空闲娱乐。末造：末世，衰世。此处指文章中的末流。

【译文】

聪明有学问的人，博学高雅的人，藻采充溢于文辞，文辞饱含着才气。他们汇聚着文思情采，所以不断创新，表现不同的情致。宋玉怀才，也很受世俗的讥评，他开始创设了对问体，用来申明自己的志向，畅抒广阔的胸怀，实在是才气驱遣着文辞。到枚乘铺陈辞藻，首创了《七发》，繁盛华美的文辞云集其中，夸饰宏丽犹如风之四起。人的七窍所表现出来的爱好，都由人的嗜好欲望引发，所以《七发》开始铺写不正当的嗜欲，最后归结到正当的道理，用来告戒贵族子弟。扬雄曾在天禄阁中潜心思索，深深致力于综述前人著作，而用短小琐碎的文辞，首创了连珠，文辞虽然短小，却明快清润。以上这三种文体，是文章的分支，闲暇娱乐的末流之作。

自对问已后^①，东方朔效而广之^②，名为《客难》^③，托古慰志^④，疏而有辨^⑤。扬雄《解嘲》^⑥，杂以谐谑^⑦，回环自释^⑧，颇亦为工。班固《宾戏》^⑨，含懿采之华^⑩；崔骃《达旨》^⑪，吐典言之裁^⑫；张衡《应间》^⑬，密而兼雅；崔寔《答讥》^⑭，整而微质^⑮；蔡邕《释诲》^⑯，体奥而

文炳¹⁷；郭璞《客傲》¹⁸，情见而采蔚¹⁹；虽迭相祖述²⁰，然属篇之高者也²¹。至于陈思《客问》²²，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²³，意荣而文悴²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原夫兹文之设²⁵，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²⁶，时屯寄于情泰²⁷，莫不渊岳其心²⁸，麟凤其采²⁹，此立体之大要也。

【注释】

①对问：此处指宋玉《对楚王问》。②东方朔：西汉作家。效：效法。广：推广。③《客难》：指东方朔的《答客难》。④托古慰志：《答客难》虚构一客以古代苏秦、张仪的功名来非难东方朔，东方朔答以“时异事异”，苏秦、张仪若与自己同时代，还不如自己呢，他们之所以成就功名，不过是“遇其时”而已。慰志：自我慰谕。⑤疏：通畅。辨：明辨。⑥《解嘲》：写有客嘲笑扬雄官位低下，扬雄以时势不同，遭遇有异，当今之世，只能默然自守来解答。⑦谐谑：诙谐戏谑。⑧回环自释：指《解嘲》用战国和汉代、世乱和世治对比，反复解释。⑨班固：东汉作家。《宾戏》：指《答宾戏》。文写有客讥班固无功，班固答以君子应守正道。⑩懿：美。⑪崔駰(yīn)：东汉作家。《达旨》：模拟扬雄《解嘲》而作，写有人讥笑他太玄静，他回答自己“甘于谦退”。⑫典言：雅正之言。裁：体制，此指作品。⑬张衡：东汉作家。《应问》：回答别人以官位不进、没有志向对他的非难。应，应答。间(jiàn)：非难。⑭崔寔(shí)：东汉作家。《答讥》：写客讥笑他困穷，他则以自甘贫困以避祸保节作答。⑮整：齐整；质：质朴。⑯蔡邕：东汉末作家。《释诲》：针对对方的开导教诲作出解释。文中假托务世公子与华颠胡老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淡泊自守的情操。⑰体奥：体式奥妙，指作者观点假借华颠胡老说出。炳：光明。⑱郭璞：东晋作家。《客傲》：写有客因郭璞无名位而傲然蔑视他，他则以甘于隐沦笑答。⑲见(xiàn)：同“现”。蔚：繁盛。⑳迭：轮流。祖述：师法。㉑属篇：创作。㉒陈思：三国魏作家曹植，封陈王、谥思。《客问》：曹植所作，已佚。㉓庾敳(ái)：西晋作家。《客咨》：庾敳所作，已佚。㉔荣：茂盛。悴：憔悴。㉕原：推究。㉖挫：遭受挫折。凭：依靠。㉗屯(zhūn)：艰难。泰：舒畅。㉘渊岳其心：形容心胸开阔，如渊深山高。㉙麟凤其采：形容文采像麒麟、凤凰般美丽可贵。

【译文】

自从宋玉有《对楚王问》之后，东方朔又效法它而加以推广，他的作品名为《答客难》，借用古人来慰谕心志，写得通畅而明辨。扬雄的《解嘲》，夹杂着诙谐嘲谑，反复解释，很是工巧。班固的《答宾戏》，富有美好的辞采；崔駰的《达旨》，

是发出雅正言辞的作品；张衡的《应间》，写得周密而又雅正；崔寔的《答讯》，齐整而略显质朴；蔡邕的《释诲》，体式奥妙而文辞显明；郭璞的《客傲》，情趣显露而文采丰富；这些作品虽然相继师法仿效前人，却是对问作品中成就高的。至于曹植的《客问》，言辞高妙而情理疏略；庾敳的《客咨》，内容丰富而文采欠缺：这类作品极多，已没有什么可取的了。推究对问体的创设，是以抒发愤懑来表达志向。身遭挫折但依靠自守正道来战胜困苦，时世艰难仍寄托于心情的舒畅安泰，无不要求具有高山深渊般的宽广心胸，以及麒麟凤凰般美丽的文采，这是对问体写作的主要要求。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①。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②。及傅毅《七激》^③，会清要之工^④；崔骃《七依》^⑤，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辩》，结采绵靡^⑥；崔瑗《七厉》^⑦，植义纯正；陈思《七启》^⑧，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⑨，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⑩，左思《七讽》以上^⑪，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睽^⑫，或理粹而辞驳^⑬。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⑭，穷瑰奇之服馔^⑮，极蛊媚之声色^⑯，甘意摇骨髓，艳辞洞魂识^⑰。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⑱，然讽一劝百^⑲，势不自反。子云所谓“先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⑳。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㉑，而意实卓尔矣^㉒。

【注释】

- ①继踵：紧随其后。踵：脚后跟。 ②信：的确。拔：特出，超出。 ③傅毅：东汉作家。《七激》：写玄通子以妙音、美味、驾驭、观猎、听歌、观舞和学道劝徒华公子放弃隐居。 ④会：会合，引申为汇聚，集中。 ⑤《七依》：写客人用美味、宴乐、打猎、音乐等七事劝公子振作。 ⑥《七辩》：写有七人用七事来劝说隐居的无为先生。绵靡：绵密细致。 ⑦崔瑗(yuàn)：东汉作家。《七厉》：已佚。 ⑧《七启》：写镜机子用美食、美服等七事劝隐居的玄微子出山为官。 ⑨仲宣：汉末作家王粲字。《七释》：写大夫用七事启发隐居的潜虚文人。 ⑩桓麟：东汉作家。《七说》：已佚。 ⑪左思：西晋作家。《七讽》：已佚。 ⑫睽(kuí)：违反正道。 ⑬粹：纯正。驳：杂。 ⑭“莫不”二句：指自从《七发》以后，后人仿作的七体无不夸耀宫馆之美、畋猎之壮。畋(tián)：打猎。 ⑮穷：极尽。瑰：珍奇。服：服饰。馔(zhuàn)：饮食。 ⑯极：极尽。蛊(gǔ)：惑。 ⑰洞：深入。魂识：魂魄意识。 ⑱“虽始之”二句：说这类作品都以淫靡奢侈开端，而以讽谏的正道归结。 ⑲讽一劝百：为《汉书·司马相

如传赞》引扬雄语。意谓虽然立意讽谏,但因过分夸耀奢靡,反而起了劝诱的作用。⑳“子云”二句:语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为班固引扬雄批评汉赋语。扬雄认为,汉大赋用大量篇幅极写奢靡豪华的场面和声色嗜欲的享受,同违背雅正之道的郑卫之声没什么两样,只是结尾才象征性地讲一点讽谏的正理。刘勰认为上述七体文也有这种弊病,故引用扬雄的说法。子云:扬雄字。骋:犹纵情渲染。郑卫之声:儒家传统观念认为,郑卫两国的音乐淫靡不合雅正之道,故后人常以“郑卫之声”指不正当的音乐或文学作品。雅:雅乐,此喻雅正之意。㉑拔群:出类拔萃。㉒卓尔:高超,特出。

【译文】

自从枚乘《七发》问世以后,仿照它而作的七体文接连不断。看枚乘首创的《七发》,确实是高超而又宏丽的作品了。到傅毅的《七激》,汇集了清丽简要的工巧;崔骃的《七依》,具有广博典雅的巧妙;张衡的《七辩》,组织辞采绵密细致;崔瑗的《七厉》,写作立意纯粹正当;曹植的《七启》,显示了宏壮之美;王粲的《七释》,致力于辨明事理。从桓麟的《七说》以后,左思的《七讽》以前,其间的创作像枝叶附于树干,影子随着形体,有十多家。有的文采富丽而内容不正,有的义理纯粹但文辞驳杂。看这类文体的大致倾向,无不夸耀宫馆的美盛,侈言畋猎的壮观,穷尽服饰饮食的珍丽奇异,极写蛊惑媚人的音乐美色,诱惑的内容动人情志,艳丽的辞句深入人心。虽然以夸饰淫靡奢侈开端,最终归结到讽谏的正道上来,但讽谏作用极少而劝诱作用甚大,这种趋势已无法逆转。正如扬雄所说:“先纵情渲染郑卫之声,曲子终结时才奏点雅乐。”只有《七厉》叙说贤明,归结到儒家正道上来,虽然文采不算出类拔萃,但意义实在超出众作之上了。

自《连珠》以下^①,拟者间出^②。杜笃、贾逵之曹^③,刘珍、潘勖之辈^④,欲穿明珠,多贯鱼目^⑤。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⑦。唯士衡运思^⑧,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⑨,广于旧篇^⑩,岂慕朱仲四寸之珣乎^⑪?夫文小易周^⑫,思闲可赡^⑬。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⑭,可称珠耳。

【注释】

①《连珠》:此指扬雄首创的《连珠》。②拟:摹拟。间(jiàn)出:更迭而出,不断出现之意。③杜笃:东汉文人。贾逵:东汉学者。曹:辈。④刘珍:东汉文人。潘勖(xù):东汉末作家。⑤“欲穿”二句:即鱼目混珠之意,谓杜、贾、刘、潘之辈,所作《连珠》不过是鱼目,徒有其名。⑥“可谓”二句:《庄子·秋水》中说,燕国寿陵一少年学步于赵国邯郸,结果未学成,反而忘了自己原

来的步法,只好匍匐而归。刘勰这里是批评杜笃等人摹拟前人但不成功。⑦“里丑”二句:《庄子·天运》中说,西施心痛而捧心口皱眉,里中丑女见了仿效,反而更丑。顰:皱眉。⑧士衡:西晋作家陆机字。运思:运用文思,指陆机创作《演连珠》五十首。⑨裁:剪裁,裁制。置:设置。⑩广:扩大。旧篇:指以往的连珠作品。⑪“岂慕”句:《列仙传》记载,会稽人朱仲在市上贩珠,鲁元公主用七百金向他求珠,朱仲便献上四寸大的珠子。珥:女子耳饰,此指珠。⑫周:周密。⑬闲:成熟。赡:丰富。⑭磊磊:形容圆转的样子。

【译文】

自从扬雄作了《连珠》以后,摹拟的人接连不断。杜笃、贾逵之流,刘珍、潘勖之辈,想要把颗颗明珠穿连起来,结果串起来的多数是鱼目。正如寿陵少年匍匐而归,并没有学到邯郸的步法;同里丑女捧着心口,与西施皱眉之美完全相反。只有陆机构思的《演连珠》,说理新颖,文思敏捷;但所作在篇章、句子方面,比过去的作品篇幅扩大了,是不是羡慕朱仲直径四寸的大珠而这样做呢?连珠篇幅短小,容易写得周密,思考成熟,内容便会丰富。足以使意义明白而文辞洁净,事理圆通而音调润泽,圆转流动,才可称得上是连珠了。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①:或典、诰、誓、问^②,或览、略、篇、章^③,或曲、操、弄、引^④,或吟、讽、谣、咏^⑤。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⑥,各入讨论之域^⑦;类聚有贯^⑧,故不曲述也^⑨。

【注释】

①品:类。②典:常法。《尚书》中有《尧典》、《舜典》等。后世便以典命篇。诰:训诫勉励的文告。源于《尚书》中的《汤诰》等。誓:军旅中告诫将士的言辞。源于《尚书》中的《汤誓》等。问:策问,帝王询问臣下的文体。③览:总览。《吕氏春秋》有“八览”,后来以“览”命名的著作,有“总览大要”之意。略:大略、梗概。如《淮南子》中有《要略》,后人也以此命篇。篇:篇章。如《荀子》中有《赋篇》,乐府诗中也有以“篇”为名的,如《美女篇》、《白马篇》等。章:乐章,如《九章》。一说为章表之章。④曲:乐曲、歌曲,如《鼓吹曲》。操:琴曲的一种。弄:小曲。引:曲的一种。⑤吟:歌吟,诗的一种。讽:有讽谕作用的诗。谣:歌谣。咏:歌的一种。⑥甄别:鉴别。⑦各入讨论之域:指上述各种文体,分别归入本书所论的相关文体的篇章之中。⑧类聚:分类聚集。贯:条贯。⑨曲:详尽。

【译文】

详细分析汉代以来的杂文,名目很多:有称典、诰、誓、问的,有称览、略、篇、章

的,有称曲、操、弄、引的,有称吟、讽、谣、咏的。总括它们的名称,都可归入杂文的范围;鉴别它们的不同意义,各被归入相关文体中讨论;分类聚集本有条理,所以不再详细论述。

赞曰:伟矣前修^①,学坚才饱。负文余力^②,飞靡弄巧^③。枝辞攒映^④,曄若参昴^⑤。慕颦之徒^⑥,心焉只搅^⑦。

【注释】

①前修:前贤,此处指前代作家。 ②负文:从事各体文章创作。负:担负。余力:剩余精力。 ③靡:华丽。 ④枝辞:指各类杂文,承上文说杂文是“文章之枝派”而言。攒(cuán):聚集。 ⑤“曄(huì)若”句:出《诗经·召南·小星》:“曄彼小星,维参与昴。”曄:明亮,也有微小意。参(shēn)昴(mǎo):二星宿名。 ⑥慕颦:效颦,指模仿前人而不成功者。 ⑦搅:搅乱。

【译文】

总之,前代的作家真了不起啊。他们学问扎实、富有才华。担负着创作的重任,仍行有余力,来飞扬辞藻,显示工巧。各体杂文如枝条丛聚交相辉映,又如参宿、昴宿,星虽小也各自发出光芒。那些羡慕这类作品之美而意图效颦的人,心意徒然被搅乱了。

谐谑第十五

【题解】

本篇论述谐辞、隐语两种文体，也就是笑话、谜语，但先秦、汉魏六朝时代的谐辞、隐语，一般均用韵文写作。本篇可分三段。第一段结合举例，说明谐谑的性质、作用和价值。第二段讲谐辞。首先肯定《史记·滑稽列传》中所载淳于髡等所作的谐辞，因为它们尽管文辞不雅，但意在讽谏，义旨规正。其后东方朔、枚皋所作的滑稽赋，就纯属游戏之辞。魏晋时代，谐辞盛行，也都是嘲戏取乐之作。第三段讲隐语。指出隐语的特点是利用暗示、比喻等手法。接着肯定先秦时代的若干隐语，具有兴治济身、弭违晓惑的积极作用。到汉代东方朔的隐语，就全是游戏而无益规补了。魏代以来，以文字、品物为猜测对象的谜语盛行，但此类作品，虽有小巧，毕竟背离文学远大的功能。总之，谐辞隐语，在文学中品级较低，犹如九流中的小说家一样。

刘勰认为，谐辞隐语是俚俗不雅之作，其中少数作品具有箴戒规讽作用，值得肯定；许多仅是滑稽取乐之作，就很少价值。这里表现出他主张文学应为政治道德修养服务、轻视娱乐性通俗文学的观点，这种观点和《乐府》篇鄙薄通俗乐曲和歌辞的看法互相沟通。魏晋南北朝时代，谐辞盛行，许多作品用赋体写成，颇有文采，具有辞藻华美、对偶工巧、音韵和谐等语言美，顺应了当时骈体文学昌盛的创作潮流，因而得到许多文人的重视和爱好。据《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所载书目，即有袁淑等所撰的诙谐文集，计四种，共二十余卷。诙谐文即是谐辞。刘勰尽管认为这类作品品级不高，但面对当时创作现实，仍承认它们具有文学性，因而写作本篇予以论述。

芮良夫之诗云^①：“自有肺肠，俾民卒狂^②。”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③，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④。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睥目”之讴^⑤；臧纆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⑥；并嗤戏形貌^⑦，内怨为俳也^⑧。

又“蚕蟹”鄙谚^⑨，“狸首”淫哇^⑩，苟可箴戒^⑪，载于礼典^⑫。故知谐辞隐言^⑬，亦无弃矣。

【注释】

①芮良夫之诗：指《诗经·大雅·桑柔》。据《毛诗序》说，此诗是芮良夫刺周厉王之作。芮良夫，周朝卿士。②俾：使。卒：最终。狂：发狂，指人们最终被迫起来赶走暴虐的周厉王。③口壅(yōng)若川：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厉王暴虐，国人批评他，厉王派人监视，使人不敢非议，召公便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壅，堵。川，河。④谑(xuè)血：戏谑，嘲笑。方：定规。⑤“昔华元”二句：《左传·宣公二年》载，宋国大夫华元率军与郑国交战，兵败被俘，后逃回，监督筑城。筑城者唱歌谣讽刺他瞪着眼，挺着腹，神气十足，却是被俘逃回的败军之将。睥(hàn)目：歌谣的首句是“睥其目”，意谓瞪着大眼睛。讴：歌。⑥“臧纥(hé)”二句：据《左传·襄公四年》，邾国、莒国伐郕(zēng)国，鲁国大夫臧纥为救郕而侵邾，结果兵败而归，鲁国人便作诵讽刺，其中有“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句。朱儒：即侏儒，指臧纥，因其身材矮小，故称为侏儒，也含有指责其无能之意。⑦嗤(chī)：讥笑。⑧俳(pái)：嘲笑。⑨“蚕蟹”鄙谚：《礼记·檀弓下》载，鲁国成邑有人兄死不穿丧服，后听说孔子学生子皋性至孝，要来成邑做长官，便穿上丧服以免受罚。人们作歌讽刺他，歌中唱道：“蚕则绩而蟹有匡，……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意思是说养蚕要有筐，蟹壳像筐却不是为养蚕的；兄死要服丧，但此人穿丧服是因为子皋的缘故。⑩“狸首”淫哇：《礼记·檀弓下》记载，孔子之友原壤母死，孔子帮助他整治棺槨，原壤却站在棺木上唱歌，歌词首句为“狸首之斑然”，是说棺木纹理像野猫头上的花纹。原壤在服丧期间唱歌，是非礼行为。狸，野猫。淫，淫邪。哇，歌唱。⑪苟：如果。箴戒：讥刺训戒。⑫礼典：指《礼记》。⑬谐：戏笑。隐(yǐn)：隐语。

【译文】

芮良夫的《桑柔》诗中说：“君王自己有坏心肠，使得人民终于发狂。”君王的心险恶得像高山，而要堵住人们的口就像堵住河流一样，人们的怨恨愤怒之情不同，嘲笑讥刺的话也就没有定规。从前华元弃甲而归，筑城者唱出“瞪着大眼睛”的歌讥笑他；臧纥兵败丧失军队，鲁国人制作“侏儒”的歌讽刺他：都是嘲笑对方的形貌，内心怨愤发为讥笑的歌谣。还有用“蚕”和“蟹”作比的粗鄙谣谚，用“狸首”发端的淫邪歌唱，如果可以用来讥刺训诫，就都记载在《礼记》里面。所以知道嘲笑谐辞和曲折的隐言，也都没有被抛弃。

谐之言皆也^①，辞浅会俗^②，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

酒^③；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④；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⑤，优孟之谏葬马^⑥，并谲辞饰说^⑦，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⑧，列传《滑稽》^⑨，以其辞虽倾回^⑩，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⑪，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⑫，铺糟啜醢^⑬，无所匡正^⑭，而诋嫚嫚弄^⑮，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⑯，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⑰，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⑱，虽扑笑帷席^⑲，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⑳，未免枉轡^㉑；潘岳丑妇之属^㉒，束皙卖饼之类^㉓，尤而效之^㉔，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㉕。遂乃应珣之鼻，方于盗削卵^㉖；张华之形，比乎握春杵^㉗。曾是莠言^㉘，有亏德音^㉙，岂非溺者之妄笑^㉚，胥靡之狂歌欤^㉛！

【注释】

- ①皆：全，都。 ②会：适合。 ③“昔齐威”二句：《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威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以致国将危亡。一次，威王问淳于髡能饮多少酒才醉，淳于髡回答说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不解。淳于髡趁机以“酒极则乱，乐极则悲”的道理讽谏威王，齐威王因此不再整夜喝酒了。淳于髡(kūn)：战国齐威王时任大夫，以博学、滑稽、善辩著称。 ④“楚襄”二句：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在楚襄王面前指责宋玉好色，宋玉便夸说天下最美的女子倾心于他，登墙窥视三年，宋玉未加理睬，以说明自己守德。同时又用诙谐的描写反指登徒子为好色之徒，并说秦章华大夫见美女而动心，但终因守礼而退。作品以守德、守礼劝勉楚王。宋玉：战国楚作家。《好色》：指《登徒子好色赋》，传为宋玉所作。 ⑤优旃(zhān)之讽漆城：《史记·滑稽列传》载，秦二世想漆城墙，优旃便说好，说是漆城墙虽然破费百姓的钱财，但漆后城墙光滑，敌人爬不上来，只是无法放进室内荫干。二世听后大笑，打消了漆城的念头。优旃，名叫旃的优人。优是官中供君主戏谑的伶人。 ⑥优孟之谏葬马：《史记·滑稽列传》载，楚庄王所爱的马死了，他要用大夫之礼安葬它，并不许别人劝谏。优孟听说之后，便大哭着去见庄王，请求用人君之礼安葬死马，以此让诸侯知道大王贱人而贵马。楚庄王因此而改变了主意。优孟，叫孟的优人。 ⑦谲辞：诡诈之辞，指上述优旃、优孟听说的反话。 ⑧子长编史：司马迁编撰《史记》。子长，司马迁字。 ⑨列传《滑(gǔ)稽》：指《史记》中有《滑稽列传》，专记那些地位不高而善于用诙谐机智的言谈讽谏君主的人。滑稽：原是一种流酒器，能不断地转注吐酒，因此比喻机智善辩、言辞圆转流畅的人。 ⑩辞：淳于髡、优旃、优孟等人的谐辞。倾回：倾斜不正。 ⑪本体：指谐辞的固有体制。雅：雅正。 ⑫东方：东方朔，西汉作

家。枚皋：西汉作家。⑬铺(bǔ)糟啜醢：语出《楚辞·渔父》：“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醢？”铺：吃。糟：酒糟。啜(chuò)：喝。醢(lí)：薄酒。⑭匡：纠正。⑮诋：毁谤，诬蔑。嫚：轻侮。媠(xiè)：不恭敬，不庄重。弄：戏耍。⑯“故其”三句：据《汉书·枚皋传》说，枚皋自称“为赋乃俳，见视如倡”。俳：嘲笑戏文。见：被。倡(chāng)：倡优，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⑰魏文：魏文帝曹丕。因：根据。笑书：不详，古籍中未见曹丕著笑书的记载。⑱“薛综”句：《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记载，吴国薛综在招待蜀汉使节的宴会上嘲笑“蜀”字说：“有犬为獨，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嘲调：嘲笑。⑲扑(biàn)：欢欣鼓掌。帷席：指宴席。⑳懿文之士：善于为文之士。懿：美好。这里作动词，有擅长之意。㉑枉轡(pèi)：枉道，绕道不走正路。轡，驾驭牲口的缰绳。㉒潘岳：西晋作家。丑妇：潘岳写丑妇的作品不传。㉓束皙：西晋作家。卖饼：指束皙的《饼赋》，其中有戏谑的描写。㉔尤：责怪。㉕驱扇：推波助澜，形成风气。㉖“遂乃”二句：无考。大约是说把应瑒(yáng)的鼻子比作偷得的半个鸡蛋。应瑒：三国魏作家。㉗“张华”二句：是说嘲笑张华的头上小下大，就像在白里春捣的棒槌。参见《世说新语·排调》注引《头责子羽文》。张华：西晋作家。㉘曾：乃，是。莠(yǒu)言：坏话。㉙德音：美好的声誉。㉚溺者之妄笑：语本《左传·哀公二十年》，吴国被越国围困，吴王对晋国赵襄子派来的家臣说：“溺人必笑，吾将有问也。”杜预注认为这是自喻所问无关当时的危急形势，犹如溺人不知所为反而笑。此谓创作“无益时用”、“有亏德音”的谐辞所务非急，和人落水了反而笑一样荒诞。溺者：落水者。㉛胥靡之狂歌：《吕氏春秋·大乐》中说“罪人非不歌”，高诱注说：“当死强歌，虽歌不乐。”刘勰语本此，用意同上句。胥靡：囚徒。

【译文】

谐的意思是说“皆”，它的文辞浅显适合世俗，大家听了都高兴发笑。从前齐威王喜欢整夜饮酒淫乐，淳于髡便机智地谈论酒量来讽谏威王；楚襄王设宴集会，宋玉就作《登徒子好色赋》来劝勉守德守礼；他们都意在隐微地讽谏，所以言辞有值得一看的。到优旃的讽刺秦二世油漆城墙，优孟的谏阻楚庄王厚葬爱马，都用诡诈曲折的方式修饰劝说之辞，以此阻止君主的昏庸暴虐。所以司马迁编写《史记》，专门设有《滑稽列传》，就是因为那些诙谐之辞虽然诡诈不正，用意却是正确的缘故。只是这类谐辞本身体制不够雅正，它的发展容易产生弊端。因此东方朔、枚皋，像吃酒糟喝薄酒那样（意为随波逐流），所作谐辞毫无匡谏之意，只是一味讥笑不恭、轻侮戏谑，所以枚皋自己也说所作之赋其实是游戏文字，人也被轻视当作倡优看待，连自己也有些后悔了。到魏文帝曹丕据戏话编成笑书，薛综在宴

会上开玩笑,虽然能令在座的人鼓掌欢笑,却对时事毫无补益。然而那些喜好弄文的人,免不了要走到这条弯路上来;像潘岳写丑妇,束皙赋卖饼之类,明知不对还要去仿效的,不下百余人。魏晋时代诙谐调笑的风气,极为流行。于是应场的鼻子,被比作偷来的半个蛋;张华的脑袋,被喻为捣白的棒槌。都是些有害的话,有损于作者的声名,创作这类谐辞,难道不是落水人的妄笑,被囚者的狂歌吗!

隐者^①,隐也,遁辞以隐意^②,谲譬以指事也^③。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智井而称麦曲^④;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⑤;伍举刺荆王以大鸟^⑥,齐客讥薛公以海鱼^⑦;庄姬托辞于龙尾^⑧,臧文谲书于羊裘^⑨:隐语之用,被于纪传^⑩,大者兴治济身^⑪,其次弼违晓惑^⑫。盖意生于权谲^⑬,而事出于机急^⑭,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⑮。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⑯。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⑰。至东方曼倩^⑱,尤巧辞述。但谲辞诋戏^⑲,无益规补^⑳。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㉑,而君子嘲隐^㉒,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㉓,使昏迷也^㉔。或体目文字^㉕,或图象品物^㉖,纤巧以弄思^㉗,浅察以衍辞^㉘。义欲婉而正^㉙,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㉚,已兆其体^㉛。至魏文、陈思^㉜,约而密之^㉝;高贵乡公^㉞,博举品物^㉟:虽有小巧,用乖远大^㊱。观夫古之为隐,理周要务^㊲,岂为童稚之戏谑^㊳,搏髀而扑笑哉^㊴!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㊵,盖稗官所采^㊶,以广视听^㊷。若效而不已^㊸,则髡、朔之入室^㊹,旃、孟之石交乎^㊺?

【注释】

- ①隐(yǐn):隐语,谜语。 ②遁辞:此指把真实意思隐藏起来而不直说。遁,逃避。 ③谲(jué)譬:曲折的比喻。谲,谲诡,变化多端。 ④“昔还(xuán)社”二句:《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国伐萧,萧大夫还无社向楚大夫申叔展求救,申叔展问他有麦曲吗?他说没有;又问河鱼腹疾怎么办,回答说见到枯井就来救他。据杜预注,麦曲可以避湿,申叔展问还无社有无麦曲是要暗示他,当萧国为楚军所败时可躲到低湿之处。还无社初不解,所以回答说没有麦曲。申叔展于是再用河鱼腹疾即水湿致病暗示他,还无社理解了,就说将躲在枯井中等待他来救自己。为避人耳目,两人对话都用隐语。还社:即还无社,萧国大夫。拯:救。智(yuān)井:枯井。麦曲:用麦作的发酵剂。 ⑤“叔仪”二句:《左传·哀公十三年》载,吴国大夫申叔仪向鲁国大夫公孙有山求粮,说佩玉下垂,我却无处

挂它,有甜酒一杯,我和穿褐的老人只能斜眼看看而不能喝。这是在暗示对方自己缺少粮食。公孙有山回答,粗粮没有,细粮倒有,你登上首山喊道:“庚癸吗?”我就供应粮和水。据杜预注说,庚在西方,西方主秋,谷物在秋天成熟,所以这里用庚代指谷物粮食。癸在北方,主水,所以用癸代指水。军中不得私自向对方提供粮食,所以两人约定用隐语“庚癸”联系。叔仪:即申叔仪。

⑥“伍举”句:《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即位三年无所作为,只是日夜为乐,伍举用隐语进谏,说:“有鸟在于阜(土山),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楚庄王心里明白,便说:“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伍举:楚国大夫。荆王:楚王,指楚庄王。

⑦“齐客”句:《战国策·齐策一》载,齐国的靖郭君封于薛地,他想要在薛筑城自守,有一客人就用大鱼离不开海水,比喻薛地离不开齐国,如果齐国不保,薛城再高也无用,以此劝阻靖郭君筑薛城。薛公:靖郭君,封于薛。

⑧“庄姬”句:《列女传》载,楚顷襄王好游乐,庄姬便让他猜隐语,其中说到“有龙无尾”,意思是说顷襄王已年过四十,尚无太子,国无辅弼,将很危险。庄姬:一说为庄侄。

⑨“臧文”句:《列女传》中记载,鲁国大夫臧文仲出使齐国,齐国扣留了他,准备进攻鲁国。臧文仲托人送信给鲁君,其中有“食(sì)猎犬,组羊裘”的话,这是在暗示鲁君赶快让士兵吃饱,整治好甲兵,准备迎敌。臧文:即臧文仲。谬书:写隐语。

⑩被:加,及,这里是记载于的意思。纪传:指记载上述事实的《左传》、《战国策》、《史记》、《列女传》等史籍。

⑪兴治:导致国家大治。治,有秩序。济身:有利于自身。济,有利。

⑫弼:改正。违:过失。晓:启发,使明白。惑:迷惑。

⑬权谲:权变诡诈。

⑭机急:机密紧急。

⑮表里:外和内,指谐辞和隐语都可用于讽谏,这是它们内在作用的一致之处,但谐辞浅显诙谐,隐语隐蔽曲折,这是它们外在形式的不同之处,所以说它们相为表里,有同有异。

⑯“汉世”四句:《汉书·艺文志》赋类之末是杂赋,杂赋类末了著录有《隐书》十八篇。《汉书》的编著者是班固,《艺文志》是根据刘歆的《七略》编成的,所以说“歆、固编文”。

⑰“昔楚庄”二句:《吕氏春秋·重言》:“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谏。”荆庄王即楚庄王。《史记·滑稽列传》:“齐威王之时喜隐。”

⑱东方曼倩:东方朔字曼倩。

⑲谬辞:即隐语。诋戏:嘲讽戏弄。

⑳规补:规劝补救。

㉑非:非议,不赞成。

㉒君子:指士大夫。嘲隐:嘲戏的隐语。

㉓回互:婉转变换。

㉔昏迷:迷惑费解。

㉕体目文字:分解文字为字谜。体,分解。目,辨识。

㉖图象品物:描摹事物。品物,事物。

㉗弄:卖弄。

㉘衍(xuàn):夸耀。

㉙婉:曲折。

㉚荀卿:即荀子,战国思想家,名况,尊称荀卿。蚕赋:荀子有《赋篇》,中有一篇描写蚕的形状功用,而不说是蚕,最后才点出是蚕,有点像谜语。这里用来代指整个《赋篇》。

㉛兆:预示。

㉜魏文:

魏文帝曹丕。陈思：魏陈思王曹植。 ③约：简要。密：周密。 ③④高贵乡公：即曹髦，曹丕孙，封为高贵乡公。 ③⑤博举：广博地列举。 ③⑥乖：不合。远大：远大的作用，如上文“兴治济身”、“弼违晓惑”。 ③⑦周：遍。要务：重要事务。 ③⑧童稚：儿童。 ③⑨搏髀(bì)：拍大腿。搏，拍。髀，大腿。 ④⑩九流之有小说：《汉书·艺文志》把先秦学说分为九个学派，即九流，分别为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流之外还有小说，是稗官所采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小说家不入九流中，但因孔子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也”，所以不废。刘勰以小说处九流之后而不废，喻谐隐的地位虽不重要，但有时也有“兴治济身”、“弼违晓惑”的作用，所以加以论述。 ④⑪稗(bài)官：小官。 ④⑫广：扩大。 ④⑬效：仿效。已：停止。 ④⑭髡：淳于髡。朔：东方朔。入室：入室弟子，学得老师学问或精深技艺的学生。此处意为和淳于髡、东方朔一样滑稽诙谐。 ④⑮旃：优旃。孟：优孟。石交：金石之交，牢固的交情。此处意为和优旃、优孟之流为伍。

【译文】

隐，就是隐藏，用曲折的言辞把意思隐藏起来，用婉转的比喻来暗示事情。从前还无社向楚大夫求救，用“麦曲”等隐语约定枯井中救人；申叔仪向鲁大夫讨粮，唱隐语佩玉歌约好喊“庚癸”求粮；楚国伍举用不飞不鸣的大鸟讽刺楚庄王，齐国客人用失去海水的大鱼讽刺薛公；庄姬借龙无尾的言辞启发楚顷襄王，臧文仲在信中用隐语羊裘之类暗示鲁国国君；隐语的作用，记载在史籍之中，大的可以导致国家大治，或者有利于自身，其次可以纠正过失，使迷惑的人明白过来。隐语的用意产生于权变诡诈，而事情出于机密紧急，和那些谐辞，可以互为表里。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刘歆、班固把它们著录在赋类之末。过去楚庄王、齐威王，生性喜好隐语。到了东方朔，更是巧于作隐语。只是用隐语嘲讽取笑，无益于政治上的规劝补正。从魏代以来，很是不满倡优，士大夫的嘲戏隐语便演化成谜语。谜语，就是文辞婉转变换，使人迷惑不解。有的分解文字成字谜，有的描摹事物猜名称，在细巧之处卖弄才思，靠浅近的观察来夸耀文辞。内容应该婉转而正确，文辞应该既隐蔽而又指陈明确。荀卿的蚕赋之类，已预示了谜语的体制。到了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作的谜语简要而周密；高贵乡公曹髦的谜语，广泛地列举各种事物；虽然细致巧妙，作用却有背于远大的意旨。考察古代人作隐语，其中的道理遍及重要的事务，哪里是像儿童的戏耍，拍腿鼓掌地欢笑啊！然而文辞中有谐隐一体，就如九流之外有小说，那是被稗官采集，用来扩大见闻的。如果无节制地学作谐隐文辞，那就成了淳于髡、东方朔的高足，优旃、优孟的知交了！

赞曰：古之嘲隐^①，振危释惫^②。虽有丝麻，无弃菅蒯^③。会议适时^④，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⑤。

【注释】

①嘲隐：指谐辞隐语。②振：救。释：解除。惫：困乏，引申为困难，困境。③“虽有”二句：语出《左传·成公九年》，意为虽有精细之物，粗物仍不可弃。此处喻谐讪虽为文章末流，仍应让其存在。菅(jiān)蒯(kuǎi)：两种草名，菅可做刷帚，蒯可搓绳子等。④会议：合乎正当的理义。适时：适应时机。⑤德音：美好的声誉。

【译文】

总之，古代的谐辞隐语，作用在拯救危亡，解除困境。虽然有了丝麻，仍不要抛弃菅蒯。只要合于正当的理义，适应时机，是能够有益于讽谏劝诫的。如果只是戏谑滑稽，那就要有损于自己的声誉了。

【附录】

（此处为模糊的附录内容，文字难以辨识，故省略）

史传第十六

【题解】

从本篇以下到《书记》篇，分别论述属于笔（不押韵的散文）的各种文体。本篇专论史传（历史著作）。全篇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史传的名义、性质，指出古史即为经书中的《尚书》、《春秋》，推崇孔子修《春秋》，表现劝戒褒贬；称赞《左传》解释《春秋》，是史书的冠冕。第二部分论述从战国至晋代的史书沿革。其中对《史记》、《汉书》，评述较详，肯定亦较多。但对二书为吕后立纪，大加非议，表现出浓厚的封建夫权观念。对其后史书，最推重《三国志》。《文心雕龙》各篇论历代作家作品，大抵到晋代为止，今传《廿四史》中的《后汉书》，系刘宋范曄所撰，因而本篇未加论及。第三部分论史书的体制和写作。指出史书记载王朝的盛衰兴废，要写出一代的制度和政治演变，表现劝戒与夺之旨，必须征圣宗经。接着认为纪传体史书，由于年久事繁，要做好总会、诠配工作，颇为不易。不少史家记载远事，爱好搜采奇闻；记载同时代人，则趋炎附势，因而所记均失实不可信，因此强调史家必须秉笔直书，析理居正。篇中赞美《史记》的“实录”精神，篇末赞语赞美“直归南董”，反复表现了刘勰要求史书真实地反映历史的进步思想。

在骈体文学占主导地位的南朝，史书用散体文记载史实、人物，一般被人们认为缺少文采。但史书篇章中的序、论，多用骈体，其赞更运用韵文，则被认为有文采。本篇称道《汉书》“赞序弘丽”，即是此意。《文选》不选史书的纪传，但选择一部分史书的论赞。卷四九、五十选《汉书》等史论九篇，史述赞四篇。《文选序》特别指出，史书中的赞、论、序、述，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之美。我们阅读《文心雕龙》、《文选》，必须注意南朝文人的这种审美标准。

魏晋南北朝时代产生了许多志怪小说，当时人们往往迷信鬼神为实有，故目录学者把它们归入史部，《隋书·经籍志》列入史部杂传类。这类志怪，有的文学性颇强，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本篇提及干宝的《晋纪》而不及《搜神记》，说明刘勰对志怪小说不予重视。当时历史载籍纷繁，志怪所记非军国大事，在史部中

被认为地位很不重要。再则,志怪内容多诡诞不经,又用散体写作,在崇尚内容信实、文辞应有骈俪之美的刘勰看来,自然更是卑卑不足道了。

开辟草昧^①,岁纪绵邈^②,居今识古,其载籍乎^③? 轩辕之世^④,史有仓颉^⑤,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⑥史者,使也,执笔左右^⑦,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⑧。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⑨,夏、商被于诰誓^⑩。洎周命维新^⑪,姬公定法^⑫,抽三正以班历^⑬,贯四时以联事^⑭。诸侯建邦^⑮,各有国史,彰善瘅恶^⑯,树之风声^⑰。自平王微弱^⑱,政不及雅^⑲,宪章散紊^⑳,彝伦攸教^㉑。夫子闵王道之缺^㉒,伤斯文之坠^㉓,静居以叹凤^㉔,临衢而泣麟^㉕,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㉖,因鲁史以修《春秋》^㉗,举得失以表黜陟^㉘,征存亡以标劝戒^㉙;褒见一字,贵逾轩冕^㉚;贬在片言,诛深斧钺^㉛。然睿旨幽隐^㉜,经文婉约^㉝,丘明同时^㉞,实得微言^㉟;乃原始要终^㊱,创为传体^㊲。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㊳,记籍之冠冕也^㊴。

【注释】

- ①草昧:蒙昧,未开化的时代。 ②岁纪:年代。绵邈:久远。 ③载籍:典籍,指史籍。 ④轩辕:黄帝。 ⑤仓颉:传说是黄帝的史官,曾仿照鸟兽之迹创造了文字。 ⑥“《曲礼》”二句:《礼记·曲礼上》:“史载笔,士载言。”史:史官。载笔:拿着书写用具随时准备记录。 ⑦执笔左右:拿着笔跟随在君主身边。 ⑧“古者”二句:《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左史、右史:古代史官分左、右史,分别记录言语、事迹。书:书写,记录。 ⑨唐:唐尧。虞:虞舜。流:流传。典谟:指《尚书》中的《尧典》、《大禹谟》等篇。 ⑩被:及,指记载于。诰誓:《尚书》中的《甘誓》、《汤诰》等篇。 ⑪洎(jì):及,到。周命维新:语本《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命,天命,周朝自称受天命而建立。维新,即新,维,语词。 ⑫姬公: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定法:制定法典,这里指有关史籍记载之法。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的说法,孔子编《春秋》是“遵周公之遗制”,又说是按“周公之垂法”,所以刘勰认为周公制定过这方面的法典。 ⑬抽(chōu):抽引,推算。三正: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正,正月,夏以孟春(正月)为正,商以季冬(十二月)为正,周以仲冬(十一月)为正。班历:颁布历法。班,颁。 ⑭贯:联贯。四时:春、夏、秋、冬四时。联事:把事情按年、时、月、日的次序联起来

记载。 ⑮邦:国。 ⑯彰:表彰。瘡(dàn):憎恨。 ⑰树:树立。风声:风气。 ⑱平王:周平王,周幽王的儿子。幽王被犬戎所杀,平王即位,东迁洛邑,史称东周。微弱:指至周平王时,周王朝已经衰弱。 ⑲政不及雅:意为政治混乱。雅,正。 ⑳宪章:法度。紊(wěn):乱。 ㉑彝伦:伦常。彝,常理。攸:语词。敎(dù):败坏。 ㉒夫子:指孔子。闵:悯,忧。缺:失。 ㉓伤:伤叹。斯文:指西周盛世的礼乐文化。《论语·子罕》记孔子曾叹息:“天之将丧斯文也。”斯,此。 ㉔静居:闲居。指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之后。叹凤:《论语·子罕》记载孔子曾叹息“凤鸟不至”,古人认为天下太平凤鸟便会来,凤鸟不来说明天下混乱,所以孔子要叹息。 ㉕“临衢”句:《孔丛子·记问》载,有人于野外猎获一只麒麟,因不认识而把它弃于五父(鲁地名)的大路上。孔子前往观看,认出是麒麟,便哭着说:“麟出而死,吾道穷矣。”古人认为麒麟应在太平盛世出现,现在麒麟出现却死了,孔子感到绝望,所以哭泣。衢:大路。 ㉖就:从。太师:乐官之长。正《雅》、《颂》:《论语·子罕》记载,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后,曾订正过《雅》、《颂》的乐曲。 ㉗因:依据。鲁史:鲁国的史书。修《春秋》:孔子依据鲁国的历史记载修撰成《春秋》。 ㉘黜(chù):降,此指贬责。陟(zhì):升,此指赞扬。 ㉙征:引证。标:揭示。劝:勉励。戒:警戒。 ㉚“褒见”二句:是说在孔子的《春秋》中,如果获得哪怕一字的称赞,都要比高官厚禄珍贵。《春秋》常常用极少的字句隐含褒或贬的意思。逾:超过。轩冕:古代卿大夫的车服,此指高官厚禄。轩,大夫以上乘坐的轻便车。冕,大夫以上的人戴的礼帽。 ㉛“贬在”二句:是说如果在《春秋》中遭到片言只语的贬责,那简直比遭斧钺砍杀还要可怕。诛:杀戮,有惩罚之意。钺(yuè):一种似斧的兵器。 ㉜睿(ruì):明智。 ㉝经文:指《春秋》的文字。婉约:含蓄简练。 ㉞丘明:左丘明,鲁国人,相传是《左传》(原称《左氏春秋》,汉人拿它来解释《春秋》,故称《春秋左氏传》)的作者。同时:据说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 ㉟微言:此指《春秋》精微深远的语言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㊱原:推原,追溯。要(yāo):会合,此有将事情的起始与结果配合记叙的意思。 ㊲传(zhuàn):解释经义的一种文体,和记载事实的史传其实有所不同。 ㊳羽翮:羽翼,指辅佐。翮(hé),羽根。 ㊴冠冕:比喻第一,首位。

【译文】

从开天辟地的蒙昧时代到现在,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处于当今之世,要认识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史籍吧? 轩辕黄帝的时候,就有仓颉任史官,主持文字记载工作的职务,来源已很久了。《礼记·曲礼》中说:“史官备着书写工具随时准备记录。”史,就是使,拿着笔跟随在君主身边,使他记下发生的事。古代君主左边的

史官专门记录言论,右边的史官专门记录事情。记录言论的经书是《尚书》,记录事情的经书是《春秋》。唐尧、虞舜时代的历史靠《尚书》中的典谟流传下来,夏朝、商朝的史实记载在《尚书》的诰誓之中。到周王朝新建时,周公制定了记载历史的法则,推算夏、商、周三代的正月来颁布历法,按照四时的次序来编排事件。诸侯建国,各有国史,表彰善事,批判坏事,树立良好的风气。自从周平王时王室衰弱,政治混乱不正常,法度散乱,伦常败坏。孔子担忧王道的缺失,哀伤西周礼乐文化的衰落,平时闲居悲叹凤鸟不至,来到路上又为死去的麒麟哭泣,因此就跟乐官订正《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料编纂了《春秋》,列举事情得失来表示贬责或赞扬,引证国家兴亡以揭示劝勉和警戒;得到《春秋》一个字的赞扬,比高官厚禄还珍贵;受到片言只语的贬责,比遭斧钺砍杀的惩罚还深重。然而《春秋》意义幽深,文字简约,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确实深得它的微言大义;于是推原会合事情的始末作了《左传》,创造了为经书作传的体例。传,就是转,转达经典的旨意,把它传授给后人,这实在是经书的辅佐之书,史书的首要之作了。

及至从横之世^①,史职犹存,秦并七王^②,而战国有《策》^③。盖录而弗叙^④,故即简而为名也^⑤。汉灭嬴、项^⑥,武功积年^⑦,陆贾稽古^⑧,作《楚汉春秋》^⑨。爰及太史谈^⑩,世惟执简^⑪;子长继志^⑫,甄序帝绩^⑬。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⑭;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⑮。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⑯,纪纲之号^⑰,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⑱,列传以总侯伯^⑲,八书以辅政体^⑳,十表以谱年爵^㉑,虽殊古式^㉒,而得事序焉^㉓。尔其实录无隐之旨^㉔,博雅弘辩之才^㉕。爰奇反经之尤^㉖,条例踳落之失^㉗,叔皮论之详矣^㉘。及班固述汉^㉙,因循前业^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㉛,其十志该富^㉜,赞序弘丽^㉝,儒雅彬彬^㉞,信有遗味^㉟。至于宗经矩圣之典^㊱,端绪丰赡之功^㊲,遗亲攘美之罪^㊳,征贿鬻笔之愆^㊴,公理辨之究矣^㊵。观夫左氏缀事^㊶,附经间出^㊷,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㊸。及史迁各传^㊹,人始区详而易览^㊺,述者宗焉^㊻。及孝惠委机^㊼,吕后摄政^㊽,史、班立纪^㊾,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㊿,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①,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②;妇无与国,齐桓著盟^③;宣后乱秦^④,吕氏危汉^⑤,岂唯政事难假^⑥,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⑦,而惑同迁、固,元帝王后,欲为立纪^⑧,缪亦甚矣^⑨。寻子弘虽伪^⑩,要当孝惠之嗣^⑪;孺子诚微^⑫,实继

平帝之体；二子可纪^⑬，何有于二后哉^⑭？

【注释】

- ①从横之世：指战国时代。从横：即纵横，战国外交上的合纵与连横之术。
- ②秦并七王：指秦国先后吞并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废掉王号称帝。
- ③战国有《策》：指战国时记载各国历史的史籍有《战国策》。策，同“册”，编起来的竹筒。
- ④录而弗叙：汉代刘向编定《战国策》时按国别编录，不按编年体叙述。
- ⑤即简而为名也：《战国策》原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刘向始定名为《战国策》，刘勰认为是以所编的各国原有简策为书名。
- ⑥嬴：指秦朝，因秦帝姓嬴。项：项羽。
- ⑦积年：多年。从刘邦起兵反秦至消灭项羽有八年之久。
- ⑧陆贾：西汉初人，从刘邦定天下，为太中大夫。稽古：考古，此指效法古代史家。
- ⑨《楚汉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九篇，注曰“陆贾所记”，今不存。
- ⑩爰：于是。太史谈：太史令司马谈，汉武帝时的史官，司马迁的父亲。
- ⑪世惟执简：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说，自己的祖先世代做史官。执简：指任史官之职。
- ⑫子长：司马迁的字。
- ⑬甄：甄别。绩：功业。
- ⑭“比尧”二句：说如果比照《尚书·尧典》而称作典，那么所叙的帝王又不都是圣人。尧：指《尚书·尧典》。中贤：中等的贤人，不是圣人。
- ⑮“法孔”二句：说如果效法孔子的《春秋》称之为经，那么文字又非出自圣人。玄圣：指圣人孔子。
- ⑯“故取式”二句：说所以就效法《吕氏春秋》，把记叙帝王功业的篇章通称为纪。取式：取法，效法。《吕览》：即《吕氏春秋》，吕不韦集门客共同编著而成。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刘勰认为《史记》中的“本纪”源于《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
- ⑰纪纲：意为总纲，《史记》将历史上重大事件按年月系于《本纪》之中。号：名号。
- ⑱本纪：《史记》的十二本纪，记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事迹。
- ⑲“列传”句：此处疑有脱误，《史记》有三十世家，专记侯国，另外有七十列传，记述各种历史人物。从“总侯伯”之语看，应是“世家”而非“列传”。总：总括。侯伯：指传国的诸侯。
- ⑳八书：指《史记》中的《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均记朝章国典。铺：陈列。
- ㉑十表：《史记》有十表：《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楚汉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谱：叙录。
- ㉒殊：不同于。
- ㉓事序：叙事的条理。
- ㉔尔其：至于。实录无隐：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刘向、扬雄等都称赞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 ㉕博雅：广博雅正。《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论《史记》，说司马迁“采经摭传”，“多闻广载”。又说“采获

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也说司马迁“博物洽闻”。弘辩：辩议宏大。 ②6爱奇反经：指《史记》记人记事爱好奇异而违反经书的教导。据《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批评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中也有类似说法。尤：过失。 ②7条例踳(chǔn)落：体例杂乱不当。班彪批评《史记》“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是“条例不经”。 ②8叔皮：班彪字叔皮，东汉史学家，班固之父，曾上继司马迁《史记》作《史记后传》数十篇，为班固《汉书》所采。论之详矣：指班彪对《史记》的论述很详尽，参见《后汉书·班彪传》。 ②9班固：东汉史学家、作家，班彪之子。述汉：指班固编写《汉书》，记述西汉历史。 ③0因循前业：指班固《汉书》较多地沿用《史记》和班彪《后传》中的史料和文字。 ③1“观司马迁”二句：说看了司马迁的《史记》，有关西汉的历史便已明白大半，意指班固从《史记》中获益极多。 ③2十志：《汉书》有《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十志。志，相当于《史记》中的“书”。该富：完备丰富。 ③3赞：《汉书》的纪、志、传之后，有一段表述评论的文字，称为“赞”。序：《汉书》的表之前，往往有“序”加以说明。弘丽：弘大富丽。 ③4彬彬：文质兼备。 ③5信：确实。遗味：余味。 ③6矩圣：学习圣人。矩，画方形的用具，引申为取法、效法。典：典正。 ③7端绪：条理。赡：富足。 ③8遗亲攘美：指班固作《汉书》时采用了其父班彪《后传》中的内容，但《汉书》中并未说明班彪有过《后传》数十篇，后人因此指责班固。遗，抛弃。攘，窃取。 ③9征贿鬻(yù)笔：具体事实不详。唐代刘知几《史通·曲笔》中说“班固受金而始书”，是说班固接受了他人的贿赂之后就给他的祖先立传或说好话。征，收。鬻，卖。愆(qiān)：过失，罪咎。 ④0公理：仲长统的字。仲长统，汉末学者。辨之：指评论班固《汉书》长处与缺点。仲长统的评论可能在其所著《昌言》中，但《昌言》现只存留一部分，其中未见议论《汉书》的文字。究：穷尽。 ④1左氏：指左丘明的《左传》。缀事：叙事。缀，连结。 ④2附经间出：《左传》本是独立的编年体史书，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所以将《左传》附在《春秋》经文后面，一段经文，附一段《左传》的相关文字。经，指《春秋》。 ④3氏族难明：《左传》叙述人物时，同一个人常常有不同的称呼，又一人之事往往散见各处，使人难以分辨清楚。 ④4史迁：司马迁。传：指《史记》中的人物传记。 ④5区详：区分清楚。览：看。 ④6述者：指继承《史记》体例的后来史家。宗：宗法，取法。 ④7孝惠：汉惠帝，汉高祖刘邦之子，在位七年，不理政事，由其母吕后执政。委机：抛弃政事。委，抛弃。机，万机，指政事。 ④8吕后：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zhì)。摄政：代理执政。指

孝惠帝在位期间,政事皆由吕后处理,孝惠帝死后,吕后立少帝,自己临朝称制,后又废少帝,立刘义为帝,更名弘,仍然代理执政。④9史、班立纪:指《史记》有《吕太后本纪》,班固《汉书》有《高后纪》。⑤0庖牺:即伏羲,传说中的三皇之一。⑤1汉运所值:说吕后执政是汉朝国运所遭逢的不幸,意即不是正常情况。值,遭逢。⑤2“牝(pìn)鸡”二句:《尚书·牧誓》是周武王伐纣前的誓师之词,其中有“牝鸡无晨”的话,意思是说母鸡没有报晓的,以比喻女人不能执政,以此攻击纣王宠信妲己。牝,雌性。无晨:没有早晨啼叫的。⑤3“妇无”二句:《穀梁传·僖公九年》载齐桓公与诸侯订盟,盟辞中有“毋使妇人与国事”的话。与:参预。国:国家政事。⑤4宣后乱秦:《史记·穰侯列传》载,秦昭王年少时,其母宣太后自治,并任她的异父弟魏冉为政。刘勰认为宣太后的势力危及秦王室的利益。⑤5吕氏危汉:汉高祖死后,吕后摄政,封吕家四人为王,六人为列侯,又废少帝,杀三赵王,严重威胁了刘氏政权。⑤6政事难假:政权难以假借于人。假,假借。⑤7张衡:东汉学者、作家。司史:《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曾多次任太史令。司,掌管。⑤8“元帝”二句:《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认为《王莽传》只应载其篡汉之事,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应立《元后本纪》加以记录,不应写在《王莽传》中。元帝王后:汉元帝王皇后,王莽之姑,元帝死后,参预朝政多年,历经汉朝四代皇帝,直至王莽篡汉。⑤9缪:通“谬”。⑥0寻:探求。子弘虽伪:汉惠帝死后,吕后立少帝,后又废少帝,立刘弘为帝,据《史记·吕后本纪》载,刘弘非孝惠张皇后所亲生,所以刘勰说“子弘虽伪”。⑥1要:总。嗣:后代。⑥2孺子:孩子。此指刘婴。汉平帝死后,王莽为篡汉,立宣帝玄孙、两岁的刘婴为帝。诚:确实。微:小,指年幼。⑥3二子可纪:意为刘弘、刘婴可为立纪。⑥4二后:指吕后、王后。

【译文】

到战国时代,史官的职务仍然保留,秦国吞并了各国,但各国的历史分别记录在各国的简策中。大约是按国别记录而不编年叙述,所以就以各国原有的简策来命名,叫《战国策》。汉高祖消灭了嬴秦和项羽,经过多年的战争建立起武功,陆贾效法古代史家修史,作了《楚汉春秋》。到了太史公司马谈,他的祖先世代执掌史官之职;他的儿子司马迁继承父志,分别叙述历代帝王的事迹。如果比照《尚书》中的《尧典》称为典,那么其中的帝王并非都是圣人;取法孔子的《春秋》题名为经,那么所写的文字又非出自圣人。所以取法《吕氏春秋》的十二纪,通称为纪,是纪事总纲的意思,也是宏大的称号了。所以本纪用来记述帝王,世家(原文“列传”疑误)用来叙述诸侯,八书用来陈述政治体制,十表用来叙录大事年月和爵位,这些虽然不同于古史的体式,但能将历史事实叙述得有条有理。至于司马

迁照实记录不加隐讳的宗旨,博学雅正辩议宏大的才干,爱好奇异违反经典的过失,体例杂乱不当的缺点,班彪已经评论得很详细了。到班固《汉书》叙述西汉历史,沿用前人的成果,看《史记》的文字,有关西汉的历史已清楚了大半,《汉书》的十篇志内容完备丰富,赞和序也都写得弘大富丽,温文尔雅、文质兼备,确实余味深长。至于宗法经书学习圣人的典正,条理清楚体例完备的功效,窃取父亲成果不加说明的罪过,接受贿赂编写不实之辞的错误,仲长统已经辨别得很彻底了。看《左传》的叙事,附在经文之后间隔出现,文字上较为简约,而人物姓氏宗族等难以分清。到《史记》各列传,人物才开始分别叙述,便于观览,后代祖述《史记》的便都取法于此。到汉孝惠帝不理朝政,吕后代理朝政,《史记》、《汉书》都为她立纪,违背经书不合事实。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羲以来,从未听说有女人做帝王的。汉朝国运不幸,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母鸡不报晓”,这是周武王首先在誓辞中提出的;妇女不参政,这是齐桓公在盟辞中写明的;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太后危害汉朝,岂止是政权难以假借于女人,就是名号也该慎重啊。张衡出任史官,却在这一问题上和司马迁、班固一样糊涂,竟要为汉元帝王皇后立纪,真够荒谬的了。探究起来,孝惠帝之子刘弘虽然不是孝惠皇后生的,但总是孝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诚然年幼,却实在是汉平帝的继承者;这两个人是可以为他们立纪的,哪里轮得到为吕后、王后立纪呢?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①。袁、张所制^②,偏驳不伦^③。薛、谢之作^④,疏谬少信^⑤。若司马彪之详实^⑥,华峤之准当^⑦,则其冠也^⑧。及魏代三雄^⑨,记传互出^⑩。《阳秋》、《魏略》之属^⑪,《江表》、《吴录》之类^⑫,或激抗难征^⑬,或疏阔寡要^⑭。唯陈寿《三志》^⑮,文质辨洽^⑯,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⑰。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⑱。陆机肇始而未备^⑲,王韶续末而不终^⑳,干宝述纪^㉑,以审正得序^㉒;孙盛《阳秋》^㉓,以约举为能^㉔。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㉕。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㉖。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㉗。又摆落汉、魏^㉘,宪章殷、周^㉙,虽湘川曲学^㉚,亦有心典谟^㉛。及安国立例^㉜,乃邓氏之规焉^㉝。

【注释】

①“至于”二句:说至于记载东汉历史的著作,最早是在东观修撰的。东观:东汉官中藏书和修史之处,汉明帝时诏令班固等人在此修史,以后又有许多学者陆续在此著作,至灵帝时成书,名为《汉记》(唐代始称《东观汉记》),体例同《汉书》,有纪、传、志、表。

②袁、张所制:指袁山松作《后汉书》、张莹作《后汉南

纪》。袁：袁山松，东晋文人。张：张莹，东晋文人。③驳：杂。不伦：不合法式。④薛：薛莹，三国吴人，著有《后汉记》。谢：谢承，三国吴人，著有《后汉书》。⑤疏：粗疏。谬：谬误。⑥司马彪：西晋文人，有《续汉书》。⑦华峤：西晋文人，有《后汉书》。⑧冠：最好的。⑨魏代三雄：指三国魏、蜀、吴，因以魏为正统，所以说魏代三雄。⑩互出：相继出现。⑪《阳秋》：指东晋孙盛的《魏氏春秋》，晋人避晋简文帝太后讳改为《魏阳秋》。《魏略》：三国魏文人鱼豢(huàn)著。⑫《江表》：西晋虞溥著《江表传》。《吴录》：西晋张勃著。⑬激抗：激昂。征：征信。⑭疏阔：疏略不精密。要：要领。⑮陈寿：西晋史学家。《三志》：指《三国志》。⑯文质辨洽：文质兼备，风格明辨博通。⑰“荀张”二句：《华阳国志·后贤志》记载，陈寿著《三国志》后，荀勖、张华非常欣赏，认为司马迁、班固也不足比拟，刘勰认为这不是虚誉。荀：荀勖，西晋学者。张：张华，西晋作家。妄誉：虚誉。⑱“至于”二句：《晋书·职官志》载：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八人，专门负责修史。⑲“陆机”句：陆机著有《晋三祖纪》，《史通·本纪》说此书“直叙其事，竟不编年”，所以刘勰说晋代史书陆机只开了头，但不完备。陆机：西晋作家。肇：始。⑳“王韶”句：王韶之作《晋纪》十卷，止于晋义熙九年，距晋亡尚有七年，所以说他续写晋末历史但未写到终结。王韶：即指王韶之，南朝宋学者。㉑干宝述纪：干宝著有《晋纪》二十卷。干宝：东晋学者。㉒以审正得序：审定正确而有次序。干宝《晋纪》为编年体史书，叙述史实须先审定年月，然后依次记载。㉓孙盛《阳秋》：指孙盛的《晋阳秋》。孙盛：东晋学者。阳秋：即春秋，晋人避讳改。㉔约举：简要。㉕“按《春秋》”二句：说《春秋》的经和传，都有写作的凡例。经：指《春秋》。传：解释经义的著作，此处指《左传》。举例：指《春秋》的五种条例，据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发凡：指《左传》的五十凡例，用于阐发《春秋》事例。㉖莫有准的：没有作为标准的条例。㉗“至邓粲”二句：邓粲作《晋纪》时，才开始重新建立条例。据《史通·序例》的说法，在邓粲之前的干宝《晋纪》已经学《左传》，建立凡例了。邓粲：东晋学者。㉘摆落汉、魏：摆脱汉、魏史书的风格。㉙宪章殷、周：取法殷、周时代的典籍。宪章：取法。㉚湘川曲学：囿于湘川偏僻之地的学者。邓粲为长沙人，故称湘川曲学。曲学，原指囿于一隅、拘执不通之学。㉛典谟：指《尚书》。㉜安国立例：孙盛修史，也有条例。安国：孙盛字。㉝邓氏：邓粲。规：规模。

【译文】

至于记载东汉史实的本纪、列传，最早是在东观修撰的。晋代表山松和张莹

所作的东汉史书,偏颇杂乱,不合法式。薛莹、谢承的著作,粗疏谬误,难以征信。像司马彪的著作详尽真实,华峤的著作准确恰当,是同类著作中最好的。到了记叙三国历史的时候,有关的著作相继问世。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等书,虞溥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有的过于激昂而难以征信,有的疏略粗糙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质兼备,风格明辨博通,荀勖、张华将他和司马迁、班固相提并论,并非虚誉。至于晋代的史书,由著作郎修撰。陆机开始编写却没有完成,王韶之继续撰写但未写至晋亡,干宝编写《晋纪》,审定正确而记述有序;孙盛的《晋阳秋》,以简要概括为其优点。按《春秋》的经和传,都有一定的编写条例。自《史记》、《汉书》以下,没有作为准则的条例了。到邓粲编《晋纪》,才开始建立条例。同时他摆脱了汉魏史书的风格,取法于殷周时代的典籍,虽说是僻远地区的学者,也有心学习《尚书》中典谟的风格。到孙盛编《晋阳秋》立的凡例,便是邓粲的规模了。

原夫载籍之作也^①,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②,表征盛衰^③,殷鉴兴废^④,使一代之制^⑤,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⑥,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⑦,欲其详悉于体国也^⑧。阅石室,启金匱^⑨,抽裂帛^⑩,检残竹^⑪,欲其博练于稽古也^⑫。是立义选言^⑬,宜依经以树则^⑭;劝戒与夺^⑮,必附圣以居宗^⑯;然后论评昭整^⑰,苛滥不作矣^⑱。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⑲。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⑳,事积则起讫易疏^㉑,斯固总会之为难也^㉒。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㉓,两记则失于复重^㉔,偏举则病于不周^㉕,此又论配之未易也^㉖。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㉗,傅玄讥《后汉》之尤烦^㉘,皆此类也。

【注释】

①载籍:史籍。 ②被:及。 ③表征:揭示。 ④殷鉴:原指殷人灭夏,以夏亡为鉴戒。这里即借鉴之意。 ⑤一代之制:一代的典章制度。 ⑥王霸之迹:帝王诸侯的事迹。王,行仁政的帝王。霸,以武力称雄的君主,如春秋五霸。 ⑦“郡国”二句:汉代地方郡县和诸侯各国的文书计簿,要先交太史保管典藏,以供修史之用。文计:文书计簿。 ⑧详悉:详尽地知道。体国:此指国家的治理。 ⑨“阅石室”二句:开启石室金匱,阅览所藏的文书。石室、金匱(guì):国家保藏重要文书之处。匱,“柜”的本字。 ⑩抽(chōu):抽引,理出头绪,引申为收集整理。裂帛:破损的帛。古人在丝帛上书写。 ⑪检:搜

检。残竹:残存的竹筒。 ⑫博:广博。练:熟练。稽古:考古。 ⑬立义:确立宗旨。选言:选择言辞。 ⑭则:准则。 ⑮劝戒:劝勉鉴戒。与夺:褒贬。 ⑯宗:主。 ⑰诠:说明解释。昭整:清楚整齐。 ⑱苛:苛刻。滥:失实。 ⑲缀:连缀,排列。 ⑳“岁远”句:说年代久远,有关的史料有同有异,难以考证确实。 ㉑“事积”句:说史料积累得多,头绪纷繁,叙述事件的始末就易疏漏。讫:终,末。 ㉒总会:汇总,此指将分散的史料综合起来,依次编排叙述。 ㉓“或有”二句:指同一历史事件,涉及到几个人,这在纪传体史书中就会有叙述方面的麻烦。 ㉔两记:指在两人的纪或传中分别记述同一事件。复重:重复。 ㉕偏举:指事虽涉数人,但仅在其中一人的纪或传中记叙。周:周全。 ㉖诠:诠次,选择编次。配:安排。 ㉗“故张衡”句:《后汉书·张衡传》中记载,张衡曾指出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中有十多处与典籍不合的记载。舛(chuǎn):差错。滥:不实。 ㉘“傅玄”句:据《史通·核才》引傅玄的话,可知傅玄曾批评过班固等东汉学者在东观所编的纪传。傅玄:西晋作家,著有《傅子》,据《晋书·傅玄传》说,《傅子》中对《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详论得失”,《傅子》今不全,评论此三书的话未见。《后汉》:指《东观汉记》。

【译文】

推究史书的编著,必定要总贯众多人物,跨越漫长时间,揭示朝代的盛衰,以国家的兴亡为借鉴,使一代的典章制度、帝王的文武功绩,与日月天地长久地共存并在。因此,在汉代初年,史官的职务很重要,郡县侯国的文书计簿,要先集中于太史府,为的是要让史官详细地了解国家的管理。阅读石室金匱中保藏的重要文书,整理破损的帛书,搜检残简断编,为的是让史官广博而熟练地查考史实。所以编著史书确立宗旨选择言辞时,应该依照经书来树立准则;表示劝勉鉴戒褒扬贬斥时,必须以圣人的思想为主宰;然后才能诠释评价得明白全面,苛刻和不实的评论就不会出现了。然而纪传体史书的体式,纪按年代编次,传按事件叙述。文字上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按照事实加以叙述。年代久远的事,史料记载有同有异,难以详细考证,有些事件史料积累较多,头绪纷繁,描述始末又容易有所疏漏,这些是汇总史料的难处。有时同一事件牵涉到几个人,分别在两处同述一事会失于重复,只在一处叙述此事又有不够周全的毛病,这又是史料编次安排的不容易了。所以张衡能指摘司马迁、班固的差错不实之处,傅玄要批评《东观汉记》的过于烦琐,都属于这一类问题。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①。荀况称:录远略近^②。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③。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

而欲伟其事^④，录远而欲详其迹^⑤，于是弃同即异^⑥，穿凿傍说^⑦，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⑧，而述远之巨蠹也^⑨。至于记编同时^⑩，时同多诡^⑪，虽定、哀微辞^⑫，而世情利害^⑬。勋荣之家^⑭，虽庸夫而尽饰^⑮；迍败之士^⑯，虽令德而嗤埋^⑰：吹霜煦露^⑱，寒暑笔端^⑲，此又同时之枉^⑳，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㉑，记近则回邪如此^㉒，析理居正^㉓，唯素心乎^㉔！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㉕，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㉖；奸慝惩戒^㉗，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㉘，其必锄也；若斯之科^㉙，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㉚，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㉛，品酌事例之条^㉜，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㉝，负海内之责^㉞，而羸是非之尤^㉟。秉笔荷担^㊱，莫此之劳。迁、固通矣^㊲，而历诋后世^㊳。若任情失正^㊴，文其殆哉^㊵！

【注释】

- ①“公羊高”句：《公羊传·隐公元年》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高：战国齐人，旧题《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为其所作。《公羊传》是阐释《春秋》的著作。②“苟况”二句：《荀子·非相》有“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的说法，刘勰意本此，此“录远略近”疑为“录远略迹”之误，因下文“录远而欲详其迹”意正与此句相反。③信：真实。④伟：特异。⑤迹：事迹。⑥异：奇异，与众不同。⑦穿凿：附会。傍说：指不可靠的传闻之辞。⑧讹：错误。滥：失实。⑨蠹（dù）：蛀虫，引申为损害。⑩记编：记录编述。同时：同时代的人或事。⑪诡：虚假。⑫定、哀微辞：《公羊传·定公元年》有“定、哀多微辞”的说法，意为孔子的《春秋》在记鲁定公、鲁哀公时代的事时多有隐含贬意的言辞。定、哀：鲁定公、鲁哀公，和孔子同时。微辞：用隐微的言辞含蓄地表示批评。⑬世情利害：世间的人情利害关系。⑭勋荣：有功勋荣耀。⑮庸夫：庸人。饰：夸赞。⑯迍（zhūn）败：困苦失败。迍，同“屯”，艰难。⑰令：美。嗤埋：嘲笑埋没。⑱吹霜煦（xǔ）露：意为任意褒贬，贬时吹气也能成霜，褒时吹气便又像雨露。煦，吹气。⑲寒暑：冷暖，指贬和褒。⑳枉：曲。㉑诬：斯骗。矫：假托。㉒回邪：邪曲不正。㉓析理：剖析事理。居正：持正确的观点。㉔素心：心地纯洁。此指公正之心。㉕“若乃”二句：说至于为尊者、贤者隐讳，本是圣人孔子的宗旨。《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隐讳：此指不提尊者、亲者、贤者的过失。尼父：孔子字仲尼，尊称为尼父。㉖纤瑕（xiá）：小缺点。瑕，玉的斑点。玷（diàn）：沾辱，污损。瑾瑜：美玉。

- ⑳ 慝(tè): 邪恶。 ㉑ 莠(yǒu): 恶草。 ㉒ 科: 条文, 此指上述“尊贤隐讳”、“奸慝惩戒”的原则。 ㉓ 寻繁领杂: 在繁杂的材料中理出头绪, 引出纲领。寻, 寻绎, 反复推求。领, 引领。 ㉔ 讫: 结尾。 ㉕ 品酌事例: 品评斟酌事件。条: 条例, 凡例。 ㉖ 弥纶: 包括统摄。 ㉗ 海内: 四海之内, 意即天下。 ㉘ 羸: 担负。尤: 责备。 ㉙ 秉: 持。荷: 扛, 担。 ㉚ 通: 指学识博通古今。 ㉛ 诋: 诋毁。 ㉜ 任情: 纵任私情。失正: 有失公正。 ㉝ 殆: 危险。

【译文】

至于追述遥远年代的历史, 年代久远, 事多不真实。公羊高说: “传闻的事说法不一。”荀况说过, 记录年代久远的事情常常简略。对资料有疑问不能解决的就从缺, 这是为了注重历史的真实。然而世俗都爱好奇异, 不顾是否合于真实的道理。听到传说就想使事情显得特异, 记录年代久远的事却想详细描述细节, 于是放弃公认的说法, 采用奇异的传闻, 穿凿附会不可靠的传说, 过去的史书上没有的, 我的书上便记载下来加以传播, 这是谬误不实的根源, 记述远古历史的大害。至于记载编撰当代历史, 时代相同也多有虚假, 即如孔子《春秋》记述鲁定公、鲁哀公时用的隐微之辞, 也说明了世态人情、利害关系的影响。有人写历史, 对有功勋荣耀的家族, 即使是庸人也尽量吹捧; 对困顿失败的人士, 即使有美好的德行也加以嘲笑任其埋没无闻: 贬则吹气成霜, 褒则春风雨露, 人情冷暖, 尽在笔端, 这又是记载当代历史的歪曲之处, 真是可叹息的事啊。所以记述年代远的就那样虚假欺骗, 记述年代近的就如此邪曲不正, 剖析事理持论公正, 只有靠公正无私之心了! 至于对尊者、贤者有所隐讳, 这本是孔子的宗旨, 因为小的斑点无损于美玉的美质; 对于奸邪之事要加以惩戒, 实在是优秀史家所应秉笔直书的, 犹如农夫见到田里的杂草, 必定要锄去它一样: 像这些原则, 也是万世不变的准则。至于在繁杂的史料中理清头绪引出纲领的方法, 务求真实摒弃猎奇的要领, 记录事件使其始末清楚的叙述顺序, 品评斟酌事件的条例, 明白了这些大致要求, 其他许多道理就都可以贯通了。但史家的任务, 是全面记载一代史实, 担负着天下的重任, 而承受着各种是非的责难。为文写作承担责任, 没有比这更为劳苦的了。司马迁、班固算是博古通今的了, 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纵任私情失去公正, 写出来的史书就危险了。

赞曰: 史肇轩黄^①, 体备周、孔^②。世历斯编^③, 善恶偕总^④。腾褒裁贬^⑤, 万古魂动。辞宗丘明, 直归南、董^⑥。

【注释】

- ①肇: 始。轩黄: 轩辕黄帝。 ②体: 体制。周: 周公。孔: 孔子。 ③斯

编：指史书。④偕：一起。总：总括。⑤腾：宣扬。裁：制裁。⑥南：南史氏，春秋时代良史。《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的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记录道：“崔杼弑其君。”崔杼便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坚持这样写，也相继被杀，第三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只好作罢。南史氏听说太史被杀尽了，便拿着竹筒前去，得知太史的第三个弟弟已经写下了此事，这才回去。董：董狐，春秋晋国的史官。据《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要杀赵盾，赵盾逃亡，但未出国境，他的同族兄弟赵穿杀了晋灵公，赵盾便回来复位，太史董狐便记道：“赵盾弑其君。”赵盾否认，董狐说：“你为正卿，逃亡但不越境，返回又不讨贼，不是你杀的又是谁？”孔子因此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

【译文】

总之，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之时，史书的体制完备于周公、孔子。世代经历的事编入史书，善的恶的都总括在其中。宣扬好的，制裁坏的，史书的褒贬万世之后令人惊心动魄。史书的文辞应效法左丘明，直书不隐要学南史氏和董狐。

诸子第十七

【题解】

本篇评述先秦至魏晋的子书。全篇可分四段。第一段简述子书的名义、性质,指出子书是英才们“入道见志”之书。第二段着重论述先秦子书的思想内容。先是指出战国以前的少数子书,出自后人追记。接着列举孟轲、庄周以至青史子等九流十家的著作,揭示其内容特色。说明魏晋的子书内容流于枝蔓琐碎。认为子书内容,有的纯粹,有的踳驳(其区别标准大致根据儒家思想),要求读子书者取纯粹而去踳驳,“弃邪而采正”。其中对子书中所包含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采取了否定态度,认识比较偏狭。第三段着重论子书的文辞风格。先是分别列举《孟子》、《荀子》等十八种子书的文辞特点,说明许多子书除“入道见志”外尚有其文学价值。接着列举《新语》、《新书》等六种汉晋子书。其间中肯地指出了两汉以来的子书多依采前人之说,不及先秦子书那样“自开户牖”,富有创造性。但把先秦子书优胜的原因指为“去圣未远”,则是不适当地抬高了圣人的作用(《辨骚》篇开头也有“去圣之未远”语)。第四段指出子书的特色,认为它们可以垂诸不朽,笔端饱含感情,寄托着刘勰自己写作《文心雕龙》企图垂名千古的怀抱,故被纪昀评为“隐然自寓”。

本篇第二段提到小说家的《青史子》,但第三段论子书文辞风格时,却没有提及小说。汉魏六朝时代,小说的数量质量均颇可观。即如《世说新语》一书,文学性就相当强。按此书出自刘宋初年的刘义庆,衡以《文心雕龙》全书评述作家作品,大抵迄于东晋,自不能述及;但《世说新语》前驱《语林》,乃东晋裴启所撰,亦未提及。可见刘勰对这类小说是不重视的。这类小说均用散文写作,从崇尚骈体文学的标准看来,它们缺乏辞藻、对偶、声韵之美,即缺少文学性。同样是通俗性文学,刘勰用专篇评述谐辞、隐语,而对魏晋南北朝小说不予齿及,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骈体文学的审美标准。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①。太上立德，其次立言^②。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③；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④。唯英才特达^⑤，则炳曜垂文^⑥，腾其姓氏^⑦，悬诸日月焉。

【注释】

①入道：深入研究道。见志：表现思想。②“太上”二句：《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国范宣子问鲁国的叔孙豹什么是死而不朽，叔孙豹回答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太上：最上。立德：树立德行。立言：著书立说。③显：显达。④疾：憎恶。章：彰明。⑤特达：超出于众人之上。⑥炳曜：光彩照耀。垂文：文章流传下来。⑦腾：显扬。

【译文】

诸子的著作，是深入研究道且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书。要想不朽，最好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著书立说。平民百姓群居生活，苦于纷纭繁杂无法显达；君子处于世上，恨自己的名声德行不能显耀。只有才华卓越的人，才能文章光彩照耀，流传后世，使他的姓名显扬起来，犹如日月高悬。

昔风后、力牧、伊尹^①，咸其流也^②。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③。至鬻熊知道^④，而文王咨询^⑤，余文遗事，录为《鬻子》^⑥，子目肇始，莫先于兹^⑦。及伯阳识礼^⑧，而仲尼访问^⑨，爰序《道德》^⑩，以冠百氏^⑪。然则鬻惟文友^⑫，李实孔师^⑬，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逮及七国力政^⑭，俊义蜂起^⑮。孟轲膺儒以磬折^⑯，庄周述道以翱翔^⑰，墨翟执俭确之教^⑱，尹文课名实之符^⑲，野老治国于地利^⑳，驹子养政于天文^㉑，申、商刀锯以制理^㉒，鬼谷唇吻以策勋^㉓，尸佼兼总于杂术^㉔，青史曲缀于街谈^㉕，承流而枝附者^㉖，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饜禄而余荣矣^㉗。暨于暴秦烈火^㉘，势炎昆冈^㉙，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㉚。逮汉成留思^㉛，子政讎校^㉜，于是《七略》芬菲^㉝，九流鳞萃^㉞，杀青所编^㉟，百有八十余家矣。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㊱，琐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㊲。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㊳，述道言治，枝条“五经”^㊴。其纯粹者入矩^㊵，踳驳者出规^㊶。《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㊷；《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㊸；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㊹；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㊺；《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㊻，《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㊼：此踳

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⁴⁸。按《归藏》之经⁴⁹，大明迂怪⁵⁰，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⁵¹。殷《易》如兹，况诸子乎？至如商、韩⁵²，六虱、五蠹⁵³，弃孝废仁，辘药之祸⁵⁴，非虚至也。公孙之白马、孤犊⁵⁵，辞巧理拙，魏牟比之鸱鸟⁵⁶，非妄贬也。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⁵⁷；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然洽闻之士⁵⁸，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极睇参差⁵⁹，亦学家之壮观也。

【注释】

①风后：相传为黄帝相。《汉书·艺文志》有《风后》十三篇，属兵家，为后人依托。力牧：相传为黄帝臣。《汉书·艺文志》有《力牧》二十二篇，属道家，为后人依托。伊尹：商汤之相。《汉书·艺文志》有《伊尹》五十一篇，属道家。又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属小说家。②咸：都。③“篇述”三句：说上述三书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人根据上古传说记录成书的。篇述：指托名风后、力牧、伊尹的篇章著述。战代：战国时代。④鬻(yù)熊：楚的先祖，周文王师。知道：懂得道。⑤文王：周文王。咨询：征询请教。⑥《鬻子》：《汉书·艺文志》有《鬻子》二十二篇，属道家。又有《鬻子说》十九篇，属小说家。⑦“子目”二句，说以“子”为名的书，没有比《鬻子》更早的了。兹：此。⑧伯阳：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⑨仲尼访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仲尼：孔子字。⑩爰：于是。序：此处是著作之意。《道德》：《道德经》，即《老子》。⑪冠：开头。⑫鬻惟文友：指鬻熊为周文王之师。友：朋友。⑬李实孔师：就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言，老子是孔子之师。⑭力政：即力征，以武力互相征伐。⑮俊乂(yì)：俊杰。乂，有才德的人。蜂起：如群蜂纷飞而起。⑯孟轲：孟子，战国思想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汉书·艺文志》有《孟子》十一篇。膺(yīng)：服膺，衷心信服。磬折：弯腰似磬，形容恭敬。磬，一种石制的打击乐器，形状弯曲。⑰庄周：庄子，战国思想家，道家的代表人物。《汉书·艺文志》有《庄子》五十二篇。翱翔：飞翔，这里指《庄子》文章风格飘逸奔放，思想自由不羁。⑱墨翟(dí)：墨子，战国思想家，墨家的创始人。《汉书·艺文志》有《墨子》七十一篇。确：瘠薄，引申为艰苦。⑲尹文：战国时名家学者。《汉书·艺文志》中有《尹文子》一篇，属名家。课：考核。⑳野老：战国时隐者，耕种于田野，因以为号。《汉书·艺文志》有《野老》十七篇，属农家。地利：农家主张治理国家的人自己也要种地。㉑驺子：驺衍，即邹衍，战国学者，其学说主阴阳变化，认为盛衰兴亡，都随金、木、水、火、土五德为转移，属阴阳家。《汉书·艺文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天文：驺衍喜谈天及阴阳五行。㉒申：申不害，战国时韩昭侯

之相,主刑名之学。《汉书·艺文志》有《申子》六篇,属法家。商:商鞅,战国时秦孝公之相。《汉书·艺文志》有《商君》二十九篇,属法家。刀锯:刑具,此指严酷的刑罚。理:法则。

②③鬼谷:鬼谷子,战国人,因隐居于鬼谷(地名)而得名。相传为苏秦、张仪之师。《隋书·经籍志》有《鬼谷子》三卷,属纵横家。策勋:记录功勋。

②④尸佼(jiǎo):战国学者,属杂家。《汉书·艺文志》有《尸子》三十篇。

②⑤青史:青史子,战国时小说家。《汉书·艺文志》有《青史子》五十七篇,属小说家。曲缀:详细缀辑。街谈:《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②⑥枝附:像枝条附于主干。

②⑦饫(yàn):满足。

②⑧暨(jì):及。烈火:指秦始皇焚书。

②⑨势炎昆冈:如火烧昆仑山那样玉石俱焚。语本《尚书·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炎,烧。昆冈,昆仑山。

③⑩不及诸子:说没有烧诸子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百家语”(即诸子书)也在被烧之列,刘勰可能采用的是王充《论衡·书解》的说法。

③⑪汉成:汉成帝。留意:留意,指汉成帝曾派人去各地搜求古籍,并令刘向加以整理。

③⑫子政:西汉学者刘向字。雠(chóu):校勘文字。

③⑬《七略》:刘向、刘歆父子先后整理图书,刘歆最后完成图书分类著作《七略》,其中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芬菲:以百花盛开形容著作之多。

③⑭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萃:聚集。

③⑮杀青:用火烘烤青竹筒,去掉水分,再行书写,这样可以防蛀。此谓写定。

③⑯澜言:诬妄之言。

③⑰箱:车箱。照轸(zhěn):装在车上光彩照耀。轸,车后横木,此指车。

③⑱本体:指诸子著作述道言治的基本内容。

③⑲枝条“五经”:“五经”的枝条。

④⑩入矩:符合“五经”的规范。

④⑪踳(chuǎn)驳:驳杂。出规:不合“五经”的规范。

④⑫“《礼记·月令》”二句:说《礼记·月令》是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首段抄合而来。吕氏之纪:指《吕氏春秋》中的《十二月纪》。《吕氏春秋》,战国秦相吕不韦使其门客编著而成,属杂家。

④⑬“《三年问》”二句:说《礼记·三年问》是从《荀子·礼论》的后半部分抄录的。《荀子》:战国思想家荀况所著,属儒家。

④⑭“若乃”二句:《列子·汤问》中说,夏革对商汤说,有一种叫焦螟的小虫,群居在蚊子眼睫毛上,蚊子感觉不到,最善于辨声音的师旷也听不到它的任何声音,而黄帝与容成子修道后,能听到它的声音像雷霆般响。棘:即夏革,《庄子·逍遥游》作“棘”。

④⑮“惠施”二句:《庄子·则阳》中说,惠施向魏王引荐魏国的贤人戴晋人,戴晋人说蜗牛左角上有触氏国,右角上有蛮氏国,两国为争夺地盘而战,死者数万。惠子:惠施,战国梁国之相。梁王:即魏惠王,因迁都大梁而称梁惠王。

④⑯《列子》:相传是战国时列御寇的著作,属道家。今本《列子》可能是魏晋人伪托。移山:指《列子·汤问》中的愚

公移山事。跨海：《列子·汤问》又说海中有方丈、蓬莱等五座山，龙伯国的巨人只要跨几步就到达了。④⑦《淮南》：《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和门客共同编成。《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类。倾天折地：《淮南子·天文训》：“共工与颛顼(zhuān xū)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④⑧疾：厌恶。混洞虚诞：杂乱空虚，荒诞不实。④⑨《归藏》：殷代的《易》。⑤⑩迂怪：迂阔怪诞。⑤⑪“乃称”二句：据《全上古三代文》辑《归藏》，其中有“羿善射，彀(bì,射)十日，果毙之”，及“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的传说。⑤⑫商：商鞅。韩：韩非子，战国思想家，法家集大成者，《汉书·艺文志》有《韩非子》，属法家。⑤⑬六虱：六种害虫，喻危害政治的六种事情。《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说“六虱”却有九件事，可能有衍文。五蠹(dù)：五种蛀虫，喻危害君主的五种人。《韩非子·五蠹》中说学者(主要指儒者)、言谈者(政客)、带剑者(游侠)、患御者(近侍之臣)、商工之民为国家的蛀虫。⑤⑭轘(huàn)药之祸：车裂、毒药之祸。指商鞅被秦惠王杀死，用车肢解尸体，韩非被李斯用毒药毒死。轘，车裂之刑。⑤⑮公孙：公孙龙，战国诡辩家。白马、孤犊：《列子·仲尼》载，公孙龙曾对魏王说：“白马非马，孤犊未尝有母。”犊，小牛。⑤⑯魏牟：魏公子牟。据《庄子·秋水》，公子牟讥讽公孙龙为浅井之蛙。鸮(xiāo)鸟：恶鸟，喻奸邪之人。《庄子·秋水》原文为井蛙，可能是刘勰误记。⑤⑰“昔东平”二句：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汉宣帝子东平王向汉成帝上疏求《太史公书》(即《史记》)和诸子书，成帝问大将军王凤，王凤认为诸子书有的反经术，非圣人，有的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谄之谋等，不宜给诸侯王。不与：不给。⑤⑱洽闻：见闻广博。⑤⑲睇(dì)：此谓观览。参差：指各家子书内容风格不同。

【译文】

从前的风后、力牧、伊尹，都是这一流的人物。题名为他们的篇章著作，大约是上古留传下来的他们的话，到战国时代被记录下来。到鬻熊懂得道，周文王向他请教，留传下来的文辞和事迹，被记录成《鬻子》，诸子的名称，没有比这更早的了。到了老子精通礼，孔子前去请教，于是老子叙写《道德经》，开了百家著述的头。那么鬻熊是周文王的朋友，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圣人和贤人同一时代，他们的著作则分流为经书和子书了。到战国时代各国争雄，才俊之士纷纷而起。孟轲用恭敬虔诚的态度服膺儒家学说，庄周以飘逸豁达的方式阐述道家哲学，墨翟坚持节俭刻苦的教义，尹文考核名称与实际相符与否。野老主张在耕种中治理国家，驺子用阴阳五行来谈论政治，申不害、商鞅用严酷的刑法为治国的法则，鬼谷子主张靠能言善辩来建立功勋，尸佼综合总结各家学说，青史子详细地缀辑街谈

巷语,继承这些学派的人就像附于主干上的枝条一样,数不胜数,都发挥自己的辩才宣扬各自的学说,以此获取丰厚的俸禄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到了暴虐的秦始皇焚书,就如昆仑山上的大火烧得玉石俱焚一样,但蔓延的火势,却没有烧到诸子之书。到汉成帝留意古籍,命令刘向加以校对整理,于是《七略》著录的诸子之书如百花争艳,九家学派的著作像鱼鳞般萃集,定稿编录的,有一百八十多家。到了魏晋时代,子书作者不断出现,虚妄的话也被保存,琐细的内容必定记录,如果按类收集的话,也要装上几车,光彩照耀了。然而繁富的著作虽然积累许多,但基本内容还是易于概括的,它们阐述各自的道,议论如何治理国家,都是“五经”的分枝。其中内容纯正的,合乎经书的思想,内容驳杂的,越出了经书的范围。《礼记·月令》取自《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首段;《礼记·三年问》的内容,原本写在《荀子·礼论》之中:这些是内容纯正的一类。像《列子·汤问》中记商汤问夏革,说黄帝和容成子能听见蚊子睫毛上的小虫发出如雷霆的声响;《庄子·则阳》中记惠施推荐的戴晋人对梁惠王说,蜗牛两个触角上的两个国家发生死了几万人的战争;《列子·汤问》中有愚公移山、巨人跨海的记述,《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共工怒触不周山而天倾地斜的说法:这些是内容驳杂不正的一类。因此世人讨厌诸子书的杂乱空虚、荒诞不实。按《归藏经》大谈迂阔怪诞之事,说羿射死了十个太阳,嫦娥奔向月宫。殷代的《易》尚且如此,何况诸子的书呢?至于商鞅说危害国家有六种虱子,韩非说为害君主有五种蛀虫,他们背弃了孝道,废除了仁义,商鞅被车裂、韩非被毒死,杀身之祸并非偶然。公孙龙有关“白马”、“孤犊”的诡辩,言辞虽巧于理不通,魏公子牟把他比作邪恶的鸟,并非无端的指责。从前东平王向汉王朝求诸子书和《史记》,但朝廷不给;因为《史记》中多有用兵的谋略,而诸子书杂有诡诈之术的缘故。然而见闻广博的人,应该抓住诸子之书的主要方面,欣赏它的文采,消化它的内容,抛弃其中的邪说,采纳正确的观点。尽量观览这些内容形式不同的子书,也可说是学术家的大观了。

研夫孟、荀所述^①,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②,事核而言练^③;列御寇之书^④,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⑤,心奢而辞壮^⑥;墨翟、随巢^⑦,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⑧,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⑨,亟发深言^⑩;《鬼谷》眇眇^⑪,每环奥义^⑫;情辨以泽^⑬,文子擅其能^⑭;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⑮;慎到析密理之巧^⑯,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⑰,《淮南》泛采而文丽^⑱;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若夫陆贾《新语》^⑲,贾谊《新书》^⑳,扬雄《法言》^㉑,刘向《说苑》^㉒,王符《潜

夫》²³，崔寔《政论》²⁴，仲长《昌言》²⁵，杜夷《幽求》²⁶，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²⁷，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²⁸，适辨一理为论²⁹，彼皆蔓延杂说³⁰，故入诸子之流。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³¹。两汉以后，体势浸弱³²，虽明乎坦途³³，而类多依采³⁴，此远近之渐变也³⁵。

【注释】

①孟：孟子。荀：荀子。②管：管仲，春秋时齐桓公之相。《汉书·艺文志》有《管子》八十六篇，属道家。晏：晏婴，春秋齐国大夫。《汉书·艺文志》有《晏子》八篇，属儒家。属篇：著作。③核：核实。④列御寇之书：即《列子》。列御寇：战国道家学者。⑤邹子：即驺子。⑥心奢：思路夸张。⑦随巢：墨子弟子，《汉书·艺文志》有《随巢子》六篇，属墨家。⑧尉缭（liáo）：战国学者。《汉书·艺文志》有《尉缭子》二十九篇，属杂家。⑨《鹖（hé）冠》：《汉书·艺文志》有《鹖冠子》一篇，属道家。鹖冠子，春秋时隐士，以鹖羽为冠，故号。绵绵：长远。⑩亟（qì）：屡次。⑪眇眇：高远。⑫环：围绕。奥：深奥。⑬辨：明辨。泽：润泽。⑭文子：春秋学者，老子的弟子。《汉书·艺文志》有《文子》九篇，属道家。擅：专。⑮要：要领。⑯慎到：战国学者，《汉书·艺文志》有《慎子》四十二篇，属法家。析：分析。密：精密。⑰鉴：识鉴。体：体系。⑱泛采：广泛地采纳。《淮南子》为刘安集门客共同编撰而成，属杂家。⑲陆贾：汉初学者，著有《新语》二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⑳贾谊：汉初作家，有《新书》五十八篇，《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㉑扬雄：西汉末作家、学者，有《法言》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㉒刘向：西汉学者，有《说苑》等，《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㉓王符：东汉学者。《潜夫》：即《潜夫论》。㉔崔寔（shí）：东汉学者，著有《政论》。㉕仲长：仲长统，东汉学者，著有《昌言》。㉖杜夷：东晋学者，著有《幽求子》。㉗标：标出。㉘博明：广泛阐明。㉙适：只。㉚蔓延杂说：意谓牵涉到许多方面。㉛“越世高谈”二句：超越当代，高谈阔论，自成一家。户：门。牖（yǒu）：窗。㉜体势：体制气度。浸：渐。㉝坦途：此指儒学。㉞依：依傍。采：采拾。㉟远：指春秋战国时代。近：指汉代以来。

【译文】

研究孟子、荀子的论述，道理完美文辞雅正；管仲，晏婴的著作，述事可靠语言简练；列御寇的书，气势壮伟文采奇丽；邹子的学说，思路夸张文辞宏壮；墨翟、随巢的著作，意义明白语言质朴；尸佼、尉缭的文章，道理通畅文句钝拙；《鹖冠子》议论深长，常有深刻的言论；《鬼谷子》含义高远，往往围绕深奥的意义进行阐述；

情理明辨而润泽,文子专具这种才能;文辞简约而精当,尹文子能得其要领;慎到分析精密道理显示的巧妙,韩非著述广譬博喻体现的丰富;《吕氏春秋》识鉴远大而体系周备,《淮南子》博采众说而文采富丽:这些概括了诸子百家的精华文采,以及文辞风格的大体情形。至于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扬雄的《法言》,刘向的《说苑》,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有的阐述儒家经典,有的说明政治方略,虽然标出“论”名,仍然属于诸子之作。为什么呢?广泛阐明各类事物的书为子书,仅仅辨明某一方面道理的文章为论,上述这些书都牵涉到各个方面杂议各种事情,所以归入诸子的范围。战国和战国之前,离圣人的时代不远,所以那时的子书能超越当世高谈阔论,自开门户独立成家。两汉以后,子书的体制气度逐渐衰落,虽然作者们明白儒学这条平坦之道,但所作大多依傍采纳,这就是子书由远到近的逐渐演变了。

嗟夫,身与时舛^①,志共道申^②,标心于万古之上^③,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④,声其销乎!

【注释】

①舛(chuǎn):不合。 ②申:申说。 ③标:表现。 ④靡:烂,此处指消失。

【译文】

唉,诸子自身虽然与时不合,但志向却在著作中得到了申说,他们在古代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思想,而且通过著作把这些思想传递到千年以后,金石可以消亡,但声名难道会消逝吗!

赞曰:丈夫处世,怀宝挺秀^①;辨雕万物^②,智周宇宙^③。立德何隐^④,含道必授^⑤。条流殊述^⑥,若有区囿^⑦。

【注释】

①挺秀:挺拔秀出,不同凡响。 ②辨:辩。雕:雕饰。 ③周:全,遍。 ④何:多么。 ⑤含道:怀抱道术。 ⑥殊述:不同的表述。 ⑦区囿:不同范围。

【译文】

总之,大丈夫生于世上,拥有学问如怀抱宝玉,出类拔萃;宏辩之才可以雕饰万物,充满智慧能够遍观宇宙。建立德行多么隐约,怀有道术必须传授。流派不同表述不一,各家学说自有不同的范围。

论说第十八

【题解】

本篇论述论、说两种文体。全篇可分两部分，分别讲“论”和“说”。第一部分先是讲论的名义、性质和渊源。指出论的特点是“弥纶群言，专精一理”，就某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于作者作品，对魏晋嵇康、夏侯玄、王弼、何晏、宋岱、郭象等人的玄学论文，举例颇多，誉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独步当时，流声后代”，说明刘勰对析理精密、富有创见的不少玄学论文，抱着赞美肯定的态度，反映出他重视理论探索、重视辩论的精神。玄学杂糅儒、道两家之说，为当时许多文人（包括刘勰）所接受。另外贾谊、李康、陆机等论文，富于文采，亦予称赏。接下去讲论的体制特色和写作要求。认为论应当“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要析理严密，使对方无隙可乘，见解颇为透辟。末尾附论经书的注释，主张解经应当“要约明畅”。第二部分讲“说”。先是说明说的名义和源流。指出战国争雄时代，辩士云涌，说辞亦盛；至汉代一统，辩说遂趋衰歇。又说明说辞除口头陈说（后被史家载入史册）外，尚有书面形式的上书一类，并在这方面举出若干作者作品予以评价。末尾指出，说辞必须做到“时利而义贞”，对公私均有效果。

如上所述，贾谊《过秦论》、李康《运命论》、陆机《辨亡论》一类评论历史、人事的论文，富有文采。它们运用许多对偶、排比、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段，使文章富有气势和辞藻之美，因而广泛地受到文士们的喜爱。至于说辞、上书，出于辩士、纵横家，也富于文采，就其善于铺陈描写而言，与上述论文在体式上都接近于辞赋。陆机《文赋》所举十种重要文体，其中诗、赋、碑、诔、铭、箴、颂七种均属韵文，只有论、奏、说三种属散文，于论、说云“论精微而朗畅”，“说炜晔而谲诌”。陆机对论、说两体很重视，主要由于它们富有文采。本书论无韵之笔各体，于史传、诸子专门著作后即探讨论、说，也很重视。《文选》卷五一至五五选录论十四篇，其中有《过秦》、《运命》、《辨亡》诸篇。又卷三九选录上书七篇，其中有李斯《上书秦始皇》、邹阳《上书吴王》、《狱中上书（梁王）自明》等篇。

圣哲彝训曰经^①，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②，伦理无爽^③，则圣意不坠^④。昔仲尼微言^⑤，门人追记^⑥，故抑其经目^⑦，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已前，经无“论”字^⑧；《六韬》二论^⑨，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⑩：陈政，则与议说合契^⑪；释经，则与传注参体^⑫；辨史，则与赞评齐行^⑬；铨文^⑭，则与叙引共纪^⑮。故议者宜言^⑯；说者说语^⑰；传者转师^⑱；注者主解^⑲；赞者明意；评者平理^⑳；序者次事^㉑；引者胤辞^㉒；八名区分，一揆宗论^㉓。论也者，弥纶群言^㉔，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㉕；不韦《春秋》，六论昭列^㉖；至石渠论艺^㉗，白虎讲聚^㉘，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㉙，严尤《三将》^㉚，敷述昭情^㉛，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㉜；傅嘏、王粲^㉝，校练名理^㉞。迄至正始^㉟，务欲守文^㊱，何晏之徒^㊲，始盛玄论^㊳。于是聃、周当路^㊴，与尼父争途矣^㊵。详观兰石之《才性》^㊶，仲宣之《去伐》^㊷，叔夜之辨声^㊸，太初之《本无》^㊹，辅嗣之两《例》^㊺，平叔之二论^㊻，并师心独见^㊼，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㊽，同《论衡》而过之^㊾；陆机《辨亡》^㊿，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机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辩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注释】

- ①彝(yí):常。 ②伦:条理。 ③伦理:有条理。爽:失,差。 ④坠:失。 ⑤仲尼:孔子的字。微言:精微之言。 ⑥追记:事后补记。 ⑦抑其经目:意谓谦虚而不敢称之为经。抑,谦抑。 ⑧经无“论”字:指经书没有以“论”字为书名或篇名的。 ⑨《六韬》二论:汉人采掇旧说,托名吕尚的古兵书,其中有《霸典文论》、《文师武论》(按今本《六韬》无此二篇名)。 ⑩条:枝条。流:支流。品:类。 ⑪合契:符合,一致。 ⑫传(zhuàn):解经之作。参:参互,参错相合。 ⑬齐行(háng):同类。 ⑭铨:衡量。 ⑮叙:即序。引:引言。纪:法度。 ⑯宜言:话说得适当。 ⑰说(yuè)语:话说得动听。 ⑱转师:转授师说。 ⑲主解:解释为主。 ⑳平理:说明公正的

道理。 ⑲次事:按次序叙述事情。 ⑳胤(yìn)辞:引申原作的言辞。

㉑一揆(kuí):一样,共同。宗:属于。 ㉒弥纶:综合。 ㉓“是以”二句:《庄子》中有《齐物论》。庄周:庄子,战国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 ㉔“不韦”二句:《吕氏春秋》中有《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六论。不韦:吕不韦,战国秦相,集门客编成《吕氏春秋》。《春秋》:指《吕氏春秋》。昭:明白。 ㉕石渠论艺:《汉书·宣帝纪》载,汉宣帝时曾召集儒生在石渠阁讨论“五经”。石渠,石渠阁,在汉宫内。艺,六艺,指《诗》、《书》、《易》、《礼》、《乐》、《春秋》,其中《乐》不存,所以只讨论“五经”。 ㉖白虎讲聚:《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帝曾召集大臣、儒生等在白虎观讲议“五经”。白虎:白虎观,在汉宫内。

㉗班彪:东汉作家、学者。《王命》:班彪有《王命论》。 ㉘严尤:庄尤,西汉末王莽时将军,因避汉明帝讳改名严尤。《三将》:庄尤有《三将军论》。 ㉙敷:铺陈。昭:明显。 ㉚术兼名、法:指曹操执政,喜好刑名之学,讲究循名责实,重视法治。 ㉛傅嘏(gǔ):三国魏学者。王粲:汉末作家。 ㉜校练:考核精练。名理:名实之理。 ㉝正始:魏代齐王曹芳的年号。 ㉞守文:指遵守前代注重文治的做法,继续提倡学术。 ㉟何晏:三国魏学者,玄学的代表人物。 ㊱玄论:谈论玄学的论著。 ㊲聃(dān):老子名聃。周:庄子名周。

㊳尼父:孔子字仲尼,尊称为尼父。 ㊴兰石:傅嘏的字。《才性》:傅嘏曾作《才性论》。 ㊵仲宣:王粲的字。《去伐》:王粲曾作《去伐论》。 ㊶叔夜:嵇康的字。辨声:指嵇康《声无哀乐论》。 ㊷太初:夏侯玄的字,夏侯玄,三国魏学者。《本无》:夏侯玄曾作《本无论》。 ㊸辅嗣:王弼的字,王弼,三国魏学者。两《例》:指王弼的《易略例》上下两篇。 ㊹平叔:何晏的字。二论:《世说新语·文学》载,何晏曾作《道德》二论。 ㊺师心独见:发自内心而有创见。

㊻李康:三国魏作家。《运命》:李康有《运命论》。 ㊼《论衡》:东汉学者王充所著。 ㊽陆机:西晋作家。《辨亡》:陆机有《辨亡论》。 ㊾《过秦》:西汉作家贾谊有《过秦论》。 ㊿宋岱:晋代学者。据《隋书·经籍志》,著有《周易论》。郭象:西晋学者,有《庄子注》。 ㉀机:同“几”。事物细微的迹兆。

㉁夷甫:王衍的字。王衍,西晋学者。裴頠(wéi):西晋学者。 ㉂有无:“有”指事物的存在,“无”指事物的不存在。玄学家根据《老子》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说法,提出贵无论,以无为本,王衍便持此种观点。裴頠则以《崇有论》反对贵无论,认为无不能生有。 ㉃“然滞有者”句:说崇尚“有”的人拘泥于形体及其作用。 ㉄“贵无者”句:说以“无”为贵的人专门坚持无声无形的空虚之说。 ㉅锐:一意追求。偏解:片面的解释。 ㉆诣:达到。 ㉇动极:探究到底。神源:神理的根源。 ㉈般(bō)若:佛教名词,梵文“智慧”的音

译,指脱离妄想,归于清静的境界,此指佛法。 ⑥②江左:江东,指东晋。 ⑥③前绪:前代的余绪。 ⑥④张衡:东汉学者、作家。《讥世》:张衡有《讥世论》。 ⑥⑤俳:滑稽。 ⑥⑥孔融:汉末作家。《孝廉》:孔融有《孝廉论》。 ⑥⑦但:只是。 ⑥⑧曹植:三国魏作家。《辨道》:曹植有《辨道论》。 ⑥⑨论如其已:论文写成这样,还不如不写。已,停止。

【译文】

圣哲阐明常理的书叫经,阐发经书叙说道理的叫论。论,就是条理的意思。讲述道理有条理而不出错,那么圣人的思想就不会丧失。从前孔子讲的精微的话,是由他的弟子们事后追录下来的,因此谦虚地不称为经,而称为《论语》;所有以论为名的著作篇章,都以此为开端。在《论语》以前,经书尚无以“论”字为篇名、书名的;《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是后人加上去的吧?详细地研究论这种文体,它的分支有多种:陈述政事的,就和议、说相符合;解释经书的,就和传、注相参互;辨述历史的,就和赞、评同一类型;评论文章的,就和序、引同一法度。所以论是话说得适当;说是话讲得中听;传是转授师说;注以解释为主;赞是使意义明显;评是公平说理;序是按次叙事;引是引申之辞;八种名称虽有不同,同属于论。论,就是综合各种说法,精密地研究某一道理。因此庄子的《齐物论》,便以论为篇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六论明显地列于其中;到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儒生讨论“五经”,汉章帝在白虎观聚集大臣诸儒讲论经典,阐述圣人的思想,贯通经书的道理,这是论这一文体的正宗体制。到班彪的《王命论》,班固的《三将军论》,论述充分,情理明白,善于运用史论的体裁。曹魏开始建立霸业之时,政术兼用名家、法家之术;傅嘏、王粲的论文,能精练地考核名实之理。到了正始时期,坚持前代的文治政策,提倡学术,何晏等人,开始兴起有关玄学的论述。于是老庄思想大行其道,要和孔子的儒家学说争夺地位了。细读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上下篇、何晏的《道德》二论,都是发自内心的独立创见,笔锋锐利,论述精密,是论中的杰作。至于如李康的《运命论》,内容与王充《论衡》相同而文采胜过了它;陆机《辨亡论》,仿效贾谊《过秦论》但不如它;然而也是论中的好作品了。其次论及宋岱、郭象,他们思维敏锐,深入到精微玄妙的境界;王衍、裴頠等人,在“有”和“无”的问题上相互辩驳;他们都高出当时的水平,并且扬名于后世。然而执着于“有”的人完全拘泥于形体和作用;崇尚“无”的人又死守着无声无形的空虚之说;徒然地一意追求偏颇的解释,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能彻底探究到神理的根源的,恐怕只有佛法的最高境界吧?到东晋时代众人的谈论,只有玄学是大家热衷的;虽然常有新的观点,但大多是引申前人的论点而已。至于像张衡的

《讥世论》，很像滑稽文字；孔融的《孝廉论》，只是谈笑戏谑；曹植的《辨道论》，体例如同抄书；言论不能坚持正道，那样的论文还不如不写。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①；穷于有数^②，迫于无形^③，钻坚求通^④，钩深取极^⑤；乃百虑之筌蹄^⑥，万事之权衡也^⑦。故其义贵圆通^⑧，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⑨；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⑩，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⑪，贵能破理^⑫。斤利者^⑬，越理而横断^⑭；辞辨者^⑮，反义而取通^⑯；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⑰。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⑱！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⑲，杂文虽异^⑳，总会是同^㉑；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㉒；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㉓；所以通人恶烦^㉔，羞学章句^㉕。若毛公之训《诗》^㉖，安国之传《书》^㉗，郑君之释《礼》^㉘，王弼之解《易》^㉙，要约明畅^㉚，可为式矣^㉛。

【注释】

①然否：是非。 ②穷：穷尽。有数：有形。 ③迫：追究。 ④钻坚：钻研难题。 ⑤钩：深入探取。极：最终的结论。 ⑥筌(quán)蹄：喻工具、手段。筌，捕鱼器具。蹄，捕兔器具。 ⑦权衡：喻标准。权，秤锤。衡，秤杆。 ⑧圆通：本是佛教用语，意为无偏缺、障碍。 ⑨弥缝：补合。隙：缝隙。 ⑩不知所乘：指无机可乘。 ⑪析薪：劈柴。 ⑫理：木柴的纹理。 ⑬斤：斧。 ⑭越理而横断：不顺纹理而横里劈断，喻强词夺理。 ⑮辞辨：巧于言辞。辨，同“辩”。 ⑯反义：违反正理。 ⑰检迹：考查实际情况。妄：虚妄不实。 ⑱“唯君子”二句：说唯有君子能使他的志意通达于天下，怎么可以用歪曲的立论呢！ ⑲解散论体：说注释也是论，但注释之文分散在所注文章之中。 ⑳杂文虽异：说注释文夹杂在原文之中，看起来不像是论。 ㉑总会是同：说汇总起来和论就完全相同了。 ㉒“若秦延君”二句：据桓谭《新论·正经》说，汉代秦延君解释《尧典》篇目，两个字就解释了十几万字。《尧典》：《尚书》篇名。 ㉓“朱普”二句：《后汉书·桓郁传》说，汉代朱普作《尚书章句》四十万字。三十万言：可能是四十万言之误。 ㉔通人：通达的学者。恶(wù)：厌恶。 ㉕章句：分章分句解释经义的著作。 ㉖毛公之训《诗》：郑玄《诗谱》说鲁国大毛公解释《诗经》，有《诗训诂传》。三国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始称大毛公为毛亨。训：解释。《诗》：即《诗经》。 ㉗安国之传(zhuàn)《书》：据《史记·儒林列传》，孔安国有《古文尚书传》。但刘勰时此书已佚，他看到的是东晋梅賾伪托的《古文尚书传》。安国：西汉学者孔安国。传：阐述经义的文字。这里作动词。

《书》:《尚书》。 ⑳郑君之释《礼》:《后汉书·郑玄传》说郑玄为《仪礼》、《礼记》等作注。郑君:东汉学者郑玄。《礼》: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 ㉑王弼之解《易》:据《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说,王弼曾注《易》。 ㉒要约:精要简约。 ㉓式:法式,榜样。

【译文】

推究论这种文体,是用来辨明是非的;透彻地论述具体的问题,彻底地追究抽象的道理,钻研难处以求贯通,深入探取获得最终结论;它是表达各种思想的手段,衡量万事万物的工具。所以论述的道理贵在全面通达,言辞切忌支离破碎,必定要使心中所想与实际道理相一致,两者相合没有缝隙;又要使言辞和心中所想紧密吻合,使论敌无机可乘,这是论的写作要领。所以写论就如劈柴,贵在顺着纹理破开。斧子锐利的,会不顺纹理而横劈木柴;能言善辩的,能违反正理而自圆其说;看他的言辞虽巧妙,但考查实际就会知道虚妄不实。只有君子才能使自己的思想通达于天下,怎么可以用歪曲的立论呢!至于注释经典的文词,是分散了的论体,虽然夹杂在文中不像是论,但汇总起来和论就完全相同;像秦廷君注《尧典》,用了十余万字;朱普解释《尚书》,用了三十万字;所以通达的人讨厌它的繁琐,羞于从事章句之学。像毛亨的解说《诗经》,孔安国的阐述《尚书》,郑玄的注释三《礼》,王弼的解释《周易》,精要简约明白畅达,可以作为注释的法式了。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①,故言资悦恮^②;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③。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④,太公以辨钓兴周^⑤,及烛武行而纾郑^⑥,端木出而存鲁^⑦: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⑧;从横参谋^⑨,长短角势^⑩;转丸骋其巧辞^⑪,飞钳伏其精术^⑫;一人之辨^⑬,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⑭,五都隐赈而封^⑮。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⑯,酈君既毙于齐镞^⑰,蒯子几入乎汉鼎^⑱。虽复陆贾籍甚^⑲,张释傅会^⑳,杜钦文辨^㉑,楼护唇舌^㉒,颉颃万乘之阶^㉓,诋戏公卿之席^㉔;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㉕。夫说贵抚会^㉖,弛张相随^㉗,不专缓颊^㉘,亦在刀笔^㉙。范雎之言疑事^㉚,李斯之止逐客^㉛,并顺情入机^㉜,动言中务^㉝,虽批逆鳞^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㉟,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㊱。敬通之说鲍、邓^㊲,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㊳。

【注释】

①兑(duì)为口舌:《易传·说卦》解释《兑》卦“为口舌”,口舌是用来说话的,

这里指说辞。兑,《易经》中的卦名。②资:凭借。悵(yì):喜悦。③舜惊谗说:《尚书·舜典》中说,舜厌恶谗言,因为它会耸动民众。④“伊尹”句:《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说,伊尹向商汤谈论烹饪调味,以此比喻国家的治理。伊尹:名挚,商汤之臣,佐商汤伐夏桀。论味:谈论调味的道理。隆:兴起。⑤“太公”句:《六韬·文师》说,吕尚用钓鱼的道理来启发周文王治理好国家。太公:姜太公吕尚,曾钓鱼于水边,遇文王,为文王所赏识,后佐武王伐殷纣。辨钓:议论钓鱼的方法。⑥“及烛武”句:《左传·僖公三十年》载,秦、晋围郑,郑大夫烛之武前去说服秦穆公,使秦军退去,保全了郑国。纾(shū):解救。⑦“端木”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齐国田常要伐鲁,孔子弟子子贡前往齐国劝说他伐吴,因而保全了鲁国。端木:指子贡,姓端木,名赐。⑧辨士:能言善辩之士,指战国策士。云涌:形容多。⑨从横:即纵横。纵,合纵,战国时六国联合抗秦的策略。横,连横,秦国分别和六国联合的策略。参谋:参预谋议。⑩长短:纵横家的游说术,此指各种谋略。角:较量。⑪转丸:《鬼谷子》有《转丸》篇,已佚。转丸喻说辞圆转流利。⑫飞钳:《鬼谷子》有《飞钳》篇,讲述如何以说辞影响控制对方。钳,钳制,挟持牵制。⑬辨:辩言。⑭六印磊落:战国纵横家苏秦曾佩六国相印。磊落,错落,指多。⑮五都隐赈(zhèn):秦惠王曾封张仪五邑。张仪,战国纵横家。隐赈:即殷赈,富有。⑯弭(mǐ)节:停止不前。此指难以活跃。⑰“酈君”句:《史记·酈食其列传》载,酈食其为刘邦游说齐王,使他归顺了汉,汉将韩信为争功,仍然袭取齐地,齐王以为酈食其欺骗了自己,怒而将其烹死。酈君:酈食其(yì jī),汉高祖刘邦的说客。镬(huò):锅。⑱“蒯(kuǎi)子”句:《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齐国辩士蒯通曾劝韩信叛汉,韩信不从,韩信被杀后,汉高祖刘邦抓住蒯通,打算烹杀他,蒯通靠善辩得免。蒯子:蒯通,本名彻,避汉武帝讳,史称蒯通。⑲陆贾:西汉初辩士。籍甚:名声极大。⑳张释:张释之,西汉文帝时大臣。傅会:领会贯通,此指言辞联系时事。㉑杜钦:西汉贵戚王凤的谋士,常替王凤出谋划策。㉒楼护:西汉末人,为贵族五侯家上客,能言善辩。㉓颉颃(xié háng):鸟上下飞翔。万乘:指帝王。㉔诋戏:戏谑。公卿:指达官贵僚。㉕溯洄(sù huí):逆流而上。喻违反主上之意而骋说辞。㉖抚会:顺时适势。抚,循,顺。会,合。㉗弛:松弛。张:紧张。㉘缓颊:放松脸部肌肉,此指从容陈说。㉙刀笔:书写用具,古人在简册上用笔书写,写错了就用刀刮去。这里指形诸文字,成为书面作品。㉚“范雎(jū)”句:《史记·范雎列传》记载,范雎曾上书秦昭王,说要和昭王谈论疑难危险之事,暗示昭王他将为昭王从太后和穰侯手中收回政权出谋划策。范雎:战国辩士,帮助秦昭王废太后,逐穰侯,做了秦相。疑事:疑难之

事。范雎《上秦昭王书》中有“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乎”的说法，因当时太后弟穰侯专权，昭王有意夺回大权，但无良策。 ⑳“李斯”句：战国时秦王（即后来秦始皇）下令驱逐客卿（在秦做官的六国人），李斯为楚人，也被逐，他便上书劝谏秦王，秦王因此废除了逐客令。李斯：秦代政治家。 ㉑顺情入机：顺应对方的心情，话说得投机。 ㉒动言中务：发言切中要务。 ㉓批逆鳞：喻敢于直谏触犯君主。据《韩非子·说难》中说，龙的喉下有倒长着的鳞片，谁触动了它便要被杀。批，触。 ㉔“至于邹阳”句：《汉书·邹阳传》载，汉景帝时吴王刘濞欲反，邹阳有《上吴王书》劝谏，吴王不听，邹阳便离吴往梁，从梁孝王游，因被人诬陷而下狱，后因《狱中上梁王书》而获释。邹阳：西汉作家。 ㉕咎：灾祸。 ㉖“敬通”句：《后汉书·冯衍传》载，东汉初刘玄称帝，派将军鲍永平定北方，冯衍曾向鲍永献计。冯衍还曾做过邓禹的幕僚。敬通：冯衍字。冯衍：东汉初作家。鲍：鲍永。东汉初将军。邓：邓禹，东汉初将军。 ㉗历聘而罕遇：说冯衍屡次游说但很不得志。冯衍因反对过光武帝刘秀而一生不得志，并非是刘勰所说的说辞原因。

【译文】

说，就是喜悦，说字从兑，《兑》卦按《易传》的解释是口舌言辞的意思，所以“说”的言辞要让人喜悦；但过分讨人喜悦必定虚伪，所以舜会因谗言过多而震惊。说辞用得好的，如伊尹谈论烹饪调味以启发商汤，从而使殷朝兴起，吕尚辨明钓鱼的道理以喻治国，从而使周朝振兴，到烛之武往秦军中去游说而解救了郑国，子贡前往齐国劝说攻吴而保存了鲁国：他们的说辞也算好的。到战国时代，各国争雄，能言善辩之士多如云涌；以合纵连横参预各国的谋议，用游说之术互争高低；弹丸流转般地发挥巧妙的说辞，飞钳般地使人受制于他的精妙辩术；一个人的辩辞，比九鼎宝器还重，三寸不烂之舌，比百万人的军队还强。六国的相印错落地佩挂在苏秦的身上，五个富裕的都城封给了张仪一人。到汉灭了秦、楚，辩士们不再得志，酈食其被煮死在齐王的大锅里，蒯通差点被投入汉朝的鼎中去烹。虽然又有陆贾作为辩士名声很大，张释之善于将说辞结合时事，杜钦有文才善于辨析，楼护能说会道摇摇唇鼓舌，他们有的活跃在皇帝殿阶前，有的谈笑于公卿大臣的座间，都不过是见风使舵，没有人能犯颜而发议论了。说贵在顺时适势，视情形而决定是从容还是紧迫，而且不仅仅是口头陈说，也有写成文字的。像范雎上书谈疑难之事，李斯上书谏逐客之令，都顺应对方的心情，话说得投机，一开口便切中要务，虽然看似触犯了君主，但却能取得成功，计议被采纳，这些是上书中好的说辞。至于邹阳的劝说吴王、梁王，比喻巧妙而理由充足，所以虽然处境危险但却没有遭殃。而冯衍的劝说鲍永、邓禹，事情不急且文辞繁多，所以屡经游说却很少得志。

凡说之枢要^①，必使时利而义贞^②；进有契于成务^③，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④，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⑤，飞文敏以济辞^⑥，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⑦，何哉？

【注释】

①枢要：关键。 ②时利：时机有利。义贞：立意正确。贞，正。 ③契：合。成务：促成事务，指达到说辞所要达到的目的。 ④谲：欺骗。 ⑤披：披露。 ⑥飞：飞驰。文敏：敏锐的文思。济：接济，有加强之意。 ⑦陆氏：陆机，西晋作家，著有《文赋》，为赋体形式的文论。“说炜晔(wěi yè)以谲诳”：语出陆机《文赋》，原话为“说炜晔而谲诳”，意为说辞要光彩鲜明，使用欺诈之术。炜晔：光彩鲜明。诳：欺骗。

【译文】

所有说辞的关键，在于一定要时机有利，立意正确；要使说辞进能促成目的的达到，退也无碍于显扬自己。如果不是为欺骗敌人，那么只能讲究忠诚与信实。披肝沥胆把诚心献给主上，运用敏锐的文思来加强说辞，这是说的根本。可是陆机却直称“说辞要光彩鲜明并用欺诈之术”，这是为什么呢？

赞曰：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①，致远方寸^②。阴阳莫忒^③，鬼神靡遁^④。说尔飞钳^⑤，呼吸沮劝^⑥。

【注释】

①词深人天：内容深广，包括人事和天道。 ②致：到达。方寸：指心。 ③阴阳莫忒(tè)：阴阳和谐，以喻论的精微。忒，差错。 ④靡：无。遁：逃遁。 ⑤飞钳：参见第三段注⑫。 ⑥呼吸：指时间短。沮(jǔ)：阻止。劝：勉励，有鼓动之意。

【译文】

总之，道理用语言来表达，叙述道理便成论文。论的内容深广包括人事和天道，它能将作者的心思传至极远的地方。揭示阴阳之道丝毫不差，鬼神也无处逃遁。说辞则有如飞钳，能够在瞬息之间阻止或鼓动对方。

诏策第十九

【题解】

本篇论述帝王发布的诏令一类公文。全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诏策。先是讲诏策的名义、性质，指出诏用于诏告臣下，策用于策封王侯。自先秦至汉魏，由于时代变化和用途有异，帝王文告还有诰、誓、制、敕等名称。本篇以诏策概括，大约因为诏书应用最广，而策文则有若干为后代称颂的佳作。接着论述诏策文的沿革和名篇佳作。指出汉武帝，东汉明、章二帝，魏文帝，东晋明帝等对诏书文辞很重视，引用具有才学之士来从事写作，因而多佳作。末尾指明这类文章由于内容和所施对象不同，有的辞气温润，有的辞气威严，不同情况应表现出不同的风貌，这是写作上应注意的。第二部分简述戒敕、教两种与诏策接近的文体，它们都是上对下之文，但不限于帝王对臣下，也有长官对僚属、百姓，父对子等。

诏策一类文章，体现了帝王对臣下的教训和威严，历代帝王对它们大抵颇为重视。这类文章，不但宜注意内容的切合对象，还宜注意文辞的适度、渊雅，以显示朝廷掌管诏令者的深厚学养，因此唐宋以来把这类文章称为大手笔。汉武帝策封齐王、燕王、广陵王三文，词句古雅，为人称道。《史记·三王世家》全载三文，篇末赞语誉为“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太史公自序》亦曰：“三子之王，文辞可观。”本篇又特加赞美，誉为“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训典，指《尚书》中《伊训》、《尧典》一类文章，意谓策封三王文规仿《尚书》而绝似之。本篇又称道汉末潘勖《册魏公九锡文》（“册”通“策”）为“典雅逸群”，亦谓潘文规仿《尚书》、《左传》，故有典雅之美。商周时代诏策一类文章，大抵保存于《尚书》中，故《宗经》篇曰：“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后代诏书，重视文辞古雅，故往往模仿《尚书》。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对经书的重视。本篇对策三文、《册魏公九锡文》特加称道，则表现了刘勰征圣宗经的一贯主张。《文选》卷三五选诏二篇（均汉武帝诏），册文一篇（即潘勖《册魏公九锡文》）。

皇帝御宇^①，其言也神^②。渊嘿黼扆^③，而响盈四表^④，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⑤，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⑥。其在三代^⑦，事兼诰誓^⑧。誓以训戎^⑨，诰以敷政^⑩，命喻自天^⑪，故授官锡胤^⑫。《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⑬。降及七国^⑭，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⑮，则有四品^⑯：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⑰。戒戒州郡，诏告百官，制施赦令^⑱，策封王侯。策者，简也^⑲。制者，裁也^⑳。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诗》云“畏此简书”^㉑，《易》称“君子以制数度”^㉒，《礼》称“明神之诏”^㉓，《书》称“敕天之命”^㉔，并本经典以立名目。远诏近命^㉕，习秦制也^㉖。

【注释】

- ①御：统治。宇：天下。 ②神：神圣。 ③渊嘿(mò)：沉默。渊，深沉。嘿，同“默”。黼扆(fǔ yǐ)：放在帝王座后的有斧形花纹的屏风。 ④盈：充满。四表：四方之外。 ⑤轩辕：黄帝。唐：唐尧。虞：虞舜。 ⑥制性之本：《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意即人性是天命的体现。刘勰在此将帝王之命附会天命，认为是决定人性的根本。 ⑦三代：夏、商、周三代。 ⑧事兼诰誓：说三代时，命还包括诰、誓。 ⑨戎：指军队。 ⑩敷：发布。政：政令。 ⑪喻：晓喻，显示之意。 ⑫授官：授予官爵。锡：赐予。胤(yìn)：后代。这里指姓氏。 ⑬“《易》之”四句：《易传·象辞》解释《姤》(gòu)卦说：“天下有风(《姤》卦上《乾》象天，下《巽》象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意谓君主用发布命令来告诫四方臣民，就如大风行于天下一样。《姤》：《姤》卦。象：《象辞》。后：君主。动民：触动臣民。 ⑭七国：指战国时代。 ⑮仪：仪法。 ⑯品：种，类。 ⑰敕(chì)：皇帝告诫地方官的命令。 ⑱赦：赦免。 ⑲简：指编起来的竹筒。 ⑳裁：裁断。 ㉑“《诗》云”句：《诗经·小雅·出车》中有“畏此简书”之句，简书此指边境告急之书。 ㉒“《易》称”句：《易传·象辞》释《节》卦时说：“君子以制数度。”说君子根据节制的原则制定礼数法度。数度：礼数法度。 ㉓“《礼》称”句：《周礼·秋官·司盟》有“北面诏明神”的话，意为面向北诏告神明。 ㉔“《书》称”句：《尚书·益稷》：“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说帝王奉正天命以治民，惟在顺时、慎微。 ㉕远诏近命：对远的发布诏书，对近的下达命令。 ㉖习：沿袭。

【译文】

帝王统治天下，他的话是神圣的。他能静坐在御座上，而他的声音却充满四

方,靠的只是诏策吧。从前轩辕黄帝、唐尧、虞舜的时代,帝王的话都称为命。命的意义,是决定人性的根本。在夏、商、周三代,命还包括诰和誓。誓是用来训诫军队的,诰是用来发布政令的,命意味着上天的旨意,所以用于授予官爵赐予姓氏。《周易》中《姤》卦的象辞说:“君主用发布命令来告诫四方臣民。”诰命能使臣民行动,犹如天下有风吹动。到了战国时代,都称为命,命,就是使。秦统一了天下,将命改为制。汉初制定仪法,又分为四种:第一种为策书,第二种为制书,第三种为诏书,第四种为戒敕。敕用于告诫州郡长官,诏用于告示文武百官,制用于发布赦免命令,策用于封赐爵位。策,就是简册。制,就是裁断。诏,就是告示。敕,就是戒正。《诗经》中说“害怕这告急的简书”,《易传》中说“君子以此制定礼数法度”,《周礼》中说到明神之诏,《尚书》中说“奉正上天之命”,可见都是依据经典来确立名称的。在远地的用诏书,近地的用命令,这是沿袭秦朝的制度。

《记》称丝纶^①,所以应接群后^②。虞重纳言^③,周贵喉舌^④。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⑤。王言之大,动人史策,其出如纶^⑥,不反若汗^⑦。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⑧;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⑨;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⑩。观文、景以前^⑪,诏体浮杂,武帝崇儒^⑫,选言弘奥^⑬。策封三王^⑭,文同训典^⑮;劝戒渊雅^⑯,垂范后代^⑰;及制诏严助^⑱,即云厌承明庐^⑲,盖宠才之恩也^⑳。孝宣玺书^㉑,责博于陈遂^㉒,亦故旧之厚也^㉓。逮光武拨乱^㉔,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㉕,时或偏滥^㉖。诏赐邓禹^㉗,称司徒为尧^㉘;敕责侯霸^㉙,称“黄钺一下”^㉚。若斯之类,实乖宪章^㉛。暨明、章崇学^㉜,雅诏间出^㉝。和、安政弛^㉞,礼阁鲜才^㉟。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㊱,文理代兴^㊲,潘勖《九锡》^㊳,典雅逸群;卫觊禅诰^㊴,符采炳耀^㊵,弗可加已。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㊶,刘放、张华^㊷,互管斯任^㊸,施令发号,洋洋盈耳^㊹。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㊺,其万虑之一弊乎^㊻!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㊼,以温峤文清^㊽,故引入中书^㊾。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㊿。

【注释】

- ①《记》称丝纶:《礼记·缙(zī)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纁(fú)。”纶,系官印的丝带。 ②应接:接见。群后:指诸侯。 ③虞:虞舜。纳言:官名,负责反映下面的意见,传达王的命令。 ④喉舌:喻传达王命的官。

⑤“故两汉”二句：两汉时代帝王的诏书文诰，由尚书掌管。尚书：官名，秦汉时尚书职掌皇帝的文书。⑥纆：大绳。⑦不反若汗：以汗出不会返回体内，喻王言一出不能收回。⑧“是以”二句：《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汉武帝爱好文，淮南王刘安有文才，武帝很尊重他，给他回信或有所赐予时，常召司马相如等审定草稿。淮南：西汉淮南王刘安。武帝：汉武帝。相如：司马相如，西汉作家。草：草稿。⑨“陇右”二句：《后汉书·隗嚣(wēi áo)传》载，西汉末隗嚣据陇西，慕僚多文学之士，汉光武帝和他书信往来时便特别留意文辞的修饰。陇右：陇西，在今甘肃、青海一带。当时在隗嚣控制之下。隗嚣：东汉人，王莽时据陇西起兵，割据陇西多年，后为光武帝平定。⑩来叶：来世，后世。⑪文：汉文帝。景：汉景帝。⑫崇儒：尊崇儒学。⑬弘：大。奥：深。⑭策封三王：据《史记·三王世家》，武帝策封齐王刘闾、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⑮训典：指《尚书》中的《伊训》、《尧典》等。⑯渊雅：深厚雅正。⑰垂范：留下典范。⑱制诏：即诏命。严助：西汉作家，曾任会稽太守。⑲云厌承明庐：《汉书·严助传》载汉武帝《赐严助书》中有“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之语。厌：厌倦。承明庐：汉代侍臣值宿的地方。⑳宠才之恩：指汉武帝爱严助之才，所以恩准他离开朝廷去故乡会稽做大守。㉑孝宣：汉宣帝，汉武帝曾孙。玺(xǐ)书：加盖皇帝玉玺的书信。玺，印。秦以后专指帝王之印。㉒“责博”句：《汉书·游侠传》载，汉宣帝未即位时在民间与陈遂为友，陈遂曾多次欠宣帝赌债。宣帝后任陈遂为太原太守，赐玺书给他，和他开玩笑说，官尊禄厚，可以还我赌债了。责：问。这里是催讨之意。博：赌博。㉓故旧：老朋友。㉔拨乱：治理乱世。拨，治。㉕造次：轻率。㉖滥：过分。㉗邓禹：东汉初将领。㉘称司徒为尧：《后汉书·邓禹传》载，汉光武帝下敕邓禹时说：“司徒，尧也”，把司徒邓禹比作尧。司徒：官名，即西汉丞相。邓禹曾任司徒。㉙侯霸：东汉大臣，光武帝时任司徒。㉚称“黄钺一下”：《后汉书·冯勤传》载，汉光武帝因不满侯霸所荐之人，便赐玺书威胁他说：“黄钺一下无处所。”意谓黄钺砍下便死无葬身之地。黄钺：饰有黄金的大斧。㉛乖：违背。宪章：法度。㉜暨(jì)：及。明：汉明帝。章：汉章帝。崇学：尊崇学术。㉝间出：屡出。㉞和：汉和帝。安：汉安帝。政弛：政治废弛。㉟礼阁：汉代职掌皇帝文书的尚书省。鲜：缺乏。㊱建安：汉献帝年号。㊲文理：文章条理。此指有文采的诏策文。代兴：不断出现。㊳潘勖(xù)：汉末作家。《九锡》：指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九锡，帝王赏赐功臣九种器物。㊴卫觐(jì)：三国魏时人。禅诰：指卫觐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㊵符采：玉的横纹。喻文采。炳耀：光彩照耀。㊶中书：中书省，魏晋始设置的官署。㊷刘

放：三国魏时人，曾任中书监。张华：西晋作家，也曾任中书监。④③互管斯任：先后担任过此职。斯，此。任，指中书监之职。④④洋洋：美盛。盈：充满。④⑤“作威作福”：《三国志·魏志·蒋济传》载曹丕给夏侯尚的诏书中有“作威作福”之语，蒋济认为是“亡国”之语。④⑥弊：坏，劣。④⑦崇才：重视人才。④⑧温峤(qiáo)：东晋文人。④⑨引入中书：晋明帝任温峤为中书令，起草诏书。④⑩体：指诏策的体制。宪：效法，此有追求之意。风流：指文采的华美。

【译文】

《礼记·缙衣》称：“王的话如果像细丝，一出口便像丝带了”，这是就帝王接见诸侯说的话而言的。虞舜重视纳言之官，周朝看重传达王命的喉舌官。所以两汉的诏书诰命，由尚书省职掌。帝王的话非常重要，一说出口往往载入史册，如丝般细的话说出来就如粗绳，又像汗水流出无法返回。因此，西汉淮南王刘安有文才，汉武帝给他的书信便先让司马相如审阅草稿；陇西隗嚣手下多文士，汉光武帝便特别留意于文辞的修饰：这哪里只是为在当时获得美誉，也是谨慎地考虑到对后世的影响。看西汉文帝、景帝以前，诏书浮浅驳杂，汉武帝崇尚儒术，诏书选用的语言便弘大深奥。分封三王的策书，文辞如同《尚书》中的训、典；劝勉告戒之意深厚而雅正，可为后代留下典范；到写诏书给严助，就说既然你厌倦在朝任职就到家乡去做官，这是优宠人才所显示的恩泽。汉宣帝的玺书，和陈遂讨起了赌债，也是昔日交情深厚的体现。到汉光武帝拨乱反正，也留心这类文字，但喜怒之情任意发泄，言辞常常偏差过分。赐给邓禹的诏书，称司徒邓禹为尧；责骂侯霸的敕书，说要用黄钺来杀他。像这一类情况，实在违背法度。到汉明帝、汉章帝尊崇学术，典雅的诏书屡屡出现。汉和帝、汉安帝时朝政废弛，尚书省缺乏人才，每次草拟诏书、敕书，都要请外人代笔。建安末年，有文采的诏策文不断出现，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典雅超群；卫觊《为汉帝禅位魏王诏》，文采照耀，无人能超出他们了。自从魏晋的诏策由中书省掌管，刘放、张华，先后主管这一工作，于是诏书发号施令时，人们的耳边充满了美妙的声音。魏文帝下诏书，文辞内容大多壮美，至于给夏侯尚的诏书中说“作威作福”，这是万虑之一失吧？东晋中兴后，只有晋明帝重视文才，因为温峤文笔清新，所以被引进到中书省。从此以后，诏策文的写作都追求文采华美了。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①，所以百辟其刑^②，万邦作孚^③。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④；优文封策^⑤，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⑥，则笔吐星汉之华^⑦；治戎燮伐^⑧，则声存洊雷之威^⑨；眚灾肆赦^⑩，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⑪，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注释】

①大观在上:语出《周易》的《观》卦彖辞,意谓王者之言美而可观,大为在下所观听。②百辟(bì):百君,诸侯。刑:效法。③万邦作孚(fú):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意谓各国都信服。孚,信服。④炳:光明。重离:日月附着于天。重,日月相重。离,附着。⑤优文:优宠的诏书。封:封爵。⑥敕戒:敕正训诫。恒:常。⑦星汉:银河。⑧戒:军事。夔(xiè):协同。⑨洊(jiàn)雷:重叠的雷声。洊,一次又一次。⑩眚(shěng)灾肆赦:语出《尚书·舜典》,说因过失而造成灾害,并非有意,可以宽赦。眚,过失。肆,宽缓。⑪敕:正。法:法纪。

【译文】

帝王的话崇高神秘,他的话大为在下的所观听,所以诸侯都效法,各国都信服。因此授予官职,选用贤才,意义要如日月般的光辉;优宠的文诰、封爵的策书,语气宜温厚如和风细雨般的润泽;敕正训诫的常用诏诰,应笔下吐出星河般的光芒;治理军队协同伐敌的誓辞,就该具有滚滚雷霆般的声威;宽赦过失之罪的赦书,文辞要有春天露水般的滋润;申明赏罚、整饬法纪,言辞须有秋天严霜般的酷烈:这是诏策文的大致要求了。

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①,周穆命郊父受敕宪^②,此其事也。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③,晓治要矣^④。及晋武敕戒^⑤,备告百官^⑥:敕都督以兵要^⑦,戒州牧以董司^⑧,警郡守以恤隐^⑨,勒牙门以御卫^⑩,有训典焉^⑪。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⑫。君父至尊,在三罔极^⑬。汉高祖之敕太子^⑭,东方朔之戒子^⑮,亦顾命之作也^⑯。及马援已下^⑰,各贻家戒^⑱。班姬《女戒》^⑲,足称母师也^⑳。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㉑,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㉒,条教为后所述^㉓,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㉔,文教丽而罕施^㉕,乃治体乖也^㉖。若诸葛孔明之详约^㉗,庾稚恭之明断^㉘,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自教以下,则又有命。《诗》云:“有命自天^㉙。”明命为重也。《周礼》曰:“师氏诏王^㉚。”明诏为轻也。今诏重而命轻者,古今之变也。

【注释】

①切:峻切。②“周穆”句:《穆天子传》:“天子……乃命正公郊父受敕宪。”说周穆王命郊父接受戒敕的教令。周穆:周穆王。郊父:周穆王的大臣。宪:

教令。③依违:模棱两可。④晓:通晓。治要:治国的要领。⑤晋武:晋武帝。⑥备:普遍。⑦都督:地方军政长官。⑧州牧:一州之长。董:督察。司:主管,指分管各项工作的下属。⑨郡守:一郡之长。恤:体恤。隐:痛,指民间疾苦。⑩牙门:立牙旗的军门,此指牙门将。⑪训典:指《尚书》中的《伊训》、《尧典》等。⑫“禹称”句:语出《尚书·大禹谟》,谓用美德来警戒。休:美。⑬“君父”二句:语本《国语·晋语一》:“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至:最。三:即君、父、师。罔极:没有穷尽,指恩德。⑭“汉高祖”句:《古文苑》卷十载汉高祖《手敕太子》,告诫他勤读书学习,尊敬萧何等人。⑮东方朔:西汉作家。⑯顾命:临终之命。⑰马援:东汉初将领,《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戒兄子严敦书》。⑱贻:留下。⑲班姬《女戒》:《后汉书·列女传》载班昭作《女戒》七篇。班姬:班昭,一名姬,班彪之女,班固之妹。⑳母师:《女戒》中有“赖母师之典训”语。母,傅母,保育、辅导贵族女子的保母。师,女师。㉑契(xiè)敷五教:《尚书·舜典》载,舜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契:舜的臣子。敷:发布。五教:五种伦理道德: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㉒郑弘:西汉人。守南阳:任南阳太守。㉓“条教”句:《汉书·郑弘传》载,郑弘任南阳太守时“条教法度,为后所述”。条教:条列的教令。述:遵循。㉔孔融:汉末作家。守北海:孔融曾为北海相。北海在今山东寿光县附近。㉕罕施:难于施行。㉖治体乖:是说孔融治理北海时多有乖误。㉗诸葛孔明:诸葛亮,字孔明,三国蜀政治家。㉘庾稚恭:庾翼,字稚恭,东晋将领。㉙有命自天:语出《诗经·大雅·大明》。㉚师氏诏王:语本《周礼·地官·师氏》“师氏掌以嫪诏王”。师氏:主管贵族教育的官。诏:告,此指下告上,秦以后“诏”才专用于帝王的诏书。

【译文】

戒敕的文辞,实在是诏书中峻切的一种,周穆王命令郊父接受戒敕的教令,就是戒敕文了。魏武帝曹操说,作敕戒文应当就具体事情提出告诫,不能模棱两可,真是懂得治国的要领啊。到晋武帝作敕戒文,用于广泛地告诫百官:敕令都督掌握军事要领,告诫州牧督察所属部下,警告郡守体恤民间疾苦,勒令驻军加强防卫,都有《尚书》中训典的遗风。戒,就是谨慎,大禹就说“用美德来警戒”。君、父是最尊贵的,君、父、师的恩德是无穷尽的。汉高祖的《手敕太子》,东方朔的告诫儿子,也是临终遗嘱之作。到马援以下各家,都各自留下了家戒。班昭的《女戒》,堪称傅母、女师了。教,就是仿效,话说出来人民照着去做。契曾发布五条道德教令,所以王侯教导百姓称为教。从前郑弘做南阳太守,所条列的教令为后任所遵循,那是因为条理头绪分明。孔融任北海相时,教令文采雅丽但难以实行,那

是因为治理的措施有误。像诸葛亮教令的内容详明而文辞简约，庾翼教令的明确果断，都道理正确、言辞中肯，是教文中的好作品。除教文以外，还有命。《诗经·大雅·大明》说：“有命来自上天。”说明命是重要的。《周礼·地官·师氏》说：“主管教育的官诏告于王。”说明诏轻于命。如今诏重要命不重要，是古今有变化了。

赞曰：皇王施令，寅严宗诰^①。我有丝言^②，兆民伊好^③。辉音峻举^④，鸿风远蹈^⑤。腾义飞辞，涣其大号^⑥。

【注释】

①寅严：恭敬严肃。宗：宗法。诰：指《尚书》的诰命。②丝言：见第二段注①。③兆民：万民。兆，极言其多。伊：是。好：喜好，引申为尊奉。④辉音：光辉的声音，指帝王的诏策。峻举：高举。⑤鸿：大。蹈：踩，引申为至、到。⑥涣：散。号：号令。

【译文】

总之，帝王发号施令，恭敬严肃地效法《尚书》的诰命。我王即使片言只语，万民也会尊奉。光辉的诏策高高举起，宏大的风化遍及远方。诏义远腾辞采飞扬，伟大的号令广泛传播。

檄移第二十

【题解】

本篇论述檄、移两种文体。全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檄文。先是结合檄文的渊源述其名义、性质。指出檄是军事行动中宣告敌方罪行的文章，其源颇早，但到战国时始用檄名。之后列举隗嚣、陈琳、钟会、桓温等的檄文，加以称道。末尾讲檄的体制和写作要求，主张檄文旨在声讨对方，故必须刚健有力，“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第二部分讲移。移是晓谕对方使之从命的文章。檄用于军事活动中声讨敌方，移除军中用于非敌对的对方外，还可广泛用于非军事活动方面，故有武移、文移之分。文中举了司马相如、刘歆、陆机的移文加以肯定。移文的体制和写作要求，大致同于檄文，故略而不论。

檄文源于战国时的辩士和纵横家，在陈述自己有理、对方无道时，往往采用张扬的手法，因而颇有文采。从这方面看，檄文性质与说辞相近。《论说》篇批评陆机《文赋》“说炜晔以譎诳”的话，主张“自非譎敌，则唯忠与信”。檄文针对敌人，故本篇主张“譎诳以驰旨，炜晔以腾说”。这又是说、檄不同之处。《文选》卷四三选移文两篇，其一即为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又卷四四选檄文四篇，其中包括本篇称道的陈琳、钟会的檄文和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该文本篇归入移文类）。

震雷始于曜电^①，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其来已久。昔有虞始戒于国^②，夏后初誓于军^③，殷誓军门之外^④，周将交刃而誓之^⑤。故知帝世戒兵^⑥，三王誓师，宣训我众^⑦，未及敌人也。至周穆西征^⑧，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⑨。即檄之本源也^⑩。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⑪。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⑫。齐桓征楚，诘菁茅之阙^⑬；晋厉伐秦，责箕、郤之焚^⑭；管

仲、吕相¹⁵，奉辞先路¹⁶，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皦也¹⁷，宣布于外，皦然明白也。张仪檄楚¹⁸，书以尺二¹⁹。明白之文，或称露布²⁰。露布者，盖露板不封，播诸视听也²¹。夫兵以定乱，莫敢自专，天子亲戎²²，则称“恭行天罚”²³；诸侯御师²⁴，则云肃将王诛²⁵。故分阃推毂²⁶，奉辞伐罪，非唯致果为毅²⁷，亦且厉辞为武²⁸。使声如冲风所击²⁹，气似欃枪所扫³⁰，奋其武怒，总其罪人³¹，征其恶稔之时³²，显其贯盈之数³³，摇奸宄之胆³⁴，订信顺之心³⁵，使百尺之冲³⁶，摧折于咫尺书³⁷，万雉之城³⁸，颠坠于一檄者也³⁹。

【注释】

- ①震：八卦中，震代表雷。曜电：闪电。曜，同“耀”，照耀。 ②“昔有虞”句：《司马法·天子之义》：“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有虞：虞舜。 ③“夏后”句：《司马法·天子之义》：“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夏后：夏启。 ④“殷誓”句：《司马法·天子之义》：“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 ⑤“周将”句：《司马法·天子之义》：“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交刃：兵刃相交，指交战。 ⑥帝世戒兵：即指“有虞始戒于国”。 ⑦宣训：宣言训诫。我众：自己的军队。 ⑧周穆：周穆王。西征：周穆王西征犬戎（古代少数民族）。 ⑨“祭(zhài)公”二句：《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将征犬戎，大臣祭公谋父谏阻他，曾说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的话，意谓臣服于王的蛮夷戎狄和诸侯如果不进贡，便用威严的谴责令其进贡；如果不臣服于王，则有告诫对方的文告。祭公谋父：周穆王的卿士。让：谴责。 ⑩檄(xí)：一种用于征召、声讨或晓喻的文体。 ⑪暴：揭露。 ⑫“刘献公”二句：《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国派人告诉周景王卿士刘献公，齐国不肯来结盟，刘献公说先以文辞告诫他，然后用军队去督责他。董：督。 ⑬“齐桓”二句：《穀梁传·僖公四年》载，齐桓公伐楚，楚王派人责问齐国，齐国大夫管仲说楚王不向周天子进贡菁茅，所以来讨伐。菁茅：一种草，祭祀时用于滤去酒滓。阙：缺。 ⑭“晋厉”二句：《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晋厉公派吕相去和秦绝交，指责秦国焚烧晋国的箕、郟两地。 ⑮管仲：春秋齐大夫。吕相：春秋晋大夫，封于吕。 ⑯奉辞先路：说进兵伐敌之前，先奉命以言辞谴责对方。 ⑰皦(jiǎo)：清晰明白。 ⑱张仪檄楚：《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任秦相后，曾“为文檄告楚相”，说他因过去被楚相责打而将报复楚国。 ⑲书以尺二：书写在一尺二寸长的简上。 ⑳露布：不加检封、公开宣布的文书，这里指檄文。 ㉑诸：之于。 ㉒亲戎：亲自出征。 ㉓“恭行天罚”：语本《尚书·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说恭敬

地执行上天对对方的惩罚,意即对对方进行征讨。 ②④御师:率军。 ②⑤肃将王诛:恭敬地奉王的旨意进行诛伐。将:奉命。 ②⑥分阃(kǔn)推轂(gǔ):据《史记·冯唐列传》载,天子派大将出征,临行和他约定,都城门以外的军事由他全权决定,以表信任和授予充分的权力,并且亲自为他推车送行。分阃:以城门为分界限,城门以外军事由大将全权决定。阃,门槛,特指城门。轂:车轮中心的圆木,此代指车。 ②⑦致果为毅:语出《左传·宣公二年》,意为达到果敢坚毅。 ②⑧厉辞为武:用严厉的文辞,形成威武的气势。 ②⑨冲风:暴风。 ③⑩櫜(chán)枪:彗星。 ③⑪总其罪人:此谓集中到罪人身上。 ③⑫征:证明。稔(rěn):成熟,引申为达到极点。 ③⑬贯盈:《尚书·秦誓上》有“商罪贯盈”之语,指商纣之罪已至极点。贯,串,用绳串物。盈,满,绳上之物已串满。数:气数。 ③⑭奸宄(guǐ):犯法作乱的人。 ③⑮订:定。顺:归顺。 ③⑯冲:冲城的战车。 ③⑰咫尺书:咫尺之书,指檄文。咫,古代八寸为一咫。 ③⑱雉(zhì):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③⑲颠:坠落。

【译文】

雷声之前先有闪电,出兵之前先有声威。所以见到闪电就害怕雷声震耳,听到声威就害怕军队威武。出兵先有声威,由来已久了。从前有虞氏开始警诫国内臣民,夏后氏开始在军队中誓师,殷商在军门外誓师,周朝交战前誓师。所以知道有虞氏的警诫士兵,夏、商、周三代帝王的训誓军队,都是宣言训诫自己的军队,尚未说给敌方听。到周穆王西征时,祭公谋父声称古代有威严谴责的命令,有文辞告诫的文告。这就是檄文的源头了。到春秋时代,诸侯自行征伐,担心敌人不服,所以出兵要有名义,以振奋自己的威风,揭露对方的昏乱。也就是刘献公所说的“以文辞告诫他,以武力督责他”的意思。齐桓公征讨楚国,责问楚国为何不向天子进贡菁茅;晋厉公讨伐秦国,指责秦国入侵焚烧箕、郟两地;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吕相,在进兵之前奉命以言辞谴责对方,细察它的意义,就是现在的檄文。到战国时代,这类文辞才称为檄文。檄,就是清晰明了,宣扬公布出来,使事情昭然明白。张仪给楚相的檄文,书写在一尺二寸的简上。因为檄文是清晰明白的文体,有的也称为露布。露布,是不加检封地露出来,使内容传播于人们的耳目。出兵为了平定祸乱,无人敢自己专断,连天子亲自出征,也声称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诸侯率军出征,就说恭敬地奉王的旨意进行诛伐。所以天子派遣大将全权征讨,大将奉命讨伐罪人,不仅要果敢坚毅,而且要有严厉的檄文造成威武的声势。使征伐的声威如暴风袭击,进兵的气势像彗星扫荡,奋起威武忿怒,集中于罪人身上,证明他的罪行已到顶点,指出他已恶贯满盈、气数将尽,动摇作恶者的胆量,坚定信服归顺者的决心,使敌人百尺高的冲城战车,被咫尺文书所摧毁,万丈长的城

墙,为一纸檄文所推倒。

观隗嚣之檄亡新^①,布其三逆^②;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③,陇右文士^④,得檄之体矣。陈琳之檄豫州^⑤,壮有骨鲠^⑥,虽奸阉携养^⑦,章实太甚^⑧,发丘摸金^⑨,诬过其虐^⑩;然抗辞书衅^⑪,皦然露骨矣^⑫。敢指曹公之锋^⑬,幸哉免袁党之戮也^⑭。钟会檄蜀^⑮,征验甚明;桓温檄胡^⑯,观衅尤切^⑰:并壮笔也。

【注释】

①隗嚣(wēi áo):东汉人,王莽末据陇西起兵。檄亡新:《后汉书·隗嚣传》载,隗嚣立为上将军后移檄告郡国,宣告王莽的罪行。新,王莽篡汉所改国号。
②三逆:隗嚣檄文中列举王莽有逆天、逆地、逆人的罪恶。逆,违背。③切:峻切。
④陇右:陇西,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当时为隗嚣所占据。文士:指隗嚣幕府中的文士。
⑤陈琳:汉末作家。檄豫州:指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豫州,指刘备,他当时任豫州刺史。
⑥骨鲠:骨力。⑦奸阉携养:曹操父亲曹嵩为太监曹腾养子。陈琳因此在檄文中攻击曹操为“赘阉遗丑”。阉,太监。
⑧章:彰明,此指揭露。甚:过分。⑨发丘摸金:陈琳檄文中说曹操专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两官职负责盗墓。丘,指坟墓。
⑩诬过其虐:诬蔑超过了对方实际的暴虐程度。⑪抗辞:激昂的言辞。书衅:写下罪状。衅,裂痕,引申为罪行。
⑫皦然:明白。露骨:彻底。⑬指:指斥。⑭免袁党之戮:指曹操击败袁绍后,陈琳归顺曹操,曹操不计较陈琳写檄文骂过自己,没有杀他。
⑮钟会:三国魏大臣。檄蜀:《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载钟会有《移檄蜀将吏士民》。
⑯桓温:东晋大臣。檄胡:桓温有《檄胡文》。胡,指后赵政权。⑰观衅:观察罪恶。切:确切。

【译文】

看隗嚣讨伐王莽新朝的檄文,宣布他“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状;文辞不加雕饰,但辞句峻切事实明白,陇西的文士,深得檄文的体制。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雄壮有骨力,虽然其中骂曹操父亲是奸邪太监的养子,揭露得也太过分;说曹操设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专司盗墓,诬蔑超过了实际暴虐的程度;然而用激昂的文辞写下曹操的罪行,真是明白彻底极了。陈琳敢于指斥曹操的锋芒,幸运的是他免于被视为袁绍的党羽而遭杀害。钟会的《移檄蜀将吏士民》,所举证据极其明显;桓温的《檄胡文》,观察敌人的罪恶尤为确切:这些都是笔力雄壮的檄文。

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①,或叙彼苛虐^②;指天时^③,审人事,算强弱^④,角权势^⑤,标蓍龟于前验^⑥,悬鞶鉴于已然^⑦,虽本国信^⑧,实参兵诈^⑨。谲诡以驰旨^⑩,炜晔以腾说^⑪,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⑫,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⑬,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⑭,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⑮,气盛而辞断^⑯,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⑰,无所取才矣^⑱。又州郡征吏,亦称为檄,固明举之义也^⑲。

【注释】

①休:美。 ②苛:苛刻。虐:暴虐。 ③天时:天意。 ④算:比较。
⑤角:较量。 ⑥蓍(shī)龟:蓍草和龟甲,用于卜筮,此指预言。前验:以前已有征验的事。 ⑦鞶(pán)鉴:大带上的镜子,指借鉴。鞶,束衣的大带。已然:已经发生的事。 ⑧国信:国家的信用。 ⑨参:加上。 ⑩谲诡:欺诈。
⑪炜晔(yè):光采明盛。 ⑫植义:确立意旨。扬辞:显扬文辞。
⑬插羽:即羽檄,檄文插上羽毛表示紧急。 ⑭露板:见第一段注②。 ⑮昭:明。辨:清楚。 ⑯断:决断。 ⑰曲趣密巧:旨意婉曲,手法细密巧妙。 ⑱无所取才:指这种才能于写作檄文不合适。 ⑲明举:公开推举。

【译文】

檄文的大致体式,要么叙述我方的美善清明,要么列举敌方的苛刻暴虐;指陈天意,审明人事,对比强弱,衡量权势,用以往有征验的事来预告成败,用过去已发生的事作为借鉴,虽说本于国家的信用,实际也加进了用兵的权谋诈术。用欺诈的手段传播自己的意旨,用光采堂皇的言辞来宣扬自己的观点,上述几条,是没有哪一篇檄文可以违背的。所以确立意旨、显扬文辞,一定要刚强有力。插有羽毛的檄文是表示迅急,就不可以把文辞写得和缓;公开告示的檄文是向大众宣传的,就不可以写得意义隐晦。檄文写作必定要事实明白道理清楚,气势旺盛言辞决断,这是要点。如果旨意婉曲、写法细巧,这种才能写檄文是不合适的。此外州郡征召官吏的文书,也称为檄,这原本就是公开推举的意思。

移者,易也^①,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②,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刘歆之《移太常》^③,辞刚而义辨^④,文移之首也^⑤。陆机之《移百官》^⑥,言约而事显^⑦,武移之要者也^⑧。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⑨,则逆党用檄^⑩,顺众资移^⑪,所以洗濯民心^⑫坚同符契^⑬。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⑭,与檄参伍^⑮,故不重论也。

【注释】

①易:改变。 ②相如:司马相如,西汉作家。《难蜀老》:指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 ③刘歆:西汉学者。《移太常》:指刘歆《移太常博士书》。 ④辨:明辨。 ⑤文移:与文化政治有关的移文。 ⑥陆机:西晋作家。《移百官》:陆机撰,已佚。 ⑦约:简约。 ⑧武移: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移文。要:首要。 ⑨金革:兵甲,引申为战争。 ⑩逆党:违逆的人。 ⑪顺众:顺服的人。资:引申为用。 ⑫洗濯(zhuó):洗。 ⑬符契:符合一致。符,符节,派遣使者或调兵时的凭证,上刻文字,分为两半,以两半相合为验。契,契约。 ⑭体义:体制要义。 ⑮参伍:交错。

【译文】

移,就是改变,改变风气习俗,命令发出民众跟随执行。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文辞明白、比喻广博,有移和檄的体制框架了。到刘歆的《移太常博士书》,文辞刚健、意义明辨,是文化政治方面最早的移文。陆机的《移百官》,语言简约、事实明显,是有关军事行动方面首要的移文。所以檄和移的应用,适合于文和武两种情况,用于军事上,那么对违逆的人要用檄文,对顺服的人要用移文,用它来洗涤民众的思想,使民众同在上者保持牢固的一致。移文和檄文的用意和应用小有不同,但它们的体制要义大致相同,移文和檄文交错相近,所以就不再重复论述了。

赞曰:三驱弛网^①,九伐先话^②。鞶鉴吉凶^③,著龟成败^④。摧压鲸鲵^⑤,抵落蜂蚕^⑥。移实易俗,草偃风迈^⑦。

【注释】

①三驱:《易经·比卦》中有“王用三驱,失前禽”的说法,是说王三面驱禽,让开一面,意即网开一面。弛网:《吕氏春秋·异用》记载,商汤见人张网置四面,就收去三面,留一面。弛,松,放开。 ②九伐:《周礼·夏官·大司马》所列的应予讨伐的九种罪行。 ③鞶鉴:见第三段注⑦。 ④著龟:见第三段注⑥。 ⑤鲸鲵(ní):吞食小鱼的大鱼,喻罪恶之人。 ⑥抵:撞击。蚕(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 ⑦偃:倒。迈:行。

【译文】

总之,三面驱赶禽兽,网开一面,讨伐各种罪行要先行警告。檄文要使对方凶吉有所鉴戒,要能预示我方必胜对方必败。檄文要有压制摧毁凶顽之敌,击落害人毒虫的气势。移文确实能够移风易俗,犹如风行草上所向披靡。

封禅第二十一

【题解】

本篇论述与封禅有关的文章。古代有些帝王,为了显示自己的功德,到泰山上设坛场祭天叫封,在泰山下的某小山(多数是梁父山)设坛场祭地叫禘。封禘被认为是非常隆重的祭祀。全篇可分三段。第一段讲封禘的性质,指出它是帝王宣示德化的活动。第二段讲有关封禘文字的沿革和重要作家作品。指出古代帝王黄帝、虞舜等均有巡视大山的事迹,见于载籍。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等登泰山巡封,均有铭功的石刻文。司马相如写作长篇《封禘文》,铺陈汉朝功德,劝导武帝封禘,成为富有创造性的鸿笔。以后扬雄、班固,模仿司马相如,写了《剧秦美新论》、《典引》,都是这方面的佳作。之后郎顛淳的《受命述》、曹植的《魏德论》,文辞软弱迂缓,就缺乏光采了。第三段讲封禘文的写作要求,认为应当写得内容光明正大,文辞刚健有力。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的三篇封禘文,是有关封禘文章的名篇,为后人传诵。《文选》卷四八“符命”类即选录了这三篇文章。它们可说是封禘文的代表作。其特点是着重铺陈帝王、王朝的功业德泽,富有文采,在着重铺叙方面和辞赋相近(司马相如等三人都长于辞赋)。但辞赋文辞偏长于华艳,封禘文则宜文辞刚健有力,所谓“辞成廉锸”。刘勰对此很重视。他认为封禘文应当学习《尚书》中的《伊训》、《尧典》一类篇章朴素刚健的语言,树立文辞的“骨干”。所谓“树骨于训典之区”。他赞美张纯的《泰山刻石文》“首胤典谟”,即其前面部分学习《尚书》中《尧典》、《大禹谟》等一类篇章。他所谓“骨”,即是《风骨》篇中强调的骨,指刚健有力的文辞。他认为《尚书》在这方面为人们树立了典范。他批评郎顛淳《受命述》“风末力寡”、“不能奋飞”,即是《风骨》篇所谓雉鸟“肌丰而力沉”之意。他批评曹植《魏德论》迂缓冗长,“飙焰缺焉”,和《风骨》篇要求的“篇体光华”正好形成对立面。提倡风骨是《文心雕龙》全书的一贯主张,它不但在《风骨》篇中有集中论述,而且还散见于《诏策》、《封禘》、《通变》等篇,阅读时宜互相参证。

夫正位北辰^①，向明南面^②，所以运天枢^③，毓黎献者^④，何尝不经道纬德^⑤，以勒皇迹者哉^⑥！《绿图》曰^⑦：“泮泮叻叻^⑧，焚焚雉雉^⑨，万物尽化^⑩。”言至德所被也^⑪。《丹书》曰^⑫：“义胜欲则从^⑬，欲胜义则凶。”戒慎之至也^⑭。则戒慎以崇其德^⑮，至德以凝其化^⑯，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⑰。

【注释】

①正位北辰：北极星为天地正位，比喻帝王居位，万民围拱着他。北辰：北极星，古人认为北极星处于天的正中，众星都围绕它运行。②向明南面：指帝王君临天下。语本《易传·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向明，面向光明。南面，面朝南。③天枢：北斗七星的第一星。此处喻国家的权柄。④毓(yù)：养育。黎：黎民百姓。献：贤者。⑤经道纬德：以道德为经纬，即以道德治理天下。⑥勒：刻。皇迹：辉煌功迹。⑦《绿图》：《尚书中候·握河纪》说，尧从黄河中的龙马那里得到了“赤文绿地”的甲图，即《绿图》。⑧泮(shàn)泮：展转。叻(huī)叻：错综杂糅。⑨焚(fén)焚：纷纷。雉雉：杂乱。⑩化：化生。⑪至德：最高的德。被：覆被，覆盖。⑫《丹书》：《尚书中候·我也》说周文王得到了赤雀衔来的《丹书》。⑬从：吉。⑭至：极。⑮崇：高，高尚。⑯凝：成。⑰“七十”二句：《管子·封禅》：“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有，通“又”。

【译文】

如北极星居于天之正中，帝王朝南而治，运用着国家的权柄，养育着百姓和贤人，又何尝不是以道德为经纬，刻下辉煌的治迹呢！《绿图》中说：“展转杂糅，纷纷扰扰，万物都化育生长。”这是说万物为最高的道德所覆被而广受其惠。《丹书》中说：“道义胜过私欲就吉利，私欲胜过道义就凶险。”真是戒惧谨慎到极点了。这样看来，戒惧谨慎能使道德高尚，最高的道德可以化育万物，古代七十二位君主，因此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昔黄帝神灵，克膺鸿瑞^①，勒功乔岳^②，铸鼎荆山^③。大舜巡岳^④，显乎《虞典》^⑤。成、康封禅^⑥，闻之《乐纬》^⑦。及齐桓之霸^⑧，爰窥王迹^⑨，夷吾譎陈^⑩，距以怪物^⑪。固知玉牒金缕^⑫，专在帝皇也。然则西鹑东鹄^⑬，南茅北黍^⑭，空谈非征^⑮，勋德而已^⑯。是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⑰，固禋祀之殊礼^⑱，铭号之秘祝^⑲，祀天之壮观矣。秦皇铭岱^⑳，文自李斯^㉑，法家辞气^㉒，体乏弘润^㉓，然疏而能壮^㉔，亦彼时之绝采也。铺观

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²⁵,光武巡封于梁父²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²⁷。观相如《封禅》²⁸,蔚为唱首²⁹。尔其表权舆³⁰,序皇王,炳玄符³¹,镜鸿业³²,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³³,歌之以禎瑞³⁴,赞之以介丘³⁵,绝笔兹文³⁶,固维新之作也³⁷。及光武勒碑³⁸,则文自张纯³⁹,首胤典谟⁴⁰,末同祝辞,引钩讖⁴¹,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⁴²,华不足而实有余矣。凡此二家,并岱宗实迹也⁴³。及扬雄《剧秦》⁴⁴,班固《典引》⁴⁵,事非镌石⁴⁶,而体因纪禅⁴⁷。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⁴⁸,诡言遁辞⁴⁹,故兼包神怪。然骨制靡密⁵⁰,辞贯圆通,自称极思⁵¹,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采⁵²,历鉴前作⁵³,能执厥中⁵⁴,其致义会文⁵⁵,斐然余巧⁵⁶。故称《封禅》靡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⁵⁷,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⁵⁸?至于邯郸《受命》⁵⁹,攀响前声,风末力寡⁶⁰,辑韵成颂⁶¹,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陈思《魏德》⁶²,假论客主⁶³,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⁶⁴,飙焰缺焉⁶⁵。

【注释】

- ①克:能够。膺(yīng):承受。鸿:大。瑞:祥瑞。 ②乔岳:高山,此指泰山。乔,高。 ③铸鼎荆山:《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在泰山封禅之后,采首山(地名)铜铸鼎于荆山下,鼎铸成后,有龙来迎黄帝上天。荆山:在今河南陕县。 ④巡:巡行视察。 ⑤《虞典》:即《尚书·舜典》,其中记载舜巡守至泰山、南岳、西岳、北岳。 ⑥成:周成王。康:周康王。 ⑦《乐纬》:关于乐的纬书。《后汉书·张纯传》载张纯建议封禅的奏章上引《乐动声仪》,其中提到“成、康之间,郊配封禅,皆可见也”。此处《乐纬》,可能即指《乐动声仪》。 ⑧齐桓: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⑨爰:于是。王迹:王者的事迹,指封禅之事。 ⑩夷吾:齐桓公之相管仲,字夷吾。谲陈:诈称。《史记·封禅书》载齐桓公想学古代帝王行封禅之礼,管仲反对,说只有祥瑞出现,恶鸟、蓬草等不出才可封禅。 ⑪距以怪物:《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想行封禅之礼,“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距:反对。 ⑫玉牒:帝王封禅用的文书。牒,简。金缕:金线,用于封检玉牒。玉牒金缕为封禅用品,此指封禅。 ⑬西鹑(jiān):西海比翼鸟。东鲒(dié):东海比目鱼。和下文茅、黍都是管仲对齐桓公所说的“远方珍怪物”,详见《史记·封禅书》。 ⑭南茅:南方江淮间的茅草,一叶有三脊(筋)。北黍:北方邠(hào)上的黍米。 ⑮征:验。 ⑯勛德:功德。 ⑰“是史迁”二句: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八书,其中一篇为《封禅书》。史迁:司马迁。 ⑱禋(yīn)祀:斋戒祭祀。 ⑲铭号:刻下功绩,告于

上天。秘祝：秘密祝祷，指刻在玉牒上的文字，是帝王向神明祷告的，所以秘而不宣。

⑳秦皇铭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上泰山封禅，刻石记功。岱，泰山。

㉑文自李斯：《泰山刻石文》出自李斯手笔。李斯：秦丞相。

㉒法家：李斯是法家人物。辞气：语气。

㉓体：风格。弘润：弘大润泽。

㉔疏：通达。

㉕“孝武”句：据《史记·孝武本纪》，汉武帝在泰山祭天之后，在泰山下的肃然山祭地。禅号：祭地告神。

㉖“光武”句：《后汉书·光武纪》载，汉光武帝封泰山后，禅梁父。梁父：泰山下山名。

㉗鸿：大。

㉘相如《封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死前留下《封禅文》一篇。司马相如：西汉作家。

㉙蔚：形容文采繁盛。唱首：首创。

㉚尔：语词。权舆：草木萌芽，引申为起始，此指《封禅文》说明上古封禅的起始。

㉛炳：光明。玄符：玄妙的符瑞。

㉜镜：照出，反映出。鸿业：鸿大的功业。

㉝休明：美好清明。

㉞祲：吉祥。

㉟赞之以介丘：《封禅文》说，想那泰山、梁父山，也都设置了坛场，盼望皇帝临幸。介丘：大山，指泰山。介，大。丘，山丘。

㊱绝笔：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封禅文》是司马相如死前的最后一篇作品。兹文：此文，指《封禅文》。

㊲维新：新，意为虽是绝笔，却是封禅文字的创新之作。维，语词。

㊳光武勒碑：《后汉书·祭祀志》载，汉光武帝封泰山，派人上山刻石。光武：汉光武帝。勒：刻。

㊴文自张纯：光武封泰山时的《泰山刻石文》出自张纯之手。张纯，东汉大臣。

㊵胤(yìn)：继承。典谟：指《尚书·舜典》。

㊶钩讖(chèn)：指纬书。张纯《泰山刻石文》大量引用纬书中的内容。

㊷核：事实确凿。举：提出，此谓明显。

㊸岱宗：泰山。实迹：指在泰山上刻石。张纯《泰山刻石文》刻于泰山上，司马相如《封禅文》并未刻石。

㊹扬雄：西汉末作家。《剧秦》：指扬雄的《剧秦美新》，批判秦朝的暴虐，赞美王莽的新朝。

㊺班固：东汉作家。《典引》：班固所作，声称汉为尧之后，由赞美尧而引申为歌颂汉朝。典，指《尚书·尧典》。引，引申。

㊻事非镌石：指扬、班上述两篇文章并不刻于石上。镌，刻。

㊼体：文体。因：因袭。纪禅：纪功封禅之文。

㊽影写：模仿。长卿：司马相如的字。

㊾诡：诡异。遁辞：闪烁其辞。

㊿骨制：体制。靡：细。

①自称极思：扬雄《剧秦美新序》：“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也。”极思，竭尽思虑。

②懿：美。

③历鉴：一一借鉴。

④能执厥中：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执，持。厥，其。中，正好。

⑤致义：表达意义。会文：组织文辞。

⑥斐(fěi)然：很有文采的样子。

⑦“故称”二句：《后汉书·班固传》载班固“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靡：靡丽。典：典雅。

⑧“岂非”二句：说后人看前人的作品容易看清楚，顺着前人创作的趋势去写容易成功。追观：后面看前面。循：

顺。⑤9 邯鄲《受命》：邯鄲淳有《大魏受命述》，歌颂魏朝。邯鄲：邯鄲淳，三国魏作家。⑥0 风末力寡：风力衰弱不足，即缺乏风骨。⑥1 辑韵：指写作。⑥2 陈思：曹植，三国魏作家，封为陈王，谥思。《魏德》：指曹植《魏德论》。⑥3 假设：客主：指《魏德论》为客主问答之辞。⑥4 劳深：用功深。绩寡：成就少。⑥5 颯(biāo)：暴风，指风力。焰：光采。

【译文】

从前黄帝神圣灵异，能够承当鸿大的祥瑞，刻石纪功于泰山之上，采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大舜巡视泰山，事迹清楚地记载于《尚书·舜典》。周成王、周康王在泰山封禅，有关事实见于《乐纬》。到齐桓公称霸，于是想效法帝王封禅，管仲婉转陈辞，以神怪之物未出现而加以阻止。可见用玉简金线行封禅之礼，只有帝王才可以。那么管仲所说的西海比翼鸟、东海比目鱼、南方一叶三脊的茅草、北方出产的黍米，不过是无可考证的空谈，封禅其实只须功德而已。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八书的《封禅书》中，明确地讲述封禅之礼，就是因为封禅是特别重大的祭祀典礼，在玉简上刻字告神的秘密祝祷，是祭祀上天的壮观啊。秦始皇封禅时刻石泰山，铭文出自李斯之手，充满法家的语气，缺乏弘大润泽的风格，却也通达而壮伟，也是那时最好的作品了。通观两汉繁盛之时，汉武帝在肃然山祭地告神，汉光武帝在梁父山巡视祭地。歌颂盛德、记录功勋的封禅文，都是大手笔。看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文采繁盛，是首创的作品。它表明上古封禅的起始，叙述历代帝王，宣扬玄妙的符瑞，反映鸿大的业绩，置前代功业于当代皇帝之下，捧汉武帝明于列朝圣君之上，用祥瑞出现来歌颂，用泰山望幸来赞美，他绝笔于此文，却无疑是创新之作。到汉光武帝在泰山封禅刻碑，文章出自张纯的手笔，开头效法《尚书·舜典》，结尾如同祝辞，文中引用讖纬的内容，叙述西汉末年的离乱，列举光武帝的武功，称述他的文德，事实确凿，道理显明，文采虽不够而内容充实有余。以上二家之文，都是泰山上实有的遗迹。到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本非用以刻石，但体裁因袭封禅之文。看《剧秦美新》的写作，模仿司马相如的《封禅文》，用怪异的说法闪烁其辞，所以内容兼有神怪之说。但体制细密，文辞圆转通畅，自称写作时竭尽思虑，再无多余之力了。《典引》的叙述，很有华美的文采，一一借鉴以前的作品，能够把握得恰到好处，它的表达意义、组织文辞，富有文采又极工巧。所以班固称《封禅文》靡丽而不典雅，《剧秦美新》典雅却不真实，难道不是后人看前人作品易于看清，顺着前人创作的趋势去写容易成功吗？至于邯鄲淳的《受命述》，攀附前代的作品，但风力不足，凑成文辞完成歌颂，虽然条理通顺有序，但力弱不能高飞。曹植的《魏德论》，假设客主议论，问答迂曲迟缓，且已费去千言，用力多而收效少，风力和光采都嫌缺乏。

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①，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②，选言于宏富之路^③，使意古而不晦于深^④，文今而不坠于浅^⑤，义吐光芒，辞成廉锷^⑥，则为伟矣。虽复道极数殫^⑦，终然相袭^⑧，而日新其采者^⑨，必超前辙焉^⑩。

【注释】

①构位：构思布局。②“树骨”句：学习《尚书》中训典一类作品的刚健素质，来建立作品的骨力。骨：骨力。训典：指《尚书》中《伊训》、《尧典》一类篇章。③宏富之路：指辞采宏大富丽的作品。④晦：隐晦。深：深奥。⑤文今：谓文辞切合于今。坠：落。浅：肤浅。⑥廉锷：强劲有力，即有骨力。廉，棱角。锷，刀剑的刃。⑦道：道理。极：尽。数：方法。殫(dān)：尽。⑧终然：终究。⑨日新其采：文采不断创新。⑩前辙：前人的作品。辙，车轮痕迹。

【译文】

这种文体的作用，是一代的典章制度。构思布局开始时，应该认清这一文体的体制特点和规格要求，要学习《尚书》训典一类作品以建立刚健的骨力，从宏大富丽的作品中选用文辞，使用意古雅但不因深奥而隐晦，文辞切合于今又不落于肤浅，内容吐露光芒，言辞强劲有力，那就很好了。虽说道理会说尽、方法会用尽，后人作品终究要沿袭前人，但文采不断创新的，就必定会超越前人的作品。

赞曰：封勒帝绩^①，对越天休^②。逖听高岳，声英克彪^③。树石九旻^④，泥金八幽^⑤。鸿律蟠采^⑥，如龙如虬^⑦。

【注释】

①封勒：封泰山刻功绩。绩：功绩。②对：答。越：扬，称扬。天休：美好的天命。休，美。③“逖(tì)听”二句：化用司马相如《封禅文》“逖听者风声”句。《汉书音义》释云：“逖，远也。……远者听其风声。”高岳：高高的山岳，指泰山。英：形容美好。克：能。彪：指文采显焕。④九旻(mín)：九天。⑤泥金八幽：指把以水银和金屑调成金泥封检的玉牒藏在极深的地下。⑥律：法，指封禅典礼。蟠(pán)采：像蟠龙的文采。⑦虬(qiú)：一种有角的龙。

【译文】

总之，封禅时刻石记下帝王的功绩，报答并称扬上天美好的天命。遥聆高岳封禅之文，声华美好，辞采焕灿。树立的石碑高耸九天，以泥金检封的玉牒深埋地下。歌颂宏大典礼的篇章，文采蟠萦，如龙似虬。

章表第二十二

【题解】

本篇论述章、表两种文体。全篇可分三段。第一段结合章、表的起源,说明章、表的名义、性质。指出臣下给帝王的上书,历代有各种名称。汉代以后,通行章、奏、表、议四体(奏、议两体在以下篇章中论述),章用以谢恩,表用以陈请。第二段论述汉魏晋各代擅长章表(主要是表)的作者和著名篇章,其中对曹植的作品尤为推崇。中间称赞孔融“气扬采飞”,曹植“律调”、“辞清”,庾亮“文雅”等等,可见对章表的文采颇为重视。第三段论章、表的体制和写作要求。指出章应写得明白体要;表应写得义雅文清,具有文采。最后郑重指出必须“辞为心使”,在文辞的繁约、华实方面处理适当。

历代封建朝廷,对文书一直颇为重视,上对下的诏、策、令等,下对上的章、表、奏等,都注重辞采,以显示统治阶层的文化修养。表这一文体,内容较广泛,兼有叙事、议论、抒情,因此较多佳作名篇,情文并茂。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即是其例。《文选》卷三七、三八选表达十九篇。本篇中提到的孔融、诸葛亮、曹植、羊祜、庾亮、刘琨诸人的表,均入选。

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①。天子垂珠以听^②,诸侯鸣玉以朝^③。敷奏以言^④,明试以功^⑤。故尧咨四岳^⑥,舜命八元^⑦,固辞再让之请^⑧,“俞往钦哉”之授^⑨,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⑩。然则敷奏以言,即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⑪。至太甲既立^⑫,伊尹书诫^⑬,思庸归亳^⑭,又作书以赞^⑮。文翰献替^⑯,事斯见矣。周监二代^⑰,文理弥盛^⑱。再拜稽首^⑲,对扬休命^⑳,承文受册^㉑,敢当丕显^㉒,虽言笔未分^㉓,而陈谢可见^㉔。降及七国^㉕,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㉖: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

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⑲，表以陈请，议以执异^⑳。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㉑，谓文明也。其在文物^㉒，赤白曰章^㉓。表者，标也。《礼》有《表记》^㉔，谓德见于仪^㉕。其在器式^㉖，揆景曰表^㉗。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

【注释】

①卑：低。联事：联合处理政事。 ②垂珠：即冕旒(liú)，帝王礼帽上前后悬垂的珠串。听：听政。 ③鸣玉：诸侯身上佩的玉，走动时相碰有声。朝：朝见天子。 ④敷：陈述。奏：进呈。 ⑤明试：公开试行。功：功效。 ⑥尧咨四岳：《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又：“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分别记载尧问四方诸侯之长，洪水滔天，人民叹息，有谁能治理洪水，以及谁能顺应天命，接替他的帝位。咨，原文中的咨是语气词，此作咨询问解。四岳，四方诸侯之长。 ⑦舜命八元：《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谓之八元。……舜臣尧，……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说舜为尧之臣时，举高辛氏的八个贤能的儿子施行教化。 ⑧固辞再让：《尚书·舜典》载，尧命舜即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是说舜要谦让于有德之人，自己不肯即位。又，舜命禹作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是说舜要禹做司空，禹跪拜行稽首之礼，要让给稷、契和皋陶。此外，舜任命垂、益、伯夷等人时，他们也都跪拜稽首，表示辞让。见《舜典》。 ⑨俞往钦哉：《尚书·尧典》载尧命鲧治水时说：“往！钦哉！”意为“去吧！要谨慎！”《尚书·舜典》载舜命禹为司空时说：“俞，汝往哉！”意为：“好吧，还是你去做吧！”俞，表示肯定，同意。往，去。钦哉，要谨慎啊。 ⑩匪：同“非”。假：借，凭借。书翰：书信，文书。 ⑪典：典礼，仪式。 ⑫太甲：商王，商汤之孙。 ⑬伊尹书诫：《尚书·伊训序》：“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伊尹，即伊挚，商汤之臣。《伊训》是用来训导太甲的。书诫，指作《伊训》告诫太甲。 ⑭思庸归亳(bó)：《尚书·太甲序》载：“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庸，常，此指长久不变的正道。亳，地名，商都。 ⑮作书以赞：指太甲悔过后，伊尹作《太甲》以赞美。 ⑯文翰：指《伊训》和《太甲》。献替：献可替否，即进可行之事，废不可行之事。献，进。替，废，弃。 ⑰周监二代：语出《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监，借鉴。二代，夏、商二朝。 ⑱文理：指礼仪文采。弥：更加。 ⑲再拜：一拜而又拜，表示恭敬。稽首：行跪拜礼时头至地。 ⑳对：答。扬：称扬。休：美。 ㉑承：受，接受。文、册：受封的策书。 ㉒敢当：不敢当。丕显：大明。丕，大。 ㉓言：口头

上说。笔:写下的书面文字。 ②④陈:陈述。谢:答谢。 ②⑤七国:指战国。
 ②⑥品:类。 ②⑦按劾(hé):按察弹劾。劾,揭发。 ②⑧执异:持不同意见。
 ②⑨为章于天:语出《诗经·大雅·棫(yù)朴》,原意是说银河是天的文章。章,文
 章,文采光明的意思。 ③⑩文物:有文采的事物。 ③⑪赤白曰章:《周礼·考
 工记》:“画绩(同“绘”)之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③⑫《礼》:指《礼
 记》。《表记》:《礼记》篇名。 ③⑬德见于仪:郑玄《三礼目录》:“名曰《表记》
 者,以其记君子之德见于仪表(《礼记正义》引)。” ③⑭器式:用作标志的器具。
 ③⑮揆景:测日影。揆,度,测量。景,日影。表:测日影的计时器。

【译文】

设置官员区分职责,上下协同处理政事。天子戴着珠饰的皇冠听政,诸侯佩
 着鸣响的玉饰上朝。朝臣口头进言陈述,天子试行其言以求获得功效。所以尧询
 问四方诸侯之长,舜任命八位贤人,臣下向帝王坚决推辞、再三谦让的请求,君主
 勉励臣下敬慎从事的委任,这些都是朝廷上当面陈说,并没有写成文字。但是,
 口头进言陈述,就是章表的意义;使臣下试行其言以求获得功效,就是授予官爵的
 仪式了。到太甲即位而昏庸无道,伊尹作《伊训》来训诫,太甲有了改邪归正之
 心,回到亳京,伊尹又作《太甲》来赞美。用书面文章来进善去恶,从这件事中可
 以看到了。周朝以夏、商二朝为借鉴,礼仪文采更加繁盛。有了一拜再拜、叩头触
 地的礼节,有了称扬天子美命,谨受天子册封,表示不敢当天子所赐巨大荣耀之类
 的敬辞、谦辞,虽然言语和文字尚未分清,但陈辞答谢之意清楚可见。到了战国时
 代,古代的格式不变,向国王陈述事情,都称为上书。秦朝初年定立制度,改上书
 为奏。汉朝确定礼仪制度,把上书分成四类:第一类称章,第二类称奏,第三类称
 表,第四类称议。章用于谢恩,奏用于监察弹劾,表用于陈述请求,议用于提出不
 同意见。章,是明的意思。《诗经·大雅·棫朴》说“为章于天”,是指文采光明。
 就有文采的事物而言,赤白相错就叫章。表,就是标明。《礼记》中有《表记》一
 篇,是说君子的德行体现于仪表。就用作标志的器物而言,测量日影的计时器叫
 做表。章和表的名目,就是取之于此。

按《七略》、《艺文》^①,谣咏必录^②;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③,然阙
 而不纂者^④,乃各有故事,而布在职司也^⑤。前汉表谢^⑥,遗篇寡存^⑦。
 及后汉察举^⑧,必试章奏^⑨。左雄奏议^⑩,台阁为式^⑪;胡广章奏^⑫,天
 下第一^⑬;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⑭,足见其典文之美
 焉^⑮。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⑯,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⑰。曹公称

为表不必三让¹⁸，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¹⁹，求其靡丽²⁰，则未足美矣。至于文举之荐祢衡²¹，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²²，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²³，并表之英也。琳、瑀章表²⁴，有誉当时；孔璋称健²⁵，则其标也²⁶。陈思之表²⁷，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²⁸，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²⁹，随变生趣，执辔有余³⁰，故能缓急应节矣³¹。逮晋初笔札³²，则张华为俊³³，其三让公封³⁴，理周辞要，引义比事³⁵，必得其偶³⁶，世珍《鹤鹤》³⁷，莫顾章表。及羊公之辞开府³⁸，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³⁹，信美于往载⁴⁰。序志联类⁴¹，有文雅焉。刘琨劝进⁴²，张骏自序⁴³，文致耿介⁴⁴，并陈事之美表也。

【注释】

- ①《七略》：西汉学者刘歆编成的分类目录学著作，已佚。《艺文》：指《汉书·艺文志》，由东汉班固在《七略》基础上编写而成。②谣咏必录：《艺文志·诗赋略》记录各地歌诗三百余篇，所以说“谣咏必录”。谣咏，指民间的歌诗。③经国：治理国家。枢机：喻关键。④阙：同“缺”。纂：编辑。⑤“乃各有”二句：说章表奏议之类作品，按过去的惯例，分散保存在各有关部门。故事：成例。布：分散。职司：各官署。⑥前汉：西汉。谢：谢恩，章以谢恩，所以代指章。⑦遗：传下来。寡：少。⑧后汉：东汉。察举：考察推举，即汉代郡国举孝廉等选拔官吏的方法。⑨必试章奏：《后汉书·顺帝纪》载，东汉阳嘉元年，令郡国所举孝廉，“文吏能笺奏”，意即要能写章表奏议一类文书。⑩左雄：东汉顺帝时任尚书令。⑪台阁为式：《后汉书·左雄传》载，左雄“每有章表奏议，台阁以为故事”。台阁，指尚书台，东汉职掌章奏的官署。式，成例，范例，即“故事”。⑫胡广：东汉大臣。⑬天下第一：《后汉书·胡广传》载，胡广举孝廉，到京师后，考试写章奏，汉安帝看了以后认为胡广的章奏“为天下第一”。⑭伯始：胡广的字。谒(yè)陵之章：指胡广关于谒陵的章奏，今不存。谒，进见。陵，陵墓。⑮典文：典雅之文。⑯“昔晋文”二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晋侯三辞，从命。”晋文：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册：策命之书。三辞：三次辞让，以示不敢当。⑰“是以”二句：说汉末天子授予官爵，人臣上表辞让，以三次为限。⑱曹公：曹操。为表不必三让：上表辞让不必三次。曹操原话已无考。⑲指事造实：针对事情如实叙说。⑳靡丽：华丽。㉑文举：孔融字文举，汉末作家。曾写《荐祢衡表》推荐祢衡。祢衡：汉末作家。㉒孔明：诸葛亮字孔明，率军伐魏前作《出师表》告诫后主。后主：蜀汉后主刘禅。

②③华实:华丽和质朴。异旨:不同的旨趣、风格。 ②④琳:陈琳,汉末作家。瑀:阮瑀,汉末作家。 ②⑤孔璋:陈琳的字。健:刚健。 ②⑥标:突出。 ②⑦陈思:曹植,三国魏作家,封陈王,谥思。 ②⑧体:体式。贍:完备。律:音律。调:谐调。 ②⑨应物制巧:根据事物不同的情形来制作巧妙的作品。 ③⑩执辔(pèi):拉着马缰绳。这里指驾驭写作的的能力。辔,指马缰。 ③⑪应节:合于一定的节度。 ③⑫笔札:笔和小木简,指章表作品。 ③⑬张华:西晋作家。 ③⑭三让公封:张华被进封为壮武郡公,曾上表辞让十几次。 ③⑮引义比事:引出道理,排比事实。 ③⑯必得其偶:必定用对偶。 ③⑰珍:推重。《鹤鹤》:指张华的《鹤鹤赋》,当时为人所重。鹤鹤,鸟名。 ③⑱羊公:羊祜(hù),西晋大臣。开府:羊祜被命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他上表固辞不受。开府,即开府仪同三司,意为可以像三公(三公)那样开设官府。魏晋南北朝制度,非三公也可经天子准许比照三公开设府署,这是天子优宠臣下的做法。 ③⑲庾公:庾亮,东晋大臣,曾被任为中书监,上书辞让,皇帝便收回任命。中书:中书监,官名。 ④⑩信:确实。往载:过去的记载。 ④⑪序志:叙述情志。联类:联系同类事实。 ④⑫刘琨:东晋作家。劝进:西晋灭亡,东晋元帝称制江东,刘琨写《劝进表》劝元帝即位。 ④⑬张骏:西晋末占据陇西的军阀。自序:据《晋书·张骏传》,张骏有《请讨石虎李期表》,其中自叙平定祸乱、光复晋室的志向。 ④⑭文致:文章情致。耿介:正大光明。耿,光明。介,大。

【译文】

查考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连民间的歌诗都必定著录;但章表奏议,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文书,却缺而不见著录,那是因为按照惯例,这类文书分散保管在各有关部门的缘故。西汉的章表,留存下来的作品很少。到东汉选拔官吏,一定要考试章奏文书。左雄的奏议,被尚书台当作范例;胡广的章奏,被汉安帝称为天下第一;这都是当时杰出的作品。看胡广关于拜谒皇陵的章文,便足以看出他典雅章文的美妙了。从前晋文公接受天子的策封,要辞让三次然后才接受,因此汉末臣下上表辞让封赐,以三次为限。曹操声称上表不必推让三次,又说不可写得浮华。所以魏初的章表之作,大都针对事情如实陈述,如果以华丽去要求,这些作品是不足以称美的。至于孔融推荐祢衡而作的《荐祢衡表》,意气昂扬、文采飞动;诸葛亮辞别后主而写的《出师表》,情意详尽、文辞畅达:虽然有华丽与朴实的不同风格,但都是表文中的杰作。陈琳、阮瑀的章表,在当时就享有声誉;陈琳的章表被称为刚健,那是较为突出的。曹植的表文,更是独冠群英。看他表文体式周备,声律调和,文辞清新,情志显明,能按事物的不同运用巧思,能随对象的变化生发妙趣,驾驭文字的能力绰绰有余,所以快慢徐疾均能合于节度。到

晋初的章表作品,要数张华为优,他的《三让封公表》,理由充足、文辞简要,引申义理、排比事实,必成对偶,而世人推重他的《鹤鹤赋》,没有顾及他的章表。到羊祜的《让开府表》,在前人的评论中有好的声誉;庾亮的《让中书监表》,在过去的记载中确足以称美。他们叙述各自的情志、联系类似的事例,显示出温文尔雅的风范。刘琨的《劝进表》,张骏的自叙,文情正大光明,都是陈述情事的美好表文。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①,昭明心曲^②。既其身文^③,且亦国华^④。章以造阙^⑤,风矩应明^⑥;表以致禁^⑦,骨采宜耀^⑧。循名课实^⑨,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⑩,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⑪,情伪屡迁^⑫,必雅义以扇其风^⑬,清文以驰其丽^⑭。然恳恻者辞为心使^⑮,浮侈者情为文屈^⑯。必使繁约得正^⑰,华实相胜^⑱,唇吻不滞^⑲,则中律矣^⑳。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㉑,盖一辞意也^㉒。荀卿以为,观人美辞,丽于黼黻文章^㉓,亦可以喻于斯乎!

【注释】

①对:答。扬:称扬。王庭:朝廷。 ②昭:显示。心曲:内心深处。 ③身文:自身的文采。 ④国华:国家的荣华。 ⑤造:到。阙:宫殿前左右各一的高建筑物,此代指朝廷。 ⑥风矩:风格和感情的表现方式。 ⑦致:送达。禁:官禁,此代指朝廷。 ⑧骨采:骨力劲健而有文采。 ⑨循:依。课:查核。 ⑩式:体式。炳:明。贲(bì):文饰。 ⑪多包:指内容丰富。 ⑫情伪:真假,此处指各种情感。屡迁:多变。 ⑬扇:此处有促进、发扬意。 ⑭驰:此处有尽力表现意。 ⑮恳恻:诚恳。 ⑯浮侈:浮华。 ⑰繁约:繁简。得正:得当。 ⑱华:华采。实:质实。胜:当,相当。 ⑲唇吻不滞:指声调和谐,文句流利。滞,不流通。 ⑳中律:合于法则。 ㉑“子贡”三句:《左传·哀公十二年》载,子贡论订盟时,说盟要求“心以制之”(用真心制定盟的意义)、“言以结之”(用语言缔结信用)。刘勰借用子贡的话,说章表之文要用真实的内心情感制定内容,言辞要将内心情感正确表达出来。子贡:孔子弟子端木赐。 ㉒一辞意:文辞和内心情感相一致。 ㉓“荀卿”三句:《荀子·非相》:“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黼黻(fǔ fú):礼服上绣的花纹。文章:文采。

【译文】

推求章表的作用,是用来报答和称扬朝廷的恩宠,表明内心情感的。章表既是作者自身文采的显示,又是国家荣华的体现。章是送交朝廷的,所以风格与表

达的方式应该明朗；表是进入宫廷的，骨力与辞语的文采应该显耀。按照名称来查核实质，应该是以文采为根本的。所以章的体式明朗光彩，志在仿效《尚书》中的典谟，使文章扼要而不疏略，明白而不肤浅；表的体制内容多样，情感多变，一定要用雅正的文义发扬其明朗的风格，以清新的文辞尽现其华美的文采。然而诚恳的作者文辞为情感所驱遣，浮华的作者情感为文辞所役使。要做到繁简得当，华实相称，诵读起来声调和谐、文句流畅，这才合乎法则。子贡说“用真心制定内容”、“用言辞把真心表达出来”，意即言辞和情意要一致。荀子认为，观看别人美善的言辞，觉得比礼服上的花纹色彩更美，也可用以比喻章表的写作吧。

赞曰：敷表绛阙^①，献替黼扆^②，言必贞明^③，义则弘伟。肃恭节文^④，条理首尾。君子秉文^⑤，辞令有斐^⑥。

【注释】

①敷表：呈进的意思。绛阙：赤色宫阙，指朝廷。②献替：指向天子建议行可行之事或废不可行之事。黼扆(fǔ yǐ)：天子座后的屏风，指天子。③贞：正。④肃：严肃。恭：恭敬。节文：礼仪，指章表的文辞合乎礼仪。⑤秉文：指写作章表之文。⑥斐(fěi)：有文采。

【译文】

总之，向朝廷呈进章表，向天子提出建议，言辞必须正确明朗，意义务必广博宏大。严肃恭敬使文辞合于礼仪，首尾一贯显得有条有理。君子写作章表，言辞富有文采。

奏启第二十三

【题解】

本篇论述奏、启两种文体，以奏为主。全篇可分三段。第一段讲奏，又可分两小段。前一小段讲一般的奏，指出奏是臣下向帝王进言的文体，汉代以来又称上疏，其内容可以是多方面的。在论述汉、魏、晋的代表作品时，于西汉举例最多。之后论奏的体制和写作要求，指出应有明允笃诚的精神，辨析疏通的文风。后一小段专门论述弹劾之奏，指出其特点是根据法律来“绳愆纠谬”。在列举了若干汉、晋作品后，强调认为，它应以礼义为准绳，做到理正辞严，而不应吹毛求疵，随便谩骂。第二段论述启。指出它在晋代流行，其作用介于奏、表两体之间。其篇幅比较简短，写作时要注意做到“辨要轻清，文而不侈”。第三段附述说言、封事、便宜三种文体，它们都是奏的支流。

奏疏内容，重在论述政事，注意说得“辨析疏通”，故一般文辞较为质朴，不像表、启兼重表现情愫，文辞比较华美。故《文选》选录表体颇多，而少收奏疏。《文选》卷三九收启三篇（均任昉作），又卷四十收弹事三篇（任昉、沈约作）。汉代的许多奏疏，编者认为缺少文采，均不被收录。

昔唐、虞之臣^①，敷奏以言^②；秦、汉之辅^③，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④，上急变^⑤，劾愆谬^⑥，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⑦。观王绾之奏勋德^⑧，辞质而义近^⑨；李斯之奏骊山^⑩，事略而意诬^⑪；政无膏润^⑫，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⑬。儒雅继踵^⑭，殊采可观^⑮。若夫贾谊之务农^⑯，晁错之兵事^⑰，匡衡之定郊^⑱，王吉之劝礼^⑲，温舒之缓狱^⑳，谷永之谏仙^㉑，理既切至^㉒，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㉓。后汉群贤，嘉言罔伏^㉔。杨秉耿介于灾异^㉕，陈蕃愤懣于尺一^㉖；骨鲠得焉^㉗；张衡指摘

于史职²⁸，蔡邕詮列于朝仪²⁹：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³⁰。若高堂天文³¹，黄观教学³²，王朗节省³³，甄毅考课³⁴：亦尽节而知治矣³⁵。晋氏多难，世交屯夷³⁶。刘颂殷勤于时务³⁷，温峤恳恻于费役³⁸：并体国之忠规矣³⁹。夫奏之为笔⁴⁰，固以明允笃诚为本⁴¹，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⁴²，博见足以穷理⁴³，酌古御今⁴⁴，治繁总要⁴⁵，此其体也。

【注释】

- ①唐：唐尧。虞：虞舜。 ②敷：陈述。奏：进呈。 ③辅：辅佐，指大臣。
 ④典仪：礼仪制度。 ⑤上急变：报告紧急重大的事变。 ⑥劾(hé)：弹劾，检举揭发。愆(qiān)：过失。谬：错误。 ⑦少文：缺少文采。 ⑧“王绾(wǎn)”句：指秦初王绾等人上书歌颂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王绾：秦丞相。勋德：功德。 ⑨质：朴质。近：浅近。 ⑩“李斯”句：指李斯《上书言治骊山陵》，见《全秦文》。李斯：秦丞相。骊山：地名，在今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 ⑪略：粗略。诬：不实。 ⑫膏润：恩泽，法家奉行严刑峻法，常被后人指责为刻薄寡恩。 ⑬疏：分条陈述，此指奏章。 ⑭儒雅：温文尔雅。继踵(zhǒng)：相继出现。踵，脚后跟。 ⑮殊采：突出的文采。
 ⑯“若夫”句：指贾谊的《论积贮疏》，见《汉书·食货志》。贾谊：西汉作家。
 ⑰“晁错”句：《汉书·晁错传》载，汉文帝时对匈奴作战，晁错“上言兵事”，后又建议巩固边防。晁错：西汉大臣。 ⑱“匡衡”句：《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成帝时，匡衡等上书建议“宜于长安定南北郊”，在长安附近举行祭天典礼。匡衡：西汉大臣。郊：祭天礼。 ⑲“王吉”句：《汉书·王吉传》载王吉上疏劝汉宣帝重视礼制。王吉：西汉大臣。 ⑳“温舒”句：《汉书·路温舒传》载，宣帝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即建议崇尚德政，宽缓刑狱。温舒：路温舒，西汉大臣。
 ㉑“谷永”句：《汉书·郊祀志》载汉成帝好鬼神，谷永加以劝阻。谷永：西汉大臣。 ㉒切至：极其恳切。 ㉓大体：纲领，要点。此处指奏章的写作要求。 ㉔嘉：好。罔：无。伏：隐藏。 ㉕“杨秉”句：《后汉书·杨秉传》载，汉桓帝微行至某大臣家，这天大风拔树，天日无光，杨秉便上疏说“灾因事生”，是因桓帝微行，出入无常引起的。杨秉：东汉大臣。耿介：光明正大，此有正直意。 ㉖“陈蕃”句：《后汉书·陈蕃传》载，东汉桓帝时吏治腐败，陈蕃上疏说天下之人都认为“狱由怨起，爵以贿成”，他要求“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意为选拔官吏要交给尚书和三公去做，不要任意封赏，违反制度。陈蕃：东汉大臣。尺一：一尺一寸长的简板，用于写诏书，此指诏书。 ㉗骨鯁：喻正直，有骨气。此处指文章有骨力。 ㉘“张衡”句：《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曾上疏要求在东

观专门从事史书修订工作,又曾条陈司马迁、班固史书中的失误之处。张衡:东汉作家。指摘:指出缺点、错误。 ⑲“蔡邕”句:《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上封事(奏的一种)条陈“宜所施行七事”,以整饬朝廷仪法。蔡邕:汉末作家。论:编次。列:陈述。朝仪:朝廷仪法。 ⑳文理:文章条理,此处指奏文。迭:相继。兴:兴起,出现。 ㉑高堂天文:《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载,魏明帝大兴官室,天象出现异常,高堂隆便上疏谏明帝建官室不应违反制度。高堂:高堂隆,三国魏大臣。 ㉒黄观教学:事不详。黄观:三国魏大臣。 ㉓王朗节省:《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有王朗“节省奏”。王朗:三国魏大臣。 ㉔甄毅考课:据《太平御览》卷二百十五引《魏名臣奏》载,甄毅曾上奏谈论关于官吏考核的事。甄毅:三国魏大臣。考课:考核官吏。 ㉕尽节:尽臣子之节。知治:知道如何治理国家。 ㉖屯(zhūn):艰难。夷:通“瘳”,创伤。 ㉗“刘颂”句:《晋书·刘颂传》载刘颂曾上疏论政务。刘颂:西晋大臣。殷勤:勤勉。时务:政务。 ㉘“温峤”句:《晋书·温峤传》载,太子造西池楼观,温峤上疏劝谏,认为过于劳费。温峤:东晋大臣。恳恻:诚恳痛切。费役:劳民伤财。役,劳役,指营造楼观。 ㉙体国:治理国家。规:规劝。 ㉚笔:无韵之文称笔,此指体裁。 ㉛允:得当。笃:忠实。 ㉜强志:记忆力强。务:事。 ㉝博见:见闻广博。穷理:深究事理。 ㉞酌:参酌。御:处理。 ㉟总要:抓住关键。

【译文】

从前唐尧、虞舜的大臣,用口头进言陈述;秦朝、汉朝的大臣,向天子上书称之为奏。陈说政事,提出礼仪典章,报告紧急事变,弹劾过错失误,所有这些上书都总称为奏。奏,就是进,即由臣下陈述所见,使下情得以上达。秦朝开始称奏,但法家的奏文缺乏文采。看王绾上奏称颂秦始皇功德,文辞质朴、意义浅近;李斯上奏汇报治骊山皇陵,事情简略而内容虚假;秦朝的政治缺少恩泽,也体现在文章中。自汉朝以来,奏事有时也称上疏。温文尔雅的作者相继出现,突出的文采十分可观。像贾谊的论述重视农耕,晁错的谈论边防用兵,匡衡的建议确定祭天之礼,王吉的劝说重视礼仪教化,路温舒的主张宽缓刑罚,谷永的劝阻迷信神仙,说理既极为恳切,文辞也通达流畅,可说是懂得奏文的写作要求了。东汉诸贤,好的主张从不隐瞒。杨秉直率地指出灾异形成的原因,陈蕃愤懑地批评任命官吏的不公:文章都具有骨力。张衡指摘史官的缺点错误,蔡邕编列朝廷的礼仪礼法:都可见其博学与典雅。魏代名臣中,好的奏文不断出现。像高堂隆借天象劝谏,黄观议论教学,王朗主张节省,甄毅建议考核官吏:也都尽了臣子的职责,懂得治国的方法。晋朝多灾多难,世事多艰。刘颂上疏谈论当时政事,情意恳切;温峤劝谏太

子停建楼观，辞语诚挚：都是治理国家的忠心规劝。奏的体制，理应以明白允当忠厚诚实为根本，以明辨分析疏畅通达为首要条件。记忆强足以完成事务，见识广足以探究事理，参酌古例处理今事，整理繁杂抓住关键，这是奏的体制要求。

若乃按劾之奏^①，所以明宪清国^②。昔周之太仆^③，绳愆纠谬^④；秦之御史^⑤，职主文法^⑥；汉置中丞^⑦，总司按劾^⑧；故位在鸷击^⑨，砥砺其气^⑩，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⑪，则实其奸回^⑫；路粹之奏孔融^⑬，则诬其衅恶^⑭；名儒之与险士^⑮，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⑯，而按辞坚深^⑰；刘隗切正^⑱，而劾文阔略^⑲；各其志也。后之弹事^⑳，迭相斟酌^㉑，虽新日用^㉒，而旧准弗差^㉓。然函人欲全^㉔，矢人欲伤^㉕，术在纠恶，势必深峭^㉖。《诗》刺谗人，“投畀豺虎”^㉗；《礼》疾无礼，方之鸚、猩^㉘；墨翟非儒，目以羊、彘^㉙；孟轲讥墨，比诸禽兽^㉚；《诗》、《礼》、儒、墨^㉛，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㉜，吹毛取瑕^㉝，次骨为戾^㉞，复似善骂，多失折衷^㉟。若能辟礼门以悬规^㊱，标义路以植矩^㊲，然后逾垣者折肱^㊳，捷径者灭趾^㊴，何必躁言丑句^㊵，诟病为切哉^㊶！是以立范运衡^㊷，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㊸，辞有风轨^㊹，总法家之裁^㊺，秉儒家之文^㊻，不畏强御^㊼，气流墨中，无纵诡随^㊽，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㊾，直方之举耳^㊿。

【注释】

①按劾：按察弹劾。 ②宪：法。 ③太仆：周代官名，纠正王的过失是其职责之一。 ④绳：纠正。愆(qiān)：过失。 ⑤御史：官名，即御史大夫，职掌弹劾、纠察及掌管图书秘籍等事。 ⑥文法：法令条文。 ⑦中丞：官名，即御史中丞，职掌弹劾等事。 ⑧司：主管。 ⑨鸷(zhì)击：指职掌纠察弹劾的官职。鸷，猛禽，能搏击众鸟，为众鸟所畏服，故喻弹劾之职。 ⑩砥砺：磨刀石，引申为磨砺。 ⑪“观孔光”句：《汉书·佞幸传》载，汉哀帝宠信董贤，董贤一家骄奢傲慢，哀帝死后，王莽专权，董贤自杀，王莽授意孔光弹劾董贤，没收董家财产，罢免与董有牵连的官。孔光：西汉大臣，曾任御史大夫、丞相等职。董贤：汉哀帝的宠臣。 ⑫实：证实，指孔光奏中列举的事实。奸回：奸邪。 ⑬“路粹”句：《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想除掉孔融，令路粹诬告他，罗织罪名把他处死。路粹：汉末文人，曹操的僚属。孔融：汉末文学家。 ⑭衅恶：罪恶。

⑮名儒:指孔光,他在当时被视为名儒。险士:用心险恶的文人,指路粹。⑯傅咸:西晋文学家。《晋书·傅咸传》说傅咸为人“疾恶如仇”,曾任御史中丞,“奏免诸官,京都肃然,贵戚慑伏”,有人说他“劲直忠果,劾按惊人”。劲直:刚劲正直。

⑰按辞:按察弹劾之词。坚:指列举事实,确凿无疑。⑱刘隗(wēi):东晋大臣,《晋书·刘隗传》说他“弹奏不畏强御(有权势的人)”。切正:严厉正直。

⑲阔略:疏略。⑳弹事:六朝时称御史中丞弹劾的奏章为弹事。㉑迭相斟酌:相互参酌。㉒虽新日用:虽然应用中不断有所创新。㉓准:准则。差:差别。㉔函人:制甲的人。函,铠甲。全:保全。㉕矢人:制箭的人。矢,箭。伤:伤害。㉖深峭:深刻严厉。㉗“《诗》刺”二句:《诗经·小雅·巷伯》中有“取彼谮人,投畀(bì)豺虎”的诗句,谓要把那进谗言的坏人扔给豺虎去吃。畀:给。㉘“《礼》疾”二句:《礼记·曲礼上》中说,“鸚鵡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疾:憎恨。方:比。㉙“墨翟”二句:墨翟攻击儒家的话中有比儒家为彘、羊的话。语见《墨子·非儒下》。墨翟:墨子,战国墨家的创始者。非:非难。目:视作。彘(zhì):猪。㉚“孟轲”二句:《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氏(杨朱,战国学者)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轲:孟子,战国儒家学者。㉛儒:此指孟子。墨:指墨子。㉜诋诃(dǐ hē):辱骂呵斥。㉝吹毛取瑕:即吹毛求疵。瑕,小缺点。㉞次骨:深入至骨。戾(lì):乖张。㉟折衷:得当。㊱辟:开。规:规矩。㊲标:标出。植:立。矩:规矩。㊳逾垣者:跳墙者。肱:手臂。㊴捷径者:走小路者。灭趾:断脚趾。㊵躁言丑句:轻率的言辞,丑恶的句子。㊶诟(gòu)病:辱骂。切:切合。㊷范:规范。衡:秤杆,此指标准。㊸典刑:法则。㊹风轨:轨范。㊺总:采用。裁:裁断。㊻秉:持。㊼强御:强暴有权势之人。㊽无纵诡随:《诗经·大雅·民劳》中语。诡随:谰诈善变之人。㊾绝席:坐于专座,不与他人同席,表示尊显。汉代御史大夫专席独坐。这里即指御史大夫之类职掌弹劾的官员。㊿直方:端直方正。

【译文】

至于按察弹劾的奏文,是用来严明法纪肃清国政的。从前周朝的太仆,负责纠正过失和谬误;秦朝的御史大夫,职掌法令条文;汉朝设置御史中丞,总管按察弹劾;所以身在监察之位,要使弹劾文的气势锋利,必须做到笔端生风,纸上凝霜。看孔光弹劾董贤的奏文,证实了他的奸邪;路粹弹劾孔融的奏文,则捏造了他的罪名;著名的儒者与险恶的文人,用心本来就大不相同。至于傅咸为人刚劲正直,弹劾文字写得确凿深刻;刘隗严厉正直,但弹劾文字写得疏阔简略:那是因为各有不

同的情志。后来的弹劾文章，相互参酌，虽然在不断运用中有新的面貌，但旧有的准则是不变的。制造铠甲的人想保护人，而做箭的人则想射伤人，弹劾文既然意在纠正罪恶，势必写得深刻严厉。《诗经》中抨击进谗言的人，就说把他们“扔给豺虎去吃”；《礼记》中痛恨不讲礼仪的人，把他比作鸚鵡和猩猩；墨子非难儒者，把他们视为羊、猪；孟子讥讽墨家，把他们比作禽兽；《诗》、《礼》、儒、墨，尚且如此；弹劾文之写得严峻，谁说能够避免？所以近世之人写这种文章时，竞相辱骂，吹毛求疵，尖刻入骨，流为乖戾，好像以谩骂为能事，大多有失公允。如果能开启礼的大门悬示规则，指示义的正道树立规矩，然后不走大门跳墙而入者将折其手臂，不走正道寻求捷径者将断其脚趾，何必用轻率的言辞、丑陋的句子，以辱骂为切合呢！因此建立规范、运用标准，应该明白体制的要领。一定要使说理有法则，行文有轨范，采取法家的裁断，使用儒家的文采，不畏强暴有权势之人，使正气流注于笔墨之中，不宽纵狡诈而善变之人，要声威震动于简札之外，这样才称得上是监察官中的雄杰，是端直方正的举动。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①取其义也。孝景讳启^②，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③，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④。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⑤；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⑥。必敛辙入规^⑦，促其音节^⑧，辨要轻清^⑨，文而不侈^⑩，亦启之大略也。

【注释】

①“高宗”三句：《尚书·说命上》：“启乃心，沃朕心。”说开启你的心，浇灌我的心。这是商王武丁对傅说(yuè)说的话。高宗：商王武丁。②孝景：西汉孝景帝。讳：名讳，指景帝的名。③笺记：书札奏记一类文体。④用：作用。⑤异条：异出的枝条。⑥别干：别出的枝干。⑦敛辙：收敛轨辙，意为严谨。入规：合乎规范。⑧促：短促。⑨辨要：分明扼要。轻清：轻快清朗。⑩文：文采。侈：过度。

【译文】

启，就是开启。殷高宗说：“开启你的心，浇灌我的心。”取的就是这个意义。汉景帝名启，所以两汉为避讳，没有称启的。到魏代的书札奏记中，才开始用“启闻”。在进言陈事的末尾，或说“谨启”。自晋代以来启才盛行，启兼有表和奏的作用。用于陈述政见、叙说事情的，是奏的分支；用于辞让官爵、感谢恩宠的，也是表的分支。一定要严谨合于规范，使音调节奏短促，行文分明扼要，轻快清朗，有文采但不过分，这是写启的大致要求。

又表奏确切^①，号为说言^②。说者，无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③，矫正其偏，故曰“说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说言^④，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⑤，皂囊封板^⑥，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⑦。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⑧，必吐谏诤^⑨，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

【注释】

①确切：确实切直。 ②说(dǎng)言：正直的言论。说，正直。 ③“王道”二句：《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说法，意为不要偏私，不要阿附，王道公正无私。乖：违背。荡荡：公正无私。 ④“孝成”句：《汉书·叙传》载，汉成帝问班伯屏风上所画殷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有何意义，班伯回答说酒是淫乱的根源。当时成帝常与宠臣宴饮纵乐，听了班伯之言，成帝叹道：“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说言。”孝成：汉孝成帝。班伯：西汉大臣。 ⑤“自汉置”二句：《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夏至日、冬至日，朝廷举行仪式，八能之士合五音律，音律调，“八能士各书板言事”，若不调，“召太史令各板书，封以皂囊，……拜上封事”，以音律来测知阴阳变化人事得失。八能：通晓音律的乐师。密奏阴阳：秘密奏上根据乐器音律测知的阴阳变化、人事得失之事。 ⑥皂囊封板：黑色袋子封装简板。板：指书写奏文的简板。 ⑦“晁错”二句：《史记·晁错列传》记载，晁错跟伏生学习《尚书》，回到朝廷后，“因上便宜事”。意即向皇帝奏上便利宜行之事。晁错：西汉大臣。还：回来。便宜：原指便利宜行之事，此指议论便利宜行之事的奏文。 ⑧匪：非，不是。躬：自身。 ⑨谏诤(jiǎn zhèng)：直言。

【译文】

另外，表奏文内容确实而又切直的，称为说言。说，就是没有偏差。王道有了偏差，就有违于公正，矫正偏差，所以叫“说言”。汉成帝称班伯的话为说言，是以他的正直为贵。自从汉朝设置八能之士，秘奏阴阳变化人事得失，用黑色袋子封装简板，所以称作“封事”。晁错学习《尚书》，回来后奏上便利宜行之事。称为“便宜”。后代的便宜，多加密封，是为谨慎守密。人臣不能考虑自身私利，一定要说正直的话，有关的人和事前面已提到，所以这里就无须再泛泛而谈了。

赞曰：皂饰司直^①，肃清风禁^②。笔锐干将^③，墨含淳醜^④。虽有次骨^⑤，无或肤浸^⑥。献政陈宜^⑦，事必胜任。

【注释】

①皂饰：黑色服饰，是司直的服饰。皂，黑色。司直：官名。《汉书·百官公卿

表》载，汉武帝时设置司直，职掌检举不法官吏，此指职掌弹劾的官员。②风禁：风化政教。③干将：古代良剑名。④淳醜：浓烈的毒酒。醜，同“鸩”。⑤次骨：深入至骨，指严峻。⑥肤浸：指谗言，语本《论语·颜渊》：“浸润之谗（zèn，进谗言），肤受之愬（sù，进谗言）。”⑦宜：事宜。

【译文】

总之，穿着黑色服饰的监察官员，担负着肃清风化政教的职责。他的笔要像干将宝剑那样锐利，墨要像含着浓烈的毒酒。虽然可以有深入至骨的揭发，但不可以谗言伤人。这样，进献政见、陈述事宜，必能胜任。

议对第二十四

【题解】

本篇论述议、对策两种文体。全篇可分四段。第一段讲议体的名义、性质、历史和作家作品。指出议是应帝王的咨询，臣僚议论朝廷政务的文章。其起源颇早，至汉代始有驳议之名。之后列举汉、魏、晋各代的著名作品，并认为后汉应劭、西晋傅咸最长此体。第二段讲议的体制和写作要求。指出写作议体，必须熟悉议论的对象，要写得义显辞正，表达要辨洁、明核。如果不了解政务，徒然驰骋巧辩，那便是舍本逐末。第三段讲对策的性质和作者作品。指出对策是针对朝廷提出的政务问题而陈述自己看法的文章；还有一种叫射策，是就自己采取的试题陈述意见。对策、射策都是议论政务，它们可说是议的别体。之后说明对策、射策始于汉代，列举两汉晁错等五家作品作为典范，并认为魏晋的作品就大为逊色了。第四段讲对策、射策的体制和写作要求。指出它们不像驳议那样参加争辩，而是正面阐明为政之道。内容须深于政术时务，权衡时势，匡救世俗，写得志足言文。

议对之文大抵文辞较为质朴，较少文采，故重视翰藻的《文选》不予选录。

周爰咨谋^①，是谓为议。议之言宜^②，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③《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④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⑤，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⑥，百揆之举，舜畴五臣^⑦。三代所兴，询及刍尧^⑧。春秋释宋，鲁僖预议^⑨。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⑩；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辩^⑪；虽宪章无算^⑫，而同异足观^⑬。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⑭，楷式昭备^⑮，藹藹多士^⑯，发言盈庭^⑰；若贾谊之遍代诸生^⑱，可谓捷于议也^⑲。至如吾丘之驳挟弓^⑳，安国之辨匈奴^㉑，贾捐之之陈于珠崖^㉒，刘歆之辨于

祖宗²³；虽质文不同²⁴，得事要矣²⁵。若乃张敏之断轻侮²⁶，郭躬之议擅诛²⁷，程晓之驳校事²⁸，司马芝之议货钱²⁹，何曾蠲出女之科³⁰，秦秀定贾充之谥³¹：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³²；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³³。然仲瑗博古³⁴，而铨贯有叙³⁵；长虞识治³⁶，而属辞枝繁³⁷；及陆机断议³⁸，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³⁹，颇累文骨⁴⁰：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注释】

①周爰咨谋：语出《诗经·小雅·皇皇者华》，意为普遍地访问谋议。②宜：适宜。③“《易》之”三句：《易传·象辞》释《节卦》说：“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意谓君子以节制的原则制定礼数法度，议论人的德行，以便适宜任用。数度：礼数法度。④“《周书》”三句：《尚书·周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意谓按照节度法制来议论政事，政治才不会迷乱。⑤“昔管仲”句：《管子·桓公问》：“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管仲：春秋齐国大夫。轩辕：黄帝。明台：传为黄帝听政之所。⑥“洪水”二句：《尚书·尧典》载，尧帝曾问四岳，谁能治理洪水？参见《章表》篇第一段注⑥。四岳：四方诸侯之长。⑦“百揆”二句：《尚书·舜典》载舜帝曾问四岳谁能任百揆之官。又：《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百揆：官名，总领百官之意。揆，度。举：推举。畴(chóu)：畴咨，询问之意。一说畴通筹，谋划之意。⑧“三代”二句：《诗经·大雅·板》有“先民有言，询于刍菘(chú ráo)”的诗句，说古人说过，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请教。三代：夏、商、周。兴：行，作。询：询问，请教。刍菘：割草打柴的人。⑨“春秋”二句：《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载，宋国和以楚国为首的诸侯各国会盟，结果楚国等拘捕了宋襄公并伐宋，后来鲁国和诸侯各国会盟，楚国释放了宋襄公。《公羊传》解释说是鲁僖公参与了议论释放宋襄公之事。宋：指宋襄公。鲁僖：鲁僖公。预：参预。⑩“及赵灵”二句：《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要改服胡人的服装以便于骑射，他的叔父公子成曾表示反对。赵灵：赵武灵王。季父：叔父，此指赵公子成。⑪“商鞅”二句：《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要变法，甘龙等人反对，商鞅便和他们辩论。商鞅：战国秦大臣，秦孝公时实行变法。甘龙：秦大臣。交辩：互相辩论。⑫宪章：法度。无算：无足比数，指少。⑬同异：指辩论观点的相同和相异。⑭文明：文化昌明。文，文化，此主要指典章制度。⑮楷式：可作为典范的体式。昭：明显。备：完备。⑯蔼蔼：济济，众多的样子。⑰盈：充满。庭：朝廷。⑱“若贾谊”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汉文帝时，贾谊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贾谊：西汉作家。⑲捷：快，敏捷。⑳“至

如”句：《汉书·吾丘寿王传》载，丞相公孙弘主张禁止人民挟弓弩，吾丘寿王反对这一禁令。吾丘：吾丘寿王，西汉大臣。

②①“安国”句：《史记·韩长孺列传》载，匈奴来请和亲，有人主张发兵攻击，韩安国认为“击之不便，不如和亲”。安国：韩安国，字长孺。西汉大臣。

②②“贾捐之”句：《汉书·贾捐之传》载，汉武帝时征南越，立儋耳、珠崖郡，后两郡并为珠崖郡。昭帝、宣帝、元帝时珠崖郡屡屡反叛，贾捐之建议放弃珠崖郡，不必发兵征讨。贾捐之：西汉大臣。珠崖：也作朱厓、珠厓，汉代郡名，在今海南省。

②③“刘歆”句：《汉书·韦玄成传》载，西汉宣帝后，宗庙过多，汉哀帝时有许多人上奏，认为汉武帝庙“亲尽宜毁”，刘歆等上议认为不应毁。刘歆：西汉大臣。

②④质：质朴。文：文采。

②⑤事要：议事的要领。

②⑥“若乃”句：《后汉书·张敏传》载，东汉时有“轻侮法”，即杀死侮辱父亲的人可以不受惩罚，张敏认为这不仅不能杜绝侮辱，反而开了“相杀之路”，而且也容易使官吏有作弊的机会。张敏：东汉大臣。断：绝，意为废止。

②⑦“郭躬”句：《后汉书·郭躬传》记载，窦固出兵击匈奴时，秦彭为副，率军驻扎在别处，因按法斩人，未经窦固同意，窦固上奏，认为秦越权杀人，要求诛杀秦彭。郭躬认为秦彭单独率军，军情紧急时可以不经主将同意而杀人。郭躬：东汉大臣。擅诛：擅自诛杀。

②⑧“程晓”句：《三国志·魏书·程晓传》载，程晓上疏反对自曹操以来一直设置的校事官，认为校事官是“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建议罢免校事官职。程晓：三国魏大臣。校事：官名，专司刺探臣民的言论行动，当时任此职的人大多依仗职权，横行不法。

②⑨“司马芝”句：《晋书·食货志》载，魏文帝时曾废除钱币，以谷帛进行交易，明帝时产生不少弊病，司马芝建议恢复钱币，被采纳。司马芝：三国魏大臣。货钱：钱币。货，货币。

③⑩“何曾”句：《晋书·刑法志》载，魏末，何曾令其僚属上议，认为父母有罪，已出嫁的女儿也要受牵连的法律不合理，出嫁之女应随夫家。于是下诏改定有关的法律。何曾：三国魏大臣。蠲(juān)：免除。出女：出嫁之女。科：法律条文。

③⑪“秦秀”句：《晋书·秦秀传》载，贾充死后，照例要由礼官议定谥号，秦秀认为贾充“昏乱纪度(纲纪法度)”，所以建议谥为“荒公”。秦秀：西晋大臣。贾充：西晋权臣。谥(shì)：帝王贵族大臣死后据生平事迹追加的称号。

③⑫应劭：汉末大臣。

③⑬傅咸：西晋作家。宗：宗师。

③⑭仲瑗：应劭字。一作“仲远”。博古：通晓古代的事。

③⑮铨：衡量。贯：贯通。叙：次序。

③⑯长虞：傅咸字。识治：知道治理的方法。

③⑰属辞：写作，指写议文。属，连缀。枝繁：枝条繁多，喻文辞枝蔓，缺乏剪裁。

③⑱陆机：西晋作家。断议：指陆机议《晋书》断限，因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王朝之后，追尊司马懿为宣帝，司马师为景帝，司马昭为文帝，但他们生前名义上仍是魏代大臣，未有帝号，所以晋初大臣议论《晋书》该以何年为始。

③⑨腴辞:过于丰富的辞藻。腴,肥。 ④⑩文骨:文章骨力。

【译文】

广泛地访问谋划,这叫做议。议的意思是适宜,审察事情是否适宜。《易传·象辞》解释《节卦》说:“君子以节制的原则制定礼数法度,议论德行以便适宜地任命。”《尚书·周官》说:“按照节度法制来议论政事,政治才不会迷乱。”议贵在有节度法制,这是经典指出的体制要求。从前管仲说黄帝在明台议政,那么议的由来已很久了。洪水为灾时,尧曾询问四岳谁能治理,推举百揆时,舜曾询问五位大臣谁能胜任。夏、商、周三代施政,曾问及割草打柴的人。春秋时楚国释放宋襄公,鲁僖公曾参预了事情的商议。到战国赵武灵王改穿胡人服装,他的叔父同他进行了争论;商鞅要想实行变法,甘龙等人和他进行了辩论:这些辩论虽然不足以成为典范法式,但不同观点之间的辩论还是很可观的。到了汉代,开始确立驳议制度。驳,就是驳杂,议论驳杂不一致,所以称驳。自从两汉典章制度昌明,驳议的体式明显而又完备,当时人才济济,朝廷充满发言议事之声;像贾谊的代替诸多老先生应对诏令,可称得上议论敏捷了。至于像吾丘寿王的反驳不许百姓挟带弓箭的禁令,韩安国的辩议匈奴问题,贾捐之的陈述放弃珠崖,刘歆的辨别宗庙存毁与否的道理:它们虽然有质朴和华丽的不同,但都能得到议事的要领了。至于像张敏的要求废除“轻侮法”,郭躬的议论擅自诛杀案,程晓的批驳校事官的设置,司马芝的建议恢复钱币,何曾的要求废除出嫁女受母家牵连的法律,秦秀的议定贾充的谥号:这些都如实议事、公允得当,可称得上通晓议的体制了。汉代善写驳议的,应首推应劭;晋代能写驳议的,当以傅咸为宗师。但应劭通晓古事,铨衡贯通很有条理;傅咸懂得治国方法,但写作文辞枝蔓繁芜。到陆机议论《晋书》写作的年代断限,文笔也很锐利,但藻采过度不加剪裁,对文章的骨力很有损害;但也各有优点,议的风调格局仍然保存着。

夫动先拟议^①,明用稽疑^②,所以敬慎群务^③,弛张治术^④。故其大体所资^⑤,必枢纽经典^⑥,采故实于前代^⑦,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⑧,字不妄舒其藻^⑨。又郊祀必洞于礼^⑩,戎事必练于兵^⑪,佃谷先晓于农^⑫,断讼务精于律^⑬;然后标以显义^⑭,约以正辞^⑮,文以辨洁为能^⑯,不以繁缛为巧^⑰;事以明核为美^⑱,不以环隐为奇^⑲: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⑳,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㉑,穿凿会巧^㉒,空骋其华^㉓,固为事实所摈^㉔;设得其理^㉕,亦为游辞所埋矣^㉖。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㉗;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楮,郑人买楮而

还珠²⁸。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²⁹,则秦女楚珠,复存于兹矣。

【注释】

①动先拟议:语本《易传·系辞上》“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意谓说话和行动之前先考虑好。拟:揣度。②明用稽疑:语出《尚书·洪范》“次七曰明用稽疑”,说“洪范九畴”(九种治国的大法)的第七项为用卜筮考查明白疑难之事。这里指把疑难问题考察清楚。稽:考察。③群务:各种政务。④弛张治术:《礼记·杂记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此指使治国之术弛张适度。⑤资:依靠。⑥枢纽:关键,中心环节。⑦故实:前代成法。⑧理不谬摇其枝:说理时不应错误地在枝节问题上发挥。⑨字不妄舒其藻:文字方面不应一味铺陈辞藻。妄:胡乱。舒:伸展。藻:辞藻。⑩郊祀:祭天地。洞:深刻理解。⑪戎事:军事。练:熟悉。兵:用兵之道。⑫佃:耕作。⑬断讼:断案。律:法律。⑭标:标出。⑮约:概括。⑯辨洁:明辨洁净。⑰缛(rù):繁密的采饰。⑱核:核实。⑲环:回环曲折。隐:隐晦。⑳达:通晓。政体:政治体制。㉑支离构辞:东拼西凑地组织文辞。支离:分散。㉒穿凿会巧:牵强附会地讨巧。穿凿:牵强附会。㉓空:徒然。骋:驰骋,指尽情表现。华:文采。㉔摛:摛弃。㉕设得其理:即使合于道理。㉖游辞:不切实的浮辞。㉗“昔秦女”三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秦国国君将女儿嫁给晋国公子,同时有穿着漂亮服装的陪嫁婢妾七十人,结果晋国人爱陪嫁婢妾而以公主为贱。文衣:有文采的衣服,指服饰考究。媵(yìng):陪嫁婢妾。㉘“楚珠”三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人在郑国卖珠,将放珠的匣子做得极为精美考究,结果郑人买了匣子,退回了珠。鬻(yù):卖。薰桂:用桂香薰制。榑(dú):匣子。㉙末:末梢。胜:胜过。本:根本。

【译文】

行动前要先加考虑议论,要使疑难之事明白就要加以考查,这是为了恭敬谨慎地处理各种政务,使治国之术松弛紧张适度。所以议的写作所依据的,必以经典为中心,采择前代的成法,观察其在当今的发展变化;说理不应错误地在枝节问题上发挥,行文不该一味地铺陈辞藻。另外,议论祭祀一定要深明礼仪,说军事一定要熟悉用兵,谈种谷物先要通晓农事,讲断案务必精通法律;然后明显地标出用意,用典正的文辞加以概括,文字以明辨洁净为贵,不以繁文缛彩为巧;议事以明白核实为美,不以曲折隐晦为奇:这就是议的写作要领了。如果不明政治体制,却舞文弄墨,东拼西凑地组织文辞,牵强附会地讨巧,徒然表现文采,肯定会被事实所抛弃;即使合于道理,也会被不切实际的浮辞所埋没。从前秦国国君嫁女儿到晋国,同行的有穿华丽服饰的陪嫁女子,结果晋国人以陪嫁女为贵而以公主为贱;

楚国人到郑国卖珠,做了桂香薰过的匣子装珠,结果郑国人买了匣子却退还了珠子。议文如果文采盖过了说理,本末倒置,那么秦人嫁女,楚人卖珠的情况,又会在哪里出现了。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①;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②,言中理准^③,譬射侯中的^④;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之造士^⑤,选事考言^⑥。汉文中年^⑦,始举贤良^⑧,晁错对策^⑨,蔚为举首^⑩;及孝武益明^⑪,旁求俊乂^⑫,对策者以第一登庸^⑬,射策者以甲科入仕^⑭,斯固选贤要术也^⑮。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⑯,辞裁以辨^⑰,事通而瞻^⑱,超升高第^⑲,信有征矣^⑳。仲舒之对^㉑,祖述《春秋》^㉒,本阴阳之化^㉓,究列代之变^㉔,烦而不愿者^㉕,事理明也。公孙之对^㉖,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㉗,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㉘,而天子擢上也^㉙。杜钦之对^㉚,略而指事^㉛,辞以治宣^㉜,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㉝,辞气质素^㉞,以儒雅中策^㉟,独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㊱,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㊲;晋策秀才,而麀兴于前^㊳;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㊴。

【注释】

- ①“又对策”二句:对策是汉代一种取士的考试制度,在简策上写上关于政事等的试题,由应试者作答。应:应答。陈政:陈述政见。 ②“射策”二句:射策也是汉代一种取士的考试方法,不同的试题分别写在不同的简策上,由应试者自己探取,而后根据取到的试题作答。探事:指应试者自己探取写有试题的简策。 ③言中:话说得合乎题旨。理准:说理正确。 ④侯:箭靶。中的:射中靶心的,箭靶中心。 ⑤造士:《礼记·王制》:“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说升于学的士可不服徭役,称为造士,即学而有成之士。 ⑥选事:选取官员之事。考言:考试言辞,即口头问答。 ⑦汉文:汉文帝。中年:中期。 ⑧举贤良:推举有德行的人,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 ⑨晁错:西汉大臣。 ⑩蔚:草木茂盛,引申为文采繁盛。举首:《汉书·晁错传》载,汉文帝时晁错被选为贤良文学士,汉文帝亲自策诏中选者,对策的有百余人,唯晁错“为高第”。 ⑪孝武:汉武帝。 ⑫旁求:广泛地求取。俊乂(yì):才俊之士。 ⑬登庸:升用。 ⑭甲科:射策试题按大小难易分甲乙科。入仕:步入仕途,即做官。 ⑮要术:重要方法。 ⑯验:验证。 ⑰辞裁以辨:文辞辨洁善剪裁。 ⑱事

通而贍:引事贯通而丰富。 ①9高第:高等,名列前茅。 ②0征:明证。
 ②1仲舒:董仲舒,西汉学者。 ②2祖述:遵循、发挥前人的学说。 ②3本阴阳之化:《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认为阴阳是天道之大者,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应任德教而不应任刑。也即按阴阳变化的规律施政。 ②4究:彻底推求。 ②5悞(hùn):混乱,杂乱。 ②6公孙:公孙弘,西汉大臣。 ②7总要:抓住要点。约文:使文辞简约。 ②8太常居下:《汉书·公孙弘传》载,公孙弘对策后,太常奏公孙弘为下等。太常:官名,主管礼乐祭祀,同时负责选士。 ②9天子擢(zhuó)上:指汉武帝看了公孙弘对策文后,将他提升至第一。擢:提升。 ③0杜钦:西汉人,为成帝时权臣王凤幕僚。 ③1指事:针对具体事情,如杜钦《白虎殿对策》指出成帝好色的危害。 ③2以治宣:为治国而发。宣:发布。 ③3鲁丕:东汉名儒。 ③4质素:质朴。 ③5中策:指对策中式。 ③6“及其”二句:《晋书·孔坦传》载,东晋初,因经过大乱,地方上推举的秀才孝廉不须经过策试就可被任用于官,后晋元帝恢复旧制,命令考试经典,地方上的秀才孝廉便不敢应举,到京师的又托病不肯应试。称疾:托病。会:对答,指对策应试。 ③7“是以”二句:《汉书·五行志》载,汉成帝时博士行饮酒礼,有雉飞集于庭,登堂而鸣,又停留于官府和宫殿之上,当时人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刘勰认为与选举不当有关。雉(zhì):野鸡。 ③8“晋策”二句:《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成帝时在乐贤堂会集秀才孝廉,堂前有麀出现,有人认为是吉祥。因为在此之前,由于经历了西晋末的大乱,选拔人才时的策试不可靠。麀(jūn):獐,似鹿而较小。 ③9选失之异:选举失当而出现的怪异。

【译文】

又有对策,是应答诏策陈述政见的;射策,是自己探取试题而后献上意见的,答得合乎题旨、说理正确,好比射靶射中了靶心;对策、射策名称虽不同,但都是议的别种体式。古代的学成之士,在被选为官员时要考试言辞。汉文帝中期,开始选举贤良,晁错的应答策问,文采华美名列前茅;到汉武帝时选举策问制度更加明确,广泛地征求贤才,对策的因得第一而被提拔任用,射策的因被评为甲科而做官,这确实是选拔贤才的重要方法。看晁错的对策文,验证古事以说明当今,文辞辨洁善于剪裁,引事贯通而丰富,名次超过众人列于首位,确实是有根据的。董仲舒的对策文,遵循阐发《春秋》大义,以阴阳变化为根本,推求历代政治的变化,写得多而不混杂,是因为事理明白。公孙弘的对策,简略而不广博,但能抓住关键、文辞简约,事情切合、情理明显,所以虽然太常将他列为下等,但天子却提升他为上等。杜钦的对策文,略于所问但别有所指,文辞为治国而发,不为文采而作。到东汉的鲁丕,文辞风格质朴,以儒者的文雅对策符合皇上旨意,被单独评为上等。

以上这五家,都是前代著名的典范。魏晋以后,逐渐追求文采华丽,以华丽的文笔记载具体实事,所失去的已经不少。到被推举者前来应选,他们又常常称病不参加策试,这时即使想求得文采,也不能够了。所以汉成帝时博士们行饮酒礼,有野鸡在堂前停留;晋成帝时在乐贤堂会集秀才孝廉,有獐子出现在堂前;这并不是别的怪异,是选举失当产生的怪异罢了。

夫驳议偏辨^①,各执异见;对策掄扬^②,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③,理密于时务^④,酌三五以熔世^⑤,而非迂缓之高谈^⑥;驭权变以拯俗^⑦,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⑧,流洋洋而不溢^⑨,王庭之美对也^⑩。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⑪,或工文而疏治^⑫。对策所选,实属通才^⑬,志足文远,不其鲜欤^⑭!

【注释】

①偏:偏重。辨:辨析。②掄扬:宣扬。③事:所议之事。深:深合。④密:切合。时务:当世之务。⑤酌:酌取。三五:三皇五帝。熔世:处理世事。熔,熔化,喻处置。⑥迂缓:迂阔迟缓。⑦驭:驾驭。权变:权宜机变。⑧恢恢:广阔的样子。⑨流:水流。洋洋:盛大。溢:溢出。⑩王庭:朝廷。⑪练治:通晓治理之术。寡:少。⑫疏治:疏于治理之术。疏,荒疏,不熟悉。⑬通才:全面之才,指既通晓治术,又有文采。⑭鲜:少。

【译文】

驳议偏重于辨析事理,各自秉持不同的见解;对策主要宣扬道理,大力阐明治国之道。使所议之事深合于为政之术,所说之理切合于当世之务,酌取三皇五帝之道以处理世事,而不是发表迂腐而无关紧要的高谈阔论;驾驭权宜机变以拯救世俗,而不是发表刻薄的虚伪议论;如大风一样广阔而能致远,像水流那样浩荡而不泛滥,那就是朝廷上的美好议对了。真是难啊,士人要具备这样的才能!有的人精通治国之术但缺乏文才,有的人工于文章却不通治国之术。对策优秀而被选中的,确实属于既通治术又有文才的通才,志气充盈、文采又能远传的人,不是很少吗?

赞曰:议惟畴咨^①,名实相课^②。断理必刚,摘辞无懦^③。对策王庭,同时酌和^④。治体高秉^⑤,雅谟远播^⑥。

【注释】

①畴:畴咨,即访问之意。②课:查核。③摘(chī):发布。懦:弱。

④同时:指对策者同时应对。酌:斟酌。和(hè):应答。⑤治体:议对的体制有关于治国之术。秉:持。⑥谟:谋议。播:传播。

【译文】

总之,议用于商议政事,名与实要相一致。判断事理一定要刚健有力,运用文辞决不能软弱不振。在朝廷上应对策问,众人同时斟酌作答。高举议对治国的体制,雅正的谋议传播四方。

【释读】

《议对》是《礼记》中一篇重要的篇章，主要论述了古代朝廷上应对策问的礼仪和制度。文章强调“议”作为一种治国之术的重要性，认为“议”不仅是治国的手段，也是君子修身养性的途径。文中提到“议以制事”，即通过讨论来制定政策，体现了古代“群臣共议”的政治传统。同时，文章还详细描述了应对策问时的仪容、言辞和态度，要求做到“刚健有力”且“文辞不弱”，这反映了儒家对士人言行举止的高标准要求。此外，文中还提到“雅正的谋议传播四方”，强调了“议”在社会教化中的积极作用。整篇文章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礼仪制度的重要文献。

《议对》是《礼记》中一篇重要的篇章，主要论述了古代朝廷上应对策问的礼仪和制度。文章强调“议”作为一种治国之术的重要性，认为“议”不仅是治国的手段，也是君子修身养性的途径。文中提到“议以制事”，即通过讨论来制定政策，体现了古代“群臣共议”的政治传统。同时，文章还详细描述了应对策问时的仪容、言辞和态度，要求做到“刚健有力”且“文辞不弱”，这反映了儒家对士人言行举止的高标准要求。此外，文中还提到“雅正的谋议传播四方”，强调了“议”在社会教化中的积极作用。整篇文章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礼仪制度的重要文献。

书记第二十五

【题解】

本篇论述书记及其他多种相关文体。全篇分两部分，分别论述书记和相关文体。第一部分讲书记(书记即书札、书信)。先是讲书记的名义、性质。次述历史和作家作品，指出它于春秋时代开始流行，列举了两汉魏晋的名家名作。之后指出写作书札，宜做到“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悻怀。文明从容”。在论述一般朋友间往来的书札之后，又介绍了臣僚对上级官吏的书信，有奏记、笺记等名称，更列举了奏记、笺记的若干名家佳作(以笺记为主)。最后指明笺记的体制和写作要求。第二部分认为，书记范围广大，许多表示心意的应用文都可包纳。从用途说，可分总领黎庶、医历星筮等六类；从文体说，可分谱、籍、簿、录、方、术、占、式等二十四种。分别简单介绍了各体的名义、性质，偶举一二例子说明。最后指出写作时应注意精要，它们是各级政府的公文和社会上流行的应用文。

书札、笺记，性质和表相近，叙事议论外兼重抒情，重视文采，故历代颇多佳作。本篇中对司马迁、东方朔、嵇康等人书札的文学性颇加赞美。《文选》卷四一、四二、四三选录书达二十二篇，本篇提及的司马迁、杨惲、嵇康、赵至等人的名篇均入选，还选了孔融、阮瑀、应璩等人的篇章。《文选》卷四十选了杨修、繁钦等人的笺九篇，阮籍的奏记一篇。

刘勰所谓文，实有广狭两义。广义之文，包括许多用文字记录的应用文，本篇提到二十四种。这类作品，大多文辞质朴，有的甚至鄙俚。本篇虽予简单叙录，但认为它们在政事上是迫切需要的先务，在文学上则是“艺文之末品”，因而不加具体论述。狭义之文则需要有文采，即文辞的绮丽、藻饰(见《情采》篇)。《文心雕龙》全书具体论述的大多是这类文章。

大舜云：“书用识哉！”^①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尚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②：“言，心声也；书，心画也”^③。

声画形^④，君子小人见矣^⑤。”故书者，舒也^⑥，舒布其言，陈之简牍^⑦，取象于《夬》^⑧，贵在明决而已^⑨。三代政暇^⑩，文翰颇疏^⑪。春秋聘繁^⑫，书介弥盛^⑬。绕朝赠士会以策^⑭，子家与赵宣以书^⑮，巫臣之责子反^⑯，子产之谏范宣^⑰，详观四书^⑱，辞若对面^⑲。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⑳，固知行人挈辞^㉑，多被翰墨矣^㉒。及七国献书^㉓，诡丽辐辏^㉔；汉来笔札^㉕，辞气纷纭^㉖。观史迁之报任安^㉗，东方之难公孙^㉘，杨惲之酬会宗^㉙，子云之答刘歆^㉚，志气盘桓^㉛，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㉜，抑扬乎寸心^㉝。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㉞。魏之元瑜^㉟，号称翩翩^㊱；文举属章^㊲，半简必录^㊳；休琏好事^㊴，留意词翰^㊵，抑其次也^㊶。嵇康绝交^㊷，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㊸，乃少年之激昂也。至如陈遵占辞^㊹，百封各意^㊺；祢衡代书^㊻，亲疏得宜^㊼；斯又尺牍之偏才也^㊽。详诸书体^㊾，本在尽言^㊿，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悻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

【注释】

- ①书用识(zhì)哉：语出《尚书·益稷》，谓把过失记录下来。识：志，记录。
- ②扬雄：西汉学者。 ③心画：表达心意的符号，指文字。 ④形：表现出来。
- ⑤见(xiàn)：体现出来。 ⑥舒：发布。 ⑦牍(dú)：书写的简板。 ⑧取象于《夬》(guài)：指《易传·系辞》所说的文字的发明是取《夬卦》的象征意义。《易传·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文字)，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象：卦象。《夬》：《夬卦》，《易经》六十四卦之一。 ⑨明决：明白决断。 ⑩三代：夏、商、周三代。暇：空闲。 ⑪文翰：文书。疏：少。 ⑫春秋：春秋时代。聘：聘问，诸侯各国派使者互相访问。繁：频繁。 ⑬书介：传送文书的使者。弥：更加。 ⑭“绕朝”句：《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晋国大夫士会当时在秦国，晋人担心他为秦所用，便设计使秦国派他回到晋国，秦国不知是计，而秦大夫绕朝识破计策，但他的话不为人信，于是和士会分别时“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人才)，吾谋适不用也。’”绕朝：秦大夫。士会：晋大夫，曾留秦，后归晋。策：有二说，一说为书策，一说为马鞭，刘勰取前说。 ⑮“子家”句：《左传·文公十七年》载，晋国认为郑国不服从自己，郑国大夫子家便派人给晋大夫赵宣送书信，说明郑国有功于晋，且愿和晋国结盟。子家：郑大夫。赵宣：赵盾，谥宣子，晋大夫。 ⑯“巫臣”句：《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国大夫巫臣和子反结下仇怨，巫臣逃往晋国，子反杀了巫臣的族人，分了财产，巫臣便送信给子反，指责他“以谗慝(邪恶)贪婪事君”，“多杀不辜”，说要让他疲于奔命而死。便训练吴国人，让他们叛楚，

使子反等人疲于奔命以抵御吴军。巫臣：楚大夫。子反：楚大夫。 ①7“子产”句：《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晋国向诸侯各国收取过重的财物，郑国大夫子产写信劝谏晋国执政的范宣子减少向诸侯各国征收财物，以免诸侯各国不满，对晋国和范宣子本人不利。子产：郑大夫。范宣：范宣子，晋大夫。 ①8四书：指以上四事中的书策。 ①9对面：指当面谈话。 ②0“又子叔”二句：《礼记·檀弓下》载，滕成公死了，鲁国派子叔敬叔前去吊唁，并奉上国君的吊书。子叔敬叔：鲁大夫叔弓，谥敬子。滕君：滕国国君。 ②1行人：外交使者。挈(qiè)：携带。 ②2被：加，及。翰墨：笔墨。 ②3七国：指战国时代。 ②4诡丽：奇丽。辐辘(fú cù)：像车轮的辐条一样聚拢。 ②5笔札：书信。札：木简。 ②6辞气：语气风格。 ②7史迁：司马迁。报任安：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报，回，答。任安，西汉大臣。 ②8东方：东方朔，西汉作家。难公孙：不详。公孙，公孙弘，西汉大臣。 ②9杨恽(yùn)：西汉大臣。酬会宗：指杨恽的《报孙会宗书》。酬，报，答。回信的意思。会宗：孙会宗，西汉大臣。 ③0子云：扬雄字子云，西汉学者。刘歆：西汉学者。 ③1志气：书信中的情志意气。盘桓：回旋激荡。 ③2杼轴：织布用具，此指组织辞句。尺素：一尺生绢。古人写书信用一尺左右的生绢，因以指书信。 ③3抑扬：高低起伏。 ③4崔瑗(yuàn)：东汉作家。尤：特别。善：好。 ③5元瑜：阮瑀字元瑜，三国魏作家。 ③6号称翩翩：语本曹丕《与吴质书》“元瑜书记翩翩”，意谓阮瑀的书记写得美好。 ③7文举：孔融字文举，汉末作家。属章：写文章。 ③8半简必录：《后汉书·孔融传》载，魏文帝曹丕十分喜欢孔融的文章，孔融死后，曹丕以金帛赏赐献上孔融文章的人。 ③9休琏：应璩字休琏，三国魏作家。好事：爱好写作。 ④0词翰：作品。 ④1抑：语词。 ④2嵇康：三国魏作家。绝交：指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④3赵至：西晋人。叙离：指赵至的《与嵇茂齐书》叙述离别之情。 ④4陈遵占辞：《后汉书·陈遵传》载陈遵善为书信，在赴河南太守任后，给京师故人写信，口授其辞，让十名书吏书写，写了数百封信，“亲疏各有意”。陈遵：东汉大臣。占：口占，口授。 ④5各意：各有不同之意。 ④6祢衡：汉末作家。代书：指替黄祖写作书信。 ④7亲疏得宜：《后汉书·祢衡传》说，祢衡替黄祖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其宜。” ④8尺牍：书信。古人用一尺长的木简作书信。偏才：偏长于某一方面的人才。 ④9详：细究。 ⑤0尽言：把话说尽。 ⑤1郁陶：忧思郁积。 ⑤2风采：风度文采。 ⑤3条畅：条贯通畅。任气：纵任意气。 ⑤4优柔：从容，宽舒。怿(yì)：喜悦。 ⑤5文明：文辞显明。 ⑤6酬：酬答。

【译文】

大舜说：“书写用于记录。”书是用来记录时事的。古代圣贤的言辞，都记载在《尚书》中，《尚书》的体制，是记言。扬雄说：“语言，是发自内心的声音；书写的

文字,是表达心意的符号。声音和文字符号表现出来,是君子还是小人就体现出来了。”所以书,就是发布,发出言辞,写在简板上,取《夬卦》卦象的意义,贵在明白决断而已。夏、商、周三代政事空闲,因此文书很少。春秋时各国间互访频繁,传递书信的使者比以往更多。绕朝送给士会简策,子家给赵宣子送去书信,巫臣写信谴责子反,子产写信劝谏范宣子,细看这四封书信,文辞犹如当面说话。还有子叔敬叔,向滕君进呈吊丧的书信,确知外交人员的辞令,多数是写成书面文字的。到战国时代献呈的书信,汇集了奇丽的文辞;汉代以来的书信,语气风格复杂多变。看司马迁的答复任安,东方朔的责难公孙弘,杨惲的应酬孙会宗,扬雄的回答刘歆,信的情志意气回旋激荡,各有突出的文采:都是辞令组织在短简之内,情感起伏于寸心之中。到东汉的书记,要数崔瑗写得最好。魏代的阮瑀,号称“书记翩翩”;孔融的作品,即使半篇也必收录;应璩爱好书记,费心思于写作之中,也是次一等的作者。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确实志向高远,文辞峻伟;赵至《与嵇茂齐书》叙述离情,有少年的激昂之情。至于如陈遵的口授书信,数百封信各有不同的情意;祢衡代人作书,亲近疏远各得其宜:这又是偏长于书信写作的人才了。细究书这种文体,根本之处在于话要说尽,是用来排遣胸中郁闷,体现风度文采的,所以应该写得条贯畅达、随心所欲,优裕宽舒、怡悦情怀。文辞显明从容,也是内心情意的往来酬答。

若夫尊贵差序^①,则肃以节文^②。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③,始有表奏;王公国内^④,亦称奏书。张敞奏书于胶后^⑤,其辞义美矣。迄至后汉,稍有名品^⑥。公府奏记^⑦,而郡将奉笈^⑧。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笈者,表也,表识其情也^⑨。崔寔奏记于公府^⑩,则崇让之德音矣^⑪;黄香奉笈于江夏^⑫,亦肃恭之遗式矣^⑬。公幹笈记^⑭,文丽而规益^⑮,子桓弗论^⑯,故世所共遗^⑰,若略名取实^⑱,则有美于为诗矣^⑲。刘廙谢恩^⑳,喻切以至^㉑;陆机自理^㉒,情周而巧^㉓:笈之善者也。原笈记之为式^㉔,既上窥乎表^㉕,亦下睨乎书^㉖,使敬而不惧^㉗,简而无傲^㉘,清美以惠其才^㉙,彪蔚以文其响^㉚,盖笈记之分也。

【注释】

- ①差序:差别有序,指不同等级。 ②肃以节文:用礼节来表示恭敬。肃:恭敬。 ③仪:礼仪制度。 ④王公国内:指诸侯王的封国内。 ⑤“张敞”句:《汉书·张敞传》载,张敞曾任胶东王相,胶东王母亲王太后经常出外游玩打猎,张敞奏书劝谏,太后听从了。张敞:西汉大臣。胶后:胶东王太后。 ⑥名

品:著名作品。⑦公府:三公府。三公是最高军政官员,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⑧郡将:郡守,一郡之长,兼管一郡的军事,所以称郡将。⑨表识(zhì):用文字表明。识,记。⑩崔寔(shí):东汉作家。奏记于公府:事不详,可能是辞让公府征辟的奏记。⑪崇让:崇尚谦让。德音:美好声音。⑫黄香:东汉文人。奉笺于江夏:事不详。江夏:郡名,此指江夏太守。⑬肃恭:恭敬。遗式:留下的范式。⑭公幹:刘楨的字,三国魏作家。⑮规益:有益于规劝。⑯子桓:曹丕字,三国魏作家。弗论:未加评论。⑰遗:遗忘,指不加注意。⑱略名取实:不计较名声而看实际。⑲有美于为诗:说刘楨的笺记虽不被人称赏,但实际比他的诗更好。⑳刘廙(yì):三国魏文人。谢恩:指刘廙的《上疏谢徙署丞相仓曹属》,当时刘廙弟有罪,刘廙应受株连,曹操不追究他,所以他上疏谢恩。㉑切:贴切。至:得当。㉒陆机:西晋作家。自理:自我申辩。《晋书·陆机传》载,陆机被疑与赵王篡位有牵连而下狱,后经吴王等营救而获释,他给吴王等人的表笺中对被疑之事有所辩白。理,申辩。㉓情周:情理周到。巧:文辞工巧。㉔原:推求。式:体式。㉕窥:看,喻接近。㉖睨(nì):斜视,喻接近。㉗慑:畏惧。㉘简:简易。傲:傲慢。㉙惠:通“慧”,此意谓展现。㉚彪蔚:文采丰富。文:文饰。响:声响,此指文辞。

【译文】

至于地位有尊卑的不同,就用礼节来显示恭敬。战国以前,君臣都用书,秦汉时代制定礼制,开始有表、奏;诸侯王国内,亦称奏书。张敞上奏书给胶东王太后,文辞和意义都很美好。到了东汉时,逐渐有了好作品。上书三公府称奏记,而上书郡守称奉笺。记的叙说情志,是进呈自己的情志。笺,就是表明,用文字表明情志。崔寔向公府上的奏记,是崇尚谦让的美好作品;黄香向江夏郡守上的奉笺,也是给后人留下的严肃恭敬的典范。刘楨的笺记,文采华丽而有益于规劝,曹丕未加评论,所以被世人忽视,如果不考虑名声而看实际,那么他的笺记实在比诗写得更好。刘廙上书谢恩,比喻贴切而得当;陆机的自我辩解,情理周全、文辞工巧:都是笺中的好作品。推究笺记的体式,既与表有相似之处,又与书有接近的地方,要像表那样恭敬但不畏惧,像书那样简易但不傲慢无礼,用清美来展示才能,用文采来修饰作品,这就是笺记的本份。

夫书记广大^①,衣被事体^②,笔札杂名^③,古今多品^④。是以总领黎庶^⑤,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⑥,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⑦,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⑧,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⑨,

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¹⁰，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¹¹，著言于翰¹²，虽艺文之末品¹³，而政事之先务也¹⁴。

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¹⁵，事资周普¹⁶，郑氏谱《诗》¹⁷，盖取乎此。

籍者，借也。岁借民力¹⁸，条之于版¹⁹，春秋司籍²⁰，即其事也。

簿者，圃也²¹。草木区别，文书类聚，张汤、李广²²，为吏所簿²³，别情伪也²⁴。

录者，领也。古史《世本》²⁵，编以简策，领其名数²⁶，故曰录也。

方者，隅也²⁷。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

术者，路也。算历极数²⁸，见路乃明。《九章》积微²⁹，故称为术，淮南《万毕》³⁰，皆其类也。

占者，覘也³¹。星辰飞伏，伺候乃见³²，登观书云³³，故曰占也。

式者，则也³⁴。阴阳盈虚³⁵，五行消息³⁶，变虽不常，而稽之有则也³⁷。

律者，中也。黄钟调起³⁸，五音以正³⁹。法律驭民⁴⁰，八刑克平⁴¹，以律为名，取中正也。

令者，命也。出命申禁⁴²，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⁴³，使民从也。

法者，象也⁴⁴。兵谋无方⁴⁵，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

制者，裁也⁴⁶。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

符者，孚也⁴⁷。征召防伪⁴⁸，事资中孚⁴⁹。三代玉瑞⁵⁰，汉世金竹⁵¹，末代从省⁵²，易以书翰矣⁵³。

契者，结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⁵⁴，负贩记缙⁵⁵，其遗风欤！

券者，束也。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⁵⁶。古有铁券⁵⁷，以坚信誓。王褒《髡奴》⁵⁸，则券之谐也⁵⁹。

疏者，布也。布置物类，撮题近意⁶⁰，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

关者，闭也。出入由门，关闭当审⁶¹；庶务在政⁶²，通塞应详⁶³。《韩非》云：“孙奭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⁶⁴盖谓此也。

刺者，达也。诗人讽刺⁶⁵，《周礼》三刺⁶⁶，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⁶⁷。

解者，释也。解释结滞⁶⁸，征事以对也⁶⁹。

牒者，叶也。短简编牒，如叶在枝，温舒截蒲⁷⁰，即其事也。议政未定，故短牒咨谋⁷¹。牒之尤密，谓之签。签者，纤密者也。

状者，貌也。体貌本原⁷²，取其事实，先贤表溢⁷³，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

列者，陈也。陈列事情，昭然可见也⁷⁴。

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⁷⁵，诸侯所赖，不可已也⁷⁶。

谚者，直语也。丧言亦不及文⁷⁷，故吊亦称谚。麀路浅言⁷⁸，有实无华。邹穆公云：“囊漏储中。”⁷⁹皆其类也。《太誓》云：“古人有言：‘牝鸡无晨。’”⁸⁰《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⁸¹并上古遗谚，《诗》、《书》所引者也⁸²。至于陈琳谏辞，称“掩目捕雀”⁸³；潘岳哀辞，称“掌珠伉俪”⁸⁴，并引俗说而为文辞者也。夫文辞鄙俚⁸⁵，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⁸⁶，岂可忽哉！

【注释】

- ①广大：用途广泛。 ②衣被：包括。 ③笔札：即书记，此指各种应用文字。 ④品：种，类。 ⑤总领：总管。黎庶：百姓。 ⑥历：历法。星：星象。筮(shì)：用蓍草占卦。 ⑦申宪：申明法令。述兵：讲述兵法。 ⑧朝：朝廷。市：集市。征信：凭证。 ⑨询事：询问事情。 ⑩达志：表达情志。 ⑪述理于心：叙述内心的意思。 ⑫著言于翰：把话用笔写下来。翰，笔，此指各种应用文字。 ⑬艺文：文章。末品：下品。 ⑭先务：首要事务。 ⑮注序：编次。世统：世代相承的系统。 ⑯事：指编写谱。资：依靠。周：周详。普：全面。 ⑰郑氏谱《诗》：郑玄曾为《诗经》作《诗谱》。郑玄，东汉学者。 ⑱岁：年，一年。 ⑲条：分条记录。版：书写的简板。 ⑳春秋司籍：《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周景王对籍谈说：“而高祖孙伯廙(yǎn)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 ㉑圃(pǔ)：种植菜、果或苗木的园地。 ㉒张汤：西汉大臣。李广：西汉将领。 ㉓为吏所簿：《史记·酷吏列传》载，汉武帝派人“簿责”张汤，即以文书向张汤问罪。又，《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从卫青征匈奴，因迷路而未及时与卫青会合，卫青派人“急责广之幕府对簿”，意即急迫地责令李广的部下去接受审讯。李广说要亲自去“上簿”。簿：指文状、诉状之类的文书。此有按文状、诉状等审讯、质询的意思。 ㉔情伪：事情的真假。 ㉕《世本》：史书名，《汉书·艺文志》载有十五篇。记载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等。 ㉖名数：户籍，此指世系。 ㉗隅：角。 ㉘算：算学。历：历

法。极数:计算出最终的数字。 ②《九章》:指《九章算术》,古代重要的数学著作。积微:聚积了最精微的运算方法。 ③淮南《万毕》:传为西汉淮南王刘安所撰的《万毕术》(也称《万毕经》),已佚,是方技类书,其中可能有历算内容。淮南:淮南王刘安,西汉皇族。 ④覘(chān):看,窥视。 ⑤“星辰二句”:飞伏:指星辰的运行和隐伏。伺候:候望,等候观察。 ⑥登观书云:《左传·僖公五年》载,春秋时鲁僖公于冬至日登台望云色,并书写记录,按古礼,凡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国君必登台以望云气之色,占其吉凶并记录下来。 ⑦则:规则,法则。 ⑧盈:满。虚:空。 ⑨五行:金、木、水、火、土。消:灭。息:生。 ⑩稽:考查。 ⑪黄钟调起:黄钟宫调为定乐律的起点。黄钟:十二律之一。 ⑫五音:宫、商、角、徵(zhǐ)、羽五音。 ⑬驭:驾驭,统治。 ⑭八刑:《周礼·地官·大司徒》载有八种针对八项罪行的刑罚。克:能。平:公平。 ⑮申禁:申明禁止。 ⑯“管仲”句:《管子·牧民·士经》:“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管仲:春秋齐大夫。 ⑰象:法式。 ⑱无方:没有定规。 ⑲裁:裁制,制作。 ⑳孚:信用。 ㉑征召:征聘召集。 ㉒中孚:卦名,表示诚信,此指可信。 ㉓三代玉瑞:夏、商、周三代用玉器为信物。瑞:作信物的玉器。 ㉔汉世金竹:汉代用铜和竹做成符。 ㉕末代:指魏晋以后。从省:从简。 ㉖易:改换。书翰:书面文字。 ㉗羌胡:羌人胡人,少数民族。征数:验证数目。 ㉘负贩:商贩。缗(mín):绳子串钱一千为一缗。 ㉙“字形”二句:券上的字一分为二,各执一半。判:分开。 ㉚铁券:《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刘邦与功臣剖符作誓,永不剥夺功臣的封国与爵位,用红色将誓词写在铁契上,表示永远不变。 ㉛王褒:西汉作家。《髡奴》:指王褒的《僮约》。 ㉜谐:诙谐,滑稽。王褒《僮约》写他从别人家中买一奴隶,在券约上写下种种苛刻的规定,以捉弄他。此文实为游戏文字,不是真的券约,所以说是“券之谐也”。 ㉝撮题近意:摘要写出大意。 ㉞审:审慎。 ㉟庶务在政:政治上的各种事务。 ㊱通:通过。塞:阻塞,即关闭。 ㊲“《韩非》”三句:《韩非子·问田》载徐渠问田鸠曰:“公孙亶(dǎn)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意思说圣相公孙亶回,却是由地方州部小官升上来的。关:出入由门,有通过、经由之意。孙亶回:即公孙亶回。 ㊳诗人:指《诗经》作者。 ㊴《周礼》三刺:《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刺,探询。 ㊵通结:刺通凝结阻滞之处。 ㊶结滞:凝结阻滞。 ㊷征:验证。对:核对。 ㊸温舒截蒲:《汉书·路温舒传》载,路温舒早年牧羊,“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蒲:一种水生植物。温舒:路温舒,西汉大臣。 ㊹咨谋:商议。 ㊺体貌:描写。本原:事情的本来

面目。⑦③谥(shì):古代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根据其生平追加的称号。

⑦④昭然:清楚明白的样子。⑦⑤子产:春秋郑大夫。有辞:指善于言辞。⑦⑥已:停止,指没有言辞。⑦⑦“丧言”句:《孝经·丧亲》:“孝子之丧亲也,……言不文。”是说孝子丧亲,言辞不该有修饰。文:文饰,修饰。⑦⑧廛(chán):古代城市平民居住的地方。⑦⑨“邹穆公”二句:贾谊《新书·春秋》载,邹穆公下令用秕(中空的谷粒)喂禽鸟,仓中无秕,只好用粟向百姓去换,吏请求用粟喂,邹穆公引周谚“囊漏贮中”,谓粮袋漏了,但仍漏在仓储,比喻看似损失,其实并没有失去。邹穆公:春秋邹国国君。囊:袋子。⑧⑩“《太誓》”三句:《尚书·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太誓》:《尚书》篇名,但现存《太誓》中无“牝鸡无晨”语,《太誓》应为《牧誓》。牝:雌的禽兽,此指母鸡。无晨:不会报晓。⑧⑪“《大雅》”三句:《诗经·大雅》中《荡》、《抑》、《桑柔》中均有“人亦有言”句,然《大雅》所有诗篇中无“惟忧用老”句。“惟忧用老”见于《小雅·小弁》,意谓忧能令人衰老。⑧⑫《诗》:《诗经》。《书》:《尚书》。⑧⑬“至于”二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陈琳曾谏袁绍等招外兵进京,说:“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陈琳:三国魏作家。⑧⑭“潘岳”二句:说潘岳的哀辞引用的俗谚中有“掌珠伉俪”之语,今未见。伉俪:夫妇。⑧⑮俚:俚俗。⑧⑯逾:超过,胜过。

【译文】

书记的用途广泛,包括各种记事的体裁,笔札的名称繁杂,从古到今有许多种类。所以用来统管百姓的,有谱、籍、簿、录;关于医药、历法、星象、卜筮的,有方、术、占、式;申明法令、讲述兵法的,有律、令、法、制;被朝廷和集市用作凭证的,有符、契、券、疏;各部门官吏询问事情的,有关、刺、解、牒;百姓用来表达情志的,有状、列、辞、谚;所有这些都是叙述内心的意思,把要说的话用笔写成文字,这些虽说是文章中的下品,但却是政事中的首要事务。

所以说谱,就是全面。编次世代相承的系统,事情需要周详全面,郑玄编《诗谱》,取的就是这个意思。

籍,就是借。每年借用百姓的劳力,都分条记于简板,《左传》中说春秋时有人掌管典籍,就是指这件事。

簿,就是园圃。像各种草木分别种植,各类文书也分类汇聚在簿中。张汤、李广,都曾被小吏按簿质询,这是为了弄清事实真伪。

录,就是统领。古代史书《世本》,就是编成简策,统领帝王、诸侯、卿大夫的户籍世系,所以称为录。

方,就是一角。医药治病,各有主治之症,各种药剂专精某个方面,所以用药

的方法称为方。

术,就是路。算学、历法要运算出最终的答数,找到运算的方法才能明白。《九章算术》积聚了精微的计算方法,所以称之为术,淮南王刘安的《万毕术》,也属于这一类。

占,就是观察。星辰的运行和隐伏,要等候观望才能见到,登台观看云气并记录下来,所以叫做占。

式,就是规则。阴阳变化,五行消长,虽然变动不定,但查考起来却是有规则的。

律,就是中正。黄钟宫调起调,五音以此正音。用法律来驾驭百姓,八种刑罚便能公平,用律作为名称,是取它的中正之意。

令,就是命。发出命令、申明禁止,就像来自上天的旨意,管仲说下令如流水,使人民顺从。

法,就是法式。用兵的谋略没有定规,但或奇或正总有一定的法式,所以称之为法。

制,就是裁制,上级用于向下推行自己的意图,就如工匠按自己的意图制作器具。

符,就是信用。征聘召集时要防止作伪,事情要信实可靠。夏、商、周三代用玉器作信物,汉代用铜、竹作符信,魏晋以后从简,改用文书了。

契,就是结约。上古人纯厚质朴,结绳为契约;如今羌人胡人验证数目,商贩用绳串钱记数,大概是结绳为契的遗风吧。

券,就是约束。明白地约束,以防止虚假,约券上的文字分为两半,所以周代称之为判书。古代有所谓丹书铁券,是用于坚定誓约的。王褒的《僮约》,则是券中的滑稽之作了。

疏,就是分布。按类分列事物,摘要写出大意,所以短小的券约字据,称之为疏。

关,就是关闭。进出要通过门,关闭应当审慎;政治上的各种事务,可行和禁止应该规定周详。《韩非子》中说:“公孙亶回是圣相,却是由州部小官升上来的。”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刺,就是通达。《诗经》作者的讽刺,《周礼》中讲的三种探询,事情依次序相通达,就如用针刺通凝结阻滞。

解,就是解释。解释凝结阻滞的地方,用核对来验证事实。

牒,就是叶。用短小的简片编成牒,就如叶子长在枝条上,路温舒截断蒲条做牒,就是这事。议政没法作出决定,所以用短小的牒文来商议。牒文中更细密的

一种,叫做签。签,就是纤密的意思。

状,就是状貌。描写事情的本来面目,采取事实,已故的贤人定有谥号,并且有描述其生平事迹的行状,这是状中的重要文章。

列,就是陈列。陈列事情,就明白可见了。

辞,是口头言辞,将自己的意思沟通于他人。子产善于言辞,诸侯往来都要依靠它,是不能没有的。

谚,就是质直的话。丧亲的人说话不应修饰,所以吊慰丧家的话也叫谚。平民聚集的地方语言浅近,朴实无华。邹穆公说:“粮袋漏了仍在仓中。”就是这一类的话。《牧誓》中说:“古人曾说过:‘母鸡不报晓。’”《大雅》中说:“有人也说过:‘忧能令人衰老。’”都是上古留下的谚语,《诗经》、《尚书》所引用的。至于陈琳劝谏的言辞,说“遮住眼睛去捕雀”;潘岳的哀辞,说“掌珠伉俪”,都引用俗语来写成文章。文辞鄙直俚俗,没有超过谚语的,但圣贤的《诗经》、《尚书》,仍采用来作为言谈之辞,何况还有胜过这些的,怎么可以忽视呢!

观此众条,并书记所总^①: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②,或杂用文绮^③,随事立体^④,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⑤,句长一言则辞妨,并有司之实务^⑥,而浮藻之所忽也^⑦。然才冠鸿笔^⑧,多疏尺牍^⑨,譬九方堙之识骏足^⑩,而不知毛色牝牡也^⑪。言既身文^⑫,信亦邦瑞^⑬,翰林之士^⑭,思理实焉^⑮。

【注释】

①总:总括,总领。 ②质素:质直朴素。 ③文绮:文采。 ④体:体制。 ⑤阙:缺。 ⑥有司: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吏。司,专司,主管。 ⑦浮藻:浮华的文采,此指追求浮华文采的人。 ⑧冠:首,居于首位。鸿笔:大手笔。 ⑨尺牍:短小书札。 ⑩九方堙(yīn):也叫九方皋,春秋时善于相马的人。骏足:骏马。 ⑪不知毛色牝(pìn)牡:《淮南子·道应训》中说,秦穆公派九方堙去求好马,九方堙三个月后回来说找到了,说是黄色的公马。穆公派人去看,却是黑色母马,穆公对伯乐说,九方堙连颜色公母都分不清,怎能辨别好马呢?伯乐说,他所观察的是马的“天机”,“得其精而忘其粗”。牝,雌兽。牡,雄兽。 ⑫身文:自身的文采。 ⑬信:信实。瑞:祥瑞。 ⑭翰林:意为文坛。 ⑮理实:处理实务。

【译文】

观察上述众条,都是书记所统属的:有的事情本是相通的,但文意各不相同,有的全凭质朴,有的夹杂文采,根据情况确立体制,贵在精练扼要;意思少一字就

有缺漏,句子多一言文辞就会受妨害,这都是各类主管官吏必须做的实际事务,而为追求浮华文采的作者所忽略的。但才华居大手笔之首,大多疏于短小书札,就如九方堙的识别骏马,不去辨马的毛色雌雄。言辞既是作者自身的文采,信实也是国家的祥瑞,文坛的执笔之士,该思考如何处理这类实务。

赞曰:文藻条流^①,托在笔札。既驰金相^②,亦运木讷^③。万古声荐^④,千里应拔^⑤。庶务纷纶^⑥,因书乃察^⑦。

【注释】

①条流:枝条和分流。 ②金相:金子的质地,指文采精美。 ③木讷:质朴。 ④万古声荐:声名由书札传播万古。荐:推荐,此犹传播。 ⑤应拔:迅速回应。应:回应。拔:迅疾。 ⑥纷纶:纷杂。 ⑦因:靠。

【译文】

总之,文章的各种枝条和分流,都归入书记笔札一类。既有发挥华采的,也有质木无文的。万古的声名由它传播,千里的响应迅疾而起。各种事务纷纭繁杂,就靠书记得以明察。

神思第二十六

【题解】

神思指人们进行创作时的思维活动，本篇专门论述这方面的问题。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分别研讨各体文章的体制规格和写作要求。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则是打通各种文体，泛论构思、风格、结构、修辞等写作问题。作文必先构思，故以《神思》居这部分之首。

全篇可分三段。第一段先是说明人们在进行创作思维活动时，思路异常开阔，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头脑中仿佛展示了自然界鲜明生动的形象，并考虑如何运用美妙的词句来加以表现。接着指出，为了保证构思顺利和富有效果，必须保持虚静的心理状态，头脑清醒，精神贯注；同时须注意积学、酌理等四方面的素养，做好平时的准备。再次指出由于构思不顺利，写下的成果比原来的良好设想相差很远，因而强调构思时必须保证精神的从容舒畅。第二段结合前代名家的创作情况，说明由于人的才性不同，文思迟速，差别很大。但不管迟速，均须注意平时的博练。还强调平时须博学多见，积累材料，下笔时就不致感到贫乏；写作时要善于剪裁，使文章主旨分明，避免头绪纷繁。认识到博见与贯一的辩证关系。第三段说明由于临文情况复杂多端，有时会出现文不逮意的现象，这还得靠多多琢磨加工。接着指出，构思中某些微妙的纤旨曲致，难以用言语表达（这当是受到魏晋玄学中言不尽意论的影响）；但又认为，掌握了至精技术的人（如轮扁），虽然不能说清楚道理，但通过长期的实践，还是能把纤旨曲致表现出来。

本篇对创作构思广阔丰富的特点作了具体生动的说明，并指出为了使构思富有效果，须注意平时要有良好的积累和学养，写作时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精神的从容不迫，文章内容要主旨分明，要重视日常的写作锻炼和实践，这些见解都是相当精当和切实的。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①神思之谓也。文之

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②,思接千载;悄焉动容^③,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④!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⑤;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⑥。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⑦。是以陶钧文思^⑧,贵在虚静。疏淪五藏^⑨,澡雪精神^⑩。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⑪,研阅以穷照^⑫,驯致以绎辞^⑬。然后使玄解之宰^⑭,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⑮,窥意象而运斤^⑯。此盖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⑰。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⑱。规矩虚位^⑲,刻镂无形^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㉑,气倍辞前,暨乎篇成^㉒,半折心始^㉓,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㉔,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㉕,而求之域表^㉖;或义在咫尺^㉗,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㉘,无务苦虑^㉙;含章司契^㉚,不必劳情也。

【注释】

- ①“古人”三句:语本《庄子·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奈何?’”原意是说身在民间,心却想着朝廷的爵禄。此借言精神活动不受空间的限制。形:指身体。魏阙(què):宫殿前高大的建筑物,左右各一。此代指朝廷。魏,高。 ②凝虑:凝思。凝,专注。 ③悄:静。容:容貌,此指表情。 ④致:导致。 ⑤关键:原指门闩和加锁的木闩,引申为紧要的部分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⑥枢机:喻事物的关键。 ⑦遁:隐去。 ⑧陶钧:制瓦器上的转轮。引申为酝酿、构思。 ⑨疏淪(yuè):疏通。五藏:即五脏,此代指心灵。 ⑩澡雪:洗净。 ⑪酌理:斟酌事理。 ⑫阅:阅读观览。穷照:透彻地理解。 ⑬驯:逐渐,有从容之意。绎:抽出,引申为寻究。辞:指他人作品的文辞。 ⑭玄解之宰:深得妙理的主宰,即心。 ⑮独照:有独到的见解。 ⑯运斤:使用斧子,语出《庄子·徐无鬼》“匠石运斤成风”。此喻指熟练地运用写作手法。 ⑰大端:重要的端绪。端,头,头绪。 ⑱涂:即“途”,指头绪。 ⑲规矩:具体的写作技法。虚位:意谓未确定用于何处。 ⑳刻镂:刻画。无形:对象尚未形成。 ㉑方:当。搦(nuò):持。翰:笔。 ㉒暨(jì):及,到。 ㉓半折:对折。心始:开始设想的。 ㉔际:缝隙。 ㉕方寸:指心。 ㉖域表:域外,指极远之处。 ㉗咫尺:喻极近之处。 ㉘秉心:意为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秉,操持。 ㉙务:追求。 ㉚含章:含有文采,此指通过写作表现美的事物。司契:掌握规则。司,掌握。契,此指

规则。

【译文】

古人说：“身在江湖上，心却在朝廷中。”这就是被称为“神思”的精神活动了。文章在构思时，精神活动的范围非常广阔。所以静静地凝神思索，思绪可以上接千年；悄悄地改变了表情，视线好像已通向了万里之外。吟咏之时，似乎发出了珠圆玉润般的声音；眉目之前，仿佛舒卷着风云变幻的景色；这些都是构思的结果吧。所以构思的妙处，在于使精神与外物交游。精神存在于胸臆之中，情志意气统辖着它的活动关键；外物依靠耳目去感受，语言掌管着它的表达枢纽。枢纽畅通，外物的形貌便能刻画无遗；关键阻塞，精神的活跃便会消失。因此酝酿文思，贵在内心虚静摆脱杂念。疏通心中的阻碍，洗涤净化精神。像储藏珍宝一样积累学问，斟酌事理以丰富才情，研读群书以求透彻理解，从容玩味他人作品以寻绎文辞。然后使深得妙理的心灵，按照写作的规则审定绳墨；让见解独到的匠心，依据意象中的形象进行创作。这是写文章的首要方法，谋篇布局的重大端绪。构思时精神活动一展开，各种设想纷至沓来。写作技法还未确定如何具体运用，所写对象也还没有刻画成形。想到登山，情思里便充满着山的风光，想到观海，意念中又翻腾起海的波涛，不管作者的自我才情有多少，此时的思绪似与风云一起任意驰骋。当他提笔时，在遣辞行文前，才气倍盛，等到文章写成，效果却仅及预想的一半，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凭空运意，容易显得奇妙，而语言是实实在在的，就难以工巧了。因此，文意来自于构思，语言又受文意支配。三者紧密结合，就能天衣无缝，疏远了就会相去千里。有时道理就在心中，却反而去极远之处寻求；有时意思就在眼前，而思路却为山河所阻隔。所以要控制思维、掌握法则，无须苦苦思虑；依照一定的规则，表现美好的事物，不必徒劳情思。

人之禀才^①，迟速异分^②；文之制体^③，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④，扬雄辍翰而惊梦^⑤，桓谭疾感于苦思^⑥，王充气竭于沉虑^⑦，张衡研《京》以十年^⑧，左思练《都》以一纪^⑨：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⑩，枚皋应诏而成赋^⑪，子建援牍如口诵^⑫，仲宣举笔似宿构^⑬，阮瑀据鞍而制书^⑭，祢衡当食而草奏^⑮，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骏发之士^⑯，心总要术^⑰，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⑱，情饶歧路^⑲，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⑳，虑疑故愈久而致绩^㉑。难易虽殊，并资博练^㉒。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㉓，以斯成器^㉔，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㉕，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㉖，辞溺

者伤乱²⁷，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²⁸，贯一为拯乱之药²⁹，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注释】

- ①稟才：禀赋才情。 ②分(fèn)：天分。 ③制体：即体制。 ④“相如”句：《汉书·枚皋传》：“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西京杂记》二说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上林赋》“几百日而后成”。相如：司马相如，西汉作家。腐：烂。毫：笔毛。
- ⑤“扬雄”句：桓谭《新论·祛蔽》载，扬雄曾说自己受诏作赋，“思虑精苦”，赋成后困倦小睡，梦见五脏掉地，用手放回体内，醒后大病一场。扬雄：西汉末作家。辍翰：放下笔，指作品完成以后。翰，笔。
- ⑥“桓谭”句：桓谭在《新论·祛蔽》中说自己曾作小赋，“用精思太剧”，结果生病，几天以后才痊愈。桓谭：东汉学者。
- ⑦“王充”句：《后汉书·王充传》载，王充著《论衡》之后，“年渐七十，志力衰耗”。王充：东汉学者。
- ⑧“张衡”句：《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写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张衡：东汉作家。《京》：指《二京赋》。
- ⑨“左思”句：《晋书·左思传》载，左思写作《三都赋》，“构思十年”。左思：西晋作家。《都》：指《三都赋》。纪：十二年。
- ⑩“淮南”句：高诱《淮南子序》载，汉武帝诏使刘安“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淮南：西汉淮南王刘安。崇朝：从天亮到吃早饭时。崇，终。《骚》：指刘安的《离骚赋》。
- ⑪“枚皋”句：《汉书·枚皋传》说，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枚皋：西汉作家。
- ⑫“子建”句：汉末作家杨修《答临淄侯笺》中说曹植“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子建：三国魏作家曹植的字。援：拿。牍(dú)：木简。诵：背诵。
- ⑬“仲宣”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王粲作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仲宣：三国魏作家王粲的字。宿构：事先写好。
- ⑭“阮瑀”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说，曹操曾让阮瑀替他起草书信，当时阮瑀随曹操外出，于是就在马上写好草稿呈上，曹操看后竟认为可以不必修改。据：靠着。
- ⑮“祢衡”句：《后汉书·祢衡传》载，刘表与许多文人一起起草章奏，自认为写得很好，祢衡见了竟扔在地上，要来笔札也写了起来，一会儿便写好，“辞义可观”。又一次祢衡参加一个宴会，席间有人献鹦鹉，祢衡应邀当场写了《鹦鹉赋》，“文无加点，辞采甚丽”。此将两事合说。草：起草。
- ⑯骏发：快捷。 ⑰总：统领，掌握之意。要术：要领。
- ⑱覃(tán)思：深思，此指构思时间长。 ⑲饶：多。歧路：岔路，此指思路纷繁。
- ⑳造次：指短时间内。 ㉑致绩：成功。 ㉒资：依靠。
- ㉓徒：只。 ㉔斯：此。 ㉕临篇：临写作。缀虑：指构思。 ㉖理郁：思路不畅。郁，郁积。贫：指情思匮乏。
- ㉗溺：过度。乱：杂乱。 ㉘馈(kuì)：赠送。
- ㉙贯一：主旨一贯。拯：拯救。

【译文】

就人的禀赋才情而言,写作有快有慢,因为天分不同;就文章的体制而言,篇幅有长有短,所用功力各异。司马相如构思时口含毛笔,写成时笔毛已烂,扬雄作完赋后便做噩梦,桓谭因写作苦心积虑而得病,王充潜心著书气衰力竭,张衡精心构思《二京赋》花了十年时间,左思细心雕琢《三都赋》用了十二年:虽说是创作长篇巨制,也因文思之缓慢。淮南王刘安一个早上就写成《离骚赋》,枚皋一接到诏书就写成了赋,曹植写作就像口诵旧作一样流畅,王粲一提笔就像事先早已构思好了,阮瑀能在马鞍上写成书信,祢衡可在宴席间草拟奏章:虽然写的都是短篇,也因文思之敏捷。那些文思敏捷的人,心里掌握着创作的要领,反应灵敏,无须反复考虑便能当机立断;而构思迟缓的人,情思繁富,而思路多歧,几经疑惑才看清楚,深思熟虑才下决断。灵敏机断所以能在短小时内写成作品;疑虑不决所以要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创作。写作的难易虽然不同,但都要依靠博学精练。如果学问浅陋而只是写得慢,才识粗疏而光靠写得快,从没听说像这样而在写作上能有所成就的。所以临文构思,会有两种毛病:思路不畅的人苦于情思贫乏,滥用辞采的人伤于杂乱。如此说来,见闻广博是馈赠给贫乏者的粮食,主旨一贯则是拯救杂乱者的良药。平时见闻广博而又能主旨一贯,也有助于创作时的构思了。

若情数诡杂^①,体变迁贸^②,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③。视布于麻^④,虽云未费^⑤,杼轴献功^⑥,焕然乃珍^⑦。至于思表纤旨^⑧,文外曲致^⑨,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⑩。伊挚不能言鼎^⑪,轮扁不能语斤^⑫,其微矣乎^⑬!

【注释】

①诡杂:复杂多变。 ②体:风格。迁贸:变动不定。 ③庸:平庸。
④布:麻布,古时没有棉布,凡布都由麻织成。 ⑤费:耗损,指质地、性质的变化。 ⑥杼(zhù)轴:织机,此指加工。献功:成功,指织成布。 ⑦焕:鲜明,光亮。 ⑧表:外。纤:细小。 ⑨曲致:曲折的情致。 ⑩数:规律。
⑪“伊挚”句:《吕氏春秋·本味》载,伊挚对商汤说:“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伊挚:即伊尹,名挚,商汤之臣。言鼎:谈论烹饪调味之事。鼎,烹煮用具。 ⑫“轮扁”句:《庄子·天道》中说,轮扁对齐桓公说做车轮用斧子时,“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轮扁:制作车轮的工匠,名扁。斤:斧子。 ⑬微:微妙,精微。

【译文】

文章的情思是复杂多变的,文章的风格也是变化不定的。拙劣的辞句有时出

于巧妙的构思，平庸的事例有时来自新颖的命意。就如麻布由麻织成，虽说质地未变，但经过加工制成了布，变得光彩鲜明而可珍贵。至于思虑外的微妙意旨，文辞外的曲折情致，语言难以表述，笔墨自然应该到此为止。只有懂得了最精微的道理才能阐发其妙处，穷尽一切变化才能通晓其规律。就如伊挚无法说明调味的奥妙，轮扁不能讲清用斧的技巧一样，其中的道理实在精微极了。

赞曰：神用象通^①，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②，萌芽比兴^③。结虑司契^④，垂帷制胜^⑤。

【注释】

①用：因。象：指外物。 ②刻镂：指运用。 ③萌芽：开始产生。
④结虑：指构思。司契：掌握规则。 ⑤垂帷：《史记·儒林列传》载西汉学者董仲舒“下帷讲诵，……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此用“垂帷”指“积学”、“博见”。

【译文】

总之，精神因与外物沟通，才孕育了变化多端的情思。外物靠形貌求得表现，而内心则据情理作出反应。然后运用声律，产生比兴的手法。用心构思掌握规则，博学精练才能成功。

体性第二十七

【题解】

本篇论述文章体貌风格和作家情性、个性的关系。全篇可分三段。第一段首先指出,文章是作者内部思想感情的表现。接着说明由于作者的才能、气质、学问、习尚不同,所作文章风格也就不同。作者的才、气属于先天的情性,而学、习则属于后天的陶染。作品在辞理、风趣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情况,均分别和作者的才、气、学、习有关。之后又指出作品风格,大致可分为八种。对典雅一体最为推重,因为它取法儒经,堪为典范;对新奇、轻靡二体加以贬抑,因为它们是南朝宋齐以来不良文风的表现。这八种风格,可分为四组,每组两体风貌正相对立,所谓“雅与奇反”等等。这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作家风格论。

第二段列举汉、魏、晋时代贾谊、司马相如等十二位著名作家,各有其鲜明的文章风格,这又和他们各自的情性、个性相关联,认为文章风格是他们才气的自然流露。魏晋南北朝时代,才性论流行。人们往往认为,由于各人禀受了宇宙间不同的清气或浊气,形成不同的气质才性。如葛洪《抱朴子·尚博》曰:“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是运用人的禀气清浊说来解释文章的不同风格。本篇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也正是这种观点的表现。

第三段说明,作者除先天禀赋的才气外,后天的学习也应注意。学习重在初化,因此少年时就应首先学习雅正的体制,根基正了,旁及其他,自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最后指出,作者应结合具体情况,选择某一风格来确定自己的学习方向;应根据自己天性所长加以锻炼,使才能得以充分发展。刘勰在才性、学习两方面,固然更强调先天的才性(《事类》篇也有“才为盟主、学为辅佐”的话),但也重视后天的学习,其看法还是比较全面的。

夫情动而言形^①，理发而文见^②，盖沿隐以至显^③，因内而符外者也^④。然才有庸俊^⑤，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⑥，并情性所铄^⑦，陶染所凝^⑧，是以笔区云譎^⑨，文苑波诡者矣^⑩。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⑪；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⑫，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⑬。各师成心^⑭，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⑮，则数穷八体^⑯：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⑰，方轨儒门者也^⑱；远奥者，复采曲文^⑲，经理玄宗者也^⑳；精约者，核字省句^㉑，剖析毫厘者也^㉒；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㉓；繁缛者，博喻醲采^㉔，炜烨枝派者也^㉕；壮丽者，高论宏裁^㉖，卓烁异采者也^㉗；新奇者，摈古竞今^㉘，危侧趣诡者也^㉙；轻靡者，浮文弱植^㉚，缥缈附俗者也^㉛。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㉜，壮与轻乖^㉝，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㉞。

【注释】

①情动而言形：语本《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内心有情感活动就形成语言。②见(xiàn)：同“现”，显现。③隐：指情理。显：指语言文字。④内：也指情理。符：符号，意即表现。外：也指语言文字。⑤庸：平庸。俊：杰出。⑥雅：雅乐，此指雅正。郑：郑声，传统观念认为郑国音乐淫靡不正。此指淫靡。⑦铄(shuò)：金属熔化，铸造之意。⑧陶染：陶冶感染。凝：成。⑨笔区：即文苑之意。譎：变化。⑩诡：此指变化不测。⑪翻：与下文的“改”、“乖”、“反”同义，意即改变，违反。⑫事义：指用事托义。⑬鲜(xiǎn)：少。⑭师：从，按照。成心：意犹本性学养，指上文的才、气、学、习。⑮总：总括。涂：同“途”。⑯数：此指文章的风格类型。穷：尽。体：风格。⑰熔式：熔铸，取法。经诰：指经典。⑱方轨：并驾，两车并行。⑲复：深隐。曲：曲折。⑳经理：指研治。玄宗：玄学。㉑核：审核。㉒毫厘：喻精确细微。㉓切理：切合于理。厌心：心里满足。㉔醲：酒味浓烈，喻丰富。㉕炜烨：光彩鲜明。枝派：像树的枝条，河的分流，喻条理头绪繁密。㉖裁：断，判断。㉗卓：卓越。烁：光采。㉘摈：排斥。竞：追求。㉙危侧：险僻。诡：怪异。㉚植：志，指思想内容。㉛缥缈：指轻浮不实。附俗：媚俗。㉜舛(chuǎn)：不合。㉝乖：违背。㉞苑囿：范围。

【译文】

内心有情感活动就形成语言，道理阐发出来就表现为文章，这是情理由隐

到显、由内在到外现的过程。然而才能有平庸和杰出,气质有刚强和柔弱,学问有浅薄和深厚,习尚有雅正和淫靡,这些都是由先天的情性所铸造、后天的薰陶所形成的,因此,在作家笔下,在文学园里,作品千殊万别,如流云之变幻无穷,似波涛之翻滚不定。所以文辞情理的或平庸或杰出,不可能与人的才能不相一致;风格趣味的或刚强或柔婉,怎么会与人的气质不相关连?用事托义的或肤浅或高深,从未听说与其学问无涉;体式的或雅正或淫靡,很少与其习尚相反。各人顺从自己的本性学养来写作,作品风格就如人的面貌各不相同。如果总括所有的风格趋向,那么可全部归纳为八种类型:一是典雅,二是远奥,三是精约,四是显附,五是繁缛,六是壮丽,七是新奇,八是轻靡。典雅的,取法于经典,是步武儒家的;远奥的,文采深隐曲折,是研治玄学的;精约的,文字审核,辞句简约,剖析精细入微;显附的,文辞直率,意义畅达,切合于理,令人满意;繁缛的,比喻广博文采浓重,光彩鲜明,铺展繁密;壮丽的,议论高超,论断宏大,文采鲜明而突出;新奇的,舍古趋新,旨趣险僻而怪异;轻靡的,文辞浮华,内容空虚,轻浮不实而迎合世俗。所以典雅和新奇相反,远奥和显附不同,繁缛和精约相异,壮丽与轻靡有别,文章的不同风貌,都在这个范围里了。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①,肇自血气^②。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③,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④,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⑤,故理侈而辞溢^⑥;子云沈寂^⑦,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⑧,故趣昭而事博^⑨;孟坚雅懿^⑩,故裁密而思靡^⑪;平子淹通^⑫,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竞^⑬,故颖出而才果^⑭;公幹气褊^⑮,故言壮而情骇^⑯;嗣宗傲倪^⑰,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⑱,故兴高而采烈^⑲;安仁轻敏^⑳,故锋发而韵流^㉑;士衡矜重^㉒,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㉓,才气之大略哉^㉔!

【注释】

- ①居中:蕴含在内。 ②肇:始。血气:指先天的气质性情。 ③吐纳英华:文采的吸纳、表露。 ④贾生:贾谊,西汉作家。俊:才智过人。发:意气风发。 ⑤长卿:西汉作家司马相如的字。诞:放荡。 ⑥侈:夸大。 ⑦子云:西汉作家扬雄的字。沈寂:沉静。沈,同“沉”。 ⑧子政:西汉作家刘向的字。简易:性情坦率平易,不讲究礼节。 ⑨昭:明白。 ⑩孟坚:东汉作家班固的字。懿:深。 ⑪裁:断,论断。靡:细密。 ⑫平子:东汉作家张衡的字。淹:广博。通:通达。 ⑬仲宣:三国魏作家王粲的字。躁竞:急于与人争

名利、比高下。⑭颖出:露出锋芒。颖,锥子的尖锋。果:决断。⑮公幹:三国魏作家刘桢的字。气褊:性情狭隘。⑯骇:惊人。⑰嗣宗:三国魏作家阮籍的字。傲倪:即倜傥,不受拘束。⑱叔夜:三国魏作家嵇康的字。侠:豪侠。⑲兴:情致。采:指文辞。⑳安仁:西晋作家潘岳的字。轻:轻浮。㉑锋发:辞锋显露。韵流:音韵流畅。㉒士衡:西晋作家陆机的字。矜重:庄重。㉓恒资:不变的资质。恒,常。资,资质。㉔大略:大致情形。

【译文】

至于八种风格的屡屡变化,要靠学问才能做到。作者内含的才干,来自先天的气质禀赋。气质充实情志,情志决定语言,文采的吸纳和表现,无不和作者的情性有关。贾谊才智过人、意气风发,所以文辞洁净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狂傲夸诞,所以情理夸张而辞采扬厉;扬雄性情沉静,所以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刘向坦率平易,所以意趣明白而事例广博;班固典雅精深,所以论断精密而思虑细致;张衡博学通达,所以考虑周详而文藻绵密;王粲争强好胜,所以锋芒毕露而才气果断;刘桢性情狭隘,所以言辞壮烈而情思惊人;阮籍洒脱不拘,所以风格超逸而情调悠远;嵇康俊伟豪侠,所以情致高超而辞采峻烈;潘岳轻浮敏捷,所以辞锋显露而音韵流畅;陆机矜持庄重,所以文情繁富而辞义含蓄。由此类推,外在的文辞风格和内在的性情气质必然相符,这难道不是天生的一定资质和才气影响风格的大致情形吗!

夫才有天资^①,学慎始习。斫梓染丝^②,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③,必先雅制^④。沿根讨叶^⑤,思转自圆^⑥。八体虽殊,会通合数^⑦,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⑧。故宜摹体以定习^⑨,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⑩,用此道也。

【注释】

①天资:天生的资质。②斫梓(zhuó zǐ):砍削梓木,指制作器物。斫,砍、削。梓,一种树木。③雕琢:指写作。④雅制:雅正的体制。⑤讨:寻究。⑥圆:圆满妥贴。⑦会通:融会贯通。数:法则。⑧“得其”二句:说掌握了融会贯通的法则,就如车轮有了轴心,辐条自然能聚合起来那样,八种风格也就能融会贯通。环中:指轴心。辐辏:车辐凑集于毂(车轮中心的圆木)上。辐,辐条,车轮上凑集于中心毂上的直木。⑨摹体:模仿某种体制风格。定习: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⑩司南:指南。

【译文】

才能出于天赋的资质,但学习在开始时就要慎重,就如制木器或染丝绸,功效

在初时就已显示;等到器物制成、颜色染好,再要改变就困难了。所以儿童学习写作,一定要从雅正的体制开始。顺着根本寻究到枝叶,这样思路的转换自然能够圆满妥贴。八种风格虽然不同,而自有法则贯通其间,就像车轮之有轴心,辐条自能聚合起来。所以应该模仿某一体制风格以确定创作的方向,根据自己的性情来锻炼写作才干。为文写作的指南,指出的就是这条道路。

赞曰:才性异区^①,文体繁诡^②。辞为肌肤^③,志实骨髓^④。雅丽黼黻^⑤,淫巧朱紫^⑥。习亦凝真^⑦,功沿渐靡^⑧。

【注释】

①异区:不同。 ②文体:文章风格。体,风格。繁:繁多。诡:变化。
③肌肤:比喻外表。 ④骨髓:比喻内涵。 ⑤黼黻(fǔ fú):礼服上绣的花纹。 ⑥淫:过度。朱紫:指正色被间色搞乱。朱,正色。紫,间色。 ⑦凝:成。真:指良好的文风。 ⑧渐靡:逐渐地受影响。

【译文】

总之,人的才能性情各不相同,文章的风格也变化多端。文辞是它的肌肤,情志是它的骨髓。雅正而又华丽的,犹如礼服上的绣饰;过度奇巧的则像间色搞乱了正色。后天的学习也能形成良好的文风,但要逐渐地受薰陶感染才见功效。

风骨第二十八

【题解】

本篇论述文章应有风骨。全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论风骨的涵义和作用。指出风的特点是清、显，即文风鲜明爽朗。它是作者意气骏爽的表现。骨的特点是运用端直、精要的语言，指作品文辞刚健精练，它是作品语言的骨干。指出风骨优良的作品，文风鲜明生动，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即“化感”）。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文风清明爽朗，故汉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概，是为风清；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刻意模仿《尚书》质朴的辞语，笔力刚健精要，群才为之搁笔，是为骨峻。末后强调不要追求繁富的辞采，因为这会伤害风骨。文辞繁富艳丽，不但缺乏刚健精要的文骨，也影响到文风的鲜明爽朗。（风与骨这两个名词关系密切，所以被人们合在一起当作一个概念来使用。）第二段先是说明风骨（主要指风）和气的密切关系，举曹丕、刘桢的议论，认为作家稟具了不同的气质，就表现为文章的不同气貌或风貌。接着认为，作文应气骨（即风骨）与文采兼备，犹如凤凰那样，既有能高翔的骨力，又有文采美丽的毛羽。第三段论锻炼风骨的途径方法。指出应首先取法经书，旁及子书、史书，从旧规中获得风骨，然后再运用新意奇辞，这样才能使文章“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风骨与《体性》篇中提出的典雅、远奥等概念，《定势》篇中提出的典雅、清丽等概念，虽然同属风格范畴，但性质有些不同。典雅、清丽等是指某一作家或某种文体的风格特征，而风骨则是对于许多作家和文体提出的普遍性要求。本篇强调文章要有明朗刚健的优良文风，是针对南朝文风的弊端而发。刘勰认为，南朝许多诗赋和各类骈文，主要沿着楚辞、汉赋的路子，片面追求华辞丽藻，即《宗经》篇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因而大力提倡风骨，主张应注意向具有风骨的经、子、史书取法学习，树立文章的骨干，以挽救时弊。在提倡风骨时，也要求兼顾文采，这与《辨骚》篇提出的奇正兼顾、华实并重的宗旨是相通的。

东晋、南朝，先是人物品评中较多运用风骨这一概念，稍后影响及于书画评论

和文学评论。在刘勰之前,少数文学评论中已出现风骨论,但比较零碎,本篇首次对文学风骨论进行较系统的理论概括,成为《文心雕龙》全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代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诗》总六义^①,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②,志气之符契也^③。是以怊怅述情^④,必始于风;沈吟铺辞^⑤,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⑥;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⑦,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⑧,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⑨,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⑩,务盈守气^⑪,刚健既实,辉光乃新^⑫。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⑬,析辞必精^⑭;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⑮,结响凝而不滞^⑯,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⑰,繁杂失统^⑱,则无骨之征也^⑲;思不环周^⑳,索莫乏气^㉑,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㉒,思摹经典^㉓,群才韬笔^㉔,乃其骨髓峻也^㉕;相如赋仙^㉖,气号凌云^㉗,蔚为辞宗^㉘,乃其风力遒也^㉙。能鉴斯要^㉚,可以定文^㉛,兹术或违^㉜,无务繁采。

【注释】

①《诗》:《诗经》。六义:《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②化感:指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③志气之符契:指与作者情志气质相合。符契:信约,凭证。 ④怊怅(chāo chàng):惆怅,失意的样子,此泛指情感活动。 ⑤沈吟:低声吟咏,反复思考。沈,同“沉”。 ⑥体:躯体。骸:骨骼。 ⑦结言:遣词造句。端直:正直挺拔。 ⑧骏爽:骏发爽朗。 ⑨丰:丰富。藻:辞藻。克:能。赡:富足。 ⑩缀虑:构思。缀,连缀。裁篇:创作作品。裁,裁制。 ⑪盈:充满。 ⑫辉光乃新:光彩焕发,鲜明生动。 ⑬练:熟悉,指长于。 ⑭析辞:遣词造语。析,分解,运用。精:精要。 ⑮捶字:锻炼词语。 ⑯结响:形成文辞声调。凝:凝重。滞:板滞。 ⑰瘠义:内容贫乏。肥辞:辞藻过度。 ⑱统:统绪。 ⑲征:征象。 ⑳环周:饱满通畅。 ㉑索莫:枯寂无生气的样子。 ㉒潘勖锡魏:指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潘勖:汉末作家。锡:赐。此指九锡,帝王赐给有特殊功勋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魏:指魏公曹操。 ㉓思摹经典:指潘勖此文构思摹仿经典,主要是《尚书》。 ㉔群才:指当时其他文人。韬:藏。 ㉕骨髓:骨力。峻:高。此谓刚健。 ㉖相如赋仙:指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司马相如:西汉作家。 ㉗气号凌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大人

赋》述游仙之事，赋成奏上，汉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⑳蔚：文采繁盛。辞宗：辞赋宗师。㉑风力：风骨。道：刚劲。㉒鉴：明察，洞晓。要：要领。㉓定文：意谓使文章写得完善。㉔兹术或违：意谓这一方法不能违背。

【译文】

《诗经》总共有“六义”，风列于首位，它是作品艺术感染力的根源，作者情志气质的外在表现。所以作者表述情志，必定首先注意作品的风貌；推敲作品的文辞，没有比注意骨力更为重要的了。因此，文辞的需要骨力，犹如人体的需要骨骼；情志所包含的感染力，就像形体蕴有生气。遣词造句正直挺拔，文章的骨力就形成了；意气骏发爽朗，文章的风貌就清朗了。如果辞藻丰富，却没有爽朗刚健的风骨，那么文采也不会鲜明，声调也不会响亮。所以运思谋篇，务必使意气饱满，刚健之气充盈，文采才能鲜明生动。风骨为文章所用，就如远飞大鸟之扇动双翼。因此注重文章骨力的，用词造语必然精要；讲求文章风貌的，表述情志必然显豁。锻炼文字坚实而不轻浮，文辞声调凝重而不板滞，这得力于文章之有风骨。如果内容贫瘠而辞藻堆砌，繁复冗杂而失去统绪，那是无骨的征象了；思想感情不饱满通畅，文章枯寂缺少生气，那是无风的证明了。从前潘勖作《册魏公九锡文》，运思摹仿经典用语，使当时的才子们搁笔，这是因为潘文骨力刚健的缘故；司马相如作《大人赋》，被称为有凌云之气，文采茂盛而成为辞赋的宗师，这是因为风貌道劲的缘故。能够明察这一要领，就能使文章写得完善，这种方法不能违背，创作不应追求文采的繁复。

故魏文称^①：“文以气为主^②，气之清浊有体^③，不可力强而致^④。”故其论孔融^⑤，则云“体气高妙”^⑥；论徐幹^⑦，则云“时有齐气”^⑧；论刘桢^⑨，则云“有逸气”^⑩。公幹亦云^⑪：“孔氏卓卓^⑫，信含异气^⑬，笔墨之性^⑭，殆不可胜^⑮。”并重气之旨也。夫翠翟备色^⑯，而翮翥百步^⑰，肌丰而力沉也^⑱；鹰隼乏采^⑲，而翰飞戾天^⑳，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㉑；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㉒。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㉓。

【注释】

①魏文：魏文帝曹丕。下引曹丕语，出自其《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
②气：指作者的气质，表现在作品中则是风貌、风格。③清浊有体：指气有偏清偏浊之分。清气，指清明阳刚之气；浊气，指重浊阴柔之气。④强（qiǎng）：

勉强。⑤孔融：汉末作家。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说的“七子”之一。⑥体气：作者的气质和作品的风貌。⑦徐幹：汉末作家。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七子”之一。⑧齐气：齐地人的性格特征，指舒缓的气质和文风。⑨刘桢：汉末作家，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七子”之一。⑩逸气：俊逸奔放之气。语出曹丕《与吴质书》“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⑪公幹：刘桢的字。刘桢论孔融语的出处已无考。⑫孔氏：指孔融。卓卓：高超。⑬信：确实。异气：特异的气质、风貌。⑭笔墨之性：作品表现出来的个性。⑮殆不可胜：几乎无人能比。殆，几乎。⑯翬(huī)：五彩的野鸡。翟(dí)：长尾的野鸡。备色：色彩丰富。⑰翻翥(xuān zhù)：小飞。⑱沉：意为弱而不能高飞。⑲隼(sǔn)：一种猛禽。⑳翰：高飞。戾(lì)：到。㉑鹯(zhì)：一种猛禽。翰林：犹文坛。翰，笔。㉒雉：野鸡。文囿：文苑。囿，园林。㉓文笔：即文章。凤：凤凰。

【译文】

所以魏文帝曹丕称：“文章的风貌以作者的气质为主，气质的清浊各有其体，不可勉强用力而得。”因此，他评论孔融，就说“气质风貌高超美妙”；评论徐幹，就说“时常有齐地的舒缓气质”，评论刘桢，就说“有俊逸奔放的气质风貌”。刘桢也说：“孔融高超，确实具有特异的气质风貌。作品表现出来的个性，几乎无人能及。”这都是看重气质风貌的意思。野鸡色彩丰富，但飞起来不出百步，那是因为肌肉过于丰满而力量不够；鹰隼缺乏色彩，但能高飞直达云天，那是因为骨力劲健而气势威猛。文章才力，也与此相似。如果有风骨而缺乏文采，好比鹰隼集聚于文坛；如果有文采而缺乏风骨，又如野鸡窜伏于文苑。只有文采光耀而又能高飞翱翔，那才是文章中的凤凰。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①，翔集子史之术^②，洞晓情变^③，曲昭文体^④，然后能葺甲新意^⑤，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黷^⑥。若骨采未圆^⑦，风辞未练^⑧，而跨略旧规^⑨，驰骛新作^⑩，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⑪！《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⑫盖防文滥也^⑬。然文术多门^⑭，各适所好，明者弗授^⑮，学者弗师^⑯，于是习华随侈^⑰，流遁忘反^⑱。若能确乎正式^⑲，使文明以健^⑳，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㉑。能研诸虑^㉒，何远之有哉^㉓！

【注释】

①熔铸：取法学习之意。②翔集：飞翔、停留，此有参考学习之意。子：子

书。史：史书。术：方法。③情变：情势演变。④曲：详尽。昭：明了。体：指各体文章的体制和规格要求。⑤莛（fú）甲：萌芽，产生。⑥黜（dù）：滥。⑦圆：圆满。⑧练：精练。⑨跨略：超越忽略，此指违背，不遵守。旧规：指各体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即上文“昭体”之“体”。⑩驰骛：追逐。⑪“岂空结”二句：谓光使用新奇的字句是一种错误，岂能成为常道。纰缪：错误。经：常，正常。⑫“《周书》”三句：语出《尚书·毕命》，谓文辞要精要，不应只是追求奇异。⑬滥：意谓浮而不实。⑭门：途径。⑮明者：指深明文术者。授：传授。⑯师：从师。⑰华、侈：浮华侈靡。⑱流通忘反：指随波逐流，不知回归正道。⑲确：确立。正式：正规的法式。⑳明以健：鲜明而刚健。以，而。㉑篇体：指整篇的体制风格。光华：光彩焕发。㉒诸虑：指上述各种道理。㉓何远之有：意谓离掌握写作之道不远了。

【译文】

至于取法学习经书的规范，参考吸收子书史籍的写作方法，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详尽地明了各体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然后才能萌生新颖的构思，修饰奇妙的文辞。明了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就能构思新颖而不杂乱，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就能文辞奇妙而不浮滥。如果风骨未能具备，辞采不够精练，却想违弃旧有的规范，追求新奇的创作方法，即使获得了巧妙的用意，但导致的失败也多。难道只是使用奇异的字句，就能将这种错误倾向变为正道吗？《尚书·毕命》中说：“文辞要精要，不应只是追求奇异。”这是防止文章写得浮而不实。然而文章写作途径很多，作者各据所好加以选择，深明写作之道的人未能传授他人，学习写作的人又没能师从懂写作之道的人。于是习尚浮华，追随侈靡，随波逐流而不知回返正道。如果能确定正规的法式，使文风鲜明而刚健，那么就能风貌清明、骨力劲健，整篇作品光彩焕发。能细心研究上述这些要求，那么离掌握写作之道也就不远了。

赞曰：情与气偕^①，辞共体并^②。文明以健，珪璋乃聘^③。蔚彼风力^④，严此骨鲠^⑤。才锋峻立^⑥，符采克炳^⑦。

【注释】

①偕：偕同。②体：即上文“昭体”之“体”，指文章的体制和规格要求。并：一起，和上句“偕”同义。③珪璋乃聘：《礼记·聘义》“圭璋特达”，《正义》：“行聘之时，唯执圭璋特得通达。”谓聘问时持圭璋才能通达。珪璋：即圭璋，古代珍贵的玉制礼器。聘：聘问。④蔚：文采丰富，这里指富有风力。风力：

通变第二十九

【题解】

本篇论述作文须有变化创新。通变一语源于《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指作文须掌握变化、通畅不停滞的道理，方能持久。

全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指出，文章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常之体，指诗、赋、书、记等各种体裁和它们特定的体制和规格要求。刘勰认为，这些文章体裁及其写作规格要求是具有恒久性的，必须以古人之文为法。《文心雕龙》中《明诗》至《书记》二十篇的“敷理以举统”部分，着重论各种文体的体制和规格要求，并称之为“大体”，就是要求人们注意遵守此类规格要求。另一方面是文辞气力（气力即气骨、风骨），指文辞运用的华美和质朴刚健情况，这是没有规定程式的，应当随时变化创新。本书下面自《情采》至《指瑕》十一篇，着重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二段先是评论历代文风。指出后代文人虽注意取法前代，但文风总是逐步趋向华美。大体说来，商周以前之文偏于质朴，商周以后之文偏于艳丽新奇，而商周之文（指主要产生于商周时代的“五经”），则既美丽又雅正，最具有规范性。商周以后之文，因流于侈艳讹新，因而缺乏爽朗刚健的风骨。他批评当时文人作文，注意学习刘宋文章而忽略汉代篇章，这里汉代篇章，主要指刘向、扬雄等作家所作的风格比较质朴刚健的散文，而不是指那些艳丽的辞赋。在总结历代文风变化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刘勰提出必须矫正魏晋以迄刘宋浅绮讹新的文风，取法经典，使作品不偏于质或文，兼有雅正、新奇（过于新奇则流于俗）的风貌，这就是懂得通变了。这种观点，也就是《风骨》篇提出的风骨要与文采相结合的看法。强调质文兼备，奇正结合，宗法经典，随时通变，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本思想。

第三段列举汉代枚乘等五位名家的辞赋例句，在夸张声貌方面，用意相沿袭，但辞句有变化，用以说明文辞气力方面的通变。第四段说写作文章，首先要抓大体纲领，即各体文章的体制和基本规格（即《明诗》以下二十篇所谓“敷理以举统”），然后再根据表现情志的需要来敷设文采。即先要抓有常之体，再注意无方

之数,内容和第一段互相呼应。

夫设文之体有常^①,变文之数无方^②,何以明其然耶^③?凡诗、赋、书、记^④,名理相因^⑤,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⑥,通变则久^⑦,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⑧;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⑨。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⑩,足疲者辍途^⑪,非文理之数尽^⑫,乃通变之术疏耳^⑬。故论文之方^⑭,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⑮,臭味晞阳而异品矣^⑯。

【注释】

①体:指各种文体及其体制规格要求。常:恒久不变。 ②数:方法。无方:无一定的程式。 ③然:这样,如此。 ④诗、赋、书、记:概指从诗赋至书记的各种文体。 ⑤名:指各体文章的名目。理:写作之理。相因:指后人因袭继承前人在名与理方面形成的定规。 ⑥气力:即气骨、风骨。 ⑦通变则久:语本《易传·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思是说作文须掌握变化、通畅不停滞的方法,这样才能持久。 ⑧资:凭借,依靠。故实:指前人作品在体制规格要求方面形成的定规。 ⑨酌:参酌。新声:当代的新变之作。 ⑩绠(gěng):汲水用的水桶上的绳子,喻通变的方法。衔渴:口渴。 ⑪辍途:中途停下。辍,停下。 ⑫文理之数尽:写作的方法已经用尽。 ⑬疏:不熟练。 ⑭方:方法。 ⑮丽:附着。 ⑯臭(xiù)味:气味,谓同类。晞(xī):晒。

【译文】

文章体裁及其基本体制规格要求是不变的,而文辞风格变化的方法却是没有定规的,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凡诗、赋、书、记等各体文章,在名目和写作之理方面,后人对前人的作品都有因袭继承,这就是不变的体制规格要求;文章的辞采气骨,则必须变化通达才有持久的生命力,这就是没有定规的作文变化之道。文体的名目及其写作之理是不变的,因此体制规格要求必须取法前人的模式;而文辞风格的变化则无一定程式,因此通变方法一定要参酌当代的新作。这样创作才能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汲取永不枯竭的源泉。然而汲水者因为水桶绳短汲取不到水而口渴,行路者因为足力疲软行不了远路而中途停顿,不是创作的方法已经穷尽,而是对通变的方法不够精熟。所以论作文的方法,可以比之于草木,根干附着于泥土是共性,但同类植物因吸收阳光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

是以九代咏歌^①，志合文则^②。黄歌“断竹”^③，质之至也^④。唐歌“在昔”^⑤，则广于黄世^⑥；虞歌《卿云》^⑦，则文于唐时^⑧。夏歌“雕墙”^⑨，缛于虞代^⑩；商周篇什^⑪，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⑫。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⑬；汉之赋颂，影写楚世^⑭；魏之篇制，顾慕汉风^⑮；晋之辞章，瞻望魏采^⑯。榘而论之^⑰，则黄、唐淳而质^⑱，虞、夏质而辨^⑲，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⑳，魏、晋浅而绮^㉑，宋初讹而新^㉒。从质及讹，弥近弥淡^㉓。何则？竞今疏古^㉔，风末气衰也^㉕。今才颖之士^㉖，刻意学文，多略汉篇^㉗，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㉘，然近附而远疏矣^㉙。夫青生于蓝^㉚，绛生于蒨^㉛，虽逾本色，不能复化^㉜。桓君山云^㉝：“予见新进丽文^㉞，美而无采^㉟，及见刘、扬言辞^㊱，常辄有得^㊲。”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㊳，必归蓝蒨；矫讹翻浅^㊴，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㊵，而櫟括乎雅俗之际^㊶，可与言通变矣。

【注释】

- ①九代：指下文所举的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包括楚）、汉、魏、晋（包括宋初）。②则：法则。③黄：黄帝。“断竹”：指传说中黄帝时歌谣《弹歌》，其词载于《吴越春秋》卷五：“断竹，续竹，飞土，逐肉。”④质：质朴。至：至极。⑤唐：唐尧。“在昔”：不详，可能是传说中唐尧时的歌谣。⑥广：丰富。⑦虞：虞舜。《卿云》：指《卿云歌》，《尚书大传》卷一说是虞舜所歌，其词为：“卿云烂兮，糺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此歌实为伪作。⑧文：有文采。⑨“雕墙”：指《五子之歌》，歌词见于《尚书·五子之歌》：“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歌亦为伪作。⑩缛：文采繁盛。⑪篇什：诗歌作品，指《雅》、《颂》一类作品。什，《诗经》中的《雅》、《颂》十篇为一什。⑫揆（kuí）：道理。⑬矩式：以为规矩法式。⑭影写：模仿。⑮顾慕：仰慕效法。⑯瞻望：意同“顾慕”。⑰榘（què）：扬榘，大略。⑱淳：淳厚。⑲辨：明。⑳侈：铺张。㉑绮：绮靡。㉒讹：指违背雅正、追求新奇。㉓弥：更。淡：乏味。㉔竞今疏古：竞相趋新，忽略学古。㉕风末气衰：谓风力气势趋于衰微。即缺少风骨。㉖颖：突出。㉗略：忽略。㉘备：全面，完备。㉙附：接近。㉚蓝：蓝草，可作青色染料。㉛绛：赤色。蒨（qiàn）：茜草，可作赤色染料。㉜“虽逾”二句：说青色来自蓝草，绛色来自茜草，色彩虽然超过了原来的草色，但从中再也无法变化了，比喻“讹而新”的作品虽然绮丽新奇，但却乏味无所得。㉝桓君山：东汉作家桓谭的字。以下四句原文已无考。㉞予：我。新进：新进

作者。⑳采:取,吸收。㉑刘:刘向,西汉学者。扬:扬雄,西汉学者。㉒辄:总。㉓练:煮丝使白,此处意为染色。濯(zhuó):洗,也指染色。㉔矫:纠正。翻:反,也是纠正之意。㉕质:质朴。文:文采。㉖櫟(yǐn)括:矫正曲木的工具,此指矫正偏差使之适当。

【译文】

因此,以往九个朝代的歌咏,情志的表达都合于创作的法则。黄帝时的“断竹”之歌,质朴至极。唐尧时的“在昔”之歌,比黄帝时有发展;虞舜时唱的《卿云歌》,又比唐尧时有文采。夏朝的“雕墙”之歌,文采盛于虞舜时代;商朝周朝的诗篇,又比夏朝华丽。至于就叙写情志、讲述时事而言,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到楚国的骚体,以周朝作品为规矩法式;汉代的赋颂,模仿楚国的作品;魏代的篇章,仰慕效法汉代的作品;晋代的创作,取法追随魏代的文采。大致说来,黄帝和唐尧时的作品淳厚而质朴,虞舜和夏朝的作品质朴而明析,商朝和周朝作品华丽而典雅,楚国和汉朝作品铺张而艳丽,魏晋时代的作品浅近而绮靡,宋初的作品新奇而不正。从质朴到新奇不正,时代越近越乏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竞相趋新而忽略了学习古人,致使文章的风力气势趋于衰微。如今才华出众的文士,用心学习写作,但多数忽略汉代作品,而学习宋人的文集。虽然古今作品都阅读,但偏向于学习近代作品而疏远了古代作品。青色从蓝草中提炼出来,赤色从茜草中提炼出来,虽然颜色胜过了原来的草色,但再也不能有所变化了。桓谭说:“我看新进的华丽作品,华美但无所取,等到看了刘向、扬雄的文章,往往总有得益。”这就是上述道理的证明。所以染青色、赤色,必定取自蓝草、茜草;纠正错误浅薄的倾向,还是要宗法经书。这样在质朴和文采之间斟酌得当,在雅与俗之间求得合适,就可以谈论通变问题了。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①。自兹厥后^②,循环相因^③;虽轩翥出轍^④,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⑤:“通望兮东海^⑥,虹洞兮苍天^⑦。”相如《上林》云^⑧:“视之无端^⑨,察之无涯^⑩;日出东沼^⑪,入乎西陂^⑫。”马融《广成》云^⑬:“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⑭,月朔西陂^⑮。”扬雄《校猎》云^⑯:“出入日月,天与地杳^⑰。”张衡《西京》云^⑱:“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濛汜^⑲。”此并广寓极状^⑳,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㉑,参伍因革^㉒,通变之数也。

【注释】

①极:极致。②厥:其。③因:因袭。④轩翥(zhù):高飞。轍:

车轮痕迹,喻范围。⑤枚乘:西汉作家。⑥通:一直。⑦虹洞:广大深远。⑧相如:司马相如。西汉作家。《上林》:《上林赋》。⑨端:头。⑩涯:边际。⑪沼:水池。⑫陂(bēi):山坡。⑬马融:东汉作家。《广成》:《广成颂》。⑭大明:太阳。⑮朔:生。⑯扬雄:西汉作家。《校猎》:指《羽猎赋》。⑰杳:深远。⑱张衡:东汉作家。《西京》:《西京赋》。⑲扶桑:神话中太阳升起处的神树。濛汜(sì):日落处。⑳寓:寓目。状:描摹。㉑循:沿袭。㉒参(sān)伍:错综比验。参,同“叁(三)”。因革:因袭变化。

【译文】

夸张地描摹事物的声音形貌,在汉初已达到极致。自此以后,作家们互相往还因袭;虽然想高飞越出旧的范围,但最终仍落入前人的牢笼。枚乘的《七发》说:“遥望东海,广阔深远与苍天相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说:“看不到头,望不见边;太阳从东边的水池升起,又落到西边的山坡下。”马融的《广成颂》说:“天地广阔深远,确实无边无际;太阳从东边升起,月亮在西边的山坡上出现。”扬雄的《羽猎赋》说:“日月在此升起落下,天地杳然深远。”张衡的《西京赋》说:“日月在这里升起落下,就像在扶桑和濛汜。”这些都以开阔的视野,极尽描摹之能事,但五家手法如出一辙。诸如此类的例子,无不互相沿袭,因袭继承和革新变化交错运用,这就是通变的方法。

是以规略文统^①,宜宏大体^②。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③;然后拓衢路^④,置关键^⑤,长辔远馭^⑥,从容按节^⑦。凭情以会通^⑧,负气以适变^⑨;采如宛虹之奋鬣^⑩,光若长离之振翼^⑪,乃颖脱之文矣^⑫。若乃齷齪于偏解^⑬,矜激乎一致^⑭,此庭间之回骤^⑮,岂万里之逸步哉^⑯!

【注释】

①规略:规划,谋划。统:纲领。②大体:体制。③总:概括。纲纪:大纲。摄契:抓住要点。④衢路:大路。⑤置:设置,即安排之意。⑥辔(pèi):缰绳。馭:驾驭。⑦节:一定的节度。⑧凭:根据。会通:与下句“适变”同义,均为“通变”之意。⑨气:与上句“情”同义,志气、情志之意。⑩宛:弯曲。奋鬣(qí):比喻彩虹像鱼的背鳍高高拱起。奋,奋起。鬣,鱼脊之形。⑪长离:朱鸟,二十八星宿中南方七宿的总称。⑫颖脱:锥子尖端从袋中脱出,喻杰出。⑬齷齪(wò chuò):局促。⑭矜:骄傲。激:偏激。一致:一得。⑮骤:跑马。⑯逸:快。

【译文】

所以谋划文章的纲领,应该从体制着眼。先要广泛浏览,精心研读,概括大纲、抓住要点;然后拓展写作的道路,安排好作品的关键,就像手执长缰绳驾马远行,从容地按照节度前进。根据情志表达的需要,来对文辞进行通变运用;文采如曲虹高拱,光芒似朱鸟振翅,这才是杰出的作品呢。假如局促于偏颇的见解,骄傲偏激于一得之见,这是在庭院中来回跑马,哪里是在万里之途上奔驰啊!

赞曰:文律运周^①,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②,乘机无怯。望今制奇^③,参古定法^④。

【注释】

①文律:文章规律。运周:运转不停。 ②果:果断。 ③制奇:指创作上的变化、创新。 ④参:参酌。定法:确定采用的方法。

【译文】

总之,文章的规律运转不息,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只有求变才能持久,贯通才能不竭。适应时势一定要果断,利用机会不必胆怯。观察当今作品以变化创新,参酌古例来确定写作的法式。

定势第三十

【题解】

本篇论述文章体裁与风格的关系。势,态势、姿态,此处指作品的风貌或风格。《体性》篇研讨作家个性和文章风格的关系,属于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本篇所论,则属于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

本篇可分四段。第一段说明,作者依据所要表现的思想情感选择体裁,再依据体裁确定态势。各种文体,犹如弩机所发的矢,曲涧的湍流,圆规、方矩画出的圆形和方形,自然产生了直、回、转、安等各种态势,以此说明体裁和风格的密切关系。第二段先是指出,一个通透文章之道的作者,应当能够驾驭多种态势,奇正刚柔,随机应变;如果执着于某一风格而排斥其他,就昧于兼通之理。但是在一篇作品中,必须保持风格的一致性,雅郑杂糅是不好的。这里比较合理地处理了风格多样性与一致性的关系。后面归纳章、表、奏、议等二十来种文体,分为六类,指出它们各自的基本风格特征。过去曹丕《典论·论文》,提到八种文体(概括为四类)的风格特征,陆机《文赋》则提到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本篇所论,较之前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本书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的“敷理以举统”部分,对各种文体的体制风格,分别有更为具体的解说,读者可以参看。

第三段列举前人有关文势的意见,并有所评论。先是引桓谭、曹植的言论,说明由于爱好习尚的不同,各人对文章的态势有所偏爱。次引刘楨之论,认为文势有刚有柔,不必强调“壮言慷慨”。末引陆云之说,肯定他先迷而后能从善。第四段对近代(指刘宋与南齐前期)作者追求奇诡的文风提出批评。讹势是指一种逐奇失正的不良风格,与《通变》所谓“宋初讹而新”意思相通。刘勰认为,讹势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是颠倒词句。按鲍照《石帆铭》,“君子彼想”,正言当是“想彼君子”。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正言当是“孤臣坠涕,孽子危心”。又《别赋》,“心折骨惊”,正言应为“骨折心惊”。大概这种颠倒词句的手法,在当时比较流行,故本篇特为提出来加以批评。刘勰强调作文应“执正驭奇”,反对“逐

奇失正”，这一观点与《辨骚》的“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提法息息相通，它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观点。

夫情致异区^①，文变殊术^②，莫不因情立体^③，即体成势也^④。势者，乘利而为制也^⑤。如机发矢直^⑥，涧曲湍回^⑦，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⑧，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⑨，其势也自安^⑩，文章体势^⑪，如斯而已。是以模经为式者^⑫，自入典雅之懿^⑬；效《骚》命篇者^⑭，必归艳逸之华^⑮；综意浅切者^⑯，类乏酝藉^⑰；断辞辨约者^⑱，率乖繁缛^⑲。譬激水不漪^⑳，槁木无阴^㉑，自然之势也。

【注释】

①情致：情趣。区：种，类。②文变：创作的变化。术：方式。③体：体裁，文体。④势：态势、姿态，此指由体裁所决定的作品风格。⑤乘利而为制：顺其便利而形成。制，裁制。⑥机：弩机，靠机械来发射的弩。矢：箭。⑦涧：山间的水流。湍（tuān）：急流。⑧规：圆规，指圆形。⑨矩：画方形的器具，指方形。⑩安：安稳。⑪体势：体裁及其风格。⑫模：模仿。式：法式。⑬懿：美好。⑭效：效法。《骚》：《离骚》，此指楚辞。⑮艳：艳丽。逸：出众。⑯综意：命意。浅切：浅显切近。⑰类：大都。酝藉：含蓄。⑱断辞：裁断辞句，指措辞。辨约：明辨简约。⑲率：通常。乖：不合于。缛：文采盛。⑳激：湍急。漪（yī）：涟漪，细小的水波。㉑槁：枯。

【译文】

作者的情趣多种多样，创作方法的变化也各不相同，但无不根据表达情意的需要确定体裁，由一定的体裁形成相应的文势。势，就是乘着便利来创作。就如弩机发出的箭是直的，山间的溪流是湍急回旋的，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圆的物体有圆的形状，它的形势自然旋转；方的物体有方的形状，它的形势自然平正安稳，文章的体裁和风格，就像这样罢了。因此模仿经书以为法式的，自然有着典正文雅的优点；效法楚辞进行创作的，必然有着艳丽出众的华采；命意浅显而切近的，大都缺乏含蓄；措辞明辨简约的，通常没有繁文缛采。好比湍急的水流不会泛起涟漪，枯死的树下没有浓密的树荫，这是很自然的态势。

是以绘事图色^①，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②，情交而雅俗异势^③。熔范所拟^④，各有司匠^⑤，虽无严郭^⑥，难得逾越。然渊乎文者^⑦，并总群势^⑧；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⑨；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

用。若爱典而恶华^⑩，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⑪。若雅郑而共篇^⑫，则总一之势离^⑬；是楚人鬻矛誉盾，两难得而俱售也^⑭。是以括囊杂体^⑮，功在铨别^⑯，宫商朱紫^⑰，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⑱；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⑲；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⑳；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㉑；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㉒；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㉓，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㉔，节文互杂^㉕，譬五色之锦^㉖，各以本采为地矣^㉗。

【注释】

- ①绘事：绘画。 ②糅：杂糅，指调配。 ③交：交会。 ④熔范：铸器的模子，喻学习的对象。 ⑤司匠：专掌各种制作的匠人，喻学习对象固有的体势。 ⑥郭(fú)：城郭，外城，喻界限。 ⑦渊：深，精通。 ⑧总：总括，统领。 ⑨兼解以俱通：都懂得并能贯通。 ⑩典：典雅。华：华丽。 ⑪“似夏人”二句：据《太平御览》卷三四七引《胡非子》：“一人曰：‘吾弓良，无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无所用弓。’羿闻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夏人：因羿为夏射官，故争弓矢者为夏人。 ⑫雅郑：即雅俗。 ⑬总一：统一。 ⑭“是楚人”二句：《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鬻(yù)：卖。售：卖出。 ⑮括囊：囊括，包罗。 ⑯铨：衡量。 ⑰宫商：五音中的宫音、商音，此指各种声音。朱紫：指各种颜色。 ⑱准的：以为标准。 ⑲羽仪：语本《易经·渐卦》：“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喻表率。 ⑳楷式：法式。 ㉑师范：学习。核：核实。要：精要。 ㉒体制：体裁规格要求。弘深：弘大精深。 ㉓循：沿着，依照。 ㉔契会相参：各种体势会合贯通。契，合。参，参错。 ㉕节：音节。文：文采。 ㉖锦：色彩绚丽的丝织物。 ㉗地：底子。

【译文】

因此绘画图绘颜色，文辞充分表现情感；颜色调配后画出犬马的不同形象，情感交会后写出的文章雅俗各异。写作上仿效模拟的对象不同，作品的风格也不同，虽然其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但也难以超越。然而深通文章写作的人，能够全面掌握各种风格；奇和正虽然相反，必定都能理解并融会贯通；刚健和柔婉虽然有别，一定会随时合地运用。如果爱好典雅而厌恶华丽，那么在全面贯通方面有偏差，就像夏朝有两人争论到底弓重要还是箭重要，却不知拿着其中之一都是

无法单独施射的。如果雅俗共同出现于一篇文章,那么统一的风格就不能形成;这就如楚人卖矛和盾时的称誉自相对立,结果两样东西都难以卖出。因此要兼长各种文体风格,功夫在于衡量辨别,就如音乐要辨宫商五音、色彩要分朱紫等色,随着文体的固有态势特点而配上相应的风格。章、表、奏、议,要以典雅为标准;赋、颂、歌、诗,要以清丽为表率;符、檄、书、移,应以明确决断为法式;史、论、序、注,应学习核实精要;箴、铭、碑、诔,体制规格在于弘大精深;连珠、七辞,应该追求巧妙艳丽;这些都是依照体裁而形成相应的文势,随着变化而获得功效的。虽说各种文体风格会合贯通,音节文采互相错杂,但好比五彩的锦缎,仍须以各自的本色为底。

桓谭称^①：“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②，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③。”陈思亦云^④：“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沈其旨者^⑤；或好离言辨句^⑥，分毫析厘者^⑦；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言势殊也。刘桢云^⑧：“文之体势，实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⑨，不可得也。”公幹所谈^⑩，颇亦兼气^⑪。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又陆云自称^⑫：“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⑬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

【注释】

①桓谭：东汉作家。以下引语已无考，可能是《新论》的佚文。 ②实核：据实审核。 ③美众多：喜爱繁富。要约：简约。 ④陈思：三国魏作家曹植，封陈王，谥思。以下引语也已无考。 ⑤深沈：即深沉。 ⑥离言辨句：意谓仔细推敲每句每字。离言，断句。辨，分辨。 ⑦分毫析厘：分析细致入微。 ⑧刘桢：三国魏作家。以下引语无考。 ⑨天下一人：意谓天下第一。 ⑩公幹：刘桢的字。 ⑪颇亦兼气：说刘桢论体势还兼有气质、气势。 ⑫陆云：西晋作家。 ⑬“往日”五句：出自陆云《与兄平原书》，原文为：“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悦泽：悦目的色泽。兄：陆云之兄陆机，西晋作家。张公：张华，西晋作家。宗：信从。

【译文】

桓谭说：“作家们各有所好，有的追求浮华而不知据实审核，有的爱好繁富而不懂得简约。”曹植也说：“世上的作者，有的喜好繁富的文采，意旨深隐不显；有

的喜好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细致入微;各人的习尚不同,所追求的也就各有差别。”这是说风格不同。刘桢说:“文章的体势,确实有强有弱,假如文辞已尽而文势有余,那就是天下第一了,但不可能达到。”刘桢所谈论的,还兼有气质气势的意思。然而文章的凭借体势,体势有刚健柔婉,不一定要豪壮的语言、慷慨的意气,才称之为有势。另外,陆云自己说:“过去论文章,先看重文辞然后才考虑情志,崇尚文势而不讲究文辞的润色。到听了张华论文,便想要信从他的话。”情志本来就比文辞更重要,文势也须润泽,陆云可说是先迷了路,后来能遵从正道了。

自近代辞人^①,率好诡巧^②,原其为体^③,讹势所变^④,厌黷旧式^⑤,故穿凿取新^⑥,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⑦,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⑧,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⑨,中辞而出外^⑩,回互不常^⑪,则新色耳。夫通衢夷坦^⑫,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⑬。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⑭,苟异者以失体成怪^⑮。旧练之才^⑯,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⑰,则文体遂弊^⑱。秉兹情术^⑲,可无思耶!

【注释】

- ①近代:指南朝宋朝和齐朝前期。 ②率:大都。诡:怪异反常。 ③原:推求。 ④讹势:错误的文风。讹,错误。 ⑤厌黷(dú):厌恶蔑视。黷,轻慢不敬。 ⑥穿凿:牵强附会。 ⑦文反“正”为“乏”:篆文中的“乏”字是“正”字反写。 ⑧效:仿效。 ⑨上字而抑下:把本该在前面的字有意放到后面。 ⑩中辞而出外:本该在中间的字却放在前面或后面。 ⑪回互:颠倒词序。不常:不按常规。 ⑫衢:大路。夷:平。 ⑬适俗:迎合时俗。 ⑭密会:构思细密而合于正理。会,合。 ⑮苟异:只求奇异。体:体制。 ⑯旧练:老练。 ⑰势:指讹势。 ⑱文体:文章体制。弊:坏。 ⑲秉:持,掌握。兹:此。情:情致。术:方法。

【译文】

从近代以来的作者,大都喜欢怪异奇巧,推求这些作品的体式,是由错误的文风所致,讨厌蔑视旧有的体式,所以牵强附会地追求新奇,细察这种错误的方法,看上去难,实际上并没有其他妙法,不过是违反常规而已。篆文中的“正”字反过来就成了“乏”字,文辞反常的表达便成了新奇。追求新奇的方法,必然颠倒正常的文句顺序,前面的字故意放到后面,中间的词有意放在句前或句后,颠倒词序不

循常规,就成了新的色彩了。大路平坦,但有许多人爱走小路,那是为了抄近道;正规的文句意思显明,但常有人爱说反常的话,那是为了迎合时俗的缘故。然而构思细密合于正理的人因用意新颖而取巧,只是追求奇异的人因失去正体而成了怪诞。老练的文章作者,能掌握正确的方法来驾驭新奇;锐意学新的人,追逐奇异而失却了正常;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回正道,那么文章体制就会被破坏。要掌握好文章的情致和方法,对此可以不加思考吗?

赞曰:形生势成^①,始末相承^②。湍回似规^③,矢激如绳^④。因利骋节^⑤,情采自凝^⑥。枉辔学步^⑦,力止寿陵^⑧。

【注释】

①形:形体,形状。势:态势,姿态。②始末相承:指形与势两者互相承接。③湍:急流。规:圆,圆规。④矢:箭。激:发。绳:墨线,指直。⑤因:随顺。骋节:按一定的节度驰骋,指写作。⑥凝:结合。⑦枉辔(pèi):不走正道。枉,曲。辔,缰绳。学步:《庄子·秋水》中说,寿陵余子去邯郸学习走路步法,结果非但没有学好,最后连自己原来的步法也忘了,只好爬着回来。⑧力:功力,指结果。寿陵:燕国城邑。

【译文】

总之,形体出现后势态也就产生了,两者始终互相关联承接。回转的急流如圆规,发出的弓箭如直线。顺着便利依照节度进行创作,情志文采自然能很好结合。如果不走正路学习新奇,那么结果只能像那个邯郸学步的寿陵人。

情采第三十一

【题解】

本篇论述作者情志和作品文采(即辞采)的关系。作者的情志表现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故本篇实际即是论述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全篇可分三段。第一段说明,自然界许多事物都有文采,文章也必然有文采。引用《孝经》、庄子、韩非的言论,证明文章自然重视藻饰绮丽。接着指出,必须遵循正道驾驭文采,认为文辞是为表现情志服务的,具有良好的情志,方能写出好作品。第二段指出在创作上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为情造文,以诗三百篇为例,作者心积忧愤,自然要把真情实感加以吟咏倾吐,其作品特点是要约而写真。另一种是为文造情,认为楚汉以来的不少辞赋作者,没有忧愤的情思,只是追求夸张的描写,其作品特点是淫丽而烦滥。接着慨叹后代作者弃风雅而师辞赋,结果表现真情的作品日益稀少,片面追求文采的作品盛行。这是刘勰针对魏晋以来他认为不良的文风而发,与《宗经》篇“楚艳汉侈,流弊不还”的批评意思相通。从《诠赋》篇可见刘勰对汉代以来的辞赋也是有所肯定的;这里对辞赋的严厉批评,主要是为了要矫正时弊,因为他认为当时浮诡讹新的文风,是沿着辞赋刻意追求辞藻发展而来的。第三段再郑重指出,辞采是为了表现道理、心情,即作者的思想感情;心定理正,再适当运用辞藻,方能写出好文章。

本书下半部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打通各种文体,泛论写作方法。本篇上面《体性》、《风骨》、《通变》、《定势》四篇,就文章通篇的体势风貌论述;下面《声律》、《章句》以至《指瑕》九篇,均研讨用词造句问题,重点更在辞格的运用,这就是所谓采。刘勰对辞采很重视,对声律、对偶(丽辞)、事类(用典)等骈体诗文修辞诸要素各用专篇研讨。但他又认为,如果片面追求辞采,忽视作文应以情志为本,那就会导致近代以来流行的浮诡文风。因此,在逐篇研讨这些辞采要素之前,先行阐明情志与辞采的关系,使学习文章者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①，非采而何^②？夫水性虚而沦漪结^③，木体实而花萼振^④；文附质也^⑤。虎豹无文^⑥，则鞞同犬羊^⑦；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⑧；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⑨，敷写器象^⑩，镂心鸟迹之中^⑪，织辞鱼网之上^⑫，其为彪炳^⑬，缛采名矣^⑭。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⑮；二曰声文，五音是也^⑯；三曰情文，五性是也^⑰。五色杂而成黼黻^⑱，五音比而成《韶》、《夏》^⑲，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⑳。《孝经》垂典，丧言不文^㉑；故知君子常言^㉒，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㉓；而五千精妙^㉔，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㉕，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㉖，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㉗。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㉘；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㉙。若择源于泾渭之流^㉚，按辔于邪正之路^㉛，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㉜，而盼倩生于淑姿^㉝；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注释】

①文章：光采鲜明之意。文，彩。章，明。 ②采：文采。 ③沦漪：水波纹。 ④萼(è)：花托。 ⑤文：文采。质：此指性质、本质。 ⑥文：皮毛上的花纹。 ⑦鞞(kuò)：去了毛的皮革。 ⑧资：依靠，凭借。 ⑨综述性灵：抒发性情。 ⑩敷：铺陈。器象：事物的形象。 ⑪镂心：用心刻画。镂，雕刻。鸟迹：指文字。据《说文解字序》说，仓颉受鸟兽之迹启发而创造了文字。 ⑫织辞：组织文辞。鱼网：指纸。据《后汉书·宦者蔡伦传》记载，蔡伦用鱼网等为原料制造纸。 ⑬彪炳：文采焕发。 ⑭缛：繁盛。名：明。 ⑮五色：青、黄、赤、白、黑。 ⑯五音：宫、商、角、徵(zhǐ)、羽。 ⑰五性：泛指人的情性。《大戴礼·文王官人》：“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一说为仁、义、礼、智、信，见《白虎通·情性》。 ⑱黼黻(fǔ fú)：礼服上绣的花纹。 ⑲比：配合。《韶》、《夏》：舜、禹时的乐名。 ⑳神理：神明的自然之理。数：法则。 ㉑“《孝经》”二句：《孝经·丧亲》：“孝子之丧亲也，……言不文……”意即丧亲后说话不能有文采。垂典：传下法则。 ㉒常言：平常所说的话。 ㉓“老子”二句：《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相传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著有《老子》八十一章，又称《道德经》。疾：憎恨。信：可靠。 ㉔五千：指《老子》。因《老子》全书五千余字，故云。 ㉕庄周：庄子，战国思想家，道家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庄子》。辩雕万物：语出《庄子·天道》：“古之王天下

者，……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辩，巧言。雕，雕饰，描绘。 ⑳韩非：韩非子，战国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艳乎辩说：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

㉑极：极点。 ㉒文：文采。质：质朴，这里“文质”重点在“文”，“质”是连类而及。 ㉓华：文华、华采。实：实质。淫侈：过分。 ㉔泾渭：渭水清，泾水浊，此以清渭喻“文质附乎性情”，即文采发于性情，情采相合。以浊泾喻“华实过于淫侈”，即华采超过了实质，华采过度。 ㉕按辔：扣紧马缰，使马缓步前行。这里有慎重辨别路途之意。邪：指文采过度。正：指文采发于性情。 ㉖铅黛：铅粉和黛墨，妇女用于敷面和画眉的化妆用品。 ㉗盼：美目。倩：动人的笑貌。淑姿：美好的姿容。

【译文】

圣贤们的著作言论，总称为“文章”，不就是因为有文采吗？水性虚柔所以有波纹形成，树木质实所以有花朵开放：可见文采是依附于本质的。虎豹的毛如果无花纹，那么它们的皮就和犬羊一样了；犀牛、兕牛有皮，但用以制作器物，还要涂上丹漆才有色彩而美观：可见本质也要文采装饰。至于抒发性情，铺写物象，用文字精心刻画，在纸上组织文辞，它能够光彩焕发，就因为文采繁盛鲜明的缘故。所以构成文采的方式，有三种类型：一种叫形文，青、黄、赤、白、黑等五色就是；第二种叫声文，宫、商、角、徵、羽等五音就是；第三种叫情文，喜、怒、欲、惧、忧等五性就是。五色糅杂而形成礼服上的花纹，五音相配就组成《韶》、《夏》等音乐，五性抒发而成为辞采文章，这是自然神明之理的法则。《孝经》传下了法则，孝子居丧言辞不可有文采；由此可知君子平常说话，未必是质朴的。老子痛恨虚伪，所以说“漂亮话不可靠”；但五千字的《老子》却十分精妙，则不是他厌弃文章的华美了。庄周说“用巧妙的语言来精细地描绘万物”，是说用辞藻来正确修饰。韩非说“以巧辩之说为美”，是说言辞的绮丽。用绮丽来美化说辞，用辞藻来修饰描绘事物，文辞的变化，在此达到极点了。研究体味《孝经》、《老子》的说法，就知道文采、质朴是依附于性情的；详细观览《庄子》、《韩非子》的说法，就知道华采超过实质便过分了。如果能在清流和浊流间正确选择，在邪路与正道间认真辨别，那么就可以驾驭文采了。铅粉黛墨用于修饰容颜，但美目巧笑来自美好的姿容；文采用于修饰语言，但巧妙华丽来自真实的情性。所以情理是文采的经线，辞采是情理的纬线；经线正然后纬线才能织成，情理定而后辞采才能通畅：这是写作的根本所在。

昔诗人什篇^①，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②，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

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③，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④，心非郁陶^⑤，苟驰夸饰^⑥，鬻声钓世^⑦，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⑧，为文者淫丽而烦滥^⑨。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⑩，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⑪，逐文之篇愈盛^⑫。故有志深轩冕^⑬，而泛咏皋壤^⑭，心缠几务^⑮，而虚述人外^⑯。真宰弗存^⑰，翩其反矣^⑱。夫桃李不言而成蹊^⑲，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㉑？

【注释】

①诗人：指《诗经》作者。什篇：《诗经》中的《雅》、《颂》每十篇为什，所以称诗篇为“什篇”或“篇什”。②辞人：指辞赋家。赋颂：指辞赋。③志思：情志思绪。④诸子：指辞赋家。⑤郁陶(yáo)：忧思郁结。⑥苟：随便。夸饰：夸张。⑦鬻(yù)：卖。钓世：骗取世人的赞誉。⑧要约：精要简约。写真：写出真情。⑨淫：过度。滥：失实。⑩采滥忽真：指趋于过分华丽，而忽视真情表达。⑪体情之制：体现真情之作。制，作品。疏：稀少。⑫逐文之篇：追求淫丽之作。篇，作品。⑬轩冕：古代大夫以上官员乘轩服冕，因以指高官厚禄。轩，大夫以上官员乘坐的轻便车。冕，礼帽。⑭泛：空泛。皋壤：泽边地，指隐居。⑮几务：即机务，指政事。⑯人外：尘世外。⑰真宰：真实的内心情感。宰，主宰，指心。⑱翩其反矣：语出《诗经·小雅·角弓》，此借指与内心真实想法相反。⑲桃李不言而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蹊，蹊径，小路。⑳男子树兰而不芳：《淮南子·缪称训》：“男子树兰，美而不芳。”树，种植。芳，芳香。㉑征：征信。

【译文】

从前《诗经》作者的诗篇，是为抒发情志而创作；后代辞赋作者的辞赋，是为作文而虚造感情。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国风》、大小《雅》的产生，是作者情志思绪积聚了忧愤，于是把情感歌咏出来，用以讽刺在上者，这就是为抒发情志而创作；那些辞赋作者，心中没有郁结的忧思，只是随意运用夸张手法，沽名钓誉，这就是为作文而虚造感情。所以为抒情而创作的就精要简约而情感真实，只为作文而写作的便过于华丽而繁芜失实。但是后代的作者，往往趋于华丽失实而忽视真情抒发，抛弃古代的《国风》、大小《雅》，学习近代的辞赋，因此体现真情之作日益稀少，追求靡丽之作越来越多。所以有的人热衷于高官厚禄，却空泛地歌咏隐居，心

中为俗务所纠缠,却虚伪地说起了世外情趣。内心没有真实的感情,所说的便和实际完全相反了。桃树李树虽不说话下面自会被人踩出路来,那是因为桃树李树有味美的果实;男子种兰花而不芳香,那是因为没有与之相应的性情。草木那样微小,尚且要依靠性情和果实,何况文章,以抒写情志为本,所说的与其情志相反,那文章难道还可相信吗?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①,则心理愈翳^②。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③，“言隐荣华”^④,殆谓此也^⑤。是以“衣锦褻衣”^⑥,恶文太章^⑦;《贲》象穷白^⑧,贵乎反本^⑨。夫能设模以位理^⑩,拟地以置心^⑪,心定而后结音^⑫,理正而后摘藻^⑬;使文不灭质^⑭,博不溺心^⑮,正采耀乎朱蓝^⑯,间色屏于红紫^⑰,乃可谓雕琢其章^⑱,彬彬君子矣^⑲。

【注释】

①滥:过分。诡:虚伪。 ②翳(yì):遮蔽。 ③“固知”二句:《阙子》:“鲁人有好钓者,以桂为饵,黄金之钩,错以银碧,垂翡翠之纶,其持竿处位即是,然其得鱼无几矣。故曰:钓之务不在芳饰,事之急不在辩言。”(《太平御览》卷八三四引)这里借以说明不必要的过分文采,反而会妨碍文章情理的表达。 ④言隐荣华:语出《庄子·齐物论》“言隐于荣华”,意谓言辞的意义为华美的文采所掩盖。 ⑤殆:大约。 ⑥衣锦褻(jiǒng)衣:语出《诗经·卫风·硕人》,说在锦衣外面再穿上麻布罩衣。衣,穿。褻衣,麻布罩衣。 ⑦恶(wù):讨厌。文:指锦衣的文采。章:显明。 ⑧《贲》象穷白:《易经·贲卦》:“上九(意为最终一爻是阳爻),白贲无咎。”《易传·象辞》说“白贲无咎,上得志也。”王弼注认为,贲既是文饰之意,而其最终一爻反归质素,不劳文饰而无过失,以白为饰,而无忧患,所以说得志。贲(bì),文饰。象,卦象。穷白,指最终一爻爻辞为白贲。 ⑨反本:谓返归本色。 ⑩模:制器物的模型。此指范围。位:安置,安顿。 ⑪地:地位,指位置。心:指作者的思想感情。 ⑫结音:考虑声律。 ⑬摘(chī):铺陈。 ⑭文:指形式。质:指内容情感。 ⑮博:指形式辞藻的丰富。溺:淹没。心:指情感。 ⑯正采:正色,指青、赤、黄、白、黑。朱、蓝:即赤、青,都是正色。 ⑰间色:杂色,指绿、红、碧、紫、流黄等。屏:摒弃。红、紫:都是杂色。 ⑱雕琢:指修饰。 ⑲彬彬:文质彬彬,文质兼备之意。

【译文】

因此组织文辞、运用辞采,目的在于表明情理。藻采过度、文辞虚假,那么情

理反被遮蔽而更加不明。因此可知钓鱼用翡翠装饰鱼线、用桂枝作鱼饵,反而钓不到鱼,“言辞的意义被华美的文采所掩盖”,大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穿了锦衣外面再穿罩衣”,是嫌锦衣的文采太显眼;《贲卦》最终一爻是说白色,可见贵在回归本色。要能够设定范围以安置所要阐明的道理,拟好位置来安排所要抒发的心情,感情内涵确定了再考虑声律,思想内容端正了再铺陈辞藻;使形式不致于损害内容,繁富的辞藻不致于淹没情思,使朱蓝等正色光彩显耀,把红紫等间色排除在外,这才可称得上是修饰辞章、文质兼备的君子了。

赞曰:言以文远^①,诚哉斯验^②。心术既形^③,英华乃贍^④。吴锦好渝^⑤,舜英徒艳^⑥。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注释】

①言以文远:语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里指立言要有文采,才能传之久远。 ②诚:确实。验:验证。 ③心术:此指思想感情。形:体现。 ④英华:文采。贍:富足。 ⑤渝:变化。 ⑥舜英:木槿花,朝开暮落。英,花。

【译文】

总之,立言要有文采才能传之久远,这确实已被证实了的。思想感情得到表现,文采辞藻才能丰富充足。吴地锦绣容易变色,木槿开花徒艳一时。繁富的文采如果缺少真情,读起来必然令人生厌。

熔裁第三十二

【题解】

本篇论述熔情理、裁文采，讲谋篇之道。全篇可分五段。第一段说明熔裁之意义，指出熔是熔铸所要表现的情理，要做到纲领昭畅，避免一意两出；裁是裁剪浮词，避免一义两出。第二段说明，作文大致分为两大步骤，先是要抓好三准：即根据所要表现的情理来安排通篇的体制规格，根据所要表现的事物来选择有关材料，运用精要的语言来树立文辞的骨干。然后在此基础上斟酌运用文采，做到首尾圆合，条理分明。第三段说明，在运用文采、研讨字句时，由于作者性分不同，文辞有繁有略，指出应做到略而意不缺少，繁而辞不重复。第四段就繁略评论前代文士。指出谢艾、王济，行文繁略得体。批评陆机运辞过繁。第五段小结全篇，说明一定要善于熔裁，才能使文章情理说得周到而不繁琐，文辞流畅而不淫滥。

本篇通论熔情理、裁文采，重点更在剪裁浮词。刘勰认为，当时文风的一个突出弊端，在于文辞浮诡淫滥。《宗经》篇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风骨》篇所谓“习华随侈，流遁忘反”，都是批评此种弊端。它使文风淫滥柔靡，缺乏风骨，必须矫正。陆机文辞，伤于繁冗，除本篇外，刘勰在其他篇章中也有指摘。如《议对》篇曰：“腴辞弗剪，颇累文骨。”《才略》篇曰：“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均是。

情理设位^①，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②，变通以趋时^③。立本有体^④，意或偏长；趋时无方^⑤，辞或繁杂。蹊要所司^⑥，职在熔裁^⑦；櫟括情理^⑧，矫揉文采也^⑨。规范本体谓之熔^⑩，剪裁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⑪，譬绳墨之审分^⑫，斧斤之斫削矣^⑬。骈拇枝指^⑭，由侈于性^⑮；附赘悬疣^⑯，实侈于形。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

【注释】

①设位:设定位置,指谋篇布局。②刚柔以立本:语出《易传·系辞下》“刚柔者,立本者也”,这里是说确定是刚还是柔的风格,是作品的根本。③变通以趋时:语出《易传·系辞下》“变通者,趋时者也”,这里是说根据情况的不同而随时变通。④体:体制。⑤无方:没有一定的程式。⑥蹊要:路途中的要害,此喻关键。司:主管。⑦职:主。⑧鬲括:矫正曲木的工具。⑨矫揉:纠正。矫,使曲的变直。揉,使直的变曲。⑩本体:指通篇的体制。⑪昭:明白。⑫绳墨:工匠取直的墨线。审分:审核分辨曲直。⑬斤:斧。斫(zhuó):砍。⑭骈(pián)拇:脚拇指与二指合为一指。骈,合,并。枝(qí)指:手拇指旁多生一指。枝,通“歧”,叉开。⑮侈:多余的。性:天性。⑯附赘(zhuì):附生的赘肉。赘,多余的东西。悬疣:身上的肉瘤。疣,同“疣”。

【译文】

据情理以谋篇布局,文采则运行于其中。用刚柔的风格来建立作品的根本,以变通的手法来适应时代的变化。建立作品的根本有一定的体制要求,但文意有时偏于冗长;适应时代的变化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文辞有时过于繁杂。关键在于加以熔裁;矫正情理方面的不当,纠正文采方面的缺点。使通篇合乎体制规范叫做熔,删除不必要的冗辞称为裁。经过裁剪文辞就不会繁杂杂乱,经过熔铸作品的纲领就能明白通畅,就如工匠用绳墨审核分辨木材的曲直,用斧子来加以砍削一样。脚上拇指和二指并生及手上多长出一指,就天性而言是多余的;身上的赘肉和肉瘤,实在是形体上多余的东西。一个意思的两次出现,就是意义上的重出之指;同一辞句的重复出现,就是文辞上的多余之瘤。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①,势必轻重^②。是以草创鸿笔^③,先标三准^④:履端于始^⑤,则设情以位体^⑥;举正于中^⑦,则酌事以取类^⑧;归余于终^⑨,则撮辞以举要^⑩。然后舒华布实^⑪,献替节文^⑫。绳墨以外^⑬,美材既斫^⑭,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⑮。若术不素定^⑯,而委心逐辞^⑰,异端丛至^⑱,骈赘必多。

【注释】

①权衡:秤。权,秤锤。衡,秤杆。②轻重:偏轻或偏重。③鸿笔:大作。④准:准则。⑤履端于始:推算历法的开端,此指开始。⑥设情以位体:根据情理来安排通篇的体制。位,安排,安置。体,体制。⑦举正于中:推算历法开端之后,再定月份,称举正,此指第二。⑧酌事以取类:根据所

要表现的事物来选取有关材料。类,事类,有关事例。⑨归余于终:推算历法每年积余的时日,此指最后。⑩撮辞以举要:运用精要的语言来树立文辞的骨干。撮,摘取,摄取。⑪舒:舒展。华:文采。布:铺陈。实:内容。⑫献:进,有选择采用合适之意。替:弃,有去除不合适之意。节:调整节制。文:文采。⑬绳墨以外:指按照标准进行审定之后。⑭美材:好的木材,喻作品所选用的好材料。斫:砍削,指加工。⑮条贯:条理。统序:有次序,有层次。⑯术:指上述准则。素:事先。⑰委心:随心所欲。⑱异端:指不合规范的东西。丛至:杂乱地出现。

【译文】

开始构思的时候,苦于辞藻杂乱;内心不是秤杆,势必有轻重的偏颇。因此酝酿一篇佳作,先要提出三个准则:首先,要根据情理来安排体制;其次,要根据表现的事物来选取有关材料;最后,要运用精要的语言来树立文骨。然后再运用文采、铺陈内容,决定取舍调节行文。经过绳墨的规范之后,文章就像好的木材得到了砍削加工,所以能首尾圆满吻合,条理分明有序。如果不预先确定这些准则,而是随心所欲地驱遣文辞,那么不适当的东西便会纷纷出现,累赘的辞义必然很多。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①。句有可削,足见其疏^②;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③,极略之体^④;游心窜句^⑤,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⑥。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⑦;约以贯之^⑧,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⑨,才核者善删^⑩。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字删而意阙^⑪,则短乏而非核^⑫;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

【注释】

①讨:研究,此有推敲之意。②疏:粗疏。③精:精当。要:扼要。④体:风格。⑤游心:此指思路活跃。窜句:此指字句纷繁。⑥随分所好:根据作者的个性和爱好。随,顺。分,指个性。⑦敷:铺陈。⑧约:紧缩。贯:贯串。⑨赡:富足。⑩核:切实严谨。⑪阙:缺。⑫短乏:不足。

【译文】

所以三个准则确定以后,接下来就要推敲字句。句子如有可删,足见得文辞运用还很粗疏;文字如果不能省略,才知文辞推敲的严密。精当的议论、扼要的语言,是极简练的风格;活跃的思路、纷繁的字句,是极繁富的风格。要说繁富与

简练,是由作者的个性爱好决定的。如果要加以引申,那么两句可以铺陈为一章;如果要加以紧缩,那么一章可以删并成两句。思路丰富的善于铺陈,才思谨严的善于删削。善于删削的字句删去后意思不减,善于铺陈的用了不同的辞句而意思更明显。如果字句删削而意思有缺,那么内容就短缺而不切实了;如果文辞铺陈而语句重复,那么意思就繁芜杂乱而不丰富了。

昔谢艾、王济^①,西河文士^②,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③,济略而不可益^④。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⑤。至如士衡才优^⑥,而缀辞尤繁^⑦;士龙思劣^⑧,而雅好清省^⑨。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⑩,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⑪,盖崇友于耳^⑫。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⑬,虽玩其采^⑭,不倍领袖^⑮。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⑯,庸音足曲^⑰,其识非不鉴^⑱,乃情苦芟繁也^⑲。

【注释】

- ①谢艾:东晋文人,为凉州牧张重华僚属。王济:东晋文人,事迹不详。
 ②西河:在今山西省。 ③张骏:东晋初任凉州牧,张重华之父。 ④益:增加。
 ⑤练:熟悉。晓:通晓。 ⑥士衡:西晋作家,陆机的字。 ⑦缀辞:指创作。缀,连结。 ⑧士龙:西晋作家,陆机之弟陆云的字。 ⑨雅:向来。清省:文辞简净。 ⑩亟(qì):屡次。多:繁。 ⑪“而称”二句:语出陆云《与兄平原书》:“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 ⑫崇:尊崇。友于:《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后因以“友于”代指兄弟情谊。 ⑬修:长。度:尺度。
 ⑭玩:玩味,指喜爱。采:指锦衣的文采。 ⑮不倍领袖:说领子袖子的尺寸不能放大一倍。 ⑯《文赋》以为榛楛(zhēn hù)勿剪:《文赋》:“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意谓杂乱丛生的树木不去修剪,有翠鸟来停留在上面也可显得美观。《文赋》:陆机所作的论文之作。榛楛:杂乱丛生的树木。 ⑰庸音足曲:《文赋》:“故蹉跎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意谓因才分所限,只能放出平庸之音,聊以凑足乐曲。 ⑱鉴:明察。 ⑲芟(shān):删除。

【译文】

从前谢艾、王济,是西河地区的文人,张骏认为谢艾的文章繁富却无法删节,王济的文章简练而不可增加。像他们二位,可称得上是精于熔裁而通晓繁简的了。至于如陆机才思优秀,而文辞非常繁富;陆云才思稍差,却素来爱好简净。到陆云评论陆机,多次嫌他过于繁富,但又说他“清新的辞句前后相连,并不以繁富为毛病”,大概是尊崇兄弟情谊吧。用美丽的锦缎做成衣服,长短有一定尺度,即

使喜爱衣服的文采,也不能把领子和袖子增长一倍。才思巧妙的人尚且难以处理好繁富的文辞,何况拙劣的作者呢!但《文赋》认为芜杂的辞句可以不删,平庸的音调能够凑成乐曲,陆机的鉴识不是不能明察这样做的弊端,实在是感情上难以割舍繁富的辞句。

夫百节成体^①,共资荣卫^②。万趣会文^③,不离辞情。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④,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

【注释】

①百节:指人体众多的关节。 ②资:依靠。荣卫:指人体气血。 ③趣:旨趣。会文:会合成文。 ④运:运行,指流畅。滥:过度。

【译文】

许多关节组成人体,都要靠气血流通。各种旨趣会合成文,离不开情志和文辞。如果情思周密而不繁琐,文辞流畅而不过度,不经过熔裁,又怎么能做到呢?

赞曰:篇章户牖^①,左右相瞰^②。辞如川流,溢则泛滥^③。权衡损益^④,斟酌浓淡^⑤。芟繁剪秽,弛于负担^⑥。

【注释】

①户:门。牖(yǒu):窗。 ②瞰(kàn):视。 ③溢:过满。 ④权衡:衡量之意。损:减。益:增。 ⑤浓淡:意即繁略。 ⑥弛:减轻。负担:指文章的篇幅。

【译文】

总之,文章的结构好比房屋的门窗,左右相对配合得当。文辞就像河流,过多了就会泛滥。认真衡量如何增减,仔细考虑掌握繁简。删除繁杂去掉拖沓,以使文章免受其累。

声律第三十三

【题解】

本篇论述文章的声律。自此以下至《指瑕》共九篇，研讨用词造句的各种问题，研讨对象即《情采》篇所谓采。《铨裁》认为，作文应先定三准，次讨字句。所谓采，也就是字句的文采。

全篇可分三段。第一段说明，文章的声律，本于人的语言声音有高下疾徐之不同，是自然产生的；但要认识其道理，使所作文章声韵和谐合律，却是不容易的。第二段提出运用声律的原则和方法。指出声调有飞声、沉声之区分。飞声、沉声，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浮声、切响相当，大约飞声、浮声指平声，沉声、切响指上、去、入三声，即后世所谓仄声。认为飞声、沉声要“辘轳交往”，间隔运用，以取得声调的变化与和谐。又指出如果一句中运用不相连的双声字、叠韵字（即沈约所谓八病中的傍纽和大韵、小韵三种病），就会造成声律的不和谐。异音相从，即指飞声、沉声要间隔运用，双声字、叠韵字不得隔字运用，这样才能取得声调和谐。可见刘勰论声律，虽未明确提出四声、八病等名称，但他对沈约所提倡的声律说实际是赞同的。当时许多文人对声病的规律还不认识，所以说“选和至难”，至于一般诗文的押韵，为大家所熟悉，所以说“作韵甚易”。这一段讲永明声律说的要义，是全篇重点所在。第三段联系前代文人的作品和议论讨论声律。认为曹植、潘岳的作品，譬如宫商大和，声调随处和谐，陆机、左思的作品，则有时乖离。又认为《诗经》中的作品音韵清切，属于正声，楚辞和陆机作品夹杂楚地方言，音韵就多错乱。最后指出，要使文辞切合声韵，须有辨别声律的洞察能力，谨慎安排，而不能随便运用。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①，肇自血气^②，先王因之^③，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④，声非效器者也^⑤。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⑥，吐纳律吕^⑦，唇吻而已^⑧。古之教歌，先揆以法^⑨，使疾呼

中宫^⑩，徐呼中徵^⑪。夫徵、羽响高^⑫，宫、商声下^⑬，抗喉矫舌之差^⑭，攒唇激齿之异^⑮，廉肉相准^⑯，皎然可分^⑰。今操琴不调^⑱，必知改张^⑲；摘文乖张^⑳，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㉑，声萌我心^㉒，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㉓，而内听难为聪也^㉔。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㉕，可以数求^㉖，难以辞逐^㉗。

【注释】

①宫商：概指宫、商、角、徵、羽五音。 ②肇：始。血气：指天生的。 ③因：根据。 ④器写人声：乐器发音是模拟人的发声。 ⑤声非效器：人的发声不是仿效乐器的发音。 ⑥神明：指文章所表达的情志内容。枢机：关键。 ⑦吐纳：意为发出声音。律吕：即十二律，用以分别声音清浊高下，作为乐音的准则。分阴阳各六，阳为律，阴为吕，分别是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 ⑧唇吻：口吻，嘴唇。 ⑨揆(kuí)：测试。法：法度，此指音律。 ⑩疾呼中宫：快呼合于宫音。中，合于。 ⑪徐呼中徵(zhǐ)：慢呼合于徵音。 ⑫响高：音高。 ⑬声下：音低。 ⑭抗：高。喉：喉音。矫：同“矫”，举起。舌：舌音。 ⑮攒：聚合。唇：唇音。激：急切。齿：齿音。 ⑯廉肉相准：指音尖细和洪大。廉，棱角，锋利，指音尖细。肉，丰满，指音洪大。 ⑰皎然：清楚。 ⑱操琴：弹琴。 ⑲改张：调整乐器上的弦，使声音和谐。 ⑳摘(chī)文：作文。摘，发布。乖张：指音韵不和谐。 ㉑克：能。 ㉒萌：发。 ㉓外听：指听乐器发音。 ㉔内听：倾听内在心声，指辨别文章语言是否合于音律，因人的语言声音发自内心，所以说“内听”。聪：听觉灵敏。 ㉕纷：乱，指不一致。 ㉖数：法则，指声律。 ㉗难以辞逐：难于用语言说清楚。逐，探究。

【译文】

音律的起始，原本于人的声音。人声包含有五音，这是与生俱来的，先王根据这点，用来制作了乐歌。所以知道乐器发音是模拟人的发声，而人的发声并非仿效乐器的发音。因此语言是文章表达情志的关键，发出声音合乎音律，靠的只是唇吻而已。古代教歌唱，先用乐律测试，使得急呼合于宫音，慢呼合于徵音。徵音、羽音音高，宫音、商音音低；高亢的喉音和卷曲的舌音有差别，聚合的唇音和急切的齿音不一样，尖细和洪大相比照，可以区分得很清楚。如果弹琴音不协调，一定知道要改弦更张；作文时音韵不和谐，却不知如何调整。发自琴弦的声音，能够使它和谐，发自我心的语言，反而不合声律，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由于倾听外在的乐音容易明察，而明辨自我的语音反而困难。所以听乐音容易明察，琴弦可以用手来调定；辨语音不易分清，语音与心思常不一致，这可以用声律的法则去推

求,却难以用言辞讲清楚。

凡声有飞沈^①,响有双叠^②。双声隔字而每舛^③,叠韵离句而必睽^④;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⑤,逆鳞相比^⑥,连其际会^⑦,则往蹇来连^⑧,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⑨。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⑩,逐新趣异^⑪,故喉唇纠纷^⑫;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⑬,末滞而讨前^⑭,则声转于吻^⑮,玲玲如振玉^⑯;辞靡于耳^⑰,累累如贯珠矣^⑱。是以声画妍蚩^⑲,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⑳,气力穷于和韵^㉑。异音相从谓之和^㉒,同声相应谓之韵^㉓。韵气一定^㉔,则余声易遣^㉕;和体抑扬^㉖,故遗响难契^㉗。属笔易巧^㉘,选和至难^㉙;缀文难精^㉚,而作韵甚易。虽纤毫曲变^㉛,非可缕言^㉜,然振其大纲^㉝,不出兹论。

【注释】

①飞:飞声,大致指平声。沈:同“沉”。沉声,大致指上、去、入三声,即后世所谓的仄声。②双:双声。叠:叠韵。③舛(chuǎn):不合。④离句:隔句。睽(kuí):违背。⑤辘轳(lù lú):井上汲水的工具。喻循环。交往:交替往还,指交错。⑥逆鳞:龙的喉下不可触犯的鳞片,此泛指鳞片。比:并列,排列。⑦连(wǔ):违背。际会:配合。⑧往蹇(jiǎn)来连:语出《周易·蹇卦》,意谓往来困难。蹇,困难。连,不顺利。⑨吃:口吃。⑩诡:怪异。⑪趣:同“趋”。⑫纠纷:不顺口。⑬碍:阻碍。⑭滞:阻滞。讨:研究。⑮吻:口吻。⑯玲玲:玉相击发出的声音。⑰靡:柔弱,此指声音美妙。⑱累累:形容联贯成串的样子。⑲声画:语出扬雄《法言·问神》,原指心声、心画,即语言文字,此指文章声韵。妍蚩(chī):好坏。⑳滋味:韵味。下句:遣词造句。㉑气力:气骨,此指作品的风貌。穷:尽。㉒异音:主要指飞声和沉声,即不同声调,也包括双声、叠韵。相从:相配合交替。㉓同声:指同韵字。相应,在不同的句尾相呼应。㉔韵气:即所押的韵。㉕余声:其余韵脚。㉖抑扬:高低。㉗遗响:指声调。契:合。㉘属笔:指写作无韵之文。㉙至:极。㉚缀文:指写作有韵之文。㉛纤毫:细微。曲:曲折。㉜缕(lǚ)言:详细叙述。缕,细线。㉝振:举。大纲:大体,大致要求。

【译文】

所有字的声音分飞和沉两种,还有双声和叠韵。双声字被隔开常常不协调,

叠韵字分在两处,必定不和谐;都用沉声字,发音就像断了一样,都用飞声字,声音上扬而不回转,要像轳辘那样循环交替地运用,如鳞片那样紧密排列,如果这些不能正确地配合,那么读起来前后都不顺口,有这样的毛病,就像作者患有口吃一样。作文口吃的毛病,在于喜好怪异,追逐新奇,所以读起来不顺口;要想去除这种毛病,务必坚决断绝这种僻好。左面受阻就从右面想办法,后面不通就疏通前面,那样声韵就能流转于口吻,像振动玉器发出玲玲声响;辞句悦耳动听,有如成串的珠子圆转流丽。因此作品声韵的好坏,寄托在吟咏之中,作品的韵味体现在字句的安排上,作品的风貌全在字音的和谐与叶韵。不同声调的字相交替并安排好双声、叠韵叫做和谐,同韵字在不同的句尾相呼应叫做叶韵。叶韵,一旦确定所用之韵,其余的韵脚便易于安排;和谐,则要求有抑扬变化,所以声调难以合乎要求。创作无韵之文容易写好,但要声调和谐却极困难;写作有韵之文难以精巧,但叶韵却很容易。虽然声律上细微曲折的变化,无法一一细说,然而举出它的大致要求,则不出上述所论。

若夫宫商大和^①,譬诸吹籥^②;翻回取均^③,颇似调瑟^④。瑟资移柱^⑤,故有时而乖贰^⑥;籥含定管^⑦,故无往而不壹^⑧。陈思、潘岳^⑨,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⑩,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又诗人综韵^⑪,率多清切^⑫,《楚辞》辞楚^⑬,故讹韵实繁^⑭。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⑮,《文赋》亦称取足不易^⑯,可谓衔灵均之余声^⑰,失黄钟之正响也^⑱。凡切韵之动^⑲,势若转圜^⑳,讹音之作,甚于枘方^㉑,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㉒,剖字钻响;疏识阔略^㉓,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籟^㉔,南郭之吹竽耳^㉕。古之佩玉,左宫右徵^㉖,以节其步,声不失序^㉗。音以律文^㉘,岂可忽哉?

【注释】

- ①宫商:指音律。大和:自然和谐。 ②籥(yuè):一种像笛的管乐器。
 ③翻回取均:谓反复求得声律调和。均:调和。 ④瑟(sè):弦乐器,有二十五弦。
 ⑤资:靠。柱:琴、瑟等弦乐器上系弦之木。 ⑥乖贰:乖离。 ⑦籥含定管:籥管上的孔是固定的。
 ⑧无往而不壹:无论怎样吹,发出的音总是一定的。 ⑨陈思:三国魏作家曹植,封陈王,谥思。潘岳:西晋作家。 ⑩陆机:西晋作家。左思:西晋作家。
 ⑪诗人:指《诗经》的作者。综韵:运用音韵。 ⑫率:通常。清切:指音韵清楚准确。
 ⑬辞楚:用楚地方言。 ⑭讹韵:错乱之韵。 ⑮“及张华”二句:陆机之弟陆云《与兄平原书》:“张公(张华)语云

云：兄文故自楚。”张华：西晋作家。士衡：陆机的字。多楚：多有楚地方言音韵。

①⑥“《文赋》”句：《文赋》：“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原谓篇有警策语就能功多而过少，所以取以成篇而不能改易。刘勰引此言陆机多楚音而不能改易。

《文赋》：陆机所作的论文之赋。易：改变。

①⑦衔：含，指继承。灵均：屈原的字。

①⑧黄钟：正声。此指《诗经》的音韵。

①⑨切韵：声韵切合，即和谐。动：运用。

②⑩转圜(huán)：圆转。

②⑪甚：超过。枘(ruì)方：语本宋玉《九辩》“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铍而难入”，说方的榫头难以插入圆的榫孔，喻难以和谐。枘，榫(sǔn)头。

②⑫练才：指精熟于声律的人。练，熟练。洞鉴：洞察。

②⑬疏识：指不熟悉声律的人。阔略：疏略。

②⑭籁：孔穴。

②⑮南郭之吹竽：《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齐宣王喜欢听三百人一齐吹竽，南郭处士不会吹却混杂其中。宣王死后，齐湣王喜欢一一听之，南郭处士只好逃走。此喻不识声律者只能“随音所遇”。

②⑯“古之”二句：《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微角，左官羽。”

②⑰序：次序。

②⑱律文：使文合律。

【译文】

声律的自然和谐，就如吹箫；反复求得声律调和，很像调瑟。调瑟靠移动弦柱，所以有时会不合律；吹箫有固定管孔，所以总是合律。曹植、潘岳的作品，就像吹箫之自然声律和谐；陆机、左思的作品，犹如调瑟之求得声律和谐。概举这四位作家，其他可以类推。另外《诗经》的作者用韵，大多清楚准确，《楚辞》用楚地方言，所以用韵多错乱。到张华论韵，说陆机多有楚音，《文赋》也说取以成篇而不能改易，可说是继承了屈原的余声，失去了雅正的声音。凡合律地用韵，其势如转动圆形物体，错乱地用韵，比方榫插入圆孔更不协调，能免除这种不协调，韵律方面就没有大病了。精于声律的人洞察其中的奥妙，能够剖析钻研文字的音韵；疏于声律的人对此粗疏不通，只好不顾声律随意用字，就像长风吹过孔穴发出声响，又如南郭先生的滥竽充数。古人佩玉相碰出声，左边合于宫音、右边合于徵音，以此来调节步伐，声音不失次序。用音韵来使作品合律，怎么可以忽视呢？

赞曰：标情务远，比音则近^①；吹律胸臆^②，调钟唇吻^③。声得盐梅^④，响滑榆槿^⑤。割弃支离^⑥，宫商难隐^⑦。

【注释】

①比：排列。近：切近。

②吹律：吹律管合律。胸臆：胸襟。

③调钟：调和钟律，此指调和声律。

④盐梅：咸酸，此喻声律的调和。

⑤滑：食物柔滑。榆槿：两种皮有滑液的植物，用作调味可使食物滑润可口。槿，指多年生草本植物董。

⑥支离：破碎，指种种不合声律的音韵。

⑦隐：隐藏，不显。

章句第三十四

【题解】

本篇论述章、句的安排。全篇可分四段。第一段先是说明章句的意义和字、句、章、篇四者的相互关系。接着指出安章宅句，须注意妥善处理，前后关顾，做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前后之间，内容贯注，文辞照应。第二段讲每句的字数，说明文章以运用四言句、六言句为多，有时运用三言句、五言句加以调节。至于诗、颂等诗歌体，则二言、三言以至六言、七言句均有，但以四言为正体。刘勰认为一般文章多用四言句、六言句，反映了当时骈文流行、行文常用四字、六字句的实际情况。当时五言诗盛行，在诗坛已成主流，刘勰仍以四言为正体，则表现出他最推重《诗经》体式的保守观点。（《明诗》篇也有“四言正体”之句）第三段论诗赋等韵文的变换韵脚。说明前代作家，有的勤于换韵，有的则不然。认为换韵太快或百句不迁都不妥善。韵用于句末，换韵和韵文的分章有关，故于此篇加以讨论。第四段讲语助字或虚字。在说明诗赋中常用的“兮”字之后，又列举十二字，指出它们分别用于句首、句中、句尾，它们虽无意义，但在组合句子方面起了切实的作用。这段内容，反映了当时文人对虚字的认识。

《铨裁》篇从全篇着眼，论谋篇之道，本篇论安排章句，《丽辞》以下诸篇，着重研讨用字造句。各篇在安排上是根据论述对象，由大及小。

夫设情有宅^①，置言有位^②；宅情曰章^③，位言曰句^④。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⑤。局言者，联字以分疆^⑥；明情者，总义以包体^⑦；区畛相异^⑧，而衢路交通矣^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⑩，章无疵也^⑪；章之明靡^⑫，句无玷也^⑬；句之清英^⑭，字不妄也^⑮；振本而末从^⑯，知一而万毕矣^⑰。夫裁文匠笔^⑱，篇有小大；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⑲，莫见定准^⑳。句司数字^㉑，

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²²。其控引情理²³，送迎际会²⁴，譬舞容回环²⁵，而有缀兆之位²⁶；歌声靡曼²⁷，而有抗坠之节也²⁸。寻诗人拟喻²⁹，虽断章取义³⁰，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³¹，原始要终³²，体必鳞次³³。启行之辞³⁴，逆萌中篇之意³⁵，绝笔之言³⁶，追媵前句之旨³⁷。故能外文绮交³⁸，内义脉注³⁹，跗萼相衔⁴⁰，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⁴¹，则羁旅而无友⁴²；事乖其次⁴³，则飘寓而不安⁴⁴。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⁴⁵，文笔之同致也⁴⁶。

【注释】

- ①设：设置。宅：住所，指地方。 ②置：安置。位：位置。 ③宅：作动词，犹安排。 ④位：作动词，犹放置。 ⑤局：分界限。 ⑥分疆：指划分为一个个句子。 ⑦总义：总括各句内容意义。包体：把各句内容汇为一个整体。 ⑧区畛(zhěn)：区域。畛，田界。 ⑨衢路：四通八达的大路。交通：相通。 ⑩彪炳：光彩鲜明。 ⑪疵：毛病。 ⑫靡：细密。 ⑬玷(diàn)：玉的斑点，指小缺点。 ⑭清英：清丽。 ⑮妄：随便轻率。 ⑯振本：振动根本。本，指字为句的根本，句为章的根本，章为篇的根本。末，末梢。 ⑰毕：全部包括。 ⑱裁、匠：制作，指写作。文：韵文。笔：无韵之文。 ⑲随变适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办法以求适合。 ⑳定准：定规。 ㉑司：主管。 ㉒穷：尽，有完整之意。体：即上文“包体”之“体”，整体之意，此指一章。 ㉓控引：控制引申，上文说“篇有大小”，控制指篇之小者，引申指篇之大者。 ㉔送迎：指上下文的联接呼应。际会：交接会合。 ㉕舞容：舞蹈的姿态。回环：回旋。 ㉖缀：指舞蹈的行列。兆：指舞步的进退。 ㉗靡曼：柔弱细长。 ㉘抗：高亢。坠：低沉。 ㉙寻：寻究。诗人：《诗经》的作者。拟喻：拟用比喻说明事物，此指表现事物和情感。 ㉚断章取义：指春秋时外交场合赋诗，借《诗经》一章或数句来婉转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中往往割裂《诗经》原意。 ㉛茧：蚕茧。绪：丝头。 ㉜原始要终：语出《易传·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此指从头至尾。 ㉝次：依次排列。 ㉞启行：此指开端。 ㉟逆：预先。萌：萌生。 ㊱绝笔：指结尾。 ㊲追媵(yìng)：承接。媵，陪嫁的人，此指跟随，随从，引申为紧承。 ㊳绮：有花纹的丝织品。交：交织。 ㊴脉注：脉络贯注。 ㊵跗(fū)：通“拊(fū)”，花萼。萼，指花。衔：衔接。 ㊶朋：指配合。 ㊷羁旅：寄迹他乡的旅客。 ㊸乖：不合。次：次序。 ㊹飘：飘荡。寓：寄居。 ㊺指归：旨意归属，意即必然要求。 ㊻同致：共同的趋向。

【译文】

安排情理要有一定的地方,放置言辞须有一定的位置;安排情理于一定的地方叫做章,放置言辞于一定的位置叫做句。所以章就是明白;句就是界限。将言辞区分界限,就是把字联起来分成不同的句子;把情理说明白,就是总括各句意思形成一个整体;章和句的范围虽不同,但相互关联却像四通八达的道路。人们的写作,通过文字构成句子,积累句子组成章节,集合章节便成了整篇。全篇的光彩鲜明,是由于各章没有毛病;每章的明白细密,是由于各句没有缺点;每句写得清丽,是由于文字没有讹乱;犹如摇动树根树梢也跟着一起颤动,知道了最基本的道理,其他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写作有韵、无韵的文章,篇幅有大有小;分章造句,声调有缓有急;随着情形而变化以求适合,那是没有定规的。一句主管几个字,要联接起来才能有用;一章汇总一层意思,要相对完整才能构成整体。内容的伸缩安排,章句的前后衔接,好比舞姿回旋,有一定的行列步法范围;又好比歌声美妙,有或高或低的节奏。探寻《诗经》作者的表达情意,虽说后人常常断章取义,但章和句在篇中,就如蚕茧的抽丝,从头到尾,体制上必定像鳞片那样依次排列。作品开头的辞句,要预先萌生当中篇幅的意思,结尾的言辞,要紧承前面的旨义。这样外在的文采才能交织相错、内在的意义脉络贯通,如花萼和花上下衔接,从头至尾形成一体。如果文辞失去配合,就像行旅之人没有了同伴;叙事违反了顺序,犹如飘荡寄寓而不能安定。因此用心造句切忌颠倒,安排章节贵在有序,这本来就是表达情感内容的必然要求,作品无论有韵、无韵都是这样。

若夫章句无常^①,而字有条数^②:四字密而不促^③,六字格而非缓^④,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⑤。至于诗颂大体^⑥,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⑦。寻二言肇于黄世^⑧，“竹弹”之谣是也^⑨;三言兴于虞时^⑩，“元首”之诗是也^⑪;四言广于夏年^⑫，洛纳之歌是也^⑬;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⑭。六言七言，杂出《诗》、《骚》^⑮，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⑯，随时代用矣^⑰。

【注释】

- ①常:固定。 ②条数:指有一定的规则。 ③密:紧密。促:短促,指语调。 ④格:指长。缓:舒缓,也指语调。 ⑤应机:适应情形变化。权:权宜。节:节度。 ⑥诗颂:指《诗经》中《雅》、《颂》一类作品。大体:正规体制。 ⑦“唯‘祈父’ (fǔ)”二句:《诗经·小雅·祈父》共三章,每章首句为“祈父”二字。祈父:即圻(qí)父,官名,职掌王畿内兵马。《诗经·周颂·维清》有“肇禋”句,意

为开始祭祀。肇:开始。禋(yīn):祀。⑧黄世:黄帝时代。⑨“竹弹”之谣:即传说中黄帝时歌谣《弹歌》,《吴越春秋》卷五载其辞为:“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每句二言。⑩虞:虞舜。⑪“元首”之诗:《尚书·益稷》载舜帝作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哉”是语助词,除去不算,此歌为三言句式。⑫广:丰富、发展。夏年:夏代。⑬洛汭之歌:即《五子之歌》,《史记·夏本纪》载:“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等待)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尚书·五子之歌》有五首歌词,其中多四言句式,其实是后人所作。洛,洛水。汭(ruì),水的弯曲处。⑭《行露》之章:指《诗经·召南·行露》,诗三章十五句,有七句为五言。⑮《诗》:指《诗经》。《骚》:指楚辞。⑯情数:内容情理。运周:运转不停,指不断发展。⑰代:替代。

【译文】

至于章句虽不固定,但造句的字数却有定规:四字句紧密但语调不短促,六字句稍长但语调不舒缓,有时变化成三字、五字句,那是根据情况变化而用的权宜之法。至于《诗经》《雅》、《颂》一类作品的正规体制,以四言句式为正宗,只有《小雅》中的“祈父”、《周颂》中的“肇禋”,以二言为句。考二言句式始于黄帝时代,歌谣《弹歌》便是;三言句式兴起于虞舜时期,“元首起哉”的诗便是;四言句式发展于夏朝,洛水边的《五子之歌》便是;五言句式出现于周代,《诗经·召南·行露》的篇章便是。六言七言的句式,夹杂在《诗经》和《楚辞》中,完整的六言、七言篇章,形成于西汉时期。作品的内容情理不断发展,句式便随情况不同而变化着运用了。

若乃改韵徙调^①,所以节文辞气^②。贾谊、枚乘^③,两韵辄易^④;刘歆、桓谭^⑤,百句不迁^⑥: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⑦,嫌于积韵^⑧,而善于贸代^⑨。陆云亦称^⑩:“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⑪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⑫;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⑬;妙才激扬^⑭,虽触思利贞^⑮,曷若折之中和^⑯,庶保无咎^⑰。

【注释】

①徙调:即改韵。徙,改变。②节:调节。文:有修饰意。③贾谊:西汉作家。枚乘:西汉作家。④辄:总是。易:改变。⑤刘歆:西汉作家。桓谭:东汉作家。⑥迁:变化,转移。⑦魏武:魏武帝曹操。他论赋的话今已不存。⑧嫌于积韵:不满于韵脚不变。⑨善:赞赏。贸代:指换韵。贸,变。代,替。⑩陆云:西晋作家。⑪“四言”二句:语出陆云《与兄平原书》,谓四言韵文以四句一换韵为好,四句即两韵。⑫躁:急迫。⑬告

劳:觉得疲劳。 ⑭激扬:情感激昂。 ⑮触思:运用情思。利贞:语出《周易》,此指顺利通畅。贞,正。 ⑯曷(hé):何。中和:中正平和,指用韵既不换得太急,也不一韵到底。 ⑰庶:庶几,差不多。无咎:语出《周易》,没有过失。

【译文】

至于变换韵脚声调,是为了调节修饰作品的语气。贾谊、枚乘,用了两韵就要改换;刘歆、桓谭,写了百句仍不变更;也是各有各的爱好。从前曹操论赋,不满于同一韵用得太多,而赞赏变化用韵。陆云也说:“四言韵文,换韵以四句一换为好。”看他押韵,用法和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就换,声调音韵略嫌急迫;百句不换韵,念起来又感到单调乏味;才情高妙的作者情感激昂,虽然情思顺畅,又怎如用韵时采用折中的方法,这样差不多可保不出差错。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①,《楚辞》用之,字出句外^②。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③。舜咏《南风》,用之久矣^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⑤;“之”、“而”、“于”、“以”者,乃劄句之旧体^⑥;“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⑦。据事似闲^⑧,在用实切^⑨。巧者回运^⑩,弥缝文体^⑪,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⑫,况章句欤!

【注释】

①句限:句中(不包括句尾)。 ②句外:句尾。 ③余声:句尾表语气的语词。 ④“舜咏”二句:《礼记·乐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子家语·辨乐解》载其歌辞:“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按此《南风》诗实为后人所作。 ⑤发端:开头,指句首。 ⑥劄句:谓夹在句中。 ⑦送末:句尾。常科:常见用法。 ⑧据事似闲:处在句子中看似多余。 ⑨在用实切:作用却很切实。 ⑩回运:娴熟地运用。 ⑪弥缝文体:使文章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 ⑫外字:指语助字或虚字。谬:错讹。

【译文】

另外,《诗经》的作者把“兮”字用在句中,《楚辞》用“兮”字,常在句尾。探究“兮”字的构成句子,是用语助词来表示语气。舜歌咏《南风》,早已用“兮”字了,但曹操不喜欢用,难道不是因为认为它对文义没有什么益处吗?至于“夫”、“惟”、“盖”、“故”等,是句首的发语词;“之”、“而”、“于”、“以”等,是早就用于句中的字;“乎”、“哉”、“矣”、“也”等,也是句尾常用的字。这类字用在句中看似多

余,但作用却很切实。巧妙的作者熟练地加以运用,将文章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要把几个句子联系起来,还要靠一个虚字的帮助。连虚字都不能用错,何况是章句呢?

赞曰:断章有检^①,积句不恒^②。理资配主^③,辞忌失朋。环情草调^④,宛转相腾^⑤。离合同异^⑥,以尽厥能^⑦。

【注释】

①检:规则。 ②恒:不变。 ③理资配主:指每章所说情理要配合作品的主旨。 ④环:围绕。草:起草。调:指文辞。 ⑤宛转:婉曲随顺,指情理与文辞相结合。 ⑥离合:即上文“离章合句”。 ⑦厥:其。能:功能。

【译文】

总之,分章有一定的规则,造句没有不变的法式。每章的情理要配合作品的主旨,每句的文辞切忌失去配合。围绕情理起草辞句,两者紧密配合宛转腾跃。分章造句或同或异,尽量发挥它们的功能。

丽辞第三十五

【题解】

丽辞，即骈俪、对偶的词句。本篇论述丽辞在文章中的运用问题。全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先是说明宇宙间万物的肢体都是成双作对，故文辞也必然有对偶。接着指出《尚书》中已出现对偶语句，至于《易传》中的《文言》、《系辞》，《诗经》中的篇章，春秋时列国大夫的外交辞令，骈偶之辞就更多。至汉代扬雄、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崇尚骈偶，作品中丽辞的成份和艺术性就更加加强了。以后魏晋作家，也十分讲究丽辞的运用。总的说明先秦是丽辞的始发阶段，两汉、魏晋是丽辞的昌盛阶段。第二段提出丽辞可分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种，有难易优劣之区别，各举例说明。又指出言对、事对中各有反对、正对之分。本段对丽辞的种类作了归纳。第三段指出丽辞运用中的一些弊病，有辞意重出、两事优劣不均、用事孤立等。最后指出，运用丽辞，贵有奇气异采，如果都是平庸的词句，必然使人生厌。

魏晋南北朝时代，文人大量运用丽辞，形成骈体文学发达，在文坛占据主要地位。刘勰是骈文的拥护者，其《文心雕龙》全书即用工致的骈文写成。本篇十分强调丽辞产生、运用的必然性。认为作文必用丽辞，犹如动物肢体成双作对，把人工的修辞技巧和自然生成的形体等量齐观，可谓比拟不伦。又批评用事孤立如夔之一足。这些都是过份强调丽辞的必要，为骈体文学张目。先秦古籍中的确已有不少对偶、排比语句，但它们在全篇中大抵只占少数甚至是个别现象，是散文（或古文）中的骈偶因素。至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已不是先秦时文章的“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而是文人刻意追求骈偶，刻意经营，运用丽辞日趋细密，遂形成骈体文学的全盛时代。这时期骈体作品中的奇句乃是少数甚至是个别的。本篇虽然也说明了两个历史时期丽辞运用在程度上的变化，但没有指出由散文到骈文，文体在性质上已有很大变化。本篇尾部指出，写作运用丽辞，要有奇气异采，要“迭用奇偶”，避免文章的板滞，这对指导写作骈体诗文是很精辟的见解。

造化赋形^①，支体必双^②，神理为用^③，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④，高下相须^⑤，自然成对。唐虞之世^⑥，辞未及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⑦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⑧岂营丽辞^⑨？率然对尔^⑩。《易》之《文》、《系》^⑪，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⑫；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⑬；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⑭；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⑮：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⑯，大夫联辞^⑰，奇偶适变^⑱，不劳经营^⑲。自扬、马、张、蔡^⑳，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㉑，刻形镂法^㉒，丽句与深采并流^㉓，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㉔，联字合趣^㉕，剖毫析厘^㉖。然契机者入巧^㉗，浮假者无功。

【注释】

- ①造化：天地自然。 ②支体：即肢体。 ③神理：神明的自然之理，意同“造化”。 ④运裁百虑：运用文辞表现各种想法。 ⑤须：待，有配合、衔接之意。 ⑥唐虞：唐尧、虞舜。 ⑦“而皋陶(gāo yáo)”三句：语出《尚书·大禹谟》，意谓罪行可疑，虽重也从轻判罚；功劳有疑，虽小也从重行赏。皋陶：舜之臣，掌刑狱之事。赞：佐助，此处指为辅佐而进言。 ⑧“益陈”三句：语出《尚书·大禹谟》，是说益辅佐禹，说自满会招致损害，谦虚会得到益处。益：舜之臣。谟：谋划。 ⑨营：即下文“经营”，有追求之意。丽：成对。 ⑩率然：不经意的。 ⑪《易》之《文》、《系》：指《周易》的《文言》、《系辞》上下，都是解释《易经》的，传为孔子所作。 ⑫“序《乾》”二句：《易经·乾卦》：“乾，元亨利贞。”《文言》解释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这段文字用的是对偶句式。四德：即“元亨利贞”。相衔：指相对偶。 ⑬“龙虎”二句：《文言》阐释《乾卦》时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这段文字也用了的对偶句式。俪：骈俪，成双成对。 ⑭“乾坤”二句：《系辞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大意是说天地之道平易简要。文字两句一对，上下文意宛转相承。 ⑮“日月”二句：《系辞下》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这段文字不仅日、月相对，寒、暑相对，且日月与寒暑

隔句相对,所以说“隔行悬合”。悬:遥。合:对。⑩诗人:指《诗经》作者。⑪大夫联辞:指春秋时各国大夫的言辞。⑫奇(jī):单数,指不对偶的散句。偶:偶数,指对偶句。适变: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而变换运用。⑬不劳经营:指不刻意追求。⑭扬:扬雄,西汉作家。马:司马相如,西汉作家。张:张衡,东汉作家。蔡:蔡邕,东汉作家。⑮宋画吴冶:《淮南子·修务训》:“夫宋画吴冶,刻刑镂法,乱修曲出。其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此以宋人绘画、吴人铸剑精细微妙,无人能及,喻汉代作家文辞的精心雕琢。⑯镂:刻。⑰丽句:骈俪之句。深采:浓重的文采。流:谓流光溢采。⑱析句:指用偶句。析,分。弥:更加。⑲联字:指文字的偶对。合趣:配合情趣。⑳剖毫析厘:指辨析细微。㉑契机:契合时机,指对偶适当。

【译文】

自然所赋予人和万物的形体,肢体必然成双作对,这种神明的自然之理所起的作用,使得事物不会单独形成。发自内心的文辞,经过运思来表现内心的各种想法,上下前后相互衔接配合,自然形成对偶的句式。唐尧、虞舜的时代,言辞还未讲究文采,可皋陶辅佐舜时说:“罪行有可疑之处就从轻判罚,功劳有可疑之处则从重行赏。”益也向禹陈述谋议说:“自满会招致损害,自谦可得到益处。”这些难道是有意识使字句相对吗?不过是不经意地成为偶句罢了。《易传》的《文言》、《系辞》,出自圣人的精妙之思。《文言》依次阐述《乾卦》的四德,行文句句对偶;又讲说云龙风虎之同类相感,行文字字相对;《系辞上》说天地之道平易简要,文字委婉地相承相对;《系辞下》说到日月寒暑往来变化,则隔句相对:这些文中的句子字词虽然不同,而对偶的用意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作者所作的篇章,春秋大夫所用的辞令,散句与偶句根据情况变化运用,并不刻意追求对偶。自从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人崇尚文辞对偶,就如宋人绘画、吴人铸剑那样雕琢刻画,骈俪的字句与浓重的辞采共同闪耀,对偶的意义和飘逸的韵味一起显扬。到魏晋时代的众多作者,偶句更加精密,对字合于情趣,辨析细致入微。然而对偶合适才显得巧妙,辞语浮泛、矫揉造作的反而得不到好的效果。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①,事对为难^②,反对为优^③,正对为劣^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⑤;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⑥;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⑦;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⑧:“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⑨:“毛嫱鄠袂^⑩,不足程式^⑪;西施掩面^⑫,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

仲宣《登楼赋》云¹³：“钟仪幽而楚奏¹⁴，庄舄显而越吟¹⁵。”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¹⁶：“汉祖想粉榆¹⁷，光武思白水¹⁸。”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¹⁹，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之学²⁰，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²¹，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²²，正对所以为劣也。又言对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注释】

①言对：文字上的对偶。 ②事对：用事的对偶。 ③反对：意思相反的对偶。 ④正对：性质、意思相同的对偶。 ⑤双比：文字上两两相对。空辞：指不用事例典故。 ⑥人验：人所验知的事，即指典故。 ⑦殊：不同，相反。 ⑧长卿：西汉作家司马相如的字。 ⑨宋玉：战国楚国作家。 ⑩毛嫱：古代美女。鄣(zhàng)：同“障”，遮蔽。袂(mèi)：袖子。 ⑪程式：法式。此处有标准、水平意。 ⑫西施：古代美女。 ⑬仲宣：三国魏作家王粲的字。 ⑭钟仪幽而楚奏：《左传·成公九年》记楚人钟仪被晋国囚禁仍演奏楚国的音乐。钟仪是楚国乐师，被郑国俘虏而送到晋国，晋君要他演奏音乐，他便演奏了楚国的音乐，晋人认为他不忘旧土。幽：囚禁。 ⑮庄舄(xi)显而越吟：《史记·张仪列传》记陈轸对秦惠王说，越人庄舄在楚国做官富贵，但病中思越，仍发越声。 ⑯孟阳：西晋作家张载的字。《七哀》：张载有《七哀诗》，但现存二首中无下引二句。 ⑰汉祖：汉高祖刘邦。粉榆：地名，汉高祖故乡，在今江苏丰县。 ⑱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白水：地名，在南阳，汉光武帝家乡。 ⑲偶辞胸臆：意谓将心里想的用对偶文字说出。 ⑳征人之学：验证一个人的学问。征，验证。学，学问，此指掌握的典故。 ㉑幽显同志：指上文钟仪幽、庄舄显，事虽相反，不忘故土之志却同。 ㉒并贵共心：指上文汉高祖、汉光武都贵为皇帝而一样思乡。

【译文】

所以对偶的体例，共有四种：言对容易，事对困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差。言对，就是辞语相对而不用事例；事对，就是并列对举前人的故实；反对，就是事理虽反旨趣却同；正对，就是事情不同而意思一样。司马相如《上林赋》说：“在礼义的园地中修饰容仪，在典籍的领域里回旋飞翔。”这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说：“毛嫱遮袖，自视不够水准；西施掩面，相比黯然失色。”这属于事对一类。王粲《登楼赋》说：“钟仪被囚禁而奏楚乐，庄舄身显贵却发越声。”这属于反对一类。张载《七哀诗》说：“汉高祖想念粉榆，汉光武思念白水。”这属于正对一类。只用对偶的语言说出心中所想，言对之所以较易；用典要验证一个人的学问，事对之所以较难。以一幽囚一显达的事例说明志趣相同，反对之所以为优；以同样贵为天

子的事例表述共有心愿,正对之所以为劣。另外言对和事对,各有反与正,按照这样的分类去推求,一切对偶自然清清楚楚了。

张华诗称^①:“游雁比翼翔^②,归鸿知接翩^③。”刘琨诗言^④:“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⑤。”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⑥。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驂^⑦,弩为右服也^⑧。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⑨,踰蹕而行也^⑩。若气无奇类^⑪,文乏异采,碌碌丽辞^⑫,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⑬,迭用奇偶^⑭,节以杂佩^⑮,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自见也。

【注释】

- ①张华:西晋作家。以下诗句引自他的《杂诗》(其三)。 ②比:并排。
③翩(hé):代指鸟翼。 ④刘琨:西晋作家。 ⑤“宣尼”二句:出自刘琨《重赠卢湛诗》,同用孔子悲伤获麟事,语句内容重复。宣尼:指孔子,汉平帝时追尊为褒成宣尼公。悲获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载,孔子听说鲁人西狩获麟,悲伤地说:“孰为来哉,孰为来哉!”泪下沾袍。古人认为麒麟是仁兽,只有盛世才出现,当时为乱世,所以孔子伤心哭泣。 ⑥骈枝(qí):即骈拇枝指,意为多余。
⑦骥(jì):良马。驂(cān):驾车四马中两旁的两匹。 ⑧弩(nú):劣马。服:驾车四马中居中的两匹。 ⑨夔(kuí):传说中的一足兽。 ⑩踰蹕(chēn chuō)而行:《庄子·秋水》:“夔谓蚘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踰蹕,跳跃。
⑪气无奇类:气类无奇,即对偶不奇特。气类,同类,指对偶。 ⑫碌碌:平庸。
⑬联璧:成对的璧玉。章:通“彰”,光彩鲜明。 ⑭迭:交替。 ⑮节以杂佩:用各种佩玉来调节。

【译文】

张华的诗说:“远游的雁并翼而翔,归来的鸿连翅而飞。”刘琨的诗说:“宣尼为鲁人获麟而悲伤,孔丘因西狩得麟而哭泣。”像这样的意思重复,是对偶句中病态的多余。因此言对之可称为美的,贵在遣词精巧;事对首先要考虑的,务求用事恰当。如果两事相对,好坏却不均衡对称,那就好比驾车时良马在左,劣马在右。如果所用之事有时只有单独的一件,没有其它事与之相配,那就像夔只有一脚,只好跳跃着行走。如果既无奇特的对偶,又无卓异的文采,平平庸庸的对偶,则会使读者昏昏欲睡。一定要使事理圆转周密,对偶如成双的璧玉那样有文采,交替地使用散句与偶句,像佩玉要用各种玉器调节,才显出它的可贵。照这样去思考,道

理就自然清楚了。

赞曰：体植必两^①，辞动有配^②。左提右挈^③，精味兼载^④。炳烁联华^⑤，镜静含态^⑥。玉润双流^⑦，如彼珩珮^⑧。

【注释】

①体植必两：即本篇开首所说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之意。植，立，树立，有生成之意。②动：动辄，往往。③左提右挈(qiè)：说要左右前后均衡对称。挈，携。④精味兼载：是说精巧的韵味在一对偶句中双双体现。⑤炳烁：光采闪烁。联华：并蒂之花，喻对偶。华，通“花”。⑥镜静含态：明净的镜子映照事物，使物与像成双，也喻对偶。静，通“净”。⑦玉润：像玉般温润。流：光泽闪耀。⑧珩(héng)：佩玉的一种。珮：即“佩”。

【译文】

总之，肢体生成必然成双，语词往往配对。讲究对偶均衡相称，精巧的韵味便在一对偶句中双双体现。如并蒂之花光彩鲜明，似明净之镜照物成双。双璧温润，流光溢采，就像佩玉在身，铮然和鸣。

比兴第三十六

【题解】

本篇研讨比喻、起兴两种修辞手段。赋、比、兴原是《诗经》的三种写作手法，后来作品，也是诗歌、辞赋等韵文运用比兴为多，故本篇结合诗歌、辞赋来论述比兴。

全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比、兴的特点和区别，指出比写得明显，兴则隐约，在进行讽刺时也是如此。第二段结合先秦两汉作品论比兴。先是说《诗经》的兴和比，各举例说明；接着说屈原作品“讽兼比兴”；最后批评汉代赋家大量运用比喻，“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刘勰认为起兴法“称名小而取类大”，含义更为深远，所以对汉代辞赋“兴义销亡”的现象表示不满。第三段联系宋玉和汉魏西晋的作家作品论比喻。说明比类颇多，有喻于声、方于貌、拟于心、譬于事等等区别。指出诗赋多用比喻，描写事物具体细致，富有文采，对读者起到“惊视回听”的效果；但它们只是追求比类的丰富生动，缺乏讽刺，是“习小而弃大”。

刘勰论诗赋，注重讽刺内容，以使文学有利于政教。比、兴两种方法，本来可用于讽刺，也可用于颂美。本篇第一段强调“蓄愤斥言”、“环譬托讽”，即是偏于强调讽刺。再则，刘勰深受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对兴法委婉地进行讽谕更为欣赏。本此，他对后代诗赋缺乏讽刺内容、大量运用比体深致不满。但另一方面，他对后代诗赋由于大量用比、文采富美、描写细致生动，增强了艺术性，也有所肯定。刘勰的这种既重讽谕内容、又重艺术性的观点，在《明诗》篇也有所表现，读者可以参看。

《诗》文弘奥^①，包蕴六义^②，毛公述传^③，独标兴体^④，岂不以风通而赋同^⑤，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⑥；起情者，依微以拟议^⑦。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⑧，兴则环譬以托讽^⑨，盖随时之义不一^⑩，故诗人之志有二也^⑪。

【注释】

①弘:大。奥:深。 ②韞(yùn):蕴藏。六义:《诗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中风、雅、颂为诗体,赋、比、兴为表现方法。 ③毛公述传:相传战国末鲁人毛亨作《诗训诂传》(即《毛传》),以解释《诗经》。毛公:大毛公毛亨。传:解释经典之作。 ④独标兴体:《毛传》只注明他认为是兴的诗句,而不注明赋、比。 ⑤风通:风指风、雅、颂,《诗经》以《风》诗为先,数量也最多。由于骈文字数句式的限制,只好用风兼指雅、颂。《诗经》已按《风》、《雅》、《颂》将三百余篇诗明确分类,所以无需注明。通:意谓人所通晓。赋同:意为赋是直陈,这一手法的具体运用容易辨别,并无异议,所以也无须标出。 ⑥切:切合。类:类似。指事:说明事理。 ⑦“起情”二句:谓因微小之物而兴起情思,托以取义。 ⑧蓄:积蓄。斥言:指斥。 ⑨环譬:委婉曲折的比喻。 ⑩随时之义不一:说随情况不同而变化运用。 ⑪有二:指比、兴两种方法。

【译文】

《诗经》弘大精深,包含风、赋、比、兴、雅、颂六义,但毛公解释《诗经》,唯独标明其中是兴的地方,难道不是因为风和赋等人所共晓,比明显而兴隐约吗?所以比,就是比附;兴,就是兴起。比附事理,就是以切合所写事理类似事物为比喻来说明;兴起情感,就是因微小之物触发情思,托以取义。兴起情感,兴的手法因此成立;比附事理,比的手法因此产生。比是因积蓄忧愤而提出指责,兴是用委婉比喻以寄托讽意,情况不同,用法不一,所以诗人表达情志有比和兴两种方法。

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②。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③;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④。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⑤;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⑥。明而未融^⑦,故发注而后见也^⑧。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⑨。故金锡以喻明德^⑩,珪璋以譬秀民^⑪,螟蛉以类教诲^⑫,蜩螗以写号呼^⑬,浣衣以拟心忧^⑭,卷席以方志固^⑮,凡斯切象^⑯,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⑰，“两骖如舞”^⑱：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楚襄信谗^⑲，而三闾忠烈^⑳，依《诗》制《骚》，讽兼比兴^㉑。炎汉虽盛^㉒，而辞人夸毗^㉓，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㉔，故比体云构^㉕，纷纭杂遝^㉖，倍旧章矣^㉗。

【注释】

①婉:委婉曲折。章:篇章。 ②“称名”二句:语出《易传·系辞下》,这里

说兴起情感的事物虽然细小,但要说明的意义却较大。称:举。名:名物。取类:指要表现的情感事理。

③“关雎”二句:指《诗经·周南·关雎》,据《毛传》说是赞美后妃之德的。关雎:指《关雎》首句“关关雎鸠”中的雎鸠(一种水鸟)。有别:语本东汉郑玄的解释:“谓王雎之鸟(即雎鸠)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方:比方。

④“尸鸠”二句:指《诗经·召南·鹊巢》,《毛诗序》说是歌颂诸侯夫人之德的。郑玄注:“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尸鸠:即鸛鸠,布谷鸟。贞一:即郑玄所说的“均壹之德”,意为专一不变。夫人象义:象征夫人之义。

⑤从:通“纵”,舍弃之意。夷:常,平常。

⑥鸷鸟:猛禽。

⑦融:朗,大明。

⑧发注而后见:谓兴义隐约,必须靠注才能明白其意。

⑨扬言:显明之言。切事:切合事理。

⑩金锡以喻明德:《诗经·卫风·淇奥》:“有匪(通“斐”,有文采)君子,如金如锡。”即用金锡比喻君子的美好品德。

⑪珪璋以譬秀民:《诗经·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形容仪容温和昂然),如圭如璋。”即用圭璋比喻贤能的人。珪璋:即圭璋,古代珍贵的玉制礼器。秀:杰出。

⑫螟蛉以类教诲:《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用蜾蠃(guǒ luǒ,细腰蜂)养育螟蛉幼虫比喻教诲后辈。蜾蠃其实不是养育螟蛉幼虫,而是将其捕去作为自己日后孵出的幼虫的食物,古人误以为是蜾蠃养育螟蛉为子,所以有此比喻。螟蛉:小青虫。类:类比。

⑬蜩螗(tiáo táng)以写号呼:《诗经·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即用蝉鸣和羹汤沸腾比喻饮酒号呼的声音。蜩螗:蝉。

⑭浣衣以拟心忧:《诗经·邶风·柏舟》:“心之忧矣,如匪(非)浣衣。”即用身穿未洗的脏衣来比喻心情的忧郁。浣(huàn):洗。拟:比拟。

⑮卷席以方志固:《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非)席,不可卷也。”谓我心不是席子,不可以卷起,比喻心志坚定。方:比方。

⑯切象:即上文“切类”,取切合的类似现象。

⑰麻衣如雪:语出《诗经·曹风·蜉蝣》。

⑱两骖如舞:语出《诗经·郑风·大叔于田》,谓驾车时两旁的马奔跑协调,有如舞蹈。骖,一车四马中两旁的两匹。

⑲楚襄:战国楚顷襄王。谗:谗言,说别人的坏话。

⑳三闾:指屈原,他曾任三闾大夫。

㉑讽兼比兴:谓屈原作品的讽刺兼用比和兴两种手法。

㉒炎汉:汉朝。古代以五行附会朝代的更替,认为汉属五行中的火,所以称炎汉。炎,火。

㉓夸毗(pí):以柔顺取媚于人。

㉔先鸣:首先得到发展。

㉕云构:像云一样多。

㉖杂糅(tà):杂乱。

㉗倍:即“背”,违背。

【译文】

观察兴的托物喻意,是用婉转的手法构成篇章;用于起兴的事物虽小,但要说明的意义却较大。雎鸠鸟雌雄有别,所以被用来比方后妃的美德,鸛鸠鸟专一不

变,所以被用来象征夫人的品行。起兴的意义只取它的专一不变,也就不因它是平常的鸟而舍弃不用;表现的德性看重它的雌雄有别,也就不因它是凶猛的鸟而嫌弃不写。用意明确而话未说明,所以注释了才能理解。再说什么是比呢?比是通过描写事物来比附所要表述的意思,用显明的语言来切合所要表述的事理。所以金锡被用来比喻贤明的品德,珪璋被用来比方杰出的人士,螟蛉被用来类比教导后辈,螟蛉被用来描写饮酒喧闹。以未洗涤的衣服比拟心中忧郁,以不是可卷的席子比方心志坚定,所有这些与事理切合的物象,都是比的手法。至于像“麻衣洁白如雪”,“两边的马跑起来如跳舞般合拍”:诸如此类的描写,也都属于比。战国时楚顷襄王听信谗言,而三闾大夫屈原忠贞刚烈,他继承《诗经》的传统创作《离骚》,所用讽刺兼取比兴。汉朝创作虽然繁盛,但辞赋作者大多取媚主上,讽刺的传统丧失了,所以兴的手法也就消失了。这时候赋和颂率先得到发展,因此比的手法风起云涌,纷繁杂乱,违背了旧有的法则。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①:“纤条悲鸣^②,声似竽籁^③。”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④:“森森纷纷^⑤,若尘埃之间白云^⑥。”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鵬鸟》云^⑦:“祸之与福,何异纠缠^⑧?”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⑨:“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⑩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⑪:“繁缛络绎^⑫,范、蔡之说也^⑬。”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⑭:“起郑舞,茧曳绪。”^⑮此以容比物者也^⑯。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⑰。至于扬、班之伦^⑱,曹、刘以下^⑲,图状山川,影写云物^⑳,莫不织综比义^㉑,以敷其华^㉒,惊听回视^㉓,资此效绩^㉔。又安仁《萤赋》云^㉕:“流金在沙^㉖。”季鹰《杂诗》云^㉗:“青条若总翠^㉘。”皆其义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㉙,则无所取焉。

【注释】

①宋玉:战国楚国作家。《高唐》:《高唐赋》。 ②纤条:细小的树枝。

③竽:一种吹奏乐器,似笙,有三十六簧。籁:孔窍所发的声音。 ④枚乘:西汉作家。《菟(tú)园》:《梁王菟园赋》。

⑤森森(biāo):快的样子。现存《梁王菟园赋》作“疾疾”。 ⑥间:夹杂。 ⑦贾生:贾谊,西汉作家。《鵬(fú)鸟》:《鵬鸟赋》。

⑧纠:绞合。纆(mò):绳索。 ⑨王褒:西汉作家。《洞箫》:《洞箫赋》。

⑩“优柔”二句:王褒原文为:“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

吐舍，若慈父之畜子也。……优柔温润，又似君子。”畜：抚养。⑪马融：东汉作家。《长笛》：《长笛赋》。⑫络绎：连续不断。⑬范：范雎，战国辩士，为秦相。蔡：蔡泽，战国辩士，也曾任秦相。说(shui)：说辞。⑭张衡：东汉作家。《南都》：《南都赋》。⑮“起郑舞”二句：原文为：“坐南歌兮起郑舞，白鹤飞兮茧曳绪。”茧：蚕茧。曳：抽。绪：丝头。⑯容：仪容。⑰谢：逊，比不上。⑱扬：扬雄，西汉作家。班：班固，东汉作家。伦：辈。⑲曹：曹植，三国魏作家。刘：刘桢，三国魏作家。⑳影写：描摹。㉑织综：错综交织，指运用。㉒敷：铺陈。华：文采。㉓回：迷惑。㉔资：凭借。效：获得。绩：效果。㉕安仁：西晋作家潘岳的字。《萤赋》：《萤火赋》。㉖流金在沙：原文为“若流金之在沙”，形容萤火如流动的金子在沙中闪烁。㉗季鹰：西晋作家张翰的字。㉘总：聚合。翠：翠鸟的羽毛。㉙刻鹄类鹜：语出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意思是刻画天鹅即使不成，仍不失像鸭。

【译文】

比的用法，在选取类比的事物方面是不固定的：有的比喻声音，有的比方形貌，有的比拟心情，有的比附事物。宋玉《高唐赋》说：“细小的枝条发出悲鸣，声音就像吹竽。”这属于比喻声音的一类。枚乘《梁王菟园赋》说：“众鸟纷纷快飞，如白云中夹杂的点点尘埃。”这属于比方形貌的一类。贾谊的《鹏鸟赋》说：“祸与福，和线绞合成绳索有什么两样？”这是用物来比道理。王褒《洞箫赋》说：“箫声优柔温和，就如慈父在抚育儿女。”这是把声音比作心情。马融《长笛赋》说：“笛声繁富连绵，就像范雎、蔡泽的说辞。”这是把音响比作辩说。张衡《南都赋》说：“跳起郑国的舞蹈，好比蚕茧的抽丝。”这是把舞态比作事物。诸如此类的比喻，辞赋里争先使用；比的手法越用越多，兴的手法便被逐渐淡忘，熟悉了小的，却抛弃了大的，所以创作就不及周代作者了。至于扬雄、班固这批作家，曹植、刘桢以下的作者，刻画山川，描摹云物，无不运用比的手法，以铺陈文采。令人有耳闻目见的惊奇，全靠这种手法来获取效果。另外，潘岳《萤火赋》说：“萤火如流动的金子在沙中闪光。”张翰《杂诗》说：“青青的枝条像聚合的翠鸟羽毛。”都是用比的手法。所以比的用法虽多，但以贴切吻合为好，如果画天鹅而成了鸭子，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

赞曰：诗人比兴，触物圆览^①。物虽胡越，合则肝胆^②。拟容取心^③，断辞必敢^④。攒杂咏歌^⑤，如川之澹^⑥。

【注释】

①圆览：周密地观察。

②“物虽”二句：语本《淮南子·俶真》“是故自其

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这里是说比兴的双方虽然像北方的胡地和南方的越地那样毫不相关,但就其相似的地方而言,两者又像肝胆一样紧密结合。 ③拟容:比拟事物的形貌。取心:比拟某种心情或情志。 ④断辞:措辞。敢:果敢。 ⑤攒:聚集。 ⑥澹:波浪起伏的样子。

【译文】

总之,诗人运用比兴手法,遇到事物要周密观察。不同的事物,表面上虽然毫不相关,如胡、越之远,但两者相似之处却紧密切合,如肝胆之近。比拟事物的形貌或内心的情志,下笔措辞一定要果敢。各种比兴聚集在歌咏中,就如河流中波澜起伏。

夸饰第三十七

【题解】

本篇论述夸张手法。全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运用夸张手法，能使被陈说的事物显得更加真实生动，因而古来文辞中经常出现夸张。接着举《诗经》、《尚书》中的部分例子作证。第二段说明宋玉、景差的辞赋，盛用夸张，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辞赋循此发展，形成虚诡浮滥之风，违背事理。但他们在描写山海宫殿等雄壮事物方面，运用夸张，刻划逼真生动，具有动人的魅力。后来文人循其轨迹，用夸张成功地描绘了炜烨、萎绝、欢笑、咸泣种种情状，起到了发蕴飞滞、披髻骇聋的艺术效果。第三段指出，运用夸张应抓住要领，不要过份而违背事理，应向《诗经》、《尚书》学习，克服司马相如、扬雄辞赋的诡滥作风，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汉魏两晋以迄南朝，辞赋盛行，大量运用夸张手法进行描绘，其他文体如书信、论文以及诗歌等，一部分作品也多用夸张。夸张、比喻都是该时期文学作品构造辞藻美的重要因素，故本书各列专篇加以论述。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①。神道难摹^②，精言不能追其极^③；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④。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⑤，文辞所被^⑥，夸饰恒存^⑦。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⑧，事必宜广^⑨，文亦过焉^⑩。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⑪，论狭则河不容舫^⑫，说多则子孙千亿^⑬，称少则民靡孑遗^⑭，襄陵举滔天之目^⑮，倒戈立漂杵之论^⑯，辞虽已甚^⑰，其义无害也。且夫鴞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⑱？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⑲？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⑳。大圣所录^㉑，以垂宪章^㉒。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㉓。

【注释】

①“夫形而上”二句：语出《易传·系辞上》，孔颖达疏：“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以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而上：超越形体之上，即抽象。形而下：有具体形体。②摹：描摹。③极：终极。④喻：说明。⑤豫：干预，参预。⑥被：及，到。⑦恒：常，不变。⑧风：教化。⑨广：扩大。⑩过：即夸大。⑪言峻则嵩高极天：《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嵩：同“崧”，山高的样子。峻：高。极：至。⑫论狭则河不容舠：《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刀：即“舠”，小船。⑬说多则子孙千亿：《诗经·大雅·假乐》：“千禄百福，子孙千亿。”⑭称少则民靡孑(jié)遗：《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靡：无。孑：单独。遗：留下。⑮襄陵举滔天之目：《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害)，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襄：上。滔：漫。目：话。⑯倒戈立漂杵(chǔ)之论：《尚书·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杵：春槌。⑰甚：过分。⑱“且夫”二句：《诗经·鲁颂·泮水》：“翩彼飞鸢，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怀我好音。”鸢(xiāo)：猫头鹰，古人认为是恶鸟。泮(pàn)：泮宫，诸侯的学宫。⑲“荼(tú)味”二句：《诗经·大雅·绵》：“周原膋膋(肥美)，董荼如飴。”荼：苦菜。飴(yí)：糖浆。⑳矫饰：指夸饰。㉑大圣所录：指孔子整理过《诗经》等典籍。大圣，孔子。㉒垂：传下。宪章：法度。㉓“说《诗》者”二句：《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意：即《孟子》原文中的“志”。

【译文】

在具体形体之上的叫做道，有具体形体的叫做器。神妙的道难以描摹，再精致的语言也不能穷尽它的底蕴；有形之物容易描写，夸大的言辞能够说明它的真象。并非作者的才能有高下，而是道理决定了其中的难易。所以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涉及声音形貌，用文字来表达，夸张的手法就始终存在了。即使是《诗经》、《尚书》那样雅正的用语，要教化习俗、训导世人，事情就应扩大，文辞也要有所夸张。因此说山高就说高到天上，说河狭就说容不下小船，说子孙众多就说有成千成亿，说人民少就说没有一个能留下来，说洪水漫上山就有淹没了天空的说法，说前军倒戈就说了流血把春杵漂起的话，话说得虽然过分，但意思却没有妨碍。再说猫头鹰的难听声音，怎会因为学宫的树上就变得好听了呢？苦菜味道苦涩，怎会因为长在周国肥沃的原野上而变甜呢？这些都是意在深深地赞美，所以文义作了过头的修饰。它们都是圣人所采录，传下来作为典范的。这就是孟子所说

的：“解释《诗》的不要因为文采而妨碍对辞句的理解，也不要因为辞句而妨碍对作者用意的理解。”

自宋玉、景差^①，夸饰始盛。相如凭风^②，诡滥愈甚^③。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④；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⑤。及扬雄《甘泉》^⑥，酌其余波^⑦；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⑧，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⑨。至《西都》之比目^⑩，《西京》之海若^⑪，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⑫。又子云《羽猎》^⑬，鞭宓妃以饷屈原^⑭；张衡《羽猎》^⑮，困玄冥于朔野^⑯。变彼洛神^⑰，既非魑魅^⑱；惟此水师^⑲，亦非魍魉^⑳，而虚用滥形^㉑，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睽刺也^㉒。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㉓，嵯峨揭业^㉔，熠耀焜煌之状^㉕，光采炜炜而欲然^㉖，声貌岌岌其将动矣^㉗。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于是后进之才，奖气挟声^㉘，轩翥而欲奋飞^㉙，腾掷而羞跼步^㉚。辞入炜烨^㉛，春藻不能程其艳^㉜；言在萎绝^㉝，寒谷未足成其凋^㉞。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㉟。信可以发蕴而飞滞^㊱，披瞽而骇聋矣^㊲。

【注释】

- ①宋玉：战国楚国作家。景差：战国楚国作家。 ②相如：司马相如，西汉作家。 ③诡滥：怪异失实。 ④“故上林”二句：司马相如《上林赋》：“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楹轩。”奔星：流星。宛：屈曲。轩：楼板。 ⑤“从禽”二句：《上林赋》：“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椎蜚廉，弄獬豸，……擒焦明。”从：追逐。飞廉：即蜚廉，传说中的神鸟龙雀。焦明：一种似凤凰的鸟。 ⑥扬雄：西汉作家。《甘泉》：《甘泉赋》。 ⑦酌：参酌。 ⑧“语瑰奇”句：扬雄《甘泉赋》：“翠玉树之青葱兮。”瑰奇：珍贵奇异的事物。假：借。玉树：据说以珊瑚为枝，碧玉为叶。 ⑨“言峻极”句：《甘泉赋》：“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长途而下颠。”峻：高。颠坠：坠落。 ⑩《西都》：指东汉作家班固的《西都赋》。比目：比目鱼，《西都赋》中曾写到“揄文竿，出比目”。 ⑪《西京》：指东汉作家张衡的《西京赋》。海若：海神，《西京赋》中写到“海若游于玄渚”。 ⑫穷：达到极致。 ⑬子云：扬雄的字。《羽猎》：《羽猎赋》。 ⑭鞭宓（fú）妃以饷屈原：《羽猎赋》：“鞭洛水之宓妃，饷屈原与彭、胥。”宓妃：洛水之神，相传原为伏羲的女儿，淹死于洛水，为洛水之神。饷：送食物。 ⑮张衡《羽猎》：张衡的《羽猎赋》今不全，残文中无下引“困玄冥于朔野”之句。 ⑯困：囚禁。玄冥：水神。朔：北方。 ⑰变（luán）：美好。 ⑱魑

魅(chī mèi):鬼怪。 ①9水师:水神玄冥。 ②0魍魎:水怪。 ②1虚用滥形:意谓虚假失实地过分形容。 ②2睽刺(kuí là):违背。 ②3体势:规模形势。 ②4嵯(cuó)峨:险峻突兀。揭业:高。 ②5熠(yì)耀焜煌:光明的样子。 ②6炜炜:光采。然:同“燃”。 ②7岌岌(jí):高耸而可危。 ②8奖气挟声:助长这种风气,凭借它的声势。 ②9轩翥(zhù):高飞。 ③0腾掷:跳跃。蹠(jú)步:小步。 ③1炜烨:光辉的样子。 ③2程:计量。 ③3萎绝:枯萎。 ③4凋:凋零。 ③5戚:悲伤。偕:共同。 ③6信:的确。蕴:蕴藏。滞:不通畅。 ③7披:开。瞽(gǔ):盲人。骇:惊。

【译文】

从宋玉、景差起,夸张开始大量运用,司马相如顺着这种风气,创作中怪异失实的夸张描写更加厉害。所以写上林苑的宫馆,就说流星和曲虹进了楼板;写猎取飞禽的众多,就说连飞廉和焦明之类的鸟都一起捕获。到扬雄写《甘泉赋》,也参酌选取司马相如的夸张手法;谈及珍贵奇异的树木就借助玉树来显示珍奇,说到宫馆的高耸就说连鬼神也会坠落下来。至于《西都赋》提到的比目鱼,《西京赋》讲到的海若神,按事理去检验已无从验证,就尽力夸张而言还未到极点。还有扬雄的《羽猎赋》,说鞭打洛神宓妃去为屈原送饭;张衡的《羽猎赋》,说把水神玄冥囚禁于北方的原野。那美好的洛神,既不是鬼怪;而这水神,也不是妖魔,却虚假不实地过度形容,这不是太粗疏了吗!这是想夸大它的威势、增饰所写的事情,但却违背了事理。至于像描写山海的气势形貌,表现宫殿的规模形势,或者险峻高耸,或者光耀辉煌,写得光采闪耀就像将要燃烧,声势形象岌岌可危像要飞动。这些无不用夸大来表现形状,借增饰来显示奇异。因此后世有才气的作者,都助长这种风气,凭借这种声势,振翅高举而想要奋力飞翔,奔走腾跃而羞于小步慢行。文辞如果涉及繁盛,那么春天的鲜花也无法形容它的鲜艳;言辞如果讲到枯萎,那么寒冷的荒谷也不足以形成它的凋零。谈到欢乐文字也含着欢笑,说到悲伤声音又带着哭泣。夸张确实可以显示隐微、疏通阻滞,使瞎子睁眼、聋子惊声。

然饰穷其要^①,则心声锋起^②;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③。若能酌《诗》、《书》之旷旨^④,剪扬、马之甚泰^⑤,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⑥,亦可谓之懿也^⑦。

【注释】

①穷:尽。要:要领。 ②心声:扬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因指语言文辞。锋起:同蜂起,形容多,此指文辞流畅飞动。 ③乖:背离。 ④旷旨:远大的意旨。 ⑤剪:去除。扬:扬雄。马:司马相如。泰:过度。 ⑥诬:

失实。⑦懿：美。

【译文】

然而如果夸张能够穷尽事物的要领，那么作品的文辞就会流畅飞动；如果夸张得违背常理，那么说的就会与实际相背。假如能酌取《诗经》、《尚书》所显示的深远意旨，去除扬雄、司马相如等人的过分夸张，使夸大而有节制，增饰而不失实，也可说是美好的了。

赞曰：夸饰在用，文岂循检^①？言必鹏运^②，气靡鸿渐^③。倒海探珠，倾昆取琰^④。旷而不溢^⑤，奢而无玷^⑥。

【注释】

①检：法度。②鹏运：语本《庄子·逍遥游》：“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这里是说如鹏远行。③靡：披靡，有胜过之意。鸿渐：语出《易经·渐卦》：“鸿渐于干。”谓鸿雁逐渐升到岸边。④倾：翻转。昆：昆仑山，相传产玉。琰：美玉。⑤旷：深广。溢：过多。⑥奢：指夸张。玷(diàn)：玉的斑点，指缺点。

【译文】

总之，夸张成败全在于运用，行文哪有可遵循的规则？语言一定要如大鹏腾飞，气势要胜过鸿雁的上升。倒干海水来探求珠宝，翻转昆仑以获取美玉。意义深广而不过分，语言夸张而无缺点。

①循检：循，遵循；检，法度。②鹏运：鹏，大鹏；运，运行。③气靡：气势；靡，披靡。④倒海：倒，翻转；海，海水。⑤旷而不溢：旷，深广；溢，过多。⑥奢而无玷：奢，夸张；玷，玉的斑点。

【译注】

①循检：循，遵循；检，法度。②鹏运：鹏，大鹏；运，运行。③气靡：气势；靡，披靡。④倒海：倒，翻转；海，海水。⑤旷而不溢：旷，深广；溢，过多。⑥奢而无玷：奢，夸张；玷，玉的斑点。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①，援古以证今者也^②。昔文王繇《易》^③，剖判爻位^④，《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⑤；《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⑥；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⑦。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⑧；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⑨；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⑩，经籍之通矩也^⑪。《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⑫亦有包于文矣^⑬。观夫屈、宋属篇^⑭，号依诗人^⑮，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鹏赋》^⑯，始用《鹞冠》之说^⑰，相如《上林》^⑱，撮引李斯之书^⑲，此万分之一会也^⑳。及扬雄《百官箴》^㉑，颇酌于《诗》、《书》^㉒，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㉓，渐渐综采矣^㉔。至于崔、班、张、蔡^㉕，遂摭摭经史^㉖，华实布濩^㉗，因书立功^㉘，皆后人之范式也。

【注释】

- ①据事以类义：用往事来类比文义。 ②援：引用。 ③文王：周文王。繇(zhòu)《易》：作《易经》的卦爻辞。繇，指卦爻辞，《易经》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说明每卦的文字为卦辞，说明每爻的文字为爻辞。 ④剖判爻位：辨析每卦六爻的位置。 ⑤“《既济》”二句：《既济》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济》：《易经》六十四卦之一。九三：指第三位是阳爻。高宗：商王武丁。 ⑥“《明夷》”二句：《明夷》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明夷》：《易经》六十四卦之一。六五：第五位是阴爻。箕子：殷商贵族，因谏纣王不听而佯狂为奴。贞：正。 ⑦征：证明。 ⑧“至若”二句：《尚书·胤征》中说，掌管历法的羲氏、和氏，纵酒作乐，荒废职守，胤侯奉夏王之命前往征讨，出发前誓师，引用《政典》说：“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胤：古国名。羲和：羲氏、和氏，为掌管历法的官。 ⑨“盘庚”二句：《尚书·盘庚》载盘庚告诫国人时说：“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盘庚：商王名，他把国都迁至殷，曾遭国人反对，他因此多次告诫臣民必须迁都。《盘庚》三篇即其诰词。诰：告，告诫。迟任：上古贤人。 ⑩鸿：大。谟：谋议，此指用意。 ⑪通矩：通用的法度、规则。 ⑫“《大畜》”二句：《大畜》的《象辞》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易经》六十四卦之一。象：指解释《大畜》的《象辞》。 ⑬有包于文：包括作文的道理。 ⑭屈：屈原。宋：宋玉，战国楚国作家。属：撰著。 ⑮诗人：《诗经》作者。 ⑯贾谊：西汉作家。《鹏赋》：《鹏鸟赋》。 ⑰始用《鹞(hé)冠》之说：贾谊《鹏鸟赋》中不少说法与《鹞冠子》中的说法相同，但《鹞冠子》有可能是后人伪托，所以不见得是贾谊引用《鹞冠子》。《鹞冠》：《鹞冠子》，《汉书·艺

文志》道家类著录。 ⑱相如：司马相如，西汉作家。《上林》：《上林赋》。 ⑲撮引：摘引。李斯之书：指李斯的《谏逐客书》。李斯，秦始皇时任丞相。 ⑳万分之一会：指极偶然的会合。 ㉑扬雄：西汉作家。《百官箴》：据《后汉书·胡广传》，扬雄曾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亡阙九篇，东汉崔駰父子、胡广等人相继增补，共四十八篇，号称《百官箴》。此指扬雄所作的官箴，“百”不是实际数目。 ㉒酌：酌取。 ㉓“刘歆”二句：《遂初赋序》说刘歆赴五原太守任时，“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往事而寄己意”。刘歆：西汉作家。纪传：指《遂初赋》叙“衰周之失权”时，采用不少《左传》的记载。 ㉔综采：综合采用各种古书。 ㉕崔：崔駰，东汉作家。班：班固，东汉作家。张：张衡，东汉作家。蔡：蔡邕，东汉作家。 ㉖摭摭(jùn zhí)：采摘。 ㉗布濩(hù)：散布。 ㉘因：靠，凭借。立功：获得功效。

【译文】

事类，就是文章在表达作者的情志外，用往事来类比其义，援引古代的例子来验证现在。从前周文王作《易经》的卦爻辞，辨析每卦六爻的位置，《既济》卦第三位阳爻的爻辞，引用遥远的商高宗征伐鬼方的事；《明夷》卦第五位阴爻的爻辞，写到近代箕子的坚贞；这些都是略举前人的事例，用来证明文章的用意。至于胤侯征讨羲氏、和氏，引述了《政典》的教训；盘庚告诫国人，提到了迟任说过的话；这些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现成言辞，来说明道理。这样说明道理时引用前人的成辞，证明用意时举出过去的事例，便是圣贤的宏大用意，经典的通用法则了。《大畜》卦的《象辞》说：“君子要多记前人的言论事迹。”这也包括作文的道理了。看屈原、宋玉的创作，据说是依照《诗经》作者的写法来写的，虽然引用古代事实，但不采用原有的辞句。只有贾谊的《鹏鸟赋》，开始采用《鹞冠子》中的说法，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摘取了李斯《谏逐客书》中的用语，这只是极偶然的相合。到扬雄作《百官箴》，便有很多采自《诗经》、《尚书》的文字，刘歆作《遂初赋》，历述了史书中的不少记载，就渐渐地综合引用各种古书了。到了崔駰、班固、张衡、蔡邕，便采集摘取经书史书，使作品华实并茂。这是凭借古书所获得的功效，都成了后人仿效的模式。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①；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②，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遭于事义^③；才馁者，劬劳于辞情^④：此内外之殊分也^⑤。是以属意立文^⑥，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⑦，文采必霸^⑧；才学褊狭^⑨，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⑩。表里相资^⑪，

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¹²，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¹³，所作不可悉难¹⁴，难便不知所出¹⁵，斯则寡闻之病也。夫经典沈深¹⁶，载籍浩瀚¹⁷，实群言之奥区¹⁸，而才思之神皋也¹⁹。扬、班以下²⁰，莫不取资²¹，任力耕耨²²，纵意渔猎²³，操刀能割，必裂膏腴²⁴；是以将赡才力²⁵，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²⁶，鸡蹠必数十而饱矣²⁷。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²⁸，掇理须核²⁹，众美辐辏³⁰，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³¹：“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³²；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³³。”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³⁴，譬寸辖制轮³⁵，尺枢运关也³⁶。或微言美事³⁷，置于闲散³⁸，是缀金翠于足胫³⁹，靚粉黛于胸臆也⁴⁰。

【注释】

- ①“夫姜桂”二句：语本《韩诗外传》“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说姜和木桂生长于地，但辛味是由其本性决定的。 ②馁：饥饿，引申为欠缺。 ③迍遭(zhūn zhān)：困难。事义：用典用事以证义。 ④劬(qú)：劳苦。 ⑤内：指才。外：指学。 ⑥属意立文：构思创作。 ⑦合德：指兼备并相互配合。 ⑧霸：指出众。 ⑨褊(biǎn)狭：狭窄，指欠缺。 ⑩“夫以”四句：据扬雄《答刘歆书》说，扬雄曾上奏称年少不得学，但爱好沈博绝丽的文章，情愿不领三年的俸禄，而能免于值班，以便专心学习。皇帝下诏同意，且俸禄照发，让扬雄在石渠阁看书，后来扬雄的作品便有文采了。石室：石渠阁，汉朝皇家藏书处。 ⑪表：即上文“外”，指学。里：即上文“内”，指才。资：依靠，此指配合。 ⑫魏武：魏武帝曹操。下引曹操的话无考。张子：不详。 ⑬拾掇(duō)：拾取。崔、杜：可能指崔駰、杜笃，都是东汉作家。 ⑭悉：全部。难：问难，指追究。 ⑮出：出处。 ⑯沈：沉。 ⑰载籍：书籍。 ⑱奥区：深奥的地方。 ⑲神皋：神明的区域。皋，界限。 ⑳扬、班：扬雄、班固。 ㉑取资：取用。 ㉒耕耨(nòu)：耕种，喻学习。耨，除草。 ㉓渔猎：获取，与“耕耨”意同。 ㉔“操刀”二句：说只要能拿刀割肉，一定割肥腴的肉，比喻作文要尽可能地采用典故成语来丰富文采。裂：割裂。 ㉕赡：丰富。 ㉖“狐腋”句：《慎子·知忠》：“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腋：指狐腋下皮毛，可作裘衣，最为保暖。 ㉗“鸡蹠(zhí)”句：《淮南子·说山训》：“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必食其蹠，数十而后足。”蹠：脚掌。 ㉘校练：考核选择。练：同“拣”，选择。 ㉙掇(juē)：摘取。核：真实。 ㉚辐辏：车轮的辐条汇集在车轴上。此指汇集。 ㉛刘劭：三国魏作家。 ㉜“公子”二句：《史记·平原君列传》载，秦围赵都邯郸，赵

国公子平原君赵胜前往楚国求救，楚王不肯与赵合力抗秦，平原君门客毛遂按剑而上，以武力胁迫，并陈以利害，迫使楚王同意结盟。公子：指平原君赵胜。客：门客，指毛遂。歃盟：订盟约。歃(shà)，歃血，订盟时口含牲血，一说将牲血涂于口旁。③③“管库”二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蔺相如随赵王前往渑池和秦王相会，秦王让赵王弹瑟，以侮辱赵王，蔺相如即便让秦王为赵王击缶，秦王不肯，蔺相如说，五步之内，他将与死相拚，秦王被迫击缶。管库隶臣：地位低下的小臣，指蔺相如，因为他曾是宦者缪贤的舍人。鼓：敲击。缶：一种瓦质的打击乐器。③④成绩：获得好效果。③⑤辖：固定车轮与车轴位置的小零件。③⑥枢：门上转轴。运关：转动门板。③⑦微言：精微之言。③⑧置于闲散：意为安排在无关紧要的地方。③⑨缀：装饰，点缀。胫：小腿。④⑩靚(jìng)：妆饰。黛：画眉的颜料。臆：胸。

【译文】

姜和木桂生长于地，而辛味却是由它们的本性决定的；文章需要学问，才力在于天资。才力发自本性，学问从外部获得，有的学问渊博而才力欠缺，有的才力很强而学问贫乏。学问贫乏的人，用典使事证明文义显得困难；才力欠缺的人，驱遣文辞表情达意显得费力：这是内在才力和外在学问的区别。因此构思创作，心意谋求用文笔表达时，才力是主要的，学问起辅助作用，两者兼备并相互配合，文采必能出众称雄；两者有所欠缺，即使有华美之处也难以成功。以扬雄的才力，他还上书自称没有学问，等到阅读过皇家的藏书，才显示出丰富的文采。外在的学问和内在的才力相辅相成，这在古今都是一样的。所以曹操说张子的文章拙劣，因为他学问肤浅，读书不多，专门从崔、杜的小文章中拾取材料，写出的内容不能一一追究，追究起来便不知出处，这是见闻不广的毛病。经典内容深厚，书籍数量众多，确实是各种言论荟萃的地方，才思驰骋的领域。扬雄、班固以下的作者，无不从中获取有用的材料，尽力耕种以求收获，任意捕猎以便获取，只要能持刀割肉，必定割下肥美的部分；因此要丰富自己的才力，一定要博览群书，一张狐腋皮不能缝制成裘衣取暖，吃鸡脚掌必定要数十只才吃得饱。因此积聚学问在于广博，选取事例贵在简约，考核选择务必精确，采用义理必须切实，各种优点都汇集在一起，外在学问和内在才力都得到发挥。刘劭的《赵都赋》说：“平原君的门客毛遂，叱责强大的楚国国王迫使他与赵国歃血订盟；赵国卑微的小臣蔺相如，呵斥强横的秦王迫使他为赵王击缶。”这样使用典故，可称得上是合于义理而得其要领了。所以使事用典能得要义，即使是小事也能收到效果，比如寸许长的车辖能控制车轮，尺把长的转轴能转动门户。有时精微的言辞和美妙的事例，被安排在无关紧要的地方，那就好比将金银翡翠装饰在腿上，把粉黛涂抹在胸前了。

凡用旧合机^①，不啻自其口出^②；引事乖谬^③，虽千载而为瑕^④。陈思^⑤，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⑥：“葛天氏之乐^⑦，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⑧。”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⑨。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⑩，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⑪，然而滥侈葛天^⑫，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⑬，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⑭：“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⑮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⑯；葛藟庇根，辞自乐豫^⑰；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⑱，士衡沈密^⑲，而不免于谬，曹洪之谬高唐^⑳，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㉑，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㉒，研思之士^㉓，无惭匠石矣^㉔。

【注释】

①用旧：用成辞典故。合机：合适。 ②不啻(chì)：无异于。 ③乖：不合。谬：错误。 ④瑕：玉的疵病，引申为毛病。 ⑤陈思：三国魏作家曹植，封陈王，谥思。 ⑥《报孔璋书》：今不存。孔璋：三国魏作家陈琳的字。 ⑦葛天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 ⑧蔑：轻视。《韶》：舜时乐。《夏》：禹时乐。 ⑨“按葛天”二句：《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⑩陶唐：陶唐氏，即唐尧。 ⑪推：推想。 ⑫滥：不实。侈：夸大。 ⑬信赋妄书：说曹植相信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夸大说法，因而在《报孔璋书》中随意写下“千人唱，万人和”的话。 ⑭陆机：西晋作家。 ⑮“庇足”二句：《陆机集》作“庇足周一智，生理各万端”，说生物在保护自己方面有同样的智慧，而生存的道理却各有不同。 ⑯“夫葵能”二句：《左传·成公十七年》载，“（齐灵公）刖（断足的酷刑）鲍牵而逐高无咎。……仲尼（孔子）曰：‘鲍庄子（即鲍牵）之知（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葵能卫足：是指葵向日生长，以叶遮住根茎。鲍庄：鲍牵，谥庄子，齐大夫。 ⑰“葛藟”二句：《左传·文公七年》载，宋昭公想去掉群公子，大夫乐豫认为不可，他说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去掉公族，就如去掉枝叶后本根无所庇阴了，“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指《诗经·王风·葛藟》以葛藟作比），况国君乎！”葛：一种藤本植物。藟：藤。 ⑱子建：曹植的字。明练：高明老练。 ⑲士衡：陆机的字。沈密：深沉细密。 ⑳曹洪之谬高唐：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说：“盖闻过高唐（春秋齐国地名）者，效王豹（卫国善歌唱者）之讴。”这是用《孟子·告子下》中的典故，但用错了，《告子下》：“昔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齐国善歌者）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可知应

为“盖闻过高唐者，效绵驹之讴”，或“过河西者，效王豹之讴”。曹洪：曹操堂弟，魏将军。按曹洪《与魏文帝书》其实出自陈琳手笔，因为是以曹洪的名义写的，所以刘勰说“曹洪之谬高唐”。^{②①}度：度量。^{②②}刀笔：指书写工具。古人将字写在竹木简上，写错就用刀刮去。^{②③}研思之士：指构思创作的文人。^{②④}匠石：名叫石的工匠，见《庄子·徐无鬼》“匠石运斤”事，此指技巧高超的工匠。

【译文】

大凡用成辞典故合适恰当，那就和自己说出一样；引用事例错误不合，那么即使传了千年仍旧是毛病。曹植是众多人才中的佼佼者，但他的《报孔璋书》说：“葛天氏的音乐，千人唱，万人和，听的人因此而轻视《韶》、《夏》这样的音乐了。”这里引用事例实在错误。按葛天氏的歌，唱与和不过三人而已。司马相如《上林赋》说：“奏起陶唐氏的舞乐，听着葛天氏的歌曲，千人齐唱，万人相和。”唱与和有千人万人，是司马相如推想的，然而将葛天氏之乐说得夸大不实，由三人推演成万人，是相信了《上林赋》中的话而随意乱写，才导致了这一错误。陆机的《园葵》诗说：“生物庇护自己的脚出于同一智慧，而生存的道理却各不相同。”葵能保卫自己的根，这话出自孔子讥讽鲍庄子之事；葛藤庇护它的根，这种说法出自乐豫；如果把葛比作葵，那么引用事例就错了；如果说“庇”字胜过“卫”字，那么改变事实又失去了真实；这又是用典不够精确的毛病。凭着曹植的高明老练，陆机的深沉细密，仍然免不了要出差错，曹洪把高唐绵驹、河西王豹搞混了，又何足以嘲笑呢！山中林木为好的工匠所度量，经典书籍为文人所选取，木材好而为斧子所加工，事义美也要用笔写进作品，构思创作的文人，可以无愧于高超的匠人了。

赞曰：经籍深富，辞理遐亘^①。皓如江海^②，郁若昆邓^③。文梓共采^④，琼珠交赠^⑤。用人若己^⑥，古来无懵^⑦。

【注释】

^①遐亘(gèn)：谓源远流长。遐，远。亘，横贯。^②皓：通“浩”。^③郁：草木繁盛，此有蕴藏丰富之意。昆：昆仑山，相传产玉。邓：邓林，神话中说夸父追日，弃杖化为邓林。（见《山海经·大荒北经·海外北经》）^④文梓(zǐ)：纹理明显细密的梓树。^⑤琼：美玉。^⑥用人若己：意同上文“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说用前言往事就像自己说出的一样。^⑦懵(měng)：无知。

【译文】

总之，经书典籍深广丰富，文辞义理源远流长。如江海那样浩瀚，像昆仑、邓林那样蕴藏丰富。优质的梓树可以共同采伐，美玉珍珠可以互相赠送。引用别人的成语典故要如同己出，对古往今来的著述必须无所不知。

，華堂製書：張曹 “聯公與子孫，皆西下五”一類，”以上兩學句，各舉高性同蓋”字
 源，西至又與此書以果代因，華手林利自出與其《中教之影也》張曹好，至醫
 殊人吉，具工軍計治：華以④，遺則：奧⑤，”以例新之治書”劉臨以
 人文視書而思而語：士之志行⑥，去國以思而語，主學本於治軍
 到工世賦高世封謀，華”字至百五”《康王辭·平五》等，而文即字和書：至思
 也

练字第三十九

【文新】

明公雅，合不習辭國事用臣；并一出與之自味始准，在詩石合并與始流用民大
 ；新《補舉其舉》而與時，音對辭而中本入者為吳蘇曾，與之去與并平字了辭也
 ”了不音而并新《夏》，《語》與辭而此因入和和，時入不，即八十，而香而天萬”
 林士【題解】且同，子而入三並不味也部，與始而天百并，與和五與同章似得至
 音也

本篇论述文字的选择运用。所谓练字，不是指结合意义来选用词语，而是从字的形状着眼，从视觉上区别其美恶，审慎地选择运用。
 全篇可分四段。第一段先是说明文字的起源、作用、先秦至汉代字体的变化。之后说明前汉文人识字多，有的还是语言文字学家，故文章用字丰富深奥；后汉以来，文人不重视文字之学，文章用字日趋寻常简易。末尾指出，世间常用、人所共晓的字，习惯上就认为易；反之则认为难。第二段说明《尔雅》、《苍颉》是两部重要小学书，前者重释义，后者包罗奇文，重形体。作者对两书均应重视。接着指出字形繁简，有美丑之区别，应当重视。本段主旨在指陈作文必须重视字形。段中谈到《尔雅》义书，谈到官商，是作为陪衬之用。第三段说明作文选字，必须注意四点：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这是刘勰从字形选择上归纳出来的四点要求。第四段说明古书上有一些文字，由于音近形近等原因，形成别字。后代文人好奇，引用这些别字作文，那是不规范的。因为别字往往和形体有关，所以附带在这里谈及。

汉字是单音节文字，又采用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等诉诸视觉意识的手段来构造字形，因此字的形貌因素在文字方面显得较为突出。骈文讲究文字的对称、匀整，对字形美观的要求也要高些。（即在散文，避诡异、省联边等四点要求，在不同程度上也是需要注意的。）可见刘勰重视字形的选择，有着汉字特点和当时骈文昌盛两方面的原因。

夫文象列而结绳移^①，鸟迹明而书契作^②，斯乃言语之体貌^③，而文章之宅宇也^④。苍颉造之，鬼哭粟飞^⑤；黄帝用之，官治民察^⑥。先王声教^⑦，书必同文^⑧；辘轩之使^⑨，纪言殊俗^⑩，所以一字体^⑪，总异音^⑫。《周礼》保氏，掌教六书^⑬。秦灭旧章^⑭，以吏为师^⑮，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⑯，程邈造隶而古文废^⑰。汉初草律^⑱，明著厥法^⑲，太史

学童,教试六体²¹;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²²。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²³,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²⁴。至孝武之世²⁵,则相如撰篇²⁶。及宣、平二帝²⁷,征集小学²⁸,张敞以正读传业²⁹,扬雄以奇字纂训³⁰,并贯练《雅》、《頡》³¹,总阅音义,鸿笔之徒³²,莫不洞晓³³。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³⁴;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³⁵,非独制异³⁶,乃共晓难也³⁷。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³⁸,臧否大半³⁹。及魏代缀藻⁴⁰,则字有常检⁴¹,追观汉作⁴²,翻成阻奥⁴³。故陈思称⁴⁴:“扬、马之作⁴⁵,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⁴⁶,非博学不能综其理⁴⁷。”岂直才悬⁴⁸,抑亦字隐⁴⁹。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⁵⁰,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⁵¹;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⁵²,不可不察。

【注释】

- ①文象:文字的形象,指象形文字。列:出现。结绳:结绳记事。移:改变。
- ②“鸟迹”句:据《说文解字叙》说,苍颉造字是受了鸟兽之迹的启发。书契:指文字。契,刻。
- ③体貌:形貌,意谓文字将无形的语言形象化了。
- ④宅宇:住所,引申为寄托,意谓文章通过文字得到了记录。
- ⑤“苍颉”二句:《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下)粟,鬼夜哭。”苍颉(jié):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文字的创造者。
- ⑥官治民察:语本《易传·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 ⑦声教。声威教化。
- ⑧书必同文:书写必定要用统一的文字。
- ⑨辖(yóu)轩之使:指帝王派往各地搜集方言的使者。辖轩,轻车,古代使者所乘。
- ⑩纪言殊俗:到不同习俗的地方记录语言。
- ⑪一:统一。
- ⑫总:也是统一的意思。
- ⑬“《周礼》”二句:《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保氏:官名,职掌教育贵族子弟。六书:郑众注说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说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此代指文字。
- ⑭秦灭旧章:指秦朝毁掉旧的典籍。
- ⑮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上奏建议“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 ⑯“及李斯”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根据李斯的意见统一文字,《说文解字叙》说,李斯等人“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李斯:秦始皇时任丞相。籀(zhòu):一种字体,也称大篆,笔画较复杂,因此刘勰称李斯等减省笔画为“删籀”。秦篆:即小篆,由李斯等简化大篆所创,为秦朝通行文字。
- ⑰“程邈”句:《说文解字叙》:“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又:“四曰左书,即秦隶书,秦始皇帝

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程邈：原是狱吏，因事下狱，在狱中将民间习用的字体整理成隶书。古文：指大篆。

⑱草：草拟。

⑲厥：其。

⑳“太史”二句：《汉书·艺文志》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背诵）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考核）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太史：官名，汉代掌天文历法、编修史书等职。六体：六种字体：古文、奇字、篆书（小篆）、隶书、缪篆、虫书。

㉑“又吏民”二句：《汉书·艺文志》载，汉初萧何草拟法律，规定“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谬：错误。劾：检举揭发。

㉒“是以”二句：《史记·万石张敖列传》载：“（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石建：西汉大臣，以为人谨慎著称。

㉓文：指文字书写。

㉔孝武：汉孝武帝。

㉕相如：司马相如，西汉作家。撰篇：指撰写《凡将篇》。《汉书·艺文志》说《凡将篇》无重复字。是字书。

㉖宣、平二帝：西汉宣帝、平帝。

㉗小学：汉代指文字训诂之学，此指精通文字训诂学的学者。

㉘“张敞”句：《汉书·艺文志》载：“《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张敞：西汉大臣。正读：指对《苍颉篇》正音释义。传业：以小学为业传授给后辈。

㉙“扬雄”句：《汉书·艺文志》载：“至元始（汉平帝年号）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扬雄：西汉学者。奇字：王莽时有六体书，其中第二体为奇字，《汉书·扬雄传》载刘棻曾向扬雄学作奇字。纂训：指扬雄作《训纂篇》解释字义。

㉚贯练：贯通熟练。《雅》：《尔雅》，古代字书。《颉》：即《苍颉篇》，李斯所作。

㉛鸿笔之徒：指创作鸿篇巨制的作家。

㉜洞晓：通晓。

㉝假借形声：凭借着精通小学，用奇异之字来形容声貌。

㉞率：通常。玮：珍奇，此指奇异少见。

㉟异：奇异。

㊱晓：通晓。难：指难字。

㊲复文：复杂的字形。隐训：难解的字义。

㊳臧否（pǐ）大半：指对“复文隐训”的文字，大半有不正确的理解。臧否，好坏。

㊴缀藻：指创作。缀，装饰。藻，文采。

㊵检：规格。

㊶追观：反观。

㊷翻：反。阻奥：艰难深奥。

㊸陈思：三国魏陈思王曹植。以下引语无考。

㊹扬、马：扬雄、司马相如。

㊺师传：由老师传授。析：解释。

㊻综：此指理解、掌握。

㊼直：仅，只。才悬：才学悬殊。

㊽隐：难懂。

㊾率：大都。

㊿斯：实，其实。后文“虽易斯难”之“斯”同此解。

①趣舍：意同“取舍”。

【译文】

文字出现后结绳记事就不用了，鸟兽之迹的启发使文字得以产生，文字是语

言的形体符号,文章的寄寓载体。苍颉创造了文字,使得鬼惊夜哭、天落粟米;黄帝使用了文字,使得官吏可以治理、百姓能够明察。前代的君王传布声威教化,书写一定用统一的文字;帝王派出的使者,去不同习俗的地方记录方言,是为了统一字体和不同的方音。《周礼》中的保氏,职掌文字的教授。秦朝烧毁旧有的典籍,而以官吏为学习法律的老师,到李斯简化籀文,秦朝的小篆便兴起了,程邈创造隶书,秦以前的古文就被废弃了。汉朝初年草拟法律,明确写上了有关文字的法令,太史官教育学童,要考六种字体;同时官吏百姓上书,文字错了就会被检举弹劾。因此西汉石建上书,因马字缺了一笔而害怕获死罪,虽说是出于性情的谨慎,也说明当时重视文字的书写。到汉武帝时代,司马相如编了字书《凡将篇》。到汉宣帝、汉平帝时,征集通晓文字训诂的学者,张敞从师学习正音释义并传给后辈,扬雄因懂得奇字而作了解释字义的《训纂篇》,他们都熟悉精通《尔雅》、《苍颉篇》,全面掌握了文字的音义,当时创作鸿篇巨制的作者们,无不通晓文字学。而且他们大多创作京都苑囿题材的辞赋,凭借精通文字学用奇字难字来形容声貌;因此西汉的文字训诂之学,多有奇异的文字,不只是有意制作奇异文字,而是当时许多作者都通晓难字。到了东汉,文字训诂之学变得粗疏了,对于字形复杂、字义难懂的字,大都解释错误。到魏代作文,所用文字有固定的规格,回头来看汉代作品,反而艰涩深奥了。所以曹植说:“扬雄、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旨趣幽深,读者如果不经老师传授,就不能解释它的文字,不博学广识,就不能理解它的内容。”这岂止是读者与作者的才学悬殊,也是由于文字的艰深。从晋代以来,用字大都追求简单平易,当时都习惯于用容易的字,谁还会去用难字呢?如今只要一个字怪异,那么好几句便会深受影响;三个人不认的字,那将成为字中的妖怪了。后代人所共知的字,即使是难字其实也是容易的;时俗所不用的字,即使是容易的字其实也是难的;用字时的取舍,对此不可不加明察。

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①,而《诗》、《书》之襟带也^②;《苍颉》者,李斯之所辑,而鸟籀之遗体也^③;《雅》以渊源诂训^④,《颉》以苑囿奇文^⑤,异体相资^⑥,如左右肩膀。该旧而知新^⑦,亦可以属文^⑧。若夫义训古今^⑨,兴废殊用^⑩,字形单复^⑪,妍蚩异体^⑫。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⑬,临文则能归字形矣^⑭。【释文】

【注释】

①孔徒之所纂:郑玄《驳五经异义》:“《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孔徒:孔子门人。

②襟带:衣领和衣带,为衣服所必不可少,喻《尔雅》为读《诗经》、《尚书》时所必不可少。

③鸟:指最古的文字,相传苍

颉造字受了鸟兽之迹的启发。籀:籀文。遗体:指保留的古文字体。④渊源诂训:文字诂训的渊源。诂训,即训诂,解释文字的意义。⑤苑囿:聚养禽兽的园地。此指汇集。⑥异体:指两书体制不同。资:依靠。⑦该:掌握一切。⑧属文:写作。⑨义训古今:字义解释有古今之别。⑩兴:通行。废:废止不用。殊:不同。⑪单复:简单与复杂。⑫妍蚩(chī):美丑。⑬讽诵:背诵,此指吟诵。绩在官商:产生动听的效果在于音调和谐。⑭临文:面对作品的文字,这就视觉而言,与上句“讽诵”就听觉而言相对。能归字形:好的视觉效果在于字形美观。

【译文】

《尔雅》,是孔子门徒编纂的,是通晓《诗经》、《尚书》的必读之书;《苍颉》,是李斯编辑的,它保留着古文字的形体;《尔雅》是文字训诂的渊源,《苍颉》则汇集着奇异的文字,两书体制不同却相辅相成,就如人的左右肩膀和大腿。如果掌握了所有古旧文字而又知道新的意义用法,也就可以进行创作了。至于文字的意义有古今之别,有的通行有的废止,用法不同,字形分简单和复杂,字体有美丑不同。作者的内心想法既已通过有声的语言来表达,语言也用有形的文字来记录,吟诵的动听效果在于音调和谐,看上去悦目要归功于字形美观。

是以缀字属篇^①,必须练择^②: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③。曹摅诗称^④:“岂不愿斯游,褊心恶吶呶^⑤。”两字诡异,大疵美篇^⑥,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⑦。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⑧,则齟齬为瑕^⑨,如不获免^⑩,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⑪。《诗》、《骚》适会^⑫,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⑬。瘠字累句^⑭,则纤疏而行劣^⑮;肥字积文^⑯,则黯黯而篇暗^⑰;善酌字者,参伍单复^⑱,磊落如珠矣^⑲。凡此四条,虽文不必有,而体例不无。若值而莫悟^⑳,则非精解。

【注释】

①缀字属篇:使用文字来写作。②练:通“拣”,选择。③瑰:奇特。

④曹摅(shū):西晋作家。以下引诗无考。⑤褊(biǎn):狭窄。恶(wù):厌恶。吶呶(xiōng náo):喧哗。⑥疵:缺点,此指损害。⑦半字同文:指偏旁相同的字。⑧施:用。常文:一般的文章,此指不是“状貌山川”的文章。

⑨齟齬(jǔ yǔ):上下齿不相配合,喻不协调。瑕:玉的斑点,引申为缺点。⑩不获免:不能避免。⑪同字相犯:同一字重复出现。⑫适会:根据情况适当运用。⑬肥:指笔画多。瘠:瘦,指笔画少。⑭累句:积累成句。⑮纤疏:稀疏。行劣:全行不美观。⑯积文:意同“累句”。⑰黯黯(àn àn):黑暗。⑱参(sān)伍:交错搭配。⑲磊落:形容错落。⑳值:遇。

【译文】

因此用文字写作时,必须有所选择:第一要避免诡异,第二要减少联边,第三要权衡重出,第四要协调单复。诡异,就是字体奇特怪异。曹摅的诗说:“难道不愿意参加这次游玩?只是我狭小的心胸讨厌那吶吶(喧闹声)。”其中“吶吶”两个字怪异,便极大地损害了美好的篇章,何况超过两字,还能看得下去吗?联边,就是偏旁相同的字连用。描摹山川形貌的作品,古今都用联边字,但用于一般的文章,就不大协调而成了毛病,如果无法避免,可以连用三个偏旁相同的字,连用三个以上,那就成字书了。重出,就是同一字重复出现。《诗经》、《楚辞》根据情况而适当运用重复字,但近代写作却忌讳同字重复,如果两个字都是必要的,那么宁可重复。所以善于写作的人,才华富足可写万篇文章,却常苦于无法更换一字。不是单单缺了某个字,而是避免重复不容易。单复,就是字形笔画的多和少。笔画少的字积累成句,那就显得稀疏而字行不美观;笔画多的字堆积成文,那就显得暗黑而全篇无光;善于斟酌用字的,交错搭配笔画简单和复杂的字,这样就能错落有致、连贯如珠了。上述这四条,虽然不一定每篇作品都有,但作为用字的体例是不能没有的。如果遇到这些毛病而不知改正,那就不算精通练字。

至于经典隐暖^①,方册纷纶^②,简蠹帛裂^③,三写易字^④,或以音讹^⑤,或以文变^⑥。子思弟子,“於穆不似”^⑦,音讹之异也。晋之史记,“三豕渡河”^⑧,文变之谬也。《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⑩，“别”、“列”、“淮”、“淫”，字似潜移^⑪。“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⑫。傅毅制诰，已用“淮雨”^⑬；元长作序，亦用“别风”^⑭；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阙文^⑮，圣人所慎^⑯，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

【注释】

- ①隐暖:隐晦不明。②方册:典籍。方,书写的木板。册,编联起来的竹筒。纷纶:纷乱。③简:简册。蠹(dù):蛀蚀。帛:用作书写的丝织品。④三写易字:多次传抄而成错字。⑤以音讹:因读音相近而出错。讹,错。

⑥以文变：因字形相似而写错。⑦“子思”二句：《诗经·周颂·维天之命》中有“於穆不已”句，孔颖达《正义》引郑玄《诗谱》：“子思论《诗》‘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子思弟子：指孟仲子。子思：孔子之孙孔伋的字。於(wū)：叹词。穆：美。不已：不止。似：音近于“已”而误。

⑧“晋之”二句：《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一作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渡河’也。”史记：历史记载。

⑨“《尚书大传》”句：《尚书大传·周传》：“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尚书大传》：旧题西汉伏胜撰，是解说《尚书》的书，其实为伏胜弟子所辑录的伏胜遗说。东汉郑玄作注，说“淮，暴雨之名也”。

⑩《帝王世纪》：西晋皇甫谧撰。列风淫雨：《帝王世纪》：“久矣，天之无列风淫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改“别”为“列”，“淮”为“淫”。列，烈，猛烈。淫，过度。

⑪潜移：无意中变了样。⑫理乖：于理不合。⑬“傅毅”二句：傅毅《北海静王诔》：“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参见本书《诔碑》篇“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三句。

⑭“元长”二句：原无，今人据卢文弨说补。二句说王融作序文已用“别风”一词。元长：齐梁作家王融的字。刘勰《文心雕龙》虽不论及当代作家，但那是就作家作品的评价而言，且下文说“古今一也”，傅毅为东汉人，即所谓“古”，则此处“元长”当指同时代作家无疑，然所作有“别风”二字的序文已无可考。

⑮阙文：缺疑之文。《论语·卫灵公》：“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

⑯圣人所慎：《论语·为政》载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少过失）。”

【译文】

至于经典隐晦深奥，典籍纷乱，竹简蛀蚀、帛书损裂，经多次传抄文字讹变，有的因音近而错讹，有的以形似而谬误。子思的弟子，把“於穆不已”说成“於穆不似”，就是字音相近造成的变异。晋国的史书，“己亥渡河”被读成“三豕渡河”，就是字形相似发生的错误。《尚书大传》中有“别风淮雨”的说法，《帝王世纪》则作“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因字形相似而无意中写错了。“淫”、“列”两字意思恰当但不新奇，“淮”、“别”两字于理不通却显新奇。傅毅作诔文，已用了“淮雨”一词；王融作序文，也用了“别风”两字；可见爱好新奇的心理，古今都是一样的。对史书中的缺疑之文，圣人是持谨慎态度的，如果能依照正确的字义摒弃奇异，那么就可以参与订正文字了。

赞曰：篆隶相熔^①，《苍》、《雅》品训^②。古今殊迹，妍蚩异分^③。

字靡易流^④，文阻难运^⑤。声画昭精^⑥，墨采腾奋^⑦。

【注释】

①篆隶相熔：指大篆熔入小篆，小篆又熔入隶书。 ②《苍》：《苍颉篇》。《雅》：《尔雅》。品：区分。训：解释。 ③妍：美。蚩(chī)：丑。 ④靡：顺，指上文“世所同晓”的字。流：流行。 ⑤文阻：文字艰深。指上文所说“时所共废”的字。运：通行。 ⑥声画：指文字，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昭：明。 ⑦墨采：墨迹文采。

【译文】

总之，篆书熔化成隶书，《苍颉》、《尔雅》区分字形、解释字义。古今字体不同，字形也有美丑之别。用字顺时容易流行，文字艰深难以通行。文章用字明白精确，墨迹的神采才能飞腾。

…… ①篆隶相熔，指大篆熔入小篆，小篆又熔入隶书。 ②《苍》：《苍颉篇》。《雅》：《尔雅》。品：区分。训：解释。 ③妍：美。蚩(chī)：丑。 ④靡：顺，指上文“世所同晓”的字。流：流行。 ⑤文阻：文字艰深。指上文所说“时所共废”的字。运：通行。 ⑥声画：指文字，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昭：明。 ⑦墨采：墨迹文采。

…… ①篆隶相熔，指大篆熔入小篆，小篆又熔入隶书。 ②《苍》：《苍颉篇》。《雅》：《尔雅》。品：区分。训：解释。 ③妍：美。蚩(chī)：丑。 ④靡：顺，指上文“世所同晓”的字。流：流行。 ⑤文阻：文字艰深。指上文所说“时所共废”的字。运：通行。 ⑥声画：指文字，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昭：明。 ⑦墨采：墨迹文采。

【释语】

…… ①篆隶相熔，指大篆熔入小篆，小篆又熔入隶书。 ②《苍》：《苍颉篇》。《雅》：《尔雅》。品：区分。训：解释。 ③妍：美。蚩(chī)：丑。 ④靡：顺，指上文“世所同晓”的字。流：流行。 ⑤文阻：文字艰深。指上文所说“时所共废”的字。运：通行。 ⑥声画：指文字，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昭：明。 ⑦墨采：墨迹文采。

派:水的分流。④颖:稻麦的穗,此指植物的枝端。峻:高。⑤英蕤(ruí):英华。蕤,花叶下垂的样子。⑥复意:指除去字面意思外,还有言外之意。⑦懿:美。⑧嘉会:美好的会集。⑨秘响:隐秘的心声,也就是含蓄的内容。旁通:指通过从侧面表现的手法使读者对作者之意有所领会。⑩伏采:隐藏的文采。潜发:暗中展现。⑪爻象之变互体:《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陈侯让人用著草占卦,“遇《观》䷓之《否》䷋”。杜预注说:“《观》六四爻变而为《否》(说《观卦》由下往上数第四爻阴爻变阳爻而成《否卦》)。……《易》之为书,六爻皆有变象,又有互体,圣人随其义而论之。”孔颖达《正义》说:“二至四(由下往上数第二至第四爻)、三至五(由下往上数第三至第五爻)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圣人随其义而论之,或取互体,言其取义为无常也。”可见互体是卦爻的变化,《易经》六十四卦都可以照此方法变出互体亦即另外的卦,再按互体的卦爻辞加以解释,这种解释是本卦的爻辞所没有的,但又是从本卦爻象演变成互体而来的,所以刘勰用互体来比喻文章未直接表达的内在含义,犹如卦爻中含有互体,需从本卦以外加以解释。⑫渎(dú):江,河。韞(yùn):蕴藏。⑬四象:《易经》六十四卦每卦有四象:实象、假象、义象、用象,以表示各种有关的现象。⑭“珠玉”二句:《淮南子·地形训》:“水圆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这里是说文章含义虽隐,但有迹可寻,犹如根据水波可以推断水下是珠还是玉。此句下有缺文。

【译文】

思维活动的领域极其阔远,文章情思的变化极其深微。源头深远才有分流产生,根柢壮实才能枝叶高大。因此文章的精华之作,必然有秀有隐。隐,就是文字之外的更深一层的意义;秀,就是篇章之中秀拔警策的语句。隐以有言外之意为工,秀以卓越超绝为巧,这是前人文章已有的美好成绩,作家才情的很好体现。隐的特征,是含义见于文字之外,隐秘的心声能使人从侧面领会贯通,蕴含的文采在不知不觉中展现,就如《易经》六十四卦的爻象可以变为互体,江河之中蕴藏着珠玉一样。所以互体变化爻象,就显示出《易》的四象;珠玉潜藏水中,波澜就有方和圆的不同。……

【文新】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①,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②。凡文集胜篇^③,不盈十一^④;篇章秀句,裁可百二^⑤。并思合而自逢^⑥,非研虑之所课也^⑦。或有晦塞为深^⑧,虽奥非隐;雕削取巧^⑨,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⑩,譬卉木之耀英华^⑪;润色取美,譬缁帛之染朱绿^⑫。朱绿染缁,深而繁鲜^⑬;英华曜树^⑭,浅而炜烨^⑮。隐篇所

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⑥，盖以此也。

【注释】

①“朔风”二句：西晋王讚《杂诗》中的诗句。朔风：北风。朔，北方。②羁旅：旅居他乡。③胜篇：优秀篇章。④盈：满。十一：十分之一。⑤裁：通“才”，仅仅。⑥思合而自逢：说作者的构思和隐秀的要求正相切合，于是自然有了隐秀的效果。逢：遇。⑦课：考核，此有求得之意。⑧晦塞：隐晦不流畅。⑨雕削：雕琢。⑩会：合。⑪英华：草木的花。华，即花。⑫缁(zēng)帛：丝织品。缁，丝织品的总称。⑬繁鲜：繁富鲜艳。刘勰此处虽不完全否定“润色取美”，但与“自然会妙”形成的隐秀之美相比，“深而繁鲜”毕竟要逊色一些。⑭曜：照耀。⑮炜烨：光采鲜明。⑯侈：张大。

【译文】

……“北风吹动着秋草，边地征马也有了思归之心”，气候凄寒而情事感伤，这是滞留他乡的怨歌。大凡一部文集中的优秀篇章，不满十分之一；一篇作品中的警策之句，也仅约百分之二。这些都是作者的构思恰好与隐秀的要求相合而产生，不是刻意琢磨所能求得的。有的以隐晦为深，虽然深奥却不是含蓄；有的靠刻意雕琢来求得工巧，虽然美好但非警策。所以自然而然地合于美妙，就如草木的鲜花光采闪耀；有意修饰而获得的华美，就像丝织品染上红绿色彩。红绿色彩染在丝织品上，色泽深而繁富鲜艳；鲜花闪耀于草木之上，色彩浅而光采明亮。含蓄的篇章之所以照耀文坛，警策的秀句之所以光大艺苑，就是这个原因。

赞曰：深文隐蔚^①，余味曲包^②。辞生互体，有似变爻^③。言之秀矣，万虑一交^④。动心惊耳，逸响笙匏^⑤。

【注释】

①蔚：草木茂盛的样子，此指文采丰富。②曲包：婉转曲折地包含。③“辞生”二句：说文辞有言外之意，犹如卦的互体，因爻象变化而有新的含义。④一交：一遇。⑤笙匏(páo)：乐器名。

【译文】

总之，深厚的作品含蓄而富有文采，深隐曲折地包含着寻绎不尽的余味。文辞有言外之意，犹如卦中的互体因爻象变化而有新的含义。言辞的秀拔，千思万虑中难得一遇。它能动人心魂、醒人耳目，超逸的音响就如笙匏的演奏。

附录：明人所补《隐秀》的残缺文字

……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彼波起词间，是谓之秀，□乎□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妾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深浅而各奇，秣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余，而揽之则不足矣。

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词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于佳丽之乡。呕心吐胆，不足语穷；锻岁炼年，奚能喻苦！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使酝藉者畜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譬诸裁霞制云，不让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故篇中乏隐，若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诘而色沮。斯并不足于才思，而亦有愧于文词矣。

将欲征隐，聊可指篇：古诗之离别，乐府之长城，词远旨深，而复兼乎比兴。陈思之黄雀，公幹之青松，格刚才劲，而并长于讽谕。叔夜之□□，嗣宗之□□，境玄思淡，而独得乎优闲。士衡之□□，彭泽之□□，心密语澄，而俱适乎□□。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意凄而词婉，此匹妇之无聊也。“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志高而言壮，此丈夫之不遂也。“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惧，此闺房之悲极也。……

（明）曹学芹《增补文苑英华》（卷前）

辨不出圆熟”。由割答固而辨天，由声答天而辨天：“言音叶管
文来古，对辨不叶，文垂之叶；”兼固固其，辨音不替；甚甚其其，“冀
天籍，“固兼位思而，“密书以思替处，“五爽以木敷处；”兼单世景，木
叶”，“叠永英尊“因《未帝九》而，由对之木替，“文之思潮”。“辨
之流，“史虽干疑疑处水，辨固生叶音替替”。“辨替科至”云《祕帝
殿虽不余，辨替董景，对不而等器，《辨了》原言：“平其其也。”辨替
，“于辨替；”“辨口“慈之辨，”景内悲然，文穿于善，“木代混替”“美
替慎文，穿虽虽帝，“辨才之流而，“辨替韵文《辨》”“辨固“心云限
；“辨替于叶出，“公才来之流而，“公其于叶，入辨于拜夫替”“矣

宇文凝撰而《文苑》体祀人即：采翔

矣知小善之利，寝大善之利，谓其而即内，希其而五部……

文变，谓限智之山西答：恣意平凉，音口平口，香之附鼠，同固城婚婚

好新，澄其十指天，宝祥半容：点非干世不，如人霞即然。半容属之

虽不闻之，谓其而即内，希其而五部……

精始心，人之同下，若之精之，小其，香查为，士之意立夫

！苦命而莫，平凉变即：衣指星不，理知小即。香之附鼠，同固城婚婚

翻音香藉酒对，心妙平凉，说文有露：日而平五君，同固城婚婚

前【题解】丁太平有不，云捕而即内，希其而五部……

本篇指摘文章的瑕疵毛病。全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先是说文章影响颇大，下笔要慎重。接着指出古来能文之士，作文常有瑕病。举出曹植、潘岳等人的文章在内容、运用词语上的不当，它们是：比尊于微，不重孝道，称卑如尊，比拟过分。第二段先是指责晋宋以来文人用字随便，违反本义，如把赏赐之“赏”用作赏爱。（这一批评未必正确，因为字义随着时代变化而可以引伸发展。）之后又指出近代辞人喜用比语、反音，这是人们猜忌心理的一种表现。第三段指摘前人注释文字中的谬误。举出薛综注《西京赋》于中黄伯等古代勇士，应劭释《周礼》“匹马”之名称，均不明真相。本书《论说》篇认为注释是论文的支流，“解散论体”而成，因此这里也作为文章的瑕病而举以为例。

自《丽辞》篇以下，所论大抵是用词造语方面具体的枝节性的问题，本篇所举瑕病，也是如此。至于大范围的篇体方面的文病，则在《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等篇中多有涉及。

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①然则声不假翼^②，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难^③；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④，或精思以纤密^⑤，而虑动难圆^⑥，鲜无瑕病^⑦。陈思之文^⑧，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⑨，《明帝颂》云“圣体浮轻”^⑩。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⑪，施之尊极^⑫，岂其当乎？左思《七讽》^⑬，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潘岳为才^⑭，善于哀文，然悲内兄^⑮，则云感“口泽”^⑯；伤弱子^⑰，则云心“如疑”^⑱。《礼》文在尊极^⑲，而施之下流^⑳，辞虽足哀，义斯替矣^㉑。若夫君子拟人，必于其伦^㉒，而崔瑗之诔李公^㉓，比行于黄虞^㉔；

向秀之赋嵇生²⁵，方罪于李斯²⁶；与其失也，虽宁僭无滥²⁷，然高厚之诗，不类甚矣²⁸。凡巧言易标²⁹，拙辞难隐，斯言之玷，实深白圭³⁰，繁例难载，故略举四条。

【注释】

- ①“管仲”三句：语出《管子·戒》。管仲：春秋齐大夫。②假：凭借。
 ③匪：通“非”。④爽：爽朗。迅：迅捷。⑤纤密：细密。⑥虑动：运思。圆：周全。⑦鲜(xiǎn)：少。⑧陈思：三国魏作家曹植，封陈王，谥思。⑨《武帝诔》：曹植为其父曹操而作。武帝：魏武帝曹操。尊灵永蛰(zhé)：原文为“幽闕(墓门)一扃(关闭)，尊灵永蛰”。蛰，动物冬眠时不食不动地潜伏着。⑩《明帝颂》：指曹植的《冬至献袜颂》，是献给魏明帝的。圣体浮轻：原文为“翱翔万域，圣体浮轻”。⑪疑：通“拟”，比拟，类似。⑫施：用。尊极：至尊，此指帝王。⑬左思：西晋作家。《七讽》：已残佚，下引“说孝而不从”已无考。⑭潘岳：西晋作家。⑮悲内兄：潘岳悲内兄文今不存。内兄，妻兄。⑯口泽：《礼记·玉藻》：“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⑰伤弱子：指潘岳《金鹿哀辞》，金鹿，潘岳幼子名。⑱如疑：《金鹿哀辞》：“将反如疑，回首长顾。”语本《礼记·檀弓》，原是说为父或母送葬时，该返回时仍不肯离开，不知死者之神是否来。⑲《礼》文在尊极：说上述《礼记》中的“口泽”、“如疑”之类的文字，是用于父母之丧的。尊极：此指父或母。⑳下流：此指晚辈，内兄对于父母而言，也是“下流”。㉑斯：则。替：废。㉒“若夫”二句：语本《礼记·曲礼下》：“拟人必于其伦。”伦：同辈，同类。㉓崔瑗(yuàn)：东汉作家。诔李公：诔文已佚，李公不详。㉔黄：黄帝。虞：虞舜。㉕向秀：魏晋之际作家。赋嵇生：指《思旧赋》，为悼念嵇康而作。嵇生，嵇康，魏末作家。㉖方：比。李斯：秦始皇时的丞相，始皇死后，为赵高所杀，死前叹息再也不能牵着黄犬打猎了。向秀赋中将此典故和嵇康临刑前弹琴曲《广陵散》相提并论：“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逝兮，顾日影而弹琴。”㉗“与其”二句：意谓同是比拟不当，宁可比得过好，不可比得过坏。宁僭(jiàn)无滥：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僭，超越本分，此指比得过好。滥，过度，此指比得过坏。㉘“然高厚”二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晋国国君与诸侯宴会，“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类：指所歌之诗恰当。这里借用高厚之诗“不类甚矣”，说明比拟不可过于不恰当。㉙标：显露。㉚“斯言”二句：语本《诗经·大雅·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玷(diàn)：玉的斑点，指毛病。圭：即珪，一种玉器。

【译文】管仲曾经说过：“没有翅膀而能飞向四方的是声音，没有根柢而能牢固长存的是情感。”既然声音不借助翅膀，它的飞向四方十分容易；情感无须根柢，它的牢固长存也不困难；那么把声音和情感表现为文章，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自古以来的作家，在不同的时代中争先恐后；有的才华高超爽朗迅捷，有的思虑精深细致严密，但文思运用难以周全，很少没有一点毛病。曹植的文章，是众多才士中的杰出者，可他的《武帝诔》说“尊贵的神灵永远蛰伏”，献给魏明帝的《冬至献袜颂》说“圣上的身体轻浮地翱翔”。轻浮有点像蝴蝶，永远蛰伏很像是昆虫，这样的词语用于帝王，难道是恰当的吗？左思的《七讽》，说及孝道却不遵从，离经叛道到了这种地步，其余也就不值得去看了。潘岳的文才，善于写作哀悼之文，然而悲悼妻兄的文章，却说感伤于留下的“口泽”；哀伤幼小的儿子，却说内心“如疑”。《礼记》中的“口泽”、“如疑”等文字，是用于父母之丧的，现在却用于后辈之丧，文辞虽然哀伤，固有之义却丧失了。至于君子比拟人，一定要以同类之人相比拟，但崔瑗为李公所写的诔文，将他比作黄帝和虞舜；向秀悼念嵇康的《思旧赋》，把他的获罪与李斯等同。虽说同是比拟失当，宁可比得过好，不要比得过坏，但如果像高厚的歌诗那样，就不恰当得太过分了。大凡工巧的言辞容易引人注目，而拙劣的辞句也难以掩盖，这种语言上的毛病，实在要比白圭上的斑点更难磨掉，类似的例子多得无法备列，所以只略举上述四条。

若夫立文之道^①，惟字与义。字以训正^②，义以理宣^③，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④，始有赏际奇至之言^⑤，终有抚叩酬即之语^⑥，每单举一字，指以为情^⑦。夫“赏”训锡赉^⑧，岂关心解^⑨？“抚”训执握，何预情理？《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悬颌似可如辩^⑩，课文了不成义^⑪，斯实情讹之所变^⑫，文浇之致弊^⑬。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⑭，非一朝也。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⑮，反音取瑕^⑯，虽不屑于古^⑰，而有择于今焉^⑱。又制同他文^⑲，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辞^⑳，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㉑。全写则揭篋^㉒，傍采则探囊^㉓，然世远者太轻^㉔，时同者为尤矣^㉕。

【注释】

①道：方法，途径。②训：解释。正：有确定之意。③义：立意。宣：显示。④依希：即依稀，模糊不清。⑤赏际奇至之言：无考，其意不详。从下文“‘赏’训锡赉，岂关心解”之语推测，大约是指“赏”用作爱赏之类的意思而

违反了赏赐的本义。⑥抚叩酬即之语:也无考,其意不详。从下文“‘抚’训执握,何预情理”推测,可能也是批评“抚”字用于某种情理而无关于执握的本义。⑦“每单举”二句:说在晋末以来的文章中,常常将需要两字来表达的某种情感,用其中一个字来表示,致使意思模糊。⑧锡:赐。赉(lài):赏赐,赠送。⑨心解:内心的领会理解,指心理活动。⑩悬领:凭空领会,有猜测之意。辩:辨识。⑪课:考核,有推求之意。⑫讹:错误。⑬文浇:文风浅薄。浇,薄。⑭旧染:旧习。⑮比语:比附谐音字。求蚩:挑毛病。《颜氏家训·文章》载梁代费旭有诗句“不知是耶非”,殷芸有诗句“飘颺云母舟”,梁简文帝便讥笑说:“旭既不识其父,芸又飘颺其母”,因为南朝俗称父为“耶”,“云母”则谐音“云母”,这可说明当时“比语求蚩”的风气。⑯反音:反切(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调),此指上下字反切后再颠倒上下字反切。取瑕:意同“求蚩”。《金楼子·杂记》载齐梁诗人任昉称赞何僧智的诗“可谓高厚”,而何却大怒,以为任说他的诗为“狗号”,因为“高厚”反切为“狗”,“厚高”反切为“号”,这又是“反音取瑕”的一例。⑰不屑于古:说古人无此忌讳。⑱有择于今:说因今人“率多猜忌”,常“比语求蚩”、“反音取瑕”,所以用字要有所选择,注意避免被挑出毛病。⑲制同他文:所作与他人的文章相同。⑳掠:夺。㉑“宝玉”二句:《左传·定公八年》载,阳虎(鲁国季氏的家臣)窃得鲁国宫中的宝器宝玉大弓出逃,《左传·定公九年》又载阳虎将宝玉大弓归还。㉒全写则揭篋(qiè):说全文抄袭他人则行同大盗扛走人家的箱子。揭篋:语出《庄子·胠篋》:“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柜)揭篋担囊而趋。”揭,举起。篋,箱子。㉓傍采则探囊:说部分抄袭他人则行同偷取他人袋中财物。㉔轻:轻薄。㉕尤:过失,罪过。

【译文】

至于写作的途径,唯在用字与立意。用字靠准确的解释来确定,立意靠事理来显示,但晋末的作品,用字意旨模糊不清,先是有赏际奇至的说法,后又有抚叩酬即的用语,常常单独用一个和感情无关的字,来表示某种情感。那个“赏”字应解释为赏赐,怎么会和内心的领会理解相关?那个“抚”字应解释为持握,和情感事理又有什么关系?《诗经》的《雅》、《颂》中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用法,汉魏时代也没有人这么用过,凭空猜测好像可以辨识它的意思,细究文字训诂则完全没有那种含义,这实在是情意不正导致的变化,文风浅薄造成的弊病。但宋代以来的作家,没有人能加以改正的,旧有的习染形成了风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近代作者,大多爱猜疑、讲忌讳,以至于通过谐音字来挑毛病,用字音反切来找缺点,这种做法虽然不为古人所用,但却是今人所注意讲究的。另外所作文章和他人作品相同,按理应该删改,如果抄袭他人好的文辞,当作自己的创作,那就像窃取宝玉大

弓,终究不能归自己所有。全文抄袭就像扛走别人的整个箱子,部分抄袭犹如探取他人袋中财物,然而抄袭时代远的行为失之轻薄,抄袭同时代的就是罪过了。

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①,或率意而断^②。《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侑^③,而薛综谬注,谓之“阉尹”^④,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⑤。又《周礼》井赋,旧有“匹马”^⑥,而应劭释“匹”,或量首数蹄^⑦,斯岂辩物之要哉^⑧!原夫古之正名^⑨,车“两”而马“匹”,“匹”、“两”称目^⑩,以并耦为用^⑪。盖车贰佐乘^⑫,马俚骖服^⑬,服乘不只^⑭,故名号必双,名号一正,则虽单为匹矣。匹夫匹妇,亦配义矣^⑮。夫车马小义,而历代莫悟^⑯;辞赋近事,而千里致差^⑰;况钻灼经典^⑱,能不谬哉!夫辩“匹”而数首蹄,选勇而驱阉尹,失理太甚^⑲,故举以为戒。丹青初炳而后渝^⑳,文章岁久而弥光^㉑,若能槩括于一朝^㉒,可以无惭于千载也。

【注释】

①谬:错误。②率:轻率。③《西京赋》:东汉作家张衡所作。中黄、育、获之侑(chóu):《西京赋》“乃使中黄之士,育、获之侑”李善注引《尸子》曰:“中黄伯曰:余左执太行之獠(náo,一种猿)而右搏雕虎。”又引《战国策·秦策三》载范雎对秦王说:“乌获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中黄,古国名,多出勇力之士。育、获,夏育、乌获,古代的勇力之士。侑,类。④“而薛综”二句:说薛综错注《西京赋》“中黄之士”为“阉尹”。薛综:三国吴人,曾注《西京赋》,他的错注已不可见。阉尹:宦官之首。⑤执雕虎之人:指《尸子》中所说的“搏雕虎”的中黄伯。⑥“又《周礼》”二句:《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郑玄注引《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贾公彦《周礼正义》:“三十家使出马一匹,故曰通为匹马。”井赋:按井田征收赋税。⑦“而应劭”二句:应劭《风俗通义》中有对“马匹”之“匹”的解释,但无“量首数蹄”之说,可能已佚。应劭:东汉文人。量首数蹄:似指以量马首、数马蹄来解释“马匹”之“匹”。⑧辩:通“辨”。⑨原:推求。正名:辨正名称。⑩称目:称呼。⑪并耦:双数。⑫车贰佐乘:说按古代礼制,车有正副,数目为偶数。《礼记·少仪》:“乘贰车则式,佐车则否。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郑玄注:“贰车、佐车,皆副车也。朝祀之副曰贰,戎猎之副曰佐。”⑬马俚骖服:说驾车的马有骖马、服马,

也是偶数。俚，成双。参，驾车的马中外面的两匹。服，驾车的马中间的两匹。
 ⑭只：单。⑮配义：相配的意思。⑯“夫车马”二句：说车称两、马称匹的含义较浅，但历来没有人搞清楚。⑰“辞赋”二句：说张衡作《西京赋》距薛综时代较近，薛综作注尚且差之千里。⑱钻灼：古代钻灼龟甲，视其裂纹以卜吉凶，此指钻研、作注。⑲甚：过分。⑳丹青：绘画作品。炳：鲜明。渝：变。㉑弥：更。㉒彘括：矫正曲木的工具，此指纠正错误。

【译文】

至于作注释而成书，是为了使事理明白准确；然而有的研究产生错误，或者轻率地作出判断。《西京赋》中提到中黄伯、夏育、乌获之类的勇士，薛综错误地注释，称中黄伯为宦官的首领，这是因为他没有听说过中黄伯是捉雕虎的勇士。又《周礼》中说到按井田征赋税，早有“匹马”的说法，而应劭注释“匹”字，认为或者出于量马首数马蹄，这难道是掌握辨明事物的要领了吗！推求古代的辨正名称，车称“两”而马称“匹”，用“匹”、“两”来称呼，是因为车乘和驾马用的都是偶数。车有贰车、佐车这样的副车与正车相配，驾车的马有两骖两服，车与马都不是单数，所以名称也必定有双的意思，名称一旦确定，即使是单数也称为匹了。匹夫匹妇，也有相配的意思。车马称呼没有什么深的含义，但历来没有人能领会；为时代较近的辞赋作注，字义还会相差千里；更何况是钻研注解深奥的经典，能不发生错误吗！辨别“匹”字而去数马首马蹄，挑选勇士却推出了宦官首领，没有道理得太过分了，所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来引以为戒。图画的色彩开始鲜明日后暗淡，而文章经历久远的年代而更加鲜明，如果一朝能够纠正其中的错误，那就可以无愧于千年了。

赞曰：羿氏舛射^①，东野败驾^②。虽有俊才，谬则多谢^③。斯言一玷，千载弗化。令章靡疚^④，亦善之亚^⑤。

【注释】

①羿氏舛(chuǎn)射：《帝王世纪》载：“（羿）与吴贺北游，（贺）使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误中左（右）目，羿俯首而愧，终身不忘。”（《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羿：古代传说中的善射者。舛：误。②东野败驾：《庄子·达生》：“东野稷以御（驾车术）见庄公，进退中绳（笔直），左右旋中规（圆）；庄公以为文弗过也（绣花纹也不能比它更妙），使之钩百而反（使马回旋百次，如钩之曲，而后返回原地）。颜阖遇之，入见曰：‘稷之马将败。’公密而不应。少焉，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东野：东野稷，古代传说中的善驾车者。③谢：惭愧。④靡：没有。疚：毛病。⑤亚：次。

华^⑨；帝世始文^⑩，言贵于敷奏^⑪；三代春秋^⑫，虽沿世弥缛^⑬，并适分胸臆^⑭，非牵课才外也^⑮。战代枝诈^⑯，攻奇饰说^⑰；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⑱，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⑲，文质悬乎千载^⑳；率志以方竭情^㉑，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余裕，后进所以莫遑也^㉒。

【注释】

①“昔王充”二句：王充《论衡·自纪》说他曾“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王充：东汉学者。养气之篇：即《论衡·自纪》所说的“养性之书”十六篇，已佚。
②“夫耳目”二句：语出《吕氏春秋·贵生》。役：所役使。③神之^用：精神作用的结果。④率：依循。委和：有顺其自然的意思。委，托付。和，自然和顺。
⑤理融：思理融和。⑥钻研：钻研磨砺。⑦数：定数，指规律。⑧三皇：伏羲、女娲、神农。一说为伏羲、神农、黄帝。⑨绝：断绝。道华：道之虚华，语本《老子》“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此指华采。⑩帝世：五帝之世，即少昊、颛顼、高辛、尧、舜时代，此指尧、舜时代。⑪敷奏：陈述进言。⑫三代：指夏、商、周三代。⑬沿世：随着时代的变化。弥：更加。缛：华采。⑭适分胸臆：由着自己的性分心意。⑮牵课：强求。⑯战代：战国时代。枝：此处有繁杂之意。⑰攻：攻求。⑱鬻(yù)：卖。⑲淳：厚。浇：薄。⑳悬：悬殊。㉑方：比。㉒遑：空闲。

【译文】

从前王充从事著述，写了养性的篇章，这是根据自己的体验而作的，难道是凭空编造的吗？耳目口鼻，是生理活动所役使的器官；心思言辞，是精神作用的结果。依循心志、顺乎自然，就能思理融和而情意畅通；钻研磨砺、过于劳苦，那就会精神疲惫而体气衰竭；这是人的性情的规律。三皇时代的文辞质朴，没有追求华采的念头；尧舜时代开始有了文采，也只是看重陈述进呈之言；夏、商、周三代至春秋，虽然随时代发展而更加有文采，但都是顺着作者的性分心意自然流露，并没有从才性之外去强求。战国时代的文辞繁杂虚夸，攻求奇异、修饰其说；汉代至今，文辞一天比一天务求新奇，争求光艳、卖弄词采，用尽了心思。所以淳厚的语言和浅薄的文辞相比，华采和质朴相差千年；顺着心志的自然创作和用尽心思的创作相比，劳苦和安逸相去万里；这就是古人的创作之所以悠闲从容、后人的创作之所以紧迫局促的原因了。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①，长艾识坚而气衰^②，志盛者思锐以胜劳^③，

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④，岁时之大较也^⑤。若夫器分有限^⑥，智用无涯^⑦；或惭凫企鹤^⑧，沥辞镌思^⑨，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⑩；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⑪。怛惕之盛疾^⑫，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⑬，叔通怀笔以专业^⑭，既暄之以岁序^⑮，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⑯，陆云叹用思之困神^⑰，非虚谈也。

【注释】

①童少：儿童、青年。②长艾：老年人。艾，五十岁。③胜劳：胜任疲劳。④中人：一般人。常资：普通的资质。⑤岁时：指年龄。大较：大致情况。⑥器分：才分。⑦智用无涯：语本《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涯：边际。⑧惭凫企鹤：《庄子·骈拇》：“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这里用短腿自惭的凫（野鸭）羡慕长腿的鹤来比喻才分不够的人不切实际地勉强追求文辞之美。企：企羡。⑨沥辞：硬挤辞藻。镌思：刻意苦思。镌，雕刻。⑩尾闾：传说中的海水所泄处，见《庄子·秋水》。⑪牛山之木：《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无草木的样子）也。”牛山：齐国东南的山名。⑫怛（dá）：悲伤。惕：忧惧。盛：通“成”。⑬仲任置砚以综述：谢承《后汉书》载：“（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八十五篇。”仲任：王充的字。⑭叔通怀笔以专业：《后汉书·曹褒传》载：“（曹褒）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叔通：东汉人曹褒的字。专业：指专心于礼仪。⑮暄：与下文“煎”意近。岁序：年月。⑯曹公：指曹操。惧为文之伤命：曹操语无考。⑰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陆云《与兄平原书》：“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无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复及，以此自劳役。”陆云：西晋作家，陆机之弟。

【译文】

大凡年轻人见识肤浅而心志高昂；老年人识鉴力强但体气衰颓。心志高昂的人思想敏锐，经得起劳累；体气衰颓的人思虑周密，却耗伤精神。这实在是一般人的普通资质，年龄变化的大致情形。至于各人的才分有限，而智力运用无边；有的人像短腿野鸭企羡长腿鹤那样，硬挤辞藻、刻意苦思，于是精气消耗于内，有如海水从尾闾处泄漏；神志损伤于外，就像牛山上的草木之受到摧残。忧伤恐惧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像王充到处放置笔砚以从事著述，曹褒怀抱笔札专心于礼仪，既长年累月地消耗，又夜以继日地煎熬，因此曹操害怕作文有伤性命，陆云感叹运思使精神困乏，都不是无稽之谈啊。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①，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②，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③。若销铄精胆^④，蹙迫和气^⑤，秉牍以驱龄^⑥，洒翰以伐性^⑦，岂圣贤之素心^⑧，会文之直理哉^⑨！且夫思有利钝^⑩，时有通塞，沐则心覆^⑪，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⑫。是以吐纳文艺^⑬，务在节宣^⑭，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⑮，意得则舒怀以命笔^⑯，理伏则投笔以卷怀^⑰，逍遥以针劳^⑱，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⑲，使刃发如新^⑳，腠理无滞^㉑，虽非胎息之万术^㉒，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注释】

①锥股自厉：用苏秦发奋攻读的典故。《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游说秦王不成，归家后，“乃夜发书，陈篋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地”。厉：鞭策。②申：通“伸”，舒展。郁滞：郁闷。③优柔：宽舒。适会：适应创作的时机。④销铄：熔化，此指消耗。精胆：意即精神。⑤蹙(cù)：迫促。⑥秉牍：操持简牍。秉，持。驱龄：使年寿短促。⑦洒：挥。翰：笔。伐性：伤害性命。⑧素心：本心。⑨会文：指写作。直：正。⑩利钝：顺利和迟钝。⑪沐则心覆：用晋文公重耳的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晋文公重耳流亡多年后回国执政，曾经得罪过他的小吏头须求见，文公不见，说正在洗头，头须便说：“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意思是说洗头时弯腰低头，心位不正，所思所想必然与正常情况相反，所以不想见我。⑫黷(dú)：昏乱。⑬吐纳文艺：指写作。⑭节：调节。宣：宣导，发抒使畅快。⑮壅滞：阻塞不通。⑯命笔：提笔创作。⑰投笔：放下笔。卷：收起。⑱逍遥：优游自得。针：用针刺来医治。⑲贾(gǔ)余于文勇：语本《左传·成公二年》，“齐高固入晋师，桀(举)石以投人，禽(擒)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车系以桑树根，以示区别)，以徇(巡行)齐垒，曰：‘欲勇者贾余(我的)余勇！’”贾原意为“买”，此指“卖”。余：多余。⑳刃发如新：语本《庄子·养生主》“刀刀若新发于硎(磨刀石)”，说刀刃像刚磨快一样。㉑腠理：肌肉纹理，此喻思路。滞：阻碍不通。㉒胎息：古代养生的一种气功。《抱朴子·内篇·释滞》：“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万术：万全之术。

【译文】

钻研学问在于勤奋，所以古代有用锥子刺股来鞭策自己的人，而有志于作文的，是要排遣内心的郁闷，所以应从容不迫地随顺情意，宽缓安舒地适应时机。假

如消耗精力,使和顺之气不得舒展,拿着简牍来催命,挥动笔杆来伤身,这哪里是圣贤的本来心愿,创作的正确道理啊,况且构思有顺利和迟钝之分,思路有通畅或阻塞之时,洗头时心的位置颠倒,尚且会有反常的想法;精神正昏乱时,再三思索反而越发糊涂。因此进行创作时,务必要使精神得到调节宣导,使心境清静和顺,体气调和通畅,内心烦乱就应停止,不要使思路阻塞不通,意有所得就提笔抒写情怀,思理不畅就搁笔停止思考,优游自得以消除劳累,谈笑风生以医治疲倦,常常在悠闲中显露创作的才锋,写完之后仍有多余的精力,使文思像磨好的刀锋那样锐利,意绪顺畅不受阻碍,这虽然不是胎息之类的万全之术,却也是养气的一种方法。

赞曰: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①,素气资养^②。水停以鉴^③,火静而朗^④。无扰文虑,郁此精爽^⑤。

【注释】

①玄神:内在的精神。 ②素气:元气。资:依靠。 ③鉴:照。 ④静:指火焰不被吹动。 ⑤郁:郁积,积聚。精爽:指清明的精神状态。

【译文】

总之,万事万物纷纭复杂,千思万虑实在劳神。内在精神应该珍惜,人的元气需要保养。水静止不动才能照影,火不被吹动才能明亮。不要扰乱创作的思虑,保持精神的清明状态。

附会第四十三

【题解】

本篇论述谋篇的原则和方法。附会意为连缀聚合,这里是指把内容、文辞方面的种种材料连缀聚合起来,形成一个整篇。

本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先是说明附会是通过结构剪裁缝合,形成整篇作品。接着借人体为喻,“以情志为神明”四句,正确地阐述了作品思想内容和文辞形式的关系。之后说明,附会辞义,要抓住纲领,使诸多的义理言辞材料,得到妥贴安排,做到全篇完整统一,而无倒置、纷乱之病。要注意全局、大局,不要因追求局部细小的偏善之巧而忽略全篇的完美。第二段申述抓住纲领的重要性。指出文章的表现情况各殊,作者才分不同,但一定要注意着眼全局,使全篇统绪不离中心,义脉流畅,避免纷乱偏枯之病。并以驷牡驾车为喻,认为善于附会者如同高明的驭者那样,抓住马缰绳,能把驷马的力量统一起来。第三段先是说明善于不善于附会,效果判然不同,并举前人写作事例作证。之后指出,文章的结尾很重要;结尾不好,文章就缺乏余味,所以要注意做到首尾呼应,使通篇生色。

何谓附会? 谓总文理^①,统首尾^②,定与夺^③,合涯际^④,弥纶一篇^⑤,使杂而不越者也^⑥。若筑室之须基构^⑦,裁衣之待缝缉矣^⑧。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⑨,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⑩,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⑪;然后品藻玄黄^⑫,摘振金玉^⑬,献可替否^⑭,以裁厥中^⑮:斯缀思之恒数也^⑯。凡大体文章^⑰,类多枝派^⑱,整派者依源^⑲,理枝者循干^⑳。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㉑,贞百虑于一致^㉒;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㉓;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㉔。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㉕,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㉖,锐精细巧^㉗,必疏体统^㉘。故宜拙寸

以信尺^⑳，枉尺以直寻^㉑，弃偏善之巧^㉒，学具美之绩^㉓：此命篇之经略也^㉔。

【注释】

①总：总领。文理：文章条理。②统：统贯。③与夺：给予和剥夺，此指取舍。④涯际：边际，此指文章上下相承接之处。⑤弥纶：弥缝经纶，即组织经纬的意思。纶，经纶，整理丝缕。⑥杂而不越：指内容文辞虽丰富复杂却不纷乱。越，超出适当的位置。⑦基：基础。构：结构。⑧缝缉：缝合。⑨体制：包括思想内容、文辞形式和风格方面的规格要求。⑩事义：作品所写的事情及其意义。⑪官商：音韵声律。⑫品藻：原意为品评，此指藻饰。玄黄：色彩，此指辞采。⑬摘振：振动传播。金玉：钟磬之类的乐器。此指声律。⑭献可替否：选用合适的，去掉不适合的。献，进。替，废去。⑮裁：裁断。厥：其。中：恰当。⑯缀思：构思。恒数：不变的方法。⑰大体文章：指篇幅较长的文章。⑱类：大抵，都。枝：树的分枝。派：水的支流。⑲整：整治。⑳理：整理。㉑涂：同“途”，道路。㉒贞：正，有调整之意。㉓乖：违背。㉔棼(fén)：纷乱。㉕“扶阳”二句：语本《庄子·渔父》：“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以及崔駰《达旨》：“故能扶阳以出，顺阴而入，春发其华，秋收其实。”这里用“扶阳而出条”，指应该明显说出的辞义；用“顺阴而藏迹”，指理应含而不露的意旨。“扶阳”、“顺阴”原是说顺着自然界的阴阳变化，此有顺其自然的意思。㉖“夫画者”二句：语本《吕氏春秋·处方》：“今夫射者仪毫而失墙，画者仪发而易貌。”谨发：细心地描画毫发。易：改变。仪：望。㉗锐精：聚精会神。㉘体统：整体。㉙诎(qū)寸以信(shēn)尺：语本《尸子》：“孔子曰：‘诎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为之也。’”(《太平御览》八百三十引)诎，屈。信，通“伸”，伸直。㉚枉尺以直寻：语本《孟子·滕文公下》：“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枉，屈。直，伸。寻，八尺为一寻。㉛偏善之巧：局部的细巧。㉜具：俱，全面，整体。㉝命篇：谋篇。经略：概要。

【译文】

什么叫做附会？就是总领文章条理，统贯首尾，决定取舍，连接文章各部分，组织成一个整体，使内容文辞虽复杂丰富但不显纷乱。就如建筑房屋须有基础和框架，裁制衣服有待缝合一样。学童学习作文，应该端正体制，一定要以自己的情志作为作品的精神，以所写的事情及意义作为作品的骨骼，以辞句的文采作为作品的肌肤，以文字的音韵声律作为作品的声气；然后留意文字的藻饰，追求音韵的谐和，选用合适的，去掉不妥的，做到恰到好处；这是为文构思不变的方法。凡是

篇幅长的作品,大都有许多分枝流派,整治支流要依循源头,治理分枝要顺着主干。因此,要把作品的内容和文辞连缀聚合起来,务必抓住纲领,使千万条道路归总于一个目标,使众多的意念统一为一个主旨。使表达的义理虽然丰富,却没有前后颠倒的差错;通篇的文辞虽然繁多,却没有乱丝般的纷扰。该明确表达的就说得畅达,该含而不露的就说得隐约,开头至结尾都要周密,里外要一致:这就是附会的方法。绘画的人一味描画毛发整体形貌便会失真,射箭的人只见毫毛却不见整堵墙壁,聚精会神于细微之处,对整体必然有所疏忽。所以宁可屈一寸而保证一尺直,宁可屈一尺而保证一寻直,宁可放弃局部的细巧,也要学会使整体完美的功夫:这是谋篇布局的概要。

夫文变无方^①,意见浮杂,约则义孤^②,博则辞叛^③,率故多尤^④,需为事贼^⑤。且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或制首以通尾^⑥,或尺接以寸附^⑦,然通制者盖寡^⑧,接附者甚众^⑨。若统绪失宗^⑩,辞味必乱,义脉不流^⑪,则偏枯文体^⑫。夫能悬识腠理^⑬,然后节文自会^⑭,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矣^⑮。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⑯:驭文之法^⑰,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⑱,齐其步骤,总辔而已^⑲。

【注释】

①方:常。 ②约:简单。孤:单薄。 ③博:繁富。叛:乱。 ④率:草率。尤:过失。 ⑤需:迟疑。贼:害。 ⑥制首以通尾:指创作时从整体着眼,从开首贯通至结尾。 ⑦尺接以寸附:指创作时缺乏全局考虑,一段段、一句句不连贯地写。 ⑧通制:即“制首以通尾”。 ⑨接附:即“尺接以寸附”。 ⑩统绪:统领各种头绪。宗:主,指文章的纲领。 ⑪义脉:内容的脉络。流:畅通。 ⑫偏枯:半身不遂。 ⑬悬识:深识。悬,远。此有高明深刻之意。腠理:肌肉的纹理,此喻文章的条理。 ⑭节文:音韵节奏和文采。会:合。 ⑮石之合玉:石中包含着玉。 ⑯“是以”二句:语本《诗经·小雅·车辇(xiá)》:“四牡骅骝,六辔如琴。”驷(sì):一车所驾之四马。牡:雄兽,此指雄马。辔(pèi):马缰绳。 ⑰驭文:写文章。驭,驾驭。 ⑱修:长。 ⑲总辔:控制好马缰。

【译文】

文章的变化没有一定,作者的想法也浮泛纷杂,简单了内容单薄,繁富了文辞杂乱,草率了过失就多,迟疑了便会坏事。况且作者才分不同,所想各异,有的能着眼全局首尾贯通,有的却分段逐句拼写毫不连贯,然而能通辖首尾的作者极少,

分段逐句拼写的作者很多。如果各种头绪失去了统帅的纲领,那么文辞的意味必然杂乱,内容的脉络不会畅通,文章也就会半身不遂缺乏生气。能够深明作文的条理,然后音节文采能自然会合,就像胶能粘木,石可包玉那样。因此拉车的四马虽然各自用力,但控制六根缰绳却能像弹琴一样和谐:驾驭文章的写作方法,也与此相似。材料的取舍决定于作者的心意,是长是短全出自作者的手笔,要节制调整车马的步调,全在控制缰绳而已。

故善附者异旨如肝胆^①,拙会者同音如胡越^②。改章难于造篇,易字难于代句。此已然之验也^③。昔张汤拟奏而再却^④,虞松草表而屡谴^⑤,并理事之不明,而词旨之失调也。及倪宽更草^⑥,钟会易字^⑦,而汉武叹奇^⑧,晋景称善者^⑨,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以此而观,则知附会巧拙,相去远哉!若夫绝笔断章^⑩,譬乘舟之振楫^⑪;克终底绩^⑫,寄在写以远送^⑬。若首唱荣华^⑭,而媵句憔悴^⑮,则遗势郁湮^⑯,余风不畅,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⑰。惟首尾相援^⑱,则附会之体,固亦无以加于此矣^⑲。

【注释】

①善附:善于附会。异旨:指不同的写作材料。肝胆:比喻联系密切。②拙会:拙于附会。同音:指密切相关的写作材料。胡越:胡地在北方,越地在南方,比喻相互关系疏远。③已然:已经这样。④张汤拟奏而再却:《汉书·倪宽传》载汉武帝时张汤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时有疑奏,两次被汉武帝退回。后由倪宽代拟,为武帝赞赏。拟:草拟。再却:两次被退回。⑤虞松草表而屡谴:《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世语》记司马景王命中书令(掌机密文书的官)虞松作表,再呈辄不可意,命松更定。钟会见之,“为定五字”,被景王称善。草:起草。谴:遭责备。⑥倪宽更草:指倪宽曾为张汤重新拟写疏奏。事见《汉书·倪宽传》。倪宽:西汉大臣,时为廷尉府小吏。更:重新。⑦钟会易字:指钟会为虞松改定上表。事见《世语》。钟会:三国魏大臣。⑧汉武:汉武帝。⑨晋景:司马师,三国魏权臣,西晋建立后被追尊为景帝。⑩绝笔断章:指收笔结尾。⑪振:收。楫(jí):船桨。⑫克终:有始有终。克,能。底绩:致绩,获得成绩。⑬寄在写以远送:此句文字疑有错讹,大意是说收尾时要寄托深意,有不尽之意。⑭首唱:指作品的开端。荣华:有光彩。⑮媵(yìng)句:指作品的结尾。媵,随嫁的人。憔悴:形容写得没有光彩,与上文“荣华”相反。⑯遗势:结尾的气势。郁:郁滞。湮(yān):塞。⑰“此《周

易》”二句：指《易经·夬(guài)卦》九四爻辞。次且(zī jū)：同“赳赳”，行走困难。
 ⑱援：呼应。 ⑲无以加于此矣：没有超过它的了。

【译文】

所以善于附会的人能使各种材料如肝胆那样紧密结合，不善于附会的人会把相关的材料处理得如同胡地越地那样毫不相关。改文章有时比写文章更为艰难，换一字有时比换一句更不容易。这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了。从前张汤草拟疏奏两次被退回，虞松起草章表屡遭责备，都是由于道理和事情不够明白，文辞和意旨有失协调。等到倪宽替张汤重新起草，钟会为虞松改动几字，于是汉武帝便赞叹称奇，晋景帝便称扬说好，那是因为修改后道理得当事情明白，文思敏捷措辞得体。由此可知，附会的巧妙与拙劣，结果相差极远！至于收笔结尾，就像乘船的收拾船桨；有始有终才能获得成功，寄托深意要有含蓄不尽之势。如果开端写得很有光彩，而结尾缺乏生气，那么最后文势受阻，文气不畅，这就像《周易》中所说的“臀部没有皮肤，走路也就困难”了。只有首尾呼应，那么附会的作用，确实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的了。

赞曰：篇统间关^①，情数稠迭^②。原始要终^③，疏条布叶^④。道味相附^⑤，悬绪自接^⑥。如乐之和，心声克协^⑦。

【注释】

①篇统：指全篇文辞内容的统筹安排。间关：此指艰难。 ②情数：内容情理。稠迭：繁多复杂。 ③原始要终：犹从头至尾。 ④疏条布叶：比喻有条理地安排内容文辞。疏，分。 ⑤道：道理，指内容。味：意味。附：相合。 ⑥悬绪：悬隔的头绪。悬，远，指不连贯。 ⑦心声：指作品的语言文辞。扬雄《法言·问神》中说：“故言，心声也。”克：能。

【译文】

总之，统筹安排全篇文章非常艰难，因为文章的内容情理复杂繁多。要自始至终有条理地安排内容文辞，就像枝条扶疏树叶舒展。文章的内容和意味互相结合，不连贯的头绪自会连接。就像音乐必须和谐，文章的言辞也要能够协调。

总术第四十四

【题解】

本篇论述掌握作文之术的重要性。全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论文笔问题。先是说明文章区分文笔，始于近代（指晋宋）。接着引颜延年的意见而予以批驳。颜氏认为经书质朴少文，只能称为言；解释经书的传记文辞比较详赡婉曲，始得称笔。刘勰认为经书也有文采，口头语才叫言，不能用言、笔来区分经、传。刘勰论作文，力主宗经，认为“圣文雅丽，衔华佩实”（《征圣》），经书“文丽而不淫”（《宗经》），颜延年认为经书质朴少文，是言而非笔，与刘勰见解大相径庭，故予以批驳。刘勰对把文章区分为有韵之文、无韵之笔两大类还是赞成的。本书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前十篇论文，后十篇论笔，就是明证。

第二段先是提到陆机《文赋》，认为它讨论虽称详尽，但有“实体未该”之失。接着指出文苑之中，有些作者写得好，有些作者却存在种种毛病，所以一定要注意掌握作文之术。本段中把“研术”和“练辞”对举，可见术不是指遣词造句方面的方法，结合本篇赞语中“务先大体”一句看，术就是指文章的大体、大要、纲领之要，也就是一篇文章的体制和基本规格要求。这大体，在《明诗》以下二十篇的“敷理以举统”部分有较具体的阐述，在《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铨裁》、《附会》等篇中均有述及。刘勰对遣词造句很重视，《声律》至《指瑕》九篇论之甚详。但他担心人们片面追求文辞奇诡，忽视大体，致使文章“言贵浮诡”、“文体解散”（《序志》），所以于《声律》等论文辞各篇之后，在本篇强调要作者注意掌握作文之大体。陆机《文赋》在这方面缺乏论述，所以刘勰讥其“实体未该”。又本段中说明善于作文之人，有精者、博者、辩者、奥者，与《征圣》篇所说圣人之制作，具有简言、博文、明理、隐义四大优点意思呼应，也反映了刘勰文必宗经的一贯主张。

第三段通过比喻，再次说明执术的重要性。认为掌握了术，犹如善于弈棋的人，有一定的方法，可以“因时乘机，动不失正”，不像博塞者靠侥幸取胜。后面又

指出文体之术多种多样,要注意把全篇弥缝组合得好,不要因个别局部处理不当而致全文解体。

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打通各种文体,泛论写作方法。《神思》至《铨裁》七篇,研讨构思、篇章体制风格等全局性的问题;《声律》至《指瑕》七篇,研讨遣词造句等具体问题;最后再结以《附会》、《总术》两篇,提醒人们在重视文辞的同时,更要注意通篇的完整和大体。可见刘勰在这方面的看法颇为全面、周密。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①,别目两名^②,自近代耳^③。颜延年以为^④: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⑤。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⑥。何者?《易》之《文言》^⑦,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翰曰笔^⑧,常道曰经^⑨,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⑩,笔为言使,可强可弱^⑪。六经以典奥为不刊^⑫,非以言笔为优劣也。

【注释】

①《诗》、《书》:《诗经》和《尚书》,前者为韵文,后者为无韵之文。 ②别目两名:分为文和笔两种名称。目:名称。 ③近代:指晋宋。 ④颜延年:晋宋间作家颜延之,字延年。以下引文已佚。 ⑤传记:指注解阐发经典的著作。 ⑥“请夺”二句:语本《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卖)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此谓颜延之不能自圆其说。 ⑦《文言》:《周易》“十翼”中的一篇,相传“十翼”为孔子阐述《易经》而作。 ⑧属翰:用笔写出来。 ⑨常:恒久不变。 ⑩出言入笔:超出言的范围,归入笔的类别,即属于笔而不属于言。 ⑪可强可弱:指文采可多可少。 ⑫六经: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部儒家经典,其中《乐》早已不存。不刊:不可删改。

【译文】

今人常说,文章有文和笔两种,认为无韵的是笔,有韵的是文。文本来是用以补充和修饰语言的,按理应包括有韵的《诗经》和无韵的《尚书》在内,因有韵和无韵之不同而分文和笔两种名称,是从近代开始的。颜延之认为:笔这种文体,是有文采的言;经典是言而不是笔,传记是笔而不是言。让我用他的矛,反过来攻他的盾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周易》中的《文言》,难道不是有文采的言?假如笔果

真是有文采的言,便不能说经典不是笔了。要用经典是言传记是笔来立论,看不出这个论点能够成立。我认为:说出口的是言,写下来的是笔,讲述恒久不变之道的是经典,阐述经典的是传。经传的体裁,已不是言而是笔,笔将语言记录下来,文采可多可少。六经因为典正深奥而成为不可删改的著作,不是用言或笔来区分优劣的。

昔陆氏《文赋》^①,号为曲尽^②;然泛论纤悉^③,而实体未该^④。故知九变之贯匪穷^⑤,知言之选难备矣^⑥。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⑦。精者要约^⑧,匮者亦鲜^⑨;博者该赡^⑩,芜者亦繁;辩者昭皙^⑪,浅者亦露;奥者复隐^⑫,诡者亦曲^⑬。或义华而声悴^⑭,或理拙而文泽^⑮。知夫调钟未易^⑯,张琴实难^⑰。伶人告和^⑱,不必尽窈窕之中^⑲;动角挥羽,何必穷初终之韵^⑳?魏文比篇章于音乐^㉑,盖有征矣。夫不截盘根^㉒,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㉓,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㉔。自非圆鉴区域^㉕,大判条例^㉖,岂能控引情源^㉗,制胜文苑哉!

【注释】

- ①陆氏:陆机,西晋作家。 ②号为曲尽:陆机《文赋序》称:“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曲尽:委曲详尽,即把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 ③泛:广。纤悉:详细于细微之处。悉,详细。 ④实体:指文章的体制和基本规格要求,也就是“总术”的“术”。该:完备。 ⑤九变之贯匪穷:谓文章变化多端,但有不变之常理。九,指多。贯,一贯,指不变之“术”。匪,通“非”。 ⑥知言:指懂得文章写作道理。 ⑦“落落”四句:语出《老子》:“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形容鄙贱、众多。碌碌:即碌碌,形容珍贵、稀少。 ⑧要约:扼要简约。 ⑨匮:贫乏。鲜(xiǎn):少。 ⑩该:完备。赡:富足。 ⑪昭皙:明白。 ⑫复隐:复杂含蓄。 ⑬诡:怪异。 ⑭义华:意义美好。声悴:声情欠缺。 ⑮理拙:情理拙劣。文泽:文辞光彩。 ⑯调钟未易:编钟铸造好后须调整音律,若音律不调,就得重铸。此处和下文都用音乐作比,说明掌握作文之术不容易。 ⑰张琴:在琴上张弦定音。 ⑱伶人告和:语出《国语·周语下》:“(周景王)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未可知也。’”伶人:乐工。 ⑲窈窕(tiǎo huà)之中:语出《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周景王将铸无射(钟名),泠州鸠(即伶州鸠)曰:‘……小者不窈,大者不窕,则和于物。’”据杜预注,窈是音细,窕是音大。中:适中。 ⑳“动角”

二句：语本桓谭《新论》：“雍门周（人名）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挥角羽，初终而成曲。”此谓弹奏琴曲，不见得从头至尾都合音律。动、挥：指弹琴。角、羽：指五音。穷：尽，此有完全合乎之意。⑲“魏文”句：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之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魏文：魏文帝曹丕。⑳截：断。盘：盘曲。㉑剖：剖析。㉒资：依靠，凭借。㉓圆：全面。鉴：明察。区域：指各种文体的区别和特色。㉔判：剖析。条例：指各体文章的规格要求。㉕控引：意为驾驭。

【译文】

从前陆机的《文赋》，论述号称委曲详尽；然而泛泛而论，只对细微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但对各种文体及其基本要求谈得却不周全。所以知道不彻底通晓变化万端中有不变的作文方法，要精通文章写作的道理也就难了。凡是精心构思作文的，都竞相追求新颖绮丽，大多注意文辞的选择，不肯钻研作文的要领。许多平凡的玉，常与石头混杂；有些珍稀的石头，又时常被当作玉。文章精炼的写得扼要简约，贫乏的也写得篇幅短小；广博的写得完备丰富，芜杂的也写得文辞繁多；善辩的写得清楚明白，肤浅的也写得辞义显露；深奥的写得复杂含蓄，怪异的也写得曲折晦涩。有的意义美好而声情不足，有的情理拙劣而文辞光彩。于此可知调节钟的声律并不容易，理好琴弦确实困难。乐工说声音调好了，不一定大小高低都恰到好处；弹奏出的各种音调，怎能从头至尾都必定合律？魏文帝曹丕把文章比作音乐，是有根据的啊。不截断盘曲的树根，就无从检验斧锯的锋利；不剖析文章的奥妙，就不能辨别写作才能的精通。写作才能的精通，一定要靠通晓作文的要领。如果不能全面地明察各体文章的区别和特色，彻底剖析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又怎能驾驭情感的抒发，在文坛上取得成功呢！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①；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②。故博塞之文，借巧悦来^③，虽前驱有功^④，而后援难继^⑤；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⑥，何妍蚩之能制乎^⑦！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⑧，按部整伍^⑨，以待情会^⑩；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⑪，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⑫，辞气丛杂而至^⑬。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⑭，味之则甘腴^⑮，佩之则芬芳^⑯。断章之功^⑰，于斯盛矣。夫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⑱。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⑲，一物携贰^⑳，莫不解体^㉑。所以列在一篇^㉒，备总情变^㉓，譬三

十之辐，共成一毂^⑳。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㉑。

【注释】

①弈：围棋。穷：精通。数：技巧。②博塞：古代赌胜负的游戏。邀遇：碰运气。③恍(tǎng)来：意外得来。④前驱有功：指文章前面写得好。⑤后援难继：后面没法继续写好。⑥并：都。⑦妍蚩(chī)：好坏。制：控制，掌握。⑧恒：不变的。⑨按部整伍：安排好各个部分。⑩情会：情感兴会。⑪极：极致。指技巧掌握运用得好。⑫韵味：意味。⑬辞气：文辞气势。⑭丝簧：指美妙的音乐。丝，弦乐器。簧，管乐器。⑮甘腴：味美的食物。甘，甜。腴，肥。⑯佩：佩戴。⑰断章：指写作。⑱“夫骥足”四句：《战国策·韩策三》载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王良(古代善御马者)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古代善御马者)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车箱)，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牵长。’故纆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千里之行。”骥：骏马。骏：迅速。纆牵：纆绳。累：妨碍。⑲弥纶：综合组成。⑳携贰：怀有二心，此指与其他方面不协调。㉑解体：破坏整体。㉒列在一篇：指作《总术》一篇。㉓备总情变：全面总领文情的变化。㉔“譬三十”二句：语本《老子》“三十辐共一毂”。辐：车轮上的辐条，即凑集于中心毂上的直木。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外围与车辐相接，中心有圆孔插车轴。㉕鄙夫：刘勰自谦之词。

【译文】

因此掌握要领来驾驭写作，就像善于下棋的人讲究技巧；抛弃要领任意创作，犹如赌胜负的游戏那样凭运气。所以像赌胜负的游戏那样写作，只是凭运气偶然写得好，即使前面写得好，后面也难以继；写得少了固然无法继续增加，多了也不知如何删节，不管写多写少都感到困惑，又怎么能够掌握写作的好坏呢！至于像善于下棋那样的写作，掌握要领有一定的技巧，按部就班地作好准备，以等待情感兴会；顺应时宜抓住机会，每个步骤都不背离正道。技巧运用到极熟练的地步，机会又掌握得极其巧妙，那么作品的意味就会奔腾踊跃而生，文辞气势也将纷至沓来。看上去如锦绣彩绘那样美丽，听起来像弦管合奏那样和谐，品尝起来味道甘美，玩赏起来情意芬芳。写作的功效，达到这种程度就完足了。骏马跑得虽快，纆绳却不能过长，纆绳过长相对说来只是小小的不足，尚且会阻碍千里之行。何况文章写作有多种方法，互相综合，共同组成文章，其中一个方面与其他方面配合不协调，文章就不能成为一个整体。所以集中在这一篇里讲文章写作的要领，以此来全面总述文情变化，犹如车轮上的三十根条辐，共同汇聚于车轮的中心。虽然不值一看，也是鄙陋者的一得之见。

赞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①，鉴必穷源^②。乘一总万^③，举要治繁^④。思无定契^⑤，理有恒存。

【注释】

①大体：指文章的体制和基本规格要求。 ②鉴：审察。穷源：追溯至源头。 ③乘一总万：掌握最基本的方法以总领一切变化。 ④要：要领。繁：复杂纷繁的情况。 ⑤契：规则。

【译文】

总之，在文章写作的领域中，是有方法有门径的。一定要先注意文章的体制和基本规格要求，彻底明白最基本的写作方法。掌握基本的方法以总领一切，抓住要领来处理纷繁的情况。文思没有一定的法则，文理却有固定的规律。

时序第四十五

【题解】

本篇依据时间先后次序论述历代文学的发展。全篇可分为七段。第一段劈头指出,各时代的文风,有时偏于质朴,有时偏于文华,常有变化。接着评述唐、虞、夏、商、周五代文学。因周以前作品留存很少,故与周合为一段。以下六段,分别评述西汉、东汉、魏、晋、宋、齐文学。在评述时,注意指陈各代文学的风貌特色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颇多精辟之见。如说屈原、宋玉辞赋的文采光艳,是出自当时诸子游说著书、纵横驰骋的风气;西汉文风,主要接受楚辞影响;东汉儒学隆盛,文风趋于华实并重;汉末魏初,社会动荡,文人“志深笔长”,文风“梗概多气”;曹魏后期,玄学抬头,“篇体轻澹”;西晋文风崇尚艳丽,至东晋则玄学昌盛,作品“辞意夷泰”,出语必称老庄。这些都是颇为精当深入的见解,常为后人所称引。于宋齐两代文学,有所回避,故仅作笼统赞美,不予具体评价。

篇中“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二句,扼要地指出文学的盛衰变化,和时代、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篇中所述对文学发生影响的时代社会因素,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政治兴衰和社会治乱,如论周代诗歌、汉末建安文学便是;二是学术思想情况,如论曹魏后期文学、东晋文学便是;三是君主的提倡,如论西汉武帝提倡文学、曹操父子礼遇文人等便是。这些分析评论,大体上符合于各时期的历史实际状况。

《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中的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两部分,带有分体文学史性质;本篇概述各时期文学发展大势,则属文学通史性质。二者合起来,比较全面系统地表现了刘勰对上古至南朝历代文学的评价。

时运交移^①,质文代变^②,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③,德盛化钧^④,野老吐“何力”之谈^⑤,郊童含“不识”之歌^⑥。有虞继作^⑦,政阜民暇^⑧。“薰风”诗于元后^⑨，“烂云”歌于列臣^⑩，尽其美者何？乃

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⑪，九序咏功^⑫，成汤圣敬^⑬，“猗欤”作颂^⑭。逮姬文之德盛^⑮，《周南》勤而不怨^⑯；大王之化淳^⑰，《邠风》乐而不淫^⑱。幽、厉昏而《板》、《荡》怒^⑲，平王微而《黍离》哀^⑳。故知歌谣文理^㉑，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春秋以后，角战英雄^㉒，六经泥蟠^㉓，百家飙骇^㉔。方是时也，韩、魏力政^㉕，燕、赵任权^㉖，五蠹、六虱^㉗，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㉘，楚广兰台之宫^㉙，孟轲宾馆^㉚，荀卿宰邑^㉛，故稷下扇其清风^㉜，兰陵郁其茂俗^㉝，邹子以谈天飞誉^㉞，驺奭以雕龙驰响^㉟，屈平联藻于日月^㊱，宋玉交彩于风云^㊲。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㊳。故知炜烨之奇意^㊴，出乎纵横之诡俗也^㊵。

【注释】

- ①时运：世运。移：变化。 ②质：质朴。文：文华，文采。 ③陶唐：唐尧。
- ④化：教化。钧：同“均”。 ⑤“野老”句：《文选》卷二六谢灵运《初去郡》诗注引《论衡》：“尧时百姓无事，有五十之民，击壤于涂（途），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力于我也？’” ⑥“郊童”句：《列子·仲尼》：“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尧乃微服游于康衢（大路），闻儿童谣曰：‘立我蒸（众）民，莫匪尔极（指自然之性），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含：此指从口中唱出。 ⑦有虞：虞舜。作：起。 ⑧阜（fù）：盛。暇：空闲。 ⑨“薰风”句：《孔子家语·辩乐解》：“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yùn，怨恨）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薰：温和。元后：元首，指舜。 ⑩“烂云”句：《尚书大传》：“百工相和而歌卿云（祥瑞之气），帝（舜）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糺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咸进稽首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于一人。’”烂：有光彩。
- ⑪敷：分布治理。 ⑫九序咏功：语本《尚书·大禹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说九项政事有条不紊，受到歌颂。序：同“叙”，有次序。 ⑬成汤：商汤。 ⑭“猗欤”作颂：《诗经·商颂·那》的首句是“猗与（欤）那（多）与（欤）”，这首诗是赞美商汤的。猗：感叹词。 ⑮姬文：周文王，姬是姓。 ⑯“《周南》”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然勤而不怨矣。’”《周南》：《诗经》十五《国风》之一。 ⑰大王：太王，周文王之祖。化：教化。 ⑱“《邠（bīn）风》”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札观周乐，“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邠风》：即《豳（bīn）风》，《诗经》十五《国风》之一。 ⑲幽：

周幽王，西周末的昏君。厉：周厉王，也是西周末的昏君。《板》、《荡》：《诗经·大雅》中的讽刺诗，据《诗序》说，都是讽刺周厉王的，幽王是连类而及。 ⑳平王：周平王。周幽王昏乱，导致西周为犬戎所灭，周平王东迁洛邑，为东周第一个天子。微：衰微。《黍离》：《诗经·王风》中的篇名，据《诗序》说，是周大夫行役过西周京城，见过去宗庙宫室长满禾黍，哀伤作诗。 ㉑文理：指内容与风格。

㉒角战：角逐。角，较量。 ㉓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泥蟠：龙盘曲伏于泥中，此喻不为人所重。 ㉔颶（biāo）：暴风。骇：起。 ㉕力政：力征：武力征伐。 ㉖任权：任权谋。 ㉗五蠹（dù）：五种蛀虫，《韩非子·五蠹》将学者（主要指儒者）、言谈者（政客）、带剑者（游侠）、患御者（近侍之臣）、商工之民喻为国家的蛀虫。蠹，蛀虫。六虱：《商君书·靳令》称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为危害政治的“六虱”（原列九事，可能有衍文）。 ㉘“齐开”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齐宣王招致天下贤士，“自如淳于髡（人名）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庄衢：大路。第：大住宅。 ㉙“楚广”句：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广：扩建。兰台：战国楚国台名。

㉚孟轲：孟子，战国思想家。宾馆：作为宾客而住在宾馆中。馆，接待宾客的房舍。 ㉛荀卿：荀子，名况。战国思想家。宰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荀子离开齐国前往楚国，“春申君（楚国贵族）以为兰陵（地名）令”。宰：主宰。邑：城邑，指兰陵。 ㉜“故稷下”句：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驺衍等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稷下：齐都城稷门之下，一说齐国稷山之下。扇：扬。 ㉝“兰陵”句：刘向《荀子叙》：“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荀卿）也。”兰陵：楚地名，荀子曾任兰陵令。郁：积。茂：美。 ㉞“邹子”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又说：“驺（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邹子：邹衍（一作驺衍），战国学者。 ㉟“驺奭（shì）”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裴駘《集解》引刘向《别录》：“驺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奭’。”驺奭：战国学者。 ㊱屈平：屈原名平。联藻于日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㊲宋玉：战国楚国作家。交彩于风云：指宋玉作《风赋》，又作《高唐赋》写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 ㊳笼罩：掩盖，此有超过之意。 ㊴炜烨：光彩照耀。 ㊵诡：奇异。

【译文】

时代运数交替变化，文风质朴繁华也代有更迭，古今文风变化的情形和道理，

好像是可以谈论的吧！从前在唐尧时代，道德隆盛、教化普及，乡野老人有“尧何力于我”的说法，郊外儿童唱着“不识不知”的歌谣。虞舜继之而起，政治昌盛、人民安闲。虞舜唱了“南风之薰兮”的诗歌，群臣百工也和着唱起了“卿云烂兮”的诗歌，为什么这些作品非常完美呢？是因为心情愉快歌声平和。到大禹分布治理国土，九项政事有条不紊、功德受到歌颂，商汤圣明敬慎，因而有了“猗欤那欤”的颂歌。到周文王时功德盛大，《周南》的诗歌便勤劳而无怨言；周太王的教化淳厚，《邠风》的诗歌就欢乐而不过分。幽王、厉王昏乱，《板》、《荡》之诗就蕴含愤怒，平王时周室衰微，《黍离》诗就有了哀伤的情调。所以可知歌谣的内容和风格，是随着时代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犹如风行水上，水面便会兴起波澜。春秋以后，列国争雄，儒家的六经便被埋没，诸子百家如暴风骤起。在这个时期，韩国、魏国崇尚武力征伐，燕国、赵国任用权谋诈术，所谓五种蛀虫、六类虱子，在秦国的法令中被严格禁止，只有齐、楚两国，还有些文化学术。齐国在大路旁为学者修建高门大宅，楚国扩建了兰台宫，孟轲作为贵宾住在齐国的宾馆中，荀况做了楚国的兰陵令，所以齐国的稷下扬起了清新的学风，楚国的兰陵形成了美好的习俗，邹衍因喜欢谈天说地而驰誉当代，驺奭以善于雕镂文采而天下扬名，屈原的作品可与日月争光，宋玉的文采体现于风云的描写。看他们艳丽的文辞，遮盖了《雅》、《颂》的光芒。可知那种光彩闪耀的奇妙文思，出于纵横变化的诡异风气。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①，高祖尚武^②，戏儒简学^③。虽礼律草创^④，《诗》、《书》未遑^⑤，然《大风》、《鸿鹄》之歌^⑥，亦天纵之英作也^⑦。施及孝惠^⑧，迄于文、景^⑨，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沈^⑩，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⑪，润色鸿业^⑫，礼乐争辉，辞藻竞骛^⑬：柏梁展朝宴之诗^⑭，金堤制恤民之咏^⑮，征枚乘以蒲轮^⑯，申主父以鼎食^⑰，擢公孙之对策^⑱，叹倪宽之拟奏^⑲，买臣负薪而衣锦^⑳，相如涤器而被绣^㉑。于是史迁、寿王之徒^㉒，严、终、枚皋之属^㉓，应对固无方^㉔，篇章亦不匮^㉕，遗风余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㉖，实继武绩^㉗，驰骋石渠^㉘，暇豫文会^㉙，集雕篆之轶材^㉚，发绮縠之高喻^㉛。于是王褒之伦^㉜，底禄待诏^㉝。自元暨成^㉞，降意图籍^㉟，美玉屑之谈^㊱，清金马之路^㊲，子云锐思于千首^㊳，子政讎校于六艺^㊴，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㊵，虽世渐百龄^㊶，辞人九变^㊷，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㊸，灵均余影^㊹，于是乎在。

【注释】

①燔(fán)书：指秦始皇焚书。燔，烧。

②高祖：汉高祖刘邦。

③简：

简慢,轻视。

④礼律草创:对邦建立汉王朝后,命叔孙通制定礼仪,萧何制定法律。

⑤《诗》、《书》未遑:未及提倡研究《诗经》、《尚书》一类典籍。遑:空闲。

⑥《大风》:《大风歌》。《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建立汉朝后回故乡,作《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鸿鹄》:《鸿鹄歌》。《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想废太子,太子用张良计策,请商山四皓为客,汉高祖见太子羽翼已成,便无可奈何地唱道:“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⑦天纵:出于自然。

⑧施(yì):延。孝惠:汉惠帝。

⑨迄:到。文:汉文帝。景:汉景帝。

⑩贾谊:西汉作家。《汉书·贾谊传》载,贾谊因受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为梁怀王太傅,抑郁而死。邹:邹阳,西汉作家。《汉书·邹阳传》载邹阳曾游梁,被谗下狱,后因于狱中上梁王书而获释。枚:枚乘,西汉作家。《汉书·枚乘传》载,枚乘汉景帝时为弘农都尉,因不喜做郡吏称病免官。沈:同“沉”。

⑪孝武:汉武帝。

⑫润色:修饰。鸿:大。

⑬骛:追求。

⑭“柏梁”句:传说汉元封三年,武帝与群臣在柏梁台上宴饮,君臣联句成诗,即《柏梁台诗》,诗为七言句式,句句押韵(见《古文苑》卷八)清以来学者多认为是伪作。

⑮“金堤”句:据《汉书·沟洫志》载,汉武帝时,发动数万人去瓠子(地名)堵黄河决口,汉武帝亲临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殫为河。殫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金堤:黄河堤名,黄河在瓠子决口时筑。恤:忧。

⑯“征枚乘”句:《汉书·枚乘传》载:“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征:征召。蒲轮:用蒲草裹车轮,以减轻颠簸。

⑰“申主父”句:《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受到武帝信任,一年中四次升迁,他说:“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申:通“伸”,此有提升之意。主父:主父偃,西汉大臣。鼎食:列鼎而食,指奢侈的生活。古代礼制,诸侯列五鼎而食。

⑱“擢公孙”句:《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汉武帝时有诏征文学,公孙弘也被推选,“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擢(zhuó):提拔。对策:即公孙弘的《举贤良对策》。

⑲“叹倪宽”句:《汉书·倪宽传》载,倪宽为廷尉张汤的僚属,曾为张汤起草奏章,武帝见后问:“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当得知是倪宽起草时,说:“吾固闻之久矣。”拟:草拟。

⑳“买臣”句:《汉书·朱买臣传》载,会稽人朱买臣家贫,“常艾(刈)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后做了会稽太守,汉武帝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负薪:背着柴草。衣:穿。

㉑“相如”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后,无法维持生计,只

好开酒店卖酒，自己在市中洗涤酒器。后因辞赋为汉武帝赏识，任为郎。被：穿。

②史迁：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寿王：吾丘寿王，西汉作家。③严：严助，西汉作家。终：终军，西汉大臣。枚皋：西汉作家。属：类。④无方：没有定规，指善于应对。⑤匱：缺乏。⑥昭：汉昭帝。宣：汉宣帝。⑦武：汉武帝。

⑧石渠：石渠阁，汉宫中藏书处。汉宣帝曾召集学者在此讨论经学。⑨暇：空闲。豫：安适。文会：有关学术和文章的集会。⑩雕篆：指辞赋写作，语本扬雄《法言·吾子》称辞赋为“童子雕虫篆刻”。轶材：过人之才。轶，超越。⑪“发绮縠(hú)”句：《汉书·王褒传》载，汉宣帝曾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绮：有花纹的丝织品。縠：薄纱。

⑫王褒：西汉作家。伦：辈。⑬底禄：致禄，即得到俸禄做官。待诏：等候诏书，即伺应召对之意。汉代征士特别优异的待诏金马门。⑭元：汉元帝。暨：到，至。成：汉成帝。⑮降意：留意。⑯玉屑之谈：指关于文学的美好议论。屑：碎屑。⑰金马：金马门，汉官署门，旁边有铜马，征士特别优异者在此待诏。⑱“子云”句：桓谭《新论·道赋》中记载，扬雄曾说：“能读千赋则善为之矣。”子云：西汉作家扬雄的字。千首：指赋。⑲“子政”句：《汉书·艺文志》载：“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子政：西汉学者刘向的字。讎(chóu)：校对，指整理。六艺：六经，这里代指典籍。⑳成：汉成帝。哀：汉哀帝。㉑渐：进。百龄：百年。㉒九变：变化很多。九，指多。㉓祖述：继承。㉔灵均：屈原的小字。

【译文】

到了汉代，世运紧接着秦始皇的焚书，汉高祖崇尚武功，戏弄儒生轻视学术。虽然礼仪法律刚开始创立，无暇顾及《诗》、《书》等典籍的研究，然而汉高祖的《大风歌》、《鸿鹄歌》，也可算是出于自然的杰作了。传到孝惠帝，直至文帝、景帝，经学逐渐兴起，但辞章之士仍不被重用；贾谊受压制，邹阳、枚乘地位低下，也可知一斑了。到武帝尊崇儒学，用文辞修饰汉代大业，这时礼乐制度竞相辉映，文采辞藻争相华丽：柏梁台上君臣饮宴联句成诗，金堤边天子创作了忧民的歌咏，用安车蒲轮去征召枚乘，以高官厚禄来提升主父偃，特例提拔公孙弘应诏的对策，由褒赞叹倪宽草拟的奏章，朱买臣由背柴贩卖到衣锦还乡，司马相如从洗酒器卖酒到穿上绣衣做官。这时期司马迁、吾丘寿王等人，严助、终军和枚皋之辈，口头上固然善于应对，写作的文章也不少，他们遗留下文采风流，后代没有比这个时期更兴盛的了。经过昭帝到宣帝时代，确实继承了武帝的业绩，文士们在石渠阁讨论经学，闲暇时聚会论文，集中了辞赋写作的杰出人才，发表了辞赋比有花纹的薄纱更有用

的高妙比喻。这时候王褒之类的文人,都在等候召对时获得了俸禄。从元帝到成帝,都留心典籍,崇尚议论文章的美妙言谈,扫清金马门前的通道来延揽文士,扬雄锐意构思创作辞赋,刘向奉诏整理皇家图书,也美盛一时了。从汉朝兴起,到成帝、哀帝,虽说时代已过了百年,作家有很多变化,然而创作的大体趋向,无不继承《楚辞》的传统,屈原留下的影子,这时始终存在。

自哀、平陵替^①,光武中兴^②,深怀图讖^③,颇略文华^④。然杜笃献谏以免刑^⑤,班彪参奏以补令^⑥;虽非旁求^⑦,亦不遐弃^⑧。及明、章迭耀^⑨,崇爱儒术,肄礼璧堂^⑩,讲文虎观^⑪。孟坚珥笔于国史^⑫,贾逵给札于瑞颂^⑬,东平擅其懿文^⑭,沛王振其通论^⑮;帝则藩仪^⑯,辉光相照矣。自和、安已下^⑰,迄至顺、桓^⑱,则有班、傅、三崔^⑲,王、马、张、蔡^⑳,磊落鸿儒^㉑,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㉒。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㉓,华实所附^㉔,斟酌经辞^㉕,盖历政讲聚^㉖,故渐靡儒风者也^㉗。降及灵帝^㉘,时好辞制^㉙,造羲皇之书^㉚,开鸿都之赋^㉛,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㉜,故杨赐号为驩兜^㉝,蔡邕比之俳优^㉞,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㉟。

【注释】

- ①哀:汉哀帝。平:汉平帝。陵替:纪纲废弛,此指衰落。 ②光武:汉光武帝。中兴:指光武帝建立东汉政权。 ③图讖:符命占验。 ④文华:文采。 ⑤“杜笃”句:《后汉书·文苑传》载,杜笃曾入狱,恰逢大司马吴汉去世,“光武诏诸儒谏(作谏文)之,笃于狱中为谏,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 ⑥“班彪”句:《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曾任窦融从事,为窦融画策,后窦融见光武帝,光武帝问他:“所上章奏,谁与参之?”当得知都是班彪所写时,便“举司隶茂才,拜为令”。参:参与。令:县令。 ⑦旁求:广泛搜求。 ⑧遐:远。 ⑨明:汉明帝。章:汉章帝。 ⑩肄(yì):学习。璧:指璧雍(又作辟雍),古代大学。堂:指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 ⑪虎观:白虎观,汉章帝曾在此召集学者讲论经学。 ⑫“孟坚”句:《后汉书·班固传》载,班固曾任兰台令史,作《世祖本纪》,后又迁为郎,典校秘书,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最后写成《汉书》。孟坚:东汉史学家、作家班固的字。珥笔:古代史官入朝时插笔于冠侧,以便随时记录。珥,插。国史:指班固《汉书》。 ⑬“贾逵”句:《后汉书·贾逵传》载,汉明帝时有神雀集官殿官府,明帝听说贾逵博物多识,便去问他,他说是胡人降服的征兆,明帝于是“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贾逵:东汉学者、作家。瑞

颂:指《神雀颂》。⑭“东平”句:《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载,东平宪王刘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思”,后与公卿一起议定礼乐制度。著有赋颂歌诗等多种文章。东平:指东汉东平王刘苍,谥宪。懿:美。⑮“沛王”句:《后汉书·沛献王辅传》载,沛王刘辅“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讖,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沛王:东汉沛王刘辅,谥献。通论:指刘辅的《五经论》,当时有《沛王通论》之称。⑯帝则:皇帝作出法则。藩仪:诸侯藩王作出表率。⑰和:汉和帝。安:汉安帝。⑱顺:汉顺帝。桓:汉桓帝。⑲班:班固。傅:傅毅。三崔:崔駰、崔瑗、崔寔。⑳王:王延寿。马:马融。张:张衡。蔡:蔡邕。㉑磊落:众多的样子。鸿:大。㉒“而文章”二句:说于此不再选评上述作家们的具体作品。㉓辙:车轮留下的痕迹,喻文章的写作风格。㉔华实所附:说作品无论华(有文采)实(质朴)都有依据。㉕斟酌经辞:参酌采用经书中的文辞。㉖历政:历朝。讲聚:指召集学者讲论经学。㉗靡:披靡,指受影响。㉘灵帝:汉灵帝。㉙时好辞制:当时爱好文章辞赋。㉚造羲皇之书:《后汉书·灵帝纪》载:“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㉛开鸿都之赋:《后汉书·蔡邕传》载:“(灵帝)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官名)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间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鸿都:鸿都门,汉代藏书和讲学之处。㉜“而乐松”二句:见上注。浅陋:指无行趋势,喜陈方俗间里小事之徒。㉝“故杨赐”句:《后汉书·杨赐传》载,杨赐上书给灵帝,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驩兜共工更相荐说”。杨赐:东汉大臣。号:称。驩(huān)兜:唐尧时恶人,与共工一起作恶,被舜放逐,见《尚书·舜典》。㉞“蔡邕”句:《后汉书·蔡邕传》载,灵帝时诸生以赋竞利,蔡邕上书指斥:“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谕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蔡邕:东汉作家。俳优:以乐舞谐戏的艺人。㉟蔑如:不足称道。

【译文】

自从哀帝、平帝时汉朝急剧衰落,到光武帝时才得以中兴,他非常看重符命占验之类的东西,对文章辞采有所忽略。然而杜笃因献谏文得以免刑,班超替窦融起草奏文被补任为县令;虽说没有多方搜求文士,也并不疏远抛弃他们。到明帝、章帝先后重视文章学术,他们尊崇喜爱儒学,明帝在辟雍、明堂习礼,章帝在白虎观讲论经学。这时班固从事国史的著述,贾逵奉命作《神雀颂》,东平王刘苍擅长写美好的文章,沛献王刘辅发表了《五经论》;皇帝树立法则,藩王作出表率,光辉互相照耀映现。从和帝、安帝以下,到顺帝、桓帝,其间有班固、傅毅、崔駰、崔瑗、

崔寔,还有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众多的大儒,每一时期都不缺乏人才。至于他们的具体作品,这里就不再加以选列评论了。然而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文人们稍稍改变了前代的文风,作品无论华丽朴实都有所据,他们参酌采用儒家经典中的文辞,那是因为经历过帝王召集讲论经学之后,文风因此渐渐受到了儒学的影响。到了灵帝时代,他当时喜欢辞赋文章,自己作了《皇羲篇》,大开鸿都门以延揽辞赋作者,而乐松等人,又招来一批浅薄无学之人,所以杨赐称他们为驩兜,蔡邕把他们比作调笑取乐的艺人,他们遗留的风气和写出的作品,实在不足称道了。

自献帝播迁^①,文学蓬转^②,建安之末^③,区宇方辑^④。魏武以相王之尊^⑤,雅爱诗章^⑥;文帝以副君之重^⑦,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⑧,下笔琳琅^⑨;并体貌英逸^⑩,故俊才云蒸^⑪。仲宣委质于汉南^⑫,孔璋归命于河北^⑬,伟长从宦于青土^⑭,公幹徇质于海隅^⑮,德琰综其斐然之思^⑯,元瑜展其翩翩之乐^⑰。文蔚、休伯之俦^⑱,子叔、德祖之侣^⑲,傲雅觞豆之前^⑳,雍容衽席之上^㉑,洒笔以成酣歌^㉒,和墨以藉谈笑^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㉔,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㉕,故梗概而多气也^㉖。至明帝纂戎^㉗,制诗度曲^㉘;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㉙;何、刘群才^㉚,迭相照耀。少主相仍^㉛,唯高贵英雅^㉜,顾盼含章^㉝,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㉞,篇体轻澹^㉟,而嵇、阮、应、缪^㊱,并驰文路矣。

【注释】

- ① 献帝:汉献帝,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播迁:流离迁徙,指献帝先为董卓所逼,由洛阳迁都长安,后又为曹操挟持,迁都许昌。 ② 文学:指文学之士。蓬转:如蓬草般飘转,指文人们四处避难,无所依归。 ③ 建安:汉献帝年号。 ④ 区宇:国内,指曹操控制的北方。辑:安定。 ⑤ 魏武:魏武帝曹操,曹丕篡汉为帝后被追尊为魏武帝。相王:曹操生前为汉献帝丞相,封魏王。 ⑥ 雅:一向。 ⑦ 文帝:魏文帝曹丕。副君:指太子,曹丕为魏王太子。 ⑧ 陈思:曹植,封陈王,谥思。 ⑨ 琳琅:喻美好。琳,美玉。琅,琅玕(gān),美石。 ⑩ 体貌:礼遇。英逸:杰出的文士。 ⑪ 云蒸:像云气升腾般地不断涌现。 ⑫ “仲宣”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汉末长安大乱,王粲去荆州投奔刘表,未被重用。刘表死后,归顺曹操。仲宣:三国魏作家王粲的字。委质:意为归顺。汉南:指荆州,因荆州在汉水之南。 ⑬ “孔璋”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

陈琳避难冀州，依袁绍，袁绍败，归顺曹操。孔璋：三国魏作家陈琳的字。归命：归顺。

⑭“伟长”句：曹植《与杨德祖书》：“伟长擅名于青土。”《文选》李善注：“徐伟长居北海郡，《禹贡》之青州也，故云青土。”伟长：三国魏作家徐幹的字。从宦：做官。青土：青州，指北海。

⑮“公幹”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王）粲与……东平刘楨公幹，并见友善。”公幹：三国魏作家刘楨的字。徇质：意同“委质”。海隅：海边，指刘楨原籍东平，东平近海。

⑯“德琏”句：曹丕《与吴质书》：“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德琏：三国魏作家应玚的字。综：有运用之意。斐然：有文采的样子。

⑰“元瑜”句：曹丕《与吴质书》：“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元瑜：三国魏作家阮瑀的字。翩翩：美好的样子。

⑱文蔚：三国魏作家路粹的字。休伯：三国魏作家繁（pó）钦的字。侔：辈，类。

⑲子叔：三国魏作家邯郸淳的字。德祖：三国魏作家杨修的字。侶：意同“侔”。

⑳傲雅：傲岸风雅。觴豆：盛酒和盛肉的器具，此指宴饮。觴，盛酒器。豆，盛肉器。

㉑雍容：从容大方。衽（rèn）席：指坐席。衽，床席。

㉒洒笔：挥笔。酣：畅快。

㉓藉：助。

㉔良：实在。

㉕笔长：长于写作。

㉖梗概：大概，即不纤密之意，即《明诗》评建安诗所谓“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多气：气盛。

㉗明帝：魏明帝。纂戎：即纘戎，继承父祖的大业。纂，通“纘”，继承。戎，大。

㉘度曲：作曲。

㉙“征篇章”二句：《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魏明帝时，“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

㉚何：何晏，三国魏学者、作家。刘：刘劭，三国魏作家。

㉛少主：指魏明帝以后相继即位的年轻君主：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以及陈留王曹奂等。相仍：相继。

㉜高贵：指高贵乡公曹髦。

㉝顾盼：看。含章：含有文采。

㉞正始余风：指正始年间玄学风气的影响。正始，齐王曹芳的年号。

㉟体：风格。轻：浮浅。澹：恬淡。

㊱嵇：嵇康。阮：阮籍。应：应璩（qú）。缪（miào）：缪袭。四人都是三国魏作家。

【译文】

自从汉献帝流离迁徙，文人便像蓬草那样到处飘转，建安末年，天下才得以安定。魏武帝曹操以丞相和魏王的高位，向来喜爱诗章；魏文帝曹丕以魏王太子的重要地位，善于写作辞赋；陈思王曹植以魏王公子的豪气，落笔美不胜收；他们都礼遇杰出的文人，所以有才华的作家纷纷汇聚在他们周围。王粲从汉南来归顺，陈琳从河北来归降，徐幹从青州来做官，刘楨从海边来归附，应玚运用他富于藻采的文思，阮瑀展现他优美文采带来的乐趣。路粹、繁钦之类，邯郸淳、杨修等人，也都傲岸风雅于杯酒之前，从容大度于坐席之上，纵笔挥洒成酣畅的诗歌，舞文弄墨为谈笑助兴。观看这个时期的作品，都非常喜欢激昂慷慨，实在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离散，风教衰微，时俗哀怨，作家们都情志深沉，擅长写作，所以写得概括简

要、气势旺盛。到明帝继承父祖的大业，自己写诗作曲；招集能文之士，设立崇文观加以安置；何晏、刘劭等大批有才华的文人，文采交相辉映。明帝以后年轻的皇帝们相继即位，只有高贵乡公英俊风雅，举目便能成文，出口即可为论。这时正始文风的影响仍在，作品风格浮浅轻淡，而嵇康、阮籍、应璩、缪袭，都在当时的文坛上并驾齐驱。

逮晋宣始基^①，景、文克构^②；并迹沈儒雅^③，而务深方术^④。至武帝惟新^⑤，承平受命^⑥；而胶序篇章^⑦，弗简皇虑^⑧。降及怀、愍^⑨，缀旒而已^⑩。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⑪，太冲动墨而横锦^⑫，岳、湛曜联璧之华^⑬，机、云标二俊之采^⑭，应、傅、三张之徒^⑮，孙、挚、成公之属^⑯，并结藻清英^⑰，流韵绮靡^⑱。前史以为运涉季世^⑲，人未尽才^⑳，诚哉斯谈^㉑，可为叹息。元皇中兴^㉒，披文建学^㉓，刘、刁礼吏而宠荣^㉔，景纯文敏而优擢^㉕。逮明帝秉哲^㉖，雅好文会^㉗，升储御极^㉘，孳孳讲艺^㉙，练情于诰策^㉚，振采于辞赋^㉛；庾以笔才逾亲^㉜，温以文思益厚^㉝，揄扬风流^㉞，亦彼时之汉武也^㉟。及成、康促龄^㊱，穆、哀短祚^㊲，简文勃兴^㊳，渊乎清峻^㊴，微言精理，亟满玄席^㊵，澹思浓采^㊶，时洒文囿^㊷。至孝武不嗣^㊸，安、恭已矣^㊹。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㊺，孙、干之辈^㊻，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㊼。自中朝贵玄^㊽，江左弥盛^㊾，因谈余气^㊿，流成文体^①。是以世极迍邐^②，而辞意夷泰^③，诗必柱下之旨归^④，赋乃漆园之义疏^⑤。故知文变染乎世情^⑥，兴废系乎时序^⑦，原始以要终^⑧，虽百世可知也。

【注释】

①晋宣：指司马懿，三国魏权臣，他的孙子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后，追谥他为晋宣帝。基：指为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 ②景：指司马师，三国魏末权臣，晋朝建立后被追谥为晋景帝。文：指司马昭，三国魏末权臣，晋朝建立后，被追谥为晋文帝。克：能。构：构造，指子承父业，加以扩大。 ③迹：事迹。沈：同“沉”，沉没，有使其沉沦之意。 ④务深方术：指倾全力玩弄权术。 ⑤武帝：晋武帝。惟新：指建立西晋王朝。 ⑥承平：承继太平。受命：受天命，指代魏称帝，建立西晋王朝。 ⑦胶序：学校。篇章：辞章。 ⑧弗简皇虑：指皇帝不加考虑。简：检阅，留意。 ⑨怀：晋怀帝。愍（mǐn）：晋愍帝。 ⑩缀旒（liú）：即赘旒，旌旗上缀系的装饰物，喻君主为大臣所挟持，如旗旒为人执持。

旒，旌旗上悬垂的饰物。⑪茂先：西晋作家张华的字。散珠：比喻作品如珠玉般美好。⑫太冲：西晋作家左思的字。横锦：比喻文采美如锦绣。⑬岳：潘岳，西晋作家。湛(zhàn)：夏侯湛，西晋作家。联璧：《晋书·夏侯湛传》中说，夏侯湛与潘岳友善，两人经常同车出行，连席而坐，“京都谓之连璧”。⑭机：陆机，西晋作家。云：陆云，西晋作家，陆机之弟。标：显示。俊：才子。⑮应：应贞。傅：傅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几人都是西晋作家。⑯孙：孙楚。挚：挚虞。成公：成公绥。五人都是西晋作家。⑰藻：辞藻。清英：清美。⑱韵：声韵。绮靡：柔美。⑲前史：指前人所著的晋史。季世：末世。⑳人未尽才：指上述作家有的政治上不得志，如左思、张载、张协；有的因政治斗争而被杀，如张华、潘岳、陆机、陆云等，因而未将才华充分发挥出来。㉑诚：确实。㉒元皇：晋元帝，东晋第一个皇帝。中兴：指晋元帝建立东晋王朝。㉓披文：翻阅书籍。披，翻阅。建学：指元帝建立太学。㉔刘：刘隗(wěi)。刁：刁协。二人都是东晋大臣。礼吏：精通礼法的官吏。㉕景纯：东晋作家郭璞的字。擢(zhuó)：提拔。㉖秉哲：具有智慧。秉，持。哲，聪明。㉗雅好文会：《晋书·明帝纪》载：“(明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咸见亲待。”㉘储：储君，太子。御极：登极，即帝位。㉙孳(zī)孳：同“孜孜”，不懈怠。艺：六艺，儒家经典。㉚练：熟悉。诰：上对下的文告。㉛振采：发挥文采，指从事创作。㉜庾：庾亮，东晋大臣。《晋书·庾亮传》：“明帝即位，拜中书监。”笔才：指庾亮写表奏一类文章的才能。笔，即表奏之类的无韵之文。逾：通“愈”，更加。㉝温：温峤，东晋大臣。《晋书·温峤传》载：“明帝即位，拜侍中，机密大谋，皆所参综，诏令文翰，亦悉豫焉。”益：更加。厚：厚遇。㉞揄扬：宣扬，有提倡之意。揄，引，挥。风流：风雅，指文章学术。㉟彼时：那时，指晋代。㊱成：晋成帝。康：晋康帝。促龄：年寿短促。促，短暂。㊲穆：晋穆帝。哀：晋哀帝。短祚(zuò)：在位时间短。祚，帝位。㊳简文：晋简文帝。㊴渊：深。清峻：清远高峻。㊵亟：屡屡。玄席：谈玄之席。㊶澹思：恬淡的文思。㊷文囿(yòu)：文坛。㊸孝武：晋孝武帝。不嗣：说孝武帝不能继承简文帝的气度风范。㊹安：晋安帝。恭：晋恭帝。已矣：完了。安帝、恭帝都被刘裕所杀。㊺袁：袁宏。殷：殷仲文。二人都是东晋作家。曹：曹。㊻孙：孙盛。干：干宝。二人都是东晋史学家。㊼珪(guī)璋：珍贵的玉器，喻才学。㊽中朝：指西晋。玄：玄学。㊾江左：长江下游以东地区，此指东晋，因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弥：更。㊿因：因循。谈：玄谈。余气：余风。①流成：逐渐形成。体：风格。②迍邅(zhūn zhān)：艰难。③夷泰：平和。④柱下：柱下史，周朝官名，相当于后来的御史，因所掌及侍立

常在柱下而得名,此指老子,相传他曾为周朝柱下史。旨归:宗旨。⑤漆园:指庄子,曾做过漆园吏。义疏:注解。⑤染:感染。世情:社会情势。⑦系:关涉,受影响。⑧原始以要终:意为探究事物变化的始末。原:推求。要:归结。

【译文】

到晋宣帝开始奠定晋朝的基业,景帝、文帝能够继承并加以光大;他们都不涉儒雅,而只致力于玩弄权术。到武帝建立新朝,承继太平接受天命,但学校和辞章,却还未被考虑。到了怀帝和愍帝,就像旗旒徒有虚名。然而晋朝虽然不重文,人才却实在很多:张华下笔如珠四散,左思动墨似锦横陈,潘岳、夏侯湛闪耀着双璧的光华,陆机、陆云显示出二位才子的杰出文采,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等人,孙楚、挚虞、成公绥之辈,都辞藻清丽,声韵柔美。前代史书认为当时运至末世,这些人都未能充分发挥才华,这话确实有道理,真可令人为之叹息。晋元帝使晋朝中兴,他披阅文籍、建立太学,刘隗、刁协作为精于礼法的大臣而受到尊宠,郭璞因为文思敏捷而得到优待提拔。到了明帝天资聪慧,素来爱好与文士交往聚会,他立为太子、登上帝位,孜孜不倦地讲论经义,熟谙文语诏策的写作,创作辞赋标举文采;庾亮因擅长无韵之文而更得亲近,温峤因有为文的情思而更受厚待,明帝的倡导风雅,也可称是那时的汉武帝了。到成帝、康帝享年短促,穆帝、哀帝在位不长,简文帝勃然兴起,才学渊深、清远高峻,微妙的言谈和精深的道理,屡屡充满于玄谈的坐席,恬淡的思致和浓郁的文采,时时挥洒于当时的文坛。到孝武帝时这种风雅已不被继承,安帝、恭帝更是完了。论这时的文史,则有袁宏、殷仲文之辈,孙盛、干宝等人,虽说才学有浅有深,也可称得上是珪璋一类的可贵之才了。自从西晋崇尚玄学,到东晋风气更盛,顺着谈玄的余习,逐渐地形成了新的文风。因此当时的时势极其艰难,而文章辞意却显得平和,诗歌必定以老子、庄子为宗旨,辞赋也成了老子、庄子思想的注解。所以知道文风的变化受人情世故的感染,文章的盛衰与时代的兴废息息相关,推原起始、归结终了,即使是百世也可以知晓了。

自宋武爱文^①,文帝彬雅^②,秉文之德^③;孝武多才^④,英采云构^⑤。自明帝以下^⑥,文理替矣^⑦。尔其缙绅之林^⑧,霞蔚而飙起^⑨;王、袁联宗以龙章^⑩,颜、谢重叶以风采^⑪,何、范、张、沈之徒^⑫,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⑬。

【注释】

①宋武爱文:《南齐书·王俭传》:“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宋

武:宋武帝刘裕,南朝宋王朝的开创者。②文帝:宋文帝。③秉:持。文:崇尚文雅。④孝武:宋孝武帝。⑤英采:美好的辞采。云构:形容众多。⑥明帝:宋明帝。《南史·宋明帝纪》言其“好读书,爱文义,……及即大位,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以下:指宋后废帝、宋顺帝。⑦文理:此指崇尚文雅的风气。替:衰废。⑧尔其:语词。缙(jìn)绅:指士大夫。⑨蔚:盛。飙:暴风。⑩“王、袁”句:宋时王、袁两家多文人,如王家的王诞、王僧达、王微、王韶之、王准之等人,袁家的袁淑、袁粲等人。联宗:家族承传。宗,家族。龙章:龙的文采,喻文采美盛。⑪“颜、谢”句:颜、谢两家几代出文人,如颜家有颜延年及其子颜竣、颜测,谢家有谢灵运、谢瞻、谢惠连、谢庄等人。重叶:几代。凤采:意同“龙章”,喻文采丰富。⑫何:指何长瑜、何承天、何尚之等。范:指范泰,范晔父子。张:指张敷、张永等。沈:指沈达文、沈达远兄弟。⑬大较:大概。

【译文】

自宋武帝爱好文章,文帝风流儒雅文质彬彬,秉承了崇尚文雅的德行;孝武帝多才多艺,美好的辞采极其丰富。自明帝以后,崇尚文雅的风气就衰废了。宋代士大夫中,文人如云霞涌聚、大风骤起;王、袁两家族中接连产生文章高手,颜、谢两族也几代文人秀士辈出,何长瑜、何承天、范泰、范晔、张敷、张永、沈达文、沈达远等人,也不胜枚举。这些作家都著名于当世,所以约略地举其大概。

暨皇齐馭宝^①,运集休明^②。太祖以圣武膺策^③,世祖以睿文纂业^④,文帝以贰离含章^⑤,高宗以上哲兴运^⑥;并文明自天^⑦,缉熙景祚^⑧。今圣历方兴^⑨,文思光被^⑩;海岳降神^⑪,才英秀发^⑫;馭飞龙于天衢^⑬,驾骐驎于万里^⑭。经典礼章^⑮,跨周斩汉^⑯,唐、虞之文^⑰,其鼎盛乎!鸿风懿采^⑱,短笔敢陈?颺言赞时^⑲,请寄明哲^⑳。

【注释】

①皇:美。馭宝:指登帝位。宝,指帝位。②运:运数,国运。休:美。③太祖:齐高帝。膺:受。策:帝王自称其所谓天赐的符命之书。④世祖:齐武帝。睿(ruì):聪明。纂:继承。⑤文帝:齐文惠太子,死后追尊文帝。贰离:指太子。《周易·离卦》的《象辞》说:“明两作离”,是说《离卦》上下两体都是《离》,《离》为日,日为明,所以称明两。离在此象征帝王,贰意为副。章:美。⑥高宗:齐明帝。哲:聪明。⑦文明自天:文雅英明出自天生。⑧缉熙:光明。景祚:洪大的国运。景,大。⑨圣历:指当时在位的皇帝,可能是东昏侯或齐和帝。⑩光被:广及。⑪海岳:山海。⑫才英:杰出的文才。秀发:茂盛,形容人才众多。⑬馭:驾馭。天衢:天街。⑭骐驎:骏马。

⑮经典礼章：经籍、礼乐典制和辞章。 ⑯辄（lì）：超过。 ⑰唐：唐尧。虞：虞舜。 ⑱鸿：大。懿：美。 ⑲颺（yáng）言：大声疾言。 ⑳寄：寄望于。

【译文】

到了大齐掌握国政，国运美好清明。太祖高帝因圣明神武而受天命，世祖武帝因聪明文雅而承大业，文帝身为太子而富有文采，高宗明帝凭超人的智慧使国运兴盛；他们都天生文雅英明，光辉照耀、国运昌隆。现在圣上刚登帝位，文德就广泛遍布；大海高山有神灵降临，杰出的文人才士不断出现；他们像驾驭着飞龙高翔在天街，控引着骏马驰骋万里。礼乐制度和经籍辞章，超越了周朝、汉代，如唐尧虞舜时的文章，兴盛至极了。如此鸿大美好的风采，我的拙劣文笔岂敢陈说？高声赞美这个时代，只好期待高明的人了。

赞曰：蔚映十代^①，辞采九变^②。枢中所动^③，环流无倦^④。质文沿时^⑤，崇替在选^⑥。终古虽远^⑦，暖焉如面^⑧。

【注释】

①蔚：形容文采华美。十代：指唐尧、虞舜、夏、商、周、汉、魏、晋、宋、齐。
②九：指多。 ③枢中：中心、关键。语本《庄子·齐物论》“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此指促使文风变化的时代社会因素。枢：门枢，门户的转轴。 ④无倦：无穷。 ⑤沿：遵循。 ⑥崇替：兴废。选（xuǎn）：齐整，意谓合拍。
⑦终古：远古。 ⑧暖：通“僊”，仿佛。

【译文】

总之，十代文章交相辉映，文辞风貌屡经变化。在时代社会变化的带动下，文风的发展演变流转无穷。质朴或华丽随时而变，盛衰兴废合于社会变化。上古的时代虽然遥远，那时的文风仿佛就在面前。

物色第四十六

【题解】

本篇论述文学与自然景物的关系，因景物具有各种各样的色彩，故名物色。全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一年四季，气候景物各有不同，人们的感情也随之变化，并以文辞表现出来。第二段概述先秦汉代写景词语的发展。先是说《诗经》作者仔细观察物象，精心运用文辞加以表现，并举了不少例子作证，认为它们能做到以简约的词语充分地表现丰富的物色。到《离骚》等楚辞作品，写景词语趋向繁复。至司马相如等汉赋家，更喜欢用一连串的词语来描写山水景物，形成了扬雄所说“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状况。之后又指出，运用黄、白等表示颜色的字，也应如《诗经》、楚辞那样，偶一出现，否则就“繁而不珍”。第三段先是说明晋宋以来，山水写景文学发达，作者在这方面着力描摹，写景细致逼真。接着指出，《诗经》、楚辞作者写景并能抓住要害，后来作者应吸取这种经验。总之，睹物兴情，要有从容不迫的心境；表现丰富多采的物色，要善于运用简约的词语，这样才能写出情意新颖、余味无穷的佳作。古来文人，在这方面懂得会通变化的，就能成功。最后指出，山水风景是启发文思的府库，并以屈原作品作证，要人们对此予以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代，山水写景文学逐步发达，不但作品众多，而且在理论批评方面也时有反映。文学与写景的关系，成为晋宋以来不少文人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本书特设此专篇加以研讨。篇中赞美《诗经》写景，“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奉为极则；对汉魏以来写景篇章，有所指摘，主要认为它们“丽淫繁句”，而对其描写的细致生动方面，则肯定不足，反映了刘勰思想的保守性和片面性。本篇次在《时序》篇后面，《时序》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本篇论文学和自然景物的关系，两篇开头均是四言四句，内容句法，彼此对称，《时序》与本篇是姊妹篇。有些研究者认为本篇次序应移前，和《声律》至《练字》等论用词造句诸篇放在一起。这种看法缺乏有力的证据，不可从。

春秋代序^①，阴阳惨舒^②；物色之动，心亦摇焉^③。盖阳气萌而玄驹步^④，阴律凝而丹鸟羞^⑤；微虫犹或入感^⑥，四时之动物深矣^⑦。若夫珪璋挺其惠心^⑧，英华秀其清气^⑨，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⑩，悦豫之情畅^⑪；滔滔孟夏^⑫，郁陶之心凝^⑬；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⑭；霰雪无垠^⑮，矜肃之虑深^⑯。岁有其物^⑰，物有其容^⑱；情以物迁^⑲，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⑳，虫声有足引心^㉑，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注释】

①春秋：代指四季。代：更替。序：次序。②阴阳惨舒：即阴惨阳舒，秋冬阴气肃杀，春夏阳气舒展。③摇：动，指由外在景物引发的心理活动。④萌：萌生。玄驹：蚂蚁。步：走动。⑤阴律：此指阴气，古人用律管辨别气候。律，乐律，有十二律，阳律六，阴律六。丹鸟羞：《大戴礼记·夏小正》：“八月，……丹鸟羞白鸟（蚊蚋）。”丹鸟，也称丹良，萤火虫。羞，进，此指捕捉以备食用。⑥入感：感受到。⑦动：感，影响。⑧珪璋：名贵的玉器。挺：突出。惠：通“慧”。⑨英华：美好的花。华，同“花”。秀：开花，此有发出之意。⑩献岁：进入新年。⑪悦豫：快乐。⑫滔滔：形容阳气盛。孟夏：初夏。⑬郁陶：忧郁。⑭阴沈：阴沉。沈，同“沉”。志：情志。⑮霰(xiàn)：雪珠。垠(yín)：边际。⑯矜肃：庄重严肃。虑：思虑。⑰岁：一年四季。物：景物。⑱容：形貌。⑲迁：改变。⑳迎意：引起感想。㉑引心：触动心思。

【译文】

春夏秋冬依次交替，阴气沉郁阳气舒展；四季景物的变化，使人心情也随之波动。春天阳气萌发，蚂蚁开始活动，秋天阴气凝聚，萤火虫准备冬食；微小的昆虫尚且感到气候的变化，四季对万物的影响真是深刻。至于作为有美玉般聪慧心灵、鲜花般清明气质的人，对于景物色彩的感召，谁能无动于衷？因此新年春气萌发，愉悦的心情欢快舒畅；初夏阳气转盛，忧郁的心境烦闷凝结；秋日天高气爽，阴沉的情志广阔辽远；冬天飞雪无边，庄重的思虑严肃深沉。四季有不同的景物，不同的景物有不同的形貌；人的情志随景物变化，文辞则因情志而抒发。一片落叶尚且能引发感触，昆虫鸣声也足以打动人心，何况是清风明月的夜晚，旭日春林的早晨呢。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①；流连万象之际^②，沈吟视听之区^③。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④;属采附声^⑤,亦与心而徘徊^⑥。故“灼灼”状桃花之鲜^⑦，“依依”尽杨柳之貌^⑧，“杲杲”为出日之容^⑨，“漙漙”拟雨雪之状^⑩，“喈喈”逐黄鸟之声^⑪，“嚶嚶”学草虫之韵^⑫。“皎日”、“曄星”^⑬，一言穷理^⑭；“参差”、“沃若”^⑮，两字连形^⑯；并以少总多^⑰，情貌无遗矣^⑱。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⑲？及《离骚》代兴^⑳，触类而长^㉑，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㉒，于是“嵯峨”之类聚^㉓，“葳蕤”之群积矣^㉔。及长卿之徒^㉕，诡势瑰声^㉖，模山范水^㉗，字必鱼贯^㉘，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㉙。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㉚，《骚》述秋兰，“绿叶”、“紫茎”^㉛；凡摛表五色^㉜，贵在时见^㉝，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

【注释】

①“是以”二句：说《诗经》的作者为外物所感，对类似的事物产生无穷的联想。联类：联想到类似的事物。②流连：依恋不忍离去。万象：万物。③沈吟：沉吟，沉思吟味。沈，同“沉”。④宛转：宛曲随顺，此有随物变化之意。⑤属：连缀。附：附会。⑥徘徊：来回走动，此指反复思考。⑦“故灼灼”句：《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灼灼：花盛开的样子。⑧“依依”句：《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依依：枝条柔弱的样子。⑨“杲杲(gǎo)”句：《诗经·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光明。容：形貌。⑩“漙漙(biāo)”句：《诗经·小雅·角弓》：“雨(yù)雪漙漙。”漙漙：雪下得大的样子。雨雪：下雪。雨作动词。⑪“喈喈(jiē)”句：《诗经·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喈喈：众鸟和鸣声。逐：追逐，有模仿之意。黄鸟：黄鹂。⑫“嚶嚶(yāo)”句：《诗经·召南·草虫》：“嚶嚶草虫。”嚶嚶：虫鸣声。学：模仿。韵：指虫鸣声。⑬皎日：《诗经·王风·大车》：“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皎：即皦，明亮。曄(huì)星：《诗经·召南·小星》：“曄彼小星，三五在东。”曄，微小。⑭一言：一字，指上句中的“皎”、“曄”。理：事理，此指特点。⑮参差(cēn cī)：《诗经·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不齐。沃若：《诗经·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沃若，润泽。⑯两字连形：连用两字来形容。⑰总：概括。⑱遗：遗漏。⑲易：更换。夺：除去。⑳《离骚》：屈原的作品名，此代指《楚辞》。代兴：代替《诗经》兴起。㉑触类而长：语出《周易·系辞上》“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此指扩大了对事物的描写。触，遇。类，事类。长，增加。㉒重沓：重复繁多。舒：舒展，此指铺陈描写。㉓嵯峨(cuó é)：山峰高峻的样子。《楚

辞·招隐士》有“山气茏苁兮石嵯峨”之句。⑳葳蕤(wēi ruí):草木繁盛的样子。《楚辞·七谏·初放》有“上葳蕤而防露兮”之句。㉑长卿:西汉作家司马相如的字。㉒诡势瑰声:奇异瑰丽的声势。诡,奇异。㉓模、范:依样描绘。㉔鱼贯:如游鱼那样前后相连。指汉赋作品常用一连串字来刻画景物。㉕“所谓”二句:语本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指《诗经》作者。则:典则。约:简约。辞人:指辞赋家。淫:过分。㉖“至如”二句:《诗经·小雅·裳裳者华》:“裳裳者华,或黄或白。”《雅》:指《小雅》。裳华:指《裳裳者华》。裳,鲜明。华,花。㉗“《骚》述”二句:《楚辞·九歌·少司命》:“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骚》:此指《楚辞·九歌·少司命》。㉘摘(chī)表:此指描绘。五色:指五种本色。㉙时见:适时出现。

【译文】

因此《诗经》的作者为外物所感,便无穷尽地联想到类似的事物;在万象纷呈中流连忘返,对目及耳闻沉思吟咏。描写气韵,刻画形貌,既要与外在景物相一致;描绘色彩,模拟声响,也要在内心反复权衡斟酌。所以用“灼灼”来形容桃花的鲜艳,用“依依”来尽现杨柳的形态,“杲杲”是太阳出来的样子,“漙漙”模拟大雪纷飞的形状,“啾啾”模仿黄鹂宛转的叫声,“嚶嚶”模仿草虫幽幽的鸣叫。“皎日”、“擘星”,是分别用一字来充分表现事物的特性;“参差”、“沃若”,是连用两字来形容景物的形象:都是用极少的文字来总括丰富的内容,使景物的情状形貌毕现无遗。即使再经千年的思考,又能用什么来加以更换?到《楚辞》继《诗经》之后出现,对景物的描写有了增加,景物的形貌难以被完全刻画出来,所以就重复铺陈景物的状貌,这样“嵯峨”之类描写山势的词语大量出现,“葳蕤”之类表现草木的词语也堆积起来了。到了司马相如等人,为追求奇异瑰丽的声势,刻意描摹山水的形貌,拟容状物的词语一个接一个,这就是扬雄所说的诗人的作品美丽典正、用词简约,辞赋家的作品华丽过度、辞句繁芜了。至于《小雅》歌咏盛开的鲜花,说“有的色黄,有的色白”,《楚辞》描述秋兰,说到“绿色的叶子”、“紫色的茎”;凡描摹色彩的字,贵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如果青、黄等字屡屡出现,那就繁复而不稀奇了。

自近代以来^①,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②,钻貌草木之中^③;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④,功在密附^⑤。故巧言切状^⑥,如印之印泥^⑦,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⑧。故能瞻言而见貌^⑨,即字而知时也^⑩。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⑪,或率尔造极^⑫,或精思愈疏^⑬。且《诗》、《骚》所标^⑭,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⑮,怯于争锋^⑯。莫不因方以借

巧^⑰，即势以会奇^⑱，善于适要^⑲，则虽旧弥新矣^⑳。是以四序纷回^㉑，而入兴贵闲^㉒；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㉓；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㉔。古来辞人，异代接武^㉕，莫不参伍以相变^㉖，因革以为功^㉗，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㉘。若乃山林皋壤^㉙，实文思之奥府^㉚；略语则阙^㉛，详说则繁^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㉝，抑亦江山之助乎？

【注释】

①近代：指晋、宋。 ②窥：观察。 ③钻：钻研。 ④体物：描写外物。 ⑤密附：密合，即文字描写与实际形貌相吻合。 ⑥切：切合。状：景物的状貌。 ⑦印之印泥：古人用泥来封住书信，然后在泥上盖印。这里形容文字与实际描写对象丝毫不差，完全符合。 ⑧曲：委曲详尽。毫芥(jiè)：形容极细微处。毫，细毛。芥，小草。 ⑨瞻：看。 ⑩即：就。 ⑪检：法式。 ⑫率尔：随意，不经心。造：达到。极：极致。 ⑬精思：精心构思。疏：与“密附”相反，指所写与实际不切合。 ⑭标：指《诗经》、《楚辞》中描写景物的文字。 ⑮锐笔：文思敏捷者。 ⑯争锋：比高低。 ⑰因方：指沿袭《诗经》、《楚辞》描写景物的方法。借巧：获得巧妙。 ⑱即势会奇：顺着文势得到新奇。势，文体之势。会：适逢，有自然得到之意。 ⑲适要：恰当地抓住要害。 ⑳弥：更。 ㉑四序：四季。纷回：循环交替。 ㉒入兴：引起情感兴致。闲：静，指内心虚静。 ㉓析辞：指用辞。 ㉔晔晔：光盛的样子。 ㉕接武：相继。武，足迹。 ㉖参(sān)伍：错综。 ㉗因：沿袭。革：变化。 ㉘会通：融会贯通。 ㉙皋壤：沼泽边的洼地，此指原野。 ㉚奥府：蕴藏深厚的府库。 ㉛略语则阙：描写简略则不完备。阙，缺。 ㉜详说则繁：描绘过详则繁冗芜杂。 ㉝洞监：深察。《风》、《骚》：此代指诗歌。

【译文】

从近代以来，文章重视景物描写的形貌逼真。作者们关注风光景物的情态，钻研花草树木的状貌；发出的吟咏文辞，情志只求深远；描绘外物极尽其妙，全归功于文字贴切。所以工巧的言辞切合景物的状貌，就如印章印在封泥上，不必加以雕削，就能细致入微，丝毫不差。所以能见到文辞就像看到了景物，根据文字就知道所写的季节。然而景物有一定的姿态，而文思则没有定规，有时随意写来却达到了极致，有时精心构思反而更加疏远。《诗经》、《楚辞》写景都能抓住要害，所以后世文思敏捷的人，都不敢和其一比高低。他们无不依循《诗经》、《楚辞》的成例以从中取巧，顺着文章的态势来得到新奇，善于恰当地抓住要害，那么即使是前人写过的也能推陈出新。因此，四时景物虽然循环往复纷繁变化，但作者情感

兴会的触发却贵在闲静；自然景色虽然丰富繁杂，但措词用语贵在简练；这样就能使文辞的韵味飘飘地油然而生，情采光艳鲜明更显新颖。自古以来的作家，历代相继，无不错综变化，由因袭变革而获得成功，景物有尽而情韵无穷，是由于懂得融会变通。至于山林原野，实在是为文构思的丰富宝库；写得过简则有所欠缺，描绘太详又失之繁芜。然而屈原之所以能深切体察诗歌的情韵，大概也是因为得到了自然山川的帮助吧。

赞曰：山沓水匝^①，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②。春日迟迟^③，秋风飒飒^④。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注释】

①沓：重复。匝(zā)：环绕。 ②吐纳：吸纳，倾吐。 ③迟迟：和舒的样子。
④飒飒(sà)：风声。

【译文】

总之，青山重迭，绿水环绕，树木错杂，云气聚合。目光既在景物间流连顾盼，心灵也在其感发下有所倾吐。春天的阳光温暖和舒，秋天的西风飒飒萧瑟。倾注情感就如馈赠，文思涌来好像酬答。

才略第四十七

【题解】

本篇论述历代重要作家的才能、才华。全篇可分为五段。第一段评述虞、夏、商、周时代的作家。一开始提到九代作家的“辞令华采”，说明他对作品的文采很重视，把它作为衡量作家成就的一个主要标准。段中对商周时代产生的《尚书》、《诗经》仅作简述，因为其中许多作品作者不明，而且前此篇章对经书的价值已多涉及。对春秋时代列国外交活动中的一些言辞，因其富有文采，举了若干例子。于战国，除诸子、楚辞外，也举了若干游说、上书的例。第二段评述两汉作家。对三十多位作者作了扼要的评论，如说司马相如“洞入夸艳”，扬雄“涯度幽远，搜选诡丽”，“张衡通赡，蔡邕精雅”等等，都是很精当的。末尾指出西汉后期和东汉作者，作文喜欢称引古书，与西汉前中期不同，这一看法也见于《事类》篇。段中评述的作家，都是辞赋、各体散文作者，不及诗人。两汉诗歌，以无名氏《古诗》最为杰出，《明诗》篇有很高评价，但本篇所评述的作家，都有名姓，不及无名氏，所以只能舍而不论。

第三段评述曹魏文学。先是指出从全面看，曹丕诗文有其长处，不比曹植差许多，表现出不随俗浮沉的见解。之后评述十多位作家，也多精当之论，如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便是。第四段评述两晋二十多位作家。其中指出，“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陆机“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刘琨雅壮而多风”等等，也均颇中肯。评魏诗不称曹操，晋诗不称陶潜，是其局限。南朝骈体文学发达，文人普遍重视文采翰藻。曹操、陶潜之诗，文采不足，当时评价不高，钟嵘《诗品》置曹操于下品，陶潜中品，刘勰也不能超出这种局限。末尾于刘宋作家，以其世近，不作具体评述。第五段发表感想。指出西汉元封年间、汉末建安年间，由于汉武帝、曹操父子提倡文学，招纳文人，形成“崇文之盛世”，为后人所企羨。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君王的爱好提倡，成为一种权威性的政治力量，给文人提供了驰骋才能的出路和条件，往往成为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刘勰对此颇为重视。

本篇纵论历代作者，举出姓名者达九十多人，文笔简练，评论允当。《时序》篇评论历代文学发展大势，涉及作家不多，本篇可补《时序》篇的不足。

九代之文^①，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②。虞、夏文章^③，则有皋陶六德^④，夔序八音^⑤，益则有赞^⑥，五子作歌^⑦，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⑧，伊尹敷训^⑨，吉甫之徒，并述诗颂^⑩，义固为经，文亦师矣。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⑪，磊落如琅玕之圃^⑫，焜耀似罽锦之肆^⑬。蘧敖择楚国之令典^⑭，随会讲晋国之礼法^⑮，赵衰以文胜从飨^⑯，国侨以修辞捍郑^⑰，子太叔美秀而文^⑱，公孙挥善于辞令^⑲，皆文名之标者也^⑳。战代任武^㉑，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㉒，屈、宋以《楚辞》发采^㉓，乐毅报书辨而义^㉔，范雎上书密而至^㉕，苏秦历说壮而中^㉖，李斯自奏丽而动^㉗，若在文世^㉘，则扬、班俦矣^㉙。荀况学宗^㉚，而象物名赋^㉛，文质相称^㉜，固巨儒之情也。

【注释】

- ①九代：此指虞、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汉、魏、晋九代，宋代因“无劳甄序”，故不计在内。《通变》篇中也有“九代”，《时序》篇有“十代”，所指与此稍有不同。
- ②略：大要。详：审议。
- ③虞：虞舜。
- ④皋陶(yáo)：虞舜的大臣。六德：《尚书·皋陶谟》载，皋陶对禹说“行有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并说诸侯只要恭敬地实行其中的六德，就可以保有他的国家。
- ⑤夔(kuí)：虞舜时的乐官。《尚书·舜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序：排次序，引申为掌管。八音：八类乐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
- ⑥益：虞舜的大臣。有赞：《尚书·大禹谟》：“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赞，辅佐。
- ⑦五子作歌：《史记·夏本纪》载：“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 ⑧仲虺(huǐ)：商汤的大臣。垂诰：《尚书·仲虺之诰序》：“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诰，训戒勉励的文告。
- ⑨伊尹：商汤的大臣。敷训：《尚书·伊训序》：“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训。”敷，陈说。训，教训。
- ⑩“吉甫”二句：《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诗经·大雅·嵩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吉甫，尹吉甫，周宣王的大臣。
- ⑪修辞：修饰辞令。聘会：聘问和集会。聘，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会，诸侯间的集会。
- ⑫磊落：形容众多。琅玕(láng gān)：似珠玉的美石。圃：园圃。
- ⑬焜(kūn)耀：照耀。罽(jì)：文采

繁密。肆：商店。⑭“蕞(wěi)敖”句：《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士会说：“蕞敖为宰（指楚国令尹），择楚国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蕞敖，即茷敖，春秋楚国令尹。择：择用。令：善。典：礼，法。⑮“随会”句：《左传·宣公十六年》载：“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肴烝。武季私问其故。王闻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随会：即士会，春秋晋国大夫。⑯“赵衰”句：《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秦穆公设宴款待晋公子重耳，“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从飧：随从赴宴。⑰“国侨”句：《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郑国攻入陈国，派子产向盟主晋国献捷，晋国责备郑国侵陈，子产据理作答，捍卫了郑国的利益。孔子称赞说“非文辞不为功”。国侨：春秋郑国大夫公孙侨，字子产。⑱“子太叔”句：语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太叔：即游吉，春秋郑国大夫。美：貌美。秀：才秀。⑲“公孙挥”句：语本《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又善于辞令”。公孙挥：春秋郑国大夫。⑳标：突出。㉑战代：战国。㉒道术：指各家学说。资：地位、声望等。㉓屈：宋：屈原和宋玉，战国楚国作家。㉔“乐毅”句：《战国策·燕策二》载，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攻齐，下七十余城。燕昭王死后，即位的燕惠王听信齐人的反间计，怀疑乐毅，乐毅只得逃亡赵国。齐人收复失地，燕惠王后悔了，又害怕乐毅为赵所用，派人责备乐毅，并向他道歉，乐毅因此派人献书报燕惠王，说明燕昭王之所以信任自己，以及自己所以为燕昭王效力的原因，并用伍子胥助吴王阖闾攻楚，阖闾死后却为吴王夫差所杀，来说明自己不能为燕惠王效力。乐毅：战国燕国上将军。㉕“范雎(jū)”句：《战国策·秦策三》载，范雎入秦，上书秦昭王，暗示秦昭王母宣太后擅政，穰侯等人无功受禄，威胁昭王的利益，希望昭王能召见他，以便当面献计。范雎：战国时魏人，入秦为昭王相。密而至：意旨隐密而深切。㉖“苏秦”句：据《战国策》和《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诸侯的说辞雄辩而切中时事。苏秦：战国纵横家。历说：指游说之辞。中：切中。㉗“李斯”句：《史记·李斯列传》载，秦王听从宗室大臣的建议，将各国来到秦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上书秦王，指出这一措施不利于秦国，秦王接受了他的意见，撤消了逐客令。李斯：战国楚人，后任秦丞相。自奏：指李斯的《谏逐客书》。动：动人。㉘文世：崇文之世。㉙扬：扬雄，西汉末作家。班：班固，东汉作家。侑(chóu)：同辈。㉚荀况：荀子，战国思想家。学宗：学界宗师。㉛象物名赋：《荀子·赋篇》有《礼》、《知》、

《云》、《蚕》、《箴》等五篇,是最早以赋为名的作品。象物:描写物象。⑳文:文采。质:质朴。

【译文】

九代的文章,丰富而繁盛;这期间的言辞文采,可以大概地加以评议。虞舜和夏代的文章,有皋陶所说的六德,夔所职掌的八音,益辅佐禹的赞辞,太康五兄弟的《五子之歌》,文辞温和、意义雅正,是后代万世的典范。商、周时代,仲虺传下告诫之辞,伊尹陈说教训之文,尹吉甫等人,都作歌颂功德之诗,这些作品的内容含义固然属于经典,文辞也值得师从。到了春秋时代的大夫们,在聘问和集会时都修饰辞令,美好的言辞如美石聚集的园圃,光采照耀就像锦绣陈列的店铺。蓬敖选用楚国好的法典,随会讲求晋国的礼法,赵衰因更有文采修养而随从赴宴,子产凭修饰辞令捍卫了郑国,子太叔貌美才秀而有文采,公孙挥善于言辞,他们都是以文采著称的杰出者。战国时代崇尚武力,而文士也不断出现:诸子以其学术思想取得声誉地位,屈原、宋玉凭借《楚辞》闪烁光采,乐毅给燕王的回信明辨而义正,范雎给秦王的上书含蓄而深切,苏秦的说辞雄辩而切中时事,李斯的上书华丽而打动人心,如果在崇尚文章的时代,这些人都会成为扬雄、班固那样的作家了。荀况为学界的宗师,又描绘事物命名为赋,有文有质,确实是大儒的情怀。

汉室陆贾^①,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新语》^②,其辩之富矣^③。贾谊才颖^④,陵轶飞兔^⑤,议愜而赋清^⑥,岂虚至哉^⑦?枚乘之《七发》^⑧,邹阳之上书^⑨,膏润于笔^⑩,气形于言矣。仲舒专儒^⑪,子长纯史^⑫,而丽缛成文^⑬,亦诗人之告哀焉^⑭。相如好书^⑮,师范屈、宋^⑯,洞入夸艳^⑰,致名辞宗^⑱。然核取精意^⑲,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⑳,诚哉是言也。王褒构采^㉑,以密巧为致^㉒,附声测貌^㉓,泠然可观^㉔。子云属意^㉕,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㉖,搜选诡丽^㉗,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㉘。桓谭著论^㉙,富号猗顿^㉚,宋弘称荐^㉛,爰比相如^㉜,而《集灵》诸赋^㉝,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也。敬通雅好辞说^㉞,而坎壈盛世^㉟,《显志》、《自序》^㊱,亦蚌病成珠矣^㊲。二班、两刘^㊳,奕叶继采^㊴,旧说以为固文优彪,歆学精向^㊵,然《王命》清辩^㊶,《新序》该练^㊷,璇壁产于昆冈^㊸,亦难得而逾本矣^㊹。傅毅、崔駰^㊺,光采比肩^㊻,瑗、寔踵武^㊼,能世厥风者矣^㊽。杜笃、贾逵^㊾,亦有声于文,迹其为才^㊿,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赋铭^㊿,志慕鸿

裁⁵²，而才力沈隄⁵³，垂翼不飞。马融鸿儒⁵⁴，思洽登高⁵⁵，吐纳经范⁵⁶，华实相扶⁵⁷。王逸博识有功⁵⁸，而绚采无力。延寿继志⁵⁹，瑰颖独标⁶⁰，其善图物写貌，岂枚乘之遗术欤？张衡通赡⁶¹，蔡邕精雅⁶²，文史彬彬⁶³，隔世相望⁶⁴。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⁶⁵，金玉殊质而皆宝也。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⁶⁶，意繁而体疏⁶⁷；孔融气盛于为笔⁶⁸，祢衡思锐于为文⁶⁹，有偏美焉⁷⁰。潘勖凭经以骋才⁷¹，故绝群于锡命⁷²；王朗发愤以托志，亦致美于序铭⁷³。然自卿、渊已前⁷⁴，多役才而不课学⁷⁵；雄、向已后⁷⁶，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⁷⁷，其分不可乱者也⁷⁸。

【注释】

- ①陆贾：汉初大臣。 ②赋孟春：无考，《汉书·艺文志》列陆贾赋三篇，已佚，此可能是指其中的一篇。选：通“撰”。《新语》：陆贾所作的供汉高祖借鉴历史兴亡的书。 ③辩：辩说。 ④贾谊：西汉作家。颖：指突出。 ⑤陵：通“凌”，超越。轶：超过。飞兔：《吕氏春秋·离俗览》：“飞兔、要褭，古之骏马也。” ⑥愜（qiè）：恰当。 ⑦至：到，达到。 ⑧枚乘：西汉作家。《七发》：枚乘作品名，为“七”体的首创之作。 ⑨邹阳：西汉作家。上书：指邹阳的《上吴王书》和《狱中上梁王书》。 ⑩膏：油脂，比喻文采。 ⑪仲舒：董仲舒，西汉学者。 ⑫子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字。 ⑬丽婚：繁富的文采。成文：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 ⑭诗人之告哀：《诗经·小雅·四月》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之句。诗人：指《诗经》作者。 ⑮相如：司马相如，西汉作家。好书：《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说他“少时好读书”。 ⑯师范：学习。 ⑰洞：深。 ⑱致：招致，此有获得之意。辞宗：班固《汉书·叙传》称司马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 ⑲核：考核。 ⑳“故扬子”句：扬雄《法言·君子》：“文丽用寡，长卿也。”扬子：扬雄，西汉作家。用寡：用处不多。长卿：司马相如的字。 ㉑王褒：西汉作家。构：造，指创作。 ㉒致：情致。 ㉓附声测貌：描绘声貌。附，比附。测，量。 ㉔泠（líng）然：轻妙的样子。 ㉕子云：扬雄的字。属意：指创作。 ㉖涯度：指内容立意的范围。涯，边。度，程度。幽远：深广。 ㉗搜选诡丽：指用字奇丽。诡，奇异。 ㉘理赡：内容丰富。赡，富足。辞坚：文辞确切。 ㉙桓谭：东汉作家。著论：桓谭有《新论》，今不全。 ㉚富号猗顿：王充《论衡·佚文》：“挟桓君山（桓谭字）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猗顿：春秋时鲁国的富人，《孔丛子·陈士义》说他“贵拟王公，驰名天下”。 ㉛宋弘称荐：《后汉书·宋弘传》载：“帝尝问弘通博之士，

弘荐沛国桓谭。”宋弘:东汉大臣。③②爰比相如:《后汉书·宋弘传》说宋弘向光武帝推荐桓谭,认为他“才学洽闻,几能及扬雄、刘向父子”,未与司马相如相比,此可能是刘勰误记。爰,乃,于是。③③《集灵》:指桓谭的《集灵官赋》(一名《仙赋》)。③④敬通:东汉作家冯衍的字。③⑤坎壈(lǎn):同“坎廪”,困顿,不得志。③⑥《显志》:指冯衍的《显志赋》。《自序》:据《后汉书·冯衍传》,冯衍著有各类文章五十篇,其中有《自序》。③⑦蚌病成珠:语本《淮南子·说林训》:“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也。”这里借喻冯衍的不得志正促成了他文章上的成就。③⑧二班:班彪、班固父子,东汉作家、史学家。两刘:刘向、刘歆父子,西汉作家、学者。③⑨奕(yì)叶:即奕世,累世,一代接一代。④⑩“旧说”二句:说旧说认为班固文章优于班彪,刘歆的学问精于刘向。傅玄《傅子》:“或问刘歆、刘向孰贤?傅子曰:‘向才学俗而志忠,歆才学通而行邪。’”④⑪《王命》:指班彪的《王命论》。辩:通“辨”。④⑫《新序》:刘向所作。该:完备。练:精练。④⑬璇(xuán)璧:美玉制成的璧。璧,平圆形正中有圆孔的玉器。昆冈:传说中产玉的昆山。④⑭难得:很难能够。逾:超过。④⑮傅毅:东汉作家。崔駰(yīn):东汉作家。④⑯比肩:并肩,意谓不分上下。④⑰瑗(yuàn):崔瑗,崔駰之子,东汉作家。寔(shí):崔寔,崔駰之孙,东汉作家。踵武:紧随其后。踵,追随。武,足迹。④⑱世:世袭。厥:其。风:家风,指文章写作的传统。④⑲杜笃:东汉作家。贾逵:东汉作家、学者。④⑳迹:循其迹而考求。㉑李尤:东汉作家。㉒鸿裁:宏篇巨制。鸿,大。裁,制,作品。㉓沈腿(zhuì):即沉腿,形容才力低下。沈,湿疾。腿,足肿。㉔马融:东汉学者、作家。㉕洽:广博。登高:指作赋,《汉书·艺文志》:“《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㉖吐纳:指创作。经范:合于经书的规范。㉗华实相扶:指作品内容和文采相得益彰。㉘王逸:东汉作家。博识:学识广博。有功:指王逸著有《楚辞章句》。㉙延寿:王延寿,王逸之子,东汉作家。㉚瑰颖独标:有奇丽突出的才能。标,显示。㉛张衡:东汉作家。通赡:博学贯通。㉜蔡邕:东汉作家。精雅:精深雅正。㉝文史彬彬:文学、史学均有成就。《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曾在东观著作史书;《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也在东观撰补《后汉记》。㉞隔世相望:隔代并称。张衡生活的年代早于蔡邕数十年。㉟贞:坚定。㊱赵壹:东汉作家。㊲意繁:文意繁富。体疏:体制粗疏,如他的《刺世疾邪赋》,篇末系诗歌二首,文体不纯。㊳孔融:东汉作家。笔:无韵之文,指书、表一类文章。㊴祢衡:东汉作家。文:指有韵之文。㊵偏美:指偏长于“气盛”或“思锐”。㊶潘勖(xù):汉末作家。凭经:依据儒家经书。㊷绝群:超群。锡命:指潘勖的《策魏公九锡文》。㊸“王朗”二

句：三国魏大臣王朗有《武铭》等作有名于时。 ⑦④卿：指司马相如，相如字长卿。渊：指王褒，褒字子渊。 ⑦⑤役：驱使。课：考求。 ⑦⑥雄：扬雄。向：刘向。 ⑦⑦取与：取舍，此指对“才”、“学”的取舍。际：交接处。 ⑦⑧分：区分。

【译文】

汉代的陆贾，首先有了奇特的文采，赋写初春且著作《新语》，辩说的文辞非常丰富。贾谊才华出众，文思敏捷超过了骏马，议论恰当、辞赋清新，难道是凭空达到的吗？枚乘的《七发》，邹阳的上书，笔下文采丰润，言辞充满气势。董仲舒是儒学专家，司马迁是纯粹的史家，但都写了辞采繁盛的文章，也是《诗经》作者抒发哀思之类的作品。司马相如爱好读书，效法屈原、宋玉的作品，极擅夸张艳丽，从而获得了辞赋宗师的名声。然而考核取验他作品中的精妙含意，理念比不上辞采，所以扬雄认为“文采华丽而用处不多的是司马相如”，这话确实不错。王褒创造文采，以细密精巧为情致，形容声音、描摹状貌，轻盈飘逸蔚然可观。扬雄构思作文，文意最为深刻，看他的作品含义深广，选词用字追求奇丽，又竭尽才力钻研思索，所以能内容丰富而文辞确切。桓谭著述的论文，丰富得号称比得上猗顿的财富，宋弘称许并推荐他，把他比作司马相如，但他的《集灵宫赋》等作，取义偏狭浅陋且缺乏才气，所以可知他长于讽谕论说，却不善写辞赋之类需要文采的作品。冯衍向来喜好辞赋说辩，但不得志于盛世，他的《显志赋》、《自序》，就像蚌生了病后才形成的明珠。班彪、班固父子，刘向、刘歆父子，两代人文采相继，过去有种说法认为班固文采优于班彪，刘歆学问精于刘向，然而班彪的《王命论》清晰明辨，刘向的《新序》完备精练，就如玉璧由产于昆山的美玉制成，但美质难以超越原有的本质。傅毅、崔骃，文采相当；崔瑗、崔寔，紧随其后，能世代继承作文的家风。杜笃、贾逵，在写作上也有声名，但考查他们的才能，只能算是崔氏、傅氏的末流。李尤赋铭一类的作品，志在追求宏篇巨制，但因才力不足，难以振翅高飞。马融是东汉大儒，情思广博登高作赋，合于经书的规范，文采和内容相得益彰。王逸学识渊博有所成就，但无力写作华丽的辞采。王延寿继承父志，有奇丽突出的才能，他善于描绘事物的形貌，恐怕是枚乘传下来的技巧吧？张衡博学贯通，蔡邕学识精深雅正，他们都兼长文章与史学，两人隔代齐名。这真是竹子、柏树品性各异却同样坚贞，黄金、美玉性质不同而都是宝物。刘向的奏议，旨意深切而格调平缓；赵壹的辞赋，文意丰富但体制粗疏；孔融撰写书表类文体气势旺盛，祢衡创作诗赋类作品文思敏捷，都各有所长。潘勖依据经典驰骋才华，所以《策魏公九锡文》超群拔俗；王朗发愤著文以寄托情志，也在序和铭的写作中卓然有成。然而在司马相如、王褒以前，作家大多驱使才气而不讲究学问；扬雄、刘向以后，则多引用古书以助写作；这种创作的取舍不同之处，它们的区别是不能混淆的。

魏文之才^①，洋洋清绮^②，旧谈抑之^③，谓去植千里^④。然子建思捷而才俊^⑤，诗丽而表逸^⑥，子桓虑详而力缓^⑦，故不竞于先鸣^⑧；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⑨；迭用短长^⑩，亦无懵焉^⑪。但俗情抑扬^⑫，雷同一响^⑬，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⑭，未为笃论也^⑮。仲宣溢才^⑯，捷而能密，文多兼善^⑰，辞少瑕累^⑱，摘其诗赋^⑲，则七子之冠冕乎^⑳！琳、瑀以符檄擅声^㉑，徐幹以赋论标美^㉒，刘楨情高以会采^㉓，应瑒学优以得文^㉔，路粹、杨修^㉕，颇怀笔记之工^㉖；丁仪、邴邴^㉗，亦含论述之美^㉘：有足算焉^㉙。刘劭《赵都》^㉚，能攀于前修^㉛；何晏《景福》^㉜，克光于后进^㉝；休琏风情^㉞，则《百壹》标其志^㉟；吉甫文理^㊱，则《临丹》成其采^㊲，嵇康师心以遣论^㊳，阮籍使气以命诗^㊴，殊声而合响^㊵，异翻而同飞^㊶。

【注释】

- ①魏文：魏文帝曹丕，三国魏作家。 ②洋洋：美盛的样子。清绮：清丽。
 ③抑：贬抑。 ④去：离开，相差。植：曹植，曹丕之弟，三国魏作家。 ⑤子建：曹植的字。 ⑥逸：超群。 ⑦子桓：曹丕的字。 ⑧不竞于先鸣：不强于争先。竞，强。 ⑨《典论》：曹丕所著，今不全。辩：通“辨”。 ⑩迭用短长：说曹丕与曹植互有所长与所短。迭，交互。 ⑪懵(měng)：无知。
 ⑫抑扬：贬抑或褒扬。 ⑬雷同：人云亦云。 ⑭思王：曹植封陈王，谥思。势窘：指曹植曾与曹丕争为太子而失败，曹操死后，曹丕称帝，猜忌曹植，曹植处境困窘。益：增。 ⑮笃论：确当的评论。 ⑯仲宣：三国魏作家王粲的字。 ⑰兼善：兼长各体文章。 ⑱瑕累：毛病。 ⑲摘：选取好的。 ⑳七子：语出曹丕《典论·论文》，指建安时代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楨七位作家。冠冕：喻最好的。 ㉑琳、瑀：陈琳和阮瑀，三国魏作家。擅声：著称。 ㉒徐幹：三国魏作家。标：显示。 ㉓刘楨：三国魏作家。会采：会合文采。 ㉔应瑒：三国魏作家。学优：学识优异。 ㉕路粹：三国魏作家。杨修：三国魏作家。 ㉖笔记：笔札书记。工：工巧。 ㉗丁仪：三国魏作家。邴邴：邴邴淳，三国魏作家。 ㉘论述之美：指丁仪有《刑礼论》，邴邴淳有《受命述》。 ㉙足算：值得一提。 ㉚刘劭：三国魏作家。《赵都》：《赵都赋》。 ㉛攀：攀附，追援。前修：前贤，前代优秀作家。 ㉜何晏：三国魏作家、学者。《景福》：《景福殿赋》。 ㉝克：能。后进：后代作家。 ㉞休琏：三国魏作家应璩的字。 ㉟《百壹》：《百壹诗》。 ㊱吉甫：魏晋之际作家应贞的字。文理：为文有条理。 ㊲《临丹》：《临丹赋》。 ㊳嵇康：三国魏作家。师心：顺着自

己的心意。遣论:发表议论。③⑨阮籍:三国魏作家。使气:纵任意气。命诗:作诗。④⑩殊声:指不同的作品。合响:都产生了巨大影响。④⑪翻:指翅膀。同飞:喻指都很有成就。

【译文】

魏文帝曹丕的文才,美盛而清丽,过去的评论贬低他,说比起曹植来相距千里。然而曹植文思敏捷才气俊秀,诗歌绮丽章表出众,曹丕思虑周详笔力迟缓,所以抢先争胜不占优势;但他的乐府诗清新激越,《典论》辨析扼要;看到两人各有短长,也就不会有无知的评论了。只是时俗世情的褒贬,往往人云亦云地雷同,于是使曹丕因地位尊贵而减了文才,曹植因处境困窘而增了声价,这不是确当的评论。王粲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而又细密,作文兼长各体,文辞少有毛病,选出他的优秀诗赋来看,该是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了。陈琳、阮瑀以善写符檄而声名远扬,徐幹以擅长赋论而显示美名,刘楨情志高妙又结合文采,应璩学识优异而得文名,路粹、杨修,很有笔札书记的写作工巧;丁仪、邯郸淳,也具有论说著述的美好才干:这些都是值得一提的。刘劭的《赵都赋》,能够攀附上前代的名家;何晏的《景福殿赋》,能够光采照耀后代作者;应璩的风尚情怀,有《百壹诗》显示他的志趣;应贞的创作条理,有《临丹赋》构成他的文采,嵇康自出心裁发表议论,阮籍纵任意气创作诗篇,不同的声音产生了共同的影响,各自展翅一起飞翔。

张华短章^①,奕奕清畅^②,其《鷦鷯》寓意^③,即韩非之《说难》也^④。左思奇才^⑤,业深覃思^⑥,尽锐于《三都》^⑦,拔萃于《咏史》^⑧,无遗力矣。潘岳敏给^⑨,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⑩,贾余于哀诔^⑪,非自外也^⑫。陆机才欲窥深^⑬,辞务索广^⑭,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龙朗练^⑮,以识检乱^⑯,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孙楚缀思^⑰,每直置以疏通^⑱;挚虞述怀^⑲,必循规以温雅^⑳;其品藻流别^㉑,有条理焉。傅玄篇章^㉒,义多规镜^㉓;长虞笔奏^㉔,世执刚中^㉕;并楨干之实才^㉖,非群华之辘轳也^㉗。成公子安选赋而时美^㉘,夏侯孝若具体而皆微^㉙,曹摅清靡于长篇^㉚,季鹰辨切于短韵^㉛:各其善也。孟阳、景阳^㉜,才绮而相埒^㉝,可谓鲁、卫之政^㉞,兄弟之文也。刘琨雅壮而多风^㉟,卢谡情发而理昭^㊱,亦遇之于时势也。景纯艳逸^㊲,足冠中兴^㊳,《郊赋》既穆穆以大观^㊴,《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㊵。庾元规之表奏^㊶,靡密以闲畅^㊷;温太真之笔记^㊸,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孙盛、干宝^㊹,文胜为史^㊺,准的所拟^㊻,志乎典训^㊼;户牖虽异^㊽,而笔彩略同。袁宏发轫

以高骧⁴⁹，故卓出而多偏⁵⁰；孙绰规旋以矩步⁵¹，故伦序而寡状⁵²。殷仲文之孤兴⁵³，谢叔源之闲情⁵⁴，并解散辞体⁵⁵，缥渺浮音⁵⁶；虽滔滔风流⁵⁷，而大浇文意⁵⁸。宋代逸才⁵⁹，辞翰鳞萃⁶⁰，世近易明，无劳甄序⁶¹。

【注释】

- ①张华：西晋作家。②奕奕：美盛的样子。③《鹤鹑(jiāo liáo)》：《鹤鹑赋》。寓意：张华在赋序中说，鹤鹑“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以此寓全身远害之意。④“即韩非”句：《韩非子》中有《说难》篇，列举向君主游说进谏的种种难处，指出其往往会因此而获罪，也有全身远害的意思。韩非：战国末年思想家。⑤左思：西晋作家。⑥业深覃(tán)思：写作时用思极深。业，事业，指创作。覃，深。⑦《三都》：《三都赋》。⑧拔萃：出众。《咏史》：左思有《咏史诗》八首。⑨潘岳：西晋作家。敏给：敏捷。⑩钟：聚集。《西征》：《西征赋》。⑪贾(gǔ)余：出售多余的能力，指才力有余。⑫非自外：意谓不假外求。⑬陆机：西晋作家。窥：看，此指显示，让人看到。⑭索：寻求。广：指丰富。⑮士龙：西晋作家陆云的字。⑯以识检乱：陆云《与兄平原书》中称“视文乃好清省”，又说“文实无贵于为多”，可见他有意追求简练。识，识见。检，约束。乱，繁杂。⑰孙楚：西晋作家。缀思：构思写作。⑱直置：直接说出。疏通：通达。⑲挚虞：西晋作家。⑳循规：依照规矩。㉑品藻流别：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述文体源流演变，已不全。品藻，品评。㉒傅玄：西晋作家。㉓规镜：规劝鉴戒。㉔长虞：西晋作家傅咸的字，傅咸，傅玄之子。笔奏：指奏议一类作品。㉕世执刚中：《晋书·傅玄传》称傅玄“性刚劲亮直”，傅咸“刚简有大节”。世，世代，此指父子两代人。执，持。刚中，刚毅中正。㉖楨干：筑墙所用的木柱，此指支柱、骨干。㉗桦萼(bì è)：有光采的花萼。桦，有光采的样子。㉘成公绥：西晋作家成公绥，字子安。选：通“撰”。时美：时有美篇。㉙夏侯孝若：西晋作家夏侯湛，字孝若。具体而皆微：语本《孟子·公孙丑上》：“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此指夏侯湛模仿《诗经·小雅》作《周诗》，模仿《尚书》作《昆弟诰》，体制大致具备但规模较小。㉚曹摅(shū)：西晋作家。㉛季鹰：西晋作家张翰的字。辨切：辨明切实。短韵：代指短篇。㉜孟阳：西晋作家张载的字。景阳：西晋作家张协的字。㉝埒(liè)：等，等于。㉞鲁、卫之政：语出《论语·子路》：“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这里比喻张载、张协才情差不多。㉟刘琨：西晋诗人。多风：富于风力。㊱卢谌：东晋诗人。理昭：说理明白。㊲景纯：东晋作家郭璞的字。㊳中兴：指东晋。㊴《郊赋》：《南郊赋》。穆穆：美好庄严。㊵《仙诗》：郭

璞有《游仙诗》十四首。④①庾元规：东晋作家庾亮，字元规。④②靡：细。④③温太真：东晋作家温峤，字太真。④④孙盛：东晋史学家、作家。干宝：东晋史学家、作家。④⑤文胜为史：以文采见长而任史官。④⑥准的：标准。拟：追求。④⑦典训：指经典。④⑧户牖(yǒu)：门窗，此指途径。④⑨袁宏：东晋作家、史学家。发軫(zhèn)：发车，出发，指创作。軫，车。骧(xiāng)：举。⑤⑩卓出：卓越。偏：偏差。⑤⑪孙绰：东晋作家。规旋以矩步：指循规蹈矩。⑤⑫伦序：有次序，有条理。寡状：很少描摹。⑤⑬殷仲文：东晋作家。孤兴：孤高的兴致。⑤⑭谢叔源：东晋作家谢混，字叔源。⑤⑮解散辞体：谓破坏了文辞的体制。⑤⑯缥渺浮音：轻靡浮华的音辞。⑤⑰滔滔风流：指影响大，流为一时风尚。⑤⑱浇：薄。⑤⑲逸才：卓越的文才。⑥⑰鳞萃：如鳞片一般聚集。萃，聚。⑥⑱甄：甄别。

【译文】

张华的短小篇章，美好而清新流畅，他的《鹤鹑赋》的寓意，就是《韩非子·说难》的意思。左思有奇妙的文才，从事写作深于用思，《三都赋》尽显锐气，《咏史诗》出类拔萃，创作是不遗余力了。潘岳敏捷，文辞自然和顺通畅，文采之美集中于《西征赋》，多余的才力表现在哀诔文中，这些都出自内质不假外求。陆机逞才想要显示渊深的学问，辞藻力求广博丰富，所以文思能入巧，却不能控制繁芜。陆云明朗精练，凭他的识见约束繁杂，所以能鲜明省净地运用文采，善于写作短篇作品。孙楚构思为文，常常陈辞直率而疏通畅达；挚虞叙述情怀，必定循规蹈矩温文尔雅；他的品评文体源流，是很有条理的。傅玄的作品，内容多含规劝鉴戒；傅咸的奏议，秉承了父亲的刚毅中正；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而不是百花光彩的花萼。成公綏写作辞赋时有佳作，夏侯湛模仿经典体制具备而规模都小，曹摅的长篇清丽华靡，张翰的短章明辨切要：各有各的长处。张载、张协，绮丽之才相差无几，可以说是鲁国卫国的政治，兄弟伯仲的文章了。刘琨作品雅正雄壮富有风力，卢湛作品情感显露说明朗朗，也都是由时势遭遇造成的。郭璞的作品艳丽高超，堪称东晋第一，《南郊赋》既庄严美好、蔚为大观，《游仙诗》也飘飘然有凌云之气。庾亮的表奏，文思细密安闲和畅；温峤的笔札，遵循事理清新通达；也都是运用文笔的能工巧匠了。孙盛、干宝，以文才见长而为史官，他们追求的写作标准，在于以经籍为典范；门径虽然不一，辞采却大致相同。袁宏的创作才情高昂，所以卓越突出多有偏差；孙绰为文循规蹈矩，所以条理有序少有描摹。殷仲文抒写孤高的兴致，谢混表现闲适的情怀，都破坏了文辞体制，风格轻靡浮华；虽然流为盛行的风尚，但文意为淡薄。宋代高超的文士，作品多如鳞片聚集，因时代较近容易辨明，也就无须鉴别评定了。

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①；晋世文苑，足侔邺都^②；然而魏时话言^③，必以元封为称首^④；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⑤。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⑥！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

【注释】

①参：相比。西京：指西汉。西汉都长安，东汉迁都洛阳，长安在洛阳西，故称西京。②侔：并，配。邺都：指三国魏国。魏定都于邺。③话言：议论。④元封：汉武帝时的年号，此指西汉元封年间的文学。⑤建安：汉献帝的年号，此指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学。口实：谈论的话题。⑥嘉：善，美。会：时机。

【译文】

看东汉的作家们，可以和西汉相比；晋代的文坛，足以和魏代相配；然而魏代人谈论文学，必定首推西汉元封年间；宋以来称美创作，也以汉末建安时期为议论的话题。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这两个时期都是崇尚文章的盛世、招集文才的好时代吗？唉，这就是古人所以看重时代的原因啊！

赞曰：才难然乎^①，性各异禀^②。一朝综文^③，千年凝锦^④。余采徘徊^⑤，遗风籍甚^⑥。无曰纷杂，皎然可品^⑦。

【注释】

①才难然乎：语本《论语·泰伯》：“才难，不其然乎？”②禀：禀赋。③综文：组织成文章。④凝：凝结。⑤徘徊：往返回旋。此指长久传播。⑥籍甚：盛大。⑦皎然：明白清楚的样子。

【译文】

总之，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人们的禀性各不相同。一旦写成了好文章，就能成为千古长存的锦绣。洋溢的文采长久传播，遗留的影响更加显著。不要说作家作品纷繁复杂，作家的才华还是可以明白地品评的。

知音第四十八

【题解】

本篇论述文学鉴赏和批评。知音原指对音乐艺术的深入认识和理解，后来借用于其他方面，本篇则用以指对文章的深入认识和理解。

全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要做到知音是困难的。段中列举汉魏事例，指出由于人们存在着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缺点，因而对文章不能进行正确的评价。之后又说明在形器方面，人们对麟凤与麀雉，珠玉与砾石，也产生过误谬，何况情况复杂的文章，其优劣就更难区分了。第二段先是说明，文章作品众多，风貌各异，人们由于性格、兴趣不同，往往喜爱某一类作品而摒弃其他，形成偏好。接着指出，避免偏好，必须圆照，即进行全面的观察和认识。为此必须博观大量作品，了解它们复杂多变的种种形态，排除个人偏见，才能取得公正合理的评价。以上着重从态度立论。

第三段着重谈鉴赏、批评的方法。先是指出，要理解作品，先要从位体等六个方面观察。位体，指构置通篇体制，这在《明诗》至《书记》二十篇的“敷理以举统”部分有具体论述，《体性》至《定势》四篇亦有论述。置辞，指如何运用辞采，《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篇有较详细的研讨。通变，指对古代作品的因革情况，《通变》篇有详论。奇正，指文章风貌的奇与正，《辨骚》、《定势》篇有较多论述。事义，指运用成语典故的状况，《事类》篇有详述。官商，指声韵是否和谐协调，《声律》篇有详述。以上六项，概括了文章艺术形式的重要方面。其中体制、辞采是两大主要方面，其他四项可归属前两项，通变、奇正兼及体制、辞采，事义、官商可归入辞采（广义的）。《文心雕龙》全书对以上六项都很注意论述，用以指导人们进行写作。在进行鉴赏、批评时，也应首先注意这些方面的表现，用以判断作品艺术性的优劣，并进而考察所表现的情志。段中接着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两句概括了作者、读者和作品的关系。“辞发”的“辞”，“披文”的“文”，均指作品的艺术形式，也即是以上六观的对象。作者通过位体、

置辞等表现其才华,读者则通过它们考察作品艺术的优劣并进而理解其思想内容。后面指出,只要人们能够博览作品,全面观照,具有深刻的鉴识力,就能做到心地澄明,不管作品如何深奥、特异,均能认识清楚,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成为文学领域中的知音。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①,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②,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③。昔《储说》始出^④,《子虚》初成^⑤,秦皇、汉武,恨不同时^⑥;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⑦。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⑧,文在伯仲^⑨,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⑩及陈思论才^⑪,亦深排孔璋^⑫,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⑬,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⑭,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⑮,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⑯,而谬欲论文^⑰,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⑱,于是桓谭之徒^⑲,相顾嗤笑。彼实博徒^⑳,轻言负消^㉑,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㉒,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㉓;才实鸿懿^㉔,而崇己抑人者^㉕,班、曹是也^㉖;学不逮文^㉗,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㉘,岂多叹哉。夫麟凤与麀雉悬绝^㉙,珠玉与砾石超殊^㉚,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㉛。然鲁臣以麟为麀^㉜,楚人以雉为凤^㉝,魏民以夜光为怪石^㉞,宋客以燕砾为宝珠^㉟。形器易征^㊱,谬乃若是;文情难鉴^㊲,谁曰易分?

【注释】

①知:指知音者。 ②同:指同时代人。古:古人。 ③“所谓”二句:语出《鬼谷子·内捷》:“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御:用。 ④《储说》:战国思想家韩非的《韩非子》中有《内储说》、《外储说》。 ⑤《子虚》:指西汉作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 ⑥“秦皇”二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韩非写了《孤愤》、《内储说》、《外储说》等文章,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见了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汉书·司马相如传》载,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很欣赏,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⑦“既同时”二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韩非入秦以后,秦王并未信用他,反而听信李斯的谗言,将他关入监狱。《汉书·司马相如传》载,汉武帝虽欣赏司马相如的文章,但并不重用他。 ⑧班固:东汉史学家、作家。傅毅:东汉作家。 ⑨伯仲:兄弟,喻不相上下。 ⑩“而固嗤”二句: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傅毅字)以能属文

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嗤：讥笑。休：停止。①陈思：指三国魏作家曹植，封陈王，谥思。②深排孔璋：曹植《与杨德祖书》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排，排斥。孔璋，三国魏作家陈琳的字。③“敬礼”二句：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色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敬礼：汉末作家丁廙(yì)的字。美谈：佳话。④“季绪”二句：曹植《与杨德祖书》说：“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咎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季绪：汉末作家刘修的字。诋诃(dǐ hē)：诽谤，诬蔑。方：比。田巴：战国时善辩之士。⑤魏文：指魏文帝曹丕。文人相轻：语出曹丕《典论·论文》。⑥君卿：西汉人楼护的字，楼护以口才见称于时。唇舌：指口才好。⑦谬：荒谬。⑧“乃称”二句：楼护称司马迁著《史记》，曾向东方朔请教。此事无考。《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贞《索隐》说：“桓谭云：‘迁所著书成，以示东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可能桓谭所说，是讥笑楼护的。史迁：司马迁，西汉史学家。谘：同“咨”，征询，商量。东方朔：西汉作家。⑨桓谭：东汉作家。⑩彼：指楼护。博徒：赌徒，此谓楼护是低贱的人。⑪轻：轻率。负诮(qiào)：被讥嘲。⑫鉴照：审察。洞：透彻。⑬二主：指秦始皇、汉武帝。⑭鸿：大。懿：美。⑮崇：抬高。抑：贬低。⑯班：指班固。曹：指曹植。⑰逮：及。⑱蕃瓠(bù)：语出《汉书·扬雄传赞》：扬雄作《太玄》、《法言》，刘歆对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蕃瓠也。”瓠，一种陶制容器。⑲麟：麒麟。麋(jūn)：獐，似鹿而小。雉(zhì)：野鸡。悬绝：相差悬殊。⑳砾(lì)石：碎石。超殊：意同“悬绝”。㉑青眸：黑眼珠。写：观察。㉒“然鲁臣”句：《孔丛子·记问》说鲁国有人捕到麟，“冉有告孔子曰：‘麋身而肉角，岂天之妖乎？’”鲁臣：冉有为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故云。㉓“楚人”句：《尹文子·大道上》说楚国有人挑着野鸡，路人问他是什么鸟，他欺骗说是凤凰，路人便出高价把它买下了。㉔“魏民”句：《尹文子·大道上》说魏国有农民在田间得到夜光宝玉，但不知，邻人欺骗他说是怪石，农民见玉夜晚发光，害怕极了，于是丢弃了它，结果为邻人所得。㉕“宋客”句：《阙子》说宋国有愚人拾到燕国的碎石，像宝贝似的珍藏起来，有客见了笑道：“此特燕石也，其与瓦甓不殊。”（见《太平御览》卷五十一）㉖征：验证。㉗鉴：鉴别。

【译文】

知音真是困难啊。音乐确实难以深入理解，能够深入理解的人难以遇到，遇到能深入理解的知音，千年只有一次吧。从古以来的知音，大多轻视同时代人而

思慕古人,所谓“每天在面前的不予任用,遥远的听见名声就产生思慕之心”。从前韩非的内外《储说》开始传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写成时,秦始皇、汉武帝感叹不与他们同时;可是等见到他们后,韩非被囚禁、司马相如也未被重用。不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对同时代人的轻贱吗?至于班固和傅毅,文章成就差不多,但班固讥笑傅毅说:“写起文章来收不住。”曹植评论文才,也极力贬低陈琳,而丁廙请他修饰改定文章,他就赞叹地称作文坛佳话,刘修喜好批评别人的文章,他就把刘修比作古代乱说话的田巴,曹植偏颇的意向也是很明显的。所以魏文帝曹丕说“文人相轻”,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话。至于像楼护只是口才好,却荒谬地要评论文章,说什么“司马迁著书,曾向东方朔请教”,桓谭等人因而对之加以讥笑。楼护其实不过是个轻贱的人,随便乱说也会被人讥笑,何况是文人,怎么能妄加议论呢?所以观照鉴别得深透明晰,却又推崇古人而轻视今人的,秦始皇和汉武帝便是;自己文才确实鸿大深美,却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班固、曹植便是;学识不足以论文,却把假的当作真的,楼护就是那样的人。刘歆担心扬雄的著作会被后人用来盖酱坛,这难道是多余的感叹吗?麒麟、凤凰和獐子、野鸡相差甚远,珠玉和碎石也完全不同,光天化日之下,眼睛能够看清它们的形状。然而鲁国家臣把麒麟当作獐子,楚国有人将野鸡认作凤凰,魏国农夫视夜光宝玉为怪石,宋国旅客把燕国碎石当成宝珠。有形之器容易验明,还发生这样的错误;文章的情形难以鉴别,谁说容易分清优劣?

夫篇章杂沓^①,质文交加^②,知多偏好^③,人莫圆该^④。慷慨者逆声而击节^⑤,酝藉者见密而高蹈^⑥,浮慧者观绮而跃心^⑦,爱奇者闻诡而惊听^⑧。会已则嗟讽^⑨,异我则沮弃^⑩,各执一隅之解^⑪,欲拟万端之变^⑫。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⑬。凡操千曲而后晓声^⑭,观千剑而后识器^⑮;故圆照之象^⑯,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⑰,酌沧波以喻畎浍^⑱,无私于轻重^⑲,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⑳,照辞如镜矣。

【注释】

- ①杂沓:众多的样子。 ②质文交加:指作品有的偏于质朴,有的偏于华采。交加,指风格不一。 ③知:指理解、欣赏、评论。 ④圆:全面。该:完备。 ⑤逆:迎。击节:打节拍,指赞赏。 ⑥酝藉:同“蕴藉”,含蓄。高蹈:举足顿地,表示高兴。 ⑦浮慧:浮华而聪明。绮:绮丽。跃心:动心。 ⑧诡:奇异。 ⑨会:合。嗟:叹美。讽:诵读。 ⑩沮:终止。 ⑪隅:边,角。

- ⑫拟:衡量。⑬“所谓”二句:语本《吕氏春秋·去宥》“东面望者,不见西墙”。⑭“凡操”句:桓谭《新论》:“成少伯工吹竽,……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为知音。’”(《太平御览》卷五八一引)操:运用,此指演奏。⑮“观千剑”句:《意林》引《新论》:“王君大习兵器。……曰:‘能观千剑则晓剑。’”器:兵器,指剑。⑯圆照:全面观察和认识。象:方法。⑰乔岳:高山。形:显出。培塿(pǒu lǒu):小土山。⑱酌:酌取,此指亲自经历过。喻:明白。畎浍(quǎn kuài):田间小沟。⑲无私:没有私心。轻重:指评价的高低。⑳平理:公平地论文说理。衡:秤。

【译文】

作品数量众多,质朴和华丽的风貌各异,欣赏、评论的人大多各有偏爱,很少有人能全面完备地作出评价。性情慷慨的人听到激昂的声调就击节叹赏,性情含蓄的人看见深密的作品就手舞足蹈,浮华聪慧的人看到绮丽的文章会怦然心动,爱好新奇的人听到奇异的言辞会鼓舞振奋。合于自己爱好的便称赏讽诵,不合欣赏口味的就摒弃不取,各人都持一种片面的见解,去衡量变化万端的文章。这真是“向东而望,见不到西面的墙”了。大凡弹奏过上千个曲子然后才能通晓音乐,观察过上千把宝剑然后才能识别兵器;所以全面观察和认识的方法,务必先要广泛阅读。看过高大的山岳,才知道土冈的矮小;汲取过沧海之水,更加明白田间小沟的浅窄。评价高低不存任何私心,憎爱态度不带一点偏见,然后才能像天平那样公平说理,像镜子那样明察文辞。

是以将阅文情^①,先标六观^②:一观位体^③,二观置辞^④,三观通变^⑤,四观奇正^⑥,五观事义^⑦,六观宫商^⑧。斯术既形^⑨,则优劣见矣^⑩。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⑪,观文者披文以入情^⑫,沿波讨源^⑬,虽幽必显^⑭。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⑮。岂成篇之足深^⑯,患识照之自浅耳^⑰。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⑱,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⑲?故心之照理^⑳,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㉑,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鉴之迷者,深废浅售^㉒,此庄周所以笑《折杨》^㉓,宋玉所以伤《白雪》也^㉔。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㉕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沈博绝丽之文”^㉖,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㉗,譬春台之熙众人^㉘,乐饵之止过客^㉙。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㉚;书亦国华^㉛,玩绎方美^㉜。知音君子,其垂意焉^㉝。

【注释】

- ①文情:文辞情理。 ②先标六观:先从六个方面观察。标,举。 ③位:安排。体:体制。 ④置:安置。 ⑤通变:指对前人作品的因袭和变革。 ⑥奇正:指作品的风貌是奇还是正。 ⑦事义:即事类,文中引用的成语典故。 ⑧官商:指声律。 ⑨术:方法,指“六观”。 ⑩见(xiàn):显现。 ⑪缀文:写作。 ⑫观文:阅读。披:披阅。 ⑬波:喻作品的外在形式风貌。讨:寻究。源:喻作品包含的内在思想感情。 ⑭虽幽必显:说内在情理即使幽深,也一定会变得明显。 ⑮觐(chān):窥视。 ⑯成篇:作品。足深:太深奥。 ⑰患:担心。识照:识鉴。 ⑱“夫志在”二句:《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⑲匿:隐藏。 ⑳照:明察。 ㉑瞭:明。 ㉒废:抛弃。售:被卖,此指受欢迎。 ㉓“此庄周”句:《庄子·天地》中说:“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庄周:庄子,战国思想家。《折杨》:一种俗曲。 ㉔“宋玉”句: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宋玉:战国楚国作家。《白雪》:一种高雅的歌曲。 ㉕“昔屈平”三句:语出屈原《九章·怀沙》:“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屈平:屈原,战国楚国作家。疏:意为迂阔。内(nà):木讷。 ㉖“扬雄”二句:语出扬雄《答刘歆书》。沈:深沉。博:渊博。 ㉗恻(yì):喜悦。 ㉘春台之熙众人:语本《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熙,乐。 ㉙乐饵之止过客:语本《老子》“乐与饵,过客止”。乐,音乐。饵,食物。 ㉚“盖闻”二句:《左传·宣公三年》:“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国香:国内最香的花。服:佩。媚:爱。弥:更加。 ㉛国华:国内最美的花。 ㉜玩绎:玩赏体味。 ㉝垂意:留心。

【译文】

因此要审视作品的文辞情理,首先要从六个方面观察:一要看通篇体制的安排,二要看辞采的运用,三要看对前人作品的因袭和变革,四要看作品风貌是奇是正,五要看事类成语的引用,六要看语言的音律。有了这些观察的方法,作品的优劣也就显示出来了。文章作者为情所动然后发而为文辞,文章的读者由阅读文辞进而了解作者的情志,沿着外在形式风貌去探究内在的情志,这样即使是幽深的思想内容也定能显露出来。世代久远的作者,不能看见他们的面貌,但观察他们的作品往往就能了解他们的内心。未必是前人的作品太深奥,只怕自己的识鉴太

浅陋。弹琴的人心中想着山水,其情便在琴声中表现了出来,何况将心思形诸笔端,其中的情理如何隐藏得了?所以读者用心去理解文章的情理,就如用眼睛去观察物形,只要眼睛明亮,物形便无不明,只要读者心思敏慧,文章的情理就无不明白。然而辨别不清的世俗鉴赏者,往往不接受深刻的作品而赞赏浅薄之作,这就是庄周要讥笑浅俗的《折杨》大受欢迎,宋玉要伤叹高雅的《白雪》无人欣赏的原因了。从前屈原说过:“为文质朴疏阔而不善表达,众人因此不知道我有与众不同的才华。”看得见与众不同的只有知音者了。扬雄曾经自称:“我心里喜欢深沉渊博而又绝美的文章”,他不追求浮浅,也由此可知了。只要对作品的理解深入、鉴赏精微,阅读时就必然产生由衷的欢快,就像春天登台能使众人欢乐,音乐和美食可让过客止步。听说兰花是国中最香的花,喜爱的人佩在身上更加芬芳;文章著作也是国中最美的花,玩赏体味才知其无比美好。要深入认识和理解作品的君子们,希望留意这些问题。

赞曰:洪钟万钧^①,夔、旷所定^②。良书盈篋^③,妙鉴乃订^④。流郑淫人^⑤,无或失听^⑥。独有此律^⑦,不谬蹊径^⑧。

【注释】

①洪:大。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②夔(kuí):舜时的乐官。旷:师旷,春秋晋国乐师。 ③盈:满。篋(qiè):箱。 ④订:校定。 ⑤流郑:流荡的郑声,指淫靡之音。淫人:使人惑乱。 ⑥失听:听错,指理解有误。 ⑦律:法则。指知音遵循的规则,如“六观”等。 ⑧谬:错。蹊(xī)径:道路。

【译文】

总之,上万斤重的大钟,应由夔和师旷来定音。满箱子的好书,要有高妙的鉴赏才能评定。流荡的靡靡之音使人迷乱,不要因此失去正确的音乐鉴别力。只有遵循知音的规则,才不致于走错道路。

程器第四十九

【题解】

本篇论述士人的品德和才能问题。程，计量考核。器，才能，这里兼指士人的器局品德和才能。

全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开头指出，衡量士人，应从器用（军国办事才能）和文采（文学才能）两方面考察。接着说明，近代文人，因为务华弃实，在品德、行为方面常多疵病，因而招致评论者的讥议。第二段先是列举汉、魏、晋三代的十多位著名文人的瑕累。接着指出，不但文人，古来将相大臣有种种瑕累者也不可胜数；但由于他们名位崇高，受到的讥评就减少。再则，文人品行良好的，像屈原、贾谊等人，也不在少数，批评了过去文人无行说的片面性。第三段先是承接上文，指出文人因职位卑下，其瑕病易受讥诮，情况与将相大臣不同，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接着认为，士人担任官职后，应注意实际事务。像司马相如、扬雄那样的人，有文才而缺少实际办事能力，所以政治地位升不高。而像庾亮、郗粲、孙武等人，能文能武，所以成为将相大臣。第四段认为，文士应当培养优良的品质和政治军事才能，有事时能担负起国家的重任，不得志时能写出有价值的著作、文章，垂名后世。

本篇上半篇着重谈文士的品行，谈“名之扬抑”，批评文人无行论的片面性，显示出敢于向传统偏见挑战的勇气。下半篇着重谈士人的政治出路，谈“位之通塞”，认为士人首先应当在政治军事上有所建树，并强调文学应为军国服务。《序志》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军国所以昭明。”讲的也是这层意思。这又表现了重政治轻文学的保守看法。魏晋南北朝时代，抒情写景作品盛行，创作普遍重视语言形式之美，文学的自觉性、独立性有所加强，刘勰这种重政治轻文学的见解的确显得保守。不过这又有其历史原因。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士人的命运经常和从政联系在一起。他们为了在事业、生活上获得优越条件，总是企求攀登政治上的高位，在言论上也常是首先强调政治，把文学放在次要甚至附庸地位。唐代裴行俭有关士人当“先器识后文艺”的话，简括地

表述了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古代士人的头脑中,只是表现的程度有轻有重罢了。

《周书》论士^①,方之梓材^②,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③。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④,垣墉立而雕朽附^⑤。而近代辞人^⑥,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⑦。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⑧。后人雷同^⑨,混之一贯^⑩。吁,可悲矣!

【注释】

①《周书》:《尚书》中的一部分,此指《尚书·梓材》。 ②方:比。梓(zǐ)材:木匠把木料制成器具。梓,木匠。 ③器用:器物的实际用处。 ④朴:未经加工的木材。斫(zhuó):砍削。丹雘(huò):红色的涂漆。施:用。 ⑤垣(yuán):低墙。墉(yōng):高墙。雕朽(wū 乌):粉刷墙壁的涂料。附:附着。 ⑥近代:《文心雕龙》全书用“近代”一词,一般是指晋、宋以来。 ⑦“故魏文”二句:语出曹丕《与吴质书》:“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魏文:魏文帝曹丕。类:大多。护:维护。细行:小节。 ⑧“韦诞”二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鱼豢《魏略》载,韦诞曾评论说:“仲宣(王粲)伤于肥薏,休伯(繁钦)都无格检,元瑜(阮瑀)病于体弱,孔璋(陈琳)实自粗疏,文蔚(路粹)性颇忿鸷。”韦诞:三国时书法家。诋(dǐ):诋毁。 ⑨雷同:人云亦云。 ⑩一贯:一样。

【译文】

《尚书·梓材》论士人,把他们比作木匠做木器,是既重视实用又兼顾文采。因此木材加工成器后施以红漆,墙壁筑好后再加粉刷。可是近代作家,一味追求华采而不顾实用。所以魏文帝曹丕认为“古今文人,大多不注意小节”。韦诞所作的评论,又一一诋毁了许多作家。后人随声附和,认为文人都一个样。唉,真是可悲啊!

略观文士之疵^①:相如窃妻而受金^②,扬雄嗜酒而少算^③,敬通之不循廉隅^④,杜笃之请求无厌^⑤,班固谄窦以作威^⑥,马融党梁而黷货^⑦,文举傲诞以速诛^⑧,正平狂憨以致戮^⑨,仲宣轻脱以躁竞^⑩,孔璋愆恫以粗疏^⑪,丁仪贪婪以乞贷^⑫,路粹铺啜而无耻^⑬,潘岳诡祷于愍怀^⑭,陆机倾仄于贾、郭^⑮,傅玄刚隘而冒台^⑯,孙楚狠愎而讼府^⑰,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⑱。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

多^①：至如管仲之盗窃^②，吴起之贪淫^③，陈平之污点^④，绛、灌之谗嫉^⑤。沿兹以下^⑥，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⑦；况班、马之贱职^⑧，潘岳之下位哉^⑨！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器俗^⑩，况马、杜之罄悬^⑪，丁、路之贫薄哉^⑫！然子夏无亏于名儒^⑬，濬冲不尘乎竹林者^⑭，名崇而讥减也^⑮。若夫屈、贾之忠贞^⑯，邹、枚之机觉^⑰，黄香之淳孝^⑱，徐幹之沈默^⑲，岂曰文士，必其玷欤^⑳？

【注释】

①疵：缺点，过失。 ②“相如”句：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在临邛富商卓王孙家以弹琴引诱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最后和她一起逃往成都。后相如曾奉命使蜀，接受他人贿赂，为人告发而丢官。 ③“扬雄”句：《汉书·扬雄传》载：“雄家素贫，嗜酒。”少算：指政治上失算。此指扬雄写《剧秦美新》，美化王莽新朝。 ④“敬通”句：据《后汉书·冯衍传》载，冯衍（字敬通）曾将妻赶走。循：遵守。廉隅：喻品行端正。 ⑤“杜笃”句：《后汉书·文苑传》载，杜笃“博学不修小节，……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仄：满足。 ⑥“班固”句：《后汉书·班固传》载：“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谄：谄媚。窦：大将军窦宪。 ⑦“马融”句：《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曾因写《广成颂》讽谏而得罪邓太后，十年不得升迁，又因事遭禁锢。后来便不敢得罪权势之家，为权臣梁冀起草奏文攻击大臣李固，又作歌颂梁冀的《西第颂》。另外，马融任南郡太守时曾贪污。党：阿附，成为党羽。梁：指大将军梁冀。黷（dú）货：贪污。 ⑧“文举”句：据《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字文举）与曹操不合，屡以侮慢之辞反对曹操，最终被曹操杀害。傲诞：狂傲任诞。速：招致。 ⑨“正平”句：《后汉书·文苑传》载，祢衡（字正平）“好矫时慢物”，先后得罪曹操、刘表，最后因辱骂黄祖而被杀。憨（hān）：傻。戮：杀。 ⑩“仲宣”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说王粲（字仲宣）“通脱（同“脱”，不讲究礼节）”，《三国志·魏书·杜袭传》又称：“粲性躁竞。”轻脱：轻佻，不稳重。躁竞：急于与人争高低。 ⑪“孔璋”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陈琳（字孔璋）先事何进，后又事袁绍，绍败后又降曹操。又，韦诞曾批评陈琳“实自粗疏”（见本篇第一段注⑧）。惛恫（zǒng dòng）：卤莽，草率。 ⑫“丁仪”句：所指不详。丁仪：三国魏作家。 ⑬“路粹”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说，曹操要路粹奏孔融之罪，路粹便承旨多次罗致孔融的罪名，导致孔融被杀。哺啜（chuò）：饮食，此指贪恋禄位。哺，吃。啜，饮。无耻：指陷害孔融事。 ⑭“潘岳”句：《晋书·愍怀太子传》

载,晋惠帝后贾氏欲废太子,将太子灌醉,命潘岳以太子口吻起草有谋反之意的祷神文,逼太子抄写,由此陷害太子。诡:欺诈。祷:指祷神文。愍怀:晋惠帝太子。

⑮“陆机”句:《晋书·陆机传》载,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倾仄:依附。贾、郭:贾谧、郭彰,二人都是贾后的亲信。

⑯“傅玄”句:《晋书·傅玄传》称傅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曾因位次安排问题当众骂尚书台,以致被弹劾免官。隘:狭隘,不能容人。詈(lì):骂。台:指尚书台。

⑰“孙楚”句:《晋书·孙楚传》载,孙楚自负其才,被派往骠骑将军石苞处任职时,对石苞长揖说:“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因此与石苞有了矛盾。后石苞控告他诽谤朝政,孙楚也上表辩白,诉讼多年未解决。狠:乖戾。愎(bì):刚愎,强硬固执。讼府:与军府争讼。

⑱瑕:玉的斑点,喻缺点。累:过失。

⑲咎(jiù):过失。

⑳“管仲”句:《说苑·尊贤》引邹子语:“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管仲:春秋齐国大夫。

㉑“吴起”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魏)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吴起:春秋魏国军事家。

㉒“陈平”句:《史记·陈丞相世家》载:“绦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陈平:汉初大臣。

㉓“绦、灌”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天子议以贾生任公卿之位,绦、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绦:西汉大臣周勃,封绦侯。灌:灌婴,西汉大臣。谗:谗言,说别人坏话。嫉:嫉妒。

㉔兹:此。

㉕“孔光”二句:据《汉书·佞幸传》载,汉哀帝尊宠董贤,董贤去丞相孔光家时,孔光便极其恭敬谨慎地拜谒迎送,“不敢以宾客钧敌之礼”,以此博取董贤和哀帝的欢喜。孔光:西汉大臣。负衡据鼎:指任丞相,位居三公。衡,宰衡,指宰相。鼎,鼎司,指三公。仄媚:倾媚,讨好取媚。董贤:汉哀帝宠信的佞臣。

㉖班:班固。马:马融。贱职:班固曾任兰台令史、窦宪中护军,马融曾任武都太守、议郎,官位都不高。

㉗下位:潘岳仅官至太傅主簿。

㉘“王戎”二句:《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因平吴有功,封安丰侯。官至尚书令,司徒。曾接受他人贿赂,“议者尤之,……为清慎者所鄙,由是损名”。负责选拔官吏时,又“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王戎:西晋大臣。开国:指封侯。上秩:上等俸禄。鬻(yù):卖。嚣俗:为世俗所怨尤。嚣,众怨声。

㉙马:指司马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逃归成都时,“家徒四壁立”。杜:指杜筍。磬悬:悬磬,语见《国语·鲁语上》,形容室内空空,仅有梁柱,别无家产。磬,挂在架上的石制打击乐器。

㉚丁:指丁仪。路:指路粹。

㉛子夏:孔

光的字。亏：损。名儒：《汉书·王莽传》中说“光为旧相名儒，天下所信”。
 ③② 濬冲：王戎的字。尘：蒙尘，有污点。竹林：王戎与阮籍、嵇康等七人有竹林之游，人称“竹林七贤”。 ③③ 崇：高。 ③④ 屈：屈原。贾：贾谊。 ③⑤ 邹：邹阳。枚：枚乘。机觉：机警，有先见。《汉书·邹阳传》载，邹阳、枚乘都曾为吴王刘濞客，见吴王有谋反之意且不听劝告，便都离开了吴国，免遭牵连。 ③⑥ “黄香”句：《后汉书·文苑传》载，黄香“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家贫，内无仆妾，躬执苦勤，尽心奉养”。黄香：东汉大臣。 ③⑦ “徐幹”句：曹丕《与吴质书》说徐幹“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徐幹：三国魏作家。沈默：沉默，不求富贵甘于淡泊。 ③⑧ 玷（diàn）：玉的斑点，指缺点。

【译文】

大略地观察一下文人们的毛病：司马相如诱拐卓文君为妻又接受贿赂，扬雄贪酒并缺乏政治远见，冯衍品行不端，杜笃向人请托不知满足，班固谄媚窦宪而作威作福，马融巴结梁冀又贪污受贿，孔融高傲任诞遭到诛杀，祢衡狂放愚憨导致杀戮，王粲轻佻浮躁争强好胜，陈琳行事草率粗疏，丁仪求贷贪得无厌，路粹为保俸禄而不顾廉耻，潘岳伪造祷文陷害愍怀太子，陆机依附权贵贾谧、郭彰，傅玄强硬狭隘谩骂尚书，孙楚刚愎难处与军府争讼，所有这些，都是文人的毛病过失。文人是这样，武将也如此。古代的将相，毛病确实很多：如管仲的偷盗，吴起的贪财好色，陈平的行为不检点，周勃、灌婴的诽谤妒嫉。由此而下，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孔光身为宰相位居三公，尚且献媚讨好于董贤；何况班固、马融职位卑贱，潘岳官位不高呢。王戎因功封侯身居高位，尚且卖官鬻爵为世所讥，何况司马相如、杜笃家徒四壁，丁仪、路粹一贫如洗呢。然而孔光并不因此损害他的名儒声誉，王戎也不失其竹林名士的身份，那是因名位高而讥评也就自然减少了。至于屈原、贾谊的忠诚正直，邹阳、枚乘的机敏警觉，黄香的淳厚至孝，徐幹的沉静淡泊，怎能说文人品行一定会染上种种污点呢。

盖人禀五材^①，修短殊用^②；自非上哲^③，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④，文士以职卑多谗^⑤；此江河所以腾涌^⑥，涓流所以寸折者也^⑦。名之抑扬^⑧，既其然矣；位之通塞^⑨，亦有以焉^⑩。盖士之登庸^⑪，以成务为用^⑫。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⑬。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⑭，有文无质^⑮，所以终乎下位也。昔庾元规才华清英^⑯，勋庸有声^⑰，故文艺不称^⑱；

若非台岳^①，则正以文才也。文武之术，左右惟宜^②。郤穀敦书，故举为元帅^③，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④！孙武《兵经》^⑤，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⑥！

【注释】

①稟：受之天然。五材：指金、木、水、火、土五行，古人认为人的性情与五行也有关。②修：长。殊：不同。③上哲：圣人。④隆：高。特达：特别显达，此指易被宽容。⑤卑：低。诮(qiào)：讥嘲。⑥腾涌：水势奔腾难以阻挡，喻官位高权势大因而不受讥评。⑦涓流：细小的水流。寸折：多阻折，喻地位低下因而易遭批评。⑧抑：低。扬：高。⑨通：通达。塞：阻塞。⑩有以焉：有原因的。⑪登庸：举用。⑫务：事务。⑬“鲁之”四句：《列女传·母仪》载：“文伯相鲁，敬姜谓之曰：‘吾语汝，治国之要，尽在经矣。夫幅者所以正枉曲也，不可不强，故幅可以为将。画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画可以为正。推而往，引而来者，综也，综可以为闾内之师。’”敬姜：春秋鲁相文伯之母。推：推论。机综：用织机使经纬线交织。方：比。⑭扬：扬雄。马：司马相如。⑮文：文才。质：此指实际政治才干。⑯庾元规：东晋大臣庾亮的字。⑰勋庸：功勋。⑱文艺：创作才能。⑲台岳：三台四岳，即三公及四方诸侯之长，此指高官。⑳左右惟宜：谓两者兼备，互相辅助。㉑“郤穀(xì hú)”二句：《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国)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穀可。臣巫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郤穀：春秋晋国将领。敦：勉力。书：指《诗》、《书》之类典籍。⑳练：熟悉。㉒孙武：春秋时军事家。《兵经》：指《孙子兵法》。㉓习：熟悉。

【译文】

人禀受五行而形成各种品德，互有长短，各不相同；既然不是圣哲，自然难以求全责备。然而将相以位高受到宽容，文人因位卑多被讥嘲；这就是江河水大难以阻挡，细流水小曲折易阻的原因。名声的高低，既然如此；职位的高低，也是有原因的。士人的被任用，是要来干事的。鲁国的敬姜，不过是个聪明的女人；然而能推论织机的经纬交织，以此比拟治国的道理。哪有大丈夫学习文章，却不通政事的呢？像那扬雄、司马相如等人，有文才而无实际的政治才能，所以终生处于低下的地位。从前庾亮富有才华，文采清丽，因为功勋卓著而有声誉，所以不以文章之才著称；如果不是身居高位，那么正当以文才出名呢。文武两方面的才能，应该都具备而互相辅助。郤穀勉力于典籍，所以被推举为元帅，难道会因为爱好文事就不熟悉武略了吗？孙武的《兵法》，文辞美如珠玉，难道会因为习晓武略就不懂文章吗？

是以君子藏器^①，待时而动^②；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弼中，散采以彪外^③，榘楠其质^④，豫章其干^⑤。摛文必在纬军国^⑥，负重必在任栋梁^⑦；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⑧。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⑨。

【注释】

①器：指实际的政治才能。 ②时：时机。 ③“固宜”二句：语本扬雄《法言·君子》：“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素：质素，此指优良的品质才干。弼(péng)：充满。彪：虎的斑纹，引申为有文采。 ④榘(pián)：黄榿木。楠：楠木。质：木质。 ⑤豫章：樟木类大木。干：树干。 ⑥摛(chī)文：写作文章。纬：经纬，规划治理。 ⑦负重：担负重任。 ⑧“穷则”二句：《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穷：政治上失意，仕途不得志。垂：留下。达：政治上得志，仕途通达。奉时：意为即时。骋绩：建功立业。 ⑨梓材之士：既有文才、又具良好品德和实际才干的人。

【译文】

因此君子具备了政治上的实际才能，就应等待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要成就一番事业，本来就应培养内在的优良品质和政治才能，发为文采以形成外在的美，既有榿木楠木那样优良的质地，又有樟木那样高大的树干。写作文章必定是策划军国大事，担负重任一定要成为栋梁之才；不得志时便修养品德以文传世，仕途通达就须抓住机会建功立业。像这样的文人，才是既有文采又能实干的人。

赞曰：瞻彼前修^①，有懿文德^②。声昭楚南^③，采动梁北^④。雕而不器^⑤，贞干谁则^⑥？岂无华身^⑦，亦有光国^⑧。

【注释】

①瞻：望。前修：前贤。 ②懿：美好。文：文才。德：德行。 ③昭：明。楚南：南方的楚国，这里就屈原、贾谊而言。 ④梁北：北方的梁国，这里就邹阳、枚乘而言。邹阳、枚乘离开吴国后都去了梁国，游于梁孝王门下。 ⑤雕而不器：指有雕饰的文采而无品行和实际才干。 ⑥贞干：即楨干，原是筑墙时用的木柱，此指骨干。则：效法。 ⑦华身：使自身光彩。 ⑧光国：使国家有光彩。

【译文】

总之，仰望前贤，都有美好的文才和德行。屈原、贾谊的名声传扬于南方的楚地，邹阳、枚乘的华采震动了北方的梁国。只有雕采而无德才，谁能成为可效法的栋梁？品德才干不仅可使自身荣耀，也可为国家增添光彩。

序志第五十

【题解】

本篇是全书的自序，介绍著者写作本书的心意，包括写作目的动机、写作基本原则态度、全书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等。中国在唐以前的著作，序言大抵置于全书末尾。

全篇可分为五段。第一段先是解释《文心雕龙》书名，指出它的意思是仔细地研讨写作文章之道。之后说明人为万物之灵，聪明智慧，但生命短促，如想垂名不朽，要依赖立言著作。第二段先是说自己非常仰慕大圣孔子，原想注释经书，阐扬圣旨，但过去注家已多精深之作，于此难有突出成就。想到文章由经书派生出来，源于经典，对国家的政治军事产生积极作用；而当时许多文人，片面追求新奇浮诡文风，崇尚华辞丽藻，致使文体解散，即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这在全书中是非常强调的大体、大要、纲领之要）被破坏。之后称引《尚书·毕命》的话，认为文风应当体要、核要。称引《论语·为政》“攻乎异端”的话，结合《征圣》篇称引《易·系辞下》“辨物正言”的话看，是认为文风应当规正、雅正。提倡核要、雅正的文风，反对淫滥讹谬的文风，是刘勰写作本书的指导思想。第三段评论汉魏以来的文论。列举曹丕、曹植等六家著作，认为各有优缺点，都不免见识狭小。又指出桓谭、刘桢等也偶有论述，但均未能寻根索源，依据经书立论，因而对后生无所裨益。所谓先哲之诰，即指上文所引《尚书》、《论语》等书中圣人的言论。

第四段扼要介绍全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先是指出《原道》等五篇是说明作文之枢纽，意为指导写作的总原则。其次说明《明诗》以下二十篇，分文、笔两大类论述各体文章，各篇内容分为“原始以表末”等四项。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指陈各体文章的体制和规格要求，刘勰认为十分重要，故与前五篇并称为纲要。于下半部，先是提到《情采》、《神思》、《体性》、《风骨》、《定势》、《附会》、《通变》、《声律》、《练字》等篇，它们打通各种文体，研讨文章的构思、风格、篇章字句等。接着提到《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就文学与时代、历代作家、

文学批评、作家才德等进行研讨。下半部二十五篇名目繁多,这里只是列举一部分。最后提到《序志》。从指导写作的立场讲,上半部指明作文枢纽与各体文章的体制和规格要求,是更为基本的,故称为纲领;下半部论文章风格和篇章字句等,有较多篇研讨用词造句,内容显得更具体细致,故称为毛目。第五段说明,要写成一部书评论许多作家作品是困难的。自己的见解,与前此有同有异,均非出于苟且,而是经过仔细考虑,力求做到全面妥贴的。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①,王孙《巧心》^②,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③,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④?夫宇宙绵邈^⑤,黎献纷杂^⑥,拔萃出类^⑦,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⑧,腾声飞实^⑨,制作而已^⑩。夫肖貌天地^⑪,禀性五才^⑫,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⑬,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⑭,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⑮。岂好辩哉?不得已也^⑯!

【注释】

①涓子:亦作娟子,即环渊。《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娟子》十三篇,注曰:“名渊,楚人,老子弟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环渊学黄老道德之术,著上下篇。《琴心》:《文选》卷一八嵇康《琴赋》李善注引《列仙传》说涓子“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②王孙《巧心》:《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王孙子》一篇,并注:“一曰《巧心》。”③雕:雕饰。缛:文采繁盛。④驺奭(shì):战国齐国学者。群言“雕龙”:《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驺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⑤绵邈:久远。⑥黎献:众多贤能的人。⑦拔萃出类:超出一一般。萃,类。⑧性灵:性情和智慧。居:停留。⑨声:名声。实:成就。⑩制作:写作文章。⑪肖貌天地:《汉书·刑法志》:“夫人宵(同“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肖,类似。⑫禀性五才:天性受之于金、木、水、火、土五行。禀,受。⑬“拟耳目”二句:《淮南子·精神训》:“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拟:比。方:比。⑭逾:超过。⑮树:立。建:立。⑯“岂好辩”二句:语本《孟子·滕文公下》:“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译文】

书名叫“文心”,是说作文时的用心。从前涓子写过《琴心》,王孙子写过《巧

心》，心真是美妙啊，所以用为书名。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靠雕饰文采组成的，以“雕龙”为名，难道不是取自古代称邹奭为“雕龙奭”的说法么？宇宙无穷无尽，贤人层出不穷，能够超越常人的，无非是智慧而已。岁月不断流逝，人的心智不会长久存在，要使声名传播、业绩留传，只有靠著述写作了。人的形貌取象于天地，性情受之于五行，耳目好比是日月，声气就像是风雷，人超出于万物之上，已经很灵异了。然而人的形体如同草木那样脆弱，可是名声能比金石还要坚固，因此君子在世，一定要立德立言。难道这是喜欢论辩吗？实在是不得已啊。

子生七龄^①，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②，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③，随仲尼而南行^④；旦而寤^⑤，乃怡然而喜^⑥。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⑦，未有如夫子者也^⑧。敷赞圣旨^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⑩，弘之已精^⑪，就有深解^⑫，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⑬，六典因之致用^⑭，君臣所以炳焕^⑮，军国所以昭明^⑯。详其本源^⑰，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⑱，辞人爱奇，言贵浮诡^⑲，饰羽尚画^⑳，文绣鞶帨^㉑，离本弥甚^㉒，将遂讹滥^㉓。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㉔；尼父陈训，恶乎异端^㉕。辞训之异^㉖，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㉗，乃始论文。

【注释】

①七龄：七岁。 ②齿：年龄。立：而立，《论语·为政》中载孔子说：“三十而立”，因以指三十岁。 ③礼器：祭祀用的祭器，如笏、豆等。 ④仲尼：孔子的字。 ⑤旦：早晨。寤(wù)：醒。 ⑥怡然：快乐的样子。 ⑦生人：生民，人。 ⑧夫子：指孔子。 ⑨敷：陈述。赞：明。圣旨：圣人的旨意。 ⑩马：指马融，东汉学者，曾注《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孝经》、三《礼》等经典。郑：郑玄，马融的学生，东汉学者，曾注《论语》、《孝经》、《尚书》、三《礼》和《毛诗》等。 ⑪弘：指阐发。 ⑫就：即使。 ⑬五礼：《礼记·祭统》郑玄注：“礼有五经，谓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也。”资：依靠。 ⑭六典：《周礼·天官·太宰》：“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典，政法制度。 ⑮炳焕：清楚。 ⑯昭明：明白。 ⑰详：审察。 ⑱文体：文章体制。 ⑲诡：奇异。 ⑳饰羽尚画：语本《庄子·列御寇》“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意为在原本就有华采的羽毛上画以文饰，指文采过度。 ㉑文绣鞶帨(pán shuì)：语本扬雄《法言·寡见》“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

绣其鞶帨”，这里也是说不必要的文饰。鞶，皮制的束衣带。帨，佩巾。②弥：更加。③讹(é)：错误。滥：过度。④“盖《周书》”二句：《尚书·毕命》：“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意即文辞要切实扼要，不应只是追求奇异。《周书》，《尚书》的一部分，这里指《毕命》。⑤“尼父”二句：《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尼父：对孔子的尊称。恶(wù)：憎恨。异端：此指非儒家的思想，学说。⑥辞：指上述《尚书·毕命》论辞之语。训：指上述孔子的教训。异：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疑为“奥”字之误，现从之。⑦搦(nuò)：持，握。

【译文】

我七岁的时候，曾梦见像锦绣般的彩云，于是便攀上去摘采。过了三十岁，又在夜间梦见捧着红漆的祭器，随着孔子向南而行；早上醒来，便感到很高兴。伟大的圣人真是难得一见，可竟然降临我这样的后辈小子的梦中。自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要阐明圣人的思想，没有比注释经书更好的了，但是马融、郑玄等学者，在这方面已经阐发得很精辟了，即使我有更深入的见解，也不足以自成一派。只是文章的功用，实在是经典派生的枝条，五种礼仪靠它来形之成文，六种法典靠它来发挥作用，君臣的关系得以明确，军国大事因此更加分明。推究它的本源，无非来自经典。可是因为离开圣人的时代太遥远了，文章的体制受到了破坏，后世作者爱好新奇，文辞崇尚浮华奇异，就像在美丽的羽毛上再加文饰，在已有修饰的衣带和佩巾上绣花，离开根本越来越远，最终发展到谬误浮滥的地步。《尚书》论述文辞，强调贵在切实扼要；孔子陈说教训，憎恨异端害人。《尚书》和孔子的深意，应该是主张切实扼要。因此，我握笔磨墨，开始论述作文之道。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①，陈思序书^②，应珣《文论》^③，陆机《文赋》^④，仲治《流别》^⑤，弘范《翰林》^⑥，各照隅隙^⑦，鲜观衢路^⑧；或臧否当时之才^⑨，或铨品前修之文^⑩，或泛举雅俗之旨^⑪，或撮题篇章之意^⑫。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⑬，吉甫、士龙之辈^⑭，泛议文意，往往间出^⑮，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⑯。不述先哲之诰^⑰，无益后生之虑。

【注释】

- ①魏文：魏文帝曹丕，三国魏作家。述典：指曹丕的《典论》，今不全，其中《论文》一篇专论文章，此即指这一篇。②陈思：陈思王曹植，三国魏作家。序书：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③应珣：三国魏作家。《文论》：可能指应珣的《文

质论》，论文与质的关系，今不全。④陆机：西晋作家。《文赋》：陆机专门论文章创作的赋作。⑤仲治：西晋作家挚虞的字。《流别》：《文章流别论》，论述各体文章，今不全。⑥弘范：东晋作家李充的字。《翰林》：《翰林论》，今不全。⑦隅：角落。隙：缝隙。⑧鲜(xiǎn)：少。衢：大路。⑨臧否(pǐ)：褒贬。⑩铨品：衡量品评。前修：前贤，此处指前代作家。⑪旨：旨趣。⑫撮题：摘举。⑬君山：东汉作家桓谭的字。公幹：三国魏作家刘桢的字。⑭吉甫：西晋作家应贞的字。士龙：西晋作家陆云的字。⑮往往间出：交替更迭地出现，此指他们偶有论文之语，散见在文章之中。⑯澜：波澜。⑰先哲之诒：指上述《尚书·毕命》、《论语·为政》中的话。诒，教训。

【译文】

遍读近代以来论文章的著作，数量是很多的。如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陈思王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分别看到了某些局部，很少有从大处着眼全面论述的；他们有的褒贬当代作家，有的品评前代作品，有的一般性地举出雅或俗的旨趣，有的概括举出文章的意旨。曹丕的《典论》，细密但不完备；曹植的书信，善辩但有失允当；应玚的论说，有华采却嫌粗略，陆机的赋，细巧而碎乱，《文章流别论》精湛但不切实用，《翰林论》肤浅而不得要领。另外像桓谭、刘桢等人，应贞、陆云之流，也泛泛地议论文章写作等问题，他们的话散见于各自的文章中，都未能顺着枝叶去探寻根本，沿着波澜去追溯源头。不阐述圣人和经书的教导，对后人研讨文章是没有益处的。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①，师乎圣^②，体乎经^③，酌乎纬^④，变乎骚^⑤，文之枢纽^⑥，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⑦，则囿别区分^⑧，原始以表末^⑨，释名以章义^⑩，选文以定篇^⑪，敷理以举统^⑫，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⑬，笼圈条贯^⑭，摘神性^⑮，图风势^⑯，苞会通^⑰，阅声字^⑱，崇替于《时序》^⑲，褒贬于《才略》，怛怛于《知音》^⑳，耿介于《程器》^㉑，长怀《序志》^㉒，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㉓。位理定名^㉔，彰乎《大易》之数^㉕，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㉖。

【注释】

①本乎道：文以自然之道为本原。《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便开宗明义说明了这一点。②师乎圣：第二篇《征圣》说明为文必须以圣人为师。③体乎经、第三篇《宗经》论述为文必须依据经书来制定体式。④酌乎纬：第四篇

《正纬》强调纠正纬书内容的纰谬,但可酌取其中奇丽的辞采。⑤变乎骚:第五篇《辨骚》辨析了楚辞与经书的异同,指出了楚辞的变化与创新,认为应该宗法《诗经》来学习楚辞。⑥枢纽:关键。⑦论文叙笔:指《明诗》至《谐谑》十篇论有韵之文(其中《杂文》、《谐谑》两篇中有部分无韵之文),自《史传》至《书记》十篇论无韵之文。文,有韵之文。笔,无韵之文。⑧囿(yòu):园地,此指文体分类范围。区:也指文体类别。⑨原始以表末:推究各种文体的起源,说明它的流变。原,推原。表,明。⑩释名以章义:解释各种文体名称及其含义。章,明。⑪选文以定篇:选出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加以评定。⑫敷理以举统:陈述各种文体的写作之理来举出它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⑬剖情析采:即剖析情采,剖析思想感情与辞采的关系,下篇有《情采》。⑭笼圈:概括。条贯:条理。⑮摛(chī):发布,表述。神:《神思》论述了构思问题。性:《体性》论述了作者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⑯图:描绘。风:《风骨》提出了理想的文风。势:《定势》讨论文体与风格的关系。⑰苞:通“包”,包举。会:《附会》研讨文章的组织结构。通:《通变》论述历代文风变化。⑱阅:观察。声:《声律》谈论音韵声律。字:《练字》谈论文字运用。⑲崇替:盛衰。⑳悒悒(chāo chàng):惆怅。㉑耿介:此有感慨之意。㉒长怀:深长的怀抱,《序志》有“树德立言”、“名逾金石之坚”之类的说法,说明作者的志向。㉓毛目:细目。㉔位理:安排条理,意即按条理安排篇目。定名:确定篇名。㉕彰:明。《大易》之数:《易传·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至于五十之数,各家说法不一,孔颖达《正义》引马融说:“太极之一,两仪之二,日月之二,四时之四,五行之五,十二月之十二,二十四气之二十四,合计之为五十。太极不动,除一则为四十九耳。”㉖“其为”二句:说《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直接论述文章的是除去《序志》以外的四十九篇。

【译文】

《文心雕龙》的写作,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师,宗法经书,酌取纬书的辞采,学习楚辞的变化创新。文章的关键,也莫过于此了。至于论述有韵之文和无韵之文,按照文体分门别类,追溯它的起源以说明流变,解释文体的名称并揭示含义,选出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加以评定,陈述写作的道理且举出各文体的体制和规格要求,本书上篇写作的纲领已经明确了。至于分析情理和辞采,加以概括理清条理,表述了“神思”、“体性”的问题,阐明了“风骨”、“定势”的问题,包举了“附会”、“通变”等问题,研讨了“声律”、“练字”等具体问题,在《时序》中论述文章与时代的兴废,《才略》中褒贬历代作家,《知音》中寄托惆怅之情,《程器》中发出不平的感慨,《序志》中抒写远大的抱负,并用以驾馭各篇,本书下篇写作的各种眉目也

就清楚了。安排篇次、确定篇名,明显符合《周易》的大衍五十之数,其中研讨文章功用的,不过四十九篇而已。

夫铨序一文为易^①,弥纶群言为难^②。虽复轻采毛发^③,深极骨髓^④,或有曲意密源^⑤,似近而远,辞所不载^⑥,亦不可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⑦,擘肌分理^⑧,唯务折衷^⑨。按辔文雅之场^⑩,环络藻绘之府^⑪,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⑫,圣人所难;识在瓶管^⑬,何能矩矱^⑭? 茫茫往代^⑮,既沈予闻^⑯;眇眇来世^⑰,倘尘彼观也^⑱。

【注释】

①铨序:此指评定。铨,衡量。序,排次序。 ②弥纶:意谓综合组织,系统评述。 ③毛发:喻写作中的枝节问题。 ④骨髓:喻写作中的根本问题。 ⑤曲意密源:曲折的意旨,隐密的根源。 ⑥辞所不载:指书中未能加以论述。 ⑦不屑:不管,不顾。 ⑧擘(bò)肌分理: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擘,剖,分开。理,肌肉的纹理。 ⑨折衷:持论中正,无所偏颇。 ⑩按辔(pèi):扣紧马缰,使马缓行。辔,马缰。 ⑪环络:拉着马笼头环行。络,马笼头。府:府库。 ⑫言不尽意:语出《易传·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为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思。 ⑬识在瓶管:《左传·昭公七年》:“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又《庄子·秋水》:“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皆形容识见狭小。 ⑭矩矱(huò):规矩,法度。 ⑮往代:前代。 ⑯既沈予闻:语本《战国策·赵策上》“学者沈于所闻”,这里说自己沉浸在前人的著述之中。沈,同“沉”。闻,指所闻见前人的观点。 ⑰眇眇(miǎo):遥远。 ⑱倘:或许。尘:污,意为脏了别人的眼睛。这里是刘勰自谦。彼:指后人。

【译文】

衡量评定一篇作品较为容易,而要综合系统地评价许多作品就较困难了。虽然涉及了写作的枝节方面,又深入研究了写作的根本问题,但仍有一些曲折隐微的意思,看似浅近,实际很深奥,本书中没有加以论述,这种情况也多不胜数。至于品评论列的内容,有的和以往的观点相同,那不是有意雷同,实在是不能不同。有的和前人的论点相异,也不是随意标新立异,实在是按道理无法与之相同。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都不在乎是古人还是今人的观点,只求深入分析,得出稳妥无偏的结论。巡视创作的领域,考察文章的园地,所论述的也几乎完备了。但是语

言不能全部表达心中的意思,连圣人对此也感到困难;何况我的见识狭隘,怎能创立写作的法度呢?回溯悠远的往古,已经使我沉浸于前人著述中而获益非浅;想望遥远的未来,这部书也许能够留存并供人一阅吧。

赞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①。逐物实难^②,凭性良易^③。傲岸泉石^④,咀嚼文义^⑤。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注释】

- ①“生也”二句:语本《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智)也无涯。”
②逐物:追逐外物。 ③凭性:凭任天性。良:确实。 ④傲岸:高傲,不附俗。
⑤咀嚼:仔细品味。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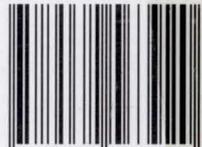
总之,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却是无穷的。追求外物实在困难,凭着天性去做就比较容易。高傲地隐居在泉石之间,细致地去体会文章的意义。文章如果真能表现内心,我的心也就有所寄托了。



國學經典
譯注叢書

上架建议：典籍

ISBN 978-7-5325-6392-0



9 787532 563920 >

定价：32.00元
易文网：www.ewen.cc